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史部
第四九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535-3



2387/07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四九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印刷廠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5 印張

1996 年 8 月第 1 版 199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35-3

Z·37 史部定價：87600 圓

史部第四九冊目次

史部·雜史類

雲中紀變一卷

〔明〕孫允中撰
陝西省圖書館藏明鈔國朝典故本

遼紀一卷

〔明〕田汝成撰
杭州市圖書館藏清初鈔本

洗海近事二卷

〔明〕俞大猷撰
福建省圖書館藏清鈔本

奉天刑賞錄一卷

〔明〕袁袞撰
首都圖書館藏明嘉靖吳郡袁氏嘉趣堂刻金聲玉振集本

建文遺蹟一卷

不著撰者
陝西省圖書館藏明鈔國朝典故本

平濠記一卷

〔明〕錢德洪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初鈔本

安南奏議一卷

不著撰者
陝西省圖書館藏明鈔國朝典故本

議處安南事宜一卷 不著撰者 一七一
南京圖書館藏明鈔本

靖燹紀事一卷 [明]高拱撰 一八三
中央民族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龍春堂刻邊略本

世廟識餘錄二十六卷 [明]徐學謨撰 一九一
北京圖書館藏明徐兆稷活字本

西南紀事六卷 [明]郭應聘撰 三八八
北京圖書館藏明刻本

交黎剿平事畧四卷 [明]歐陽必進撰 方民悅輯 四一五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民國三十年輯玄覽堂叢書影印明嘉靖刻本

召對錄一卷 [明]申時行撰 五三二
南京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嘉靖倭亂備抄不分卷 不著撰者 五五二
鎮江博物館藏清初鈔本

平黔三記一卷 [明]趙汝濂撰 六四六
上海圖書館藏明刻名臣寧攘要編本

重編使琉球錄二卷 [明]郭世霖撰 六五四
中央民族大學圖書館藏明鈔本

雲中紀變一卷

〔明〕孫允中撰

陝西省圖書館藏明鈔國朝典故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雲中紀變

一卷》提要

雲中紀變

國朝典故一百一

嘉靖甲申雲中撫臣建議添五營禦虜處置事宜恭將
賈撫督工苛刑以營私犯衆怒殺鐵工所分必死謀叛入
虜凡三日未決撫臣命大同知縣往諭曰吾弗汝寃速入城
是夕悉入撫臣捕把總指揮關山下獄寃所由衆懼詳曰都
堂給我輩洵洵鼎沸因聯殺撫臣弗肯鎮守總兵汪桓
避匿莫救也

帝命中丞石岡蔡公代撫事戶侍蔡山胡公帥師討之蔡
公單騎入城以安衆良善且俟反側者少定徐圖之無
何胡公兵抵陽和衛距大同百里群兇兇魯善良登
城爲死守計蔡公以賊居中黨與糾結踴躍良善且惡
堅其難猝下上疏力陳其不可胡公乃修檄索首惡者壯
總兵勇謀誅以獻衆覺將不利於挂胡公因未探賊
鎮守以代挂逐班師論胡公者紛紛大兵去群兇果他備
蔡公乃從容展布縱金廣間覃恩厚範破規制矩離解
糾結從而掩捕顯戮苗譚駭友摘始終七八年間誅者近十
人不動聲色奸黨潛消境土無虞有功於

國家多矣積勞并少司馬未幾言者不宥睿特度勢以諒
其達權濟變之宜乃至有浪費無紀之說嗟夫以孤危之
迹寄於郡虎鼎沸之間將欲明

王法示顯戮下彌遠方之患上紆

西顧之憂使恩威並著善惡攸分區區小費恐不足惜者竟以此辨藥其短能廢以破獨何心哉獨何心哉嗣是榮谷王公鶴亭王公相繼代未逾年去太華何公代未五月去三峰潘公代居三月而難作再歲易撫臣者四人矣始彭總兵鎮去大同也大司馬蒞山王公曰存瑾才將也遂舉以代值秋高虜渡河住牧撫臣以聞蒞山公曰非添總制提督不可東園劉公才進撫也可并總制卻求才將也可并提督

命既下東園公視事卻求待報啓行未自請勅六邊外事

下兵部蒞山公復曰可哉得報許馬存總兵倡議曰大虜近塞盡沒濠以阻檄上制府曰可哉分鎮城馬步卒爲兩番往修起天城乞左衛迄宋四十里衆苦之再旬值番上者歸乃下令曰明晨空城往工限三日完矣夜六七卒存當于王賓等酒醉舉火倡衆應者六七十人存遇害存性嚴急少恩到鎮未久軍法外創爲擯馬纏腰等刑失將志疾視其死而莫之救也潘公乃倉皇奏曰將法刻矣悉變請置之勿問制臣曰兵悉變法不可廢請討特予先出巡蒞州聞變兼程回入城覘其兵不悉變也庶得首惡名

教乃謀諸潘三岑朱總兵詹角山郎中早圖之得報前疏下兵部議矣蒞山公曰兵未必悉變脅從罔罪魁必殲乃榜善良以渠魁責撫臣降勅以相機隨宜責總制于是撫鎮及子等分布官兵將倡惡者若干人升砮仗生縛以獻且聞諸

上時事出倉皇奏內未列總制提督姓名制府復榜諭曰五堡之變

朝廷姑從寬處乃復稔惡不悛以戎殺主師天討所宜加者榜出而五堡連孽輒倡語不自安予乃帥甲士與囚徒詣軍門諫曰罪人既得矣可不殲刃也東園公即其

不與有功利也詭曰甲申之後胡紫山以兵不臨城言者數十章吾將竊我師以殲壓地方而已予應之曰甲申之亂殺也非俘也往歲之變幾千人今不滿二百事勢勦焉也因一訊情可立見黨與未盡一獄吏足矣且五堡事

朝廷已處分矣愚民易惑而難悟况悍卒乎東園公乃已因付紀功御史蘇公訊果不滿二百也未獲者誠偽未辨也東園公乃遣參將趙昀等率甲士三百騎往捕撫臣驗其姓名皆捕賊有功者曰此仇攀未可盡信耳該人乃止捕其無功者此仇群心驚惑拒巷不納復得八十餘人獻

東園公曰朱振謀主也子曰試以書招之來否即心事著矣乃移書招振振聞命即束身詣軍門東園公復謂子曰汝先入城以諭安人心使知首惡已得矣不遠及也明午令解甲棄兵以迎

王師子曰諾乃復入城如所諭比二鼓約三數人城中納械倡為洗城謠言子同趙總兵鎮戴游擊廣談伏邀擊格殺仇二十九人餘解散次日黎明我師西南二路集城下斬閔而入殺傷者塞道財產劫掠一空城門未啓內五堡遺孽洞疑恐喝悍橫難制之輩倉然一變停午卻求帥師由東路整降而進及關亂兵開門迎戰殺我師革職參將二人子與奮公馳往諭衆答子曰食事給戎馬為洗城計操戈露刃者鱗集城附至與不得行予乃笑曰

聖明不屠城也老母妻子咸在內何給汝為有長者數輩曰此兵機也彼亦給食事矣無殺食事令我輩負屈予謂潘公曰將士貪功激城中人變矣寃或盜為請諸

朝乃為五六疏分道間行得達者二疏而已餘繫沿途獄二疏大意云大同士卒起於殺將脅從罔治已奉

欽依首惡既擒似難再討總制將士貪功戮及善良使洗城之說譌言成直貪生畏死之輩難以猝下矣連禍結惠生意外非妄

國家利

杜穆萬全之計總制特上聚洛驛不進亦上疏日叛卒怨惡拒王師撫鎮即中食事皆首惡撫鎮聞防在叛賊手荆山公議曰總制權輕宜重做之撫臣緩我師宜置之言者望風旨勅撫臣罷去少宗伯味齋顧公乃馳言曰干戈倥偬將士貪功嗜殺寧無橫罹鋒刃者乎宜申明紀律徐為之施

帝嘉納之少宗伯次麓黃公力言用兵之非忤當道太宰城齊汪公望風旨以他事譴黃公雲南參政荆山公覆奏宜大發兵糧且云非再添總制提督不可江桓才將也可提督命下言者曰甲申之役桓辱

命甚矣恐恐無以服人心壯

國威報罷久麓公發憤上疏指當道失

上大感悟復其官知故然大發兵糧之說知荆山公諸侯予復出城詣東園公言曰殺將者已悉得兵乃臨城矣殺遂至此請

申明記律以安衆心東園公曰女母為賊說吾已請兵矣因留懷仁于時雙岩樊公以河南參政母喪服除詣闕

命下泰江西政矣食曰大同之行非公不可乃疏名上

請許之

上西顧為之肝食不視朝累日公即抗章首以主憂臣勞為言詞意懇惻單車之任抵陽和衛應得其詳因悉心謀諸

東園公大忤意因上疏曰乞假金帛單騎入諭以禍福可立下不即伏節以死無恨也末復云死者計出無聊謀且勾虜不早圖恐貽將來患疏入識者隨之當道深非馬純味齋父卷疏咸寢閣不行總制下令若痛紫荊倒馬馬門等關設卒守之邏者交錯於道大同諸臣章疏不能達京師矣東園公上疏曰宗室處城自謂曰首惡矣復上疏曰城中宗室士夫悉從賊負

朝廷矣是天欲厭此賊矣事下兵部少司馬秦齋徐公議不合授勅去王職方即中議不合謝病去王修撰紹甫代荆山為編覆上得中

晉咸云作急攻打進城之日務分良莠予乃贈書東園公天恩以履正奉公臣之子節上下雷同非

國之福况後將者已得矣進兵太驟人心驚駭餘與雙岩公議同東園公益怒誠巡撫山西一泉王公勅予離丹出城去

其官仍聽紀功御史勘已而東園公復上疏曰城可進也事下兵部荆山公曰可哉時冬十二月也乃

命拓象存即中尚書楚主事董其事久募敢死士首道攻擊城中守者益堅部差千戶某某入城曰原報首惡降餘悉

有衆曰給我輩屢矣弗敢信請為質乃各詣軍門降米相且取功出本兵說曰交等第回令官出吾弗欺也出

於衆曰吾奉兵部命不爾欺可令人取炭為信乎時踴躍爭隨者約三百人求分捕則之千戶乃以快矢衆益患背城死戰凡三日守益嚴掠金帛勾北虜數萬大舉入延先以數騎誘我師未帥遼將士往伏乃發邀擊之我師失利死者相枕籍虜衆勢晝夜夾攻城中亦鼓噪應虜覘我師喪氣乃留精騎相持餘分授渾應朔懷等州縣鄉村抄掠凡七日夜損輜重器具將卒馬牛手生畜粟爲不可勝計城中變卒利誘酋長數十人城指代王府曰兵退以北附文虜亦唯唯謝羽檄達京師九門悉分卒守之中外洶洶

廷議乃曰兵力弱也分遣科道詣九邊募兵東園公復上疏曰虜勢外連叛卒內應弗能支請再添總制禦

虜而已專意攻城閤擬三人者請帝降御劄曰噤不可用也夫大同叛軍先因殺存瑾此謀殺

主將之罪法不可赦原非舉城所爲亦未敢逆朝廷止是卻表不謀信從劉源清貪功嗜殺之計帳便有

洗城之訛傳赫城中致使逆軍刻勾虜抗拒朝廷既說專勤逆徒曾不問却又專攻城之計又引水

灌城者來玉石亦不可得而分也朕惟宜大爲京師北門要地皆不可壞人而無臂何以衛頭目乎况此地北

武官

祖宗訓道分源清必欲城破人誅果忠乎否乎前日將二人調置別命將以專討果魁豈有今日之患今又不
可輕聽伊說卿等亦不可不慮將來事縱源清幸成
功不知北地何以興復本抵可罪去二臣擊還諸路人
馬別遣文武大臣果能曉事者使事意備虜客令
多方計擒逆賊之魁者庶免老師傷財源清既罷了
事如何又添官豈非官多事擾乎創出而中外始知
用其非

朝廷本意東圖公頗聞創意又見兵馬傷殘甚多虜
雖得利去聲言復大舉入始諸城下索首惡詹即中
見虜勢猖獗將殺來或師城下暴露日久蹂躪之餘東
西兩關已不守南北倚草場閭閻自全糧道絕數日食
且盡往往謀潰散重鎮危在旦夕乃秋謀都指揮紀深
遊擊將軍戴應日事急矣我輩無以報

朝廷者總制誠索首惡謀將內應不成雖閭門靡粉無
恨也對天出矢言慷慨泣數行下特指揮馬昇威震
城中詹即中移詩激以大義昇委心焉乃相與嚼血
盟密令王鎮撫寧詣雙岩公以情告雙岩公因曉以
禍福深加獎賞當令人持送東圖公伴許無誠心

寧人弗敢信詹即中復出以情告東圖公因令死城評給
票詹即中許勒官銀募壯士詹即中入謀且城父城者
將穿衆覺以水灌之穴者悉死馬昇悲恨詹即中等
賣已也將不人人自危盟乃敗東圖公自惟師老財賁
兵馬殘傷貪功嗜殺之計焉

聖明洞燭無遠乃惶恐上疏曰臣兩目昏花雙足腫痛請
避位歸入

帝大怒罷斥廷議以東瀛錄公代開命即抗章曰大同之
事起於殺將始禍悉悉獲其後來節報姓名難保
無究下令諸將曰毋攻城吾將有請因遣騎星夜招
予詣軍門使入城開諭具慰曰東圖從食事言無以至
今日也密馳諭米總兵鎮曰脅從同治果魁必職事在
相機早處因燕程趨鎮東圖公退居陽和衛城我師
聞之咸舉首加額曰

天王聖明

宗社效灵矣次日楚高崇主事觀兵城下城中者悉後
曰我輩非殺將者怕死自全爾請入楚公已得其詳遂
入求悉利於已也逃遁以拒者十數輩米總兵鎮
說曰鎮請與俱乃入先是

廷議降者給票免死票悉具東圖禁不發至是乃悉索

入合城望闕呼

萬歲聲聞數里唐角山即中語及敗盟故楚主事進馬昇等陳

朝廷威德曉以禍福及屠城非

聖明意各感悟是夜二鼓乃殺原報首惡黃鎮等二十四

級獻軍門卻求握兵居城外百計沮撓樊公恐復變

疾入鎮城以填撫人心求果令人謹曰樊都堂伏兵城

中為內應衆果疑夜驚者數次公堅卧不起乃

安明日予奉東瀛公命以入推誠開諭群疑漸解先

是棄機無賴者多縱恣不法老弱飢餓死者相枕籍

軍士月糧多住支雙岩公乃榜諭城中明示

朝廷用兵初意開倉賑濟不法者輒過殺人益信又明日

東瀛公道出深井東園邀於路將以感衆志敗成功

東瀛公揣知間道疾走城下先擊遼東陝西兵退各

二舍中外將領以次參謁公從容閒雅以安衆志令

洞開諸城門撤巷口擁塞約日張鼓吹同御史蘇公由

南門入老釋焚香羅拜者塞道乃置酒高會賚有功次第

以閒廂之始還去公乃還上谷連制之

上悅然王在勸志屠殺者內自不安調然勸諭曰樊公性威

城下楚公不宜入城東瀛公因人成事又曰樊公振貸市松

恩非奉

命其我師溫殺平民悉以為公將士死亡多避匿不報諸臣

有功者多抑遏不紀又從而誅樂其短人心疑懼會代

王奏稱請官撫安賑濟事下禮部大宗伯往洲夏公上

疏云大同功罪未明賞罰未當未免人心疑懼請差

忠譴大臣前去撫安賑濟查勘功罪疏入得許推入性

誠齋以二人請乃

簡命少宗伯久庵黃公賜璽書便宜往由上谷與東瀛公蘇

御史遇會檄徵諸藩臬臬長貳暨郡守之賢者共按之求使

數人赴於路曰大同天則未定也請必無入以罹禍父蒼

公佯許之上疏以求持兵柄重往勘不便請罷遣許之

公乃相繼入城驗治求誣奏曰黃公未出京奉詔先具請

改度更勘之蓋黃公孤忠自許不畏強禦故謀

國者內不自安交疾之疏入得旨該部知道故事當報罷魯

給事中林承風旨恭駁迹似抑求實促之行也久庵公到鎮

首以

御禮及原奉勅旨陳香案開讀訖宗室文武諸臣父老叩首

謝曰

聖明天子明是萬里外臣等死不恨矣公乃告示殺傷殘掠

者許自陳請貸陰令夏斷事鶚多方研審諸殺害得恩

逆未盡者悉捕之衆心益快聞廂民乃報曰

王師臨城之始矣殺民首數多除報功外尚餘二罪先廢民家

俟城破冒功今城未破首亦未發請驗之又曰北虜入寇

我師失利殺傷敵野未命績而焚之骨約三數車請驗

之暴露足楊公乃有與出郭備視因注下沾襟各陸續

以聞然後方多賕濟詳研功罪聞四月而知早據實以

聞其畧曰先任總制劉源清虛爲獵名濫叨總制偶因

數卒戕害主將報謂闕城皆負

國恩欲逐屠城之慘預忘相機之誤事機屢失人心激變

誣陷宗室實封邀截扶同具奏欺誑

朝廷堅城聞而一策莫施大虜來而四境受害寒冬連水攻

之策平原與穴城之功賊賄交通行檢大玷先提督欲

求以黨逆遺奸竊提督重柄張大軍情每生欺

天之罪潛藏詭計卒集圍城之兵人心激變黨惡乘機記

律不明縱兵殺掠迹類長平狀同流劫射撫臣幾隕城

上執途人多斃獄中盜聞廂報草而易軍餉之銀聽所

役撥置乃竊肆人之蓄久頃堅城全無一策松後首之票

則皆戾之人長蛇布陣大損軍威疋馬先逃卒隕虜計

二臣皆貪功債事自賊賄糜費錢糧逾百萬拾置元

惡殺傷無辜不下千餘城中宗室良善皆欲置之於死此

與賊同處猶或可諉聞廂村堡居民却乃橫肆殺修

此與賊無干亦復何說重鎮幾危邊防盡壞軍民有

從虜之機兵將有苟濟之勢大事幾去致屋

宸憂及至事勢難行方總魁從撫定律以春秋大義罪所

必誅擬之

國家典章法難輕貸相應從重究治以爲文武大臣誅

國殃民欺君不忠之戒協守副總兵趙鎮將等數廩生營都

指揮楊德中軍指揮趙春各官率衆協謀自足解紛非難乃

生視主將之急難自夜半至次日辰時率理方纔遇害各無

一言處置以爲應援益緣先年不職撫鎮諸臣皆從寬典逆

致今日效尤以上四臣俱應從重究治以警將來被殺總兵

官李瑾雖用刑過酷以致殺身之禍然律已應繁而多爲

國之方輿論實不可泯卹典似不可廢大同之變始於亂軍之殺

將成於總制之貪功而宗室良善四路官兵固皆無罪被害者

也宗室良善已蒙

朝廷賜卹而四路官軍皆沿邊悍將強兵

朝廷之所倚用者而時值嚴冬地居絕塞屢被亂兵之挫復遭胡

虜之殘將官俱懷事之罰多臣報之數乞行各處巡按一體

優卹總制侍郎張瓚先督糧餉而輪轉有方三軍遂宿飽

之願既總戎兵而運籌遠變數日散既老之師重鎮奠安

群疑消沮樊繼祖一承撫

命即奮中貞車騎入城之奏雖不果行而謗畧可表內應撫按之謀既夙斷於當時絕惡掃除之助又復見於今日重鎮首安而功不可泯者御史蘇祐發郤求劉源清之愆而風裁懋著辨王王道曹林之枉而人心允孚次詳謀於未定安重鎮於將危主事楚書通變之才不泥於執守靖難之志適逢乎機會亦守蹈虎豹之穴而衆心悅服倡言示利害之途而群疑漸破潛消脅從之黨實開平定之基即中唐榮都指揮紀振鎮撫王寧與戴廩當兵戈擾攘之際人心疑懼之時倡大義而審定內應之策用間謀而潛通外合之機遂使執迷從惡之輩終爲悔罪效用之人卒至同惡授首餘黨歸心解數月不解之師救百萬無罪之命內唐榮一儒生也而建議獨先王寧一卑官也而冒陰尤甚又出紀振戴廩之上諸臣內戴廩有不救序瑾之罪宜另行議處其餘皆有功可錄也似宜分別大小量行陞職以旌其賢能員外郎李文芝聞撫定之議相從入城頗失河之命相機而止亦應量加賞賚以酬其驅馳之勞指揮馬昇千戶楊麟受亂軍之推戴而據城防守罪固難辭協諸臣之謀議而斬惡效榮功亦可錄遵照欽定賞格相應陞職但二人原在本城爲衆所脅今雖悔

過自新若使仍在本城不惟其心終有未安而讐家報復之禍亦或不測終非所以保全之道似宜量移腹裡地方相應職事以全其功先巡撫都御史潘倣到任未久事變即臨暮夜倉皇致失

勅書符驗數月間閱屢擒惡黨兇徒朦朧討

赦原非迫脅懇切止矣深達機宜固請楚書入城密與參朱定議倫歷艱險之危機卒成撫定之初志先分巡查事孫允中入城於獲將之餘已占慷慨入城於激變之日實懷撫定因避黨惡助逆之嫌遂來避難棄母之議以上二臣皆被恭勅革職似應議處量加叙用者也東瀛公等復上疏題稱侍即黃紉奉

命兼程到鎮廣布卹下之人獨持國法復擒漏網之惡再安人心數年之積疑以除一方之隱憂以鮮魯給事中忤私具稿乃冒同科公議上疏曰總制劉源清不能相觀機以宜圖進止使虜深入幾於危辱罪誠萬死然入議之典功賢必議源清當宸濠之變有功江西即舉事少不當尚當蒙入議之貸况源清與求牟戾不和權倖任均不相令制妄殺之罪視求亦當末減貪功任事之辦心術隱微未易以形迹論潘倣養亂蓄殃以成

國難原勅該部仍罷倣等楚公奉

命築壕非有軍旅之事詹崇身陷賊中本無獲土之責以肯越職以謀

國因機而成事且膽能入圍口足訊賊

陛下錄此而稍加賞異可以爲人臣出疆敢於趨事之勸若

曰大同之功非二臣者莫可就竊悲天下而窺

朝廷矣若樊繼祖之性威域下張贊之受

命軍亦後貪天因人冒昧掠美等因題奉

欽依事下兵部又庵公乃盡報東園賊夥顯著者及婚姻貨

賄等語各有指實荆山乃覆議曰卻求侵盜官民良衲

求索偏袒財物紀律不嚴縱軍後掠論其功過似當重

處劉源清矯枉過正舉措乖違屢失機宜師久無功城陷

有罪但彼時賊勢方張地方危急惟知奮勵討賊不顧

國家大體察其情罪實有可原况源清先任進賢有功誠

如該科所論應否曲全

國體待以不死楚書當天兵攻困之久值群兇窮蹙之機仗

義入城推城服叛者微愈卒遭變屢擒黨惡備歷艱險盜

圖撫定孫允中離毋出城實懷撫定逆燭意逆遂被羈留

二臣原擬叙用但微先事不能防變賊起不即勒平降志

辱身伏隸叛卒與允中俱有失事地方之罪黃維奉

命大同查勘功罪窮推盡結纖悉不遺固人臣守法之常但言

論太激少權事體輕重議之間容有過當給事中曾忬等職司封駁歷閱原勘奏章反覆折論權量輕重之宜不備不實實天下士論之功等因題奉

聖旨這大同地方各官功罪既勘明白劉源清卻求并趙鎮軍

事干刑名情犯深重都著三法司從公依律會議具奏提

攢先督軍卿効勞後能撫定地方賞銀四十兩絲段三

表襲樊繼祖蘇祐銀十兩絲段一表襲楚書唐榮紀振

王寧各陞一級序文芝陞俸一級戴庶桂一功贖罪馬介榜

麟着調別衛潘倣孫允中且着各役原職致仕葉宗政

堂李彬劉江張鎮張忠梁煥各賞絲段一表襲徐淮王顧夏

吳序鳳馬胡德各罰俸半年黃維奉命撫賑查勘周悉勤

勞可加陞俸一級還賞銀三十兩絲段二表襲其餘休擬曾

忬不候覆奏輒先論擾言詞欺誑沮壞

國是着歸休衛都拿送鎮撫司打着究問了來說欽此曾

忬連及同科者二人詣獄各以輕重被罰諸臣先行賞罰

訖徵東園公詣獄乃聲言屠城之說有所指授法司諸公

相視莫敢發無何荆山公公以老去該齊公彼劾去曾

給事以誠齋故坐絀然不劾去王脩撰外補提學去聶

司徒引年致政宰臣亦謝病歸久庵公以母憂去漁石

唐公爲司寇代聶公時總制全陝未回紹終九三年間

三奉物故唐即中以外難去楚主事尚寶少卿冊封
蓋府一時共事諸臣立朝者無幾矣漁石公議曰得報奉
聖旨劉源清邵永奉命討亂不能隨宜區處乃固執攻城以致
師老財費傷殘衆多損威負任法當處死你每既說焉
邊防遠慮請從末減且事權本出總制劉源清看焉民不
許朦朧起用邵永降三級者在宣府沿途殺賊以贖前罪
戴庶徐淮已有旨了其餘休擬未幾雙君公副中臺并
少司馬詹即中起復據光祿少卿又以內艱去而

朝廷大慶

皇嗣繁衍

九廟禮成加上

兩宮尊號曠蕩之恩層見疊出從戎者收回削籍者冠服四
五年間如奕局變易宗迹靡常而允中母子妻孥存立

隴仰荷

聖明優以致仕漆倒林泉祝頌

聖壽歌咏太平追憶往往向非

皇天悔禍

社稷效靈

主上明聖洞燭奸欺

御禮一出中外恍然知用兵屠城非

朝廷本意而一時乃心

社稷諸臣如桂洲公諫言正論獨定

國是久矣公身仕安危屢折不撓東瀛公達權濟變轉危為
安雙岩公度身致命卒安天側果總兵楚高渠謀勇
兼資唐角山紀都司戴將擊王鎮撫之忘身殉國少遲
旬日不知胡虜獲未何以支持士卒潰散何以收拾宗
室良善之衆不免於魚肉居庸紫荆以外或淪於左袒各
邊召募之兵恐難卒集都城守門之卒亦奚足恃

主上西顧之憂或未可以即紓而一時謀

國阿附諸臣其肉可食乎如味齋公之先見徒付之空

言而已是倏也頻年彗星三見及期星隕如雨既而果

枉死軍民動以萬計糜費公私不可勝紀豈非

國家之大不幸耶允中自始事以至卒業險阻艱難備嘗之

矣東來之餘追惟往事端緒叢襟於數歲文牒散見

於諸曹其一時身親經歷諸臣升沉牢落有如晨星不

識曾有紀載其詳者否也然上而

國是攸繫遠而紀載所闕入而

聖朝戎務之詳細而一方安危之變以至諸臣經畧之機忒

廟堂刑賞之大致引引底移毀譽奉於勢利愛憎混於公

私是非真庸豈能二昭明乎哉姑記之以備異日之定

因是者取東馬桂洲公諱言貴溪人東瀛公諱瓚滄州人父
庵公諱維黃岩人樊岩公諱繼祖鄞人崇山公諱瓚永
年人石岡公諱天祐雅人三峯公諱敏洛陽人秦濟公
諱問武進人味齋公諱鼎臣崑山人大司徒鼎公諱賢
長壽人漁石公諱龍蘭餘人樂谷公諱大用莆田人鶴
亭公諱潮丹徒人太華公諱棟長安人蘇御史諱昶濮
人王戡方諱學益安福人楚高渠諱書寧夏人詹角
山諱榮山海人荆山公諱憲李拓泉諱文之王修撰諱溪
孝荆山公子與東園公諱源清俱東平人時當
國元老文臣少傳求嘉羅峰張公字敬武臣太傅武定
侯郭公勛也

嘉靖丁酉八月望日

賜進士第欽復山西按察司僉事致仕東郡孫允中頓
首謹記

雲中紀變一卷

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明孫允中撰案世宗時有兩孫允中其一太原人
嘉靖癸未進士官至應天府丞事迹附見明史楊
允繩傳其一卽此孫允中魯府儀衛司人嘉靖癸
未進士官至山西按察司僉事嘉靖十二年大同
兵變殺總兵官李瑾遣總督侍郎劉源清討之會
巡撫潘做榮賊首以獻請班師而源清縱兵大掠
城下五堡遺孽遂盡反源清圍城久不下詔奪其
職以張瓚代之未至而督餉郎中詹榮等已悉捕
斬首惡亂乃定時議者俱以源清用兵爲非允中
前後入城撫定并力言將士妄殺狀爲源清所惡
以他事劾罷黃綰奏其功得復官致仕因據所目
擊作此書以紀之大抵皆歸獄源清之詞末題丁
酉八月乃嘉靖十六年也

遼紀一卷

〔明〕田汝成撰

杭州市圖書館藏清初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遼記一卷》

提要

遼紀

錢塘田汝成 叔本 編纂

洪武二年置遼東衛 錫俞 憲 汝成 校正

洪武二年置遼東衛

洪武三年春高麗王請遣使稱藩修貢

冬十月元平章劉益來歸

先是元主北遁諸將以餘兵據大寧也先不

花據開原洪保保據遼陽哈刺不花據復州劉益

據得利羸城高家奴據平頂山而納哈出出沒沙

漠豆爭雄長至是也先不花高家奴納哈出劉益

等合兵趨遼陽洪保保拒不納諸軍攻破之執洪

保保以歸既而釋之諸酋不協益乃奉表來歸以

正色

益為遼東衛指揮同知

洪武四年遣大都督府斷事吳立撫齊遼東新附官

民

初洪保保既得釋復聚兵遁得利羸城吳立至遼

東嘗不及保保保保大懟以劉益賣已以殺劉益

而奔開原益軍驚亂前元侍郎房馬石丞張良佐

討洪保保不獲捕其黨馬彥輝等斬之益軍始定

乃迎吳立於金州據攝衛事事聞 詔以立為良

佐為指揮

置定遼都衛以馬雲業旺為龍虎將軍定遼都衛指

揮使

旺淮西六安人雲廣州合肥人皆以從龍功授職

引兵由登萊海道入金州招元案將葉廷秀降之
進兵平頂山攻破高家奴於老鴉寨未幾亦降
葉同心設略修城郭繕中兵開屯田建學校選豪
傑而周鸞閣忠王十耿成陳王皆名將冠軍遼人
至今稱之

洪武五年置遼陽府州縣以千戶徐便署府事既而
罷之

洪武七年冬十二月納哈出寇遼東指揮使葉旺馬
雲擊走之

納哈出率眾數萬由長廣渡遼水直趨金州旺雲
計曰虜越復蓋而入金州金州有餘野無所獲進
不能攻勢必不久而還蓋州東北山多險阻西瀕

遼紀

二

大海設伏扼歸破之心矣遂令雲留守而旺以兵
八十趨蓋州納哈出引眾還至熊岳距大軍七十
餘里旺令千戶徐便潛於青石山伐木為寨積水
為壘沃水使堅絕其東北之路又自海岸至蓋牟
城密置釘板以指揮王才領強弩數百據截青石
山隘口其東南諸山各樹旗鼓以數卒更番擊之
仍束芻為人衣以甲冑設机動運為疑兵分部既
定別遣部將耿成陳玉以兵夜切虜營眾驚擾納
哈出列軍於城南旺率銳卒衝其中堅敵聲一起
諸山響應指揮吳立亦出兵縱擊之自晨及晡斬
獲無算虜眾大敗悲奔青石山王才據橋力戰虜
不能過轉馳而西厄於冰壘又聞四山鼓譟進退

倉皇至海岸復值釘板人馬阻計納哈出幾獲而
遁去雲復出兵追擊三百餘里殲其眾殆盡

洪武八年改置遼東都指揮使司

洪武九年罷蓋州衛海州衛金州衛復州衛

四衛皆在遼陽城南界海州南去一百二十里蓋
州二百四十里復州四百二十里金州六百里

洪武十年罷定遼縣置定遼中衛左衛右衛前衛後
衛

五衛皆在遼陽城內而巡按察院布政分司行太
僕寺苑馬寺副總兵府都指揮使司在焉

洪武十一年置遼海衛

設行太僕寺

遼紀

二

寺在遼陽城內職掌官軍馬匹點視孳牧瘦弱者
督令餵養倒失者依限追償

洪武十五年夏四月詔遼東守臣議屯田之法

先是遼東官軍衣糧仰給山東歲運布鈔綿花由
大倉海運至牛家莊儲支動計數千艘士卒冒風

波多漂溺者至是詔曰遼左之地元時號稱沃
野元孽既殄有勸朕復立遼陽行省者朕以其地

早寒土曠人稀不欲以官吏擾民但以衛兵戍之
而歲費衣糧運自海上聞之一夫航海舉族悲哀

朕實憫之其議開屯田以為久利守臣議八乃計
士卒以十分為率三分屯種七分戍還

洪武十六年夏五月高麗入貢勅遼東守將唐勝宗

等絕之

先是元主雲索女於高麗而其臣周義有女入元宮元主出奔上獲其女蓄之義數來朝貢上厭之至是勅曰舊歲今春高麗之使水陸兩至皆非臣禮東夷謫詐不可深交昔者漢四伐之滅其國族魏二伐之屠其都邑晉一伐之焚其宮廬傳其男女五萬隋二伐之毀城殺將唐四伐之屠其夷王斬首五萬級獲牛馬百萬遼五伐之拔十餘城斬其亂臣康肇金一伐之元五伐之夷王奔耽羅追擊斬之以耽羅為牧野此自古中國帝王不與深交之明驗也勝宗等出鎮遼左高麗使臣必且數至亘謝絕之

卷七

洪武十九年置東寧衛

洪武二十年春正月命宋國公馮勝穎國公傅友德永昌侯藍玉南雄侯趙庸宣遠侯王弼東川侯胡定武定侯郭英等帥師二十萬北伐納哈出降擒之

初納哈出分兵為四營一曰榆林深處一曰養鵝庄一曰龍安一曰亮河輜重富盛畜牧蓄息唐主數招之不往上命宋國公馮勝為大軍穎國公傅友德為左將軍永昌藍玉為右將軍南雄侯趙庸宣遠侯王弼為左參將東川侯胡定武定侯郭英為右參將兵討之納哈出計無所出乃遣使至大將軍營陽為納款而實覘兵勢勝遣王往亮河受降虜使還報納哈出聞之乃指天噴

卷七

聞詔以納哈出為海西侯

置瀋陽衛

洪武二十一年置亮者野人乞利迷女直軍民府尋罷之置三萬衛

衛在遼陽城北三百三十里開原城是也北路參將在馬在古為肅慎之地后曰挹婁元魏時曰勿吉隋曰黑水靺鞨金人起焉改會寧府號上京元滅之改開元至是改元為原東北有長白山橫亘千里山嶺有潭萬頃支流南為鴨綠江北為混同江

置鐵嶺衛

即遼金時銀州故城也在遼河之東

洪武二十二年置義州置義州衛

義州在遼陽城西五百四十里西路參將在此

夏五月建泰寧福餘二衛

前元阿禮失里者封遼王居兀良哈蓋春秋時山戎地也至是與其黨塔賓帖木兒等來降乃建三衛以阿札失里為泰寧衛指揮使塔賓帖木兒為指揮同知海撒男答察為福餘衛指揮同知脫魯忽察兒為朵顏衛指揮同知各以部落畜牧藩護邊徼蓋三衛者皆丹阿保祖遺孽也自寧前抵喜峰近宣府曰朵顏自錦義歷廣寧至遼河曰泰寧自黃泥凹逾瀋陽鐵嶺至開原曰福餘其俗皆狡黠好殺喜偷而朵顏尤無賴

洪武二十二年置廣寧衛

廣寧在遼陽城西四百二十里三堂戶部分司按察分司游擊將軍府在焉

洪武二十五年置廣寧前屯衛後屯衛中屯衛左屯衛

洪武二十六年置廣寧右屯衛

洪武二十七年置廣寧中衛左衛右衛

水樂元年徙大寧都司於保定府以其地界兀良哈元良哈者朵顏三衛茂名也靖難兵起兀良哈以兵求助上嘉之至是徙大寧官軍於保定府散營州等衛於順天永平之間以其地界兀良哈聽其各統部落從俗種牧飛放畋獵以護邊徼

國初設六邊以取胡起開原歷興中大寧抱紅螺跨獨石以達宣府自宣府迤西直抵甘肅勢如牽然首尾相應天設之險而創造之艱也自指與平大寧之地與兀良哈而紅螺白雲之北因而失險退守錦義寧前喜峰三屯密雲白羊以達居庸自是宣府左臂受唾盧龍後背偃蓁遼之襟吭傾噀諸陵亦時警嚴烽火不復與平大寧則寧前一扼地耳自潮河川喜峰口以窺盧龍則深平掣然矣自黃花白羊則諸陵震驚矣宣府之外藩固之日折也

永樂三年置寧遠衛

寧遠在遼陽城西七百七十里南洛守倫在焉先

是

是永樂初大寧淪沒而紅螺山始指外境於是和州之墟荆條之陽胡馬馳突頻歲抄掠總兵巫凱都御史包德懷疏請割古瑞州錦州之地於曹庄湯池之北建衛治賜名寧遠

永樂四年海西夷人把兒遜等內附置建州毛憐古城等衛處之

建州三衛女直渤海大氏遺孽也近松花江者曰熟女直近黑龍江者曰生女直完顏後金之遺孽也建州之地東南接朝鮮界南接三江月虎城東接毛憐七姓野人黑龍江奴兒子諸夷東北泊北率皆海西四百餘衛野人女直西北泰寧夫餘朵顏三衛實處其中與諸夷聯絡犄角而又五嶺喜

昌石門險隘人不得並行騎不得成列虜人視為咽喉國初開原降虜楊木答戶者率數百騎往奔之其黨滋盛永樂初不即加兵始事撫綏自後桀驁為患邊將弗能制

設苑馬寺

寺在遼陽城內領六監二十四苑職掌孳生馬匹每種馬一歲課一駒無駒者徵銀一兩五錢貯永寧監庫

永樂五年命太監王彥等鎮守遼東令察察軍机以聞

上以諸鎮奏報邊机多不以實乃命內官鎮守各邊察察動靜王彥奏帶京營官軍三千備禦

正統

永樂八年秋八月倭人寇金州左都督劉江擊走之

先是倭人比歲入寇劉江立城堡於望望海塢頃之倭舟泊黃家山島峰嶺甚急江潛率馬步軍伏望海塢翼日倭船二十餘艘泊馬雄島徑奔塢上江親督指揮徐剛領兵赴堡外復遣百戶姜隆以奇兵伏山下適其歸路約賊圍堡舉砲發伏馬步俱進賊大敗奔桃花園合兵圍之自辰至酉生擒八百五十七名斬七百四十二級自此倭寇遂絕永樂九年建州衛指揮李滿住請以部落移住遼陽東山蘇子河許之

先是建州虜營去遼徽數千里李滿住者款塞求近邊牧種乃指蘇子河與之自是虜黨漸聚時肆

殺掠遼民苦之

永樂二十七年置安樂州自在州

時女直達達納款甚眾乃建安樂自在二州於開原城處之其酋皆授都指揮等職給全俸贍之次者驍關良頭日月給米二石歲給大布四疋綿花一斤八兩土田房屋牛羊食物悉備入給衙丁一名額出塞外探親者聽尋從自在於遼陽城置奴兒干都司

其地在建州東北元時為東征元帥府洪武中納款至是上遣中官於建州造巨艦齎重寶乘流至海浮江而下招其部落之未歸者建都司以統之

正統

正統十三年參將畢恭諒指三岔河地與朵顏三衛虜人從之

三岔河者遼陽舊城也先是遼東海運直通遼陽鎮嶺以達開原開原城西有老米灣者舊行陸路也自廣寧直拉開原三百餘里每歲燒荒東西兵馬會於棋盤山東北至平順山中有顯州廢城者遼時中京也肥饒之地不下萬頃朵顏三衛虜人入寇往來垂涎勢不可敵至是畢恭乃謀指之冀以啖虜收其挾掠而虜人緣此顧益南侵漸入諸兒山老虎林遼河套遼患愈棘

正統十四年諭諸大家豪首有能招軍奮勇者授官有差

時邊軍缺乏胡虜憑陵英國公張懋等請降黃榜募召勤工乃詔大家豪首能招集勇士萬名以上者授指揮千名者授千戶百名者授百戶五十名者授總旗十名者授小旗屬都御史管束聽調隨征每月支糧三斗歲布一疋於是遼東總旗屈勤七孫賢等應命招集馬雄等一千三百人授官有差

景泰三年夏四月建州等衛夷酋李滿住董山等入寇勒都御史寇深太監宋文左都督曹義等禦之

先是也先之亂邊場騷然而脫不花者也先都酋也以其衆蹂海西海西不保李滿住等遂內徙虜掠烽報日嚴乃切責都御史寇深等發兵勦之

既而

李滿住等請入貢自辨許之乃所以略旄倪三百二十九人來獻廷議赦罪賞賚有差

秋八月命都御史寇深密察自在安樂等州東寧等衛安插降夷及謀處置之策

也先之亂諸邊降夷以內應敗者數起于是少保兵部尚書于謙等疏言野人女直各種夷人疆則跋扈敗則投降朝廷往往推曠蕩之恩宥反側之罪授官錫帛安插自在安樂東寧等處給田屋以居者動以千數已之憂內應者蜂起此誠狼子野心非恭養可解者乃今邊報日嚴未知何等部落或野人女直或朵顏三衛叛夷乘隙陸梁奄東修往戍軍比之失利誠恐安插諸夷邀利潛構其

完合作狼豕何支請勒邊鎮諸臣察密動靜及謀處置之策以銷意外從之

秋九月都御史寇深等陳邊防机務

先是尚書于謙請勒諸邊守臣各陳邊務于是寇深等疏言遼東山海關迤東以北至於開元皆臨虜境海州遼陽雖隔遼河亦有灘碕可通人馬廣寧義錦寧遠前屯皆多曠野難以披伏西北遼河元良哈三衛諸夷東北渾江松花江灰扒江黑龍江海西各種女直東南遼東瑤江河連等處建州三衛諸夷綿綿終業居聲勢相倚或附虜猖狂或因飢草竄追頭即散必弛旋窺廣寧開元尤為要害賴有團兵其餘名城且屯且哨臣等謹謂廣寧有警

則右

二

右泰將劉端內使軍机禦之而副總兵焦禮分巡遼河迤西至于前屯若遼陽瀋陽海州有警則都御史張純都督僉事王祥禦之王祥仍巡遼河迤東至於瀋陽開原鐵嶺有警則都督同知胡深左監丞范某禦之胡深仍處開原至於蒲河臣與太監宋文都督曹義隨機調度以張軍聲都督指揮梁宣宋政等則操練軍馬守繕城池修整墩堡查給器械各有專司本鎮糧草計屯軍子粒及費銀糧貯可支兩年無煩轉運疏入部議從之冬十月朵顏衛夷酋李羅入貢請襲祖職從之李羅之祖哈孫永崇間歸款授都指揮同知頃者脫不花叛也先而八寇李羅陰導之也先擊殺

脫：不花併其部為李羅降之授達魯花赤尋以
逆斥還乃遣火兒虎台等入貢請襲祖職時也先
駐兵阿剌忽馬乞可蘭海子而泰寧衛都督僉事
輩于帖木兒朵羅子等咸黨也先逆請恐致懣啓
累部議許之

成化二年秋八月勅左都御史李東巡視遼東

先是開原左叅寧曹廣遠指揮使史敬督官軍斂
糧於私田海西諸夷覘擊之官軍死者二百餘人
鐵嶺鎡路蒲河海州廣寧遼河白土麻峰報甚急
詔羅曹廣因之子是御史魏瀚言遼東西自山海
東抵開原邊防遙遠太監總兵居中節制左右叅
將分鎮不周宣大衛所少於遼東乃設副叅等官

是免

二

宣府五自大同四自遼東僅三自耳况今多事請
比大同添設一員以便策應部議許之乃移左叅
將孫環代曹廣守開原都指揮使施英充副總兵
都指揮僉事周俊充右叅將分鎮廣寧東西防禦
勅左都御史李東往視之太監李良武安侯鄭宏
皆往俸

成化四年秋九月建州衛茂苗苦女等八寇命武靖
侯趙輔都督王瑛左都御史李東擊斬之

建州三衛女直比年入寇上命趙輔等征之帥
師五萬分為三軍左軍出渾河紫河越石門土木
河至分水嶺右軍出鴨綠關喜昌口通鳳凰城里
松林摩天嶺至興儲江中軍出撫順經薄刀山鮎

魚嶺過五嶺度蘇子河至古城時朝鮮亦遣中樞
府知事康純魚有沼南怡等率兵來會擒指揮若
女等斬之俘誠萬餘指揮張顯的等率妻子來
降

成化十三年冠帶總旗屈勤七等請以所招軍還令
管束從之

先是屈勤七孫賢等奉例招集勇士六百戶餘丁
一千三百人各置部落鈐束隨征右侍郎馬文升
等請以所招勇士編入各所理補故絕許之于是
屈勤七等屬撫順千戶所與見軍操役屈勤七等
大肆詣開陳訴乃仍令還自管束屬都司提調
成化十四年春正月建州海西朵顏等衛諸夷入寇

建州

遣兵部左侍郎馬文升往經略之

時建州三衛女直海西各衛野人女直完者禿卜
刺答等朵顏三衛達子滿都魯等比年入寇殺掠
千人詔遣臣發兵勦之俘斬六百級士馬損失亦
略相當乃遣左侍郎馬文升經畧之諸夷聽撫城
而諸夷相驚天兵奄至復叛

冬十月巡撫都御史王宗彞請復開廣寧開原馬市
從之

先是廣寧開原各立馬市以通朵顏三衛諸夷其
後朵顏與海西為黨閉絕久之至是遣臣請復開
馬市以結其心携西海之黨許之乃遣通事劉海
姚安監譯之劉海等抑勸諸夷索舍里孫等物諸

夷不服羅劉海等以本鎮案將布按二司官監之御史王崇之條陳邊務

御史王崇之言遼東官軍俸餉布花皆於山東仰賴河西十一衛自山海關陸運給之河東十四衛自登州海運給之然陸運常通而海運漸廢舊有海船十一隻皆以壞漏艱難自去年已前拖欠俸餉六百一十一萬錠布七十七萬三千疋綿花二十八萬二千斤比比奏討竟無補遺乞折輕齎銀兩亦從陸運以恤貧困頃因遼東屯糧不足發銀羅買召商上納總以撫臣分以監司名為綜理然而委任非人通同勢要貪緣為姦或虛報侵欺或將和糶腐且不酌量地里苟便人情以致近

遼東

二司

易者上納益多艱遠者仍舊舊之重役軍丁跋涉轉運遠近騷然急宜措處以濟緩急遼東土人少事耕作專一採取人參榛松園獵野味以為生計官府多指進貢為名巧為需索兼以強買民甚苦之頃者派徵影木貂皮守臣投軍採辦賣富差貧民益愁苦乞念兵荒速降停止候稔歲徵之邊方幸甚

成化十五年建州夷賊伏當加等為亂命撫寧侯朱永等征之斬首六百級伏當加等降附之

伏當加者都指揮使保能之弟也叛寇於邊禽撫寧侯朱永等征之斬首六百九十級俘獲四百八十餘人後伏當加求降赦之入貢如故

夏四月建州右衛都指揮僉事宋欽赤巴來降詔於廣東安置

成化十六年春二月建州夷苗宋哈答來降詔於遼東安置

先是建州諸夷比年入寇邊防甚嚴是宋欽赤巴宋哈答等來降太監韋朗等奏言宋欽赤巴等悔罪來降編管嶺外恐無以招携其黨乃命取宋欽赤巴亦於遼東安置授十戶以其妻子給之夏四月太監韋朗等招誘建州左衛叛夷哈達等七十九人來獻詔斬哈達等五人餘於廣東雲南福建

遼衛充軍

秋九月北虜入寇勅太監汪直劉恒保國公朱永定

遼北

三

西候蔣琬威寧伯王越都御史孫洪等以京軍禦之先是英國公張懋等會兵部議將選過京營一等二等精銳官軍分為三路中路一萬人為大同宣府之援東路五十名為遼東永平密雲之援西路五十人為偏頭延綏之援每二十五人定妥團營侯伯都督一人統之正馬駙馬三萬正先盡團營之數不足者以大營馬補之諸邊有警調發即行是歲北虜與三衛離殺逼近遼東太監韋朗等以聞乃命太監汪直監督軍務保國公朱永掛印充總兵官威寧伯王越都御史王越提督軍務太監傅德管領神鎗都指揮白瑜李俊充左右叅將蔣鑑馬俊充遊擊將軍統京軍一萬往援遼東太

監劉恒監督軍務定西侯蔣琬掛印充總兵官都御史孫洪參贊軍務太監張喜管領神鎗都指揮白金充參將楊玉充遊擊將軍統京軍一萬往宣府大同以備虜騎旋實官軍各賞銀二兩戶部遣官整理糧餉至邊賊已解去乃罷

成化十七年毛憐衛三姓夷人即引荅忽赤等求貢許之

即引荅忽赤等二百餘家祖居幹木河與七姓野人有隙正統中移居建州欲附毛憐衛入貢毛憐衛都指揮老童不許欲附建州衛建州衛許之都督同知維撫都御史王宗彞謀謂毛憐北去建州馬程一月建州南去塞外不過二三百里即引荅

忽赤

忽赤等雖近建州塞毛憐部落也若准附建州恐

毛憐化外諸夷未得朝貢者觀視移居或啓邊釁不若仍附毛憐每歲准增一十二名不在本衛常貢百名之額從之

夏六月朝鮮國王李婁請開路入貢不許

朝鮮國王李婁請

奏言臣敬奉

天朝世脩

職貢罔敢違越頃者建州殘賊梗塞周行比劉掠陪臣苦之請於東八站迤南另開新路以便行李事下邊鎮評議於是都督同知維撫等議言朝鮮貢路先朝所開皆有深意雖經統險阻已成通微豈可輒易况建賊草竊有時而新路荒蕪未剪即欲改作創始實難但鳳凰山迤東迤西原無峰

堆故有劉掠之虞今自鳳凰山至雙陽設墩一十三座自通遠堡東南沿江設墩二十二座分布軍馬措置旬積以防護往來自鴨綠江西至鳳凰山約計百里中有湯站堪以立堡為鳳凰城前鋒以便接應疏入許之

秋七月建州等三衛賊酋哈哈尚款開求貢不許建州大疫夷酋哈、尚款開求貢邊鎮以聞部議從之

成化十八年冬十一月朵顏三衛夷人入寇

時塞外間諜言三衛與迤北和好入寇而三衛夷酋復言為迤北達賊逐殺移營近塞稍捕略報至申飭邊防復譯諭諸衛入貢頭目令傳示部落

母負世恩

母負世恩

成化十九年太監韋朗以賄留虜孺未獻命給賞內官為奴

時北虜亦思馬因叛小王子為亂小王子擊殺之遺棄幼推孫顏夷人收獲九人將往鬻於海西太監韋朗於馬市贖之來獻命給太監蕭敬懷恩等為奴幼女送沈永局

夏五月諭諸邊內臣毋贖虜孺來獻

時勲戚內臣競賣虜中男女或公索於諸鎮於是兵部尚書張 疏言戎虜貪利無親聞諸邊有收贖男女之風必誘誘以邀利駕名拾遺啓邊塞外互禁絕之 上然之遂禁諸邊毋獻

弘治元年勅邊臣各以軍馬實數來報

遼東一鎮城堡墩守空馬步官軍凡七萬三千
七百四十人廣寧前屯官軍二千六百八十三人
寧遠官軍四千五百八十二人錦州官軍五千五
十三人義州官軍三千九百二十三人廣寧右屯
官軍五百二十三人廣寧衛官軍一萬五千八百
海州官軍六千九百五十九人遼陽官軍一萬二
千八百二十人瀋陽官軍二千四百六十八人撫
順官軍一千八百八十八人蒲河官軍九百六十五人懿
路官軍一千三百二十四人汎河官軍一千一十三
人鐵嶺官軍一千五百六十六人開原官軍六千四
人金州官軍三千五百六十六人復州官軍一千人

蓋州

蓋州官軍二千七百七十八人

弘治七年春三月伏當加入貢建州衛都督脫羅貴
哈等初之京師請誅廷議因之尋貶南海安置

伏當加來貢以其兄保能職事為請諸夷憤憤脫
羅等劫之館中言伏當加為亂縱橫七八年諸夷
死敗者甚衆今復隱情以欺帝主入貢授職法焉
又不肯明言是賞賊也他日誰無效尤之心請按
法誅之事聞上命廷臣大議咸謂伏當加犯罪
於前蒙赦於后許令入貢寬假已多乃復以其兄
之職事為請且有要言不與則歸且復叛啓同類
不平之心罪在不赦但誅之則恐其家與脫羅
等仇殺不已為邊場之憂請因之以觀動靜從之

既而鎮臣以諸夷稱快報乃取廣東安置

弘治八年冬十月都御史張岫請疏通寺馬從之
時苑馬寺以軍餘養馬老北猶課軍甚苦之子是
巡撫都御史張岫請督同守巡官將兩苑養馬查
驗良者仍存草息小弱不產若壯馬十八歲以上
不能拿駒者每驛給四五疋每疋徵銀三兩此馬
二十歲以上若漂沙不能揣駒者以時值鬻之解
銀太僕寺以備邊馬從之

弘治十二年春三月遼東之糧命發銀濟之

時遼東比年有警邊儲匱乏部議預給年例銀及
淮浙鹽銀賑之不足於是管糧郎中史學言遼東
二十五衛每年糧料奉折運支用糧七十萬石銀

蓋州

元

八萬二千兩皆以本鎮屯糧及京解年例銀兩供
之今定遼左等三十六倉見糧六十萬石廣左二
庫見糧六萬兩不設一年支用近奉詔書稅糧
咸免二分邊軍折銀每石加與一錢本鎮歲額屯
糧二十四萬石以二分免之止徵一十九萬石折
銀八萬二千兩每石加給一錢增銀三萬二千兩
計凡一十一萬四千兩以今歲年例銀一十二萬
兩除之僅餘六千兩補給去年拖軍糧之數盡絕
無餘減徵屯糧一十九萬石以歲支七十萬石計
之尚欠糧五十一萬石即使每銀一兩糴糧四石
亦須銀一十三萬兩况遼東連歲用兵支給糧草
動以萬計此又出歲用之外者聞念邊鎮早賜處

給幸甚幸甚部議謂遼東自弘治八年預支年例銀兩逐年預發已過三年矣無以准浙益銀六十萬今猶不足蓋本鎮兵荒故比年告急若不假借賑給誠無慰邊士之心請於預支弘治十五年例外再給銀十萬兩周之其金復蓋三街餘丁歲分兩班代草每名納銀二錢約計銀二千餘兩俱送會府等處之未見作何支用自今草價令管糧郎中徵貯以濟邊儲上從之

冬十月朵顏三衛美賊入寇廷議大舉征之尋罷時朵顏三衛美賊入寇遼東永平密雲諸邊殺掠甚眾寧遠衛指揮王臣劉縉等死焉廷議征之而序班楊昇復陳朵顏諸衛建立之由通天之狀請

建紀

命將大舉討罪滅族以復疆圉上令廷臣詳議報可乃勅遼東宣府薊州諸邊整兵以候少保兵部尚書馬文升疏言朵顏三衛洪武間乃大寧都司所轄營州等十衛地也分寧王府居之與宣府遼東列為三鎮太宗靖難元良哈有款順之勞既都北平乃封寧王於江西徙大寧都司於保定散營州等衛於永平順天之界以其地畀元良哈以樹藩屏禦胡虜絕東巡女直之謀宣德間稍肆侵擾車駕親征虜亦攝飲尋復跳梁正統九年命將往討阻遏遷凌化以來時草蕞然亦不敢擁眾公侵弘治初古北口分守內外邊官出境燒荒延焚與魯寧戶剽奪牲畜峰口出哨軍士

掩殺牧推邊警遂張指揮王臣等又不度机宜不遠探候輕率窮追以取殲滅近報官軍出塞斬首三百餘級或有誘殺之情以致三衛諸夷駭動名曰報讎然朝貢之使給繹京師尚奉法守較之迤北罪或殊科誠恐大軍一出玉石俱焚則虎心益憤況薊州關塞險阨賊從間道乘夜而來不過數騎若欲擁眾長驅亦難進止潮河川口雖稍平蕩而雨山夾峙矢石可施河中巨石崢嶸車馬難渡虜寇雖眾量不足憂但令各鎮整兵馬嚴烽堠遠巡瞭飭固邊防相機戡守未可遽勸遷界也上從之乃嚴前詔

弘治十三年秋七月海西兀者衛都督察安察諸故

考郎兀衛都指揮早哈不許

先是考郎兀衛都指揮早哈成討溫衛都指揮姜得偕貢舍會同館早哈醉殺姜得法司以早哈論死請旨因之至是察安察言夷俗殺人無償命之法但以子女牛馬贖之請赦早哈聽從其俗不許弘治十四年御史車梁條陳邊務

御史卓梁言頃者遼東胡虜頻入開塞官軍睥睨不捕問之則曰朝廷有誘殺之刑繫殺之罪又有求討鹽米入境貿易之例胡人以此為解殺之者反得譴重故將士畏縮而胡虜猖狂聞之例舊胡虜離邊五十里方許騎割不許逼近邊牆賑濟鹽米貿易貨物俱於廣寧開元馬市行之宜令邊將

職為請部議謂守臣止當申達籌備論或諸戎毋
得分外要請而輒敢招之詰關復為求官無經國
遠略但再逆所請則夷然蓋深況尚古而歸漢人
亦知守法姑准陞部督同知以慰其心從之七月
連賊入寇守臣德之獲着文於券中譯是泰寧衛
都督猛革忒木兒言祖父報効天朝既勅且力今
海西女真尚古以及狀要請遂得陞官公道何在
其不憤故動眾南侵守臣以聞部議謂夷情詭譎
莫知端倪猛革忒木兒既來犯邊才應自彰其名
況番書得之券中其偽妄彰令守臣譯論猛革
忒木兒言招撫尚右乃邊臣之失策非朝廷本
旨也即不憤自當公言何至入寇 上從之

秋八月御史胡希顏請查理遼東等衛軍伍及全支
馬料從之

御史胡希顏疏言遼東二十五衛舊額官軍一十
八萬有餘到今僅有七八萬耳蓋由逃亡數多清
勾無法先年雅魯差官后湖勝冊那改貫址弊冗
蓋多各省皆有清軍御史一員而遼東缺乞以
清軍事務督委巡按御史以兵部所貯宣德年間
軍冊為準查對清勾庶於行伍可補遼東官馬舊
例每匹月支豆料一石二斗故馬有全力磨戰可
仗成化十九年郎中毛泰奏單二斗近年還官計
各小費十月至三月全給一石四月至九月扣革
無文以為時有青草不須用料豈知三月以後毛

革汗下馬力全消縱得止勢不過浮腫驢駝耳連
馬秋肥亦賴枯芻細對艱其食而責之健戰一掃
不能辦其不健今雖不能驅復舊規或可月給一
石部議從之

弘治十五年秋八月經兵官部督倉事楊王請招軍
給馬

時遼東大疫胡虜竄遼於是總兵官楊王奏言遼
東官軍比之 國初三七其二墩堡遼遠調撥不
周永樂間太監王彥奉帶京軍三千駐鎮備禦至
成化七年取回尋以達賊犯殺賜給撥順天永平
京操官軍四千餘人今者奉鎮兵力益寡胡虜益
張請以京操軍量調五六十相兼防護前屯寧遠

建元

遼疆三百五十七里衛所城堡二十二座僅有官
軍五千七百三十人錦義遼疆二百七十四里衛
所城堡一十座僅有官軍五千三百五十三人瀋
陽遼疆七十九里僅有官軍一千一百九十四人
地近兵寡戰守兩難請照正統成化年間諭令官
民豪傑召募以實行伍奉鎮官馬去歲查有四萬
九千八百七十五疋疫死陣亡六千九百五十疋
存者又多羸弱不任馳驅追敵數十里即仆矣倒
馬軍士年償二三賣產鬻子或自縊以圖免請給
有司馬足以及蘇貧困疏入部議謂京師天下根本
調官軍以守邊疆殊失居重馭輕之倚頃者總制
尚書秦紱奏革各鎮不許陳請京軍遼東雖急不

可遣也召募勇敢已有成命比年行之每鎮各限
五千遼東亦未舉報即使召集有期恐訓練未聞
有同島合緩急難仗請就本鎮官軍戶下每舍餘
三丁抽選一丁月給糧四斗甲仗銀三兩妻官統
之隨軍殺賊其所救護皆父子兄弟之親自然用
命各邊戰馬敵亡者官例給之槽下死者追倚頭
錢賜助明銀買補遼東馬之所生又有花馬滋息
可以給軍所以自來不以乏馬告急頃者都御史
王宗彝奏言遼東比年兵荒馬死請以夷人貢馬
給軍業已許之矣而揭王復以為言必茂馬不足
故耳今花馬寺報有孽牝馬二十四百五十一疋
諸盡與之萬以茂馬再給太僕寺馬價銀一萬兩

以給以上無馬及一歲三次死馬者

弘治十七年夏五丁御史余濂條陳邊務

御史余濂巡按山東乃具遼東邊事以聞其略
曰正統中遼陽遼首原勤七等處命壯軍六百戶
給與軍餉一千三百人為募役成化十二年侍
御馬文升議請撥軍本以實任若給餘丁而聽令
當軍役以優閒非計也遂將本鎮所給勇敢悉編
入各所填補改給食糧操備轉草上供既而原勤
七等處其原已募養給遺以教各所同調之人數
尤紛疑非所以定約法一人心也臣愚以為原勤
七等處非勤田不可舊例官軍出百里之外者給行
糧舊例官軍出百里之外者給行

遼東

今遼東備指揮等一十六員皆離家出守何止百
里而無所資給馬秣禁其分外之求即使每人日
支糜米五升歲計用米二百八十八石耳惜此不
假而任其私役軍士耕田自贍非所恤勞苦屬廣
勒也發陽堡周圍三百四十丈官軍八百六十一
人驢馬堡二百六十文官軍四百七十二人隨住
家丁非數所及城小難容宜展西廂以便棲寄鳳
凰城清河東州馬根單四堡土有南門艱於趨避
亦宜別作西門遼東每歲修邊軍民雜作春秋二
季合用五萬餘人三月拘役五月放工七月拘役
九月放工金復海蓋地里懸阻每夫一名用銀一
兩衛所點勒之擾備仰耕稼之妨民其苦之先年
都指揮畢恭每堡撥伏兵馬三百就令督率餘丁
束間修繕當時最稱得法今每堡兵馬益以招集
抽填之人不下三百各有募役餘丁若再給一人
加前伏按暇則修繕牆壁急則併力入保況遼東
土雜沙礫霖雨易侵即或化開所築邊牆全存者
幾訪之父老皆言前年募役石甃砌次則如畢
恭撥伏軍餘漸次修理又其次則相地以植榆柳
因下以引湖泊稍假歲月則二程亦完遼陽遼南
三堡七十餘里諸河互錯嶺八十餘里四行品字
植柳三十萬株滿陽作關一門深一丈闊倍之蓋
水勿枯胡馬必難越越陽沽堡乃胡野人貢所由
地也遼東下寨而難前進而王大臣子平行高長

可從居之驢場驛陽州距一百三十里山皆險要
不使應援其中審馬古大細子堪以立營廢軍巡
賸墜左等衛授充勇上招募兵共餉給二丁貼役
隱占年久生長子孫不報冊籍糧米各衛軍餘耗
之而此等貼役及得安閒後則將趨避之門吳籍
脫限差之據頭領藉軍餘以為羽翼軍餘仗頭領
以為依歸家終身優而不著役是年侍郎馬文升
議以招募諸人編入所任法甚宜之頃者達官貴
族等招募亡命及四方流冗約已千人竊謂費祥
祖本降賊豈宜縱其羽衛乞勒守臣通將斬舊募
兵見在某城某堡在城者就於該衛頂絕補軍在
堡者優免二丁責令貼役或時在城畫調守堡充

注九

注五

損軍餘四衛當差原招頭領量授職名一併偏寄
費祥等招軍之費量以給還遼陽東西新設威
寧德勝武靖三營土茶已罷若全軍餘造甄包砌
必待三年恐為風雨薄蝕其餘城堡新築者錦義
大安九座海州東安二座蒲河平遠一座展築者
開原中固一座瀋陽平康一座每營每堡約用銀
四百兩共計銀六千八百餘兩不若以官錢給之
隸河東者委屯田副使李惟聰河西者委分巡副
使李賓願役買料則二作有程局造屯田各有職
掌然局造事報公務稍閒屯田趁時催收兼有磨
算況前也至開原東西千里遼陽至金州南北七
百里河東西衛十四所河西六衛十一所難以遍

原遼河東西分官兩省屯局其常川備守處諸
衛亦當就此分官以河為界處職務易定海蓋金
後輪廣六百餘里山障地曠審命七額羅達官吏
流販客商或高麗流民出沒害止生齒日繁草竊
間作互擇中土大壯科建立城堡調軍守之軍力
河旋減二處設巡檢二員分顧訊察寄居客戶無
籍可稽者一紀解十戶為甲一長統之五十戶
為隊一總統之則差發易使奸宄難藏遼東各衛
奉例抽選餘丁名曰操軍調撥防禦法非不可但
衛所人力多寡不同若一切抽取則寡者益貧甲
去乙孤糧差貽累須分等第庶得均平三義河而
抵廣寧湖溝舖一百二十餘里地遠水險糧餉不

注九

注三

結禁守窮三站其去邊場遠者五六里近者二三
里先年有河一道限隔往來今皆淤塞若循故道
設關阻之亦可禁胡騎之旁突金獲益州三衛軍
餘歲辦青草每名二百束秋所冬輪廣寧收積費
用艱難私治十一年御史羅賢奏准每草一百束
折銀一兩二錢少得寬恤今以廣寧多事復加徵
二百束何以供之況金蓋二州軍伍日消金利海
利稍饒差發偏重所添草束宜與蠲除
正德四年冬十二月御史趙應龍條陳遼陽
御史趙應龍言遼陽望至鳳凰城一百四十里山
河阻既林木叢茂賊每窺之沿江牧去湯站堡九
十里鳳凰城二百里三角營山兩墩相去亦二百

里皆無烽燧雖有巡哨之人安能接武相及故寇至而各堡不相為援正德元年御史邢昭曾立新中堡以鎮夷堡人馬守之尋以孤懸而廢臣聞得李寬老營為諸堡適中之地堪以立堡以便策應遼陽六衛及自在頭目皆永樂宣德間歸附達官子孫自備鞍馬執効殺賊每月支糧二石春擇夏種自沽生理無有差役近來各衛舍餘有力者遂相附託告投鎮守撫總衙門擁導出入名曰隨征開除原衛身籍冒濫糧賞隱蔽差役宜與革除正德十二年春二月忽石門衛夷酋都里等請從撫順入貢許之

舊例海西夷人入貢悉從開原都里等言與諸夷

有隙請從撫順及以陣降千戶王良等來獻部議言諸夷入貢道里有常但都里就還降官頗知守法姑暫准一年後不為例從之

夏五月都御史張貫請擊還調出邊軍不許

時宣府有警兵部議調遼東官軍三千策應頃之建州毛憐等衛夷賊入寇清河堡指揮徐政班錯死焉於是都御史張貫奏言邊軍調出故夷虜內侵諸擊還防守部議謂張貫等緣畧無方以致失事反歸咎於防禦缺人遼唐乘隙奔鎮官軍八萬有餘自正德六年節次調取二三千人山東河南江西征勦未聞建州三衛夷人乘隙入寇也去年九月寇犯遼陽官軍斬首五十級其時遼兵正在

宣府今年四月寇犯廣寧官軍斬首二十七級其時遼兵正在薊州前此未聞藉所調三千以救捷也往年遼東糧餉除奉處屯糧及山東麥價布花京運不過五萬兩后因巡撫官不能脩復舊規託名召募添至八萬有餘年例增銀一五萬兩每年開中鹽課猶且告乏即使調出三千尚存軍七萬七八千人何不訓練調策應而必欲逐擊調出之軍也 上乃切責張貫等

秋九月朵顏衛都督花當請以三百三十人入貢

先是朵顏三衛每歲萬壽聖節正旦各節各遣百人入朝貢馬百匹至是花當及其子把孫兒強橫率三百三十人詣遼東欺閱求貢聞吏不許花當

大憤遂詭言黃

達子犯其家矯然反馬邊臣以聞部議中飭各邊整兵待之若此虜悔過照常求貢即與驗放上從之

冬十二月朵顏都督花當遣其子把孫兒請貢許之

先是花當以六百人詣遼東求貢不許遂與北虜連和入寇參將陳乾死焉至是復諸薊州款聞詭言添貢非花當奉意乃都督失林字羅之唆使也請今照常入貢許之

正德十三年春二月朵顏衛夷酋把兒孫獻還破虜四人求職不許

正德十四年夏四月巡撫都御史李貢奏遼官失事罪例

正紀

時遼東多事將官往往受罪降職充軍巡撫都御史李貢奏言諸邊將官皆再三掄選而後用邇來疆場多變法官動以律例繩之充軍降職者往往而是或前任未結后任繼提所問愈多則所選愈下人懷顧忌勇氣全消選代之際驅迫涕淚而行非所以鼓舞豪傑也況任有崇卑部有眾寡一切裁督何以服其心哉守邊將帥失機軍机者律有正條不敢輒議自今寇至眾寡相當怯敵不禦以致殺虜腹東軍民者守堡官五名以上提調官十五名以上備禦官二十名俱問守備不設發邊遠充軍通查任內前後身斬獲賊級一顆准除虜殺五人部下斬獲一顆准除虜殺二人若虜殺不及

嘉靖八年革回鎮守遼東大監崔璵

都御史潘珍御史朱孔陽等奏云遼東鎮守內臣永樂間始於王彥、父蔭理臺率眾內附從征所向有功因責王彥以撫東夷監餉內臣始於宣德三年太監楊宣管收神餉開原分守監臣始於正

正紀

統二年改場宣以充任以後遂成故事相沿差委千鎮案通裝輔僻在東隅軍民餽餉全仰輓運不滿千里而內臣三負其何以堪且監餉所司止於一事又與鎮守同居一城原領餉錢多給城堡自有主者知所慎重所謂監督不過簿書冊籍會計數耳自開原雖稱要害而通逃困於徵求精銳銷於剝削行伍凋憊屯堡空虛且又監丞參將朝夕共處嫌隙易生見有異同動失機會況夫官多民擾窮邊尤所不堪以上各官所當裁革上從之

嘉靖十一年都御史成文築沙河堡

廣寧前屯地廣兵稀都御史成文築沙河堡於中守之請調海州續添步軍五百人防禦海州軍然

望不肯行乃召集舍餘及寄籍之人立伍以守

夏五月孫顯衛都督方巾入貢革其俾僮三人

方巾入貢上賞金幣一團方巾嘆其輕窄疑內

府剝剋也通事曰昂又從史之慳辭日以帑文上

呈言往年奴台兀勒入貢蒙給金幣既寬且重而

臣所領輕窄乞究所由事下禮部於是尚書夏言

言方巾世受天恩不知報効乃敢輕嫌上賜

投匭書文其間必有從史之人宜令邊臣查究革

去方巾伴三人明年令同奴台兀勒各服金幣

赴朝軒驗輕重以服其心從之

嘉靖十四年御史李善請恢復開原廣寧邊界

李善言遼東舊無邊牆但現候以守海運可通自

廣寧至開原約三百餘里其地肥饒無慮萬頃兼有水利漁牧耕種無所不可正統之變胡虜內侵守臣議築邊牆以塞外坦漫無險可依乃傍遼河迤邐設堡延長八百餘里國初邊界委棄不守資胡虜之利乃今胡人網罟舟楫與中原無異故邊軍益貧況沿河土脈疎濶臺堡易傾歲費修築請恢復舊址展築端閣則外省戊卒內益民生部議請守臣復議可否從之

春三月二十九日廣寧軍叛擊都御史呂經

時廣寧大家豪首隱蔽丁糧以困時弱各軍占田五十畝名曰隨馬官田其實皆屯田也都御史呂經巡撫遼東遣都指揮劉尚德查覈之尚德盡法

遼東

搜剔一軍怨望頃之呂經將廣遼陽城十里役作遣指揮袁璘督之一軍皆詳事聞上羅呂經提解就理道廣寧廣寧軍士邀擊呂經裸倖反接并城劉尚德因之鎗九門以拒命初徵出都指揮高大思推為謀主事聞廷議紛然巡按御史曾銳譴戢諸軍遂委罪於劉尚德以激變擬死諸將領皆以法論叛軍一無誰何疏聞左都御史王廷相參議言律文牧民之官非法行事激變良民因而聚眾失陷城池者斬今據所勘則諸軍既無反叛之情劉尚德輒擬激變之罪輕重失倫殊背律意況諸軍以私憤讐上官裸倖反接鎗拒城門不道明甚其間必有主僕之人諸將領皆以失職坐法

一軍無間網紀何居乞勅兵部會官詳議廷議遣大臣往勘轉報施行上從之

夏四月詔都御史韓邦奇巡撫遼東尋罷之

上雖不欲追詰叛軍適遼東鎮守太監王純等以廣寧軍士所列呂經罪狀十一事來奏且言總兵必得都督卻永巡撫必得左侍郎因叙以循諸軍之請上乃罷韓邦奇於是都給事曹忬言頃者遼陽之變不道通天陛下覽危城之疏偏勝之詞遂獨罪呂經他無所問非所以振法全備也雄也臣嘗探測禍本以為撫鎮苛刻之政軍士驕悍之習國家數有之積三者相因而成今不正名晰義豈善懲今誠恐奸雄之竊笑而亂賊之接迹也

遼東

呂經巡撫開狀提解就理則法典與存乃糾眾邀擊故髮裸體繫項進街是置朝廷於何地夫就辱撫臣抗天子明命罪一焚公廨開城門罪二欲易撫鎮則生名要請罪三既執撫臣乃列數狀詞多溢惡罪四詞曰請轉奏皇上而不具姓名傲君無上罪五決堂陛之等擯廢置之權若不捕拏元惡明正典刑則無復嚴憚諸邊効尤陛下之憂日甚矣大矣兵部議曰軍士被毒雖淺積憤實深恐有三五奸徒乘機煽惑愚昧者是明示勸官若曰不必窮詰諸軍也勸官志幸苟安而席堂所謀又復云爾他日不道執二三乞兒弓子擬棟我狀以報陛下聖明昭如也則不直意哉

此

之猶不使盡其愚弱也近者御史曹達巡視居庸
操閱軍士行伍紛亂不能控弦上馬輒隨遠欲行
罰官軍環座大呼姑息而能時事如此而廷臣猶
煦煦以幸苟安掣肘結舌且欲徇叛軍之請以周
叙代韓邦奇何異時藩鎮之故轍也御史王廷
亦言竊詳兵謀略於守臣則曰查勘於軍士則曰
撫處昂彼抑此意指昭然臣謂此舉謂為且了事
則可謂之審於謀國則未也遼東之變實自大同
降之大同之變始於都御史張文錦備極慘烈而
擊都督桂勇舉家殲焉而勇僅以身免三殺總兵
李瑾抗遏王師勾引胡虜反狀明甚陛下重恤
民命不盡加誅故悍卒敢尤蔑視法典貽諸遺觀

三

冬十月御史曹銳奏報遼陽功次

上從廷議遣侍郎林廷樞往勸遼陽而御史曹銳
冀擒叛軍數人以滅迹乃與太僕寺楊最副總
兵李鑑等合謀密察之得陳羊兒于鑾兒等一十
三人計擒之馳驛以聞上大嘉遷曹銳大理左
寺丞楊最等各陞一級餘望賞者數十人林廷樞
不竟事而返

嘉靖十五年廣寧衛撫任達官即山等請補給寶券
即山言先世海濱人也永樂間納款歸附安插

自在安樂兩州西夷俗撫任有官者盡支金俸無
官者照間良賄自月支米二石布四疋綿花一斤
八兩幫貼餘丁一人成化間建州大亂調臣等隨
征克捷陞賞有差每歲加刺草布四疋肝襖一襲
手襪永屬邊伍正德間守臣劉剛俸米漸虧又將
欽給田產幫丁布花肝襖奪占不與臣等化外之
種也操備之役勞於官軍而賞春反少誰為憫憐
乞查例畀之則畏元鋒鎗亦所不恨

夏四月都御史任洛請調遼東朋銀買馬不許

此

嘉靖十二年十二月武定侯郭勛言諸邊朋馬之
法官軍若之請乞蠲免部議以為舊例難更改姑
准暫免一年至是遼東大荒都御史任洛復以為
諸部謀以為朋銀買馬微擾或不能無但倒馬之
家得貨助之亦可蘇活今欲恆輕舉而不顧重用
非通方之見也遼東歲歉姑准暫免一年過此復
舉從之

嘉靖十六年秋八月修操營用卿給事中吳希孟使
使朝鮮還條陳邊務

修操營用卿給事中吳希孟等言遼東自廣寧至
開原舊有陸路三百餘里洪武永樂間海運糧艘
往遼河抵開原今城而老米灣乃停泊之所也正
統間始立邊牆議者謂恃遼河之險遠建隨灣築
建臺堡綿延八十餘里遼河套肥饒山澤之利于
城外以資夷虜糧運漠陽不能應援正德間建賊

董承求張加等入寇朝發開原幕入廣寧自
稱神人神馬不知中國所恃以為險者虜先捷之
矣臣愚以為開原舊路修復為便以八百里之兵
糧為一百里之守禦則力專以八百里之城垣循
三百之地利則守固況沿河築臺奉恃河險而不
知夏涸冬冰胡騎可越近河鹹鹵兼有漫涉臨城
十里畏賊騷擾素而不耕鞠為蕪莽每歲春秋修
築臺堡糧餉如流非得策也又聞虜人貪入貢之
利願助邊工僅索此與之議定行之量加賞費則
事亦易舉洪武初遼東戍軍二十萬十二操備十
八屯田其後地方多事城堡漸加乃以屯軍撥充
馬隊迨來行伍益缺又借馬隊餘丁以抵操備指

其原額十去六七清勾之法廢格難行惟可便宜
處補耳遼東地廣人稀四方亡命潛匿偷生久皆
占籍或附安鼎自在兩州或托都司各衛一丁寄
冊舉室安閒竊以兩州奉度降虜非為流民宜為
紀籍編入行伍庶軍額可充搭朋馬價奉為貧軍
償馬之資立法未嘗不善也但納銀有限而馬死
無常兼以官司指抑有買馬數年而銀尚未終操
備一易則徵領皆虛況貧軍草束尚不能供而責
之馬價是重困也宜令自令倒馬有力之家責令
自買貧乏者以倒馬三次者以貢馬或奇馬給之
而搭朋之徵盡去疏入部議謂恢復舊疆之
策先年部御史鄭文升李承勳比言之而御史李

善近復懇請色限吉行勘三年而守臣不報蓋恐
啓孽塞外圖始竊難今用卿等以為胡虜貪入貢
之利願助邊工則人情可卜宜速催勘可否以為
進止清勾補伍之法徒且虛文無裨實用弊誠有
之若欲以寄住流民編籍補伍恐人情不便驚擾
邊方買馬朋搭之法本以惜京軍也成化十三年
七月撫寧侯朱永言京軍償馬馬常不敷且困貧
乞宜令馬隊官軍每歲以六月為數每月出銀都
指揮指揮一錢千百戶鎮撫七分旗軍五分名曰
朋銀倒死馬主償銀都指揮三兩指揮二兩五錢
千百戶鎮撫二兩旗軍一兩五錢之若貧者各加
五錢名曰搭銀京銀在官以給助死馬者則京銀

易舉至十四年以鎮守宣府太監弓勝之請遂以
朋搭之法行之各邊然貧軍托賴官府抑勒弊皆
有之不獨遼東一鎮也頃者武定侯郭勛都御史
任洛各請蠲免朋買以恤邊軍而部議舊例難更
姑准暫免一年矣若將朋搭銀曰盡行停止而令
有力之家強其買補則審判之際告擾繁孰肯承
有力之名哉況貧軍無所忌懲則養馬愈弛馬恐
日耗室礙難行其言三次倒馬者給與馬或奇馬
則舊章舉行宜從中論

嘉靖十七年夏六月御史：張善請於金州設兵備
憲臣及問置州縣不報

御史：張善言人從蓋州西南距大海東抵鴨綠

江北界海州延袤千餘里煩稱沃野衛軍俱調廣寧開原等處衛正徵屯糧派役理詞訟與腹裏有司等金州備禦官本為備倭而設今倭寇自總兵劉江馬雲龍等望海竭致獲百六十年絕無踪影而備禦獨存虛糜廩餉剝削貧民似宜革去遼東守巡二道雖有分土分民之法大抵分巡住劄廣寧理河西之事居多分守住劄遼陽理河東之事居多河東南自金州北抵開原千有餘里分守難以週歷宜設兵備副使或金事一員住劄金州以備倭廳事居之庶易官而不費矣黃骨島堡離金州四百餘里湯站堡離遼陽四百餘里皆非邊境東西南北相去各五六十里山場林

止

木荒田蕪湖在可食生齒日繁半是各省流民山西廢賈或充發逃竄蟻聚蜂屯燒山焚海逾越法度雖有守堡之官固知治理宜熙安樂自在二州開設州治以流官統之編籍流民以供徭役墾辟土田以增租稅選抽壯丁以護城池庶於地方有益不報

秋八月朵顏衛達賊把當亥八寇總兵馬永擊斬之先是把當亥以部落獵大清堡守堡指揮徐顯誘殺其衆九人把當亥大怒遂寇堡報至都督馬永以軍擊敗之斬把當亥以歸頃之其子班把孫後備朵顏兵年十八入歸御吏劉漳請馬永出禦之而少監王永請以一軍往鎮安俄而夷酋亦卜來言

唐設伏清河互騰探候賊成王永力輕進永不所專兵四百人以指揮勾當統之賊敗走勾當追之於廣濟中射當庫乃反事聞降王永二級勾當元軍肯切劉漳馬永

隆紀

遼記一卷

浙江汪啓淑家藏本

明田汝成撰汝成有炎徼紀聞已著錄是編載遼東邊事始於洪武二年迄於嘉靖十六年敘事疎畧挂漏至多又多載未行之奏議殊不足以資考訂又三衛之中惟福餘跨遼而東泰寧已爲遼西境朶顏則大寧都司地非遼東地矣書中詳於朶顏是疆域且未分明無論記事矣

洗海近事二卷

〔明〕俞大猷撰

福建省圖書館藏清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洗海近事

二卷《提要》

洗海近事序

二洲
曰此子廣居一日

近事不
或虛江

而並錄之後世將何傳焉則孰得而聞之況得而知之乎夫國家諸夷激衆起遼薊涉雲中上谷西接隴蜀南及蒼梧象郡百越之墟並湮山塹谷以為界秦漢來世列亭障繕戍守一切阨塞形勝虛實嚮背世有圖牒以詮次其事往者有者來者可鏡也故文武諸士起枹鼓稍稍陳得善以從事而海則自閩廣浙直登萊

之四而州者南北千萬餘里諸島倭夷海獠交錯隱見於其間時動靜以為進退而中國所以斥候而守者亦微矣及入我

朝信國公經畧數年號稱盡

列聖以來數十州郡宴然不覩兵革頃者一二狂孽愴攘內亂往往遠近不交

明天子始下詔徵討官騎士及選海將以合戰騷然中外矣而大者潰師小者陷陣遠巡狼狽所向無尺寸之功何者將不知兵兵不服習故也都督俞公起從海上紅營折肱馳驅閩廣又幾歲

年小大數十百戰一一受州陵夷過絕巖瘠填
定東南以意今日予聞視公所當蓋世之氣固
若天授之者然方其羽檄所告日數十至公談
笑而聲畫之往往事後當成敗百不一失蓋由
公求髮以來勤習戎事又揮霍於吾廣也久一
切彼已之阮塞形勝虛實嚮背了然於公劍佩
間故今泰爾之曹酋特海上公獲之遊理耳其
何足以污公斧鉞也哉公一日慨然曰自海上
兵興以來十餘年於此矣并不得片言隻字以
系心焉台屬且散去戰陣之跡當亦尋且零落

九一海軍

而他日之舉燧而馳者不又由今日已乎於是
搜羅記室取凡擬議文移辨難啓札并羽檄縱
橫露布先後而並籍之而樓船大凡軍將號令
亦一一附焉即自王公大人以至處士布衣之
俠凡有一言關於海上者無不句而比之曰商
櫓也嗟乎若公者謂之精專且勤者非耶昔下
邳之擒呂嘉石門如故伏波之征徼側銅柱尚
存惜無遺文以昭嗣世不今茲所者雖言近說
詳而意則遠矣一聞悉則部若位置操縱精神
猶隱隱然於鯨波巨壑之外誠可以指往而鏡

來者是不可不刊也彼不知者以為嫌於自伐
亦獨何哉

隆慶三年己巳六月大總戎盧江俞公自東海振旅
而歸詩人為之賦六月紀元功也先是吳賊平者由
嘉靖庚申倡亂海上曾賊一本吳把目也平死一本
乘之合黨集妖戍人奪舶海上莫敢誰何漳潮埂海
歲苦毒霧浸淫至于高雷廉瓊之間丁卯冬我師討
之敗績虜衆將繆印守備李茂村死焉由是去燭益
熾越次夜六月遂直犯于廣州殺畧無算城門閉者
七日余帝安樂無事不見覆軍殺將為日久矣 阮

創至居民大恐于時公自鎮守桂林適至衆亟問計
公曰是誠在我不敢辭已而撫臺鏡湖熊公亦適至
乃與同議兵事公曰今日之事非閩兵幾何聞船幾
何不可時同為議者咸以為迂惟鏡湖獨斷而是之
且曰此譬如奕者然同一黑白子也惟國手往往得
勝算亦繫乎其人何如耳兵與船何聞於閩與廣耶
已而二廣總制帶川劉公繼至亦斷而是之以故俞
公得益展四體以從事而致有嘉六月三捷云玄鍾
之戰柘林之戰連澳之戰樓船橫海旌旗蔽空絕波
濤犯渤澥進如鋒矢退如雷電靜如風雨變化如鬼

神一捷于丙子賊之亡者十之二三再捷于甲申賊之亡者五六三捷于庚寅賊之亡者八九而後罪人斯得焉積氣於是萬滌會朝為之清明人但見其元勲偉績若是易為然者抑豈知其計謀百畫有非朝夕之績也哉余嘗讀史而見秦之伐荆李信曰二十萬可滅王翦曰非六十萬不可及信敗乃盡付翦卒以定荆邑虜負芻一一如其言淮西之師惟裴度獨斷而行之而卒擒元濟者李愬也至晉平吳獨斷者亦惟張華羊祜杜預三人耳而卒降孫皓者王濬也自今日之事觀之然後知瑰璋不羣之士其料敵談

奇常在於數十年數千里之外不在兩軍相當也勝負存亡之機已形於胸中矣夫豈掩於衆人之言而以冥冥決事者故曰絕節赴曲非常耳所悲其是謂乎秦之王翦無論已不知唐晉之元功果第李愬王濬乎抑裴度張華羊祜杜預乎此不待知者而後知之然非俞公今日之意也公平生不獲能不爭功人見之惴惴若無能者然其中之所存尤欲起古之英豪於千百載之上而思與之齊至其所以得力則惟諸葛澹泊明志寧靜致遠而已彼淺中 人者其又何足以知之傳曰觀六月之師則韓白之謀算

無足數論八陣之績則衛霍之勲烈無所庸斯言若先為公發者不知公自視以為如何哉
隆慶二年己巳重陽日侍生李義壯稚大甫拜手撰

維己巳六月俞公與閩兵先至是日丙子與賊大戰於玄鐘稍挫之賊之亡者十之一二起甲中復與賊戰於柘林大破之賊之亡者十之五六遂奪柘林越廣甯又與賊戰於蓮澳賊之亡者十之七矣俞公度廣兵將至不欲盡專其功員魁目之約乃收兵玄鐘授機以跋越戍戍則廣兵至徑趨蓮澳賊盡為擒矣渠魁就縛周由廣兵懸其屍挫其銳沉其巨艦虜其梟倪則盡俞公也於是督府帶川劉公巡按侍御素川楊公諸將功次獨首俞公云君子是之當俞公建議時士論洶洶皆云福

光緒近事

舟不必造福兵不必用蓋懲往事之過也今日竟收効固知庸將之用兵雖有可用之人如以羊將狼靡有不快能將之用兵雖無可用之人如以虎駕低靡有不威繫乎其人而已俞公博學雄談所著有正氣堂集雖藝苑宗工無以過也故曰文能附衆武能威敵晏嬰嘗以此薦司馬穰苴矣千載而下稱文武全者舍俞公而誰哉余嘗私怪古兵法高深茂險靡不論著而獨不及海戰蓋古之談兵法者皆西北中原人無識於海者今俞公崛起東南熟試有劾而又多文今錄其前後所建議及

與人論辦文檄書札為既海近事由今視之皆不出公意料之外海戰之法蓋已論者足以補司馬法之所未備然則公豈但有功於海上已哉
隆慶三年孟秋初吉南海盧夢陽序

光緒近事

洗海近事序

最歲 總督前登二華譚公疏薦改陞北陽議車戰
平胡虜 總督而廣元洲張公因海上事疏留敵
來東廣議 移船駐設 隆慶二年正月起至今年閏
六月止或公移或短啓言海上事凡若干篇由今觀
之其知來猶夫數往也然則天下事難在慮始唯心
同志同者可與語未易一二與世人言若待樂成之
日人皆能知之矣孫子以始計爲兵家首義要其
之所就不外乎始之所計又大學言人能知止於始
定靜安慮於中乃可能得於終噫天下事無精粗大

小一以貫之無餘矣謹著以告天下心志之相同者
隆慶三年閏六月俞大猷識

薦疏附

欽差總督兩廣軍務兼理糧餉兼巡撫廣西地方兵
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譚綸爲特薦大將
講求車戰共圖安攘事竊惟臣以一介草茅仰荷
國恩備位卿貳總督兩廣可謂布衣之極即捐糜不
足爲報也伏念臣自筮仕以來側聞胡虜跳梁久爲
邊患嘗私心憤之以爲何緣得二三同志之臣請
朝廷一旅之師講求車戰之法一伸撻伐之威乃恭

思

皇上乘龍御極 召用直言極諫之臣有給事中吳
時來首起自譴所首陳破虜之策蓋誠有見於
陛下爲不世出之
主真大才爲之
君遂以中興之業望之
陛下謀 國之忠慮 愚聞報之切若臣時來有足
多者顧當時不於內外臣僚博取文武才畧真能折
衝禦侮足稱
陛下任使者數人與總兵官俞大猷戚繼光疏名以

請而謬以及於臣

陛下又不量臣不能 下之部議乃以素稱名將如

戚繼光者列在用否之間堪任大將如俞大猷者宜

之不用而獨請

旨將臣行取赴京 臣聞

命之初誠不勝大懼夫練兵破虜臣之素志懼之云

何蓋懼不得大將如俞大猷名將如戚繼光者與臣

共事於疆場之間而以白面書生獨任非常之事恐

終上負

陛下任使之重無益成算耳茲幸戚繼光業已奉

昔收用獨俞大猷言畢竟見遠而不知今日破虜之

策決非車戰不可而能盡車戰之妙實惟俞大猷一

人即與戚繼光皆自以為不及而廟議顧不之

許蓋緣

陛下與在廷諸臣尚未深知俞大猷之為人耳臣

請據實為

陛下陳之謹按鎮守廣西總兵官署都督同知俞大

猷秉義懷仁篤信好學休休大度不徒為將畧之優

翼翼小心直論其人品之粹居常每自比於管樂言

有大而非誇用兵實有類於穰苴道則正而不譎曰

老成持重殆子儀充國其人語文武才猷則方而吉

甫之侶既絕口不談功利即謗言朋起亦順受而不

辭且乃心恒在國家當時事難為獨慷慨而救世

堅定之性挽不瀾而澄不清敬義之功大下加而窮

不損生平奮激志滅強胡滿腹甲兵獨重車戰常此

時而意氣彌厲其他日之負荷可知故臣每許之為

社稷之臣而人亦服其有元戎之具今年齒雖踰六

十精力尚似少年彼自既不伏老臣亦幸其益壯

陛下有臣如此且屬在多事之秋乃緣其不自表暴

遂棄之一隅使不得展其平生而顧以破虜之事責

之於臣此臣所為上懼而重為

陛下惜之故收冒昧以言伏乞 勅下該部再加查

訪如果臣言不謬將俞大猷照戚繼光事理為上差

人行取赴京與臣等請示車戰之法練兵破虜少舒

皇上西顧之憂仰贊

皇上中興之業天下幸甚臣幸甚

欽差總督兩廣軍務兼理糧餉兼巡撫廣西地方兵

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張瀚為計剿海寇

兵務方殷乞暫留將官以專責成事臣竊惟兩廣自

昔多盜山僻海寇往往流毒地方征剿殆無虛晷蓋

種類積習難馴而時下尤為狂恣乃至有口曾一本

者乍降叛叛出海縱橫抗拒

王師執事將領本以巨寇吳平餘黨踵襲狡悍習知

虛實剽掠漸多自去歲及今勢益猖熾致屢

聖皇注念屢降

諭旨 命臣督率剿滅至八境之初隨據廣東按察

司海北兵備僉事張士純奏稱前賊突至雷州海面

登岸劫掠於隆慶元年十一月二十一等日該統督

恭將魏宗瀚王如澄等率領舟師與賊交鋒失利被

賊燒燬戰船虜執恭將等緣由前來看得賊勢

方張我軍氣憤懣之謀遂將為萬任湯去寬
旨革任新任總兵官又推補承一而先行調取廣
西總兵官俞大猷馳赴軍門路計議督發前古廣
東地方與巡撫部御人等整備兵船置辦器械火
藥等項以圖進剿一面以本題請去後隨據俞大
猷呈報應辦兵船數目并酌議大烏船大福船哨馬
船隻選過見在官兵軍器火藥等項仍慮兵船尚少
合用福兵及白船船隻行仰廣東布政司支銀資委
魏宗瀚等領赴該省雇募皆已定議施行與諸凡征
進事宜逐一指置漸有次第惟俟兵船集已舉事其

間緩急操縱運用之權悉屬之大猷方喝喝幾望功
成有期矣近聞兵部侍郎譚綸以為京營訓練宜得
大猷共事其本欲乞召用復其同心共濟重內操
外之意誠忠謀也在臣豈敢以此嶺海小醜必欲挽
留一將以妨大計但此時諸路將士既已傾心服其
指揮海洋築寨亦皆彈慮臣已招撫作三軍之敵愾
安萬姓之憂危士民洵洵恐其去又在誓師申令
之時有臨敵易將之忌撥諸事勢誠不可處其去
也且大猷生長海濱熟知水戰雖忠義性成福器素
具無往不利延若江海帆檣從容變奪迅於浪濤

震蕩之中一時將領信無能出其右者即使新總兵
至亦豈遽能諳地利得人和如此臣展轉思惟萬不
得已乃敢冒昧
上陳如蒙伏乞 軫念邊陲安危所係 勅下兵部
再加查議合無將總兵俞大猷督留廣東令其彈
竭心力專意滅賊其新任郭成至日亦令與之協謀
共事督責將士務將曾一本等剿滅盡絕功成之日
即令應命赴京聽用其廣西總兵官應否先行
推補或事畢仍令回鎮本省聽征古田以終巡按御
史朱炳如稟建之議俱聽兵部查議施行奉上行

九重南顧之憂下慰遼海生民之望地方幸甚臣等
幸甚

呈總督軍門張

修義三事

隆慶二年正月十七日

鎮守廣西地方總兵官征蠻將軍前軍都督府署都督同知俞大猷為廣求才。進剿海寇事。職至廣東省城與巡撫李會議。此奉總督軍門案。驗前事內。剿賊有以長兵有七短。此可謂均盡其情。今欲使長者短。短者長。有三策焉。一曰。使過賊窩。見其將魏宗瀚。王如澄。勇畧素著。戰功久懋。大江以南。屈指名將。宜必宜陸無踰二人。一戰不利。罪之可也。棄之則不可。必遠棄此二人。而他求。莫若用之。三功以自

贖古人功成於三敗之後。職亦三折肱之賢者。故知二人宜再用。用之不効。則治績之罪與二人同。亦不敢辭。二曰。以賊攻賊。見今海上之賊。有三夥。一夥曾一本其勢猖獗。一夥林道乾。向日勢微。近日方張。一夥大家井。此易與也。易與者。且置之。留賊與方張當討。惟均心欲並討之兵。有計未及。莫如撫一而剿一事。至今日。曾一本其可捕乎。雖至愚之人。亦不肯信。況黠賊乎。又曾一本為人愚。得自無主。張軒黨得雜亂其心。故妻招屢叛。屢叛屢招。反覆無常。必至於滅。而後已。林道乾凡事自決。推誠諭之。尚可令其信。

從職昨至此。覓得一人。謂決能鼓其歸順。立功職即差名色。把總黎勝前去。無論許助兵一枝。使其勢厚。人許量給糧米。使不登岸。求食此。亦可為目下應急之一計。雖未能即收全功。亦可牽制賊勢。使不大肆也。三曰。用賊所忌。夫賊所忌者。福兵福船也。連年倡議道傍築室。其在今日。可不舉行乎。倘不見福建原有五水寨。近日每水寨造福船四十隻。賊勢大則合五寨以夾攻。賊勢小則各水寨自當之。故海賊不敢入其境。職謂為今日廣火海洋之計。宜而回。恭將魏宗瀚王如澄把總俞尚志朱相前來。差去福建。行造

福船每一隻。將一把總二十隻。共四十隻。每隻該銀叁百叁拾兩。其船用福建造船人寬貳丈陸尺。船外釘以竹板。并船上槓棋器械。完整總在叁百叁拾兩數內。每船合用頭目一名。聽參將把總自選。每船用兵七十五名。并頭目七十六名。每頭目合給銀叁兩。每兵合給銀壹兩伍錢。造完小船。齊駕南下。以廣之。白艚船五十隻。共用兵一千五百名。為船橫江船四十隻。共用兵二千八百名。與福船合勢。以總兵總統之何患。賊之不滅乎。以差往造船之日。為始。計至收功之日。決不出六個月。外功成。即將此船分各水寨。

則地方可開永寧也或曰賊人遠遁則如何職則知此賊乃吾倉中之魚無所於遁北入關則不敢南入番則不能去歲恭將湯克寬却司傳應嘉迨至安南境上而戰勝之今皆諸將之海康而戰不勝或勝或不勝何嘗不迫及乎云云無不滅之賊皆罪大惡極而後滅遠不暇論即如近年山海之間有名賊首今皆安在惟我師心先勝而後求戰不可責劾於旬日必先後皆有勝着不可孤注以取困昨者之師空國出戰先戰求勝兩違軍律遂至不可收拾其可不為鑒哉又許下沿海城池行令固守最為急務其在

省城宜造龍頂礮一百隻曉陽總兵督兵駕使俾得賊不敢深入內港此亦當務之急擬合通行為此具呈伏乞 照詳施行

書與朱白野公 隆慶二年正月十七日

恭惟 名公一言一動莫非 至教 敬每領 教後必自省考而加勉焉此坐何幸不至錯過乎昨別來擬見 軍門即馳回不意 軍門欲試過東省 敬苦辭不得姑一行謹差把總黃顯回省教練新募土著之兵其福兵盡發回蓋知今歲錢糧難支耳 敬心不但無一時不不倦倦於西省地方實無一時不思

領 名公之教萬萬不得已乃有此行伏惟 慈亮諸葛亭記 冊中粗成稿謹呈 削教若登石自有大方家之作 敬知其必不可用也何如 重建諸葛亭記

昔諸葛先生躬耕南陽時人以伏龍稱之故名其所居之園曰卧龍是山因先生而得名也桂林郡有峻山古石卧龍後人以其名之相合結亭其巔望先生之像而時祀之是先生因山而得祀也然先生為天下後世之仰止無已者其何以待之哉陳承祚謂先生理民之幹優于將畧是未足以知先生之火鳥足

以服先生之心哉敬謂先生為相亦優為將亦優但此二者可以一人而並優不可以一人而並任可並優者人之才也不可並任者勢不行也相居閭內秉樞持衡若國難方殷大慙未珍興師十萬日費千金皆將取足於民理民無方則財用不給為相臣者豈容一日使告於外哉將治閭閻張軍宿野常如見敵援桴而鼓呼吸存亡賞罰不當則兵不服號令不申則兵不齊節制不明則不能決勝為將臣者豈違一日使居於內哉故蕭何為相韓信為將而漢興魏徵為相李靖為將而唐興將相不相越以相侵乃能相

資以相成若一人之身臂相之事兼理形瘦神固而不符成此不可謂其才之下並優實其勢之不可以並行耳噫先生之慮非不及此先生獨苦之心誰則知之方漢末撥亂宗廟傾危先生生逢其遠進欲龍驤虎視振長策而清宇內上無可同量之主下無可同事之人乃退而龍潛虎伏高卧南陽夫南陽北通中原南連荆襄天下之大通都也先生卜隱何取於此不過欲居此通都博求至人共成初志求君得君劉玄德公既有帝王之量又為中山靖王之後是可與有為矣苟得其人馬如臨信如李靖先生為相以

成之可也苟得其人馬如蕭何如魏徵先生為將以輔之亦可也而皆不可得雖幸有關張二人足稱名將乃驅馳未久相繼淪沒君子謂關張沒而蜀之事已去真確論也天竟何如無意於漢劉玄德公隨亦沒矣先生之志不亦孤乎中夜思惟托孤受遺言猶在耳漢室存亡寄吾一身舉目傍徨無可共圖或出或入或將或相攬機總樞甚非先生之所樂為也楊顯氏以先生不知位分之體失為家主之法先生亦竟無辭以對但先生自知一日不任相事則急需必窮而國政先墜一日不任將事則亡心必離而敵國

益橫不得已而並任之至於此業陵遲所志不竟自當付之於天非人智力所能爭也其在先生淡薄則米玉共潔寧靜則山岳同體忠貞則霜雪爭嚴精誠則金石可貫存亡不易其心終始不異其志論者以三代而下人才唯先生一人豈欺我哉使幸而生於三代多才之時豈不能建周公作樂制禮之業立太公啓代開國之勳唯不幸而生於季世乏才之日反不能成蕭魏韓李諸人之事更使千古英雄墮淚於無情之地興嗟於感憤之際其心已不能堪不知先生當日身處其厄將何以為心哉雖然炎漢江山在

當時不能先復先生固不無遺憾然天下名山有稱名偶合者後世之人且以屬之先生得與此方亮山舜廟相悠久亦可自信而自慰矣乎亭宇歲久將傾大巡白野朱公感慕先生之風議重建之臬司諸公咸以其司多得此山之勝而又有先生之像在其上遂舉行之藩司諸公從而力贊之不踰月而工竣偉然西粵會城一大觀也命敕記之敕因論先生之大以告同志

又呈總督軍門張 又通行各院道
鎮守廣西地方總兵官征蠻將軍前軍都督府署都

督同知俞大猷為軍務事職與巡撫李及張廉使
議海賊不患不滅但滅賊無具而欲求速則決不可
今合依前議行總兵湯克寬督率將魏宗瀚把總俞
尚志未相文官惠州府唐同知照依前議前去福建
造福船四十隻每隻用軍器糧料銀三百三十兩
募頭目每船一名給安家銀三兩舵工每船二名每
名給安家銀二兩兵夫每船七十五名每名給安家
銀一兩伍錢各項錢糧支委官領去福建先選造船
頭目聽其一面募精兵一面買料造船或開廠於
福州總造或在漳州開廠分造各聽其便只以興工

之日為始限一箇月久工完浮水聽湯總兵等督駕
南來先期移文以廣船相約隨賊所在約會夾攻賊
賊必登岸逃去西海當預設陸兵一千五百名往征
雷白東海預設陸兵二千名往征海豐待賊敗登岸
隨其所往而追滅之又前議白船船五十隻於用目
兵一千六百名此亦須福建募使其大小相應威
勢乃張白船船出在漳州地方每隻每月約用雇脚
銀五兩五十隻該用頭目五十名舵工五十名兵一
千五百名合用安家行糧俱照大福船頭目兵夫之
例仍乞 總督軍門及撫按衙門行文及備書與福

建撫按及監軍巡海福寧興泉兵備等道及福興泉
漳等府掌印官共為恤鄰之義為催造船雇兵諸務
俾得速完前來早收一鼓滅賊之功其新任郭總兵
不日將到今其督責王如澄及各把總收拾烏尾橫
江船四十隻以待會合夾攻燕滅賊之期可趁而地
方可保永寧也其各兵合用本色行糧每名每日該
米一升五合每名該行糧九十日共一石三斗五升
大福船四十隻白船船五十隻兵夫舵工并頭目共
四千七百二十 該米六千三百七十二石又各官
并家丁行糧約用米二百石通共米六千五百七十

二石每米一石約該銀五錢正共該銀三千二百八
十六兩乞併發 各官就於福建地方糧買在船應
用其工食頭目每日五分舵工每日四分兵每日三
分俱自福建開船之日起又每大福船一隻該用佛
郎機十架每架約價銀四兩五錢烏銃二十門每門
約價銀一兩佛郎機先給六架價銀就福建造買其
四架在廣省造買烏銃盡數給價聽其福建造買白
船船每隻該佛郎機四架二架照價給與福建造買
其二架亦在廣省造買烏銃每隻十門照價給與就
福建造買火藥每大銃一架合用三十斤大福船并

白艚船在福建造買者三百四十架共該用火藥一萬零二百斤鳥銃在福建造買大偏船并白艚船共一千三百門每門用火藥三斤共三千九百斤二項火藥共一萬四千一百斤在福建買製價高每一百斤該用銀十兩又每大佛即機一架用鉛彈三十斤三百肆十架共鉛彈一萬零二百斤鳥銃每門用鉛彈一斤半鳥銃一千三百門共用鉛彈一千九百五十斤計用鉛一萬二千一百五十斤每斤該價銀三分俱合給價付其在廣省造買佛即機并照架該用火藥差官由龍川路運去潮州候發各船又造船

興工及各兵開洋祭旗犒賞雜費合量給銀五百兩與湯克寬等收又發運多銀沿途合用精兵三百名防護至彼五名該給工食銀一兩尚有未盡事宜聽各官陸續議報為此除通行外合就呈乞施行
書與李培竹公 隆慶二年正月二十七日

浙直來福建造船每次皆造百隻或八十隻福建人何嘗阻之福建造每隻用銀三四百兩此間造要銀七八百兩乃造得且取匠於福建買木於廣西恐日月又遷延也林弘中所說彼間有百餘隻即議中募其五十者此船小須得大福船與之相兼乃可成

功也事至今日決當立一大規模大振作一番地方乃得安寧不然莫知所終也昔人謂兵開拙速未觀巧之久夫速而果拙何貴於遲遲而果巧決不可求遲也 裁之

又書與李培竹公 隆慶二年正月二十七日
造船於閩凡百皆便若在此造賊必入犯各將誰委伏惟 名公 裁之勿貽他日之悔

書與莊石坡 隆慶二年二月初四日

賊悍甚驕甚非規模做一番決難成功而此間議論不一朝夕更改軍門又遠稟請頗難奈何奈何

然欲敵順人意做不可必我之功如前人則決不可也容詳請之 卑門

書與李培竹公 二年二月初七日

海北道稟 元老三條誠是也此間皆已議行唯款賊一節未曾達知耳 翁既欲造許多鳥船橫江又欲減造福船其計左也伏惟 尊裁不宣

稟總督軍門張 揭帖 二年二月初八日

稟款賊散黨誠今日首務職初至此即與巡撫李議差把總莫朝哨官李逢春前往雷州撫諭未報今又差把總皮冠往催賊雖然聽從所苦造船

之議不能速決地方至今日多費財餉大規模
做一番大整安能就掠洋海何能肅清乎謹稟

書與繆參將 二年二月十三日

富貴貧賤志難夷伏古之聖賢豪傑隨所遭皆自得
今公處此能休認自得工夫他日事業不可量也撫
事俞尚志極言衆志真誠僕乃力任之惟責其立得
奇功決可全終始之信也相見在通諸客面悉不宣

稟總督軍門張 揭帖 二年二月十三日

稟造大福船四十隻今議欲在此造唯福兵及冬仔
白船船家於福建已 軍門一文行彼省 巡撫知

會其暫次曾賊事職差人及彼船諭之已一一聽令
但兵船不能連日久則賊生疑也另詳教謹稟

書與張松陵 二年二月十七日

鳥名安敦者關下勝却膽落更不肯飼養鳥者欲以
濃酒使大醉一番及醒則前日關下勝之事盡不記
遂好關如初今諸將欲飲酒醉而醒氣復昂然 翁
幸勿以未醉之前視之也何如

書與任齊塗公 二年二月十七日

荷 愛良深領 教無由企仰之私不忘頃刻計今
聖上經畧北邊南方 督府加 二華翁如 自湖

翁俱已 召內 名公當不 於開也午戴時盛事
名公幸努力努力粵東東隣福建兩隣桂林茲地方危
急 總督軍門西檄敵來理其事東乞師乞船於 名
公敵不勝感憤已即至五羊矣 名公感憤之意想
同也乞師乞船諸事伏惟 留意為幸翁惟順時珍愛以膺
聖寵不宣

書與周繼塘 二年二月十八日

自古以來天綱地紀賴以不墜恃有公道在人心耳
雖有時而昧亦終歸於明君子於此進脩益力順以
處之庸何妨乎敵集運備常乃敢奉告以為然否

軍門檄敵東來應援未得回返心則無一日不在
諸公左右也特指揮去便謹此仰 候不宣

書與莊石坡 二年二月二十九日

聞 軍門又特本留敵完東省事未雨當發策敵待
旨使敵得專心定志做事免於懸懸不然三月半間
必有 二華公本覆消息到此此時敵欲留無據必
不俟駕行也乞 翁為敵達此意於 軍門天
下事兩度其難敵之今日也滅海妖以報 新相
知敵願也此事委非敵不能了故不敢辭也馳往
北與 華老建破虜之業 平生之志也、華老

初至彼非敵與共圖委難下也故曰兩處其難雖
然敵今只知一日在南則盡心幹南事一日去北則
盡心幹北事他姑未論以為何如

批連解 二年三月初五日

孫子謂兵開拙速未觀巧之文今經生學士每誦此
語督責諸將愚嘗為之解曰速而果拙何貴於速速
而果巧何嫌於速夫謂之速又謂之拙必其國取一
時之小勝於中不無自損春秋戰國之世列國紛爭
互相吞併但得小勝亦足稱雄一時而自保其國若也
兵久而財用竭進不能拔人之城破人之國退則謁侯

乘其弊而起而吾之國危矣是故孫臏吳起之流為
其世主之謀兵連而拙亦以為貴今天下一統四海
一君賊子弄兵命師征討堂堂正正十圍五攻必剪
其株拔其根而後已苟為欲速之倖掩其自損之拙
取人一時之喜聞不顧大計之已失君子以為何如
耶然則今日截殺鵬劉之師即周末列國之師速不
嫌拙也大舉征剿之師即古帝王討罪之師巧不嫌
遲也深於兵者思過半矣作拙速解

書與李培竹公 二年三月十五日

姑再寫一牌去着吳靖中差人送與賊不問有益於

事無益於事只混款他以詐兵集耳

書與郭華溪 二年三月二十九日

東省海寇事諸將被上人催督嚴迫竟致壞事名
公尊敬得其情矣敵初至此又欲恭將我也把總我
也敵告以知止能得不助長之義人有信者有不
信者茲造船於廣徵兵於閩一時委難備集計收功
尚在六七月間敵于此即西歸請益門下也不宜

書與許東水 二年五月初六日

去開造船已不果矣今者舊匪於開造船於舊募兵
於閩廣之間其要下不能連完惟一而款賊一面豈

擲計九十月乃半事西回昨兵回至平樂有德步
三人慈蒙已重處之又二人各執百棍問罪此蒙實
由三人他船之兵則任人攻打不敢上岸應酬故不
之究人便此候不任瞻依不宣

書與莊石坡 二年五月十一日

稟稿奉 覽此間時一事殊諸皆不便如何如何

書與李培竹公 二年五月十三日

賊在三洲達疑似有內犯之意福船造未完烏船又
不肯借福兵用奈何奈何問白船又有五十隻到乞
行提舉司發銀令經紀諭雇他幾日之用何如倘以

為然乞速行

書與李培竹公

二年五月十三日

原行行糧工食各官在彼募兵已宣此意於眾若今日番異似乎失信兵必不願乞查案 裁行

稟內閣徐 揭也

稟 廟堂之上知敵不真不准敵立功西北敵今已

矣不敢復言惟得 恩臺百歲康寧左右

聖君於萬萬歲俾天下南北永享昇平之福敵願是

也廣東海寇前事失於急功敵以計欺之然後以威

制之想可為平登西大衆錢糧難處姑且支撐可

無大患法去武舉生翁思詳問之彼能詳言之此
生才志超邁累立戰功倘會武入選乞造號之他日
必能立定才於邊疆也無任瞻仰之誠具稟

書與李培竹公

二年五月二十二日

知賊之可勝不知吾兵之不可勝勝之半也我船未

完半勝舉事非全計也裁之 牌行二參將造糧冊

送 寶山轉送海道及行寶山知會乞即行幸幸

書與郭寶山

二年六月初三日

賊情反覆無常百有所求安能一一依之有一不依
即反官府安能盡包容之乞 公與 培翁議將福

兵照舊發上廣船將已完冬行船整掄并白船俱出

泊波羅待之或天作颶風即速收入五羊驛前亦不

遲也此特吾有以待之意乞留神此後逐日俱差人

赴 報不宣 官廣船參將堅不准福兵上廣船

又書

六月初四日

賊反覆無常所請求多不可依省城兵糧宜速給各

色船俱整掄出泊波羅以待火船須用大者乃濟事

自東莞縣至大鵬皆大山險路滿三日之程敵一時

回省恐難及事 公與 武河共商之賊若敢內犯

定使其片板莫通乃可又呈請中今日來見不肯回

船自以為得脫虎口亦難他吳靖中不去未知他

明日肯來見否敵已別差二人下船去宣諭矣

又書

六月初四日

賊二更時又差人來說要帶三百人來見如不准他

即開船去宜防之

書與李培竹公

二年六月十一日

新城敵認守今早須將城下兵俱吊上界一則可藉

為守一則免在外鐵困生變一則兵力既厚可驅出

戰乞 翁再差人發一白牌聽敵吊上其新城之守

交敵任之

稟總督軍門張 揭帖

二年六月十五日

稟下意曾賦於本月十一日辰時直抵五羊大福船
造者未完冬仔完者一十七隻損壞俱不備職不得
已一次具稟乞委監督又一次具稟謂各委官見時
事已異各有怠心乞行催督乃反惹恠又職數日之
前行令各船先出波羅遇賊乃可展布衆皆不信及
賊臨境各兵空腹應敵賊乘上風上流而來兵船隨
風隨流而行轉戰雖前以致不支耶總兵一船力戰
家兵傷死數人身幾不免此皆職調度無方之罪其
何敢辭願其少苦情萬千竊隱忍不敢言恐取怨並

泚今一官民咸指職等通賊似此無根伏性 恩
臺察職惡一過 恩臺推誠委用即以危險之事
自擔付成敗利害於不顧復何悔乎今縱有別策亦
豈敢復蹈前失乎職連日同總兵郭成督衆將把提
各兵日夜在於新城外三面防守又該巡撫及二察
院身自臨城督兵發砲擊賊賊懼遠退計一二日常
適出無任恐懼謹具稟

又稟

稟職之初識造船募兵於閣計乃萬全之議不從一
面在此造船一面去開募兵兵到無船可用及至事

壞之視兵為仇欲駕大禍於擔當之人職恐地方愈
壞愈深罪職一人何益哉今有微見不敢開口矣代
乞 裁照具稟

書與莊古坡

二年六月十五日

職愚過人事過共擔當又無同心之人共濟所以至
今日尚何說哉雖然當人事即不顧大禍何悔之有
稟 軍門帖奉 覽

書與李培竹公

二年六月十六日

聞昨日有數人欲進敵所居衙門搜奸細手下人謝
退乞 前遠示本地方之人恐後尚有此也不宣

又書

六月十八日

地方百姓欲西門外坐甚急欲兵何處住敵不得已
適之殺一兵矣明早煩 尊駕至天妃宮一議千萬
千萬

稟總督軍門張

揭帖 二年六月十八日

稟地方之事惟有李巡撫同心戮力無如人不盡行
事多阻壞心亦苦也 恩臺當知之今姑曲從招議
令他去殺林道乾後再圖之具稟

書與許東水

二年六月十九日

敵當初建議欲福建造船衆執不欲造於廣東敵謂

賊知在逃造船入燒將如何最以決無此事今調兵已到造船數目不完一旦被賊入燒責自前辦乃紛罪敵可奈何今事益壞敵已散如前認真姑且聽之其料何以欺誠不宣

書與王三湘公 二年六月十九日

兵住人家委不便乞 明公發一牌令廣州道制大河船一百五十隻交敵將兵發住兵下船之際仍乞明公差一官同敵住於路口逐兵行李音過如有夾帶民間物件者即斬示衆

又書 六月廿一日

此間士夫已併疑敵不知此後敵出敵否如不用敵則閩兵盡發回如尚用敵須將兵挑選回者回番者番兒今新會有福船七隻順德有八隻有此十五隻船為主其餘冬仔白艚收拾可得二十隻加以廣船鼓舞灣兵一月之間尚可出洋擊賊聞 鏡前十八日過嶺想即日亦到諸宜待其裁決分兵已住船與民無爭又已得糧決不敢化令也不宣

書與郭寶山 二年六月廿一日

福兵為此方人疑用之於水則無大船月之於陸便說劫掠車賊之圖所當救敵實難處希裁教

稟總督劉遼軍門譚揭帖 二年六月二十一日

廣東事敵有議稿奉 旨此間厄運無一晚事之官決欲就此造船圖速敵謂賊必入燒人皆不信且上下推延數月不得完以致六月十一日賊入燒焚悔何及乎代人做事無一人同心如何克濟取去北事久下聞息天竟如何斯人万世事業唯 名公再圖之謹稟

稟總督軍門張 揭帖 二年六月二十二日

稟賊漸離去已差人督去潮州立功賊狡難測亦姑得如此行此間事致速及遲欲省費及多費職亦不得

得不任終如始也具稟

呈總督軍門張 二年六月廿三日

鎮守廣西地方總兵官征東將軍前軍都督府署都督同知俞大猷為由議剿滅海寇事本年正月十八日該本職議近奉 總督軍門案驗內開賊有伍長兵有七短此可謂灼盡其情今欲使長者短短者長有三策為云 見前功成即將此船分各水寨則地方可期永寧也等因已經通行外續於本月二十三日又該本職議海賊不患不滅云云 尚有未盡事宜聽各官陸續議報亦經通行外及後衆議福船

純於廣省打造本職以賊必乘船未先入焚竟不見
信一旦賊至福船打造未有一備雖有福兵無福船
可駕不能展布乃有今日昔王剪必欲用兵六十萬
人不肯從後竟從之本職竊恐廣東今日必欲剿滅
海寇尚當從本職初議但福船造至四十隻每隻當
用兵百名冬仔四十隻每隻當用兵四十名軍器并
船價尚當再估須總兵官一員二司官一員督大小
將領贖銀同去福建打造并選募精兵生駕責限前
來剿各海寇何患不收全功其見在新會順德所造
福船并冬仔亦宜一面挑選福兵駕坐另圖為此具

由呈乞 照詳施行

書與熊鏡湖公 二年六月二十三日

地方事至今日敵罪何辭若棄敵不用則不敢復談
若尚用敵必當如王剪初議 培翁同志戮力心亦苦
也其如人不聽何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從古如
是今日之事誠有待于 名公也諸容面不宣

又書 七月初三日

人既為此說成敗利鈍下可必率率舉事諸皆不備
敵何可復累 名公初政乎惟拱手待罪而已容面
悲

又書 七月初四日

昨見 名公對府官云位天地育萬物不過此念噫
此語人未易道聽者亦未易信敵心不覺悚然乃知
世復有 名公其人也天下昇平尚有為何獨此
一方半東廣舟師議奉 裁撤地方事負獨得之見
決必行之策者誰哉不過曰等因蒙此并因准此而
已耳敵獨有望於 名公饒舌

又書 七月初四日

福兵既為此間人之所惡用滿戎又為衆人所下意
日後成敗利鈍不可必若有分毫累 名公經畧初

政敵罪無所逃莫如作二次發遣或作一次敵當自
押至三河即回聽指揮斯人言可揖不然必有後悔
也敵心不動如山敵見不移如金石到此時不得不
遷就幾分以免禍顧 名公裁之虎之徐為地方造
福勿急此功是幸

又書 七月初五日

此間惡福兵者不過欲寬造烏船之稅得多造以覓
利賊之能獲與否彼不管也敵昨議欲民間多造烏
船五年之間官府不取剿賊自有兵船恐誤如此然
後民間之船日盛也其目前之事 名公籌之已熟

若不用福船福兵而能滅賊敵未之信

稟總督軍門張 揭帖 二年七月初七日

稟嘗賊匪妹已被林道乾殺連日林賊又來告立功恐二賊之勢只是兩立故相吞亦未易欲相合立唯成官府唯有再修內政如職春初之議別無巧速之法謹稟

書與江達泉 二年七月初八日

言不聽計不從可奈何一意擔當 尊教誠然二稿奉覽乃知所見相同也少坡何罪哉命之厄也承賜念感！不宣

呈總督軍門張 一年七月初九日

鎮守廣西地方總兵官征蠻將軍前軍都督府署都督同知俞大猷為緊急軍務事准廣東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分守嶺南道謝恭政廣東等處提刑按察司整飭廣州兵備兼分巡帶管海道周餘事手奉欽差巡撫廣東地方兼贊理軍務都察院右都御史熊憲牌照得進剿海賊先議新造福船四十隻冬仔船四十隻烏船七隻漆京日成造與海南道哨船并刷募民船共計二百餘艘近因賊突犯焚燬教多其尚存者見在整頓原開未完者亦已委官

查理外但海上馳擊全以大船勝小船多船勝寡船方今收拾舊艦大約不過三四十隻類皆中號小號者而大號甚水中號又少茲欲打造用費固繁緣今賊志益驕其勢愈熾若不及早計圖將來愈速愈大地方可慮合行查議為此牌仰本道即便會同總兵俞郭從長計議今應新造福船冬仔烏船各若干隻其船俱要高大深長大約福船以長八丈闊二丈有零烏船以四五丈闊載冬仔六頭極大者逐一查估合用工料若干價銀若干應於某項銀兩動支在於某處地方打造其管工則委府縣正官每官應

任若干隻而總理監督則守巡該道亦分任之限以一月告完可副急用各道通將查議過緣由造冊一本內開某道監督某項船若干隻應支銀若干其管下管工官某人造某項船若干領銀若干俱要總叙于前其次則開某項船隻合用某物某物若干該銀若干九船中橫槓達緯檣舵絲線斗衣鐵鍋等項一應物件一一備載明白庶可按冊計辦限二日內具由繳詳以憑裁酌施行此係萬分緊急軍情毋得遲誤奉此擬合通行會議合用手本煩照照云內事理計議停當一一備載明白開報以憑詳施行等因

准此照得二十載前本鎮叨任都司見廣之東莞縣有烏尾船二百餘隻新會縣有橫江船一百餘隻其船各係富家主造其駕船之人名曰後生各係主者稟養壯夫每船各四五十人南至瓊州載白藤柙榔椰等貨東至潮州載鹽皆得十倍之利各船隸名於官每年輪十隻東守柘林之十隻西守龍門如海上無賊竊發勢大則共調船百隻上下掛小則共調船五十隻上下隨其所往無不博減而廣東之海向無大警者此也不意十五年前浙直倭熾總督軍門胡議調廣船一百隻皆選其巨者前去剿倭經三

四載不得軍事各船因皆損壞于彼而一隻不返廣東船勢從此弱矣繼以數年之前叛兵并賊將在海島尾橫江到處追焚所餘遂無幾也自此而海上之事益多民間方造得船一二隻尚未得載貨之利未精此後生在船官府遂制以載兵或為賊焚或為賊得或經年載兵不得退還而各主者錢本虧損以後造船覓利之念皆灰矣近日海寇橫行廣船屢出屢敗人但知二十年前廣船廣兵之強不知十五年後廣船廣兵之弱故本鎮請欲濟廣海一時之艱宜用福兵既用福兵宜造福船既造福船宜在福省浙

江直隸每造一二百隻皆在福建打造駕用頭目兵勇五匠木釘棕蓬色皆便出外海來廣追擊各賊于洋中內地無搔擾之患但大福船頭打造五十隻內面闊三丈者十五隻面闊二丈八尺者十五隻面闊二丈六尺者二十隻冬停船五十隻內面闊二丈者二十隻面闊一丈八尺者三十隻俱用福建造船尺如依此議於中尚該詳細估計惟一意造此船共一百隻為今日剿賊之計賊平將前船分布各水寨防守仍一面出給告示及通行各縣許民間照依二十年前之例各造大船載貨買賣近議造船納稅之

例並不准行五年之間如有海警只調各寨兵船決不刷取民間之船致失主者錢本如此則民間知官府實有大勢兵船相率造船趨利者如市矣五年之後福船已漸破損福兵亦漸消磨烏尾橫江已有二十年前之盛足為廣海之防遇警隨調隨足可無今日之患若官府時下不鑒前轍復欲在此打造福船不知將用何兵駕駛諸料亦未詳雖若欲打造烏尾橫江須先議何將官領雇募兵勇安得如昔年後生之精勇近日河下廣船大者各有廣兵百名本鎮恐其不支欲撥福兵貼駕其官與兵皆云請自當鋒不

用貼駕及一見賊望風而潰以各棄其船鳥散回家當日四千餘衆今集不滿數百其皆衆目共見未有能明其由何哉但福建造船須得總兵官一員一司官一員帶文武大小官前去監督庶船堅兵精而諸弊可免也為此備由具呈伏乞 照詳施行

稟總督軍門張 揭帖 二年七月初九日

稟職正月建議人不肯依仍有今日今日之議與正月同若肯依行成功有期職願領其事若不依行只信道傍之言職知決雖成功乞責廣東總兵專主其事職耳拱手受罪也無任恐懼

又稟 七月十一日

稟前事之失悔已無及今日若不依職之所議收功委不可必領兵將領委唯其人湯克寬瘡已愈只口未盡收量數日後能出理事渠亦願與職共事者乞行委之謹稟

呈總督軍門張

二年七月十二日

鎮守廣西地方總兵官 蠻將軍前軍都督府署都督同知俞 爲緊急軍務事照得欲滅海賊其策不能外福建造船募兵整器備糧選海而來隨賊向往而追滅之此本職一向慷慨以爲已任如不收功甘赴海而死何待刑誅乎今者 軍門俯從所議欲往福建造大福船二十隻冬仔船二十隻可謂 獨斷矣本職竊恐所造船數尚少自後來此忽遇賊於洋中收功不全人又得以罪本職本職又得以爲辭海何及哉自古二廣討賊之師每賊徒一萬必調兵十萬擅十圍五攻之勢負太山壓卵之形無一次不收

全功故曰有征無戰也今日用兵只爲錢糧欠乏未能堂堂大舉然去歲一舉而用數萬今歲亦用數萬皆與東風俱散矣近又欲姑徇外議造大鳥船二十隻并募兵備器計用銀三萬鳥船在廣福船在閩一時未能合併各爲孤軍莫如移此三萬之銀總去福建造大福船面濶三丈者十五隻面濶二丈八尺者十五隻冬仔船面濶二丈二尺者十五隻面濶二丈者十五隻面濶一丈八尺者二十隻大福船每隻用兵一百名上下冬仔船每隻用兵四十名上下一面差的當官選的當頭目以彼興工成造其銀陸續解

運去泰九十月畢工乘以前米隨處遇賊隨處追擊
則一鼓奇勳指日可計事完將各兵船分六水寨防
守此間一面行各州縣大出告示曉民間造船買賣
並免其告狀納稅諸事唯造完之日乃報名於官五
年之間如有竊發海寇官府自有兵船可剿決不調
於民間如此則民間造船趨利者如市五年之後船
有不可勝用矣為此備由具呈伏乞

照詳施行
計開

一大福船面濶三丈共十五隻

本船木料楨棋

中艙長四丈五尺 頭艙長三丈二尺
尾艙長二丈 大抽四條用杉木 含檀
長二丈九尺濶三尺厚一尺五寸 大桅
挾長一丈八尺濶二尺厚一尺 下金長
七尺濶一尺八寸 鋤頭柄六十枝 桅
楮用杉木一條三丈三尺 桅座長七尺
濶二尺厚一尺六寸 頭勘船長一丈五
尺 頭龍標一片長一丈四尺濶二尺厚
八寸 頭含檀二一丈六尺濶一尺八寸

厚一尺 頭桅二片每片長一丈五尺
濶一尺五寸厚五寸 小頭桅長六丈圓
四尺 大桅長九丈圓大七尺 橫樑肚
壁四百片長二丈厚三寸五分 船舫三
百片每片長二丈五尺厚二寸 板板戰
棚用松板五百五十片不等每片厚薄一
寸五分長三丈濶一尺五寸如原米板短
窄湊其數 棹柱并尾樓牽抽用杉木一
百五十枝 上金樟木長二丈七尺大二
尺厚一尺 双筋二條每條長三丈用杉

圓三尺 尖樁枋三十片每片厚二寸濶
一尺用杉木板 水櫃一口濶六尺高五
尺用杉木二條圓三尺 小水櫃一口濶
四尺高三尺五寸 頭戰棚板五十片每
片長三丈 戰棚橫樑用杉木十條長三
丈二尺 龍嶺樑二片長九尺大一尺
舵二扇每扇長三丈三尺用鉄力木 舵
頭長一丈四尺扇一丈八尺 舵閃每扇
四片用杉木厚二寸五分長一丈八尺濶
一尺二寸 舵 枋用樟木每扇八片厚

一寸 太平車一條二丈五尺闊三尺
中車心二條每條長七尺闊三尺 車圈
六十枝 大槽二枝長五丈二尺 頭梢
一條用杉木長四丈二尺闊二尺五寸
舵牙鐵齒共三十枝長一丈 走馬板二
條厚二寸五分闊一尺長三丈 抱擦用
樟板三十片大小八尺長短一丈灣曲可
用 舵六門長二丈闊一尺 棕纜二條
每條七十丈 篾纜四條每條長六十
丈 黃麻什費等纜一千斤 大風蓬闊

五丈五尺長六丈 頭蓬闊二丈四尺長
三丈 桐油一千二百斤 灰八十石
鉄釘三千斤 草棍一千五百斤 脚艇
一隻面闊七尺 櫓三枝 中艇用杉木
一條長二丈四尺 頭艇五尺五寸 尾
艇六尺用杉 下底艇用杉木三條闊三
尺 照標十二倉棹木可用 小釘八十
斤 油五十斤 草棍一百斤 竹甲襖
用茅竹四百枝 小鈎釘二百五十斤
海口清二件

本船軍火器械
七上每隻用銀三百九十四兩

鉄佛朗機銃八架每架重一百斤帶子銃
六件每架價銀四兩五錢共銀三十六兩
鏢鎗一千五百枝每枝一分五厘共銀二
十二兩五錢 透甲鎗四十枝帶柄每柄
銀七分共銀二兩八錢 斬刀二十柄每
柄銀八分共銀一兩六錢 鈎鏢鎗二十
枝帶柄每柄銀八分共銀一兩六錢 長
竹鎗六十枝每枝銀三分五厘共銀二兩

一錢 藤牌六十面每面銀三錢共銀一
十八兩 黎頭鏢三十枝每枝銀三分五
厘共銀一兩五分 烏銃二十門每門銀
一兩共銀二十兩 大銃硝六担銀十八
兩 礮一百二十斤銀三兩六錢 烏銃
藥硝一担銀三兩 礮三十斤銀九錢
大銃鉛子照各銃大小不等共三百五十
斤每斤銀四分共銀一十四兩 鼓一面
價銀五錢 銅鑼一面重七斤價銀六錢
三分 神機箭一百枝每枝銀四分共銀

四兩 大黃布旗一面用布四疋每疋銀二錢五分共銀一兩 號帶一條布二疋一疋銀一錢五分 綿紗繩重十三斤每斤銀一錢五分共銀一兩九錢五分 噴筒三十枝每枝銀二錢共銀六兩 大桅斗衣一副用五色布三疋每疋銀二錢五分共銀七錢五分 頭桅斗衣一副用五色布三疋每疋銀二錢五分共銀七錢五分 大桅帳頂布蓬一番用布六十六疋共布二十疋每疋銀二錢五分共銀五兩

另黃麻一百斤共銀七錢 繚鈎十枝帶柄每柄銀七分共銀七錢 割繚刀十柄每柄銀五分共銀五錢 斧頭八柄每柄銀八分共銀六錢四分 鋸仔四張每張銀五分共銀二錢 大鼎五個每個銀一錢五分共銀七錢五分 大桅號帶一條用布一疋銀二錢五分 大火筒帶鉄泊三十枝每枝銀七錢共銀二十一兩 大小錐鑽四把每把銀四分共銀一錢六分 鉋丁四把每把銀四分共銀一錢六分

大小鑿八把每把銀三分共銀二錢四分 又備用鉄釘五十斤每斤銀三分五厘共銀一兩七錢五分 桐油一百斤價銀四兩 灰二百斤銀二錢 麻一百斤價銀一兩五錢

已上每隻用銀一百九十八兩六錢三分 大福船面闊二丈八尺共十五隻

本船木料價銀

中艙長四丈二尺週圍大六尺 頭艙長三丈闊五尺 尾艙長一丈八尺 抽四

條用杉木 倉櫃二丈七尺大二尺厚一尺八寸 鋤頭柄七十枝 六桅桅長一丈八尺大二尺厚一尺 下金長六尺五寸大一尺八寸 桅樁用杉木三丈二尺 桅座六尺五寸大二尺厚一尺五寸 頭勘舢長一丈五尺五寸 頭龍樑一片長一丈四尺 頭倉櫃長一丈六尺大一尺六寸厚八寸 頭桅挾二片每片長一丈四尺闊一尺五寸厚五寸 小頭桅長五丈八尺闊四尺 大桅長八丈五尺闊七

尺 橫樑肚壁三百五十片長二丈厚三寸 船艖二百八十片每片長二丈五尺厚二寸 裝板戰棚用松木五百二十片不等每片厚薄一寸五分長三丈濶一尺五寸如原來板短窄湊足其數 裝柱尾樓牽抽用杉木一百二十枝 上金樟木長二丈四尺大二尺厚一尺 雙筋二條每條長三丈用杉木圓三尺 尖樁板二十八片每片厚二寸濶一尺長二丈五尺用杉板 水櫃一口濶六尺高五尺用杉

板厚二寸 小水櫃一口濶四尺高三尺五寸 頭戰棚板四十五片長二丈 戰棚橫樑用杉木十條每條長三丈 龍鬚極二片每片長九尺 舵二扇每扇長三丈用鐵力木 舵頭長一丈三尺扇一丈七尺 舵閃每扇用杉板四片每片長一丈七尺厚二寸五分濶一尺 舵甲樟板每舵八片厚一寸 太平車一條長三丈四尺用松木 尾舵車一條長三丈二尺圓二尺 中心車一條每條長六尺五寸

車圓五十枝 大櫓二枝長五丈 頭稍一條用杉木長四丈圓二尺五寸 舵牙一級筋二十五枝長九尺 走馬板二條每條厚二寸濶一尺長三丈 抱極用樟板三十片大小八尺長短一丈灣曲可用 縱六門每門長一丈九尺濶一尺 棕纜二條每條長六十五丈 竹纜四條每條長六十丈 黃麻什費等絲一千斤 大風蓬濶五丈三尺長六丈 頭蓬濶二丈二尺長二丈八尺 桐油一斤一百斤

灰七十石 鉄釘二千七百斤 草根一千三百斤 脚艇一隻面濶六尺五寸 中艖用杉木一條長二丈 頭艖五尺 尾艖六尺用杉木 下底艖用杉木三條圓三尺 肚樑十二倉樟木可用 小釘八十斤 油四十斤 草根八十斤 脚艇二枝每枝長三丈二尺 竹甲裝用茅竹三百三十枝 小鈎釘二百斤 海中清二件

上海隻用銀三百六十兩

本船火器械

大鏡八門每門帶子鏡六件每門價銀四兩五錢共銀三十六兩 硝六担每担銀三兩共銀一十八兩 礮一百二十斤每斤銀三分共銀三十六兩 鉛子八百斤每斤銀四分共銀三十二兩 鳥銃二十門每門銀一兩共銀二十兩 綿紗線三十斤每斤銀一錢五分共銀四兩五錢 大箭一百枝每枝銀四分共銀四兩 藤牌五十面每面銀三錢共銀一十五兩

透甲鎗四十枝帶柄每柄銀七分共銀二兩八錢 鏢鎗一千枝每枝銀一分五厘共銀一十五兩 斬刀二十柄每柄銀八分共銀一兩六錢 火筒三十枝每枝銀七錢共銀二十一兩 斬斧二十柄每柄銀八分共銀一兩六錢 絲鈎十柄每柄銀七分共銀七錢 割絲鈎十柄每柄銀五分共銀五錢 斧頭八柄每柄銀八分共銀六錢四分 鋤仔四張每張銀五分共銀二錢 竹篙鎗六十枝每枝銀三分

五共銀二兩一錢 金鼓一副共銀一兩一錢 大旗一面并號帶一完共布五疋每疋銀二錢五分共銀一兩二錢五分 大小望斗衣二副用五色布六疋每疋銀二錢五分共銀一兩五錢 大桅帳頂布逢一番用布二十疋每疋銀二錢五分共銀一兩 大桅號帶一條用布一疋銀二錢五分 大鼎四個每個銀一錢五分共銀六錢 大小錐鑽四把每把銀四分共銀一錢六分 鉋刀四把每把銀四分共

銀一錢六分 大小鑿八把每把銀三分共銀二錢四分 備用鉄釘五十斤每斤銀三分五厘共銀一兩七錢五分 桐油一百斤價銀四兩 灰二百斤價銀二錢 麻一百斤價銀一兩五錢

一冬仔船面闊二丈二尺共十五隻

本船木料損損

中艙長三丈六尺用松木圓五尺 頭艙長一丈五尺圓四尺 尾艙長一丈六尺

含樅長二丈一尺闊一尺八寸厚一尺四寸 下船共一百九十片每片長三丈厚一寸五分 肚壁橫樑共一百七十片厚三寸長二丈長短可用 下金長六尺五寸大一尺八寸厚一尺六寸 桅座長六尺五寸大一尺七寸厚一尺七寸 大桅挾長一丈五尺大一尺六寸厚九寸 小桅挾長九尺大一尺五寸厚五寸五分 雙筋二條每條長一丈六尺 頭肋長一丈一尺大一尺 頭龍樑長一丈二尺

大一尺六寸厚六寸 頭照水枋樑板大一尺五寸長一丈二尺厚一寸五分 上金枋枋長一丈五尺大一尺七寸厚七寸 龍鬚枋二條每條長一丈一尺大一尺二寸厚六寸 照水翼枋大一尺四寸厚一寸 尖槓枋長二丈大一尺五寸厚一寸 八分用杉木 褒柱并尖槓橫梁用杉三十五條圍三尺 水櫃一口用杉二條圍三尺鋸枋厚二寸 鉄釘一千五百斤 油五百斤 草根七百斤 灰三十三石

大枕長六丈五尺闊五尺 頭桅長四丈九尺圍三尺 舵二門每門長二丈五尺舵閃枋枋長一丈六尺厚二寸 舵四門用硬柴每門長一丈七尺大八寸 舵齒八個每個長七尺五寸 尾檣二枝每枝長四丈 頭稍一條長四丈用杉木 大風蓬闊四丈二尺長五丈五尺 頭風蓬闊二丈二尺長三丈二尺 黃麻九百斤 舵牙并車國舵筋共八十枝 棕纜二條每條長六十丈 蔑纜二條每條長

六十丈 小艇一隻面闊六尺用杉木二條圍三尺 小釘六十斤 油三十斤 草根六十斤 灰二石 竹甲藥用茅竹二百二十枝 小鋤釘二百斤 小艇檣二枝每枝長三丈三尺 海中清二件 已上每隻用銀一百八十兩

本船軍火器械

大銃六門每門帶子銃六件每門價銀四兩五錢共銀二十七兩 硝四担每担銀三兩共銀一十二兩 礮一百一十斤每

斤銀三分共銀三兩三錢 鉛子六百斤
每斤銀四分共銀二十四兩 烏銃十六
門每門銀一兩共銀一十六兩 綿紗線
二十五斤每斤銀一錢五分共銀三兩七
錢五分 火箭八十枝每枝銀四分共銀
三兩二錢 藤牌三十面每面銀三錢共
銀九兩 透甲鎗三十枝每枝帶柄銀七
分共銀二兩一錢 鏢鎗八百枝每枝銀
一分五厘共銀一十二兩 斬刀廿二柄
每柄銀八分共銀九錢六分 火筒二十

枝每枝銀七錢共銀一十四兩 斬斧十
二柄每柄銀八分共銀九錢六分 鑲鉤
十柄每柄銀七分共銀七錢 割線銀十
柄每柄銀五分共銀五錢 斧頭四柄每
柄銀八分共銀三錢二分 竹篙鎗四十
枝每枝銀三分五厘共銀一兩四錢 鋸
仔三張每張銀五分共銀一錢五分 金
鼓一副共銀一兩 大旗一面并號帶一
完用布五疋每疋銀二錢五分共銀一兩
二錢五分 大小桅望斗衣二副用布十

疋每疋銀二錢五分共銀二兩五錢 大
桅號帶一條用布一疋銀二錢五分 昂
四個每個銀一錢五分共銀六錢 大小
錐鑽四把每把銀四分共銀一錢六分
鉋刀四把每把銀四分共銀一錢六分
大小鑿八把每把銀三分共銀二錢四分
備用鉄釘五十斤每斤銀三分五厘共銀
一兩七錢五分 桐油一百斤價銀四兩
灰二百斤價銀二錢 麻一百斤價銀一
兩五錢

已上每隻用銀一百四十四兩九錢五分
一冬仔船面濶二丈共十五隻

本船木料積槓

中艙長三丈三又用松木闊四尺 頭艙
長二丈三尺 尾艙長一丈四尺 倉櫃
長一丈九尺濶一尺八寸厚一尺二寸
下底松板共一百五十片每片長三丈厚
一寸五分 肚壁橫樑共一百二十片厚
一寸每片長二丈長短亦可用 下金長
六尺大一尺六寸厚一尺六寸 桅座長

六尺闊一尺六寸厚一尺五寸 大桅狀
長一丈四尺大一尺六寸厚八寸 雙箭
二條每條長一丈四尺 小桅狀二片每
片長八尺大一尺三寸厚四寸 頭勘船
長一丈闊八寸 頭龍樑長一丈闊一尺
五寸厚五寸 頭照水板樑板闊一尺五
寸厚一寸四分 上金枹枹長一丈二尺
大一尺五寸厚七寸 龍鬚樑長一丈闊
一尺厚五寸 照水板枹大一尺四寸厚
一寸 尖樅板長一丈八尺大一尺五寸

厚一寸五分用杉木 寶柱并尖樅橫樑
用杉木三十條闊二尺五寸 水櫃一口
用杉木二條闊三尺厚二寸 鐵釘一千
二百斤 油四百斤 草根六百斤 灰
三十石 大桅長六丈闊五尺 頭桅長
四丈八尺闊三尺 舵二門每門長二丈
二尺 舵閃杉枹長一丈四尺厚二寸
舵四門用硬柴每門長一丈五尺 舵齒
長七尺 櫓二枝每枝長三丈六尺 頭
梢長三丈八尺用杉木 火風蓬闊三丈

八尺長五丈 小風蓬闊一丈八尺長二
丈五尺 舵牙并車圈舵箭共六十枝
黃麻八百斤 棕繩二條每條長五十
丈 度繩二條每條長五十丈 小脚艇
一隻面闊六尺用杉木二條闊二尺五寸
櫓二枝 小釘五十斤 油二十五斤
草根五十斤 灰一石八斗 竹甲寶用
茅竹一百八十枝 小鉤釘一百二十斤
海中清二件

已上每隻用銀一百六十兩

本船軍火器械

大鏡四門每門帶子鏡六件每門價銀四
兩五錢共銀一十八兩 硝四担每担銀
三兩共銀一十二兩 礮八十斤每斤銀
三分共銀二兩四錢 鉛子五百斤每斤
銀四分共銀二十兩 烏銃十六門每門
銀一兩共銀一十六兩 火箭四十枝每
枝銀四分共銀一兩六錢 綿紗線二十
斤每斤銀一錢五分共銀三兩 藤牌二
十六面每面銀三錢共銀七兩八錢 透

甲鎗三十枝每枝帶柄銀七分共銀二兩
一錢 鏢鎗六百枝每枝銀一分五厘共
銀九兩 火筒十五枝每枝銀七錢共銀
十兩五錢 斬刀十柄每柄銀八分共銀
八錢 斬斧十柄每柄銀八分共銀八錢
鐵鈎十柄每柄銀七分共銀七錢 割絲
鉄八柄每柄銀五分共銀四錢 斧頭四
柄每柄銀八分共銀三錢二分 竹篙鎗
三十枝每枝銀三分五厘共銀一兩五分
鋁仔二張每張銀五分共銀一錢 金鼓

一副共銀一兩 大旗一面并號帶一完
用布四疋每疋銀二錢五分共銀一兩
大小桅望斗衣二副用布九疋每疋銀二
錢五分共銀二兩二錢五分 大桅號帶
一條用布一疋銀二錢 鼎三個每個銀
一錢五分共銀四錢五分 大小錐鑽四
把每把銀四分共銀一錢六分 鉋刀四
把每把銀四分共銀一錢六分 大小鑿
八把每把銀三分共銀二錢四分 備用
鉄釘五十斤每斤銀三分五厘共銀一兩

七錢五分 桐油一百斤價銀四兩 灰
二百斤價銀二錢 麻一百斤價銀一兩
五錢

已上每隻用銀一百一十九兩四錢八分

本船木料檣樁

中總長三丈 頭總長一丈九尺 尾總
長一丈三尺 倉檣長一丈六尺五寸厚
一尺濶一尺八寸 下底艙板厚一寸四
分長三丈濶一尺五寸共一百二十片如

原來板長短不等湊足其數 樟下金長
五尺大一尺五寸 倉橫樑厚三寸長一
丈八尺長短俱可共一百斤 桅座長五
尺大一尺六寸 大桅快長一丈一尺
大一尺五寸厚七寸 雙抽筋二條每條
長一丈二尺 頭助船長一丈 頭樑長
一丈 頭照水板樟枋厚二寸 上金板
長一丈大一尺厚五寸 龍鬚柱長八尺
照水枋枋鋸厚一寸 尖樁枋長一丈四
尺厚一寸五分用杉木 窠柱并尖樁橫

櫟用杉木 水櫃一口用杉木 鉄釘七
百斤 桐油三百斤 草根六百斤 灰
二十石 大中桅長六丈二尺 小頭桅
長三丈五尺 舵二扇每扇長一丈八尺
舵閃杉枋長一丈二尺厚二寸 舵四門
用硬柴身長一丈四尺齒長六尺 櫓二
枝 頭枳一枝長三丈五尺用杉 大風
蓬一扇闊三丈二尺長四丈五尺 黃麻
六百斤 小風蓬闊一丈五尺長二丈二
尺 舵牙四枝并硬柴五十枝用小木長

六尺 脚艇一隻 櫓二枝 艇纜四條
竹甲覆用箬竹一百五十枝 小鈎釘八
十斤 海中清二件

已上每隻用銀一百四十兩

本船軍火器械

生鉄發貢一門重四百五十斤價銀二十
兩只用大石子 硝四担每担銀三兩共
銀一十二兩 礮七十斤每斤銀三分共
銀二兩一錢 大銃四門每門帶子銃六
件每門價銀四兩五錢共銀一十八兩

硝四担每担銀三兩共銀一十二兩 礮
八十斤每斤銀三分共銀二兩四錢 鉛
子五百斤每斤銀四分共銀二十兩 鳥
銃十四門每門銀一兩共銀一十四兩
綿紗線二十斤每斤銀一錢五分共銀三
兩 火箭四十枝每枝銀四分共銀一兩
六錢 藤牌二十二面每面銀三錢共銀
六兩六錢 透甲鎗二十五枝每枝帶柄
銀七分共銀一兩七錢五分 鑼鎗四百
枝每枝銀一分五厘共銀六兩 斬刀八

柄每柄銀八分共銀六錢四分 斬斧八
柄每柄銀八分共銀六錢四分 火箭十
枝每枝銀七錢共銀七兩 絲鈎十柄每
柄銀七分共銀七錢 割絲鈎八柄每柄
銀五分共銀四錢、竹篙鎗二十五枝每
枝銀三分五厘共銀八錢七分五厘 斧
頭三柄每柄銀八分共銀二錢四分 鋸
仔二張每張銀五分共銀一錢 金鼓一
副共銀一兩 大旗一面并號帶一完用
布三疋零每疋銀二錢五分共銀八錢五

分 大小桅桿斗二副用布八疋每疋
銀二錢五分共銀二兩 大桅號帶一條
用布一疋銀二錢 鼎三個每個銀一錢
五分共銀四錢五分 大小雞鐺四把每
把銀四分共銀一錢六分 鉋刀四把每
把銀四分共銀一錢六分 大小鑿八把
每把銀三分共銀二錢四分 備用鉄釘
五十斤每斤銀三分五厘共銀一兩七錢
五分 桐油一百斤價銀四兩 灰二百
斤價銀二錢 麻一百斤價銀一兩五錢

已上每隻用銀一百四十二兩五錢五分五厘
每名色把總一員協總二員各造大福船一隻
每哨官五員各造冬仔船一隻共為一哨
旗幟服色俱一樣

一天字哨

名色把總一員王宗義造三丈面一隻

協總二員

王宗道造三丈面一隻

王宗明造二丈八尺面一隻

哨官五員

一地字哨

名色把總一員王奇聰造三丈面一隻

協總二員

黃勝造二丈八尺面一隻

楊福造二丈八尺面一隻 楊福改楊培

哨官五員

楊喬造二丈二尺面一隻

梁化造二丈二尺面一隻

洪春造二丈面一隻

林秀造一丈八尺面一隻

王榮寵造一丈八尺面一隻 此條減去

一風字哨

名色把總一員洪道謙造三丈面一隻

協總二員

洪時喬造二丈八尺面一隻

洪大旭造二丈八尺面一隻

哨官五員

王宇盛造二丈二尺面一隻

洪祖聖造二丈二尺面一隻

朱祿造二丈面一隻

郭敬造一丈八尺面一隻

洪大蘭造一丈八尺面一隻 此條減去

一雲字哨

名色把總一員王可興造三丈面一隻

協總二員

陳良貴造三丈面一隻

楊文哲造二丈八尺面一隻

哨官五員

郭慶禮造二丈二尺面一隻

蔡益造二丈面一隻

黃玉謙造二丈面一隻

楊昌造一丈八尺面一隻

李華造一丈八尺面一隻 此條減去

龍字哨

名色把總一員余正造三丈面一隻

協總二員

李魁秀造三丈面一隻

黃明造二丈八尺面一隻

哨官五員

張宣造二丈二尺面一隻

徐烈造二丈二尺面一隻

楊勝造二丈面一隻 楊勝改江福

黃章造一丈八尺面一隻

江寬造一丈八尺面一隻 此條減去

一虎字哨

名色把總一員林應繼造三丈面一隻

協總二員

阮顯造三丈面一隻

莊回春造二丈八尺面一隻

哨官五員

林世德造二丈二尺面一隻

莊貴造二丈面一隻

徐光造二丈面一隻

林士訓造一丈八尺面一隻

黃君成造一丈八尺面一隻 此條減去

一鳥字哨

名色把總一員陳亮造三丈面一隻

協總二員

余義造三丈面一隻

許玉造二丈八尺面一隻

哨官五員

洪七造二丈二尺面一隻

張興造二丈面一隻

張憲造二丈面一隻

黃宗興造一丈八尺面一隻

林瑛造一丈八尺面一隻 此條減去

一蛇字哨

名色把總一員林以冲造三丈面一隻

協總二員

劉君宜造二丈八尺面一隻

汪珊造二丈八尺面一隻

哨官五員

李察造二丈二尺面一隻

劉君榮造二丈二尺面一隻

周以遜造二丈面一隻

一中軍哨

許節造一丈八尺面一隻 此條減去

名色把總一員黃處造三丈面一隻

協總一員吳把造二丈八尺面一隻

哨官四員

余學源造二丈二尺面一隻

鄭聰造二丈面一隻

林洪造一丈八尺面一隻

王明德_造一丈八尺面一隻 此條減去

名色把總一員林友造三丈面一隻

協總一員李君素造二丈八尺面一隻

哨官三員

柯魁造二丈二尺面一隻

史朝寶造二丈面一隻

李車順造一丈八尺面一隻

名色把總一員周五岐造二丈八尺面一隻

協總一員徐謙造二丈八尺面一隻

哨官三員

阮選造二丈二尺面一隻

周孟振造二丈面一隻

楊太造一丈八尺面一隻 此條減去

一面濶三丈船每隻兵一百二十名 舵工二

名 總手舵手等項在兵內取用

一面濶二丈八尺船每隻兵一百單五名 舵

工二名 總手舵手等項在兵內取用

一面濶二丈二尺船每隻兵五十五名 舵工

二名 總手舵手等項在兵內取用

一面濶二丈船每隻兵五十五名 舵工二名

總手舵手等項在兵內取用

一面濶一丈八尺船每隻兵四十五名 舵工

二名 總手舵手等項在兵內取用

一募兵安

名色記總銀四兩 協銀銀三兩五錢

哨官銀三兩 舵工銀二兩五錢

兵銀一兩五錢 今自派兵知事更用一兩

工仍舊用

管兵名色記總每日銀八分 協總每日銀

七分 哨官每日銀六分 舵工每日銀五

分 兵每日銀三分三厘 官兵行糧每日

各一升五合

一各官兵軍糧工食行糧俱到湖境之日為始

行糧宜先給每名一石五斗五升工食先給

一個月銀該預詳在福建海關支給不色行

糧總管糧同知在該省買糧散給

一湯總兵同知督各把總湯總兵官先去興

工造船募兵并造軍器約一個月間本鎮親

去漳州海嶼水寨待各船到查點各兵申明

號令及查各軍器明白同湯總兵督來廣海追捕

一乞

總督

巡撫皆有公移私東與閩中

撫按及監軍道海道興泉道及行福州府泉

州府漳州府同安晉江海澄龍溪漳浦詔安

等縣知會無不相阻

一諭各頭目為嚴禁奢麗求成實功事照得見

定把總協總哨官前去福建造船募兵聽本

鎮同總兵湯 督來廣海剿賊此乃廣東一

時厄運本鎮遙然獨見不顧死生利害是非

毀譽建議救時長策日夜思惟當如古人卧薪嘗膽方可一鼓收功各把總協總哨官此番入關衣服欲素飲食欲儉貧勿用紗帽勿戴出入不許馬轎隨從只二三人勿使鄉里人妬汝勿使鄉里人怨汝交易買賣兩要均平若關至官司所損多也見官司須要盡禮路過須要迴避不問官之大小也舊日有仇之人且得婉曲處之勿使生釁也船要堅固器要齊整兵要慣海之人一一俱如書冊所載又福州乃省會之地在彼尤宜朴素不

然必不爲人所容以上數事皆肝膽之言汝能依我則功名可立如不依我必自取大禍悔之晚也全功能收我決不負汝也亦汝報我二三十年相從之情也萬一收功不全天地亦不容汝誅戮亦必加汝汝將何所逃哉戒之戒之時時將我此令玩味毋怠毋忽

一爲軍務事准

欽差巡撫廣東地方兼督理軍務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熊 手本照得見今各營兵士俱有名色把總哨官管領中間相見之體上下之分猶

未定議夫禮制不立則紀綱不振紀綱不振則號令不行號令不行則臨陳無制而欲望其戰勝攻取誠不可得即如廣中前日遇敵而却皆號令不行之所致也夫今不早議行未免流弊日深將來尾大不掉尤難爲力為此備用手本煩爲議定各營官員如名色把總之與生營都指揮各哨官之與名色把總哨隊長之與哨官兵士之與哨長各相見之際作何行禮逐一酌議停當希由見報以憑頒行通省各營哨遵守其名色把總原非祖

職及奉

欽差授者不許擅用黃金金帶一併示知遵行等因准此查得生營及把總以都指揮行事則名色把總當屬節制行一跪禮留傍坐協總以下悉聽節制行兩跪禮不留坐名色把總則協總當屬節制行一跪禮留傍坐哨官以下悉聽節制行兩跪禮不留坐自此而下則協總節制哨官哨官節制隊長隊長節制兵俱跪與哨頭也凡屬其節制者平時若敢抗拒協總以上稟

軍門曾清處治哨官以下聽從自處治臨軍
若散尾縮進入協總以下曾總兵新首哨官
以下聽從自新首其首平今帶原非世襲指
揮又軍功陞指揮者俱不許用為此牌仰各
把總協總哨官遵照施行

書與熊鏡湖公

二年七月十四日

曾賊今去潮州與林賊相攻相合皆不可知但賊勢
日張兵船由閩來勢不大然卒與之遇何能成功願
名公決計其他委無長策錢糧乏費虜敵豈不知
苟且作事愈費愈多終難收拾想名公亦知之熟
也如何如何

又書

福船數敵報與陳守久矣渠佑未完者廣船也亡將
敵今議行陳守速議報幸幸擇水次造福船所謂豈
容再設此間諸料無買處福建色色皆便也不宣

書與陳見庵

二年七月十四日

從敵議不成功敵當赴海而死不待刑誅不從敵議
敵知功決不成當先赴海而死事至今日尚無決計
為之者姑聽之敵惟知一死以報

召恩耳頭 石公蔡之

書與史方齋 二年七月十六日

其事 諸公皆依所議 三湘公適有字謂是長策
當力贊 鏡翁行之 總督題本亦欲大舉及盡番
馬公所解錢糧生今晚與湯武河詳議其事明日
尊駕十萬再至教場夜話他鄉相遇真可喜之事豈
可錯過不宣

書與熊鏡湖 二年七月十七日

今日之舉兵要精強器要齊備糧要充足 總督軍
門題稿論之詳矣諸乞依行成功可待也 裁之

書與湯武河 二年七月十七日

塗任齋公曾對福建士夫說廣事一日不了關中不
可一日罷兵關中之兵不得罷其供軍之費寔無涯
決無相左之事也 總督巡撫各用公移并私柬與
彼中撫按及監軍巡海興泉等道及行福州泉州漳
州等府晉江同安海澄漳浦龍溪等縣知照事乃妥
貼也容將議報條件送 裁

書與張履素 二年七月十七日

地方事正二月間衆論不一致有今日今論定矣賊
將何逃哉俞尚志因欲其回信地原募來兵一千餘

盡令押回又差把總百希周押別哨接回兵一千餘
各於七月初十日起身前往三河地方乃回今日得
其稟帖前途安靜無後計月盡回而令赴信地不別
差矣曾賊已東聞欲與林賊爭下澹不知是否

稟總督軍門張 揭帖 二年七月十八日

稟安林道乾俾立功誠救時一策總兵郭成已東去
欲令一親信官去坐林道乾寨使林道乾前攻無後
顧之患又欲令莫應敷出兵出船合勢倘遂所圖亦
可少挫賊鋒其收全功必待福建大勢兵船也今撫
按各道俱從職所議湯克寬亦願前去福建造船募

兵其背瘡已全愈約七八日可出職待其先去一月
之餘亦當親至洛水寨查點各兵申明號令就同
湯克寬督押前來廣海追捕決收萬全之功也知今
日用職之議為是則知前日不用職之議為非知前
日不用職之議為非則知今日紛 詆職者為未是
伏惟 軍門慈察無任恐懼謹稟

稟總督軍門張 揭帖 七月廿一日

稟賊所忌者福船也乘造將完而入焚之若福船早
完而駕之以福兵賊何敢犯哉奪去者廣船賊見船
則奪又何擇乎招來福兵欲撥貼廣船則廣之官兵

皆不肯謂我自能敵賊乃一見賊至而自潰福兵袖
手登山者誠有之無一隻之完福船與之駕坐其冬
仔雖完數隻又皆無損損諸盜賊於此情累訴于
恩臺乃未蒙見察他何望哉巡撫熊向任浙直極
知福兵福船之事故近日所議皆依職所陳恩臺
以多為勝之議文武各官無不致服廣兵時下決不
可用職已將二十年間廣船強弱之情詳陳矣伏惟
聖察無任恐懼具稟

又稟

稟稼問老農迷道責老馬以其智專分地方事為道

傍之言者多也欲其決一策成一章必於可行者則
未之見職計誠迂乃敢充論不回自論之而躬自款
行之事求可功求成以收之桑榆者恐未能出職所
論之外也今撫按各道皆從職論即日當具文請
恩臺乞移文福建各衙門知照湯克寬詹已愈理然
顧往督船募兵能熟知海上風色水勢自中諸將斷
然無如湯克寬者也無任恐懼

書與李三洲 二年七月廿一日

近議奉 裁幸 諸公已俯從職何患下戚哉荷
翁垂念感激感激容面謝不一

書與陳後溪 二年七月廿一日

方齋公裝首數日道 翁盛德人才甚詳神交已久
爾教未便徒切企仰耳地方事春初建議人不肯從
至今日乃肯從之業雖已晚桑榆猶可望也承前
教儀足仰垂念先此布 謝尚容不宣

書與林湖山 二年七月廿一日

去開造船生初春議之 諸公不從以至今日乃肯
俯從適奉 尊教邇所謂英雄所見各同即外議稿
奉 覽餘情容面悉不宣

稟總督軍門張 揭帖 二年七月二十三日

稟孟子謂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職今建議
違衆不恤所望 恩台一人獨斷於上耳茲者亦感
於道傍之言前後所陳不蒙如察中夜思惟乾坤內
許多人傑職何可獨以至大至眾之事認真難當若
是乎伏乞 恩台俯亮愚衷為地方圖大計別用一
將能和平衆同于俗者出任其事雖置職以鼎鑊刀
鋸亦不敢辭即復用職實恐他日紛一之論又有甚
于今日即欲職曲從道傍之言恐他日誤事亦將有
甚于今日必欲用職又不聽職自用為職者不亦難
哉無任不得已之情昧死一訴于 恩台知己之前

凡匹夫之志不可奪者亦實是得是耳次乞 原心
鑒諒無任恐懼

書與莊石坡

一 年七月廿三日

此間人呼猷如小兒恐不可與其功伏乞為達
軍門另委一將能和平俗者任之使猷得自耘其田
可乎稟稿奉 裁不宣

書與熊鏡湖

二 年七月廿一日

造船之時督造福匪一二人委官及賣匠人衆所謂
一齊衆楚甚至將匠打死交船之時只云官兵刁難
今河下舊冬仔內一隻係新會解來吳憲撥兵看又

三隻係新會解來俞尚志撥兵看又一隻係委官南
海縣李縣丞造交許瀚撥兵看前吳憲俞尚志將行
方交許瀚撥兵看各船解到只一鄭一或縫中用泥
而縫外用灰其各損壞者甚多有者亦無一堪用
即與昨日順德解到之船一艘解到之船本期以此
曠曠解到即丟開乃蒙 翁明察着官看估不遂其
奸若係官兵言之即取與併將官亦開口不得猷
前見 翁查究順德解到船其明見也乃於十四日
具書乞 翁行常同知併查估舊冬仔五船即日候
廷佐特令脩數目交常同知不知曾回報否猷訝曰

久未示故昨曰申言之 翁差官前若船已完固交
過官兵致其損壞是官兵之罪也若船只腐一官兵
言之猷亦要以為言而人無肯信之而又欲罪之豈
不寬哉就如昨日各官來估亦云三板不用可也三
板昔船之脚也自岸度人上船自船渡岸必用三
板此等事猷說與且甚費力兵與之說如何肯從猷
又中夜思惟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今日大
舉唯 名公是猷議外皆相齟齬者夫舉大事而不
得人和恐事後紛一之論將有甚於今日乾坤內許
多豪傑猷何可獨持衆情而直以至琅至大之事認

真耽當若是乎願 名公垂察猷議誠迂乞別舉豪
傑之士能和持衆者任其事雖置猷于鼎鑊刀鋸談
笑受之必不敢辭凡匹夫之志不可奪者亦實見得
是耳無任惶悚無任惶悚

書與張鶴樓

二 年七月廿四日

天將降大任於是人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由
名公觀之古人之言真不誣也雖然天於豪傑其玉
成類如此古來豪傑不負天而富終如始者不多得
乃若 名公稟賦獨隆抱天地剛大之氣橫摩三代
而下可與並驅者未可一二數其可不自慰而自勉

書與熊鏡湖公

二年七月二十二日

冬仔船欲減十隻何哉此船則發貢亦減而大將不顧身督一軍出洋乃不論賊勢不問勝敗只欲貪貨其計左也二大夥賊在潮雖不相合夥其聲勢亦相倚可易視乎觀衆人之意皆不欲敵成此功莫非以敵執不用廣船廣兵耳適得一息 總督軍門欲令敵回料理古田事專責 寶山造廣船募廣兵成功此最為今日長策願 名公早決敵且退一步宇宙內許多事敵捐軀以報 名公尚有日也無任惶悚不宣

稟閣下熊

揭帖

二年七月廿七日

稟廣東海寇所以待以猖獗者因近年以來本省民間大船消乏不似十年前船既消乏兵因脆弱一時不能振作職奏初建議必須前去福建造船募兵方可減賊喪議欲速就於廣省打造職議賊必乘船未完入楚人不之信乃至今日始從職議差官往福建造船募兵計此兵船集方可破賊以收桑榆之功也為此具情叩稟

讀梓人傳

二年七月二十七日

柳子厚謂梓人者不執斤不持刀而中處為量棟宇

之任視木之能口會曰錐泉工之環立者皆視其色俟其言而後言者斲刀者削莫敢自斷然則古稱大匠者其斯人者歟彼其心術專而能知體要者歟歟構巨室必求大匠故治天下必求其賢知之類於大匠者苟治天下者進衆工之技與為大匠者苛責大匠之才謂不能兼斤刀之末欲求天下之治必不可得也噫何其明於構巨室而暗於治天下也哉愚終得為大匠乎為衆工乎亦隨相呼而應之耳柳子厚又謂由我則固不由我則圯彼主為室者將樂去固而就圯則卷其街點其智悠爾而去不屈吾道是誠

良梓人也其或喪其制量屈而不能守也棟撓屋壞則曰非我罪也可乎哉可乎哉噫愚終得為良梓人乎不得為良梓人乎願主為室者何如耳謹識于振威座右

書與莊石坡

二年七月廿七日

今第一義已為懸于 元翁處將廣東事專責郭總兵歟且退一步不患他日不復用王剪也復用王剪之言且勿露且求得退一步是緊要耳衆志不合決不可與同功也

書與熊鏡湖公

二年七月廿七日

獻議與衆論不合 名公委曲從之他日不免為獻
所累凡舉事以合人情宜土俗為貴獻今始悟願
名公裁之郭實山見在惠州乞取回曉其詳計該馬
船若干橫江若干兵若干以此間人造此間船其工
亦易集若夫成功則天也 名公為一代人豪宇宙
內許多事在肩土獻昨謂捐賑救款尚有日乃肝腸
之言亮之亮之

又書 七月廿七日

冬件不知少幾隻乞將道議之文行獻知之若臨時
覺少就彼中亦處得若約廣省之船至潮會合執決

不得聞昨日小圖即知之獻自有真見故敢挺然倡
議何患其駭而疑者終不愈然定乎獻心何私哉不
過款為廣中滅大寇盜彼傍現者以獻款為自家事
故負不平耳容面悉不備

手本行巡撫熊 二年八月初五日

鎮守廣西地方總兵官征蠻將軍前軍都督府署都
督同知俞 為緊急軍務事查得議結福建造船募
兵書冊內各兵安家改銀一兩本鎮原議每兵安家
銀一兩五錢者以前次募兵自漳入潮不過三四日
程今次自漳州募兵往福州造船用工先日乃駕來

漳不免一二月工夫又今次欲選壯士與前次不同
每兵須得一二兩安其家小又得五錢買刀自費妻非
一兩五錢不可又於冬件船中議造一隻全無曉
本鎮至彼差人哨探如賊勢重大結東潮境須就開
中一面並雇大小船不拘隻數募兵添駕應用一面
具報知會又原估大小船七十隻共該硝三萬九千
五百斤礮八千四百斤鉛子三萬八千七百五十斤
今改議硝二萬一千斤礮四千五百斤鉛子一萬九
千三百二十五斤緣大藥鉛礮係兵船緊要之物寧
使有餘如海中遇賊一日不收功則十日半月追戰

今若減之太多臨時缺乏無處合再量加銷共足三
萬斤礮共足六千四百斤鉛共足二萬五千斤再照
礮於福建價平可買硝鉛係依廣東時價估值若閩
中則三倍其價乃可買也合行廣州府扣硝共二萬
斤共價銀九百兩鉛子二萬五千斤共價銀一千兩
行府俱買齊備差官解運福建交本鎮散與各船
應用為此合用手本前去 貴院煩依行道府查照
施行仍由見報

書與朱白野公 二年八月初五日

獻在 門下一年凡聖賢心學之與古今治亂之由

佛老二氏之說人今人所以不以古人為其公私邪
正之與異皆商榷：開示自愧下品不可語上達別
以來若存若忘敢不負 名教維牧：存念而懲心
之茅日滋儲得再立 門牆請乞教求荷前脚於
君子路上以下虛此生豈不大幸瞻依徒切會悟唯
期無任誠惓而此區：萬年道統在 名公一身伏
惟 珍重關中造船募兵今幸悉依王剪矣不宣

稟何古林公 二年八月初五日

今 上為千萬載挺生之聖人百執事濟：師：協
恭於下雲龍風虎相從之期上濟平唐虞三代之盛

恭惟 相公宏量雄才高行粹學為百執事之領袖
足與臯夔稷契伊傅周召爭流于宇內者也猷雖卒
伍凡品實切景仰乃數年以來升沉無常奔走不遑
久失脩 候負罪莫大南方近事因建議而人不從
乃至今日始從所議桑榆之收有期也無任瞻依伸
候之誠具稟

稟總督軍門譚 揭帖 二年八月初五日

今秋達賊想聞風不敢來未則 名公封侯之業成
平生之願遂敵不得與現其盛豈不是一缺事乎此
有教也或尚有日此間事春初建議人不肯從至今

日乃從之收功必在明春揭帖乞 覽詳則知之但
朱仁天文之學一世獨步軍中豈可無此人乞取用
幸：謹稟

書與陳春臺 二年八月初五日

久失脩 候為升沉無常奔走不遑想能 亮之天
下事唯 宰相得行之惟 諫垣得言之 翁今得
大行其志故人之願慰也猷志在燕然 翁素知也
奈南方之事向者不從猷議逮至大壞乃肯從之雖
東隅已失而桑榆之收有期也此方事了北方之行
大有望於 翁願察其平生而成就之倘得建主異

勳於沙漠之外傳之千古謂受 翁相知所致豈不
快哉無任瞻依不宣

稟總督軍門譚 二年八月初五日

曾一本事計次年春乃有捷本猷只了此前件他不
與也此時乞 名公為猷處若屬臧節制上何妨乎
有實息乞差揚瓊馳報猷知其稟

書與熊鏡湖公 二年八月十六日

元翁差人諭猷恭稿奉 覽猷見縉紳貌貌：言不
出口守武流之分也若事關地方治亂生民死生不
容不發洩教語他何恤哉 名公同志者也豈以為

罪不宣

稟總督軍門張 二年八月十七日

稟職與湯克寬認批此重担敬僑身於大海波濤之間為廣東職巨魁以報朝廷答知已他何所為哉此問諸人若以職等為自家私事不問如何成功如何不成功只在傍邊發冷語職雖武流竊笑其輩既無撥說反正之智又無忠

君愛民之心只謂此巡撫總兵之事或成功不成功京不相聞耳噫世之貪人祿者皆如此卒欲安國家定社稷將責之誰哉諸人誠輕職職但知以身

許國許知已死於風波亦可死於盜賊亦可死於文法亦可死不知天地之為大古今之為變彼利害榮辱是非得喪何足介於其懷哉承諭吐狂死罪死罪其稟

書與張鶴樓公 二年八月二十日

西粵相遇即大相期相資有成今有日也惟名公念之此間海寇非福船福兵不能挫其鋒猷貴許多辭說人始聽湯總兵先入闕獻逐月餘三行天下事種種皆丈夫所當為容相對一劇論也使返布謝尚容躬致下宣

書與莊石坡 二年八月廿一日

聞爾行不成何喜如之猷約數日後當至梧此間事今乃論定向者載鬼一車今為後晚之狐元翁前亦投杆何哉

秦醫 二年八月廿一日

晉人病已七年矣覓醫於秦禮意甚殷秦醫曰畜父三年病乃可起主者曰速愈之速愈之烏附一湯主者洞下亦危矣忙急之際致危之因未暇推究遂併秦醫而疑之幸而元氣尚固四肢猶強得少安焉乃始悟秦醫之言為可信病起之期為可待禮秦醫之

意復如初也君子曰晉之病人亦善悟也方秦醫之初至而禮之者常理也及身危而疑之者人情之變也少安而復禮之如初者知病起有期必資秦醫之艾也愚之不得為秦醫也噫

書與廣西各司道 二年八月廿六日

東省近事惟巡撫熊公是猷議傍觀之人或可或否其論紛猷今皆不恤之惟事求可功求成而已違教日久曷任瞻依敬此伸候神與書死不宣

書與李思賢 二年八月廿二日

噫世溷濁而下清蟬翼為重平鈞為輕猷與斯世之

人何爭哉形莫若就心莫若和馬牛相呼隨應之而已與蘇子卿爭節義與諸葛公爭精誠與狄梁公爭妙用與郭令公爭勲業與岳武穆爭忠貞他如孫贖吳起管仲樂毅權謀術數之流敢肆侵凌則不與之較是猷也與斯世之人何爭哉碩先生之亮之也

稟總督軍門張 揭帖

二年九月初二日

稟福建造船事彼中決不阻其木料亦易辦舩船一或職與湯克寬督之不惠不成功但賊勢日張兵船未見厚巡撫熊謂職至彼酌處加添職為此聞衆人番住待十月初間乃行謹稟

手本行巡撫熊 二年九月初八日

鎮守廣西地方總兵官征垂將軍前軍都督府署都督同知俞為緊急軍務事照得賊船在海日食之米多則積有二個月少則積有一個月或日久無積者只隨時登岸切食往來兵船追之六因食盡而還以致全功不收使兵船有五六月之糧賊船前遁兵船尾追彼遁不已我追亦不已賊船無暇登岸奪劫必因而就斃也今照兵船見議行糧三個月若在惠潮廣之海儘足食用唯恐賊遁西海瓊雷廉地方不免月久乏食所當預處台行瓊州府買米五千石

廉州府買米二千石雷州府買米三千石今收成之際可以買貯各用並包裝裝候兵船追賊至彼聽本鎮行文接支濟兵庶無誤事為此合用手本前去貴院煩行各府照數預買聽用施行

稟總督軍門張 揭帖 九月初十日

照得廣東地方賊熾蒙軍門請之朝廷將職調移廣東為其設策剿賊職至此地議造船大小若干軍火器械若干兵勇若干色色齊備交職督出汪洋之海堂一正與賊從事期收全功此職報軍門答朝廷之職分也即不能奮身滅賊職罪將何

辭乎若職所議諸皆未備職不能展布惟有待其齊備而已其他一切地方諸務皆非職之職分若復以地方諸務併責之職是當日調職者欲為廣東地方之官分罪也非欲職為其地方設策剿賊也前者不用職議併罪于職成事不說矣今聞曹賊不日西流兵船泊守南頭者其勢尚微衆議欲職至彼調度職竊謂兵賊之形強弱相懸或勝或負不待戰之日乃知之必欲收全功宜容職候福建船兵齊備必欲為此地方官當罪職不得已當一行巡撫熊曰何至于此已明知其強弱不敵弟借一行聊振肅兵心

耳職領此意於本月十二日前去約在十月初回五
羊即往閩督押船兵也無任惶悚謹稟

稟總督劉遠軍門譚 揭帖 一年九月十二日

北邊事雖云其難敵實頗難、故一審待其間事完
乃圖魏宗翰等罪衆人不得已委之當其實非其罪
也宗翰敵甚念之故出力地方報 明時非此人其
可與共事顧 名公曲加扶庇渠能生肉於枯骨敵
實感 恩無涯也封嗣輩思歸倘不用之乞且發回
謹稟

書與吳海道

二年九月十九日

小集隨事論事付之梓俾後人有所稽尚祈 大方
家訂而教之事體人殊敵知之也敵所司戰陣事不
可拘以經要其心無他功求成而已事後人皆能亮
之茲 名公既先能亮敵心何敢不力任此乎容面
悉

又書 九月二十五日

再番信宿敬奉 命矣人之相知貴相知心侍領
教誨方旬日間伏見 名公為能知敵心者豈所謂
傾蓋如故者乎世乃有白頭如新者令人負戟而長
嘆敢披肝膈布之 執事蘇子謂待才將之道以術

待賢將之道以禮孟子謂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必
不肯往敵而作讀梓人傳作秦醫詭說以感悟世人
而人不悟吾道其終窮矣福建造船募兵成軍之日
決可收賊敵實塞也何苦又盡添足之蛇此方之守
竊見紛紛之議皆為無頭緒之畫敵已屢與 鏡翁
言之吳起對魏文侯謂君為草中堅甲長戟短戟不
求能用者用之譬蜀雞搏狸乳犬犯虎雖有闘心隨
之死矣今有福船二十餘隻廣船數十隻又欲新造
數十隻若有擔當之人出主其事必使船、皆堅器
械色、俱備運之以全謀用之以奇者則守亦可攻

亦可若以今之船以今之器械以今之主將則攻亦
難守亦難不待兩軍相當而勝負得失之機固已見
於胸中矣敵昨五羊發舟有帖稟 總督公謹稿奉
覽敵不得已乃有此稟其實 鏡翁敵敵當罪而已
昨手本內取究不便數字可見也呼牛應牛呼馬應
馬敵何敢一毫少介於懷哉向曾與 鏡翁書謂敵
貌狡、言不出口守武職之分也然此方之事又敵
敵擔之當更用一不顧身工夫不顧身工夫何可教
教許天下未相知之人乎今日耳請侍 門下同上
兵船一面議然後別其全謀之詳請裁 門下其可

乎乞 教我

稟總督軍門張 揭帖 二年十月初一日

見在委集兵船大者不滿二十隻器械全不齊備其餘皆中小之船以之守南頭尚恐不支故臨時再用別策庶得保全若東向潮州時下風汛阻逆須二十日乃可到彼福建兵船未得會合之時賊來進剿難免悞事前往福建造船大者只三十隻今與巡撫議再添造十隻此船造完何患醜賊不滅但不可求速以致諸不完整乃誤大計也謹稟

手本行巡撫熊 二年十月初七日

鎮守廣西地方總兵官征凱將軍前軍都督府署都督同知俞 為緊急軍務事節據哨探人後報稱曾一本賊船見有大者五十隻中者四十隻小者不計賊黨共有萬人今照見往福建造大兵船三十隻冬仔四十隻募兵五千五百四十名造船完日駕至潮州地方遇賊交戰兵勢似乎未張合再添造面闊二丈八尺者二十隻照依原議之數每隻該造船銀三百六十兩軍火器械銀一百二十一兩二錢八分一厘另硝三百七十九斤兵一百單五名每名安家銀一兩三錢共一百三十六兩五錢舵工二名每名安

家銀二兩共四兩行糧米每名先給三個月共一百零七名各該米一石三斗五升共米一百四十四石四斗五升每升折銀四厘共銀五十七兩七錢八分工食一個月兵每名每日三分三厘各該九錢九分共一百零三兩九錢五分舵工每名每日四分各該一兩二錢共二兩四錢共銀七百八十五兩九錢一分一厘添造船二十隻并兵糧器械共銀一萬五千七百一十八兩二錢二分又管船名色把總五員每員安家銀四兩共二十兩廩糧一個月每員每日七分各該二兩一錢共一十兩零五錢家丁每員各三

名共一十五名每名工食一個月每日二分各該六錢共九兩協總一十五員每員安家銀三兩共四十五兩廩糧一個月每日六分各該一兩八錢共二十七兩家丁每員二名共三十名每名工食一個月每日二分各該六錢共一十八兩把總協總家丁共六十五員每名員名先給行糧三個月各該米一石三斗五升共米八十七石七斗五升每升折銀四厘共銀三十五兩一錢共一百六十四兩六錢以上通共該銀一萬五千八百八十二兩八錢二分其每船合用硝三百七十九斤共七千五百八十斤合行廣州

府買辦解用銀照數解到給發一勞永逸大功可成也為以合用手本前去 貴院行議施行

後只議二丈八尺船十隻管船把總一員協鎮三員哨官六員
前議造福船文移大小多寡不同者因賊勢初尚小大船尚寡後大船多賊勢大也

書與薛南塘 二年十一月初三日

猷此行恃 湯先至彼造船共督下海二人同心大功可成今 湯有事一大重担自當挑之雖不患不成功然當費兩倍之力也 湯聞報慨然奔回聽解軍門似不宜嚴防之使得經理家事無後顧之憂渠尚欲以餘年與區、同報 國恩豈遂已於斯乎諸

惟 名公可施方便處乞不吝幸也

書與塗任翁 二年十一月十四日

伏讀夾剿疏及募兵牌稿具見 名公無分土分民之心猷敢不殫力所有事當收全功以為報乎不宣

又書 二年十一月十五日

閩中今欲造船求廣廠拘見雇用工之匠乞 示委官以閩廣先後之序仍乞一告示來廣廠張掛又廣中自山中定買來木料亦乞令勿拘奪幸也

書與熊鏡湖公 二年十一月十五日

會剿奉有

明旨賊滅可待也福建官民戰船除傷損外今查堪用者大小僅百隻 任齋公一面整捌一面令猷與林同知催所造船完日一齊發剿造船事林同知初到稟 撫按皆樂從遂擇日興工續有別悔停工數日賴林同知懇稟 任齋公又慨然許造數通至見閩中 撫按三司府縣翕然謂合剿之功可收蓋前歲及今歲名稱會剿其實不曾約會茲敵在閩造船募兵與閩師同日而發無先後彼此之異謂不收全功有是理乎我船日夜催促年終必有一半下水正月終二月初決可出洋竊覘各把總協鎮哨官咸震

怒飲血期成此功以報猷使猷得以報 名公不宣

書與柴定宇公 二年十一月十五日

昨挹 光範私心良慰勿冗未多領 教尚容請益敵適至以奉有

明旨夾剿諸可面議與往時文移約會者不同乃天厭醜賊欲使盡滅之時也其造船募兵諸事敵一面差人分投買料催募乞 名公行諭各地方知照其各兵年甲籍貫冊待敵點選明白造報不宣

書與唐麓陽公 二年十一月十五日

昨挹 台範飢渴始慰 麒麟鳳凰人得一觀為快

由今觀之信有情哉敵也無似飛鳥走獸九品耳倘
名公不棄尚願効力左右以報平生夾剿奉有
明旨造船益不敢違請乞 名公發一告示諭令此
間工匠木竹之人勿得怠緩敵實受賜無涯也不
宣

書與廣東各司道 二年十一月十五日

見奉

明旨 省夾剿賊無所逃矣往時雖稱夾剿不過文
移約會彼此先後不齊海上妖氛延蔓無已時者此
也今敵在閩造船募兵一應機宜與 任齋公面計

閩省 諸公翕然謂滅賊之期可以立待我船因敵
來遲約正月盡二月初乃完閩船見收拾得一百隻
與我船同發賊時下在閩之銅山廣中亭少緩也要
之賊皆潮人天奪其魄使悉鄉土以待兵至盡殺殲
之未可知也勿勿布懷尚容不宣

書與張鶴樓公 二年十一月廿一日

昨過賴荷 教并厚情至今感激不忘海寇事茲奉
明旨閩廣夾剿敵至閩會逢其適天欲滅賊乃有此
也往常雖云會剿文移約會不得如期彼此推諉歸
咎今無此患矣我船八十隻計正月盡二月初可完

閩中整船百隻合勢二三月後可以收功容續布不
宣

與塗任齋公書 二年十一月廿一日

閩廣會師一左一右兩軍並進閩戰舟大廣戰舟小
大者堅小者瑕兵法必先攻瑕敵恐賊計出此故有
借三大舟之懇承 示慨然敵中心感激願効錐刀
報此殊遇神明知之但欲馳書告 西垣公渠又不
敢擅主其事復請奪 麾下許之然後報敵二往二
返已閱月矣從而收拾積根募兵製器未免緩不及
事故乞 名公一面垂許一面移書與 西垣公知

敵亦脩啓求之渠為敵同氣之友又奉有 名公之
命決肯相資以相成閩有三大哨每哨各撥一大舟
以資廣左右兩翼正一室：賊不披靡而北兵不破
竹而來敵不信也雖然敵又思之閩舟大居左虎也
廣舟小居右狐也虎與狐同行百獸避虎狐亦得藉
其威廣舟雖小猶可藉閩之威以驅賊賊不盡殲滅
敵亦不信也況借閩之木造廣之舟借閩之民充廣
之兵借閩之言督廣之哨 名公恤鄰之仁助鄰之
義可謂篤至敵不自揣復有此請蓋以天地父母之
心望 名公無已也敵死罪死罪惟 名公容之宥

之不忍恐懼不宣

葉總督軍州

招帖

二年十二月十五日

會剿奉有

明旨賊可待也福建官民賊船除傷損外今查堪用者大小尚有百隻巡撫塗一面整棚一面令職與林同知催所造船完日一齊發剿造船事林同知初到稟擬按督樂從遂擇日興工續有別悔停工教日賴林同知懇稟巡撫塗又慨然許造敵適至見閩中撫按三司府縣翕然謂會剿之功可收蓋前歲及今歲各稱會剿其實不曾約會茲職在閩造船募兵

與閩師同日而發無先後彼此之異謂不收全功有是理乎我船日夜催促年終必有一半下水正月終二月初決可出洋竊現各把總協總哨官咸震怒飲血期成此功以報職使職得以報恩基但云見賊只恃放銃不肯奮勇圍衝賊船血戰終難收功必欲血戰收功須每船有厚絲綿甲三四十領此說誠然職今將衝鋒銀支出一千兩散與各鎮製辦如滅得賊即准其衝鋒之救我欲責之効死可不責之以自防之具乎賊見在閩之銅山廣中事少緩也職計此賊志于潮終死于潮固首丘之理必熱天又奪亂

其魏彼將何逃乎具稟

書與楊翹川公

二年十二月廿三日

恭惟名公正學卓行鵠立朝端天下想望風

采之日久矣茲膺簡注特按東粵雖台駕未

臨而風聲先暨群僚具表著之瞻百度北維新之望

地方何幸何幸猷厥夙仰山斗思沐教誨茲奉

明旨夾剿海寇入閩會師莫展郊迎之敬祈藉威

靈庶獲奏凱而歸則恭謂有期緬懷可慰矣謹脩下

悃專官候迎無任翹瞻伏惟台照不宣

前會剿議

嘉靖四十四年八月

劇寇吳平見有大小船近二百隻眾近萬人結巢於海與深灣半在寨半在船以前之事言之無益不復言矣近奉

明旨閩廣會剿敵初得報即具文通行謂宜行福建海道廣東海防道敵及總兵戚約至適中之地面議事宜期合攻諸公乃以敵言為迂遠敵之患見蓋觀往常攻剿巨寇皆當計定而後舉事斯有征無戰收功可必若先戰而後求勝未必遂取全勝又二省大舉夾剿之師一備一未備實其所遇事勢之不同閩廣之官易地則皆然若責廣謂急緩指閩謂

猛於從事皆未考易地皆然之義也何也關五水寨
各有兵船福興泉漳沿海地方不過十日之程督
府總戎檄書馳取官民船隻旬日可集廣中原無
水寨兵船又道里遼遠一公文未往非四五十日不
能到而東莞民間為船時出海南各處實官取穀
十之船非月餘不能集船集而後募兵集而後脩
整檣楫又非三二十日不能完美撫按諸公非不
嚴文督限其勢自不能速耳此任人者不可必豈敢
故自急緩乎又二三月風色與八九月同船自廣來
潮俱要冒風不可以時日計此在天者不可必豈敢

故自急緩乎敢故謂欲會同夾剿必須二省會約廣
省船兵計若干時日方可齊集關省船兵計若干時
日方可齊集以彼量此期限相就其有後期罪之無
辭今皆置之不論惟一面嚴辭催責不知在廣當事
各官雖負難委之罪實有無可奈何之情召陵之師齊
侯宋公與江人黃人會盟于貫又會盟于陽穀會而
又會者何哉蓋所以堅江黃之約使之修矛繕甲秣
馬膏車預治犄角之具乃可約會以伐楚齊桓之慮
深哉或曰賊勢猖獗急於焚掠約會後舉如何及事
曰兩廣大征之兵皆因賊勢猖獗而後議舉方其猖

獗之時大兵未集只是一面權宜調度防禦一面行
議兵糧具奏允日然後嚴糧調兵各有一年半年
之久然後大征之役成夾剿吳平當第一大征之師
事屬兩首不行約會安責其一旦齊集乎今關之舟
師又於八月十五日進泊深灣港如春初矣此必計
定而舉必不使賊遁如春初也大收全捷之功可必
矣功之在關者大福之及廣者弘矣敢之私議萬一
攻賊未即下敢請催湯王二參將大小兵船百餘隻
水兵共五六十名前來聽總兵威調度以關中
水陸之兵為主以廣之水兵為輔以一箇月為期一

號一令俱出於總兵威水陸進攻如其功成則
大功在關矣廣中不敢並論萬一攻又未下關中陸
兵一萬掣退只撥水兵五千船大小一百隻聽敵調
度敵請廣中亦調陸兵一萬參將水兵及關水
兵亦以一箇月為期水陸進攻如其功成大功亦歸
於關蓋首事在關廣亦不敢並論其或不能滅賊成
功敵甘自受罪不敢委於他人雖然徒手搏虎無米
為炊非人所能若水陸兵集大藥器械本折月糧廣
中二道早計呈請無一不備賊豈有不滅哉賊豈有
不滅哉作會剿議

後會剿議

前會剿議為攻海寇吳平作慨其有會之名無會之實其故何哉勢不行也以天下之地形考之閩居東北廣居西南潮居廣西之間為海寇淵藪而航海之舟以得便風為主此順則波逆彼順則此逆如閩省發舟東北風便不數日可抵于潮廣省舟師自西南來逆風而行須月餘乃可到廣省發舟西南風便不數日可抵于潮閩省舟師自東北來逆風而行亦須月餘乃可到又兩省會城相去幾三千里文移約會差人往還須四五十日兵機之事變在旦夕約會至沈海近事

日款依舉行時異而事體不同矣故從來剿賊兵難會合彼此之間不求其故反相歸咎而潮海劇寇相繼弄兵從此無寧時矣又閩中舊有五水寨近該督府整擷精米百倍賊勢輕則一寨自當賊勢重則量調別寨策應故閩中海寇不得終逞廣原無水寨向未設有官船有警則調東莞之烏鰲新會之橫江海寇隨起隨滅賴有此耳此二邑大艘乃各縣富戶主造在海營生每得十倍之利各厚養憤戰之夫名曰後生一可當十其船共有二三百隻隨調多寡一呼可集故無不滅之賊何意十五年前 浙直總督

胡公行取一百餘隻往彼剿倭皆較其大者及至彼處日久損壞片板不返其尚存船隻連年被賊攻焚殆盡雖尚有一二或再造一二又被官府取去載兵日久損壞及為賊焚奪主者坐此傾資無復造船覓利之志而向日之後生壯夫皆消散無存矣邇來劇寇曾一本橫行海上東廣雖新設六水寨向未設有戰船近日事急方議打造并搜擄民間次號船隻追捕其兵悉皆臨時募集脆弱之夫望見賊舟不戰先潰海豐東場雷港三次大敗可鑒也今春 總督兩廣張公檄憲至東廣協理建設造船募兵于閩南下沈海近事

剿賊賊平之日分發新設六水寨防守仍示曉民間富戶許令造船營生決不調取載兵斯數年之後船不可勝用諸公不以爲然蓋信廣中士民執稱彼省尚有二邑船兵可用愚謂此省之船吾昔用咸安南海南各起巨寇豈不知其可用顧今與昔迥異如前所云耳諸公雖亦信從又其孰欲造船於廣調兵於閩愚謂造船於廣賊乘未備入縣將如之何諸公曰見有恭將拔指廣船大小五十餘隻廣兵四千餘名足以防守一齊聚楚愚且崇河故姑多方款賊使其遲疑不敢入犯迨至六月已經半載賊不信我矣造

船委官日延一日並無一隻完備在募獨兵初到無船可駕只在岸上安宿賊船乘風忽至廣船之兵望風先潰一如前時福兵無用武之船不能展布廣之官兵無以自諉遂倡福兵從賊訛言愚即冒榜喚招各兵劉營教場請督府委官點查係傷死者數十人錄皆召名實在委官試其鄉音辨其服色無有假伐以報督府番一半駕新會順德新造福船其一半差官押回沿途並無分毫撓擾巡按三湘王公臨別云昨查福兵名名俱在惟廣兵只存三四百愚曰名公出此言復何贅辭近告督府熊公曰此

沅海近事

我對 三湘公之言也但令計將安出愚曰王剪請用六十萬竟且從之募兵造船於閩若速舉行譬之畜文去疾疾去猶有期也不然廣事不知所終愚之一身誠不足惜如地方何督府熊公甫任即決計行之總督張公復列數條命愚登對遂蒙俯從選擇先委同知林君持資入閩愚亦隨至幸撫按三司諸公咸篤恤鄰之義無分上分民之意造船募兵諸事皆慨然允行昔申包胥乞師秦庭泣盡繼之以血而後許之我今二人不待此者蓋其所遇與申包胥異而精心誠意形於謁見之初亦與申包胥有不

同乎二省會剿茲又奉有

明旨廣造船於閩大小八十隻不久竣工而督府委公面定會剿方客督辦兵船百餘約期同發堂堂正正乘東北上風與賊從事濟其角而維其足計收全功指日可待噫閩廣相去其勢何懸人特所見其論難合今日不期而協謀于一堂合兵為一家乃天心厭亂

聖上威靈有此安排之巧又溟海風程雖數萬里到處穴窠可數而知賊食易盡兵糧有繼橫海之勢既成沅海之功垂收矣願遠近議終始堅持南方重

沅海近事

務確任不拔一何愚乎抑匹夫之志不可奪者由實見得是耳苟可以報朝廷濟時艱成天下之事又何是非利害足介於其中哉作後會剿議以識其事

書與張鶴樓公

隆慶三年正月四日

適見邸報知天下同志之少不特猷武職為然宇內事類如此將誰力任之大夫夫惟實見得是以報國救民為急他皆不恤終久則公論自定以為然否翁之心猷能知之猷之心翁能知之亦以其志同乎海上事觀猷會剿後議則知其詳諸容續布

書與林石州 陸慶三年正月初四日

交道以心不以迹前序文論之詳矣願別後欲寄一書候起居又似不能多編又詞多叙實喧翻致此情久不相通不亦誤乎但適見文曲星高耀於浙之東西知故人之道大行私心曷能善慰行且召入經是紹古人道統垂光萬古何獨一方乎廣海事具於前後會剿議便中幸有以教我不宜

書與熊鏡湖公 三年正月初九日

名公令數更易敵則真知海上事公如是而後功可成今各船此月盡二月初決口元所惜敵離廣不早洗海近事

故船完之遲也十一月初十七廿四共三日閩兵與賊交戰勝負之形此間得其詳度中傳聞又真何哉閩中令大振奮前發去策應大藥九萬餘斤令又在省製造火器無算造四丈面船二十四隻一面催趨欲與我船會合同日出洋計賊決當殲滅誠恐轉戰遑遑欲使盡絕須多積木色米於各府多積硝磺於省城庶不臨期有誤伏惟名公裁之船將出洋之日另專人馳報不宣

稟總督軍門劉 揭帖 三年正月十三日

猷願出麾下効尺寸心也茲得遂矣伯樂之

廐雖蹇足亦可增價千古一時之會敵得遭逢豈不厚幸南方事繁已極矣其勢宜反適恩臺當其任所謂天有是時人有是事耶猷令至福建造船募兵奉有夾剿

明旨兩省兵務得面議請裁無以前參差慮賊何患不盡殲發兵之期計在二月終也容陸續具稟謹稟

書與熊鏡湖公 三年正月廿三日

廣事如此名公心獨苦也猷專力造船募兵期滅曾賊餘未能効助一二愧罪洗罪船已有九分工夫洗海近事

原估寬若干者各總奮力每隻多寬一二尺隻隻皆雄壯堅固曾賊不足滅也但各船尚宜添兵閩中造船尚未完任翁亦一面催促差人去請李總兵回省與猷面計諸務須二月中方得出洋曾賊注潮專待我兵一戰必須色色在此整擱齊集方可與之後事二省全力二大將統之下收篇公之功有是理乎今次閩中買木甚貴為閩亦造船募兵甚難為閩亦募兵也諸費不免多於前議待功成之日報

名公想當俯亮前分三大哨今孫教有事只用邵晏二參將分二大哨總理其事二參將各准自帶精兵

六十名又尚欠小哨船就此募充用每隻約用兵二十五名廣中大小船只在彼待敵追賊至彼乃取合哨潮州城易守 寶山可令帶兵殺倭倭本易與惟欲有與之之兵耳敵在此心更急 任齋之心亦急緣賊船大小有百隻之外故不得不十分慎重惟名公亮之要當滅此賊以報 名公也不宣

稟閣下徐 揭帖

三年二月初五日

伏自 恩堂秉鈞以來天下號稱治平視漢唐而下可謂獨盛其視唐虞三代相如 恩堂誠無忝於臯夔稷契伊傅周召諸賢治如 今世方之於穆時雍此洗滌近事

屋可封之休似尚少間乃萬以山頭斯進一步忘世勇退舉天下攀番而不顧何憊然乎抑或任或清或出或處有聖人時中之心法在可當守乎皆非猷項項之見所可輕議碩猷允流一卒耳昔爲入湯之禽荷蒙 匪慈再生毛羽開當對 陸武惠公言曰今天下多故當培養一二真士爲用此誠古之大臣以人事君之盛心也猷每中夜思惟恐負 恩堂此心十數年間孜孜不憚建立尺寸自謂濟蒼生答朝廷乃所以報 知已倦飛思還猷獨無是念不敢宣諸口者懼見薄於 恩堂無所逃罪今其時集海

上事計及未方可畢當退讓時貴買小舟入雲間立門牆親受法針使身心性情日就中和得躋 集氏夫子四科十哲之列不終爲武夫狂士徒錯一生寶猷肝腸私懇也行其間之史析 恩堂壽同南山之來身似松栢之堅如

勳壯心佐吾

古爲唐虞三代甄斯世於於穆時雍此屋可封近則畢吾儒終始體用之學遠則傳之千萬世讀史者擊節喜談豈不大快乎哉不勝瞻依之誠具稟

洗滌近事

稟吳自湖公

揭帖

三年二月初六日

今世賢公即如 名公且憊然勇退非才如猷獨無是念乎向不敢出諸口者以大恩主如 存翁如名公在上恐負向日相期之盛意今其時矣徐其圖之海上事一齊衆楚紛無定主故一向未敢奉 稟今皆如王剪所議收功有期其詳則共在會刺議稿一覽可知更望 名公教之謹稟

書與熊鏡湖公

三年二月初六日

兩地消息往返四五十日乃得通猷會刺議言之詳廣中船能獨當即可出不能獨當豈能與此間船相

約同日同時見賊各無先後乎此間船雖完其中
瑣事尚多梳木以雨水未發不能出港必二齊整乃
可行閩中船亦將備敵船浪與期同行乃是會剿
然亦不出此月廣東烏船雖多敵知其不能獨當此
動危乞 裁之慎之不宜

書與郭寶山 三年二月初七日

林道乾願 翁推誠撫之終始保全之山海賊尚多
豈能盡用殺伐撫一夥為他夥之望以後有願撫者
撫之不服者剿之庶地方有寧期此林道乾累有大
功見令又欲助官兵立功其志可知欲奉

沈海近事

昔專為曾賊此賊賊即回廣西完古田事其他皆
翁之事但 翁主之猷一一遵聽也此間船計月盡
可出倭賊近如何乞 示廣烏船雖多未可輕出不
知 尊意以為然否

書與張松陵公 三年二月十九日

此間兵船將完不久同閩船齊開剿賊細思去年正
月如後敵議來閩造船地方之禍豈至今日言之無
益亦不得不言通聞惠州兵變惻然不安連日
名公苦心猷獨知之不能効助一力愧歎愧歎唯願
從容處之不可急迫若再急迫愈悞愈甚去歲賊至

五羊非猷收拾殺戮兵定亂則此變當見於去歲矣
為將領無機權自悞其身併悞地方可恨可恨各賊
勢今如何希詳示兵船亦不出三月中可行剿賊也
容續布不宣

書與熊鏡湖公 三年二月十九日

兵船梳木將完決在此月盡陸續出海至漳州浯嶼
集齊令閩省船同發此舉奉

明旨會剿決不可以前先後參差通聞惠州兵變令
人食不下咽 名公苦心可想而知猷不能効一力
愧歎愧歎去歲賊至五羊若非猷居外婉處殺戮兵
沈海近事

使定則此變當於去年見之將領禦兵無機權自悞
其身如地方何事至今日只得從容處之不患功不
全收但須多處錢糧多備本色米為要耳反憶去年
正月如依猷議來閩造船地方豈至今日言之無
益亦不得不言餘容兵船發日另布不宣

祭江文 三年二月十七日

欽差鎮守廣西協理廣東地方總兵官征蠻將軍前
軍都督府署都督同知翁大猷祭將帥應魁晏繼芳
率把總協總哨官等謹以牲儀祭于 南海海若之
神曰我 國家惠育萬國撫綏百蠻山海寧謐四

方攸同乃有首曾一本諸賊蟻聚嶺海家踰閩疆
皇帝震怒賜劍授鉞兩省合師肅將天伐旌甲樓船
貌師虎旅泛海而南與諸賊從事唯爾有神寶厥亮
靈助我師之風水皆順伴賊人之徒黨盡殲用昭
聖天子之威靈亦見爾神功之明顯神其鑒之尚
饗

書與蒙近野公 三年二月十七日

恭惟 名公垂紳正笏鵠立 朝端而直節正學
天下倚以為重久矣猷以馳驅封疆未延樞衣躬鎮
誨益愧歎何可言述南方近年多事東廣為甚而閩

亦因不靖茲奉

明旨會剿而我 名公持旂 簡注 代巡于閩
誠知 名公以天下為度其精神風采之所加必并
東廣而兼濟之也恭候 台駕拜領 廟界夙夜惓
惓不暇至惡東廣舊有烏船之兵連年驅戰疲難成
賊一時委難振作今蒙 兵遣船借重于門謹始于獻
周作會剿前後二議謹呈 賜覽此詞所造船三月
初旬方可出洋然亦須商船同發不敢似前先後不
齊也敬具不潔卑官馳 候伏維 台照不任懇誠
之至不宣

書與王右池公 三年二月十七日

猷幸獲侍 名公恩光顏色俱隆生平遭遇唯此為
奇中心感激何日可忘適聞為
聖心眷注有二省監督之 命曷勝喜躍向者在
省諸荷 簡就方成一軍今與李總戎合師同心同
力相資相成收功計在不久更望 賜授方畧保全
取勝萬幸萬幸專官奉 賀伏維 慈照不宣

總兵俞 軍令于後

一我官兵試思自古以來有滅亡之賊乎又思自我為將用兵以來有滅亡之賊乎況今開廣會師各

軍門嚴督於上大小戰船數百艘水陸雄兵數萬人兩大將親督各偏將分督提督飲血誓不與賊俱生各頭目及兵於中自有忠勇出衆之人宜以吾言終日論議下乘此時立大功業於天下特待討賊賊船雖大我船更大每二三隻攻彼一隻彼安能敵賊雖有鏡我鏡更大更

多只管齊聲上去賊氣自奪賊技自屈此理甚明敢有言賊船大賊鏡多賊人者即斬首示衆

一本鎮坐船吹哨一過各大小船就起及遠相繼亦吹哨一過各船及各把總總哨官等齊到聽發放下到者重治

一將開船時本鎮坐船先放炮三枝鳴金鼓扯滿旗起蓬船收三板各船齊鳴金鼓扯旗起蓬船收三板本鎮坐船放炮三枝開船各船一齊開行

一洋中行船俱要歸哨至未時前船過澳即便先泊使後船得以尋泊泊船可要歸哨

一船在洋中前船見賊即放鏡三步起火三枝報知後船後船相繼各放起火三枝報知最後之船使其急趕向前如前船不報及後船不傳報者俱以軍法從事

一臨陣時頭銜銓兵船一隻賞銀二十兩次銓賞銀一千兩本船總協總哨官保薦陞實授官舵工於衝鋒銀內取賞頭銓賞一百兩次銓賞五十兩若臨陣通商斬首示衆

一生擒曾一本賞銀三千兩斬首賞銀一千兩貨物盡充賞頭目奏陞官三級其餘有名賊首并從賊皆從重議賞

一賊人棄棄包服過船及以錫作銀數擲為餌不許拾取違者斬首

一昏黑之夜追賊最前之船見賊船連連點鼓報知後船後船亦連連點鼓報知最後之船若前船不見賊船即連連點金報知後船後船亦連連點金報知最後之船進止聽本鎮號令

一洋中卒遇大霧前船如見澳分即鳴金鼓相報

警泊候警開始行

一洋中卒遇颶風各船隨便收澳不待我令

一泊船時本鎮坐船三板未放各船不許擅放若有機事赴前不在此禁

一夜中守更聽本鎮及二參營坐船起播早放銃

三聲各船俱備魚鼓二個照更相應不許失候各船頭目務要加謹稽察本鎮不時差人巡視如有失更頭目并守更之人俱以軍法從事

一海上魚船魚網不許盜取違者網打百棍割耳一差哨探船回報時有警放銃放火箭無驚張扯

太平旗如黑夜入澳回話沿途點鑼而來以便識認其哨探的實者重賞如或躲避誤事及哨探不實者處斬

一夜間行船本鎮懸燈三盞於將懸三盞把總以下各懸一盞

一各船攻賊之際不論左右哨兵船每賊船一隻只引兵船三隻附攻餘船別剿亦依前規倘賊船結隊我船亦別剿攻之不許違逆先後合攻之時賊圍在中不許外船鏡箭亂發以致自傷一賊被兵攻敗洩收功後將船首數充賞如功

未收不許貪貨多奪違者依軍法

一兵船常要積薪桶水足用五日若緊急之際稱無薪水者即將違逆治以軍法不恕

一賊徒能約眾縛獻曾一本首色其不罪仍依格賞之又賊中徒黨或被擄之人棄戈連船來投者審無詐偽處之不死汝兵若殺降為功幽則神責明則刑誅戒之戒之

一開廣合師乃奉

明旨有功同賞只要爭先破賊不論得功孰多孰寡况廣船造於開廣兵募於開廣有大造於廣汝

衆當知敢因小忿起爭或以功次較論我則重治汝決不輕恕慎之慎之

一同舟之人同是一箇身命各頭目須要撫愛各兵其各歸王廣補給盡如前冊所載有侵犯者許來告治

一大小火筒須兵船擊及賊船方放不待言也若本鎮近發去大小碗口銃亦須兵船擊及乃放務要百發百中若似往常離遠放銃終日糜費不得收功何益於事決當重治不恕火箭佛朗機及哨船發首亦須近及乃放

一船中百執事無要緊定火藥火箭等器各
要分人管理收拾勿致損失大小鏡更要撥定
精兵管收管火使有專責棚棚中棚尾棚俱要
分定信地過敵聽其且守且戰不許臨期推誤
一發去碗口鏡用鉛子食於廿六火者入三鉛子
用藥半斤小者入二鉛子用藥五兩其藥研極
細乃可用研不細查出細打下輕能

一各船自添藥開向廣東之日為始以後大小鏡
無放下許放雜亂軍令如欲放鏡及放出舊藥
准在泊船及開船頃刻之間點放其為鏡聽在

沿與地方未起行時勤勤演習若至廣各澳泊
船本鎮酌量軍勢少緩即於大桅尾懸雙龍號
帶許各演習雙號帶收即止

一大小船兩傍每傍前後畫兩大圈邊黑色中一
白月各寫一大字把總王宗義噴大小船八隻
前月寫左字後月寫天字把總王奇聰噴八隻
前月寫左字後月寫地字把總張道讓噴八隻
前月寫左字後月寫鳳字把總王可興噴八隻
前月寫左字後月寫雲字把總劉君宜等四隻
前月寫左字後月寫中字把總余正噴八隻前

月寫右字後月寫龍字把總林應繼噴八隻前
月寫右字後月寫虎字把總陳亮噴八隻前月
寫右字後月寫鳥字把總黃應噴八隻前月寫
右字後月寫蛇字把總林弘仲等四隻前月寫
右字後月寫中字把總黃立揚等八隻前月寫
大字後月寫中字把總黃立揚等八隻前月寫
白馬噴字各要如令明寫以便稽查進止諸事
一大兵臨賊必敗遁滄海猶臨賊將何之賊船
可到兵船亦可到賊食易其兵糧有總決當窮
追盡滅其黨而後已敢有推諉不肯遠追者斬

首示衆

一左右哨大小兵船聽二本將自主號令名色把
總以下一一遵守敢有似前無禮拒令者重治
慎之戒之

一行船過單日左哨先開次右哨次大中軍哨雙
日右哨先開次左哨次大中軍哨務要齊聲整
整不許混亂

右軍令三十條逐條皆切軍中事務如各
道守大功可收或陳或賞榮耀極矣如
違者令加汝戮焉汝又何辭南山可移

朝廷答各

吾令不改金石可銷管寧不失其各願
自立此大功致我平生志得持此以報
軍門傳之千歲有餘輝也吾之嚴令亦
既三申五申矣汝衆其思之戒之慎之
毋貽伊悔
此令之外更宜申明者待再指示

洗海近事

洗海近事

續加礮四十二門礮四百斤鉛二千五百斤所以
上七十隻之用
續添造二丈一尺面者十隻俱已前估共八十
隻今分在右二丈一尺面者又左哨有左中軍
右哨有右中軍又另大出軍一哨其協
總哨官有與前不合者以今分于後者
為主又募哨二十隻隨時差撥

天地風雲

天字哨

地字哨

把總王奇聰造三丈面船一隻

把總王宗義造三丈面船一隻

協總王宗道造三丈面船一隻

王宗月造二丈八尺面船一隻

哨官王必容造二丈八尺面船一隻

王蒲造二丈二尺面船一隻

王大輔造二丈面船一隻

洪春造二丈面船一隻

謝安造二丈八尺面船一隻

沈海近事

柯諭造三丈面船一隻

協總黃勝造二丈八尺面船一隻

哨官梁化造二丈八尺面船一隻

柯魁造二丈二尺面船一隻

洪春造二丈面船一隻

李章順造二丈八尺面船一隻

林秀造二丈八尺面船一隻

風字哨

把總洪道謙造三丈面船一隻

協總許罷造二丈八尺面船一隻

洪時喬造二丈八尺面船一隻

哨官吳章造二丈八尺面船一隻

王宇盛造二丈二尺面船一隻

洪祖聖造二丈二尺面船一隻

朱祿造二丈面船一隻

郭敬造二丈八尺面船一隻

雲字哨

把總王可興造三丈面船一隻

協總陳良貴造三丈面船一隻

楊文督造二丈八尺面船一隻

沈海近事

一右大哨邵參將營

龍虎烏蛇

龍字哨

把總余正造三丈面船一隻

協總李魁秀造三丈面船一隻

黃明造二丈八尺面船一隻

柯俊造二丈八尺面船一隻

哨官陳贊造二丈二尺面船一隻

徐烈造二丈二尺面船一隻

江福造二丈面船一隻

左中軍哨

協總劉君宜造二丈八尺面船一隻

汪珊造二丈八尺面船一隻

哨官李家造二丈二尺面船一隻

溫方造二丈二尺面船一隻

王可法造二丈八尺面船一隻

哨官郭愛禮造二丈二尺面船一隻

蔡益造二丈面船一隻

王至讓造二丈面船一隻

楊昌造一丈八尺面船一隻

洗海近事

虎字哨

黃章造一丈八尺面船一隻

把總林應繼造三丈面船一隻

協總阮顯造三丈面船一隻

莊回春造二丈八尺面船一隻

哨官張宣造二丈八尺面船一隻

林世德造二丈二尺面船一隻

莊貴造二丈面船一隻

林崇榮造二丈面船一隻

林士訓造一丈八尺面船一隻

鳥字哨

把總陳亮造三丈面船一隻

協總余義造三丈面船一隻

許玉造二丈八尺面船一隻

哨官周孟振造二丈八尺面船一隻

洪七造二丈二尺面船一隻

張憲造二丈面船一隻

張興造二丈面船一隻

黃宗興造一丈八尺面船一隻

蛇字哨

洗海近事

把總黃處造三丈面船一隻

周孟岐造二丈八尺面船一隻

協總吳杞造二丈八尺面船一隻

洪大旭造二丈八尺面船一隻

哨官阮遷造二丈二尺面船一隻

鄭聰造二丈面船一隻

林瑛造二丈面船一隻

林洪造一丈八尺面船一隻

右中軍哨

把總林友造三丈面船一隻

協總李君素造二丈八尺面船一隻

哨官史朝寶造二丈面船一隻

林義造一丈八尺面船一隻

一大中軍哨本鎮

把總黃士揚造二丈八尺面船一隻

協總楊琚造二丈八尺面船一隻

林喬機造二丈八尺面船一隻

謝天爵造二丈八尺面船一隻

徐謙造二丈八尺面船一隻

哨官林期造二丈二尺面船一隻

楊喬造二丈二尺面船一隻

徐光造二丈面船一隻

欽差鎮守廣西協理廣東地方總兵官征蠻將軍前
軍部督同署都督同知俞 為勸招亂民復業事
照得海防曾一本罪大惡極見奉

明旨二省夾剿募兵造船多方經理務成十圍五攻
之勢一鼓殲之而後已但賊中脅從被擄者多中
夜尋思豈無欲回本鄉與父母妻子共全骨肉共
保宗祀之念但每登岸之日各處官兵鄉民即拿
報功與言至此我心惻然想

沈海近事

總督巡撫三司府州縣各官心與我同情爾赤子
不體我心可傷可憫今給告示沿海鄉村張掛汝
各鄉民有子弟親戚朋友隣里原被擄脅從久陷
賊中者可多方使人勸諫回家安生免受誅戮之
慘其官兵鄉里之人敢有似前貪功指拿如已害
命即問償命如未害命亦反坐罪往當官府亦有
此令以印信免死小眾散棄聽其自取並無信從
竟是虛文今次但有逃生登岸者許即赴所在州
縣或巡檢衙門告明都勿問其從前是真賊是被
擄俱一面給與免死照身一面申報

軍門准其回家復業其各州縣巡司以招復亂民
多者論功如今此道招徠遠邇之例噫天父地母
我與尔衆同胞而生汝初無知陷於罪逆我能救
活汝一命即是救活我同胞一命尔各赤子思之
念之早尋生路毋貽後悔古令山海有不就誅之
賊乎試將二十年間事看之即自覺悟也須至示
者

沈海近事

書與熊鏡湖公

三年三月廿四日

兵船三月初十日以前盡開苦風浪不便未能轉交
交者福州港口地名沙多水淺大小船至其供要遲
緩過交後則悠然無碍計月盡乃可到漳敵十二日
離省十九日到泉二十二日離泉一二日可到洛興
待 任前到議定發船另報兵聚日久費用困乏昨
有文備支本色米并銀乞 旨意時事不懸理只
要收得全功從來事莫非速便也 任前意甚
急但自下能急耳容續布不宣

書與塗任齋公

敵半生從事 諸名公之後求其志存 社稷心切
生民以古大臣自期昔誠未多見茲見 名公大山
喬嶽其舉動貫日凌霜其氣聚海濶天空其襟懷旋
乾轉坤其才畧猷也無以壯志尚存願附鴻翼翔宇
內蓋勃然矣何幸 名公默已相許竊意天下後世
當別有一番快談豈獨掃平海妖瑣者歟惟祈
名公終教之敵十九日抵泉二十二日即潛離二十
五日到中左所 造船遂日有到堂二三日後可齊
但各船於二十二日出交遇颶風大小有壞者其餘
損壞多損又當整頓一番敵所深憂各兵在洪塘日

又糧米食盡蓋人告 鏡翁以迫途遠遂又領經
過山城東第一有疎虞所係非細且此車急於燃眉
取之於廣六緩不及不曲為措處悞事非細敵意欲
具一文乞 名公行借三千五百兩來敵各船買米
待敵一面取解前來補還此銀借敵非當廣還銀性
責敵不責廣自當明白謹情懇告如 重許方敢具
文刺賊無處逃遁處逃已久矣惟恐四五月後風
汎不便但天欲滅賊必奪其魄使悉于潮以待斃
也劇賊肆志已久此舉最宜從容慎重乃可一鼓收
之決不可似前急迫世人謂巧遲不如拙速速而果

拙何貴於速遲而果巧何病于遲乎 名公以為何
如

書與塗任齋公

四月初七日

二三月受 教荷 惠大異常格藏之中心其何可
忘別來不任憫 所喜請 益有日也廣船收拾將
有次第唯糧米乏其事甚堪願 名公亟念為一
措處則萬幸也

書與朱白野公

四月初七日

兵事旁午行如疾風敵於此時義當過門不入顧提
兵于外何止八年家值弟兒二變便途私視所謂一

日備愈控已適值 名公六方下車誠為意氣之感
不期而會之嘉信次遂行此心猶以為滯不及奉
誨知 名公能亮其志過蒙追使寵以 華翰錫以
厚儀其何可當其何可當歟嘗謂上下感應之神常
人以為迂論真儒者則知其為至妙之方也 名
公蒞政旬日誨士以及民因政以寓教性命道德之
要溢然盈士之耳慈祥懷憐之仁溫然入民之心頌
聲載道譽不吝口德之流行速於置郵真儒作用有
本如是吾邦之幸吾道之光猷眉任欣慰閩廣海妖
以二省全力與之從事橫海之勢既張洗海之功可

收尚祈真儒學問乃文乃武神機妙畧密緘 賜教
以匡寡昧 名公政化旬日如坎替月可知更圖竣
事假歸以覘有成之盛敬布區區不覺錢惟為道
統益自珍重不宣

書與莊秀才

三年四月初八日

樓船千艘水軍數萬聲鼓振天遵海而南蛟見之深
藏鯨遇之就戮此亦天地古今一大觀從我者其
兄也牧他日為作洗海傳直叙目擊景象方是信史
吳廣文師尊金玉君子也與生定交二十載餘生平
日不敢持一行上人發一言過人多取法於此 公

若謂其有疑於生決無是事觀于之知管仲在於形
迹之外 吳師尊於生必下拘、形迹間也相見時
為我一謝尚容另致鄙懷不宣

書與熊鏡湖公

三年四月初十日

本色米乞隨地多積船上一時欠乏唯處來開造船
募兵時日已久各哨困之甚、自當濟之要于成事
事後計算自然明白造船諸事按序宜當如此非故
遲延也伏惟 裁亮

書與望任齋公

三年四月十一日

恭惟 名公視 朝廷之事猶一家視天下之人

猶一已今日同靖二省之亂他日 一人匡

社稷其事業可預觀矣階級事承 命具文令中軍
官侯廷佐赴領已行速發將士聞鼓踴躍歡呼莫不
顧効死力以後風已下甚順但遂湧徐接前一日遇
賊即大破之矣諸客面領不宣

書與楊次泉

四月十八日

歛統舟師教早至潮境請 教誨掃海妖是本心也
但思既奉

明旨二省夾剿不可或先或後計今亦不從雖此後
風色欠順但遂湧接去自有一日遇賊可大破之即

如所報賊深入則收功更易且至或首天敵其惡而奪其魄未可知也容續而不宣

書與塗任齋公 四月十八日

賊船盡數開上十六日五古雷港若順風則半日可到海澄敵蹤現形勢賊若深入必大破之今與西垣公約會分布面形呈覽蓋恃吾有以待之意也乞裁教賊若不來二省船備同出追剿一鼓殲之無難也不宣

書與熊鏡湖公 四月二十二日

師事不能速自古而然此是總督軍門行下數條

是廟堂之上所見尤真也今烏船一縣不知用過銀若干閩船一縣不知用過銀若干恐他日破陣衝鋒必是敵船他人不知兵中事每於唯為敵之言名公所教亦每如此敵將奈何半敵船駐漳未可獨往日以糧之名公誠為敵默思體急使敵懼然為名公効死不敵敵何所恃乎今賊在閩上下向往未定如名公果至潮敵當馳赴面悉此情也不宣

書與楊次泉 四月廿三日

連已奉啓茲不多改大抵須俟閩船同行閩船已歸

將行敵豈敢後閩船未備未行敵豈敢先任齋公即日至于行期可定也容續而不宣

書與塗任齋公 四月廿三日

賊尚在古雷計他道無所之唯待罷而已既知其遁無所之在我唯當收拾十分全備乃與從事一鼓收功不可急逼也閩船日集廣船待借銀到整備亦易也西垣已出木與敵初布廣船在前今閩船又泊在廣船之前乃二省兵將各欲當鋒真好消息也尊駕至漳乞即移鎮月港庶便請受方畧不宣

書與楊次泉公 四月廿三日

兩省夾剿乃奉

明旨敵兵船在閩自當俟閩船同發力合勢張以與此醜從事如摧枯耳天下事何者不因欲速誤乎況兵事尤宜慎重平日計慮期於一日收功要之功收之日議論自定也沿海備賊將何逃容續而不宣

書與熊鏡湖公 四月廿三日

新寧決非曾賊烏船勢大就逆擊之可也計名公業已行此時已收全功矣曾賊入閩二省全力擊之當一鼓盡殲數日後任翁至即發咄我船無報無未昨差官去領乞速發為幸此等大事敵一肩挑之

生死利害付之不顧 名公不能相亮敵何估乎要之賊賊之後議論自定也以敵度之賊將何以待斃而已耳不宣

書與塗任齋公 四月初六日

賊在古雷進退兩難乃計窮無技唯待斃而已敵與西垣公議每日五更二省兵船皆起蓬棹以待其來若巨艦盡到即開往擊之諸方畧容面受不宣

書與塗任齋公 四月三十日

各官兵承 賜借銀並不顧効死以報不知賊中水色未育餘否敵恐出洋追賊南北未定日期難限欲

求借三千石以併各兵遠追食用浚求之罪乞 有

書與塗任齋公 五月初七日

萬年天地再逢開闢一代規模見 名公主張社稷蒼生何幸敵何幸 名公在上敵及將士不奮發昂報於下是土木也想 名公能亮之兵法謂不動如山又謂其疾如雷我兵在前當如山在今當如雷已與 西垣公約會一二日師出矣容另布不宣

書與郭寶山 五月初七日

五月初六日 任齋公親至各船攝實初八日兩省兵船同開風順則一遂直抵古雷破賊風未順遂日

移去計破賊六不出引日外也惟 名公督廣島船大小一百七十隻來截賊走之路共收蕩平之功是幸

書與塗任齋公 五月初七日

賊見在古雷兩省合師不分彼此人和已徵之仗威靈在六賊計不唯也容另報不宣

又書 五月初十日

今日行矣敵心則如烈火惟恐時下風色不順船有大小蓬進之不同容另與 西垣公議宜以其速乃可成功也不宣

書與張協峯 五月十二日

敵與 西垣公約初十早開船敵泊曾家灣關船泊波窰本日敵如約至曾家灣關船分二哨泊大担一哨泊舊港與敵十一日亦至舊港與前面白沙灣泊已與 西垣公約此後不論單日雙日取便前行矣船在洋中停住無說但聽風聽潮徐 移去自有一日見賊火破之也謹復不宣

書與楊汝泉 五月十三日

二省兵船五月十二日乘風到古雷十三日風太猛又 李總兵自船今日方到銅山又聞船有損失已

差人與約十四日欲直抵柘林尚未得息計賊此時必在馬耳藏賊在下久矣差人催郭寶山兵來夾攻不幸不宣

書與熊鏡湖公 三年五月十三日

翁從來行示之文見教之書無一微言在他人則悔何苦為地方挑此重担賊則不然竭全力委吾身以報

君恩他皆下顧也師行遲速師中之人自有真主張遙制者一面行催一面溫諭乃見共濟之義也賊不得已發教語已勿見罪萬幸

又書 三年五月十九日

疊承督責猷姑未敢辯茲恐有誤冒也乞名公自思之容當日數言可白今只待有一日東風直抵南澳二省之兵堂正自足賊賊勢而且苦從來不得名公一善言相慰若任前目見其事幾經日遂增費西垣總兵得從容發布意也亦命之所遭耳猷敢悲乎不宣

書與塗任齋公 三年五月十九日

此間兵船但得遠至南澳則賊在掌中矣必欲待巨艦齊恐遲昨承郭總兵書謂四催王詔據回稟帖

說呈請軍門未示准牌何泄也本省總兵裨將如此輕視何有於賊乎又鏡湖公甚不知賊苦情惟文催書辭多危切賊報之謂將官苟無真見方寸驚亂如翁事何王詔未下來並下敢言及想總督亦催之急下久當至渠船在賊上風迫近原不妨恐鏡翁亦不知此也下宣

書與江新源 三年五月二十日

猷昨與吳主簿帶回啓謂名公一至潮即發兵食其深指兵可見矣茲承教取兵充伍其深指兵又可見同事如名公猷不能効力共濟非丈夫也各

兵因乏用有遊者茲得解來銀即分給各兵見在首必安逃者即就近補足只得一日便風兵船直抵南澳賊自不能逃也不宣

稟總督軍門劉 揭帖 三年五月二十日

二省兵船向因風色不便故行之遲五月十二日風便行至中洋又遇猛風收泊銅山廣船只壞一隻其餘收拾已完惟開船尚費數日收拾待風便一日直抵南澳二省全力堂堂正見賊一戰即可收功惠潮山賊近益猖獗此亦易與只要兵多五攻十圍自可殲之從來如此也惠潮山賊輕視狼兵狼兵怯

此賊五攻十圍之兵敗之汀漳惠潮是也職部下
有名色把提前思海在廣用兵日久兵形賊形皆所
熟知謹差前赴 臺下所用其廣西賊情前思海亦
能言之具稟

書與塗任齋公 三年五月十一日

西南此風初轉六儀准行客二三日風勢略平即行
也賊尚欲一逞頃時一齊整集如見敵方收萬全之
勝如其遁走是賊怯也進追之之兵氣益振賊自援
首乞 名公亮之下宣

答總督軍門劉 揭帖 三年五月廿二日

鎮守廣西地方總兵官汪雲將軍前軍都督府署都
督同知俞大猷為兩省合兵預由軍令以圖併力夾
攻共收全捷事照得見奉 總督兩廣福建軍門劉
開行八條除禁接濟嚴肅備戒安殺定賞格由號
令伍條遵行無容再議外今特三條開立前件詳議
通行回報為此理合再由并具便覽書冊具呈伏乞
照詳施行

計開

一量地里以定先後

前件賊見在潮州馬耳港本職兵船同總兵

李錫兵船見至銅山總兵郭成督王詔兵
船見報已離海豐以陸路計之程里可謂
適切以海路計之當論風之順逆時下風
多西南在海豐來者為順一二日可到馬
耳在銅山去者為逆欲逐日唱風行使夜
無安泊大灣船隻幾多忽夜風猛發悞事
非輕欲分賊先後移去賊在上風乘我單
薄求衝我兵前後相遠不能策應亦不免
悞事本職竊計之王詔議遣大馬船七十
隻分又加以中小船奏共一百七十隻其

勢亦不為不厚但彼船雖大且多彼軍器
甚少兵甚弱欲與相期同日同時見賊則
無是理如彼船順風先至此船逆風未至
賊先迎其至者而敵之彼船萬一不支悞
事大本職向日有會剿二議其詳詳文
幸天心體之數十古一時之會巡撫熊
自奉職來聞造船巡撫 百端曲成
本職造船募兵已成一軍總兵李錫議遣
巨艦百器齊臨先該巡撫塗 檄師於海
嶺無分閩廣今該我二總兵率各將領飲血

於銅山兩軍一心正所謂兩省之兵力俱
舉一鼓之全功可收風色未順遠則同遠
風色既順近則同近戰則同戰追則同追
敢有遲遲不進者我二人將俱棄快船在
於陣前調度即以軍法處之決不容情也
其王詔兵船若能相機取便前來共收追
北之功亦甚善也

此條自事後現之可
謂料無爽也

一審風潮以分奇正

前件本職及總兵李錫船見在東北王詔等
兵船見在西南在東北皆本職大小船一

百零五隻兵萬餘名同行同止正所謂廣
兵福兵廣將福將兼有也若欲分奇正王
詔兵船居上風當以為奇而此間兵船在
下風當為正若論強弱則此間兵船為強
王詔之兵船為弱今我二總兵相約賊在
大洋則當正一齊一進攻賊在港次遇
單日則福船先衝為正廣船繼衝為奇遇
雙日則廣船先衝為正福船繼衝為奇賊
何患不盡滅乎

一據要害以防逆遁

前件賊見在馬耳港天奪其魄使與官兵接

戰一鼓滅之在瞬息間耳若走出此港即
係江洋大海更無他港經過無可設備使
賊艱難賊走出大海兵船追之遇晚即
當收回不敢泊於中洋數百之船二萬之
兵中夜發風候事不細所可計等者本日
是何風色賊走南走北當收入何港兵船
知其蹤迹已真次即進追之如知之不
真又當多差快船哨探乃可進追賊屢遁
屢遠兵船屢遠屢追賊內無接濟之糧外

無應援之黨欲戰則不敢欲掠則不敢不
過一月之餘賊可盡滅後患可永息惟兵
船當備足三四個月糧恐追去風順日久
收回風逆日多也

書與奎任爵公

三年五月廿四日

已與西垣公約下待巨艦只待東南風量即日當
有此風銅山船不能下玄鍾猶治與船不能下銅山
倘治與船至銅山銅山船尚未動是賊二人遷延負
罪也伏惟慈亮不宣

書與來節推

三年五月廿六日

潮陽乃昌黎舊治號稱文憲邇來山海之間商民奔
兵遠近騷亂 廟堂之上選擇 名公典此方之
刑司馬氏著兵律授刑書以其事相通必雷電之明
威相合者乃辭也 院道之以紀功相托其意實欲
名公以方畧詔諸將容簡誠求請討此小醜無所遂
矣不宣

書與江新源 三年五月初九日

急於戒賊敵心亦如火烈某近日西南風猛兵船一
步難前後轉東南和平風色即直抵南澳若遵隱惟
迫不審風而行與賊相通候事非細伏惟 裁諒不

宣

書與李西垣 三年六月初三日

賊到時遇水退我決勿動 則同他船流出若水長
則乘機與賊愈戰愈流入內我兵決取大勝也昨燒
洗船及入雲霄有人報他乃來也知洗者已完雲霄
者已出是天欲滅此賊也

稟總督軍門劉 揭帖 三年六月初三日

選賊敗之其事可必風色未順須徐待之委難期必
六月初三日子時據報賊船已移至南澳向北行使
如其徑來銅山求戰決大敗之如其下戰遁走即落

下風兵船窮追決大破之容續報謹稟

祭天妃神文 三年六月初七日

致差鎮守廣西地方總兵官征雲將軍前軍都督府
署都督同知俞大猷謹率大小將領以牲醴祭于
勅封天妃娘娘媽之神曰爾賊曾一本橫行海上毒害
生靈非惟居民二者之咎亦爾 神明好善惡惡之
道有未至也今大猷等統領舟師會合劉師始戰之
銅山賊已喪敗而走再攻之林尚期首從盡殲爾
我 神明臨戰之際所以順風俾此醜賊無一遺遁
爾 神明之威靈斯顯而遠近之感戴無已也尚

鑒

書與寧任齋公 三年六月初五日

賊入港乘潮長閩兵船原近港口先迎戰敵兵船離
閩船一矢餘逆流搖櫓隨至共攻賊船賊人困敗後
逢潮退轉戰轉出港若有風助此賊必滅若天未黑
此賊必滅賊之遁走非勝我神奪肯忍退如出乎今
衆兵湧躍知賊易與敵與 西垣公議挑精銳結哨
猛進期當一鼓滅之如或遁走不問大洋或岸邊或
白日或黑夜俱要尾追務將賊首從盡滅而後已
唯此三四日彭祖忌風宜待定乃行外風未定不惟

不便於攻此不便於追又昨港中巨艦百艘之雄使賊驚惶求乞洋中廣船之衝使賊燃火號夜遁伺名公尚未聞乎今賊往柘林連日燒亡賊之屍烟火蒙山兵在玄鍾只待風定不問風色正南東南皆可開船去攻賊亡決在不久逃去必無所之也請名公記驗敵此言數日之後不宣

書與郭寶山 三年六月初八日

今敵每三大船結為一哨以官督之其船蓬兩面用白布寫官船人姓名二張縱遠二面使催陣之官首見退縮指名拿斬福建船以木牌寫名待彭祖忌

風定開去攻賊乞 翁差人打聽速來合攻不宣

書與塗任齋公 三年六月初九日

前日 西垣公使首口稟 公之言乞勿過信敵若不與 西垣同心必渠有字告 名公乃可信也賊船入港是順流也聞巨艦高火用深水并二號船泊近港口故先與賊敵敵船離開一火餘搖櫓出援是逆流也隨至協攻港次迫窄而賊混戰戰寒客不得許多船離開船自離畧遠者亦唯前進及轉戰出洋兩軍翼張其勢始大賊奔遁不暇矣使者之言果可信則巨艦是真遠邁也巨艦非遠邁欺人之言

似不足信矣敵賊 名公之思如天之高如地之厚自謂平生一奇逢指顧為報高自待也今日破賊以報夫何足言使首以賊觀望致脫去廣求其說何巧乎敵與 西垣在港則終日相對計議行船則同生一小船在兵船之前相度進止敵固知 西垣必無此言今世公卿廣大高明如 名公驟聽之恐不免有疑繼而量其人品察其心術必能察亮也敵之惡側求白何其能仰亮 名公然而思之思不見信古來仁人志士終不能自白者何限敵分若終不能白名公終不見信不用繩以文法敵請引劍剖心以謝

名公知遇之恩以為後世負人恩者之戒何不可乎無任恐懼戰慄不宣

書與塗任齋公 三年六月十五日

諸皆 西垣之功敵願降下風矣唯進止之際敵獨任其咎于今似當見亮也銅山之賊巨艦據港賊船衝入就之諸色長技得施賊乃大敗若先出港與賊戰巨艦無風難行其事未可知也敵固曰銅山之戰兵船據港其策非迂兵船泊玄鍾朝暮推驗天色決于忌風之日出賊不意直向柘林慶戰港中大小兵船皆得合力賊乃大敗夫與此非劇賊從事必計定

與戰漸次挫之全功乃可收若不待風色而使兵船不保急欲成功而使我鋒少挫敵之員罪之豈止今日哉伏惟 慈亮不宣

書與熊鏡湖公 三年六月十五日

堂：正：漸次挫賊忘風之日又出戰不意賊今大敗何所逃乎非但渠魁未殲兵船常追維徒黨三當窮追盡滅乃可收兵也此皆 名公經畧餘維於上廣東赤子將有出水火之日一方擬設事百拜叩謝乃先辱 賜教儀 感激何可言喻已與 西垣公約傳令各船修整畧完一二日即前進矣差官送

敬此 候諭 名公為地方勞神乃少違和伏惟順時宣節無任祈懇下宣

書與塗任齋公 三年六月二十日

將士戮力血戰十八日在奮將士死傷既多賊死傷者何可計兵船既多損抗賊船損折重不少不數日間潮人自能傳之也兩軍再收拾一戰則功可成然莫非 名公鼓舞振作之所致敵皆任感激敵每對人不能為縱橫之辭以動人聽聞故所差用之人亦取其與敵相類者願 名公察之不宣

余陣亡把總及各兵士 三年六月十五日

欽差鎮守廣西地方總兵官征蠻將軍前軍都督府署都督同知俞大猷奉將印信駐紮桂林侯照謹以桂醴祭于陣亡名臣祀總余正協總李魁秀哨官王宗興及各亡卒之靈曰氣數有時而塞故賊子得以弄兵而生民之水火可憫然正氣之所鍾華即有忠臣義士間生其中弄兵賊子賴以誅鋤水火之民賴以衽席天地綱常賴以撐柱蓋雪霜同烈而日月為昭矣嗚呼傷哉痛哉汝余正執志滅賊其東忠臣義士之氣而生者歟汝協總哨官亡卒奮不顧身其不愧古之所謂義士者歟人孰無死為 國而死為

民而死成仁取義死有餘榮矣世之讀古人書擔受人爵祿者其處死生利害之際而當予奪之間能慷慨如衆死士則治日多亂日少雖有不良之夫自當隱伏而不改送興言至以安得不負戰而長嘆乎哀哉痛哉游義魂于南嶼之島望義骨於粵海之沙除亮一時作鎮千古汝衆之功可謂大也簡誠哭奠此情有盡此心無日而忘汝衆之功也尚 餐

書與塗任齋公 三年六月十五日

收全功尚在數日之後 厚儀之先下賜所 諭皆溫美之詞爛然燦然代自揣度平伍下品何可當此

殊遇其不知感激思奮非丈夫也 郭總兵統大艤
戰舟四日至南灣兩軍即日往與合營今次當另
立一大局面敵客至南灣議定請 裁

書與楊次泉公 三年六月二十六日

整兵再進賊北踴躍似無難也連日場邊起破阻風
不得出港計旦夕風轉即行島船退泊廣灣據上風
賊蓋難逃矣容續布不備

書與塗任齋公 三年六月二十六日

賊見在馬耳 郭總兵船前日來長汶尾駐馬耳前
過賊不敢動昨日又去廣灣據上風防賊遁亦在馬

耳前過賊六不敢動賊六因我走無所之惟倚双耳
兩軍今日欲開出港里阻下得示音明日風色如何
容另報不宣

書與戴思齋公 三年六月二十六日

秦別 光範下竟數月 高情厚德涉寐思感効報
在何日乎官兵與賊兩旬三戰賊雖大敗巨魁未得
夜占斗牛劍氣上射心頗疑之繼乃得知 名公近
日按漳蓋批文翰武畧之雄東于特莫即之神使我
兩軍生色如是耳計今合兵再整盡殲醜類以收蕩
平全功當在即日伏望 名公賜校方客使歡筆領

以從事是大幸也勿 奉 候不任瞻依之誠不宣

書與熊鏡湖公 三年六月三十日

經畫兩載收功一朝福船福兵櫻其頭廣船廣兵邀
其尾渠魁遂生純擒徒黨殲滅幾盡 名公神武雄
畧蓋古周呂之匹儔敵也何幸得藉以免安容即躬
赴奉 賀并 謝不任喜躍不宣

書與塗任齋公 三年閏六月初一日

經畫兩載收功一朝 名公才畧實與周呂並匹其
功德及于二省之民當與日月同流也猷受 厚恩
又異于常礼當即起 賀謝為兵報諸事未得明白

往與 鏡翁議處數日後決當赴赴百拜 賀謝不
敢為負義之人也伏惟 慈亮不宣

書與諸公 三年閏六月初一日

敵造船十艘與 岸西垣總戎三月間在洛與合營
相度風色漸次南來因風未便剽于銅山曾一本各
賊一何猛乎六月初四日統大船五十隻小船五十
隻前來小船割港口大船徑衝入港幸聞新造巨艦
器械其備泊在港口奮振迎戰我兵在內港即出同
戰賊敗死約有千人頭目死者過半乃乘潮退脫遁
初五日至柘林兩軍窮追初五日至玄鍾相度風色

於六月十二日徑衝入松林攻賊賊乃大敗死傷沉
水者不計兩軍及四散所約有六百名顆原船一
百者被官兵焚沉只存人中者十餘隻小船二十隻
走出外洋大船兵收泊松林賊走泊連澳兩軍收拾
十八日徑抵連澳攻之血戰竟日因天無風搖櫓攻
打不得焚沉其船賊死在彼船者比前二戰尤多
得生擒審之云三戰之後賊常死四分之三頭目
已無一存廿四廿五日 郭寶山烏船往來賊船之
前賊不敢動被烏船之兵看破廿六日即與之戰遂
得賊首收我三戰之功也竊謂此役若非兩軍三攔

賊鋒于前而大破之則烏船未敢輕與從事若非烏
船一戰于後則賊首不免脫遁此事不知所終要之
莫非 諸軍門調度之功將士何與焉烏船報功之
文云衝沉賊船十一隻焚二隻走出外洋九隻呈此
戰賊大小船只二十二隻曾一本船向稱近二百隻
今皆何在是可推而知也班師在通領 教有日諸
容面悉不宣

稟謝總督譚公

三年閏六月初六日

周少魯道長近有疏論敵幸荷 名公為白敵聞之
感激益深捐身為報之念益切少魯舊曾相處聞向

與人談時將敵六在其策指中茲論必為人所詬渠
何心哉但不提無名之謂其盜嫂不疑何愧乎敵去
歲無兵領並無與賊一戰無報一功安得有部下妄
殺及自杖殺告者之事此事 名公為辯其恩大也
敵自不待辨也謹稟

書與李思賢

三年閏六月初十日

當日賊入五羊廣兵有船而敗福兵無船不得與賊
戰人指福兵從賊而其怨謫之幾成變敵百口不能
為白只不顧身出城外收福兵為一營約束之使不
肆有二三人畧犯令即斬示衆事乃定定後即差官

押回沿途無擾 撫院熊今守巡二道來問敵謂賊
勢如此竟當如何處敵初謂人既指福兵從賊并賊
而疑之今何可復言地方事姑聽其壞香受其罪可
也繼而思之生平受 國厚恩天下事既有真見
生死且不避若顧利害是非而委之豈丈夫乎即告
二道曰敵滅此賊必用福船福兵欲用福船福兵非
敵統御之不可如從敵議不能滅賊當赴東海而死
不待刑誅必欲用敵又不依敵用福船福兵他日誤
事敵不能無辭二道以告 撫院熊曰今一如所議
敵造船于閩適閩六造船募兵于閩適閩六募兵然

四方水料多就貴於廣微以其價二倍之也四方
兵多就貴於廣微以其各把總與之安家食用甚
罕也卒之衝鋒破陣竟藉福兵福船敵難乃可免衆
尚因以為功萬一此賊不滅福船兵果不能摧其鋒
則敵之罪獨厚於衆其何說之辭也亦危哉拒論於
派獨之表處身于危疑之間固其所見之真謂必如
此而後功成若非天心假助順于真之際祐人
以下可測之神何能成今日之功哉雖然為巨室必
求大匠有大匠而後有衆工巨室樂成之日人但知
衆工之功天口不及大匠先生故談天下事抑乎厚

特人傳請再懸讀不宣

疥賊喻 三年閏六月廿四日

有人於其身與四肢患疥多年左右上一疥瘡甚
即持一二文錢買微藥擦止之但左止則右瘡右止
則左瘡上止則下瘡下止則上瘡有時而上下左右
皆瘡併前以微藥擦止之處亦瘡道人有一善醫者
見之曰若六言矣唯多用幾文錢多買藥幾品從方
製一掃光全身皆瘡瘡當盡去主人如其言數日之
後全身之疥皆愈意惠潮山海之寇何異病疥之夫
海寇今用藥不多矣山寇竟當用一掃光之劑可

洗海述事後序

初盧江俞公與督府自湖吳公共事時擒拓林白
石叛卒殲滅倭夷蕩平二源龍從之寇吾土殆晏
然矣吳公以桂林有古田之役於是疏移俞公鎮
守而西無何吳公還轉去古田之役未舉也其後
督府二華譚公亦

內召使北備胡譚公力疏俞公智勇絕倫即古之翦
牧欲與偕往適海賊曾一本嶺嶺雷廉間我師屢
挫於是督府元洲張公疏留俞公移鎮復東當是
時俞公入兩廣書不停輪夜不安席且十歲所矣

洗海述事

急在西則奪而之西急在東則奪而之東亦勞苦
矣哉海賊之先繼數百人二十餘艘爾當事者誤
以屬籍將嬰棄其衆委舟城資之賊始大十倍前
日俞公甫復東度我亦有備而賊勢急權以撫綏
之賊狡黠乘我不備倉卒奪省下大得利而去俞
公曰賊熾矣必得閑兵道其西北廣兵乘其東南
使彼無遁逃不然海上奔逸難圖也巡撫鏡湖熊
公善之卒用其策而使人挾帝命五萬建福州
治兵與賊募敢死士俞公亦後往有

詔關廣東劉俞公益喜得自輔乃與廣廣兵寇日發

滅曾賊後詳處林道乾此象惜不

書與廣東巡撫熊

一郭齊山說林道乾有衆五千人有白船一百隻有大船六隻賊未受挫而鋒完兵已戰勝而氣憤一舉而收萬全豈非地方大幸萬一為賊所挫或賊結艤衝潰離其大船六隻難走其白船連結數十隻走出為各地方之害又須整擄器械糧餉窮追未知何時乃可收拾也今欲舉事須整擄船兵如與曾一本戰一般方可不然必有後悔

一福船認守牛田洋以小船割塞內層大船割塞外

層決不致其逸走猷敢自必也廣船認守河渡門此船素為賊輕須叩王詔敢承應否恐賊必衝廣船逸走衝走猶無妨若奪數船走去福兵離遠不及策應此事不知所終再三思之今半分其黨往攻山賊乘而取之誠為得策但賊又欲寶山督去不知王詔能自承應否諸皆宜取決王詔賊走決宜窮追用船若干何將督領用錢糧幾個月福船兵將皆未有定議似難肯追或寶山王詔當任其責亦須預先定擬

一急宜移文福建知會整擄兵船於漳三聽候時下

南風迅猛賊走必去福建憶昔江南倭賊走過江北李克齋公即有公案論今當善處此也若臨期移文恐緩不及事

見在白船雖多商船勢急彼即擄用若待其再去省費益而棄之亦可

一福船修整此月盡乃可用

書與巡撫熊及二道閏六月初九日

昔東莞救兵有大烏船三十隻白艚船四十隻猷差人往撫一一聽命一次諭之曰汝既聽撫豈可留聚眾曰謹散十烏船之人將十烏船送還官府次日

果送大烏船十隻至虎頭門猷差兵駕來五羊驛前再數日又諭之曰汝既聽撫尚存烏船二十隻船多人眾不免奪食曰謹散十一烏船之人又將十一烏船送還官府次日果送烏船十一隻至虎頭門猷差兵駕來五羊驛前彼又苦前謂我今只存烏船九隻不敬者不滿千人惟願官府給牌許我往潮販鹽買賣猷曰可矣是見汝輩服招誠心由是送回原留撫官欲將船閣岸燒洗然後去潮買鹽猷以告自湖吳公曰因其閣船而乘其不意則大功成矣乃以其送回二十一船載兵往擊賊船半閣在岸拒敵

不逞一鼓盡殲今處此苗似乎無難孫子曰全軍為上破軍次之敵請同寶山至踏頭據寨喚其頭目來諭之曰汝既招撫尚聚數千人為一寨一寨之人生殺由汝四條鄉村報水販鹽船隻抽稅汝當初為賊則宜如此汝為撫民即是良民豈可如此此方百姓受汝之害苦不得官兵一日盡殲汝也但我官府大兵未集推誠招汝大兵既集失信剿汝四方招撫之民頗眾其事雖與汝不同亦將以失信咎我我今一要汝散去徒黨一要汝送還被擄一要汝云云一要汝云汝若聽我處分我即將大兵分散各水寨

防守汝若不聽我處分想汝不敢與官兵決戰曾一本可鑒也汝若欲走走將何之下去雷廉交趾我兵可以追及一月工夫剿汝不盡用二月三月工夫又不盡半年一年可也一次工夫剿汝不盡用二次三次工夫又不盡十次二十次可也官兵既盛汝將何逃汝若上走福建浙江彼省各有兵船我追與之合勢汝若難逃汝試思之林道乾若堅執不從汝眾人何若不尋生路尋死路往常賊尚可做今日尚做得否乎汝若欲走我讓汝先走一二個月定要追及殺汝也敵思此賊決無走處有處走走之久矣一走為

官兵追逐四奔散遁不能復聚故亦從受聽招我以此意諭之徐徐收之不動聲色可了此事四方撫寨亦不驚惶此乘大兵之勢為之綽綽然也欲依此行速將兩軍整頓完備乃可隨機而應尚有許多曲節非言可盡賊今在我套中決不敢先叛先叛我得為解亦可服四方撫民之心也

手本行

巡撫熊

監軍道江

閏六月二十

為軍務事准監軍道江

分巡潮州道楊

手本奉

巡撫軍門熊

憲牌據潮州府并帶管海防通判楊

肇各縣林道乾坐駕大小船八十餘隻於十九日作

並奉

四

叛出海等因到院看得見今曾前未了而林道乾又率大艘船隻出海未審何往即令官兵雲集彼欲何為且有總兵俞善謀能斷合行計議為此牌仰本道仰便備行本總會同總兵郭從長查議林道乾是否稱叛應否追剿務求停妥施行奉此合用手本煩為會同總兵郭從長查議林道乾是否稱叛應否追剿希由見報等因准此查得林道乾為烏船避風駕入河渡門灣彼船原住此灣滾疑適出見該總兵郭從人往諭知其真心向善安靜回灣悉如軍門能見行示諭彼得保其首領得全其大信

或敢怙終不悛不遵示諭另議及剿海雖大彼視
猶臨將何所逃乎照得總兵郭 說稱賊尚有聚五
千人白船一百隻大船七隻尚未受挫其鋒尚銳又
我福兵數大戰之後皆是情歸之氣又鐸鋒俱已用
盡火藥硝磺直解無多又此兵一出賊必遠遁下入
交趾上往福浙俱要窮追往返經三四箇月為今
之計各兵工食銀俱應暫給至八月終止本色行
糧給至九月終止仍懸重賞以鼓士氣責各把總修
整各船補換兵勇又鐸鋒須速造四萬枝總額錄曰
枝火藥一萬斤鉛五千斤石銃子一千圓分與各

軍事三

五

前攻會賊賴福建發項百子銃之多今一時難
辦合鑄造鐵大碗口銃三百門每門重一百斤用
銀一兩其餘合用之具聽本鎮隨時議辦但得錢糧
早速發給約至七月中旬可以舉事其烏船聽總兵
郭 議整工食銀亦應給至八月終止本色行糧給
至九月終止以後聽兩鎮另行接支為此合用手本
前去請煩定奉施行

前議將行掣兵省費之文至以餘黨專責王
認餘黨不追責有依歸也
廣東等處提督按察司 謝 為圖久安以

省軍費事本年七月初一日奉

欽差巡撫廣東地方兼督理軍務都察院右僉都御

史熊 奏驗准 總督軍門咨據按察司呈蒙

巡按廣東楊御史牌發疏稿請印副使施 會同

布政司掌印左布政使熊 右布政使薛 有議得

本院疏稿內開近省會剿曾一本功已就緒惟廣東

海寇數多如林道就其眾不減曾前但屢屢告招開

亦出力報効此其撫剿機宜未敢輕議他如林客程

老土老亦皆有名之寇各自為夥林客僅參拾餘

曾月餘忽忽報効商船已增至伍拾餘隻以此揆

海止事

之一出當二歲間其為曾一本凡幾也廣東實在兵
船數幾三百將兵器種種見在失今不圖坐令將
兵罷去船隻日壞他時賊勢益猖事難終已從新召
募整理機事難圖為費數十萬金此可坐而策也越
今舟師大加剝薄務令一切海賊片帆不留一勞永
逸切詳疏內事理實督本院奉奏為民除殘去暴久
安長治之策但查得廣東兵船總兵官俞 統領大
小一百五十餘隻水兵七千餘人皆開中遺孽皆不
官原素

明省事應逐鎮宜及今散遣不必復置其用氣特王

詔統領大小一百七十五艘水兵九千六百餘人兵皆土著船皆利器足當一面用以圖林容華計可指日蕩平事畢將船兵分佈六寨各守要害等因除此乘勝剿賊兵家勝算據議俞總兵還鎮而前項兵船皆出官銀製造兵可散而船將何所議乎仰二司再議詳報外又據嶺西道守巡官亦奏政桂僉事汪會呈稱海賊林容程老二起徒黨多泊吳川電白廣州灣等處應與海北道會兵夾擊乞量發兵船分委大小將領部押至高雷海面合解這擊等因到院看得前項添起海賊為患亦已久向以曾前未殲故

見海北事

未暇及今該院議奏前因無非地方安攘至計相應通行議處以茲當曾前投首正兵氣振揚之時乘勝長驅為功甚易本院部雖卧病在床而滅賊之志一時未敢少懈但事干軍機合行會議為此移咨前去煩為會同總兵官再加計議其林道乾仍撫在本院督臨在後止見屢三軍功已該本院部題明林道乾果無異志即當待以赤心俟立有奇功另行題請見今功級數多既生擒曾一本以伸成似宜末減林道乾以示信行令散其黨與以為自全之計似亦相應其林程諸賊惟照按院通行王詔剿除功成之

日特加薦揚以備一方大將之用其總兵郭成似宜統領陸兵俟狼浙兵到統督剿捕山寇務使山海之寇盡數蕩平方為全功據二司議稱俞歸還廣西其前項兵船原係官銀製造見今作何分布逐一計議停妥移咨前來以憑會處施行等因到院准此擬合就行為此案仰本道會同海防道及總兵酌議要見總兵俞所募福兵應否散遣所造福船作何分布欲舉林容程老等賊王詔見在船兵果否可當一面及先後緩急機宜逐一會議傳當限在日下具由通詳以憑施行奉此擬合就行為此合用手本前去

見海北事

總兵俞 煩為查議見報以憑通詳施行須至手本者

欽差鎮守福建福興泉漳延邵武福寧并浙江
金溫地方總兵官前軍都督府右都督俞為

軍務事該

欽差提督軍務兼巡撫福建地方都察院右副都

御史殷 及

欽差監督軍務協堂兼理驛傳福建按察司

副使鄭

欽差駐劄福州兵備分巡福寧道兼管清軍福

建按察司副使宋 議募土兵教練隨募得福

清長樂海邊義士三十名令其充為甲長每名

凡此並事

各募到兵九名共湊三百名委指揮儲廷相督

同把總雷懷忠管束訓練要素精技藝鎮撫陳

居仁督教師郭子省等先教棍法蓋棍法如士

者之讀四書四書既明六經之理自明棍法既

明鎗鉞刀牌狼筈諸技之理盡得之矣仍一面

將三百人立一操法不時赴教場操之要知技

藝者一人自用之操法操法者眾人合力之技

藝也等因續該

福建布政使司分守福寧道兼漳州地方左叅

政陰 會議募興化沿海土兵二百名烏銃手

六十名

欽差巡視海道按察司副使陶

福建按察司副使練道俞事梁 會議募漳州沿

海土兵三百名烏銃手一百名

欽差分巡興泉道兼管兵備福建按察司僉事喬

會議募泉州沿海土兵二百名烏銃手六十名

各行委指揮把總管練去後其各操法已經

各道議將省下見操之法酌量增損就於各

府教練外今將操法開具于後

凡此並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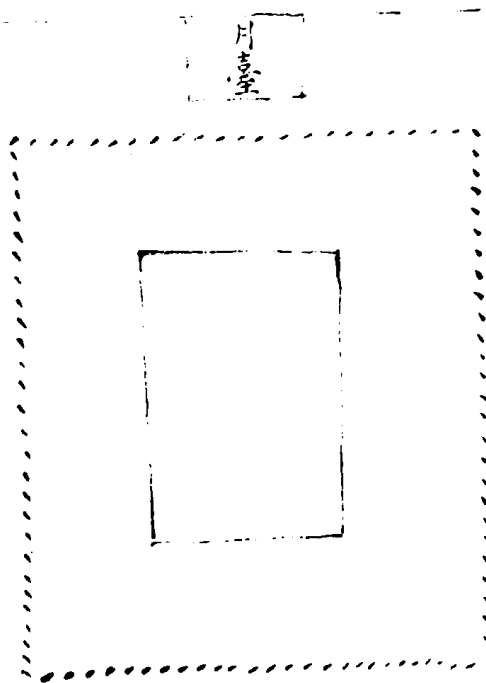
一該操之日天未明甲兵先至教場排列

於月臺東面如左蓋教場早前有大營

軍兵操演恐其相混且割此地候大營軍

兵操畢散開然後發此兵出前排列聽操

行演發兵行路如左



照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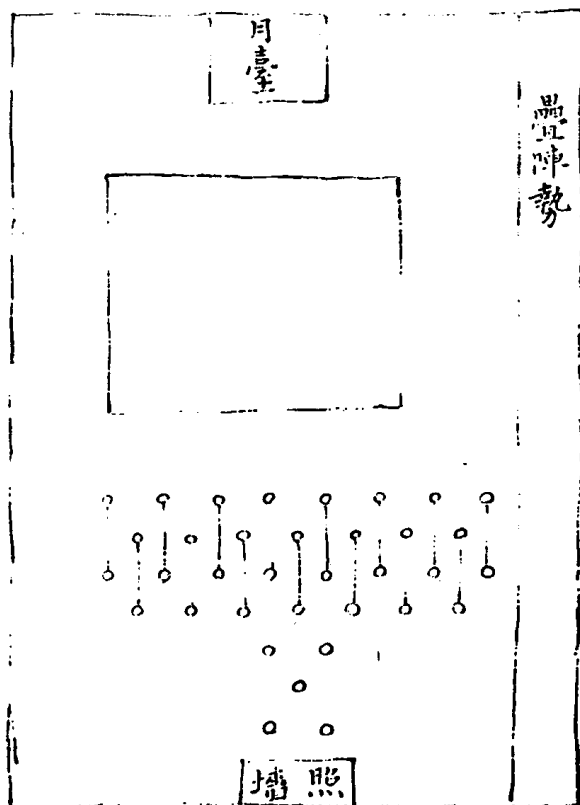
百步之間中軍敲鑼遙鳴鉦齊發中軍播鼓甲兵疾衝亦以後隊衝出前隊之前而止書曰不愆于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是也賊已近用兵器又擊聞故曰伐也又前隊合戰後隊衝出即兵法所謂以正合以奇勝先出為正後衝為奇也既衝之後則後復居前為正前後易後為奇合教衝而觀之豈非兵法所謂奇正相生如環無端者乎戰罷鳴金退回盡如前進之法翼兵亦漸次同退

洗海立事

約黃色甲兵至照牆前塘報來中軍稟前面有賊中軍放銃一聲各甲兵即各創立戰伍立定中軍敲鼓遙數聲各甲兵坐地收整衣鞋食包飯諸事寂回隊中軍吹火銅三聲各甲兵齊起立中軍吹小銅三聲兩頭四甲兵先行為翼兵以防賊人包陣非有緊急不許接戰其餘甲兵演習如賊尚在一步之外則點鼓徐行各以後隊行出前隊之前而止書曰不愆于五步六步七步乃止齊焉是也賊尚遠兵徐徐行去故曰步也數聲之後如賊已在五十或一

洗海立事

疊陣勢



各甲兵退至原信地訖中軍鼓鼓遣各甲兵坐地
休息少頃中軍吹大銅各甲兵起立中軍吹小銅
演奮前較勢先點鼓徐行後擣鼓疾衝鳴金而退
俱如疊陣之法唯兩翼因兵少不用待兵多臨時
加也

奪前較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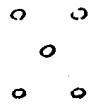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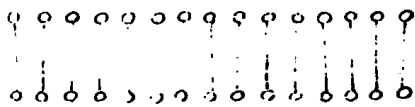


右勢演訖各兵收入原信地訖中軍徐徐點鼓演滿天

洗海近事

星勢此勢止為正衝為奇併力而前其形大張
滿天星勢

月臺



照牆

右陣各甲兵一齊徐徐行出每一甲前行各有一甲後
隨前隊遇敵後隊非緊急不許越雜前隊亦各有
遇奇日則奇隊在前點鼓徐行擣鼓疾衝步伐止齊俱如
遇偶日則偶隊在前點鼓徐行擣鼓疾衝步伐止齊俱如
前法戰勝而退則將臺打德勝鼓前後隊齊轉身
徐徐行回此乃大捷之勢不用更番豈退也各甲
兵退至原信地訖鑼手至月臺前稟操畢收兵將
臺打德勝鼓回兵照前出兵行色表外至照牆前
分回東西信地竄立鳴金止鼓量抽數甲出演武
藝訖點鼓回月臺東西邊休息堂事既畢打德
勝鼓發甲兵回營

洗海近事

練兵必先練膽練膽必先教習技藝技藝精則
膽自雄教甲兵以陣法乃眾人合力之技藝也
教甲兵以技藝乃一人自用之陣法也二者皆
精膽有不雄者乎但二者之法其理一也人身
居中二手二足為前後左右其伸變化有正有
奇相生不窮此一人之陣法也合眾人為一軍
其奇正變化之法實自一人之技藝而推之也
兵法每稱奇正哉代前已言之明矣又謂以鼓
進以金退又謂坐作進退疎數疾徐又謂陣間
容陣隊間容隊又謂整隊禁聲宜用錢又謂常

山蛇勢前後首尾相救應又謂紛紛紜紜亂而不可亂故今日操法至簡至易易知易從實於古人兵法無一字不合至於翼兵伏兵老營駐兵又宜臨時酌量我兵多寡用之今甲兵三百名量制此法以教之引伸觸類則數千數萬數十萬其法亦不外是也法雖至簡至易其中闕亂不亂變化不窮之妙則與曲禮經禮中規中矩之節同其微妙故斷輪轡牛藝之至難者也而不疾不徐得手應心一朝解牛十二而刃及不鈍皆有至精至神之理存焉故君子之道

行海止事

始於人倫日用終於盡性至命始於洒掃應對終於精義入神何莫而非由粗以入精乎昔孔子答衛靈公問陳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軍旅之事未之學也其意實以軍旅之事能如俎豆之禮周折下亂陳在其中矣潛靈公不能再問後人遂真以孔子為未學軍旅告靈公也學者合大小精粗之理而玩索之始得舍粗迹而求之高遠神怪則惑也

教授藝歌訣

陰陽要略 兩手要直 前脚要曲 後脚要直
一打一掃 進步着力 步步進前 天下無敵

右教練技藝又教練陣法不計月日習之則人人皆精水火可蹈即有大警以各兵充甲長各募兵九人而教用之則旬日之間可得精兵數千古人謂以一教十以十教百以百教千教萬今日練兵正合此義也

隆慶六年九月

日

聞官東北風西南風則絕無賊船未易至福州也若任福州之東五十里港口有一菱門往來船隻出入必候風色數日乃可過菱門又福建之漳州有銅山水寨漳與水寨興化有南日水寨福州有小埕水寨烽火門水寨每寨各有大小兵船百隻皆係近年軍門譚議造兵精器備廣賊見之神魄自落數年以來不敢侵犯福境近聞彼首調集各寨兵船二百餘隻在銅山地方曉候截殺但不肯過廣界耳賊何能越過各水寨而入菱門抵

一縱使船或出海即賊縱橫之處途中邀擊何以禦之

前件福州船成乘風駕使四日可到浯與水寨職親至彼會湯克寬待各兵船齊到查點兵勇及軍火賊欲要使船船皆可衝鋒向大將督駕前來潮海遇賊即擊一鼓而收全功又豈患其邀截乎賊道必向西南兵船非風窮追賊若不滅職等不敢生還

一前招福兵賊先入其中不能竟察今又何能

成其奸計

一前件賊投入福兵此皆賊使之計口不能辯也今皆以總協總哨官皆職二十年間恩養謀勇之夫始責其自造器械責其自製兵責其自募賊各募其親戚兄弟同族同里之人以為兵一船自為一軍豈容奸人投入其中前此福兵臨敵逃避今將何法能制其命使為我效死力今廣中官民誰復信之

前件福兵所恃福船也昨賊入犯福船無一完福兵束手在岸上賊在大船上大砲放擊岸

上之人何能逞乎大抵募兵以頭目為主頭目精勇則兵隨之今次頭目皆用職平日恩養謀勇之夫各有情義激勵在其中一船之衆自為一軍海中遇賊勇敵則生不勇則死不容不力若有一船相違即先斬頭目平日威令一頭目所知也此即先斬頭目平職敢耽當一賊必也不用職議職不反耽當乞易一賊之可也分授州縣打造萬無集片理職待湯克寬行後即赴臺下碩

一各旋亦入賊也

洗海近事二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明俞大猷撰大猷字志輔晉江人嘉靖中舉武進士累官都督同知兼征蠻將軍進右都督諡武襄考明史大猷傳稱海賊曾一本者吳平黨也既降復叛執澄海知縣敗官軍守備李茂才中礮死詔大猷暫督廣兵協討隆慶二年一本犯廣東尋犯福建大猷合郭成李錫軍擒滅之是書乃大猷哀輯用兵之時奏疏公牘書札始於隆慶二年正月終於三年閏六月前載譚綸張瀚朱炳如薦疏後附操法及兵部覆本並錄成功後友人賀贈之文而終以剿林道乾諸議卷首有大猷自序是書論用兵委曲較史爲詳而不先敘其事之始末編紀年月以爲提綱雖諸篇以次編排而端緒不一閱之猝不能了蓋大猷雖通曉文翰而於著書序事之法則尙未習故不能使經緯燦然首尾該貫也

奉天刑賞錄一卷

〔明〕袁褰撰

首都圖書館藏明嘉靖吳郡袁氏嘉趣堂刻

金聲玉振集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奉天刑賞

錄一卷》提要

奉天刑賞錄

〔金聲玉振集〕

〔紀變〕

國家壬午之役天也故曰奉天靖難先輩都太僕官主客錄于故牘得當時受爵賞者自李景隆而下凡三十三人及有績著別錄功賞後有官祠祭者亦於教坊文移關涉壬午歲發送者得若干事曰教坊錄夏日閒居於說記中附見者亦摘獵其文因各述其原筆合爲一錄名之曰奉天刑賞錄夫爵賞天也誅戮亦天也人不得而與焉

嘉靖戊申立秋二日懶生袁子私記

刑賞錄

一

奉天刑賞錄

公爵加祿受賞者一人

李景隆

奉天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太子太師曹國公加食祿一千石子孫世襲其賞白金四百兩文綺四十表裏鈔四千貫都督僉事封公受賞者二人

朱能

奉天靖難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右柱國左軍都督府左都督成國公食祿五千二百

刑賞錄

二

石子孫世襲其賞白金四百兩文綺四十表裏鈔四千貫并貂蟬冠服

丘福

奉天靖難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右柱國中軍都督府左都督淇國公食祿二千五百石子孫世襲其賞白金四百兩文綺四十表裏鈔四千貫并貂蟬冠服

駙馬都尉封侯受賞者一人

王寧

奉天輔運推誠效義武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

駙馬都尉永春侯食祿一千石子孫世襲其賞白金三百五十兩文綺三十表裏鈔三千貫并貂蟬冠服

右都督封侯受賞者一人

顧成

奉天翊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後軍都督府右都督鎮遠侯食祿一千五百石子孫世襲其賞白金三百五十兩文綺三十表裏鈔三千貫

都督僉事封侯受賞者十一人

刑賞錄

三

徐忠

奉天靖難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前軍都督府左都督永康侯食祿一千五百石子孫世襲其賞白金三百五十兩文綺三十表裏鈔三千貫并貂蟬冠服

鄭亨

奉天靖難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中軍都督府左都督武安侯食祿一千五百石子孫世襲其賞白金三百五十兩文綺三十表裏鈔三千貫并貂蟬冠服

張武

奉天靖難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中軍都督府都督同知成陽侯食祿一千五百石子孫世襲其賞白金三百五十兩文綺三十表裏鈔三千貫并貂蟬冠服

火真

奉天靖難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中軍都督府都督僉事同安侯食祿一千五百石子孫世襲其賞白金三百五十兩文綺三十表裏鈔三千貫并貂蟬冠服

刑賞錄

四

陳圭

奉天靖難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後軍都督府都督同知泰寧侯食祿一千二百石子孫世襲其賞白金三百五十兩文綺三十表裏鈔三千貫

孟善

奉天靖難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右軍都督府都督同知保定侯食祿一千二百石子孫世襲其賞白金三百五十兩文綺三十表裏鈔三千貫

鄭亮

奉天靖難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左軍都督府都督同知武定侯食祿一千二百石子孫世襲成定伯其賞白金三百五十兩文綺三十表裏鈔三千貫

張信

奉天靖難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隆平侯食祿一千石子孫世襲隆平伯其賞白金三百五十兩文綺三十表裏鈔三千貫并貂蟬冠服

刑賞錄

五

王忠

奉天靖難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右軍都督府都督同知靖安侯食祿一千石子孫世襲其賞白金三百五十兩文綺三十表裏鈔三千貫并貂蟬冠服

李遠

奉天靖難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中軍都督府都督同知安平侯食祿一千石子孫世襲安平伯其賞白金三百五十兩文綺三十表裏鈔三千貫并貂蟬冠服

房寬

恩恩侯食祿八百石子孫世襲指揮使其賞白金三百兩文綺二十表裏鈔二千五百貫并貂蟬冠服

都指揮使封侯受賞者一人

王聰

奉天靖難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中軍都督府都督僉事武城侯食祿一千五百石子孫世襲其賞白金三百五十兩文綺三十表裏鈔三千貫并貂蟬冠服

八刑賞錄

六

都督同知封伯受賞者一人

王佐

奉天翊運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中軍都督府都督同知順昌伯食祿一千石子孫世襲指揮使其賞白金三百兩文綺二十表裏鈔二千五百貫并貂蟬冠服

都督僉事封伯受賞者五人

陳旭

奉天翊衛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雲陽伯食祿一千石子孫世襲其賞白金三百兩文

綺二十表裏鈔二千五百貫并貂蟬冠服

徐理

奉天翊衛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武康伯食祿一千石子孫世襲其賞白金三百兩文綺二十表裏鈔二千五百貫并貂蟬冠服

陳瑄

奉天翊運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右軍都督府都督僉事平江伯食祿一千石子孫世襲指揮使其賞白金三百兩文綺二十表裏鈔二千五百貫并貂蟬冠服

八刑賞錄

七

唐雲

奉天翊衛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新昌伯食祿一千石子孫世襲指揮使其賞白金三百兩文綺二十表裏鈔二千五百貫

劉才

奉天翊衛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廣恩伯食祿九百石子孫世襲指揮同知其賞白金二百五十兩文綺十六表裏鈔二千貫并貂蟬冠服

司書封伯受賞者一人

茹瑄 衡州衡山人 洪武中田貢入監

奉天翊衛守正文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大子少保兼兵部尚書忠誠伯食祿一千石其賞白金三百兩文綺二十表裏鈔二千五百貫并貂蟬冠服

都指揮使封伯受賞者三人

徐祥

奉天翊衛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興安伯食祿一千石子孫世襲其賞白金三百五十兩文綺二十表裏鈔二千五百貫并貂蟬冠服

八 刑賞錄

孫巖

奉天翊衛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應成伯食祿一千石子孫世襲其賞白金三百五十兩文綺三十表裏鈔三千貫

趙彞

奉天翊衛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忻城伯食祿一千石子孫世襲其賞白金三百兩文綺二十表裏鈔二千五百貫

都指揮同知封伯受賞者二人

張輔

奉天翊衛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信安伯食祿一千石子孫世襲其賞白金三百五十兩文綺三十表裏鈔三千貫并貂蟬冠服

李濬

奉天翊衛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襄城伯食祿一千石子孫世襲其賞白金三百兩文綺二十表裏鈔二千五百貫

都指揮同知男封伯受賞者一人

譚忠 諱訓男

特進榮祿大夫柱國新寧伯食祿一千石子孫

九 刑賞錄

世襲其賞白金三百五十兩文綺三十表裏鈔三千貫

指揮使封伯受賞者一人

房勝

奉天翊衛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富昌伯食祿一千石子孫世襲指揮使其賞白金三百五十兩文綺三十表裏鈔三千貫

指揮僉事陞官受賞者一人

張興

驃騎將軍都督僉事其賞白金二百五十兩文

綺十六表裏鈔二千貫

儀衛正陞官受賞者一人

張成

驃騎將軍都指揮使其賞白金二百兩文綺十二表裏鈔一千五百貫

右三十三人見都太僕壬午爵賞錄

五軍功賞

奇功

領隊指揮其陞二級其賞白金五十兩文綺八表裏鈔六百貫千戶衛鎮撫儀衛正副其陞俱

入刑賞錄

十

二級其賞俱白金三十兩文綺六表裏鈔五百貫百戶所鎮撫典仗其陞俱二級其賞俱白金二十五兩文綺四表裏鈔四百貫總旗其陞二級其賞白金十八兩絹三疋布四疋綿花五斤鈔三百貫小旗其陞二級其賞白金十五兩絹三疋布四疋綿花五斤鈔三百貫

隨伍指揮千百戶旗軍其陞俱二級其賞俱白金十三兩絹三疋布四疋綿花五斤鈔二百五十貫

首功

領隊指揮其陞一級其賞白金二十兩文綺六表裏鈔四百貫千戶衛鎮撫儀衛正副其陞俱

一級其賞俱白金十五兩文綺四表裏鈔三百

貫百戶所鎮撫典仗其陞俱一級其賞俱白金十三兩文綺三表裏鈔二百五十貫總旗其陞

一級其賞白金十二兩絹三疋布四疋綿花五斤鈔二百五十貫小旗其陞一級其賞白金十

兩絹三疋布四疋綿花五斤鈔二百貫

隨伍指揮千百戶旗軍其陞俱一級其賞俱白金八兩絹二疋布四疋綿花五斤鈔一百五十

入刑賞錄

士

貫

次功

領隊指揮其賞白金十五兩文綺四表裏鈔三百貫千戶衛鎮撫儀衛正副其賞俱白金十三兩文綺三表裏鈔二百五十貫百戶所鎮撫典仗其賞俱白金十二兩文綺二表裏鈔二百五十貫總旗其賞白金七兩絹三疋布四疋綿花五斤鈔二百貫小旗其賞白金五兩絹二疋布四疋綿花五斤鈔一百五十貫

隨伍指揮千百戶旗軍其賞俱白金四兩絹二

疋布四疋綿花五斤鈔一百貫

大旗下功賞

把總都指揮視都督其賞白金二百五十兩文綺十六表裏鈔二千貫散都指揮視五軍把總都指揮其賞白金二百兩文綺十二表裏鈔一千五百貫

奇功

領隊指揮其賞白金一百兩文綺十表裏鈔一千貫千戶衛鎮撫儀衛正副其賞俱白金六十兩文綺八表裏鈔九百貫百戶所鎮撫典仗其

入刑賞錄

三

賞俱白金五十七兩文綺六表裏鈔八百貫

隨伍官旗軍其賞俱白金四十五兩文綺四表裏絹四疋綿花五斤布五疋鈔七百貫

首功

領隊指揮視奇功千戶其賞白金六十兩文綺八表裏鈔九百貫千戶衛鎮撫儀衛正副視奇功百戶其賞俱白金五十兩文綺六表裏鈔八百貫百戶所鎮撫典仗其賞俱白金四十兩文綺四表裏鈔七百貫

隨伍官旗軍其賞俱白金三十兩文綺二表裏

絹三疋布三疋綿花五斤鈔五百貫

次功

領隊指揮視首功千戶其賞白金五十兩文綺六表裏鈔八百貫千戶衛鎮撫儀衛正副視首功百戶其賞俱白金四十兩文綺四表裏鈔七百貫百戶所鎮撫典仗其賞俱白金三十五兩文綺三表裏鈔六百貫

隨伍官旗軍其賞俱白金二十五兩文綺一表裏絹二疋布二疋綿花五斤鈔四百貫

哨馬營功賞

入刑賞錄

三

奇功

領隊指揮其賞白金四十五兩文綺七表裏鈔五百四十貫千戶衛鎮撫儀衛正副其賞俱白金三十一兩文綺五表裏鈔四百五十貫百戶所鎮撫典仗其賞俱白金二十二兩文綺三表裏絹一疋鈔三百六十貫總旗其賞白金十六兩絹二疋布四疋綿花四斤八兩鈔二百七十貫小旗其賞白金十三兩絹二疋布四疋綿花四斤八兩鈔二百七十貫

隨伍指揮千百戶旗軍其賞俱白金十一兩絹

二疋布四疋綿花四斤八兩鈔二百二十五貫

首功

領隊指揮其賞白金十八兩文綺五表裏鈔三百六十貫千戶衛鎮撫儀衛正副其賞俱白金十三兩文綺三表裏絹一疋鈔二百七十貫百戶所鎮撫典仗其賞俱白金十一兩文綺二表裏絹一疋鈔二百二十五貫總旗其賞白金十兩絹二疋布四疋綿花四斤八兩鈔二百二十五貫方旗其賞白金九兩絹二疋布四疋綿花四斤八兩鈔一百八十貫

木刑賞錄

丙

隨伍指揮千百戶旗軍其賞俱白金十兩絹二疋布三疋綿花四斤八兩鈔一百三十五貫

北京等處守城功賞

洪武三十二年至三十五年都指揮其賞白金五十兩文綺八表裏鈔八百貫
領隊指揮其賞白金十五兩文綺四表裏鈔三百貫奇功加賞白金五兩文綺二表裏鈔一百貫首功加賞文綺一表裏鈔一百貫千戶衛鎮撫儀衛正副其賞俱白金十三兩文綺三表裏鈔二百五十貫奇功加賞白金五兩文綺一表

裏鈔一百貫首功加賞文綺一表裏鈔一百貫

百戶所鎮撫典仗其賞俱白金十二兩文綺二表裏鈔二百五十貫奇功加賞白金五兩文綺一表裏鈔五十貫首功加賞文綺一表裏鈔一百貫總旗其賞白金七兩絹三疋布四疋綿花五斤鈔一百貫奇功加賞白金五兩首功加賞鈔一百貫小旗其賞白金五兩絹二疋布四疋綿花五斤鈔一百五十貫奇功加賞白金五兩首功加賞鈔一百貫

木刑賞錄

圭

隨伍官其賞白金四兩絹二疋布四疋綿花五斤鈔一百貫文綺一表裏奇功加賞白金五兩首功加賞鈔五十貫旗軍其賞白金四兩絹二疋布四疋綿花五斤鈔一百貫奇功加賞白金五兩首功加賞鈔五十貫編伍舍餘人等其賞俱鈔二百五十貫奇功加賞鈔二百五十貫首功加賞鈔三十貫

洪武三十三年至三十五年都指揮其賞白金四十兩文綺六表裏鈔六百貫
領隊指揮其賞白金十三兩文綺三表裏鈔二百五十貫奇功加賞白金五兩文綺二表裏鈔

一百貫首功加賞文綺一表裏鈔一百貫千戶
 衛鎮撫儀衛正副加賞俱白金十二兩文綺二
 表裏鈔二百五十貫奇功加賞白金五兩文綺
 一表裏鈔一百貫首功加賞文綺一表裏鈔一
 百貫百戶所鎮撫典仗其賞俱白金十一兩文
 綺一表裏鈔二百貫奇功加賞白金五兩文綺
 一表裏首功加賞文綺一表裏鈔一百貫總旗
 其賞白金五兩絹二疋布二疋綿花五斤鈔一
 百五十貫奇功加賞白金五兩首功加賞鈔一
 百貫小旗其賞白金一兩絹一疋布四疋綿花
 三斤鈔一百貫奇功加賞白金五兩首功加賞
 鈔一百貫
 隨伍官其賞絹一疋布一疋綿花三斤鈔一百
 貫文綺一表裏奇功加賞白金五兩首功加賞
 鈔五十貫旗軍其賞絹一疋布一疋綿花三斤
 鈔一百貫奇功加賞白金五兩首功加賞鈔五
 十貫編伍舍餘人等其賞俱鈔一百貫奇功加
 賞鈔五十貫首功加賞鈔三十貫優給幼官其
 賞白金一兩五錢鈔五十貫文綺一表裏綿花
 二斤旗軍其賞白金一兩五錢鈔五十貫布二

疋綿花二斤

運磚人役

保定運磚石婦女每名其賞鈔一百貫絹一疋
 綿花三斤麗正等門運磚并運水婦女每名其
 賞鈔一百貫絹二疋布四疋綿花五斤白金四
 兩準鈔十五貫通州運磚并運水婦女每名其
 賞鈔一百貫絹一疋布三疋綿花四斤

守城文職

府州縣官守城者其賞四品視指揮五品視千
 戶六品九品視百戶有奇功首功者加賞未入

刑賞錄

七

流官其賞視領隊總旗仍加文綺一表裏有奇
 功者加賞同守城者其賞視隨伍軍官有奇功
 首功者加賞生員吏典知印承差其賞視隨伍
 旗軍有旗功首功者加賞

督辦糧餉

洪武三十二年至三十五年官賞鈔一百貫文
 綺一表裏吏員賞鈔八十貫布二疋洪武三十
 三年至三十五年官賞鈔九十貫文綺一表裏
 吏員賞鈔七十貫布二疋洪武三十四年至三
 十五年官賞鈔八十貫文綺一表裏吏員賞鈔

六十貫布二疋洪武三十五年官賞鈔七十貫文綺一表裏吏員賞鈔五十貫布二疋

差遣生員

一度一度賞鈔五十貫布二疋三度賞鈔六十貫布二疋四度賞鈔七十貫布二疋五度以上賞鈔八十貫布二疋

宴賞將士

隨伍官每員朝服冠帶准鈔二百五十貫針工錢准鈔五十貫指揮文綺三表裏千百戶文綺二表裏旗軍每名茶飯錢准鈔十錠并衣服袴

刑賞錄

六

鞋領隊指揮千百戶俱文綺一表裏朝服准鈔一百五十貫

右功賞等第見都太僕功賞別錄

洪武三十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教坊司右韶舞安政等於奉天門題奏有毛大芳妻張氏年六十歲病故奉旨着錦衣衛分付上元縣擡去門外着狗喫了欽此

永樂元年七月二十一日本司右韶舞鄧誠於右順門題奏本年四月初三日錦衣衛發下犬

理寺少卿胡潤妻犯婦汪氏有男廣圭奴年一歲於本年七月二十日病故了奉聖旨去了罷永樂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日本司奉鑾史勉等於奉天門題奏有奸惡婦女卓敬義女楊奴牛景兒妻劉氏合無照依前例奉欽依是永樂九年四月二十一日日本司奉鑾史勉等於奉天門口奏浣衣局副使張淋有奸惡婦一名黃氏着教坊司領去臣等請旨奉欽依快領來便刺了當即史勉等又奏齊泰姐姐等三名未曾刺字奉欽依快刺了欽此

刑賞錄

九

永樂十一年正月十一日本司右韶舞鄧誠等於右順門裏口奏有奸惡齊泰的姐并兩箇外甥媳婦又有黃子澄妹四箇婦人每一日一夜二十條漢守着年小的都懷身節除夜生了箇小龜子又有箇三歲的女兒奉欽依由他小的長到大便是搖錢的樹兒又奏黃子澄的妻生一箇小厮如今十歲也又有史家有鐵鉉家箇小妮子奉欽依都由他右見教坊錄歷陽徐尚書某忠我之臣也建文末文皇怒其潛匿太龍縱教坊子弟群亂其妻致

死止遺一女年止十三歲俾屬樂籍其樂官陳儀者陰眷其女不令汙沾洪熙初遇赦儀擇嫁良家尚童夫儀爲娼籍而能執義如此亦可貴也

右見石田客座新聞

建文中鐵鉉爲山東布政靖難師至城下攻之不下以礮擊其城城將破鉉書

太祖高皇帝牌懸城上師不敢擊鉉終不下姚廣孝曰師老矣不如舍之文皇正統擒鉉至不屈被殺其家屬發教坊司爲娼鉉有二女入教坊數月終不受辱有鉉同官至二女爲詩以

入刑賞錄

干

獻文皇曰彼終不屈乎乃赦出之皆適士人長女詩曰教坊脂粉洗鉛華一片閒心對落花舊曲聽來猶有恨故園歸去已無家雲鬟半縮臨粧鏡兩淚空流濕絳紗今日相逢白司馬樽前重與訴琵琶其妹詩曰骨肉傷殘產業荒一身何忍去歸娼涕垂玉筋辭官舍步蹴金蓮入教坊攬鏡自憐傾國貌向人羞學倚門粧春來雨露寬如海嫁得劉郎勝阮郎

右見文恪公襄澤紀聞

洪武三十五年正月二十四日該校尉劉通等齎帖一封將禮科引犯人張烏仔等男婦六名

爲奸惡事又引犯人鄒文壽等男婦一百五十五名爲奸惡事欽依是連這幾日解到的都是練家的親前日鄒一起還有不平氣的在城外不肯進來嗔恚催他又打鄒長解錦衣衛把這厮每都拿去同刑科審近親的揀出來便凌遲了遠親的只發去四散克軍若鄒遠親的不肯把近親的說出來也都凌遲了二月又解到鄒公瑾等男婦四百四十八名口

按南京錦衣衛鎮撫司監簿除前編缺壞外所存簿籍載方孝孺宗族抄扎人口有八百四十

入刑賞錄

主

七人

胡閏鄱陽人大理寺少卿即時誅戮男傳道典刑次男傳慶傳福俱戍邊衛妻汪氏及二女俱配象奴

郭任鎮江丹徒人戶部侍郎男經處決金山保廣西克軍三女俱配象奴

侯泰刑部尚書洪武三十五年六月二十六日送錦衣衛七月初十日典刑弟敬祖男玘俱典刑妻曾氏配象奴刺三爲妻後刺三病故復發與錦衣衛習匠人侯京兒隨住六年送浣衣局

至九年三月京兒尚在監聽決

陳繼之福建莆田縣人庚辰科進士戶科給事中北兵起繼之建白指斥京師平不服被誅父四秀發甘肅克軍母黃一姐隨住男徵仔四歲隨母饒氏給配妻姚氏配象奴阿宗爲妻女進奴十三歲配指揮袁江爲奴弟余翺等俱克軍謝昇父旺男咬兒俱金齒衛克軍四女俱送浣衣局妻韓氏送淇國公丘福處轉營奸宿陳彥回莆田人徽州知府典刑妻屠氏發浣衣局取配蔚州千戶卜友生爲奴

入刑賞錄

圭

葉惠仲台州臨海人以知縣充修史官凌遲妻蕭氏配永平衛千戶泰貴爲奴牛景先永樂二年十一月十九日教坊司官於右順門口奏蒙錦衣衛鎮撫司發下在逃官牛景先的大妻合無照舊刺了奉照舊例凌遲飲此

鐵鉉鄧州人建文中陞山東叅政洪武三十五年十月十七日典刑男福安發河池千戶所充軍康康在鞍轡局病故妻楊氏送教坊司病故女玉兒四歲送教坊司父仲名年八十三掛牌

氏海南安置六年病故

胡子昭嘉定州人山東按察司僉事庚辰年爲史官洪武三十五年九月十一日處決妻王氏女住兒配千戶喜孫爲奴父復初年八十三克軍母郭氏年八十一隨住男紹年十二鎮年七歲繼年十四俱習匠繼永樂三年克軍九年三月間合收監聽決

入刑賞錄

圭

姚善安陸州人任蘇州府知府洪武三十五年七月初十日凌遲妻朱氏配燕山中護衛指揮紀綱爲奴永樂六年改配旗手衛指揮張景爲奴男繼兒蘇州隨母男節賀縣千戶所克軍項兒永樂九年三月尚監候聽決三女俱都督陳虛家爲奴

廖鏞巢縣人已故德慶侯廖權男任散騎永樂元年鎮撫司奏送刑部就戮弟銘鉞俱克軍父昇甘州克軍母湯氏銘女俱送浣衣局坐兄基烏撒衛指揮同知本年到京自首送監故

周璿青州府諸城縣人妻王氏男蠻兒隨母給配永樂九年三月內收監聽候

高不危洪武三十五年七月十七日送到不危

任所家屬男婦十三名弟宣實充軍習匠永樂九年案令監候聽決

張昂山西澤州人由禮部侍郎出為北平左布政使已卯會朝廷遣內侍逮護衛官察至府文皇逼使召昂至執而殺之三十五年禮部引犯人程亨等男婦五名為奸惡事奉欽依是這張昂的親是鐵差錦衣衛拿去用火燒鄭恕仙居縣人蕭縣知縣靖難兵起被擒不屈死妻彭氏妾夏蓮女百家奴送浣衣局男濂湜姪溫汲俱發北京種田

刑賞錄

三

右張烏仔起至鄭恕十八則見立齋閒錄

奉天刑賞錄

嘉趣堂雕

李宗信成
仲多初上日

奉天刑賞錄一卷

戶部尚書王際華家藏本

自題慙生袁子不著其名以千頃堂書目考之蓋袁襲所撰也其書皆紀成祖靖難時爵賞誅戮之事多本都穆壬午功臣錄無名氏教坊錄復雜抹客座新聞震澤紀聞立齋閒錄諸書以附益之所載建文死事諸臣家屬被禍慘酷殆非人理稱皆得於官府故牘似不盡誣成祖毒虐之政至於此極亦可證史書所載尚未能得其什一矣

建文遺蹟一卷

不著撰者

陝西省圖書館藏明鈔國朝典故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建文事迹》
備遺錄一卷《提要》

建文遺蹟					
建文皇帝御諱	在位五年				
懿文皇帝太子之長子					
太祖皇帝之嫡孫也母妃					
懿敬皇后常氏其先為句容縣人宋李時					

五世祖懿祖恒皇帝避兵契丹家度往甸未幾

皇高考德祖玄皇帝再遷鳳陽之泗州府至

皇曾考仁祖淳皇帝復以元末兵亂徙紅縣而

皇祖考太祖高皇帝實生其地值明運將傾天下授受

群英雄鼎沸

太祖以天縱之聖龍飛濠梁不數年間剪滅群丑遂開

六合掃除百年腥羶之餘以復三代華風之美觀其

帝德規模自禹湯文武以來功烈未有如斯之盛者

也洪武元年戊申

太祖始正統於天下國號大明改元洪武

皇考以聖子居長為又賢德著聞遂正位春宮天性慈

仁每見

太祖誅戮輒苦諫止且交愛諸兄弟罔有間隙周王嘗

得罪

太祖欲誅之太子晝夜號泣為之代請

太祖不能決一日臨朝召問御史孫凱對曰

陛下欲誅之者法之正太子欲宥之者心之慈

太祖怒以爲待兩端命繫於微明日視朝因問弘文

館學士劉基基對曰創業之君法不可不嚴守成之

主法不可不寬

太祖意遂決乃有周王罪洪武十七年秋七月

辛慈高皇后上僊天子呼號辭涕大慟幾絕不食者三日

服斬衰朝夕哭奠至是過采成疾不久而薨

太祖哭爲侍臣曰四海方欲太子平治天下不期以至孝哀

死朕痛何逆哉爾禮官可上謚議稅章來少仲朕

躬采切之情於是謚曰

懿文太子時

少帝尚齟齬居

皇考喪進禮如成人者母見

太祖痛思輒自掩泣諫曰死生固有命耳勿得過傷伏望

陛下以天下爲重萬一龍體違和臣等復驚惶何已也

太祖聞而奇之尋立爲皇太孫命儒臣開東閣教之而

少帝年日益留德日益進

太祖曰親寵愛是時燕王潛有奪嫡計而天下莫之知也

太祖生十王燕王即第四子也母元妃所生少而悍勇及長有

落：大志好遊俠善騎射甫冠爲發於功臣徐武寧

王女而王嘗不得於君親然不知何以爲計

太祖恒欲廢棄賴庭臣力諫得免

太祖嘗因夜寢夢二龍入殿搏擊其黃者勝而乘其白者

負而如曜越明旦

太皇親朝見皇大孫若殿石角燕王侍於左前

太祖見之怒以王位告太孫上始知其自奪嫡計然不行言

上命出於別苑令宮中不許進食後賴高后憐之因

私自飲食得不死久之始從擇其洪武中大分封諸王

居國而王實得幽冀地與母大妃居北平辛亥歲

太祖以秦晉燕周等國強大慮他日太孫難制之因召進高

僧國令一人出守藩府等善歲以報正蓋

太祖慎天下而防後世之心可謂至矣初長洲有僧名道

衍性姚氏居相城妙智庵少師事靈應觀道士席應

真學執弟子禮甚恭時應真無通兵家之術而尤

深於機事道衍得其學然深自退藏人無知者

其友王行獨深知之曰他日必當有所遇固自不得以

入廢寺也特道衍嘗以才氣自負要欲更冠巾入城

凡僧官導從頗盛乃觀然嘆曰僧中亦自有富貴

乎人何必他求遂不果洪武十五年以高僧職選衍

燕王於藩邸居北平慶壽寺深見親信日與

龍澤他日王之舉兵犯闕大抵多衍之密謀三十年丁

丑秋七月十二日

太祖高皇帝崩遣命燕王不許渡江進香除朝見大事

許令藩臣廣求母得璽自離國時諸王子皆赴京

奔喪而泣惟王於中途聞此而止王大怒歎今進舟見江

口設兵以阻遂不果道衍進曰大王以至孝渡江奈何

違天命天為不孝也惟願殿下養成龍虎之威他日

風雲感會羽翼高舉則大江授鞭可斷也今日何

得肩肩於此哉王深然其意遂返國日與道衍謀進

帳中共圖渡江大舉時

朝廷既與燕藩絕好聲息不通數年然莫知其潛自沿

兵以為異舉也是月十五日

建文皇帝即位於柩前明年戊寅改元建文翰林院脩

撰王叔英首陳八策曰務學問曰謹好惡曰辨邪正

曰納諫諍曰審才否曰慎行賞曰明利害曰定法制

皆援古證今鑒之可行且曰

太祖高皇帝除姦剔穢御強鋤梗不啻如醫者之去疾

農夫之去草急於去疾則或傷其體膚疾去之亦則

宜調養其血氣永稼草去之後則宜培養其根苗亦

宜然之理也疏入

嗣皇帝覽之嘉納侍講方孝孺進曰叔莫此疏誠為

陛下經濟遠略之圖有國者不可不承行之孝孺與叔莫日

見信用寵命荐加且孝孺文學莫邁德望素隆

一時倚重凡將相所行惟孝孺之咨明年乙卯水旱相

初下詔求言得失禮部尚書陳迪降陳清刑獄恤死
二千餘事無陳

太祖皇帝時用人徇其名而不求其實以小善而遽進之以
小過而遽戮之因歷陳古人所以敬養任用之道

副皇深米納之三年庚辰春三月廷武進士賜王良狀元

及第將傳臚以貌不及胡責遂以賈易之良次

為夏五月戶科給事中陳繼之上疏以江南僧道多

占腴田蠶食百姓乃奏請僧道人給五畝餘以賦民

從之工科給事中楊惟中薦舉平江知縣陳彥回文學

無幹宜加擢用遂陞徽州知府明年朝覲以考覈稱職

蒙賞賚甚厚曰具疏奏其改性歷官情罪乞正名籍

上怒罷為民尋命復其官留治郎事四年卒已齊藩不

靖廷議九藩國所在悉更置守臣必系負重望者

使居其地密奏燕邸終必貽禍邦家无移慎之可也

上從之尋命風力憲臣聚昌為北平左布政使令察其機

事以聞及昌至見祿吏李友直頗有智思遂寄以腹

於燕藩謀叛之情巨細皆知昌因密陳 乞速宜備

禦其變亂

上猶豫久之不果伐夏六月天兵靖難師起昌與部指揮

謝貴俱先被執昌不屈而死事聞

副皇驚懼即命曹國公李景隆出師十萬禦之尚書陳迪

齊太率太卿賈子澄等論景隆奸邪不忠不可委任

軍權萬一挫辱國威悔將何及不聽特御史錄子寧有

敢言直諫之風侯景隆辭朝即於朝班內執其千數其罪

奏請誅之不聽子寧奮指首請先伏誅言甚剴切不

顧忌請

上怒罷朝景隆師既凌淮靖江王府長史蕭用道衡府記

善周以德各上書論大計凡千余言皆指斥用事者罪

過書下群臣及兩人議用事者怒盛氣以詰兩人曰共

挫折之兩人托為不動子寧奮激曰國事至此尚不容

直言者乎顧所論吾過有則改之無則加勉用事者愧

而止七月庚子景隆師駐德州前軍都督府五斷市

高巍上疏建議乞效主父偃下推恩之令分封宗藩跡

遠子弟以少其力遂命魏從禹公帳前恭贊軍務景

隆師進兗州山東參政鐵鉉督漕運飛芻挽粟水陸

並進時沛縣知縣顏瑛頗有智略因督民給軍餉指

畫有方未嘗乏飲餼而軍士戰敗景隆南奔過鐵鉉

高巍相見於臨邑遂協兵固守濟南既而役圍相持

不下城有役攻破者鉉輒先之明年壬午正月奉天兵

直搗濟寧已過徐州沛縣民皆竄匿顏瑛招徠之

設沛豐軍民指揮使司集民壯五千人築堡備禦三
月參政鉉鉉寇濟南圍始擇事聞遣使賄以金帛鉉
封及三代鉉入謝陞本司布政仍令保章山東地方未
幾召陞兵部尚書左大將軍歷城侯總天下兵鉉既去
則東藩一帶不可守矣二十日靖難師駐沙河大將
軍張輔攻沛縣城將破知縣顏環遣縣丞胡先詣
徐州告急既而度不能支預送其子有為出走告之
曰汝還家白大人子職弗克立矣題祭院壁曰太守諸
公鑒此情只曰國難未能平丹心不改人臣節青史誰
書縣尹名不豈能支大厦三軍空擬築長城吾徒雖
死終無憾望孫氏繼運聖明夜二鼓師入東門指揮
王顯迎降環冠帶外堂南拜哭曰臣無以報國矣乃自
經死其子不忍去復還父已死矣遂自刎以從戎擒上
簿唐子清與史黃譙至亦死之胡先收環父子屍葬
沛南關題曰父子雙節墓四月初一日朝廷聞靖難師
張大攻破郡邑無算遣報羽書日急於是詔募天下
義勇勤王入援特朝議教遣使致書燕王封以大疆大統
諸罷兵歸國卒無敢行者監祭御史曹鳳韶獨詣行
至軍前慷慨陳義聞者駭伏特僧道行祭資營中
勸却納其書王從之鳳韶取竹通節入書石風連之

亦不報既而歸第大勸曰事去矣事去矣我尚何為
我已後斷事高巍挺身不顧死教烈之義我見於顏面
亦累尚書燕王諸罷兵歸國奈何道行馳鼠鳩巢
變詐百出初陽許之後竟盟以若其為良用惡或五月
靖難師克濟陽教諭王省為遊軍所獲從容引磔許
義慨陳衆聞之蹙然因今言省之乃非明倫堂召諸生問
曰若等知此堂知何明倫今日且都不說只說君臣之義
一節何如遂大哭諸生亦哭遂以頭觸^{堂柱}而^足後自可立祠
學宮祀之其子損為夔州通判是日亦死於賊遂取
節吏部侍郎毛泰率太常少卿盧原質奏請勅諭天下
宗藩勤王從之詔畧云朕躬冲幼受顧神謨于今五年
德林間近被仇燕侵軋國我社稷以致遭家不造國
有多難爾諸王皆
太祖皇帝子其中能有赤心竭忠奉順殲逆者必厚復掌
土之薦也世享榮名不惟有益常室抑且自衛家國
事矣此舉豈徒然哉如其各誰強兵下打君父之讎吾
恐唇亡齒寒禮札之自然他日竈突炎上棟宇將更誰救
悔諸其可得乎或者天命未去人心未離尚不可忽也於
時諸藩將有何顏以見可不省哉然卒無至者四月靖難
師克山西晉陽獨門等處被拒斷事高巍度京城不能

固守乃縊死驛舍魏遼州人洪武中應貢入大學十七
年以孝行被旌表尋授武斷事十八年上疏教聖河
南山東北平兵後荒田及仰禾收慎選舉惜名器數事
高廟深嘉納之後因斷事不稱旨當罪以議賢謫
戍貴州閱索嶺仍許以致代後建文初上疏陳情乞
歸田里許之既而遼守主欽辟送赴銓曹遂命從征
曹國公幕前參贊至是死節五月天兵渡江所過城郭
皆降之事聞詔命禮部侍郎黃觀脩撰王叔英知府
陳彥回等三十人令各方募兵入援國難未幾報無
王天舉兵飛渡江北朝臣束手無策及聞

嗣皇震懼不已持命都督食事陳瑄操練舟師於龍江
設滿壇及敵渡江策率舟師迎濟燕王大悅以瑄知
順天命即封為平江伯副都御史茅大芳聞國事
將去乃以詩寄淮南守將忠義激烈聞者壯之莫不
灑泣侍忠黃觀奏命徵兵上遊諸郡入援奮不顧家且
行且募兵至安慶聞天兵渡江知事不濟痛哭謂人曰
吾妻素有志節必不受辱遂招魂葬之江上明日家僅
自京逃來果言夫人翁氏暨二女俱被執有象奴得之叱取
銀釧出市酒有夫人遂攜二女赴淮清橋下溺焉觀亦
至孝陽河度大事已去不可為乃東向再拜於龍溪磯

端急處給舟人舊棹遂自溺焉觀字潤伯一字尚書其
也人父養於許幼從其性及第後始復姓觀自幼顯異
長受業於元符制黃殷士天兵入大都殷士死之觀並
砥礪以忠義自許尋徵精舍讀書其間洪武庚午領
鄉薦辛未入對御策戎策大要以天道福善禍淫之
機人事練兵講武之法為言也高廟嘉之擢狀元及
第授官翰林尋陞禮部右侍郎建文年間

嗣皇改官制增中員次尚書以觀為之與方孝孺目見親
用至是死節至六月壬戌靖難師駐金川門戶科都
給事中龔太自城上投下死時年三十六歲王聞泰元大
怒立命軍卒剖其屍時師駐金川門久之有約開門
迎納者大理寺丞鄒瑾監察御史魏冕率同僚上
入即殿前毆之幾死其日以兵亂報朝二人大呼曰諸
逆加誅臣等義不與同生不聽次日清晨師死金川
京城陷時九月某日也官中已煙焰障天皆為竄匿奔
走而母后與中官俱自焚後官從死者甚衆初
太祖臨崩治命密初一封樞召太孫曰此樞不可妄啟汝若
遇難時速啓視之即無害也至是靖難師將逼啓視
其樞見一乃一度蝶上有勅曰汝欲生可將此牒授他處
為僧後官某處有密地可遁汝其不然將及自盡於是

少帝徑削髮以逃天下之人實皆不知其生也已而

太宗文皇帝師入南京先一日群臣多往迎附或勸帝幸鄒

瑾御史魏冕宜急歸附二人叱曰使吾二人致其臣節明

君必所不用汝奸臣也何未死我因共搗擊之皆脣誤

王良聞京城陷獨開門慟哭不已與妻子訣曰吾聞食人

之祿者死人之事吾不可復生矣豈能復顧汝等耶是

夜服腦子死良宇敬止吉水人也又脩撰王叔英奉命募

兵廣德知京城已陷度事不可為乃沐浴具衣冠自盡

絕命辭曰人生窮樂間忠孝貴亢全嗟予帝君父自昔

多過稽有志未及竟奇疾忽見經肥耳空在案對之

不能無意者造化神有命歸凡泉嘗聞及與齊餓

死首陽巔周粟豈不佳所見良獨偏尚蹤迹難繼偶

爾無足傳千秋史臣筆慎忽稱希賢復書於案曰

文矣愧無補於當時死亦徒然庶無慚於後世遂自經

而死以書抵祠山道士盛帝年曰可葬我祠山之麓希

年卒收葬之蓋希年亦台州人改托以後事丙寅

文皇統維皇極工部尚書茹瑞入殿首賀即位

文皇呼謂之曰瑞吾今日得罪於天地祖宗奈何瑞叩頭曰殿

下應天順人何謂之得罪乎

文皇大悅進奉忠誠伯吏部尚書張紱聞

文皇御極因自堂上投於地曰臣當一死報國即痛楚盡

漢畫繼之以血逆明君徑自選於都之後堂蘇字昭李瑞

鵠庵閩中人少以才職通敏文行知名洪武間由明經

舉歷雲南參政進左布政使凡雲南土地貢賦法令條

化神聖祠公署廨宇與天上下典儀公用程度悉

裁定夷民心孚遠近真安洪武三十年三月入觀考收為

天下第一欽賜三敘首錄章達大政元石陸家宰天官

壬午死節十月

文皇以京都邑定款首詔天下然後大封靖難功臣特僧道

行功居第一事定永嘗自言

文皇首詔復付姓賜名廣孝尋拜杜國太子少師因辭不

受命

文皇謂廣孝曰今內難已靖家邦中定朕欲詔告天下必得

文學冠世者方可任之朕旦夕思念當代儒冠甚少其

時非卿等大筆庶塞朕望懸懸廣孝奏曰臣非才

下足以副

陛下盛望臣當舉代草者惟方孝孺為當世之俊才斯

能充其任於是遣使者召聘孝孺聞之閉門授罵

使者回奏

文皇優容之又遣使者賁璽書以太子賓客徵請孝孺抵

徵書於地仍大詔不已事聞

文皇怒復令以乘輿足未孝孺自京城失守之日已閉戶絕
足下出居嘗憂阻歎不食日就羸瘠有特妻然泣
下未盡濕家人為之感動至是三遣徵書迫之自度下
先乃服斬衣以見

文皇見之勃然變色因命草詔孝孺大恟於庭曰有死而已
文皇怒曰汝重服不顧九族矣孝孺奮然曰殺我十族亦無
害因出不避語乃命處斬之孝孺來自大憤出都門
望言不已臨刑特顏色不變從容作絕命辭其略曰
臣將志為謀國用猶忠臣發憤為直交疏以此殉忠
仰又何求嗚呼哀哉苟庶不戾无孝孺汝後誅及九
族其五服之親盡皆滅戮

文皇怒不已必欲誅十族後將其朋友代為二族誅之自古忠
臣得禍之烈未有如孝孺以儕輩代刑無及空家之
辱者是誠異聞也又孝孺字希直別號遜志齋人
歸止學寧海人少以孝謹聞知名其父嘗仕於魯因
被誣戍孝孺字希直別非角時尚書代役名已播海
內嘗從朱蕪甫先生將學益大進心實希聖遂為四
文宗洪武中辟教西漢造就士名遐邇徽聞蜀王問其賢
嘗聘直左右谷詠正道年凡必以仁義道德之言陳於

前王嘉納之達文初韓閣交章奏為其有輔弼才
是召入翰林方將大展所蘊不久竟罹國難嗚呼惜哉
壬午孟冬

文皇召大學士楊士奇於內閣草詔其略云

太祖高皇帝以某年登遐青宮建儲之議出於
皇考之心初欲立朕朕躬自撥度小宗不得干預正統力辭其
其命乃讓太孫無何即位以來去未之人君之度每存
子之慈况親侔和臣黜逐正人權倖當朝國政日壞
之以質果昏庸罔有聞知如此欲望其為君以治天下豈
不難哉且

祖宗成法率意變更亂宗親無罪輒被剝除又嘗喜怒任
刑無辜受戮實失四海民望人心為之離天下聞之
痛怨朕竊思以

皇考創業天下實為艱難而付豈一旦付諸子孫之可乎改
不得已以行湯武之舉隨行順從且荷江南朕恭膺
天命寵眷遂繼

祖宗大統少帝聞行天討之威心實祇懼惟潛自引決後宮
朕今釋予前非復其改號厚德尊矣止於僭稱建文
伍年可革除之併為洪武三十五年明辟癸未可改元永
樂嗚呼鼎新革命再造國家厥隆懋化以濟斯世

斯民於仁壽之域豈不同符永樂者哉

文皇復下詔帝二少子於中都之獄使某錮終身為令子孫世不許出宮特衡府紀善周以德痛國事已去因留書別友人江仲隆解縉神胡光太蕭用道且付後事某入應天府學自經死婦符御史朱某言以德不順天甲請加追戮其族以警餘者

文皇曰彼食其祿自盡其心爾置不問以德乎生負氣節嘗曰忠臣不以得失為憂故其言無不直其女不以死生為慮改其行無不過果能償其志云

文皇又以前御史曾鳳韶嘗奉書軍中辭義激烈

文皇以其有真節以賜璽書旌之復以御史召不起尋加吏部侍郎召又不赴乃刺血書真詞於襟其略曰予生居廬陵忠節之邦素負骨鯁之強讀書而進士之第注宦而至繡木之節慨一死之得宜可以含笑於地下而不愧吾天祥罵妻李氏子公望勿易衣遂自殺時年二十九亦死於節

文皇復徵前寺丞郝瑾御史魏冕二人俱不應命即日皆自殺

文皇再召副都御史練子寧聽用于寧不肯臣伏頓死而已

上大怒責問子寧不出竟斬之子寧諱安以字行新金

人子寧性資英邁志操不凡幼從鄉長者竹庄先生遊竹庄命賊水竹村居有千山暮雨石泉通一夜春雷卡箨龍之句竹庄甚奇之後游洋宮與金天靖公幼款相交善嘗謂之曰子異日必為良臣我當為忠臣共武乙丑入對大廷賜進士及第授翰林脩撰子寧益以名節自砥礪於是聲望藹然中外咸以文學行義稱之未幾以母喪去位杜門屏跡力行古喪禮服闋陞吏部左侍郎尋遷前職革除元年與方孝孺等特見信用至是以死節顯著後人有贊

文皇又特召太子少保陳迪以其名重金陵三遣使臣以冊書玄纁禮徵聘不起

上怒命於至奉天門迪入殿但長揖而已

文皇諭其弟附之意迪仰天大哭曰國君既亡我將何所倚身為大臣自分不能救之死有責矣尚何以叩新命是汚我哉

上大怒竟縊之死迪字景道宣城人自幼儻有志操勝國時辟舉寧國司訓己未以通經召除翰林編修己丑陞侍講預修

皇明大典幸未出為少察東藩捕蝗弭盜民甚德之甲戌

丁內艱奪情起復辭不允乙亥左轄南藩時諸吏
賊猖獗連率王師擊破之賊俘於朝有白金絲幣之賜
戎寅召為太宗伯任午歲不屈死特廷立與迪同酌死
義者二十餘人尚書齊泰侯泰侍郎郭任毛泰盧日恭
昭大卿黃子澄少卿胡潤盧厚質宗人經歷宋徵宗御史
董庸高翔主事巨敬左拾遺戴德昇倫譔景清等
皆不屈死之唯序景隆寢於下夏原吉尹昌自縊黃福王
汝玉鄭賜等輩數十人皆歸附獨景隆以不忠姦臣受
誅

文皇復以勅書遣使召在外募兵之臣若兵部尚書鉄鉉鄒紳

史茅芳大給事中陳繼之知府姚善陳彥回等俱不肯
歸順天命命械至京師皆不屈死鉄鉉鄧州人共武
間由國子生授禮科給事中改督府斷事奏對詳明
高廟喜之賜字曰鼎石嘗有許藩府違法狀者召至
屬法司鞠之數日獄未成不能決

高廟怒屬鉄鉉之片時而成自是益見愛重凡法司疑獄必以
屬鉄鉉未幾擢大叅東魯歷陞尚書竟以死節陳繼
之蒲田人連文二年進士擢授臺諫累有建明因賜指年
後亦死難茅大芳泰興人洪武間由儒士應辟興教莊南
考績入朝

高廟召對悅之擢相泰藩且勉以童子輔相之業勸資財
待者甚寵大芳以為特受隆遇懼無以稱聖天子眷
知之思遂益自感激諫諍弥綸得大臣體未渝年
泰國稱治因大書揭其正堂曰希董之堂以章聖訓
且著其志雲陳彥回亦蒲田人少孤無所倚嘗依食於
鄉人後以明經薦教保寧九載秩滿考績擬知
平江縣明年

高廟晏駕彥回捧香入臨壽遷知徽州府士午奉命
募義勇赴援亦不屈死姚善字克一興國州人洪武
中以舉人授縣丞歷遷祁門知州皆有遺愛不久
擢知蘇州府至永樂元年九卿具在外表表以義士者
若解元劉政感慨以不食死優例給事黃鉞授於猶
下而卒東僉事胡子韶鎮南指揮宋中知府葉忠
仲長史葛誠知縣鄭恕散騎參府周晉謝昇高不
危盧振等凡若干人皆以靖難死於鄉者聞者也其外
尚多恨不能悉記如書以使知者則續書焉特內外死
節之臣姻親朋友皆被建造成造微者甚衆惟吉水錢氏
符允及錢習禮以翰林官仕于朝為鄉人所恃恒懷不
安以告少保楊公榮楊公乘間以聞

文皇欣然曰使不肯歸附之臣今日若皆在此朕當寵用之

耳何況順臣習禮乎永樂元年癸未春正月朔元且即

太宗文皇帝御法服登大寶殿受群臣朝賀明白普救天

下賜內外臣僚爵秩有差尋上母妃尊號詔建太徽

太和山官宇制度極其宏麗蓋

文皇舉兵特嘗德北方水神陰勒改鑄金身以報之永歲

復命增脩大浮屠於南京都城初

太宗得天下特創造此浮屠以報天地若賜寺額日報恩

至是鳩工增飾規模雄偉宛如大猷之氣象也三月己

酉

文皇特命再官姚廣孝為太子少師廣孝辭之甚力

文皇曰朕若非少師然運神筆何得天下大統如此功烈豈

敢忘乎今日委畀知官以報少師遠望報辭將何意

也廣孝奏曰臣本一江南浮屠仰願

陛下聖文神武待其大業臣何功之有況殊恩以蒙

尊加不勝感激若又受少師爵實非臣等自處一處伏望

陛下聖慈給還原職臣復為僧人則死無憾矣

上不許一日召見令人替以冠服設體坐命宣謝廣孝不待已

受命然終不蓄髮娶妻所居多在僧寺永歲

文皇特賜大第於崇文門右為之娶婦於印臣家廣孝皆

辭之後賜宮人曰侍起居而廣孝不收進然

文皇眷禮彌篤賜賚極厚每稱少師而不名廣孝嘗

陳疏求退

文皇怒留之再厚覺其辭語哀愴因賜其入朝自便蓋

特恩也廣孝初心既許

文皇謀圖帝業功既大壞事業已定然居常輒自悔以嘗

曰我誠得罪於後世將何追矣改

文皇屢欲官之輒辭尋復削髮自誓曰我當再值輪迴

於地也永樂二年甲申春正月甲子朔

仁宗詔皇帝為皇太子以廣孝勲臣原僚旨命輔導召

黃太子出閣拜為師傅廣孝舉措無已乃若辭之

不許自

文皇龍興潛祇不忘舊地尋欲遷都燕冀乃詔建北京以

舊藩太達宮室改北平布政司為順天府令皇太子

留守南京監國明年乙酉廣孝從皇太子朝北京

遂命廣孝賑濟南直隸蘇松等府於是欽奉朝命

咸聲赫赫軍從甚盛及南行自詭託者廣孝若弗知

從官欲究之廣孝遽止之曰豈無同諱者耶及公事

畢過蘇州省墓暇日往謁郎中隱士王寅寅素與廣

孝友善至是愧其所為拒之不肯見後廣孝再去所從

乃不短榻以詣扣門寅閉戶不納廣孝哀請至寅憐

門為誰廣孝曰是西日道衍也實不應廣孝大聲曰老
不棄舊日之雅容我老僧一見平實爾戶謂之曰吾在此
剖薪忙不能暇見廣孝於是哀鳴久之實憐其誠因
與之期而去至天未曙廣孝以候立門外待之日出實
門方啓遂相與再拜坐定賓語不已但連聲耳曰
和尚誤矣和尚誤矣廣孝大慚入之進曰彼時老僧
真惜大誤蓋亦天命所開實不由我也實此曰汝既
大誤尚何歸咎於天命乎且汝一沙弥特受

高皇寵遇而不能報何反背之不義心安忍焉以致宗室
傷殘血流漂杵天下為之痛怨皆由汝涕曰蛇心也若

合

汝萬世之下烏得無罪於二帝何可勝言我廣孝
聞之面赤報然 求退賓弗為禮乃挾淚自恨而去
不久廣孝以病篤

大皇駕幸其第遣大醫珍視命中使存問類類疾將殆
文皇復幸其第過問後事終不肯言逼之對曰出家人

後河所戀仍強之終無言卒年六十一

文皇念其功命官諭祭葬殮之禮擬於原之劉秉忠追
贈榮歸公諡恭靖後加以詔奉天靖難輔運功臣
卒配享廟之未幾又特官養子姚繼為尚書少卿
蓋追隆其功也廣孝傳通內外典亦工文詞所著有

生者且

皇祖上有密勅在此可考語今年餘七十永無所望依
欲還家死於自土上年何以淹沒異鄉而不知者我
他日史官亦知我以非自刎也於是奏聞

章皇初當時故老之臣以物色變其真偽主則一老納而已
莫知其為故君獨也一老宦類憶少帝曰容遂訪問焉
而故帝視其老宦若素識者不覓涕泗流溢乃云吾
以七夕之時賜桃食三枚與爾爾爾割臂下食其一
以懷其二吾聞爾藏之由爾對曰臣有老父在家欲懷
此以獻吾乃加爾孝後賜五枚君類憶此否老宦忍覺

悟遂絕待大哭已後受部尚書義石都御史洪楚
等聞政君復在皆未訪問先朝密事歷歷無差謬
焉始知其為不死矣乃相向拜而泣者久之一時政臣皆
未弔保莫不痛其哀至是愈舉以實聞

章皇詔厚養朱黃館中未幾一夕暴卒衆皆疑其遇
毒也後命以公禮葬於郊外特少帝在京師有感
衆詩一律雲流落江南數十秋可憐霜雪已盈頭乾
坤有恨家何在江漢無情水自流長樂宮中雲氣散昭
陽殿上雨聲愁新蒲細草年年綠野老云誰年哭未休
此詩感慨無窮含蓄無限要涼意思吾故知楚矣
天下而獨為德恨於萬世嗚呼是誠悲哉讀少帝
之詩而不覺墮淚流涕者其亦幾希

建文事蹟

國朝典故

建文事迹備遺錄一卷

左都御史張
若湛家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前有自序稱嘉靖辛卯陽月太嶽
山人書於水竹村居考明史藝文志黃虞稷千頃
堂書目皆不載此書之名不知其為何人明人惟
張居正號太岳亦不聞有此書莫能詳也錄中皆
紀建文死事諸臣殊多傳聞失實其稱太祖恒欲
廢燕王賴廷臣力諫得免又嘗幽於別苑不許進
食賴高后私食之得不死皆荒唐無稽之言不足
取信

平濠記一卷

〔明〕錢德洪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初鈔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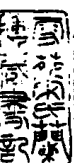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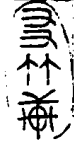
附《四庫全書總目·平濠記一

卷》提要

平濠記



錢德洪撰



初鍾州在官吏書門宅及在門軍民陰陽占卜皆與藏通日在官府左右詞理不待言出於口只意句顏色之間賊必先知之公知其然在此則示以彼在彼則示以此每令陰陽擇日曰者占卜或已吉而不用或欲用而中止每勵兵薦食令俟期而發兵竟不出其後一出而成功黃箱記下四條同

公至豐城門濠變亟欲迎流趨吉安舟人聞宸濠發舟餘人來劫公畏不敢發以逆流無風為辭公家禱於舟中無何北風大作舟人猶不肯行拔劍截其耳遂發薄暮度勢不可前潛覓漁舟以微服行留慶下一人暇已冠服在舟中濠兵果犯舟而公不在欲殺其代者一人曰何益遂捨之故追不及是夜至臨江知府戴德瑞喜甚留公入城胡慶公曰臨江居大江之濱與省城相近且當道路之衝莫若吉安為宜又以三策籌之曰濠若出上策直趨京師出其不意宗社危矣若出中策則趨南都大江南北亦被其害若出下策但據江西省城勤

王之事尚易為也行至中途恐其進出乃為間諜假奉朝廷詔旨先知寧府將反行令兩廣湖廣都御史楊旦泰金及兩京兵部各命將出師暗伏要害以俟襲殺復取優人數輩各與數百金以全其家令至代兵處所飛報竊發日期將公文各縫置於衣絮中將發間又捕投偽太師李士賓家族至舟尾令其覘知公即伴怒牽之上岸處斬已而故縱之令其奔報濠濠獲獲人果於給衣絮中搜得公文遂疑不發踰數日公調度已定乃移撤遠近暴濠罪惡濠始悟為公所欺

公既拔南昌知濠兵將還殺遣伍文定郭珣徐理截德瑞兵領精兵五百分道迎擊出其不意濠亦先使精悍千餘人從間道欲出公不意攻復省城偶遇於其處我兵失利報至公恐甚欲以軍法斬文定等自帥兵親戰或以敵鋒方交若即斬之兵無統領俟各奮勵以圖後效明日忽帥兵奮死以戰大敗之

此等年譜下我以為先生失計也何所失不料濠亦取間道出奇兵也然能不以小術挫氣及因而激勵其麾下轉敗為功則是即短見長而足以垂法於行

師矣

江彬等初至公往見彬輩皆設席於傍令公坐公伴為不知道遂坐上席轉傍席於下以坐彬輩彬輩銜之出語誚公公以常行交際體諭之左右皆為公解遂無言公非爭一生也恐一受節制則事機皆將聽彼而不可為矣

公見張永與之語知其忠以濠付之復上捷音以為宸濠不執之謀已踰一紀旬月就俘皆欽差總督戚繼指示方畧所致以此歸功總督軍門以止上江西之行稱

病淨慈寺永在上前備言公盡心為國及彬等欲加害意既而公赴君奔龍江關忠等又阻之使不見公乃以綸中野服入九華山永聞又力言於上曰王守仁實忠臣今聞眾欲爭功欲并棄其官入山修道緣是上益信公

此條載年譜中然歸功總督則止駕中倫綸中野服則舉止中慮故永得因以進言而解上疑此譜所未及詳也併著

公於豐城聞變時參謀雷濟蕭蕭尚在侍相與計議恐宸

濠徑襲南京遂犯北京欲使遲留半月遠近聞知自然有備無患乃假寫兩廣都御史楊火牌為機密軍務事准兵部及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顏咨俱為前事本院帶領狼達官兵四十八萬齊往江西公幹的於五月初三日在廣州府起馬仰沿途軍衛有司照數預備糧草伺候吏應若臨期缺悞定依軍法斬首意示朝廷先差顏等勘事已密於兩廣各處提調兵馬潛來襲取宸濠將發開雷濟問曰寧王見此恐未必信曰不信可疑否對曰疑則不免公笑曰得渠一疑彼事去矣既而歎曰宸

濠素行無道殘害百姓今雖從逆者眾必非本心徒以威劫利誘苟合一時縱之前去我以問罪之師徐躡其後順逆既判勝負預可知也但賊兵早越一方遂破殘一方民命虎兇出柙收之遂難為今之計只是遲留宸濠一日不出則天下實受一日之福逆黨造孽覺人役持火牌設法打入省城濠果疑懼十八日回至吉安又令濟等假寫南雄南安贛州等府報帖日逐飛報府城打入省下一以動搖省城人心一以鼓勵吉安致義之士又與濟等謀假寫迎接京軍文書云提督軍務都御

史王為機密軍務事准兵部咨本部題奉聖旨許泰邵永分領邊軍四萬從鳳陽等處陸路徑撲南昌劉暉桂勇分領京邊官軍四萬從徐州淮安等處水陸並進分襲南昌王守仁領兵二萬楊旦等領兵八萬秦金等領兵六萬各從信地分道並進刻期夾攻南昌毋得破先此後本職先往福建公幹因遇寧王之變見已退往吉安府起兵今遵前敕候兩廣兵齊依期前進外看得兵部咨到緣緣皆是先發制人之謀當時必以寧王兵未舉動今其兵已出約亦有二三十萬若北來官兵不知

的信有悞事機以本職計之若寧王堅守南昌擁兵不出官軍遠來天時地利兩皆不便恐難猝圖須按兵徐行或分兵先守南都候其已離江西然後或撫其前或擊其後使之首尾不救破之必矣今寧王主謀李士賓劉養正等各有所書密寄本職賊將凌十一閔廿四亦各密差心腹前來遞狀皆要立功報效可見寧王已是眾叛親離之人敗必不久今聞兩廣共起兵四十八萬其先鋒八萬已到贛州湖廣起兵二十萬其先鋒六萬已到黃州本職起兵十萬先領二萬屯吉安府各府知府

等官各起兵快約亦不下一萬共計見有十一二萬儘已足用但得寧王早離江西必有內變因而乘機大舉為力甚易為此備開陳孫頌請酌定一應進止機宜還畢覺曉事人員同差去人役星夜回報寫成手本令濟等逆慣能走避家人重與盤費以前事機陽作實情備細密切說與令渠潛踪隱跡星夜前往南京及淮揚迎接官兵又令濟等尋訪素通宸濠之人厚加結納令察報寧府宸濠聞知大加賞賜差人四路跟捉果獲手本將差人拷問詳悉當時殺死因此又疑劉季不信其謀

又與龍光計議假寫回報士實書云承手教足見老先生報國本心始知近日之事迫於不得已身雖陷於網羅乃心固不在王室也所諭密謀非老先生斷不能及此又得子吉同心協力當萬無一失矣然事機不密則害成務須待機而發不然恐無益於國而徒為老先生與子吉之累又區區心所不忍也況今兵勢四路已合只待此公一出便可下手昨凌閣訪將遣人密傳消息亦皆出於老先生^與子吉開導激發而然但恐此三四將人皆是粗漢易有洩漏須戒令慎密又曲為之防可也

目畢即付丙丁知名不具與養正亦同兩書既就遣雷濟設法差遞士實龍光設法差遞養正各差遞人皆被宸濠殺死宸濠疑是愈疑劉李劉李亦各相疑不肯出身任事又遣素與養正文厚指揮高睿致書養正及遣濟為引誘內官萬鏡等私寫書信與內官陳賢等皆及間之謀又多寫告示及招降旗號開諭逆順禍福及寫木牌等項動以千計遣雷濟龍光蕭禹王佐等分行賊壘潛將告示粘貼及掛號木牌四路標插又先張疑兵於豐城示以欲攻之勢又將養正家屬在吉安者厚加

看養陰遣其家人密至養正處傳遞消息亦皆反間之謀初宸濠保定六月十七日出兵自於二十二日在江西起馬徑趨南京謁陵即位遂直犯北京因入前間不敢輕出十七等日先遣兵出攻南康九江而自留省城賊兵候濠不出亦各疑懼久駐江湖之上師老氣衰又見四路所貼告示及掛號木牌人人解體無心攻鬪其後濠探知四路無兵前項事機已失兵勢已沮人馬已散多有潛來投降者濠至七月初三日始出兵距初擬之期果踰半月及事平報捷詔內一切反間之計俱

不言及亦以設謀用詭非君子得已之事不欲明言示人當時若使不行反間寧王必即時擁兵前進兩京各路何恃為備所以使之坐失事機全是遁留寧王一著所以遁留寧王全是謀行反間一事今日讀秦冊所報皆可書之功而不知書不能盡者十倍於秦冊濠既就擒江彬許泰等恨恨失計無所泄毒欲置冀元亨與濟禹光等於死地元亨被執元亨等四竄伺官軍離台方敢歸家當時粘告示揮旗牌皆風雨黑夜出入賊壘萬死中得一生所差行間人役被濠殺者俱是親信家人今

議者并將在冊功次削去恐繼此有變人皆以元等為鑒戒矣龍先說下條同

按先生有言孔子脩春秋於凡陰謀詭計之事皆削之以杜奸故平藩用間不形於秦不宣於語門弟子皆不聞亦斯意焉然不著其顛尾後世將不知反掌取濠之故雖有忠誠體國之士或臨事而易視惟觀其成功者如是則一切謀計皆所以濟其忠誠在他入為陰詭者在先生為變化隨時而有以發體國者之智慧雖存之以杜奸未為不合也

公應變如神不可測識方使省城時忽傳令造免死木牌數十萬莫知所用及發兵迎擊濠於湖上取木牌順流放下時賊兵聞閩省城已破脅從之眾欲竄無路見水浮木牌一時畢取散去不計其數翼日伍文定等方督兵殊死戰賊兵忽見一大牌書寧王已擒我軍毋得縱殺一時驚擾遂大潰濠兵既屢敗窮促思潛遁見一漁船隱蘆葦中濠大聲呼渡漁人移棹請渡竟送中軍諸將尚未知也

漁人縛送與投疏所載頗殊蓋濠泣別妃嬪之後遁

就漁舟漁舟則知縣王冕所轉使耳疏中不便詳述與不載反間諸謀同意又蔡文述贛州父老言濠為葉芳所擒當時芳出濠下意乘之故濠窮而思遁雖王冕預備漁舟伺候縛送實芳促之之力也

公在豐城聞變南風正急拜天哭告風稍定頃之舟人謹櫓回風濟禹取香烟試之舟上果然久之北風大作濠迫兵將及時夫人公子在舟公呼一小漁舟自縛軟令濟禹持米二斗鰓魚五寸與夫人為別將發問濟曰行備否濟禹對曰已備夫子笑曰還少一物濟禹思之

不得夫子命取羅蓋已到地方無此何以示信明日至吉安城下城門方戒嚴舟不得泊岸濟而揭羅蓋以示城中遂離慶曰王爺爺還矣乃開門羅拜迎入於是濟禹心謀危迫之時暇裕乃如此雷濟說

寧藩一事說先生者有二曰始通寧府後知事不可成從而剪之又曰寧府財寶山積兵入其宮悉取以歸當時至形諸章奏有識皆知其必無而莫意其無之故皆知其絕無可設而無以破人之疑余移官入贛當時故老尚有存者咨訪累月乃知先生計慮之深規模之遠

有非常情所能測也逆藩當時所憚獨先生耳殺之不得不欲致之故致惓惓於先生而先生亦示以不絕機有所待也嗣苗葉芳有眾萬人感不殺之恩樂為用先生間示以意芳叩首踴躍待報而發逆藩亦屬意於芳嘗以厚貲啗芳芳不却有以聞於先生者先生慨然久之搏要起曰今日視義當為成敗禍福不計也及起兵芳密使人告曰吾以款彼也今日之事生死惟命先生大喜即攜以往鄱湖之戰逆藩望芳來芳棄之遂就擒大難之平芳實有力先生語芳曰吾請於朝以官償汝

如何芳叩首曰芳土人不樂拘束願作富家翁耳先生遂入宮籍所有以獻餘以予芳滿其欲焉蔡文記

文非先生門下士不惟信先生之心兼欲使天下皆白先生之迹又欲使後世識制叛之機用弟之妙文亦有心人哉

德洪昔在師門或問用兵有術否夫子曰用兵何術但學問純篤養得此心不動乃術耳凡人智能相去不甚遠勝負之決不待卜諸臨陣只在此心動與不動之間昔與寧王逆戰與湖王南風轉急面命某某

為大攻具是時前軍正挂却某某對立雙視三四申告耳如弗聞此輩皆有大名於時平日智術豈有不足臨事忙失若此智術將安所施又嘗聞鄒謙之曰昔先生與寧王交戰時與二三同志坐中軍講學謀者走報前軍失利坐中皆有怖色先生出見謀者退而就坐復接緒言神色自若頃之謀者走報賊兵大潰坐中皆有喜色先生出見謀者退而就坐復接緒言神色亦自若又嘗聞陳龍甫述薛尚謙之言曰昔見有侍於先生者自稱可與行即先生問之對曰某

能不動心曰不動心可易言耶對曰某得制動之方先生笑曰此心當對敵者且要制動人誰與發謀出慮又問今人有不知學問者信能後險不懼是亦可與行師否先生曰人性氣剛者亦能後險而不懼但其心必持強持而後能即強持即是本體之蔽使不能宰制庶事孟施舍所謂守氣也若人真肯在良知上用功時時精明不蔽於欲自能臨事不動不動氣體自能應變無窮此曾子所謂守約也又嘗聞劉邦采曰昔有問人能養得此心不動即可與行師否先

生曰也須學過此是對刀殺人事豈意想可得必須身習其事斯節制漸明智慧漸周方可信行天下未有不履其事而能造其理者孔子自謂軍旅之事未之學亦非謙言但聖人得位行志自有消變未形之道不須用此後世論治根源上全不講及每事只在半中截做起故犯手脚若在根源上講求豈有必事殺人而後可安人之理某自征賴以來朝廷使我日以殺人爲事心豈割忍但事勢至此磨既病之人且須治其外邪方可扶回元氣病後施藥猶勝立視其

死故耳可惜平生精神俱用在此等沒緊要事上昔智洪德事先生八年在侍同門每有問兵事者皆默而不答以故南贛寧藩始末俱不與聞先生沒後搜錄遺書七年而泰疏文移始集及查對月日而後五征始末具見獨於用間一事首嘗舉開泰疏文移俱無所見去年面訪龍光始獲問書間牌書稿并所聞於諸同門者悉彙而錄焉



平濠記一卷

編修程音
芳家藏本

明錢德洪撰德洪本名寬字德洪後以字行改字
曰洪甫餘姚人嘉靖壬辰進士官至刑部郎中事
迹具明史儒林傳初王守仁之平宸濠也其大綱
具於敘功疏其細目具於年譜德洪受業守仁據
師友所見聞其陰謀秘計及一切委曲彌縫之處
有疏及年譜所不詳者因作此記以補之凡黃綰
所說四條龍光所說二條雷濟所說一條附載德
洪隨事附論者五條又自跋一條大旨謂寧藩之
敗由於遲留半月始發其遲留半月則由於守仁
多設反間以疑之守仁在日秘不言守仁歿後始
得其間書間牌之稿於龍光而駕馭峒酋葉芳及
陰令知縣陳冕詭漁舟以誘擒宸濠皆當時所不
盡知者云

安南奏議一卷

不著撰者

陝西省圖書館藏明鈔國朝典故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安南奏議

一卷》提要

安南奏議

國朝典故九十二

兵部為欽奉

勅諭事職方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兵科抄出提督兩廣軍務兼理巡撫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左僉都御史蔡經題前事照得臣於嘉靖拾陸年拾貳月貳拾捌日節該欽奉

勅諭先該安南國黎寧奏稱國王黎綱故絕被賊臣莫登庸作亂竊據國城阻絕道路因而久廢職貢已經差官查勘是實

近該雲南鎮巡等官捉獲莫登庸奸細阮得等及偽造書印具奏前來的知此賊僭擬名號偽置官屬奸生背叛朝廷罪在不赦特勅爾等各宜遵照該部題請事理即便調集兵糧多方籌畫分道進兵協力征勦招撫歸順之人用為鄉道凡茲撫勦事情爾等宜相機酌處務要計處萬全期於殄亂底平罪人必得以彰天討以安遠夷斯副朕委任之重毋或國體玩愒致誤事機爾其敬之慎之故勅欽此欽遵查先准兵部咨為陳請乞

恩正法以誅僭逆事該都察院右都御史毛 奏為前事本部覆題節奉

聖旨安南國久不來庭義當與師問罪近據黎寧奏稱其臣莫登庸篡逆阻絕朝貢未審真偽且着地方官員從宜撫勦提督兩廣侍郎巡撫雲南都御史并各總兵官都另馬勒與他欽此欽遵備咨前來已經備行索仰兩廣都布按三司轉行牛印守巡兵備副總兵參將等官各一體欽遵查照續又准兵部咨為大慶事該巡撫雲南等處地方都御史汪文盛題前事本部履題節奉

聖旨莫登庸既篡逆本國又擅作大誥僭擬名號姓生背叛朝廷罪在不赦便勒雲南兩廣鎮巡等官遵照前旨上緊多方計畫協力征勦務得罪人以安南土欽此欽遵備咨准此已經會議通行兩廣都布按三司各行鎮守副總兵各守印并各守巡管糧管屯兵備海道添註副使將備倭等官一體欽遵并將兵馬錢糧多方籌畫如有不足應該作何區處與夫招徠鄉道計設間諜探探虛實體察險易及一應合行機宜作速逐一會同查議務集衆思區畫停當毋致臨時缺乏遲違誤事具由通行呈奪以憑會議酌處施行去後續據兩廣都布按三司等衙門左布政使等官陸杰等呈為

大慶事各准本司咨開抄奉臣等案據前事依奉該左布政使陸杰萬潮按察使祝續右叅政龔亨林士元副使葉照鄒守愚翁萬達僉事孫世祐操松都指揮僉事李特梁肅

會同鎮守廣西副總兵張經分守雷廉高肇左叅將商顯分守柳慶右叅將沈希儀議照征勦安南 國家大事兵馬糧草諸宜周思預計兩廣地方進兵陸路應分正兵三哨壹由思明府思慶州征進豫州西平州等處一由龍州羅田峒征進隘留關高平府等處一由憑祥州征進諒山長慶等處每哨漢達狼土官兵五萬名撥兵三哨每哨官兵二萬名再分寄兵二哨一由歸順州征進上朗下朗廣源石林等處一由欽州征進永安海東等處每哨官兵二萬五千名五哨分撥輸運輜重兵夫一萬名海道由廉州府發舟師征進都齊等處打造大馬船戰船二百隻每隻雇撥慣習波濤兵夫九十名大白船戰船四百隻每隻雇撥兵夫三十名共用舟師三萬名大約水陸應調三十萬衆隨軍行糧每名日支米一升五合月支四斗五升歲支五石四斗大約應備糧米一百六十二萬石烏船戰船每隻打造用銀五百兩白船戰船每隻打造用銀六十兩共該銀十二萬四千兩運夫舟師每名歲支雇募銀十兩共該銀四十萬兩收買戰馬五千疋每疋連鞍轡用銀十七兩共該銀八萬五千兩太平龍州等處裝運兵糧軍需打造百料船五百隻每隻用銀米兩看守水夫二名二百料船二百隻每隻用銀十二兩看守水夫四名每名歲支工食銀十兩共該銀十萬八千兩添甲弓箭刀鎗火藥旗號

樂材共銀二萬六千兩犒勞羊酒魚蔬段絹布疋銀牌將宜
供給及軍中一應器具共銀八萬四千兩大約用銀七十三萬七
千兩訪探逆庸水陸隄防前項兵糧皆所必用查得廣東
肇慶神電增城從化等屬所漢達官軍三萬八千五百六
十七員名廣西桂林平樂等屬所漢達官軍九千六百五十二
員名除守城守哨巡捕巡海守灣及軍門上旗操守之外僅
以征進官軍廣東一萬七百六十四員名廣西一千二百二十
員名廣西左右二江土兵除龍州憑祥明上東下東二州
俟壞文吐應合存留防守難以制調外田州鎮安思
明恩恩歸順泗城南丹東蘭那地等處正調加調共
該土兵九萬六千三百九十名量存境內調遣防勦一
萬七千六百一十堪以征進土兵七萬八千七百八十各又
查得廣東廣肇等拾府歲徵存留糧米三十八萬八
千七百餘石嘉靖拾陸年分奉 詔及災傷蠲免實徵
米二十九萬九千餘石除十七年分歲支官軍師生休
月糧米之外盡數徵完僅餘五萬石廣肇韶三府歲
派梧州府廣備倉米五萬石十六年分奉 詔蠲免外
止派三萬五千石布政司見貯軍餉銀八萬五千一百一十
六兩六錢有零變賣番貨銀二萬一千兩有零正德嘉
靖等年存留秋糧監鐵課稅等項銀共四十二萬兩數

內解京銀一十三萬兩有零廣西桂林梧州等處歲徵起運
省城本色米九萬六千一百石折色糧銀四萬一千五十兩
各府存留本折米二十四萬六千五百石有零十六年分奉
詔蠲免三分實徵糧米二十三萬九千八百一十石糧銀二萬八千
七百三十五兩中間賦占無徵約居其半歲支俸體原糧
工食常不足用師行必以糧從伐遠尤宜慎慮端兩廣之
兵力尚欠軍兵一十七萬竭兩廣之倉庫尚欠米二百二十八
萬五千石銀三十四萬一千兩以一年計之數且如此萬一特日
滋久益兵繼餉少舉天下全力及照太平龍州等處正
係大軍發縱之地必先多方召商比之特價重為增益糧
買貯積以需轉運次將夏秋月分所屬糧政支折色量
擬嘉靖十六年分存留糧米五萬石原派廣備倉米三萬
五千石俱改運龍太倉分上納次又乞運廣肇雙雷等府糧
米五萬石一應戰具軍需等項先於廣東布政司動支軍
餉銀兩分發置備及海道舟師與騎征馬匹俱量行雇募
收買取給月前之用再照攻心伐謀兵家所急先奉軍門行
委副參添註副使等官統督惠州韶州衛所上旗官軍
二哨神電海明等衛所備倭官軍一千員名戰哨等船
三十隻前去廉欽分投水陸防禦及摘調鎮安田州向武
等處目兵屯壓龍州憑祥憑格聲勢歸順州逼近交趾境

地自行防守又行各官親詣邊境設策役間招徠鄉道探聽
虛實撥之機宜良已曲當合無一面備行兩廣副參都司等
各查所屬堡以征進漢連官軍督令鋒利器械修整衣甲
各赴軍門不特操練及嚴督左右二江思明田州歸順等處
土官衙門各要土官男孫挑選精銳目兵勿備軍器火器藥
箭躬親帶領申明紀律待報刻期改行一面備行司道等
官先於兩寧太平龍欽等府州預貯糧米去處預先修
蓋倉囤督行尋梧州南太等府設法多方召商糴買糧米
二十萬石及量於夏秋月分所屬休糧支給折色改撥本
處十六年分存留糧米五萬石廣肇等府原派梧州廣備
倉三萬五千石次丁廣潮高雷等府永豐等倉屯運五
萬石俱赴兩寧太平龍欽等處倉分交收一面備分廣東
布政司動支軍餉銀二十萬兩聽候分發置備軍需戰具在
募運大舟師收買騎征馬匹及隨軍犒勞相煎折支行糧等
項支用仍行司道官員審度次序修議呈九分投料理毋致
臨時缺乏前項不足兵糧數目及境內一應接濟調度機宜
事休重大竝聽副參守巡添註副使等官招徠鄉道探採
虛實至日另行從長區畫議呈奏

請施行惟復別有定奪各職未敢擅專擬合呈請為此合將
會議過緣由具呈施行等因到臣據此行間又據兩廣

左右布政使等官陸杰等呈奉臣等會批據分守柳慶等
地方右參將沈希儀呈前事內開稱節奉軍門行委本
職整頓所屬漢土官兵聽調征討安南及料理一應事宜
依奉查得本屬右江鎮安歸順湖潤等府州寨俱各
密遞交趾彼中事精其偽兵糧虛實道理險易并一應
征討機宜易於周悉本職多方保訪及密差柳州衛百
戶駱玉前去前項地方体實馳報以憑呈請議處隨
據歸順州官男岑璫計取安南國偽印諭書一紙并
該國万勝侯叔恩使正印信書一紙貢差頭目帶往同
駱玉封送到職擬合呈送審驗并粘連手書一紙內開
万勝侯叔恩使鄭肅書義烈侯叔恩使責弟知會國與
家同一理弟與兄同一體兄之與弟於祖父同共勲勞於國
家同其休戚安危皆樂無適不相須茲以逆庸擬稿稱
杜稷丘虛生靈塗炭志節之士執不肅心功蓋期以食逆
庸之內報君父之讐如漢氏歌吟思漢存愛戴王室之心况
兄弟承以勲臣之間肘腋之親世受厚恩而不以匡社稷
極生靈為念乎於元年七月兄自老嫗受回至良政州
路上咽喉隘其各處忠義諸將士已共奪立舊光緒弟
三子為王上撫天下從式望名正言順如少康之祗
迹宣王之復古以為討賊安民之舉凡忠義笑雄豪

傑者必然響應奮勇效能以勸負討賊安民之舉報如
朝之恩立功名之會則臣杜稷極生靈在此會運為此信
書差員阮之弩述就轉門書到願貴弟惟兄弟同氣相
求之意國家休戚攸向之義上為杜稷下為生靈同力協
規檢當國事誓以殄國讐而獎王室以大義為人心程
報期期合兵討賊乘勝略定進取京畿如郭汾陽起朔
方之兵以匡復唐室以共立中興之奇功雪國家之耻副臣
氏之望昔之間關猿臂兩處相望今則誦合一堂庶幾
起契龍虎風雲之會昔之衝冒矢石臨危履險今則蒙
廊密勿稽劬垂紳而稽泰山之安澤被生靈功施杜稷
風昔之志獲償兄弟一門聯芳播譽祖父之業並顯而將
種名下無虛矣肝鬲之言尚其布亮今肅書又明國事
情如村在貴弟處置并具本信報行實元和四年四月二
十五日部元帥印書萬勝侯叔恩使鄭押等因奉批查得
黎寧前奉明稱係黎謹親生嫡長子立為世孫權管國
事今據彼國萬勝侯手書却稱於元年七月共立舊光
紹弟二子為王不知黎寧即今作何下落光紹是否生有
二子鄭惟憐見在縣審仰臣布政等會同審究明實呈報
及又看得諭書一紙休格失當逆涉可疑沈黎將口稟曾
今鄭惟憐閱驗亦自疑或逐難准信乃行本官差人根

究來歷的實另行回報奉此依奉該左布政使陸杰萬朝
會同鎮守副總兵張經按察使祝績右叅政龔亨林士
元副使葉照都守愚翁萬達僉事孫松孫世祐左叅將
都指揮僉事高誼右叅將都指揮同知沈希儀都指揮
僉事梁鼎李時昂取鄭惟憐等重複隔別譚審通據
鄭惟憐報稱鄭惟憐父先為黎謹頭目領兵常在青
羊住約與鄭惟憐俱叔伯之子若鄭惟憐前名為鄭昂被
吳登庸監放為鄭惟憐有弟鄭昂改為鄭惟憐從莫登
庸猶子為鄭鳴鄭曉原鄭惟憐據高平回去承差時鄭
惟憐與姪鄭孔微仍半據石林下畔依其所呼之名為
鄭鳴彼此相去懸隔何可相通許鄭惟憐作家書分行人
從人圖到鄭惟憐○處則本國之事可明又稱今早所
見書定知其真萬勝侯足鄭惟憐父之號鄭惟憐差時見
說他已去家牢國請兵不得與他相會今他多年遠去
並無回信他疑鄭惟憐去不得通又據前處故有此書來會
若義烈侯是鄭惟憐之號十五年餘與鄭惟憐遠隔不會
相見此書猶如舊名號及書詞可知其真兄弟相別時已
有分付後日家書或已改名改號一依旧名旧號定是其
書矣黎謹二子長于甲申中年生在清華第二子生在又
父聲聞許外家係養鄭惟憐不得詳知生在何年不記

何名書內說元年七月立光紹第二子昇其元和元年是
中國嘉靖十三年甲午鄭惟棻差在本年四月立光紹弟
二子在於本年七月此事未知若光則則黎寧之號存歟
事在彼中難以遠度等情及譯審莫登庸差阮文都將光熙趕出
行細杜文並報稱癸巳年莫登庸差阮文都將光熙趕出
順化城差頭目據之特有譚百步阮六等同光熙走山
林走廣南鄰近占城住等情各取的筆口詞在案竊照
肅罪之師所向故知無敵而出奇審勢兵機實在所先
兩廣副叅都布按司道等官節奉軍門明文調集
漢土官兵振揚

天威而又諭彼忠義為之鄉道誠以興師遠伐此之征勦沿
邊山海賊寇事倖不同必先發黎氏舊臣倡義舉
兵四路分擊徑其鋒銳然後

天兵臨之戰勝攻取以收萬全之功今據鄭惟棻堂兄鄭惟馨
書嘉靖十三年七月共立黎總第二子為主是黎寧之
存亡可知矣書中不及第二子為何名黎寧親信無出
鄭惟棻之外且相與間患難共圖與復果有黎寧親
弟安得不知名字年庄及查卷內黎寧奏稱父歿頭目
黎峒鄭惟棻何伯造阮元良等惟立為世孫一字不及其
弟雲南歸安府訪報武文淵等回文亦稱黎總被遂所

生二子先名黎禮亦名黎寧以理推之鄭惟棻為黎氏世臣
亦忠其心事雖獨立義王將以鼓舞人心亦未可知及照安
南之役方將正名討逆而今黎氏餘裔之存且未辯其
有無何以激欲忠憤何以望彼振復查據臨安衛百戶邵
九中呈報土舍刀鮮差人見黎寧於木州帶去漆馬江
約會似與鄭惟棻聞在又安一語略相照應臨安府知府
姜思又稱漆馬江居住者恐是黎寧別族姦細杜文益
又供稱癸巳年莫登庸差阮文都等攻順化城黎寧
敗走差頭目據之則黎氏之裔甚微而清華諸地亦非
黎氏所有矣鄭惟棻又謂鄭惟棻別時猶在清華今
不知去向則數列報主知鄭氏者且無定在矣兩廣竟外
諒山長慶高平海東等府衛皆已屬之登庸非若
雲南地方猶有登庸餘敵如武文淵刀鮮輩共為犄角之勢
皆使御道未集賊鋒未挫而天兵直入祇取老師優餉
恐非所以度合機宜及照鄭惟棻謂伊弟鄭昂尚據石林
州下畔及訪聞阮元良與阮純僕向據武崖州之地相應
傳諭各令招集舊人鄉道前驅戮力討賊再照歸順州
密邇交趾上朗下朗三州相去石林州不過三五日之程前
項去逆就順待時投附之人與黎總遺脉委否真正
責其訪探必得的確合無一面仍行兩廣副叅守備守

巡督餉糧等官遵照節行事理整頓官兵左右江土官衙門各要上官另帶帶領上等兵各於要害地方特加操練武藝修製鋒利器械申嚴紀律待報啓行及行司府等官各照派定糧草器械人藥什物數目一併羅買乞運造辦齊備並听軍前取用毋致缺乏一面責令歸州冠帶上官另分撥分投差遣的當目人設法前去桂林武崖等處訪探黎德有無次男鄭惟悛書內所稱第二子是否真正黎寧親弟的是何名惟復爲此名義爲復想係忠義之術如果黎德遺脉尚存居處有定而所部兵力猶足以振奮圖存及探听彼中賊情虛實消息

備由開報軍門奏

請先將黎氏量假名號增其氣勢使可勉力自強圖爲恢復藉我天朝之威力號召彼國之遺黎隨地據聚各舉義兵攻彼復心爲我內應逆庸雖難勢必顧左失右進退無據于時相度機宜督兵出覓分道夾攻乘虛直搗自成破竹之勢王師所向不煩攻略而窠穴可虛不待血刃而俘馘可執庶幾必窮之勢在役而萬全之慮在我矣惟復別有定奪擬合會案呈請爲此除行恭軍沈希儀差人根究諭書來歷徑自回報外今將緣由呈乞施行等因各備呈到臣據此會同鎮守兩廣

總兵官征蠻將軍安遠侯仰詢議照成規以名國朝廷之大法安內攘外實征討之良圖是故師雖貴於有名兵亦宜於多策被安南國自陳高昌亂而英登爾父子相繼爲逆已該兵部會議題奉欽依備行撫勦茲者欽

奉前

勅既嚴於討賊尤乃重於相機蓋以計必出於萬全功廢收於一舉臣等行罪地方敢不祇承

聖諭仰贊

廟謨顧惟興師以伐外國揚威而攝遠夷

其事雖非一端而其大者則在積糧計兵而已今據各官所議兩廣地方水陸進兵其路有六計兵站以三十

萬爲率責限亦僅以一年爲期合用糧餉已該一百六十二萬石而造冊買馬犒勞器械諸費又大約用銀七十三萬餘兩今查兩廣糧除歲支外政運屯運及多方召買不過四十萬石是猶欠糧一百二十八萬餘石兵除哨守外漢兵土兵及多方雇募不過十二萬餘名是猶欠兵一十七萬餘名銀除見在外亦欠三十四萬餘兩然此特計一年之數耳若使待日滋久益兵維餘數又不止於此況南寧太平廉欽等處地本偏方素無儲蓄縱令極力計處而所產既少挽運且艱其勢亦難卒辦大糧以養兵糧少則食帑維兵以威敵兵帑

則力弗全以是而據行師誠恐舉動或輕機宜未合探之於計亦非所謂萬全也戰守切謂兵貴伐謀敵宜用間查得憑祥龍州歸順欽州及海洋西路皆接安南近境必須就近休察則彼之虛實可以周知人之歸附易於招致且聞美賊時遣舟師窺我西海則廣欽海道尤合從防見輕會行副使鄒守愚舉將高誼前去欽州副使翁萬達前去太平來將沈希儀前去歸順各帶帶官兵住劄區畫一以便於休察一以審其機宜及又嚴行各司將攻運官運行招買糧草作急預備其土漢官兵行令先期整頓听候調用至於不敷兵糧俟各官區畫休察至日另行外然積釐整兵與察虛實此乃治其在我者耳職等以爲今日安南之役固以討賊爲名亦以維絕爲義而切要之機惟右於定其名分以激忠義之心以作靡弱之氣使自爲敵之爲愈也蓋安南自莫賊篡黎之後姑自彼國而論勢力相較雖有強弱之殊彼此相形猶有正僞之別訪得各府州縣所設僞官固多莫賊之黨然其圖習於兵力怵於利害外雖依從而心懷舊主者蓋亦有之惟以黎氏名位既失兵力且衰曲直尚隔於中莫聲援未藉於天朝是故坐視莫敢先發若便查訪黎寧如果元在猶

足自強於是量受名職稍假事權悉切移文黎寧所據之地俾之播告國中以彰示我天朝伐罪繼絕之意仍備諭美賊僞官有能去逆就順以其地土人民願附討賊者即有其罪猶錄其官如或忠勇之人擒斬賊虜父子建立奇功即許徑赴我邊轉爲奏聞厚加陞賞則彼名職既彰氣勢自偃而黎氏旧屬有所資願將夙動響應誓共討賊是我制其命彼效其力然彼審度機宜或七田以爲聲援或提兵而爲行角而莫賊不足平矣但查黎寧原奏明稱爲黎聰嫡長子今據鄭惟燮之書則稱於元年七月共立舊光紹第二子黎寧號爲光熙而今則號元和且肆年矣查謂據于清華而今則稱在本州其親信如鄭惟燮亦且不知其第二子之名及其所生年月是黎寧存否已不可知而所立者是否相應或鄭惟燮等假立名義以鼓衆心亦未可知矣夫使所立之第二子果出黎聰則正派猶存人心尚屬如使不然則名義未正豈惟彼國人心渙不可收而我動調大衆雖雷霆之擊固不摧折而旁逸之形似亦宜於審處也但查係鄭惟燮私書雖經伊堂弟鄭惟傑閱驗真實然事在彼中相應勘處如蒙

初下兵部直議合無仍行臣等責令歸順州并憑詳等州
選差諸曉彼國道路人員審切前去訪探黎寧作何下落
即今所立是否黎謹之子或鄭惟懷等別立他類以假名
義如使黎寧猶在或今所立的係黎謹正派取具印信結
狀國語前來即為奏 請伏乞

勅下該部再加詳議或如臣等前議施行則彼之援立不虛而
我之內應有托且于其時兵糧既集舉而指之必事半
而功倍矣等因又該廣東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廉州府
欽州知州林希元奏為走報夷情請急處兵以討安南
事安南不庭性者 朝廷差官往勸

命將討罪臣已將彼中事情在討事宜具奏去後茲復有所聞
臣不容默請二為

陛下陳之臣節據特羅都生員黃洪謀者貢札等報一安南國王
城去海三十里嘉靖十六年二月二十八日海瀾水沒王城崩
城墻一面人民死者二萬有餘牛羊無數此天將亡安南之兆
也一莫登庸嘉靖十六年六月間 朝廷欲討罪立其子莫
福海之子莫福源為偽大孫款以今春嗣位莫福海出守
於外敎民間後三年此知人心不附父子祖孫分守境上
以自固又困之以收人心也一莫登庸聞

朝廷欲討罪於所居郡齋及海東府造船四百餘隻比常極

大此款為勢窮逃走入海之計也一莫登庸聞

朝廷欲討罪於其國永安萬寧等州縣選民年二十至四十者各
五十人赴國都教練此款為防禦之計也臣考永樂中交趾
布政司州縣一百二十九每州縣選兵五十不過七千人爾一莫
登庸嘉靖十六年六月差人由海上至廉州府合浦縣地方被
宵海兵火獲得一名杜文莊供稱莫登庸差來察探事
情此款親我之動靜也一莫登庸嘉靖十六年六月間

朝廷欲討罪隨於八月領兵三萬攻黎寧戰敗死者一萬後死
大臣四人此莫登庸詎稱黎氏已絕嘗以是求封一聞

朝廷查貢討罪急欲滅黎氏以飾詎不知反自禍也一嘉靖十

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臣據守上扶隆營旗軍武漢等獲送歸
正人黃伯銀到州其來歸本末且在別奏臣因審莫登庸
兵馬強弱供稱安南法每州縣歲取年二十上下者二十人
分撥各處防守因連年與黎家相攻嘉靖十五年死者六
百人十六年死者一萬人丁壯不足故選及年四十者五十
人以此觀之莫登庸虛實具可見也臣按安南僻處一方者
其土地人民猶不能當吾廣東一省接壤吾境又非若朝鮮
有崇山大海之限隔漢普隨唐皆為郡縣因五季之亂
而失之宋人所以不能復者蓋其創業之初武業已不
競燕雲近在門庭尚不能復况能遠及交趾乎 本

朝所以既得而便失者蓋平定之後遂制三師之兵不若雲
南之留重鎮入各處防守官軍苟簡廢弛加之賊殘黨未
全除新附之人未固而易動當時鎮守刑部尚書黃福
知有後患已預言之在朱厓新附漢光武初造猶不能保
其無更況安南乎以此觀之乃人謀之不戢非安南終不可
守也今其賊臣刈據土宇分崩曰動干戈鷄蚌相持生氏
乘燭而無主地道不寧而告變如黃金廣等性以
勅書招之而不至今其孫不招而自來海嘯崩城殺人又亘
古所無者天意人心可知也且以數郡之民父子祖孫分據而
三君供億頻繁而戰鬪不已其勢豈能久存今順一國之兵
以戰破敗之殘黎不能勝而屢敗至覆大師與大將則登
庸人心不與兵力不振覆亡之勢已見於此矣臣細審黃伯
銀若 王師入境皆後后稽首之民其間必有周戈停
賊以獻者笑登庸既不競陳昇聞已亡黎亦當皆以臣
二觀之安南一塊之土終無獨立之理其勢必折而入中國是誠
天道好還夷運將終交趾復合之時良由我
皇上聖德格天風行化外
皇天眷祐我明將全付昇我
皇上以金甌一統之大業也可謂萬世一時矣或者以金財力
方並為疑臣熟計安南之兵不過二十萬二年之食所

費不過銀一百六十萬兩糧四百萬石豈以天下之大不能
辦此如臣所慮又有不全取之官與民而可以足兵糧者況
既得安南所入又豈於此哉若以用兵言之自古用兵安南
者無有不勝惟巧於逃遁以延我師北人至彼不習水土往
往不能久而引去此安南之長技所以待我者此也如漢馬
援征交趾女子微側逃入金谿穴中二年然後得元討
陳日烜屢逃海港三年不能得 本朝永樂中討黎季
犛陳李瓚屢逃海島三年然後擒在事可驗也今又從
庸造船都齊實踵日烜犛犛故智臣節奉上司明文該
司禮監傳奉
聖旨安南叛亂已有旨征討占城國乃其鄰壤宜勸其國王
整兵把截勿令奔逸欽此
聖神料敵遠中機宜兵所謂 天子明見萬里之外者矣臣
愚竊謂防之於鄰境尤當防之於門庭防之門庭則海上
之兵為最急海上之兵則福建漳泉為上廣東東莞南
頭次之然湖廣廣西雲南土兵俱有頭目總領福建廣
東之兵俱散在民間素無頭目總領若領於郡縣之官則
舟楫風濤非其所習又技不相知情不相得彼固不肯為此
用此亦不能用之臣愚謂可託其中擇有智勇為衆所
推服者假以上指揮千百戶之名使統領其衆各自為戰如

能美其功就使即真與武職一體陞賞無功可錄者事
罷照舊爲兵如此則彼少致死以立奇功其不亦必致死以爲
之用或謂名器不可輕與人非也昔漢高帝特陳彭越今周
昌選趙壯士可將者自見四人高帝慢罵曰豎子能將乎四
人慙伏地封各千戶以爲將左右諫曰封此何功高帝曰非法
所知陳彭越趙代地皆歸有吾以羽檄徵天下兵未有至
者今計唯獨邯鄲中兵爾吾何愛四十戶不以慰趙子
弟皆曰善今安南之地尺寸非吾有而海上之兵未有
將者又何愛土指揮千百戶之虛名不以駕馭英傑將
吾事乎然此一節也又以大体言之向者 大號海頌聲
罪致討 命將出師大將副參遊擊總向紀功等官
俱已差點續奉 明旨暫且停止今雲南兩廣撫鎮
官隨宜撫勦臣愚謂往者此問兵糧未備若 王師卒至輕
進不可 王師久頓非兵之利也 明旨緩師可謂得勝
笑矣然欲倚此成功臣恐未必能何也當此時未舉之先
形迹未露今兩廣雲南撫鎮圖之沉機密謀定而深發使
彼不假爲謀則可以得忠今形跡已露聲色已聞於外
夷我病未集彼備已深忽焉中更彼謂 朝廷不急
於此必有相易之心彼民未知 朝廷意向必不敢輕
去逆賊歸屬於我此一慮也又兩撫之兵事權不一彼此或

不相應恐誤大事如宋討黎桓侯仁實率兵先進孫全興
等乃頓兵不進宋學全師宜撫今進軍樞府一百今進軍
此事權不一之驗也臣按今西北二邊撫鎮俱有大臣一員爲
總制今安南之事又非西北二邊常時寇掠之虜北也宜照
二邊事例置總制大臣一員庶事權歸一大事不誤大功可
成又兩撫之兵大將出於膏梁之鋒恐未必能任大事將
佐則福黎都司指揮千百戶爾此何足以攝服遠夷臣愚謂
宜遵照 前旨大將命於 朝必擇素有閱望爲衆所
推服者副參遊擊而下今兩廣雲南撫鎮擇所屬武職
素有才望如沈希儀者充之福建廣東海上之兵宜添
置橫海將軍各一員以海上備倭指揮素有才望如湯慶
音充之兵行以食爲先總餉大臣自不可少紀功科道所以
覈功實驗勇怯鼓人心作士氣尤爲要緊截前奏款五
路進兵今計實三路爾宜改七源州之兵從欽州進海上三支
之兵與欽州爲一路職考漢史馬援征交趾軍至合浦詔
令舡領樓船將軍改志之兵以進蓋水陸並進也三路進兵
宜各遣紀功官二員職復有獻焉行兵所至納降爲先
安南人心既屬在 本朝可因而導之宜明立賞格其
國群臣百姓有能執箕登庸父子有獻者封以侯伯以府
降者授以指揮以州降者授以千戶以縣降者授以百戶

若莫賊繫頸自歸亦待以不死仍與官職則人心嚮應賊
膽自寒兵不血刃而大功可成矣職聞帝王之兵以全取
勝今以中國而伐遠夷使舉動不出於萬全而萬有一失
焉所損不細職忝守邊州有疆場之責敢求萬全莫
故不避繁責之罪謹昧死為 陛下陳之願

陛下與達臣計議得可而行實 國家 宗社万年無疆之

休也等因又該本官奏為臨夷舊民歸正復業事嘉靖

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據本州貼浪都峒長黃里貴謹

安南漸寧等峒土官黃伯銀黃福添黃音黃福內黃結
黃葵黃子銀七員名詞狀一紙內稱上祖原係廣求廉

州府欽州貼浪如昔二部土官宣德六年被安南國侵占二部

土地鄉村人民二百七十二戶男婦三千四百餘口糧米八十餘

石俱陷入安南國收留被伊逼令短截頭髮并封阻黃金

廣黃寬偽官懷遠將軍經今百有餘年各人父祖皆常思

憶祖宗鄉土無由歸還近奉安南國系亂伯銀并各土官

人等願率一十九村人民見在一千二百餘口心願復業

歸順

本朝復為良民等因臣以舊民歸彼國人心屬在

本朝可見大兵入境就可為嚮道但大兵未到未敢

輕發至十月二十八日據巡守土扶隆營旗軍武溪

等呈送獲交趾夷人黃伯銀與男黃父愛二名到州臣等會
同欽州守備蕭州謝指揮孫正當堂審據黃伯銀供稱先於
嘉靖九年六月趙盤趙導招來投降在本州居住至十一
年十二月逃回本年六月間 天朝要討安南伯銀等又

思復業本年十月二十五日具狀託老峒長黃里貴投

告本州至今未見准否伯銀與子黃父愛前來本州

貼浪都上扶隆村打聽被巡捕軍人捉得等語職查

嘉靖九年老索州民黃康鎮與廣西狼目趙盤趙

導等招回黃伯銀等男婦九十四口本州申蒙上

司行勘黃伯銀等的係黃金廣等子孫已經行州原

給議安插補遺後風聞州民黃音係殺引夷人前來進

捕黃伯銀復行文將伊送回安南國黃伯銀等聞風

俱怕俱各陸續逃去與今供詞大畧相同職考黃伯

銀之先係山東人有祖萬定從漢馬後征交趾曾守欽

州生于黃今欽等七人分管漸寧古森金勒了萬思

牙那蘇時羅七餘峒世為長官司俱有印信孫文肇等

處分為時羅如昔貼浪三都之民皆黃姓實本此也至我

朝旌運招廢官收印降為編民然猶得世為峒長管轄其方

人民至宣德年間葉交趾布政司安南遂侵占本州如昔

貼浪二部四峒之地後漸寧峒黃金廣古森峒黃寬金

勅洞黃子嬌于菊洞黃建昔為懷遠將軍于孫世襲
畧食事黃伯銀乃黃金廣之孫黃福添乃黃寬之
孫葛陽原土官黃奇河州土官黃福內古弘土官黃結
羅浮原土官黃資葛西原土官黃子銀其祖皆四
之民陷入安南與世襲巡檢守把葛陽等各鄉村也安
南得四洞之地遂以貼浪都地置新安州又該萬寧縣
為萬寧州使治如昔都又移永安州於本州如昔特
羅能浪二部兼界境土皆以圖守疆固防戍役越也本
州舊管中和城東新立永樂如昔特羅能浪等十都
既失如昔貼浪二部以二都餘民歸併作貼浪一部不及
半里州民有遺恨每新官到縣來告言臣查得正統六
年巡按廣東監察御史朱 會奉 聖書親至本
州特羅都出榜登山建旗招黃金廣等不至因名其山日
招遠尚有刻石反榜文凡在景泰四年思牙洞長黃
應梯等又因前項土地人民被安南侵占糧差負累具
本赴京奏差戶部吉侍郎前來勅處後因地方有事
事懸未結奏案見在是以觀之則黃伯銀等乃先朝
之所爭而不可得今則不招而自至實由我 皇上
聖德覃敷無遠弗屆故陶夷僭民聞風相率而至也臣訪得
黃伯銀等父祖雖歸安南世襲偽官然入國則服夷朕至

家仍衣華衣當官則稱萬寧新安州歲時祭報猶稱
明廣東廉州府欽州貼浪如昔都其心實求嘗一日中
國臣前具奏安南事情已嘗言之今其告稱各人父祖
特常思憶祖宗鄉土無由歸還本願率一十九村人民千
二百餘口願復業歸順 本朝復為中國良民非遠
也臣聞 聖人在上外夷內憂以及昆蟲草木無不各得
其所夷而進於中國則華之中國陷於夷族則臣之故孔
稱管仲之功曰一匡天下民則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
彼髮左衽矣黃伯銀等久淪夷狄短髮跣足百餘年
又祖子孫時思鄉土誠我
皇上之所少臣孔聖之所憫也目今有事安南黃伯銀等首
先來歸求復鄉土臣謂宜乘此時 宣責安南使歸
侵土還我人民將黃伯銀等厚加撫獎以慰百年懷土之
思仍量與一官以為遠人慕義之勸特見廷選聞風四郊
響應 王師所至必有靈旗倒戈之民兵不血刃而大功
可成矣如蒙 允臣所奏之下廷臣集議從長施行
家之幸遠人之幸也等因俱奉 聖旨兵部看了來說
欽此欽遵通抄送司案呈到部為照逆藩父子輩七賊臣
夷裔小醜乘機危亂輒肆兇姦敷雪夷民篡逼國主
僭稱大號偽置官屬甚至干犯不法擅作大誅表

大閱輒用王章罪大惡極死有餘辜近該本部等衙門會議

題奉

欽依遣總督參贊官前去兩廣雲南地方居中調度節制撫

鎮等官相機行事及招諭被圍動調土兵分道進剿今總

督侍郎蔡經將調度兵糧等項事宜及知州林希元又將

定報夷情并陷夷舊民歸正復業等情各具奏前來臣

等又覆奏詳仰見

天威遠如重邦震懾義勇爭奮夷心已帖逆藩父子勢漸

窮促合就正名討罪列彼兇殘予以慰一方未蘇之望解

夷民倒懸之危但事體重大宜集衆思合候

命下本部將各官所奏會同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使司大理

寺堂上官及六科十三道掌印官逐一從長議處具奏定

奪緣係欽奉

勅諭及走報夷情請急處兵以討安南并陷夷舊民歸正

復業及奉

欽依兵部看了來說事理未敢擅便等因嘉靖十七年四

月初四日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張等具題本月初六

日奉

聖旨是使會官逐一議處來說欽遵臣等會同後軍督

都府掌府事太師兼太子太師武定侯郭勛等太子

太保吏部尚書許讚等議附在討安南事體重大謹

奉

明旨逐一議處合就開立前件伏乞

聖裁緣係欽奉

勅諭并走報夷情請急處兵以討安南陷夷舊民歸正復業

及奉

欽依是使會官逐一議處來說事理未敢擅便開坐謹題請

旨

計開

一總督軍務總兵官戚寧侯仇鸞請

制勅佩印而行之

欽定名號下禮部查給如無另行鑄造參贊軍務兵部尚書

兼都察院右都御史毛伯溫請給

勅書鑄給關防其餘將領查照原擬題奉

欽點官員左副總兵江桓參將楊鼎田茂遊擊樊本蕭鼎前

住雲南領軍右副總兵牛桓右參將孫繼武高凱遊擊湯

慶陳鼎前住兩廣領軍各請

勅行事悉聽總兵參贊官節制調用敢有違拗不聽約束

總督參贊官指實參奏從重治罪內孫繼武蕭鼎近俱

為事革任合於原雅未點官員內將程鑒補孫繼武充

古參將卽補蕭龍充遊擊伏乞

聖裁其總督參贊副參遊擊等官合用

符驗旗牌行令各該衙門請給施行

查得永樂年間征進事例合用漢土官軍近在兩廣雲南

遠則四川福建湖廣江西并各處狼兵土兵苗兵鈎刀手等

兵及近日雲南巡撫都御史汪文盛開報老過車里八百等

宣慰司及歸順廣陵等州土兵并武文淵等兵隨其地

里遠近官軍多寡悉听總督贊官隨宜調取其經過住劄

地方責令該管官員嚴加禁約不許優害地方致失人心

一總督與參贊官職等閒外重寄此二應用兵進止事宜

悉听便宜行事除兩廣雲南總兵總督有事計議而行

其餘副參以下并各該地方撫鎮三司等官俱听節制三司

以下官員听從委用敢有推避指名奏治罪

一奉

旨點差紀功科道等官移文各該衙門徑自請

勅查照原擬地方遵奉施行

一軍餉錢糧戶部查照兵馬經過住劄去處多方處置糧

料草束以備緊急文用毋致臨敵缺乏其督餉文職大臣

并所屬官員仍查照

欽定官員及各該地方請

勅前去遵奉施行

一兵之日先行傳諭各該關隘要害去處嚴加把截以防奔

逃仍行附近軍衛有司等衙門謹守城池海道備倭官嚴

巡海洋沙備不虞

一管賞賜軍前所急用不可缺者其銀牌段絹并當賜銀

兩行總督參贊官到彼徑自查處施行

一賞罰所以激勵人心查各該將士有能擒斬渠魁或有名

從賊悉听總督參贊等官從重議加陞賞其餘首級查

照見行事例中間如有效違節制陣退縮听總參贊

等官以軍法從事

一漢土官軍經過住劄處所須預備鍋甕槽鑊等物以

便應用工部轉行各該地方撫按等官俱要預委能幹官

員將一應該用鍋甕槽鑊等物整理齊備以付官軍到日

應用不許遲誤

一各處調用漢土官軍先令各該撫巡等官會查在官銀

兩俱照各處征進事例量給犒賞路費其將領三官頭目

務要加厚以勵人心

一參贊尚書毛伯溫先條奏六事皆切於軍務已經本部議

擬覆題合龍總督參贊官查照施行其餘未盡事宜并

別有長策可行俱听總督參贊官應便宜者便宜舉行

應奏

請者奏

請定奪等因嘉靖十七年四月十三日兵部等衙門太子太保

尚書等官張 等會題本月十五日奉

聖旨安南此事識体達道者則見得分曉朕問卿主大夫和相
作論謂不必整理他休部裏三次會議也不見力主何處
爲正既都不協心圖事且罷仇鸞毛伯溫著在京別用欽
此

御製送毛伯溫南征詩

大將征夷膽氣豪腰懸秋水鴈翎刀風吹金鼓山河動

雷閃旌旗日月高天上麒麟原有種穴中蟻蟻更能逃太

平頒詔回轅日親與將軍脫戰袍

嘉靖 年 月 日

安南奏議一卷

左都御史張
若淮家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嘉靖中安南莫登庸篡國國王之
孫黎寧遣其臣鄭惟僚等赴京告難乞興師問罪
廷議請討之衆論不一已而中罷至十七年詔申
前議以威寧侯仇鸞總督軍務兵部尚書毛伯溫
爲叅贊尅日進師而兩廣總督張經上疏頗以爲
難兵部不能決奏請廷議議上帝責諸臣不能協
心謀國復罷不行而留鸞伯溫別用是書所載乃
兵部尚書張瓚等會題疏稿及所奉詔旨也

兵部為奉

用旨以議處安南事務方清吏司案呈奉本報

出崇黃軍務太子賓客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史毛伯溫題據督中肯軍務廣西分守左江道添註

右參政務萬毫呈據委官督備龍恩等處地方剿剿衛

指揮使王良輔會同太平府知府江一桂呈稱本年六

月初節奉牌案備奉軍門撥問行委職等傳諭安南悉

接由目莫登廣回報後降聽處情詞是否真寔登廣始

則憂危難尚猶豫似欲延緩我師波蒙軍門親臨近邊

相度便益分安監統諸軍水陸進剿龍平恩陵三哨連

營別處賊武振揚應且開隘嚴嚴謀使問發登廣遠度

我兵登廣乃蓋因祖承請出境降服所候處分清甚矣

銀職等業蒙軍前於本年十月二十八日允令彼國小

日陳某等恭詣志元等營請伏降款奉示十一月初三

日准其來降職等乃預於鎮南關近地開張幕府高築

時臺俟候軍門進止至期莫登廣素衣繫組躬率小曰

舊士人等亦各以尺帛束頸候于南關懸要職等裁以

儀節乃令於關上之設法演習職等時於軍前蒙蒙

別兵去關里許士卒無譁軍容嚴謹儀物備盛乃於臺

上恭設

龍亭覆以

黃帳中

令旗令牌前設香案兩廣三司副參監統衙門并責統

繼牌官分列侍傳令關關登廣登降莫文明并小

目舊士人等由關道左脫履跪見而北而跪職等乘

傳道士員謝天張為解其組及後受字未發雷乃俯伏

五拜三叩頭畢伊姪并小曰舊老人等亦各以次降服

知儀令關內民引領降波國關口右前南舊官等及下

知其與若人也少頃登廣乃率其姪并小曰舊士及眾

國夷民恭向軍前俯伏再拜當蒙

宣諭

朝廷恩威及軍門號令姑容戴罪國待為轉

奏賜以不死登廣復俯伏再拜稱謝回還訖隨蒙監統

諸司校尉關界登廣倉庫脫履跪迎俯伏再拜蒙面諭

兩廣雲南恐有法外奸細并玩法土官乘機煽詐及生

事違言者宜一切勿听我

天朝正大之休軍門嚴明之法汝宜知之等語登廣跪听

畢人謝伏再拜叩頭而謝職等乃傳令開關收兵回營

其姪莫文明并小曰從人許三省阮簡清廷祚楊棟等

共二十八人莫大明代其發誓降本一通小曰阮加杜杜世卿鄧文直等另具降本一通俱經葉葵發官押送前赴

欽差軍門投遞并將被擒中戈結狀一併二十本各另繳段文組一條封繳本道水原照應即日奏聞當經飭緝詐情並與處借贖銀兩自贖大父并相繼歸鄉二十餘年矣一旦歸來則人役皆已死諸軍中以此中誠實由我

皇上聖恩特旨神武侯

欽差大員詳謀遠慮軍用不窮而統諸司人皆戮力同心

心動作有紀兵方陣而末加糧已集而不費乃能使遠

夷務願歎塞自轉元氣夢之前古夷狄雖有投降未聞

若是其恭順者以此此而書之史冊固足以傳播當時

昭示來代且於我

成祖之烈為有尤焉職事得於目觀喜幸不勝始蒙伏乞

轉達軍門敬議具

奏為此今將前項緣由并夷目登審及小目普士阮如

杜阮經濟等中大結狀理合呈乞施行據此隨看得莫

登審中為提濟乞

恩有罪事內前登審嚴細限於知議然每遠瞻

北極光被南邦天清地寧海安水潤登庸仰知

中國有

聖人又矣况

天威震動之下而有陽春駘蕩之仁俱感交并曷可云喻

登庸竊惟先國主烈代末運起運相繼論喪及至黎廣

攝國卡幾亦遠危疾臨終倉卒之時苟從夷俗暫以國

事付之於登庸人付其子方瀛未及

奏請委涉擅專錄

君門萬里難於

上聞而罪實滔天豈容自昧嘉靖十七年登庸父子謀遣

阮文泰等費表弓降并祈處分俱出誠心別無虛詐但

積憾未至不能上勅

聖心夙夜憂危難違事處嘉靖十九年正月二十五日登

庸子方瀛不幸遽疾而亡國人狙於舊習殺以方瀛長

子福海代領其衆登庸慮前謀相殺受其已不安今若

再拘所請其罪益重無以自解以此登庸與長孫福海

惟執其以候朝命頃者大將軍征重兵壓境登庸猶圖

承何足以當惟是國人亦危朝夕幸見軍門擬問俗奉

天言慈澤無涯州府流涕竊念登庸有罪黔首無辜

聖慈不惡以登庸之故而駢戮群黎登庸何幸以群黎之

故而鑒存殘喘已於國內地望

蒿呼率同小目阮如桂杜世卿鄧文值老人黎陸阮總蘇

大遠士人阮經濟楊惟一裴殿求等於嘉靖十九年十

一月初三日恭候南閩祖禁出境詣華庭而稽首輸中

款以扶降登庸本款躬自赴京瞻

天請死錄以衰老不堪旬日長孫福海方在喪次不可遠

離登庸謹遣親姪莫大明并先國主舊臣許三省阮簡

清阮廷祚等詣

關待罪亦以見登庸父子往年降表委係典

威懷德不敢有歸詐之心伏望

矜宥俾獲自新其土地人民皆

天朝所有惟乞

俯順夷情從宜區處使登庸得以內寓求世稱藩及地照

列藩事体歲領

大明一統曆書刊布國中供奉

正朔則莫大之幸也雖登庸先國丁氏陳氏黎氏連相

沿襲稱號紀元登庸悔悟之餘固知其不可已雖嚴威

國人一切革除听候

新命豈敢仍蹈往謬自速

天誅茲者登庸聞廣東欽州知州林希元奏稱如昔貼浪

二郡漸寧金勒古森了葛洞係欽州故地果如所稱惟

命是聽其本國先年款貢應合類補及以後年分續貢方

物登庸不敢遽以爲言者以方在罪中求先一死尚恐

不得耳又登庸與國人款照

先朝故事備辦代身金銀人

款上亦慮突惟以扶降聽處實情具

奏若

天朝原賜本國王印信登庸止宜謹守不敢擅用伏望

察登庸不勝戰慄之至爲此理合備申伏乞轉達施行

等因又看得小目阮如桂杜世卿鄧文值耆人黎陸陳

孟阮總士人阮經濟楊惟一裴殿求等中爲懇

天恩俯賜生全事內稱竊惟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

濱莫非王臣如桂等國人雖處荒隅實類

覆冒方得並生但去

天獨遠國中往往多難正德嘉靖年來迭臣陳昌陳昇

鄭義杜溫潤等迭遭亂謀逼脅國弄黎罔遇害黎德播

遷宗氏淪亡獨存黎廣攝國未久亦以病終地方擾攘

生民塗炭至此極矣其時莫登庸討平諸逆安有功勞

然土地人民皆

天朝所昇應以授之登庸受之又私其子未反請

命罪獲何言如杜等國人亦因亂流離之後慮恐不逞之徒復蹈舊事往嫌禍且不已乃倉卒為求生之計自擇其主私相推戴寔出無知共罪亦與登庸同也後因道路阻絕聞禁謹嚴難奏具情詞懇求無由

上達罪狀益深致蒙

天威震怒命閭專江前平軍門私撰本國登庸父子恐懼不寧謹已上

未乙降未蒙

俞允茲者獲動大將統援重兵勢如

雷霆聲震雲嶠自分必然盡粉無復孑遺矣豈思面蒙

恩宥容令輸情監統委官壓境

宣賓合國之人皆相對涕泣扶老携幼祇候軍門願同登庸束身降服所幸不死是

父母之恩

天地之勝也感戴懼忻豈有窮極如杜等又惟民不能自

治事必先正名名不正則事無所攝事無所攝則群然而爭滋然而離者莫之禁也敢免亂亡其可得哉今

天朝既賜登庸與國人以更生矣若使終於亂亡則

聖明之心必有所不忍者以此如杜等又有奉奉之私歎

聖所以為終始生全之地登庸自營事以來猶知悔罪一

國施愧幸得蘇息今且畏

威悔罪與其長孫福海共候

刺命不敢因襲舊弊擅自攝國及已戒歸日民不便仍前

妄稱號矣竊惟登庸祖孫族員重罪但今實已省悔又

願為夷情所歸然非仰藉

聖恩昇之召邑何以約束國人使不為亂若蘇惟據所稱

黎宰若實係阮塗之子黎氏安果無人登庸已於國人

為設香大以存黎氏之祀若果真係黎氏子孫合國黎

氏堂容登庸致謝伏望

聖慈垂察

矜憐遠方生靈

俯順夷俗

賜登庸以

新命俾得管攝夷民世世祗藩如杜等亦保有殘生永

為藩民則

天朝生育之恩當與

天地相為無窮矣如杜等幸甚一國幸甚為此今將前項

緣由理合備申伏乞轉達等因又看得小日阮如杜杜

世卿鄧大值黎伯羅鄧未壽番人黎松陳龜阮總蘇大

連裴公輔士人阮經濟楊惟一裴致永吳福星謝均等
結狀為輸情事內阮阮如桂黎珍阮經濟等結得本國
夷目莫登庸委的畏

威服罪先令乞降听處

表本俱是實情並無歸詐合國人共亦無異詞如虛甘交
誅戮等因據此會同總督李甯鎮守廣西地方副總兵
張經廣東布政司左布政使楊廷賓西布政司左布政
使視積廣東按察司按察使歐陽廣廣東布政司左參
政張岳廣東布政司總理糧資右參政葉晚監督海甯
廣東按察司分巡海北道副使陳嘉謀監督左甯廣西

按察司分巡左江道副使鄭宗古監督右甯廣西按察
司分巡右江道副使許路廣西布政司總理糧資右參
議陳茂義監督左甯分守撫慶地方右參將李榮廣西
都司章印都指揮顏邦重廣東都司都指揮董廷玉軍
門取用協助中甯廣東都司都指揮張親統督右甯督
代分守潯梧等處地方都指揮白法議照得安南國夷
目莫登庸僭逆之罪中外共知往年提督都御史蔡

奉

命征討經粵諸所便益誕脩大告莫登庸父子亟遣日人

查執

未狀乞降听處俱加兵也

聖人在上明見萬里

命下該部題差總督參贊大臣候以間計一面勸處情偽
一面調度兵糧示不殺降不廢武也大員鎮臨諸司集
議幾賴兵馬屢以戒嚴然猶不遽加誅先遣撤問詞嚴
義正致得其情以為進止遵

宸算也繼以夷情自懷猶豫乃分命統張皇我師諸路連
營赴期並發登庸遂率國人求身投款畏

天威也觀其所稱方瀛病死福海候

命及願去借號奉

正朔歸款州四峒之地事歸順焉恭順合國之人又有
並無異詞結狀而登庸之紐繫出境蒲伏迎降及遣親
姪抱本入朝待罪情亦懇切其畏

威懷德誠有知各官所呈者但稱乞安內屬稱藩歲頒

大明一統曆書刊布國中及稱黎氏無人等項事体關係
重大均乞軍門裁處職等未敢擅便擬合會呈為比今
將前項緣由及莫大明等二十八人并莫登庸情降狀
降中大結狀同抄白通國小目普人士人降本并登庸
所繫祖一條理合具呈伏乞

照詳施行據此臣等看得前項事情委係重大會行兩

廣布按二司會同副參都司等官再詳議去後隨據兩廣左布政使楊銓祝續按察使歐陽席左叅政張岳右叅政蕭晚翁高達林茂竹左叅議周廷右叅議汪大受陳茂義副使陳大綱陳嘉謀涂龍韓繼鄭宗古許路朱良餘事劉廷範李義壯莫同王宇馮徽會同鎮守廣西副總兵張繼分守雷廉高肇左叅將高鑑分守肇州叅將程鑒分守榔壁右叅將李榮都指揮俞事董廷玉楊忻顏邦重白汝軍門取用原任都指揮同知張觀議照莫登庸父子為惡事狀先據黎寧都推諫奏訴該廷臣集議數其十罪法當誅戮奏蒙

皇上赫然震怒

命將出師聲罪致討方當舉事之時而登庸父子即以上未乞降深自悔罪願以土地人民悉聽處分蒙提督衙門查照兵部原題准事理具奏

請該部覆議得夷情巨測詞難早懇意或詭秘少涉於偽

即為所欺伏蒙

皇上特勅總督叅贊大臣受

命專同會同提督軍門布德宣威案行兩廣雲南三司等衙門稽備糧餉舡馬器械調集漢達狼土官兵以俟大舉且又檄問登庸父子責其降意不從傳諭彼國人民

使其協力討賊即令糧餉充盈兵馬四集分列甯道赴期進討而方瀛未蒙

天討已罹鬼誅登庸悔艾愈深情詞愈切自比圖承願效牽羊伏隸門以請死表衷曲之無他至於削去偽號奉歸侯地俱出真言此蓋我

國家大信素孚

天威遠振而軍門撥文奮武動中事機故能收全功於專狙范聲散毒於海隅曠古罕聞于今獨成其所乞

請內為永世稱藩歲頌

大明一統曆書共奉

正朔及就歸黎氏原侵欽州四峒均乞軍門俯順夷情查照該部原題奉

欽依事理悉為裁處施行即所謂君之宗之定經制以整屬其民匪疫匪棘廣式辟以疆理其土庶足以慰遠人向化之成昭

王者無外之治民夷莫莫矣萬世永賴矣擬合會案通呈為此今將會議過錄由具呈伏乞裁處施行等因到臣謹照安南自五代以來丁氏黎氏李氏陳氏皆據有其土冒險為國我

太祖高皇帝定天下之初陳日隆首先納款獲蒙

案封其後寢以東徽為賊臣黎李聲所篡我

成祖大皇帝大興問罪之師俘李聲并其支黨以款求陳

氏之後而不可得乃郡縣其地未幾而簡定李橫月湖

黎利相繼叛亂而黎利尤為苛逆

中國調兵轉輸為之騷動者幾二十年我

宣宗章皇帝不忍因夷敵無用之地又煩

中國姑示包荒俾麓內附而利敢忘

大恩紀元僭號其子若孫輒有二呂黎麓偽名潘黎澤偽

名張黎澤偽名詎黎塗偽名囑黎持偽名諱的名以事

神祇偽名以事

中國習相悖謬致成亂階竟至微弱莫登庸以討陳高

父子為功漸積事被因而竊據我

皇上統天土極表正萬邦先予以登庸之罪義所當誅然

猶命下廷臣議行查勘未據加兵登庸父子悔罪革心

至違頭目未就國中州縣之款願吹處分情詞甚恭

皇上明見萬里表或中有詭秘未可盡信後

勅臣等親詣地方從宜處置如果束身待

命即便呈馳奏

聞臣等遵奉

勅諭及

欽依事理暨備兵糧奉揚

天討仍一面機勘及懸賞格以勵彼國忠義之心嚴紀律

以作我師勇銳之氣分遣監督統等官各領漢達官兵

土兵於兩廣緣邊地方連營壓境其雲南并湖廣福建

軍馬亦行令整綱以待師期先聲所震勢若雷霆莫登

庸與其國人愈加洵悞已降之誠恐終無以表見乃束

身款塞懇祈衰老遣其親姪抱本待罪情願奉

正朔去僭號歸所侵四峒之地不敢墮黎氏謬習臣等

察其情詞委果恭順遵

欽依事理待以不死誓令回國恭听處分各行三司副參

等官會議今既會同似宜酌處竊惟自古南夷創亂頻

皆係驚狂詐惡恃險阻勢強則鳴張以假化力屈則鼠

竄以全中間亦有稍識利害通款求附止違使奉表致

其方物如射佗黎桓者以漢文帝宋太宗之盛雖名為

向服未有視衣自縛扭求哀切如莫登庸今若曰昔苗

民逆命奔命阻征及其未格則從而分比之分比云者

謂別種類明立界阻使之有所約束以遂其生是不如

是世必復致爭亂而吾所以誣育化生之仁亦有所盡

聞而不能全此帝王之待夷狄所以為義之至而仁之

盡也伏惟

皇上德符齊高功光

祖宗

神武之威藏於不殺

顯比之化溥於無私是以先聲丕振而跼蹐震驚一夫不

違而蠻邦底定是以收有苗未格之功寧可無虞庭分

比之政所據莫登庸并小目督士人等乙要內附稱藩

厥領

大統曆日補足節平貢物等項相應遵照原奉

欽依悉為議處臣等查得失南自漢晉以後雖稱內附然

據之俗瘴毒之氣終不宜於

中國大率數歲一亂必連結黨類傾陷牧豕又必數

歲而後定昔張輔以十餘年勞費僅得數年郡縣叛者

相繼卒歸于夷此其明驗也恭酌前世利害莫若以而

不內以夷治夷庶為穩便如以莫登庸有罪校降未宜

輕授爵土伊孫莫福海見今待

命倘蒙

矜宥或可別與都護總管等項名色如漢唐故事每年行

廣西布政司頒給

大統曆日令赴鎮南關祇領先年所賦貢儀查照補足以

後年分照常與行共欽州漸寧古肅了葛金勒四洞行

令原為安南事添註參政副使等官查照原額編入數

州版籍仍量優恤三年以後一體報差其先後差未夷

使事畢放回此正所謂以夷治夷者也但恐議者尚以

黎氏為疑臣等竊伏思惟黎利倡亂阻兵臨洩郡縣殺

賊官軍大將如柳昇大臣如陳洽皆死於利之手其餘

官吏戍卒不能自援者悉遭荼毒臣等至今言之尚為

痛心我

宣宗特以生靈之故不敢窮兵而故與之耳今莫登庸之

罪既與黎利之擄要者不同而一聞

天聲遂爾留請死亦與黎利之憂抗王師者又為有間黎

利既蒙寬貸則登庸似應末減至若黎軍雖自稱為黎

利子孫然臣等節據諸司查勘踪跡委得難明鄭惟懷

一向潛住該國上下期石林州峒寨附近廣西土官地

方黎軍面貌初不相識故或稱黎軍或稱黎憲或稱先

照或稱元和或又以為阮塗之子或又以為鄭氏詐稱

而近據雲南布政司開報會審夷人鄭矩口詞稱漆馬

江洞雖有黎軍而未登案派不可得詳列事情平貌又

與鄭惟懷原報互異俱難憑據臣等以為今所處分係

我

天朝安邊境取遠夷之大策其操縱于奪不宜以遠賦之

子孫而為前卻但黎氏自脩貢以來已蒙

列聖寬宥者共遠裔尚存似宜休恤合行雲南撫鎮等官

查勘果有可據別無異同聽令仍於瀋馬江居住見在

所有地方俱屬管束或量與職事徑屬雲南若非黎氏

子孫置而勿論其鄰惟懷即於廣東所屬附近安插量

給田宅不致失所如此處分處為曲盡但事係關重

大臣等一時之見未敢遽以為然如蒙乞

勅該部會議上

請取自

聖裁使大疑以決大事以定華夷內外自是可晏然無事

矣臣等懼以罪才叨承

重寄夙夜竊念兵事進止類審機宜昨因莫登庸未降

宣諭

德意不但夷民歡忻鼓舞而我之三軍萬姓以至徃後

效莫不同聲歡呼如和氣發動百物咸熙實由我

皇上聖武昭布

文德能敷動之斯和不行而至蓋不待新將奪換之功而

自著威遠寧近之績真可超越百王彰示來世者也勲

輔大臣贊寇勿之謨禮兵二部集眾思之益

上下同德慮出萬全膚功之奏夫豈然自臣等亦惟仰遵

廟算勉從事豈敢言勞除將莫登庸抱本經莫大明并

小目舊士許三省等另差官管押赴京關生具

奏及時莫登庸自縛祖一條發仰南寧府貯庫并查勘勞

大小官員另行分別具

題等因與同提督兩廣都御史蔡經各會本具題奉

聖旨這馳奏安南事情兵部便看議停當來說教此教遵

抄出送司卷查原行事理相同案呈到部看待奏費軍

務太子少保兵部尚書燕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毛伯溫

等會題稱安南國夷目莫登庸投降降條細錄由乞

勅該部會議上

請取自

上裁及稱降時莫登庸抱本經莫大明并小目舊人許三

省等另差官管押赴京并查大小勦勞官員另行奏

請各一節為照夷酋莫登庸竊據炎荒罪惡深重

王法不容

天討必誅于時臣等中外臣工意見淺昧惟我

皇上斷自宸期南征故

天威所被特頒戮力義旅方張夷酋繫頸乞協

宜皇之心有光

成祖之烈所據各官具題前因議處詳尽但事係重大况

莫文明等并降本尚未到京臣等處難議擬合無候莫
大明等并降本至日臣等會集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
使司大理寺并六科十三道掌科道官將前項事宜逐
一議處上

諸伏候

聖裁庶衆會無同事體便緣係遵奉

明旨以議處安南及奉

欽依這馳奏安南事情兵部便看議停當來說事理未敢
擅便等因嘉靖二十年二月初九日少保兼太子太保
本部尚書張 等具題本月十一日奉

聖旨是欽此致遵抄出送司衆呈到部擬合通行會議為
此除外合用揭帖會議施行須至揭帖者

兵部等衙門尚書等官張贊等題為遵奉

明旨以議處安南事奉

聖旨這事情你每既會議安南國着革作安南都統使司
莫登庸授與做都統使賜從二品衙門銀印仍與世襲
其十三路地方統照原籍各置宣撫司設宣撫同知副
使無事各一員听都統使管轄差違朝貢其餘合境大
小官員听從處從宜建置統屬人民前黎氏借擬中國

制度都改正迴避統還四明地方原係我邊吐惟收入
版畝還行與兩廣巡撫衙門好生優恤投降人等罪都
赦了莫文明准賞素紵絲一襲絲段二表裏阮文恭等
絲段一表裏許三省等紵絲一表裏事完即日遣回貢
儀即前東宮照舊彼地方戶口錢糧不必冊奏其餘依
擬



議處安南事宜一卷

左都御史張
若淮家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嘉靖十八年復命仇鸞毛伯溫征
安南伯溫抵廣西傳檄諭意莫登庸自至鎮南關
請降伯溫承制赦之馳疏以聞詔改安南國爲安
南都統使司此本列伯溫原疏兵部揭帖及詔旨
一通而兵部議覆疏未載疑尙有所闕佚也

靖癸紀事一卷

〔明〕高拱撰

中央民族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龍春堂刻

邊略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靖夷紀事

一卷》提要

靖癸紀事

卷三

隆慶庚午予還內閣兼理鈐務先是貴州土官安國亨安智各起兵讐殺撫臣以叛逆聞勦兵征剿弗獲且將成亂予深念之時撫臣者去予欲得人以代而太僕少卿阮文中者沉毅可屬以事乃推爲都御史巡撫貴州制曰可於是文中來謁事予語之日所爲用君貴州者爲處安國亨事也君必勉之阮曰安國亨事謂何予曰吾聞安國亨本爲羣奸撥置宜淫播虐遂讐殺安信以致信母疏窮兄安智懷恨報復相讐殺無已其交惡互讐皆讐口誣辭不足憑乃安智不能勝國亨撫臺欲爲智伸意同善然却爲智所欺而擁兵居省又爲智所給而謀動干戈則多矣國亨不服拘提乃見撫臺右智而疑畏不敢出也而撫臺遂奏以叛逆然乎哉夫叛逆者謂敢犯朝廷背去而爲亂者也今癸族自相殘殺果是敢犯朝廷背去爲亂乎縱拘提不出亦只違

拘而已而違拘何以爲叛逆乎乃遂輕兵掩殺彼葵民安肯束手就戮故各有殘傷然亦未聞有國亨領兵拒戰之迹固可訪而知也而今必以叛逆論之亦其矣人臣務爲欺蔽者地方有事罔不以聞乃生事倖功者又以小爲大以虛爲實始則其言之以爲邀功張本終則激成之以實已之前說是豈爲國之忠乎君行矣宜廉得其實而虛心平氣處之若果如愚所聞則當去其叛逆之名而只窮究其讐殺與夫違拘之罪則彼當必出身聽理一出身聽理而無叛逆之情自可見於是只以其本罪罪之當無不服斯方爲國法之正天理之公也今之仕者每好於前官事務有增加以見風采此乃小丈夫事非有道所爲君其圖之矣阮至貴訪得其實果如予言乃書報予並陳處置之畧然狃於浮議不敢突變前說語多依違予乃復之書曰昔執事之赴貴陽也安國亨之事僕曾面語其畧今

來諭云云似尙未悉僕意時再爲之明其說夫天下之事有必當明正其罪者有罪未必真人臣所當自爲處分而不可於

君父之誨過言之者若中原之民敢行稱亂此則所當上告

天子發兵征討滅此而後朝食者也若民葵異類順逆殊塗雖有隙隙本非叛逆之實則人臣當自爲處分而不可過言於

君父之前何者

君父天下之主威在必伸一有叛逆便當撲滅可但已乎而乃事非其真釘入其罪過以言之則將如何處也安氏之亂本是安國亨安智葵族自相讐殺此乃彼之家事非有犯於我者何以謂之叛逆而前此撫臣乃遽以叛逆奏之

君父在上既聞叛逆之說則法所必行豈容輕貸而安國亨本無叛逆之實乃禍在不測且國苟全地方官更復不原其情遂至激而成

變乃又卽以爲叛逆之證可恨也今觀安國
亨上本訴冤乞哀懇切叛逆者若是耶而地
方官仍復不爲處分仍以叛逆論之遂使
朝廷欲開釋而無其由安國亨欲投順而無其
路亦已過矣且安智安國亨之所誓也况非
我族類而乃居於省中謂何安智在省則讒
言日甚而安國亨之疑畏日深安國亨之疑
畏日深則安智之禍愈不可解是挑之使鬪
而增吾多事也故愚謂安國亨之罪固非輕
而叛逆則不然安智當別有安插而省居則
不可惟在處置之得宜耳以

朝廷之力卽族滅安氏何難者顧事非其實而
徒動兵於遠非所以馭焚敵而安中國也願
執事熟思之也時彼中號令未明安國亨疑
畏益甚拘提益不肯出聲言恐軍門以勘問
誘我出殺我又恐安智兵來掩殺乃日擁兵
自衛於是阮乃上疏請兵糧爲征剿計而書
來討事于讀之日嘻阮子誤矣安國亨所爲

不出者疑畏深也今

明言既下事在必行是真以叛逆處之矣處以
叛逆彼將叛逆自爲也將下逼而使卽真乎
且彼焚首耳而勞師費財卽族滅之而爲况
未必然乎未必然則惡可也其說長矣是不
惟致彼以假爲真而我亦終當以假爲真也
時在閣思之環牀而走同官者日公何環牀
走予曰思貴州本耳欲從之則非計欲無從
則失威日然則當如何予曰今撫臣疏請兵
糧征剿而安國亨亦有奏辭辯誣乞哀甚懇
固各有說也吾意欲並行之而差一風力給
事中往勘果無叛逆實則只治其本罪果有
叛逆實卽發兵屠戮未晚彼安國亨聞勘官
且至必以爲吾身在勘軍門當不敢殺我我
出聽理乃可以自明彼若出聽理則不叛逆
自見而乃治其本罪當亦甘心亂或可戢也
晉日善予召職方郎中至授之意遂題覆得
訥而以吏科給事中賈三近往勘予復而授方

啓而又作書貽阮曰安氏之亂前已爲公再明其說而公乃具疏請兵糧爲征討計僕頗不敢以爲然夫安國亭本無叛逆之實當自有處而公乃云云以問於

上欲從之則贖兵輕殺於義何居欲不從則示弱損威其體不可思之再三乃議差科官體勘爲此活法以待將來好處彼若服罪足實非敢負國則聞科官至必幸其有歸順之路而服罪愈懇吾乃只以其本罪處之若負固

書奏事

本

是實而所謂服罪者只以虛言欺我則卽發兵發糧屠戮之未晚也已卽授意兵部令照此題覆矣然愚熟觀其動靜似足服罪爲真非敢負固者顧吾所以處之何如耳科官至必見本情必見下落當必一處而定有驗於愚言若以吾中國百姓之財中國百姓之力而剝一自相讐殺無敢犯我之土爰誠不敢以爲然也科爲賈君聰明練達可濟大事僕亦而授方畧其聽助僉事楊應東昔曾處安

氏事者賈欲用之故特爲題請惟公驅策之也乃安國亭間

朝廷勘其事科官且來果喜曰吾生矣夫吾豈叛逆者哉然所以不出聽理者恐軍門誘我出殺我也今既有

旨勘則吾係聽勘人軍門必不敢殺我吾乃可出聽理明吾非叛逆也蓋逢人卽告之語達京師先是阮開以五事一責令國亭獻出撥置人犯一照焚俗令賠償安信等人命一令

書奏事

七

分地安挿疏窮母子一削奪宜慰職銜與男權替一從重罰以懲其惡令該道官曉諭而國亭母子狐疑擁兵不出如故至是乃始將漢葵犯人王實吳瓊阿弟等獻出而母子自出聽審供稱其餘人犯俱死逃及奏事未回非有占恡又稱願認於六犯名下賠償罰銀六千兩又稱敵殺官兵是時國亭在蘭州與李効忠講理不知安總兵統兵殺死焚日以朶楊生阿烏等北伊父兄弟男子姪率衆衝

敗官兵奔過浮橋淹死願罰銀三萬五千兩
又稱願將內列安插於阿僂織金二處疏窮
安插於臥造內列省令退閑將安國貞頂替
頭目以後再不敢構兵營役又稱願革管事
令男安民權理公務於是國亨即輸銀四萬
一千兩送官聽處乃疏窮安智猶堅執不從
聲言必欲殺安國亨子母將地方改土設流
乃已既乃處其用事撥置之人智始伏遂差
衛官三員捕發智與葵日漢聰等五百餘名

請奏聖事

人

並軍器輜重俱背負出城赴卧這織金等處
安插蓋科官未至而事已定矣乃科官至中
途而還於是既乃上其事曰安國亨一芥小
醜叨承世官奸雄類於豺狼詭譎同於狐鼠
橫行暴虐不守
王章大肆兇殘戕害骨肉縱兵鄰境積多不結
之辜召禍門庭皆是自作之孽寵嬖倖而私
通婦女信羣小而載弄干戈安智避難潛逃
尤極窮追之慘官兵迫巢討罪致多拒敵之

傷迹其背違多端誠於法紀難貸該臣欽承
明旨參以部咨行之多官酌乎輿論反覆兩奏
顯未事果出於有因毒祖局諸賧昧殺叔起
於讒疑拜將封官既無事證可指斬關掠地
又無形迹可稽拒敵損兵供自畏死激成而
首惡已獻納銀罰治昔照葵俗價贖而羣犯
就擒繼恩國貞釋自拘囚而無恙知未帖終
安智疏窮插之囿而有歸可因解原忿即今
遵此五章尚可寬其一死乃若安智野悍無
知昏庸特甚初懷雪弟之冤而播弄官兵繼
奉安插之後而屠掠葵日跡亦彰於肆惡罪
不下於國亨但念其流離蕩析之中不失為
骨肉報憤之志今未委官解散彼亦息念回
巢情既可原罪當薄罰若王喬吳璣阿弟王
實吳彩吳鶴駕劉禮等或投葵扇亂或拒敵
朋姦自其撥置之禍一死不足盡其辜揆其
情犯之殊首從亦宜別其等今議照造謀首
禍者據法加以上刑結發生事者引例分其

請奏聖事

九

曠造要皆反覆

憲章推原情理於刑期無刑之中寓治以不治之意無非體

聖世不怒不殺之武而曲全之以並生並育之仁也且釋一門之隙而可以免數省兵糧調度之勞宥一焚之死而因以免衆姓玉石俱焚之烈不惟桀鰲怙勢者爲之逡巡而旁觀倖利者悉以飲戢生靈寧謐遘罔莫安是皆仰仗

皇上帝德誕敷

天威遠播執政而授方畧本兵區畫機宜通者復荷

聖明俯從部議特差吏科給事中賈三近鄧命會勘先聲所至逆首破膽是以畏威懷德向化輸忱不煩兵革自爾帖服者也伏乞

勅下該部再加查議

上請將阿弟行巡按御史處決臬臬王喬吳瓊固監會審詳決王世臣等編發煙瘴地面充

軍安國亨祿氏惡卒務卒白橋等姑置不死

省令國亨退閑待立有奇功另處其糧馬公務責成伊男安民同祿氏代管仍委官二員一任大方一任臥道以遏二家隙端事寧之日撤回自今處分安插之後如或國亨敢再懷隙殘害安智及或安智挾讐搜兵報復俱聽臣等遵照

明旨行會總兵官動調四省大兵夾剿改土設流以爲桀鰲部長之戒乃按臣亦奏同阮指

又稱安智既與國亨相忤難以屬管准與母

疏窮回原管地方安插令伊子安國貞管催一應錢糧公務云云

詔下兵部議議上得

吉安國亨兇惡干紀本當動兵剿戮既投見伏

罪遵奉約束并祿氏等都且饒他一死安國

亨者革了任閑任令伊子安民代管宣慰事

安智也着伊子安國貞代充頭目如再違法

搆亂定行剿治不饒其餘依擬欽此兵部又

奏叙功日巡撫部郎史阮文中開五事以責成致二兒之警服多言指授雖出諸

黃閣之臣百爾經營寔竭其赤心之義并其餘官舍人等通宜分別賞資得

古重賞文中餘各賞有差乃後月餘安智疏窮奏又至復辯前事乞改土設流浮言且藉藉起予計貴州至京遠甚今

前旨下纔月餘安能便得往還此必安智用事之人潛住京師隨便爲謀者非必來自智也

遂令通政司拘投本之人執送法司究問果

有智用事二人係罷閑官承有罪亡命投智

者持金久住京師謀事今本寔代爲者智尙

未知也乃問發克軍去浮言遂息先是巨寇

者念據險擁衆萬餘人僭號稱王設官拜將

官室服用擬諸

乘輿時發其搶掠安順一帶地方民爨患苦垂

三十餘年有司匿不以聞阮欲發其事剿除

之書來計事予復之曰此賊稱亂既久

朝廷弗得知君乃欲發其事而剿除之可謂忠

矣調度既周方畧既定便當舉事吾其佐君

成之阮遂發兵征剿至是擒者念斬之平其

餘黨歸其巢穴土地悉歸州衛版圖深山窮

谷無復逋逃淵藪而髮首旁觀亦皆震懼阮

奏上其事以爲

聖武布昭

天威遠震密勿樞垣指授所致兵部覆上

詔陞登阮及各有功官有差而阮則啓叙先後

事歸功於予乃復之書曰安氏之亂既已底

定可免百萬生靈之命而今復建奇勲剿除

數十年僭王之叛逆蕩平鬼窟廓靖妖氛俾

王化宣流萬里之外罔弗罔洽寔

社稷之功也固當勒銘銅柱追蹤伏波以示後

世顧不偉歟僕言有偶中蓋所謂心誠求之

不中不遠者顧何力之有焉自是境土謐寧

生民安業兵無征戍之苦官免奔命之勞上

下恬熙與中華埒矣予乃爲紀其事

終

靖夷紀事一卷

河南巡撫採進本

明高拱撰隆慶四年貴州土司安國亨與安智相

讐殺撫臣以叛聞拱因推太僕少卿阮文中爲巡

撫文中意欲剿之拱議遣給事中賈三近往勘國

亨聽命遂平其亂拱因著是篇以紀其事

世廟識餘錄二十六卷

〔明〕徐學謨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徐兆稷活字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世廟識餘

錄二十六卷》提要

是書成凡十餘年以貧
不仕梓僅假活板印得
百部聊備家藏不敢以
行世也活板亦頗費手
不可為繼觀者諒之
徐兆稷白

世廟識餘錄序

資政大夫太子少保禮部尚書臣徐學謨謹

奏

國家自二祖肇基暨於列聖垂統其間享國之

久宜莫如肅皇帝蓋在位四十五年而一時文謨

武烈咸稟厥裁更革變通超軼三五於乎盛矣顧後

來纂輯國史祇據日報書之郎事有徵信而微顯聞

幽或無以仰窺神聖之秘何則世異人異自與親

炙者有間也臣為小官當嘉靖中猥備侍祠之役每

從丙夜後隨尚書奏對西內故聞上起居頗悉而

通籍以前則因故老口授尤多採摭輒加劄記匪屬

世廟識餘錄序

傳疑癸未歸田始彙而成集視諸國史存考鏡題曰

世廟識餘錄傳曰賢者識其大不賢者識其小莫

不有文武之道焉以臣之固陋敢自列於賢不賢之

間而千慮一得亦不過修飾其所識之餘耳傳諸副

在昭示來斯庶幾獲觀嘉靖中興之業云

世廟識餘錄卷之一

資政大夫太子少保禮部尚書臣徐學謨謹

嘉靖元年壬午上自興都入嗣皇帝位按正德丁

卯八月十日上生於安陸藩邸是日宮中紅光燭

天其年黃河清三百里者五日慶雲見於軫翼軫翼

者楚分也上生五歲即穎敏絕人獻皇帝口授

詩不數過輒成誦稍長讀孝經忽問先王至德要道

之指獻皇帝為之講解上即領悟常率之祭祀

及進表箋已能周旋中禮其少成看出於天性獻

皇帝崩上年十四攝興王事明年殺皇帝大漸

世廟識餘錄卷之一

上以倫序應入繼大統昭聖乃與文武群臣合

謀同詞奉宣末命而召上於安陸上至自安陸

車駕駐行敘禮部具儀請如皇太子即位事上覽

之謂長史袁宗皋曰遺詔以我嗣皇帝位非皇太子

也當是時禮部以典出曠舉倉卒草創不暇致詳而

上心已確有定見所謂繼統不繼嗣之說實權輿

於此矣

兵科給事中徐之鸞上疏極言正德時群奸亂政威

福下移天下幾至大亂勸上勿復姑息獨秉乾斷

疏入大合上心已悉見諸行時錢寧錢安劉暉張

洪狄福皆以正德中諂附中官矯竊內降幸功要寵至並冒國姓號為義子濫膺封拜掌握兵權而安與福係中官斯養尤極猥賤至是盡奪其賜姓誅竄獲沒中外稱快是舉為上大有為之初政已具占神武

御史周宣疏論江西提學副使李夢陽深情厚貌陰比宸濠忌布政使鄭岳之秉正不回則假其勢而設傾危之阱嫉御史江萬實之預防奸孽則煽其黨而開群嗾之端使大獄株連累歲不決其罪不減於劉養正李士實云云意欲殺之也疏入上遣錦衣衛

世廟識餘錄卷之一

二

官校逮夢陽至闕下鞠審已審無狀第以曾為宸濠作陽春堂記坐削籍去先是濠在藩府頗結網海內名流而夢陽故恃才傲物獨不與濠習濠必欲要致之會三司一日同集公所濠遣校以所作詩文當衆中求夢陽改削夢陽不覺有矜喜之色校覘其意已奪歸以告濠濠遂遣夢陽金三百乞為陽春堂記夢陽領之已事發竟坐此其得免於逆黨之刑者則大學士楊廷和以憐才故護持之也

錢寧者其家世莫省所出自幼其父贈為太監錢能養子遂冒其姓正德初劉瑾川事寧結瑾以見毅皇

世廟識餘錄卷之一

三

帝寧為人猥倖柔佞善伺察迎合大被寵幸因得賜國姓日功為錦衣衛千戶瑾事露寧以計脫尋陞右都督掌衛事益恣肆無忌引樂工臧賢回回人于永及番僧等相比為奸請建豹房新寺日侍毅皇帝遊佃無度賣官鬻爵偽吉傳陞邊將及鎮守內臣所得金珠寶貨以數百萬計都察院經歷錢友升寧為義父日令潛察中外官有議已者輒斥之時宸濠又苦異志結寧為內援寧常以朝廷動靜洩之於濠濠令世子赴闕為立儲地寧為計畫先以玉帶絳幣附典寶萬餘馳歸計稱上賜會副使胡世寧典寶

順問發其謀為所蒙蔽而文致世寧與順罪成邊正德十四年五月濠逆謀益著毅皇帝遣太監賴義駙馬都尉崔元都御史顏順壽往按其事實令偵卒蕪程報濠濠即發兵反不逾月就擒太監張永始極言寧奸狀毅皇帝乃收捕寧下詔獄雜治未具而毅皇帝崩上在藩邸洞悉寧罪惡至是促法司鞠狀即磔寧於市并寧子永安時年八歲已為後府右都督驛養子錢傑等十一人而籍其家刑部尚書張子麟以老母乞歸養上優詔許之而命有司存問其親又金壇人于湛初為兵部郎中

陞陝西參議上疏以老母乞改近地此請已自創易
尋吏部覆劾滋違命擇官欲直之理上特憫其情
為改江西蓋上素篤于親凡陳情有關父母者無
論官大小悉蒙殊典其後來大禮之議安可奪也

初上迎聖母于安陸駕至潯河禮部議入門之

儀始欲以藩妃禮行上令廷臣集議議云母妃南

來當由大道進京自通州由朝陽門入路直且順從

此進東安門便蓋是舉雖陰為執禮而實揣上冲

年姑以道路之便既正陽門之入蓋求其說而不得

從而為之詞也上竟不允親定其儀曰聖母遠

世廟議餘錄卷之十

四

來宜從正陽門由中道行先朝廟而後入宮其官

眷進朝陽東華等門自是聖意已定禮官遂不敢

爭按天子無臣母之禮是時聖母雖未上尊號而

要不得以藩妃相處大學士楊廷和禮部尚書毛澄

等自負擁立之功未免持之大過故激成後來之禍

耳若於城外豫築行宮合群臣恭上尊號而後入宜

無不可

吏部尚書王珣劾奏大學士楊廷和以狀元私其子慎

廷和不諱尋自引退上優詔勉之按慎安

才博學詞林平儼而廷和亦非私其子之人願猶不

免于物議者勢重而疑生自昔已然矣後來張桂極

力攻楊而竟不及慎中第事則以慎議禮謫戍得禍

已重故遂免於雖黃之日慎之完名固禍以為福也

謝泰故揚州衛指揮歷陞陞宣府副總兵後以勦流賊有

功進左都督因結錢寧得事武廟於豹房奏調遼

陽延綏宣大四路兵入內簡練號外四家勅泰領

之武廟登為義子賜國姓從宣府府懷應州功

封安邊伯宸濠反武廟自將師威武大將軍以泰

為威武副將軍率兵討之未至而王守仁已擒濠泰

欲奪之不能得則縱部下掠平人為功幾至大變

世廟議餘錄卷之十

五

上即位盡誅奸黨而官諸并治泰有言違制法

司坐泰外上令會官覆訊而法司執論如初詔

特宥泰死第參其海內備而官者不以乃改求成泰

雖專權系政然不問其有當逆之罪如錢寧江彬類

常有割賊之功自當未減上雖天性聰明而用刑

之密錯錄不爽又如此

兵部侍郎吳廷舉與大學士蔣冕俱廣西全州人自少

為布衣交又同舉進士上登極廷舉奏見當

先帝南巡時廷舉既不能排回詔而諫及微言不聽

又不能掛冠解綬歸諫古人導之教訓傳之德義

原缺第六葉

不如是也且言與范為同榜好友不能如韓愈之於陽城殿陽修之於范仲淹陳璘之於曾布朱熹之於史浩常移書論責有過於四臣實為倖位求自免去其詞近直已言廷舉素與臣莫逆其列官中外三十五年每歲通書問者數次前臣為從南巡廷舉亦嘗致書及臣矣其間多獎借之詞無片言及時事蓋謂臣既失職於先朝當勇退於今日處君臣朋友之義當然臣不去何以謝廷舉上知廷舉言過激促其出視事而尋調廷舉南京工部按武廟南巡時冕嘗與同官跪門諫止後在南京又數世廟識餘錄卷之一

請回鑒則冕固不負其職也廷舉是時為都御史實無一言及之顧不先自劾而劾冕幾於賣友沽直矣末世士大夫好名之過即父母兄弟不相顧者況朋友乎此無他學術不明而喻利之心勝也今世以廷舉為氣節中人亦未考其生平耳

禮監太監蕭敬事武廟頗著忠謹亦賢瑯也上即位後窮治奸黨而張銳與許泰獨不得死此聖斷也蓋不欲援寧彬例擊殺之耳乃言官謬謂蕭敬事之奏併治敬事上堅執不允而竟以是保全大都吾輩之處宦官常視為異類凡事必傷於苛迫然

則宦官之側目吾輩投四抵隙又何所不至漢唐末季之禍可鑒也嘗記太醫院官徐鑒者正德末年以醫士諫止武廟南巡上大怒曰徐鑒是我家我人我方感疾未寧他不來調治反以言犯我我必杖之百合必死蕭敬從旁伴恣恣之曰徐欲杖之百須分數次方好若一次杖之脫不死被鑒挨過矣意實寬之也上以為然先發錦衣衛杖之四十後罰跪午門前五日乃廷杖之六十鑒竟得不死謫戍烏撒又鑒自京發遣南行錢寧遣人賁二十金贈鑒追至潞不河及而還由此觀之小人原有人心矧蕭敬又非世廟識餘錄卷之一

錢寧之比正德間太倉王倬以南京兵部侍郎請老致仕有旨給驛以歸仍詔有司以禮存問祖宗時優禮大臣即一南亞卿猶隆重如此逮嘉靖初年楊文忠當國此例猶相沿不廢如都察院僉都御史崑山周倫以省視歸亦詔給驛然不及於南亞卿矣而南正卿如戶部尚書薛昇工部尚書嚴闡都察院右都御史陳金吏部尚書朱希周致仕不但給驛而且有月給歲撥朱希周以考察事件永嘉去乃其調肯猶不敢阻壞祖宗成法自後陪卿無論矣即北正卿給

驛者猶僅僅也况月給歲撥乎是必有陰持朝廷之威福者在其故難言之矣

上繼統 武宗一時奸黨第誅其已甚者其他多所姑貸陝西總兵馬昂初以事革任結太監張忠覲復用其妹已嫁指揮畢春有娠矣因忠獻與武宗於分守陽和太監許全率昂弟吳及景昊至春家奪取進之昂以是大被寵幸傳陞右都督近侍皆呼為馬舅兄弟並召入朝賜蟒服昂又進其美妾杜氏吳傳陞都指揮進豹房昂於是買楊州美女四人謝恩此其瀆亂之罪不在寧彬下 上不忍揚先帝之過世廟識餘錄卷之一

九

第坐吳等謫戍而出諸女還其家其存大體如是南京吏部尚書王華既卒而有司為奏卹典其子守仁以書于禮書毛澄欲請易名之典澄答書頗摘華科場陰事固不肯與守仁大慚恨復澄書曰守仁聞之主辱臣死親猶若也執事辱先君至此守仁可以死矣前輩剛腸嫉惡無所忌諱如此藉今後來有子如守仁功名滿天下而父為南冢卿身後乞恩亦何求而不得乎守仁書具載陽明全集中

初六部司官送本至該科科官第以褻服受之為兵部主事霍韜劾奏其瀆慢詔旨大不敬科官亦叅韜

誣罔 上俱置不問第諭各官謹禮毋倚於微蓋有賴也然自是科官不復褻衣受本矣又六科每月輪亞卿畫本至科前則門官呼其部畫本四字實上下司報門意也嘉靖中具文端公山為禮部左侍郎一日畫本聞其呼聲心已嫌之未發也此臨本籍是誤書其銜為右山面呼其吏曰豈有某遷官三月而科臣不知者其蔑 旨矣吾當執奏 上前是時都給事中為河南人謝江素陵傲無禮至是始惶恐向山引罪而止萬曆間亞卿畫本更不問門呼聲不知絕於何年也

世廟識餘錄卷之一

又九

宸濠敗後江西巡按鄭啟元得濠通蕭敬陸完私書欲急去巡撫孫燧云代者湯沐梁宸俱可王守仁亦好曰極論蕭敬張銳等罪惡併劾守仁陰謀黨惡素與交通乃貪天之功謬獲封爵宜追奪提究此書生之見也昔孔子於管仲畧其忘君事讎之罪而錄其一匡九合之功聖訓昭昭如是守仁既擒濠報國又何論素與交通否况宸濠在當時頗矯飾好名喜結納海內名流則嘗識守仁亦未可知乃王府之於司禮監如僧家之有門徒施主其平日書信往來亦必崇事安能逆料其必反也即江西巡撫朱曾更代則濠

之計已不得行焉知非蕭敬陸完阻之乎時幸聖明不即是鄭啓元言蕭敬等供置不問而守仁亦得免於褫爵後守仁勘兵部尚書張子麟交通劫掠事言子麟啓本臣誠於濠所見之當即焚燬但當時奸黨為濠經營布置於外容有詐為貴人書啓以欺濠而罔利者或未可盡信耳以是奏上而子麟遂免是問守仁聰明絕世故一言而釋主疑存國體非專護子麟也

戶科給事中史道已陞山西僉事上言臣在諫垣嘗指日大學士楊廷和為漏網元惡草劾欲上為廷和

世廟叢錄卷之十一

所覺亟出臣外任因上其原奏內言廷和交通逆濠諂附錢寧江彬納賄專權之罪且云先帝自稱威武大將軍未嘗力爭今於興獻帝一皇帝考字乃以去就決之實為欺罔蓋史道私揣廷和議禮於上心不合欲藉此以傾排之為已進用地耳華上素知廷和在先朝力阻宸濠讓衛諫止巡遊不作威武大將軍勅書綵帳數事遂不直道言而下之詔獄乃廷和踰退勅鴻臚寺宣諭勉番可謂優禮隆渥而廷和仍疏請不休至再至三同官毛紀將冕暨尚書彭澤孫交亦相繼求去一時大臣未免黨同過

激殊非事 幼君之體自後邪臣伺隙離間日生進

新用事老成削迹未必非廷和諸公自處太高有以媒之也善乎御史鄭象之言曰陛下登極以來廷和有撥亂反正之功足稱救時宰相史道一旦指為元惡不日過乎夫避人焚草入以告后此言官之體而道乃先揚其聲邀人免止及至外補而始發之其心迹詭秘可見陛下何不以此罪道而驟以排陷大臣下之理是使道之有詞也且廷和以史道之論而累疏乞休同官以廷和之去而駢迹求遷臣恐大柄潛移隱憂可畏幸勅吏部論廷和等亟出視事

世廟叢錄卷之十一

毋要索已之名忘委身之義云按象此語一出不惟史道無言即廷和等亦心服之矣謹論之有裨于國是如此

嘉靖初年凡章奏 旨多從內出一日都察院請差巡鹽御史批答稍誤給事中黃臣力諫乃改批如制又上嘗責太常寺少卿王學夔失儀批降一級吏部言少卿正四品降一級為從四在京惟祭酒從四然非可降之官請 旨定奪乃增調外任三字以足知內閣代言決不可少也大都人主冲年常慮威福下移事欲更主而左右近習從旁慫恿又從而陰撓

權卽以皇上之神聖猶受其蒙蔽廷和諸公所以不安其位累疏求去不獨爲議禮一事也

前輩言官論事雅有識見有根據蓋由學術明而人心正所從來矣嘉靖初御史曹嘉上言以廷臣五十人列爲四等一時人以氣節歸之獨給事中安磐引唐王珪之論爲玄齡等本朝解縉之論黃福等以一人而議衆人皆承君命品藻未有無上事而舉朝縉紳得恣其口吻者且上有禮貌大臣之心而小臣肆其輕侮上有信任大臣之意而小臣啓其猜疑恐非太平之世所宜有也疏入上惡嘉狂肆竟出嘉外任世廟識餘錄卷之一

十二

頃年堂倅成風朝議騰沸言事者主于勝而不主于是小加大疎間親誼破義六逆之漸幾啓矣假有出謹論如磐者必謂其阿附從而指斥之矣誰復信其言哉

都尉崔元以關說獄情爲刑部主事陸澄所劾且併其名帖封入上曰刑官執法不聽囑託自其職分何必以名帖封奏竟直不問是肯幾折盡縉紳奸名之心矣其後文選郎中王與齡亦以嚴嵩囑事帖封奏竟斥爲民得禍更甚卽一時懲抑少過而吾黨欲折權奸之非要當易其心而後語斯可耳不必厚自

表飾也

上勅內監工部諸臣經營顯陵如天壽山諸陵制而其地本無白石諸臣患之旣至按行棗陽石塘山中見老父指曰乃者鵲鶴千羣飛鳴旋旋有異試往求之百在是乎言已老父忽不見因知言繫山果獲石瑩潔如玉楚中人驚愕謂天地靈闕以俟今日諸臣喜相賀萬曆中江陵以治父喪歸棗陽有知縣其者登致其石爲之營墓後其人得擢爲御史江陵敗棄沒於官而御史旋亦斥去豈靈石爲天子出非臣下之所干也而特爲之崇乎

世廟識餘錄卷之一

十三

上初卽位一日問司禮監太監張佐欲開內庫以觀累朝儲積佐跪奏曰自有歷年冊籍可查不必萬歲親閱上乃罷諸內侍以問張佐此何意也佐曰這寶貨易以眩人不當與爺爺經目恐落其聚斂之心也先朝老閣慮事深遠如此

上於乾清宮令內臣十數人專一習學經典講究科儀虔修齋醮調度彌廣皆太監崔文欲引正德間罪人張銳等各名下堂管家人執挾邪術以蠱惑上心遂蒙信用大學士楊廷和極言其不可且述梁武帝宋徽宗餓死臺城囚繫金匱可鑒又近舉劉瑾嚴嵩

張忠張雄廣造浮屠以致殺身亡家故事爲証詞極
剴切 上雖曲意優容然自是益踈廷和矣

世廟識餘錄卷之一

十三

世廟識餘錄卷之一終

世廟識餘錄卷之二

資政大夫太子少保禮部尚書臣徐學謨謹輯

永嘉議禮不知其心有爲與否即其所箸或問其中亦
有稍涉腐儒之見而強爲之說者則不生正統之義
尙或未明也重本生者人之至情也莊生所謂不可
解于心者也而禮爲人後者爲之子不得復顧其私
親非其欲薄於私親也蓋矯人情之所偏恐其薄於
所後而故爲之制也以防亂也如今後母之恩視其
所生母遠矣而今之制服必等之親母者亦以防亂
也殺後母之服而天下始多悖逆之子矣此聖人之

世廟識餘錄卷之二

微意末嘉遽非之以爲漢儒之言即漢儒之言而亦
未嘗少悖聖人之禮也繼統不繼嗣之說此官天下
之事如堯禪舜而舜未嘗嗣堯也舜禪禹而禹未嘗
嗣舜也安得此而同之十家天下者凡家天下者未
有不繼嗣而繼統者也今士庶人無子以兄弟之子
爲之子未有不正父子之名而能傳其業者也况神
明之祚付受之際此尤不可以例論故以君視社稷
則社稷爲重以本生視正統則正統爲重禮長子不
爲人後 上於 興獻帝爲長子而 興獻帝又別
無支子然必奉以繼統者重神明之祚也非士庶

世廟識餘錄卷之二

比也而或謂則曰天下外物也父子大倫也豈暇與人舜竊負而逃知有父而不知有天下也耶孟子設喻之言已世無此爭亦無此理決不可為訓而未幾顧引之為重父輕天下之證不既迂乎若天下可輕則興獻帝惟上一肯怱然遠其陵廟而入繼大統乎其所以入繼大統者為天地民物不可一日無主自不得顧其私親也正以天下為重也曰然則施之何謂當考孝廟乎當考興獻帝乎曰考孝廟不考興獻帝新都之論也考興獻帝不考孝廟此未嘉諸公之論也或問謂漢成帝無子立定陶世廟識餘錄卷之二

共王之子為嗣宋仁宗無子立濮安懿王之子為嗣此皆預養宮中明為人後者也故可以稱考而今上生當孝廟既崩之後無預養之恩焉可考之似矣今士庶家有身後立嗣者其嗣子於所後者既傳其業將何獨焉豈亦以無預養之恩而獨不考之乎其謂不當考興獻帝者循漢宋之故事也揆之于義亦未盡合今律文有三父八母之稱在異姓猶然矧身為人後而遂伯叔其父母此世俗人之所為也獨不可稱本生父母以別於所後之父母乎或又曰孟子不云乎天之生物便之一木父母其可二乎夫帝王

世廟識餘錄卷之二

天之子也自不當以此論立世廟以安興獻而子孫世世無祧焉亦何不可此未嘉之所以一意迎合而議禮諸公不無過執即孝廟之當考不當考今難言之矣而等興獻帝於定陶濮安之號欲另立崇王之子為之後而一旦廢棄父子之情則人心之所大不安者也大都論事者雖當本之天理充當觀於世變舜禹之父不及而崇匪薄其親也蓋茅茨土階之時禮制自乏明備耳周公以來雖文寢侈焉有子王而父不王于帝而父不帝者乎雖聖人後生不得以時為大者乃禮部集議必持重正統輕本生之說於古雖有稽據然曰考孝廟毋慈壽則不當考父母其所生由旁支紹正統則不當復帝后其所生滋亦甚矣主上冲年純孝天至而左右大臣不能宛轉納約寓將順于匡救而直以危言用罔致觸聖怒已新都退而未嘉進即厮賤小臣如歷城巡檢房清亦何聲附和于是稱宗附廟而縉紳之禍尤不可勝言矣

林貞肅公俊始以工部尚書起用尋改刑部尚書及入朝即上大禮議微見忤言已因刑部一犯官內批改鎮撫司究治故事欽依人犯必先由鎮撫司拷問

根由然後送刑部擬罪無刑部轉發鎮撫司之體後
爭之不得遂累疏乞休不允至是以衰年久病踈辭
懇甚已得 古卿老成舊德供事累朝逮事朕躬忠
勤益著考禮建議裨益良多新政之初方切倚任乃
蚤以疾辭情辭懇切特准致仕調理照前勅加太子
太傅仍賜勅獎諭馳驛以歸差本部司屬官一員護
送有司月給米四石歲撥夫四名應用時加存問病
痊且奏起用是 古為新都所調卽閣臣去國其儔
禮之數何以加諸當是時新都豈不虞六部之偏已
而肯導其君以寵異之如此亦 祖宗朝相沿故事

世廟識餘錄卷之十

四

不忍廢之也未嘉以後漸至陵蔑矣然尚有存羊之
意慶曆以來則幾于臣獨六部方伺候奔走之不暇
小人承誦遂無所不至嘗記頃年一大司馬偶以註
矣誤謝恩後尋詣 朝勞謝閣下即衣錦繡相見首
揆大怒宣言於眾曰卿相之體自是不同奈何以卿
易相自是相左言官阿諛竟劾之去 本朝自罷中
書以來輔臣之銜今可考也大學士五品官耳不可
稱相其實銜亦六部尚書不可稱相所加公孤有官
無職則六卿皆可為之不可稱相乃今卿相之分亦
可謂習而不察矣楊文襄公一清正德間閣臣也嘉

靖初以兵部尚書起用總制三邊而張孚敬桂萼李
本趙貞吉諸公亦嘗分掌部院此雖非常之事亦以
銜位之相應耳不然曾見部院堂有缺而令司屬攝
之者乎大都閣臣居近為天子代言政本所出自是
禮絕百僚已極尊重更不必過為照綴使使倖成風
國體蕩然也俗傳萊市口忽建一張相公廟不知何
神而江陵相公之館遂相沿于人口不惟奴隸稱之
而六卿亦稱之嘉靖以前所絕不聞者亦可嘆也
禮科給事中劉最奏太監崔文以左道蠱惑 聖心糜
費內帑 上怒其不諳事體調最廣德州判官已最

世廟識餘錄卷之十

五

出京仍用傳符以原銜遣牌為東廠太監芮景賢所
偵參其違例 上命逮最下 詔獄獄具最得遣戍
所謂小人之窺伺君子常密如此萬曆初松江袁福
徵為唐 府長史以發偽承奉事司禮監頗惡其計
後逮至京師并究刑部具獄福徵無恙後竟以內批
得開仕而福徵嘗為刑部郎中亦以原銜遣牌南歸
事露時張岳正秉國僅行順天巡按逮治而已福徵
始獲保全大都君子處世無論險夷宜常立千無過
之地嘉靖末年吳文端公山為禮卿以不賀日食為
言官論罷公卽買一民舟行至徐州始易官舫是睦

公已蟒玉第以青衣角帶接客人臣待罪之體無論大小不當如是耶

故事六卿拜命必用疏辭已得 優肯然後蒞任而南京六卿獨無此舉均一尚書都御史也而輕重不倫如此豈非 祖宗之制不知變自何年嘉靖甲申

上用李充濁為南兵部尚書亦有疏辭得 旨卿才識老成譽望素著恭贊重託特茲簡命不允辭則陪卿固未嘗不辭亦未嘗不呼為卿也而後來絕無辭疏即別疏亦呼名矣此或代 言者絕于見聞之誤也或曰南都院當考察時自陳疏止稱卿一次又不知

世廟識餘錄卷之十一

六

所據何典

嘉靖初湛若水為翰林侍讀上疏言臣以經術事 陛下嘗請至屯否二卦屯者陰交而難生君臣欲有為而未遂此則 陛下登極下 詔時然也 否則陰陽隔而不通內外離而不孚 陛下自親今日於此卦何如哉夫屯而不濟必致于否否而不濟則將來有不可勝言者因勸 上親賢臣博求明先王之道者侍文華講習聖學雖意在納忠傾 上登極之初正由興大有為之會何謂始交而難生登極繼二三

年耳 上方優禮大臣雖內批間出而楊毛蔣世公

尚在輔政猶未至於陰陽隔而不通內外離而不孚何遽名為否否非惟憂治危明之過且於經義殊不相蒙也 主上冲年尤不宜進此疑駭無當之論以啓其疎遠儒臣之端其後若水雖洊至大僚終不柄用而累以為學目之未必非此疏為先入也

御史金符巡按山海關為巡撫順天都御史孟春論其行事乖張不諳憲體金符未嘗置辨 詔候回道考察以聞已都察院具奏如孟春言符謫河南鄧州判官此亦創見事後來惟有巡按論巡撫而巡撫唯唯聽命于巡按而已而賦役之事其越俎尤多此世變也

世廟識餘錄卷之十二

七

禮部尚書汪俊既以議禮不合去 上徑取南京兵部侍郎席書補其缺吏部尚書喬宇等即上言書不與廷推特出內降為尚書 祖宗百餘年所未有請收同成命令俊與書各守職如故當時大臣擔負既重氣魄亦大故敢為批鱗之危論如此嘉靖中年以後即有內批吏部亦不敢引喬宇例執奏雖 上威嚴太甚而委任權力自有潛移之者非疇曩六卿比也甲申三月 上已兩勅諭禮部皆制 昭聖為聖母則業考 孝宗矣而稱 興獻帝為本生父 太興國

后爲木生母蓋屈于羣臣之爭而姑爲調停之說及加興獻爲皇考興國太后爲皇太后聖意已愜始召張聰桂萼於南京既而止其來當是時假令二臣喙息而禮臣念獻皇帝止生上一人而身爲天子未有不隆其父而終擯之於舊邸者是則禮之可以義起祭則必先正統而後木生亦何有竝大之嫌然湯廷和尙執爭不已而群臣復附和之安得不激上之怒乎乃張桂復以群臣寧忤天子不敢忤權臣之說雖動朝廷必伯孝宗而專考興獻至云孔子鄙爲人後而引矍相圃之射爲詞夫爲人後者何干于大義而與僨軍之將亡國之大夫等積使孔子常爲人後亦鄙而不屑之乎張桂既云爲人後者爲之子非聖人之言而此獨非漢儒附會之言乎且彼所謂權臣者蓋指廷和也大臣執禮正所謂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也豈內悅其君之心而外竊其戚惠以干奪人者比顧廷和不屈則張桂不伸其亦騎虎之勢不得中下乎二臣既入國是愈淆至今紛紛未知適從也

嘉靖初欽天監監正樂護以帶銜光祿少卿自以五品京堂不屬禮部與祠祭郎中汪必東訐奏隆慶初太

常寺卿陳慶以職掌有禮部典陽禮太常典陰禮之說奏禮部不當割付太常二事極相類樂護雜流目不知書姑置勿論乃慶係正途人素號講學而猶不學無術妄自尊大如此尤爲可笑陽禮陰禮之說此是祖宗朝草創故事既正九卿職掌以來于小九卿各有專屬文移往還誰敢陵越卽如太常光祿太僕欽天監太醫院解到各處錢糧必由部投牒發批太常等衙門不過司其收放而已蓋朝廷體統大小相維自是如此萬曆間禮部奏正納言職掌爲鴻臚所侵當復其舊已得俞旨矣而鴻臚官改出中書門下臚卿賈名儒陰有所恃復強辨抗奏竟旨從內降如舊禮卿不能爭也初矜疑免死克軍死獄者仍勾丁補解嘉靖三年御史簡霄言矜疑者以情輕減死今繫死足抵罪又勾丁補解是罪及子孫法反重刑部覆請得旨如簡霄議今後除反逆緣坐外凡減死未遂克軍未遣而死獄者俱免勾補著爲令典簡霄亦仁人之言哉天文書若觀象玩占之類俱係禁書嘉靖中書肆多抄謄販賣士大夫家往往有之此亦宜忌諱嘗記欽天監正樂護曾以私傳禁書被謫今家有是書者切不

可借人自廢罪矣

陝西三邊之設總制自嘉靖三年始是時 詔推未優
望重者往于是起少傅大學士楊文襄公一清以原
官改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左都御史提督軍務比文
襄公之任過洛陽謁致大學士劉文靖公健文靖語
之曰公亦嘗在內閣乎意薄其行也文襄唯唯而已
因番之餽旋辭而入內曰老夫不能久半吾遺小孫
侍飲一清更為款曲而去前輩之待後輩其率真如
此今老者降氣怡聲尚不能得少年之歡心若見如
文靖所為即不怒於言未有不怒於色者也老下其
世廟識餘錄卷之十

少所漸靡久矣

故事科道官有父兄在九列者例得改除館職俟其積
有年資仍出為外官 武廟實錄成加恩而大學士
費宏擬陞檢討席春按察僉事則以春原係避其兄
禮部尚書席書改除館職者也書憾宏上疏歷稽累
朝陞官無調外者 上以書言特令陞春翰林修撰
宏疏奏辨明自擬不得已陞春副使 御筆俱改為
僉事蓋出 書固也其能容大臣守法如此
改仕者官品服色得與見任同而開仕者惟存冠帶
而已而官品服色俱已削盡所以與致仕異也嘉靖

四年兵部侍郎李昆坐總兵种勋行賄事有 旨降

廣東布政司右叅政仍令開住此疑內批也侍郎開
住已無官品服色矣何必又降為叅政頃年通政司
司政梁子琦被論 上亦令降叅議開住與 世廟
處李昆之事同一時代言之臣以事小不及執奏故
因循至今也

都御史廷舉嘗薦王守仁有文武全才宜暫掌南京
都督府事以其封新拜伯也公侯伯謂之勳臣非武
臣也故文武官有功者皆得封右文臣為都督者則
無之矣廷舉之疏似失之輕舉此其所以覆能
世廟識餘錄卷之十

之有別缺推用之旨

錦衣衛故事廢叙官不得管事營事自孫忠烈公燧之
子堪許忠節公子賜始蓋 上念其先臣臨難死忠
大節表著特從兵部之請以役遂著為例
上嘗以御史王宦貪污褫職為民奪其父母勅命出厝
乙酉巡江御史沈汝梁為南掌院辛自修奏其賊私
狼籍逮 詔獄已法司擬罪亦坐褫職為民而 今
上特改遣戍更嚴于 世廟矣此法祖之一端也
康僖靖紀初起吏部尚書疏陳三事其一正士風言國
家所賴以致治保邦修政立事惟在士風淳則人皆

務實人心濟則人皆務名 祖宗用人材未必如今
日之盛而當其時士習淳朴絕無偽巧勉備職業不
務虛名故吏治民安 國家賴之正德以來士多慕
虛譽而希美官設恬退而為捷徑或因官非要地或
因職業不樂或因事權掣肘或因地方多故輒託養
病致仕其有出位妄言棄官而去者其意皆藉此以
避禍而掩過為他日拔擢計而往往卒遂其所欲以
故人怠於修職巧於取名相效成風士習大壞此語
于今時尤為頂顛一鍼故摘出之 國者亦宜就
事斟酌

世廟識餘錄卷之十二

十二

余事遞陞副使按察使參議遞陞參政布政使 祖宗
舊例也嘉靖初又 特旨申明之而吏部卒用小轉
蓋又任之法難行也今知縣知州以六年為率矣而
方面以上遷轉猶故安能使州縣官中心而安坐也
吏無固志皆澤不下于民以此

成化間官受 廷其者容用綿底衣蓋其下體故杖而
不傷其膚第口撻人於朝而已而不欲死之也自正
德時劉瑾用事始啓去衣之端而受杖者多不免矣
治以前 詔獄諸 官惟反逆妖言強盜好生打着
世廟處殺人打着問其餘常犯送鎮撫司問鎮撫司

奏送法司議罪中間情重者始有來說之 旨部等
覆奏始有降調之 旨今一鞫打問無復低昂矣林
貞肅公俊致仕後曾建白此事自云目擊舊典蓋必
有據 世廟不能行第下其章於所司而已

蒼梧吳廷舉平生躁動喜名其以巡撫都御史陞南京
工部尚書既不拜命又稱疾乞休似有厭薄陪卿之
意 上既慰留之矣已而再疏中引白居易詩月俸
百千官二品朝廷顧我作閒人張洄詩華得太平無
事日江南閒煞老尚書句皆嘲謔語而又疏中敢用
嗚呼字 上怒以廷舉怨望侮慢無人臣禮第勒令

世廟識餘錄卷之十三

十三

致仕 聖恩可謂寬假矣若嘉靖中年以後禍不知
所終也

嘉靖初刑部署郎中任惟賢陞太僕寺丞此是正轉
蓋寺丞亦京堂也後間以鄉社人為之則寺丞反陞
各部員外矣惟南京太僕寺丞顏遠適官故轉遷亦
異于此一官而兩處吾不知于銓法有礙否也又嘉
靖中以光祿寺丞傳大夏改吏部主事以尚寶司丞
陳于陞陞吏部員外益復加異

人主冲年鮮不溺情于宦寺者以狎于近習也即如
世廟剛武英察本於性生乃踐祚之初若太監張忠

聰吳動等以蘇杭織造誣奏布政使馬卿知府查申
道知縣郭波蕭敬鼎俱逮下 詔獄撫按官爭之十
三道御史爭之卒不得免司禮監營傳旨以鴻臚寺
右寺丞敘索調光祿寺丞吏科執奏不得行諸如
此類尚沿 武廟故套後春秋鼎盛始奮乾剛內監
更不得奸政 今上十歲登極而官府一體絕不關
關中奸犯法者即 天子神聖而當時輔導之臣
所以維持于內外者亦既苦心矣其功安可誣也
正德中錢寧川事英公張嵩嘗以在田投獻比寧敗
產沒官嵩罵言為寧所壅請還之嘉靖中嚴嵩用事

世廟識餘錄卷之上

十四

英國公張溶嘗以事賂萬子世蕃三千金比壽敗仍
從世蕃處索歸原賂此二事乃其父子沿襲舊法何
其相類如此後溶物故請卹當事者以溶班首官重
得謚禮卿孰不與當事者詰之曰豈以其嘗徇嚴氏
賊乎禮卿曰非止此也今成國公朱應禎襲爵亦索
賂三千且溶與鍾遠侯顧震同時物故震一生苦節
而卹諡若與溶同何謂旌輝執政以為然遂罷溶諡

世廟識餘錄卷之二終

世廟識餘錄卷之三

資政大夫太子少保禮部尚書臣徐學謨謹輯
給事中陳洸廣東人也雖附和議禮而其中空疎實無
所據至謂 上生于 孝宗歿後三年即位于 武
宗歿後二月無從授受故不必以正統為重是以
上乘虛而取天下非受命正始之君矣其妄誕不經
蓋小人之尤無賴者業陞湖廣僉事故延捱不肯赴
任而以舊銜上疏專媚張璉而排斥吏部尚書喬宇
之專擅 上皆用其言愈無忌憚乃復奏近日便議
之臣大 欺罔甚至跪門叫哭致傷 國體雖經罪

世廟識餘錄卷之三

遣未盡其黨欲誅竄大學士賈宏尚書金獻民趙鑑
侍郎吳一鵬朱希周汪偉等其險譎狠毒已無人理
幸 上置之不省而洸後以他事回籍又凌虐鄉人
為怨家奏其諸不法事 上遣刑部郎中葉應聰錦
衣衛千戶李經會廣東巡按御史熊蘭鞠問之獄具
洸當大辟其妻與子俱坐法殊快人心 上以洸嘗
附議僅削籍為民妻鄭氏以奸免離異子 免死戌
邊諸附議者多驟蒙顯擢而洸惡狀最著非惟不得
償其所願而受禍更重所謂小人落得做小人也功
名不信有命哉

大禮集議書成 上意既定乃陞賞諸與議者而不及
內閣大學士費宏等已難安其位矣亟求退可也
而當其時惟有石璫乞休一疏而已于是翰林學士
張璠上言謂今日有君無臣有治法無治人而因循
致仕大學士謝遷可用時年八十矣而學士桂萼亦
言天變未消民勞未息由所與圖治者非其人也大
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乃依附投托乞憐不去豈不
可則止者耶二臣蓋陰懷冒進而顯逐內閣亦自以
年資未及姑借遷以為名耳雖曰不要若吾不信也
故給事中陳洸之獄起鄉里原與 朝議無干其後平

世廟集錄卷之三

二

反則法司事也亦何預于翰林職掌而學士桂萼以
洸議禮之常務在獲其短至與刑部尚書趙鑑爭論
攘臂相加其瀆法蔑理豈復知有 朝廷紀綱耶則
他時議禮之心亦不過私利其身耳原不為 上計
也

嘉靖丙戌考察外官科道七拾遺疏內論尋甸知府汪
登宜以不謹例罷斥吏部覆言汪登以母老久不赴
官宜降級示罰 上特批降汪登三級改京職以便
祿養真異數也蓋為其以母故彼論云是歲吾鄉魏
恭簡校為廣東提學副使亦以不及論而吏部謂其

學行優長得不調移故以道學名世而卒不免于小
人之口吻以獨立見憎也察典可盡信哉

上嘗遣內臣之貴溪為大真人張彥頤脩造府第工部
尚書趙璜等言江西兵荒之後民困未甦修造之事
宜先下撫按及兩司勘覆估計然後興工所遣內臣
乞暫停罷 詔如前 青頃萬曆辛巳今 上於真
人府亦有是舉而科道官交章論諫始以事出 兩
官 聖母意不允久之竟從內批召還所遣內臣真
有光於法 祖矣是時江陵柄國禮部亦欲上疏江
陵曰此事可止予先止之矣其後內批猝出竟莫曉

世廟集錄卷之三

五

其故

議禮諸臣既被寵幸自宜安心辦職以謝人言即衆心
未附猶曰所見之偏也奈何恃其得君各驕恣無忌
甚至侵奪職掌播弄朝綱不復知有國是賴 上心
知其非而凡事曲為調停故老成不盡播棄耳時楊
一清自三邊總督 召還內閣而吏書廖紀以為總
督非一清不可科道亦以為言非阻一清之進實為
邊方得人計也事與禮部本不干涉乃席書謂紀內
則柔順於相臣外則牽制於科道不當含糊展轉曲
為兩請之詞其意實欲進一清而退費宏也蓋張桂

王之矣紀述讓位于書上疏求罷 上雖優詔留紀而仍用書言 召還一清科道張挺周在等交章劾書搆結是非陰行箝制無大臣體不聽又書巡撫湖廣時劾長沙知府宋卿貪酷改入部民李鑑罪上遣大臣往按之還言卿所犯俱無實而鑑父子流劫村落以拒捕殺巡檢馮琳當斬罪不可原 上逮鑑來京問席書乃為鑑奏曰臣以議禮忤在朝諸臣故湖廣問刑官以臣所劾宋卿之罪悉為文釋故歸罪李鑑為出宋卿地乞 勅法司會官覆勘以伸笄抑上下其疏於法司會監察御史蘇恩大理評事杜

鸞當訊其事乃各論奏言鑑之罪至於殺官兵劫人財燒人房屋可謂極矣昔衆證而獄成今親審詞而服乃知原問官實定擬非有私也席書以宋卿之故輒為奏辨且以誣證為言夫大體之議發于 聖孝而書以一言當意動輒以此以快 陛下以壓群僚壞亂政體甚矣唯 陛下深思之臣以李鑑明正刑刑于是刑部覆奏請下湖廣撫按再勘 上曰鑑事席書既代為伸理必有冤抑不必再勘死發戍遼東蓋不勝書之橫而第為之解嘲也尋給事中管律言今之言事者每假借議禮為詞或乞休或告病

或認罪或為人辨罪于議禮本不相涉而務欲援引牽附此其故何哉蓋欲中傷乎人然非此無以激陛下之怒欲固寵于已非此無以得 陛下之歡乞嚴加戒諭自今凡諸司言事者宜據事直陳毋得假借飾詐以累 聖德 上曰律所言良是今大體既定內外群臣正當據誠供職以贊成嘉靖之治自今言事者慎勿徇私假借議禮希恩報讎都察院其行兩京各衙門咸使知之顧其後諸臣之悻悻如故禍亦滋焉矣

朝廷論爵文武班次各有定序決不以私意軒輊丙戌

設試後賜恩榮宴於禮部 上命郭勛主席其席自當居中而禮部故列之左右已為失禮及勛奏辨既得 旨矣比勛就宴席如故何其違君抗命也是歲中府舉會武宴大學士費宏奉命主席而兵書李鈇故列勛席下尚書下勛復奏之鈇以恩榮宴禮部為主會武宴中府為主勛席宜誦尚書下不知兩宴俱為公會豈宜以賓主言即恩榮宴禮部固未嘗為主而誦於諸部之下也鈇可謂不學無術矣宜 上卒從勛請也萬曆癸未舉恩榮宴按舊圖翰林講讀席在光祿卿上不知始於何年蓋禮部俱起自翰林故

備護之耳時禮書以釐正之而翰林記公授學士先
僉都例言禮書曰 祖宗時學士當永吉故班先四
品止一人耳未聞他翰林官六品者必先五品官七
品者必先六品也若每品相加今兩禮侍俱兼翰林
而禮書無之亦當以三品加二品乎曰學士班先止
四品而講讀六品顧得先三品可也諸公語頗塞已
貼安圖乃以光祿卿列左班第一而諸小京堂次之
講讀官列右班第一而諸編檢次之其說遂定而大
學士余有丁者自是每切齒于禮部也

張汝濟曰近日尚寶司司丞執舊規與翰林編脩

世廟諱餘錄卷之三

五

檢討畢班次先後該部竟議先編檢而言者且藉

他事得罪尤為可異

刑部尚書趙鑑致仕已賜馳驛燕月給歲撥矣 上復

製古詩一首以寵其行舉朝咸歎羨之以為奇遇然

自是之後絕響矣

桂萼張璠已為詹事府詹事而大學士費宏得抑之損

不得為 經筵講官不得與脩獻考實錄不得為兩

京考試官比選庶吉士又不得與教書心恨宏不已

則起禮部郎中陳九川之獄謂九川嘗盜貢玉璽宏

製帶而嗾通事胡士紳為之應大既陷九川謫戍而

遂宏必去此何異於鄉里訟師所為踰時奪牛大壞
國體莫此為甚乃宏濡遲隱忍不能決去而顧以
皇考實錄未成為詞則未免有患得患失之心宜其
見侮於新進也

少詹事霍誥上書極言內外官遷轉不當苟徇資格上
自內閣卿佐翰林下而部屬科道皆必出而補外外
自監司守令及教官舉人歲貢出身者皆必擢而補
內一以 太祖時為法 上下廷臣集議吏部尚書
廖紀等力陳其不可行狀 上以稍議禮故不直斥
其謬第令自今內外官出入遷轉所司隨時斟酌以

世廟諱餘錄卷之三

六

聞然自是心知難不可大用矣故他日推吏部令勿
及諱恐其到部壞事真 聖明哉

李福達者山西太原府崞縣人也初以妖賊王良李鉞

謀反事連坐發戍山州衛逃還改名李伍為清 御

史勾調山海衛復逃至陝西洛川縣妄稱彌勒佛教

誘惑愚眾惠慶邵進祿輩俱往從之福達以是致富

進祿等言我有天分宜掌教天下今暫還家候我遂

將家還山西已事覺官捕之急遂聚眾為亂偽受官

爵殺傷吏民官兵捕使仲祿共稱李伍首謀福達聞

事發復逃入五臺縣易姓名張寅往來山西徐溝縣

同戈鎮已又挾重資來京竄入匠籍入資爲山西太原衛指揮使其子大仁大義俱補匠役詭托燒丹和藥往來武定侯郭勛家甚密久之形迹頗露迺同同戈鎮其離薛良首發之福達懼復亡入京官捕其子大義大禮按治之福達窘乃出身對簿而賄乞郭勛書抵巡按御史馬祿爲之囑免祿不從竟擬福達謀反及妻子緣坐此大獄之始也

給事中陳皋謨言人臣事君如父子無過孝臣無過忠豈有子偶一事悅親足徵終身之愛臣一言順旨遂爲不世之功恭惟恭穆獻皇帝追崇之禮乃世廟諡餘錄卷之三

出 陛下天惶至情席書章不過一言贊成之耳顧遂貪爲己功動以自負互相黨援擠排宰執變更法制喜怒恣其心威福柄其手若李鑑父子拒敵官兵法官論死已經會驗書乃曲爲申救至謂衆以議禮憾臣故因陷鑑于死夫議禮乃朝廷之公合與不合何至深讎縱吏讎書鑑非書之子弟親族交游也何乃於鑑耳心耶至於郭勛之訴尤所不通勛遺書御史馬祿爲罪人張寅請託錄奏之乃亦以議禮激衆怒爲言豈庸臣博士之所未深究而武夫悍將反優爲之此在席書尤不宜自言而勛又竊其緒餘以欺

天罔 上罪不容誅如問官當寅以法勸又如書代訴不至於濫恩廢法不矣已以朝廷純孝之盛舉遂爲權邪營私之窟穴豈不異哉乞亟罷書勛李鑑仍從原坐庶按張寅請托事使人心曉然知權邪之不足恃而公法之不可廢然後逆節消倖門寒矣云云按當大禮議定之後諸臣悻悻自負橫肆已甚朝

著聞不可無此疏以折其心誠黨論也故全錄之世廟再成大學士費宏等議以獻 皇帝生長太平初不以武功爲尚其三獻皆用文德之舞 上是其言以不川武功之舞所以尊讓太廟也遂去武舞生及世廟諡餘錄卷之三

引舞六十六人 聖見已卓矣嗣太常請添武舞又會禮部張聰議謂樂舞以修教爲降殺不聞以文武爲偏全其說猶爲近理若曰必以武功定天下者得燕武舞則禹以揖讓得天下者而大禹誤曰舞于羽於兩階此可見古之天子皆燕用矣夫既嘗爲天子豈有不燕文武者哉即有苗之格不可不謂之武功也乃以禹之揖讓方之 獻皇帝之推崇則強詞矣已 上卒從聰議 獻皇帝神主既奉 安世廟章聖欲脩謁見之儀禮部執奏以 高皇帝準古有廟見之禮爲 大婚 冊后制耳自末樂以後於

奉先殿行禮不復詣廟而張聰等謂妻從夫之義當然禮充創見不當以祖宗家法爲言雖意在阿古顧奉先殿列聖之俎豆在焉謁奉先殿卽謁太廟也而世廟爲專享獻皇帝之所章聖不躬爲一見於心安乎心之不安禮之所由起也聰不必繫引周禮強人主以後世必不可行之事而第以天理人情立論則得之矣

丙戌之歲天變異常有古史之所未見者冰雹大如人頭人風捲擊廟宇民舍百數十處了無踪跡婦人生子有六目四面有角手足各一節獨爪聲牛犢之

世廟識餘錄卷之五

九

產有一臂二手腹內心肺各二者虎具人手足倏忽出沒如城市入民家猛惡噬人雞生雛前後四足物怪人妖莫此爲甚然終無應驗唯張桂與大學士費宏曰關於朝紊亂綱紀致成六逆之漸上亦無可奈何乖氣致異或其所從來也善乎御史張祿之言曰費宏以子懋良犯罪繫獄內不自安兩踵乞休而陛下慰留之及侍郎張璠等累劾其不職而陛下又以其疏下之所司溺三臣之愛待兩可之心使宏去志不決昧遠嫌避位之心璠等忤心未已愈肆下陟投石之計且宏位列公孤職兼師保其進退係

天下觀望日者夷人告王已起中外之疑今復懲累繫獄重貽家門之玷雖聖情忠厚勉番而宏獨能隱忍就列乎璠等荷蒙知遇不次拔擢自宜勉修職業以圖報稱顧乃恃寵無忌出位多言動事攻訐之私殊失安靜之體況大臣有協恭之義卿佐非糾劾之官縱使懋良之事未發尚非其所宜言何況事已下獄情罪輕重宜俟宸斷而璠等乃乘機傾陷謂之何哉卽今水旱災仍變異迭出正大小臣工修省之時宏與璠等爲國大臣顧相警毀若此欲其回天意以弭災變不亦難乎伏願崇廉耻之節去朋比

世廟識餘錄卷之五

十

之私將宏與璠等並賜罷斥上覽疏第領之而已於是吏科都給事中解一貫等復言費宏立朝行事律以古大臣之義因不能無議但其自入仕至今四十年餘未聞有大過雖其子一時有犯顧于宏大節無損陛下於其累疏乞休每不之許此聖君優禮大臣之道也至於張璠桂尊之爲人平生奸險無一可錄特以議禮一事偶合聖心自超擢以來憑恃寵靈凌轢朝紳與費宏積怨已久欲奪其位而居之其屢所攻訐非真爲國家也不過假此以報私怨耳陛下於其屢疏俱付所司而於其終乃曰爾

世廟識餘卷之三

十一

等宜各修乃職。朕至治詳味。皇言二臣肺腑畢露。所以陰折其奸謀者。辭不迫切而意已獨至矣。夫二三言者不體。朝廷至意。或專攻宏。或蕪論璵。璵或對舉宏與璵。蓋不知能去宏而不能去璵。璵也去宏之易而去璵之難也。何也。君子難進易退也。而小人則不然。宏恤人言。頗廉耻。猶可望以君子若璵。璵則小人之尤。無忌憚。臣恐璵之計得行。宏將因此動搖。奸邪之氣。煽愈。憎善類之中傷。無已。天下之事。有大不可為者。伏望。皇上諭宏盡忠。輔導務以古大臣自期待。重戒璵。各勉脩職業。勿事攻訐。以負國家委用。則邪謀不得逞。而協恭和衷之治。庶幾可成矣。其詞尤嚴正。稍軒宏而重璵。璵亦是公論。上下所司知之已。璵退而璵進。果如一貫所料。

祖宗時凡內外官願告致仕者。率加一京銜以獎其恬退。嘉靖五年。觀事畢。四川左布政林茂達疏乞休致。詔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致仕。蓋前此所加多卿寺官。茂達獨膺殊典。後來更不可得矣。

大學士楊一清條陳脩省疏內一。隸言年來文武二途軒輊太甚。二司與總兵抗禮。縣郡與總備平交。不才

世廟識餘卷之三

十二

將官專事卑諂。以軍克禍。一或不至。則文吏以法繩之。或以寸喙不明。而羅織驍勇之將。或搜遠年舊事而摧傷統馭之才。木兵一不之察。則老成慣戰者置散投閒。而新進未識者超登將領。他日邊事之壞。未必不由于此。文襄數歷中外已久。故能為此言。切中今日。士大夫凌壓武弁之弊。某兵備襄陽。有府佐不願與衛指揮全班參謁。上司者。宛寸為之言。某曰。天道有哈。有陽朝廷有文有武。安得以此凌彼。祖宗設府衛官。俱進文班。一階蓋循漢唐故事。政恐承平後。文臣恃勢束濕之耳。今掌印指揮讓知府已非典制。而佐貳又欲壓眾指揮。則王府何以割付六部。三司之序。何以先都而後布按也。守語塞遂參謁如初。禮近年四川撫按劾總兵。提問者甚語。執政曰。都督官罪狀未明。便可以提問乎。則他時劾巡撫者。亦當提問乎。是彼。肯得聽勘。填補建總兵。以按院論之。即提問矣。而知縣七品官。即知府可以提問之。乃其被劾。而得聽勘。文武軒輊。一至于此。主持世道者。亦嘗聞文襄之論否也。

上萬機之暇。喜為詩。文大學士楊一清以所擬元宵詩呈覽。內有愛看冰輪清似鏡之句。上以為類中秋。

詩改云愛看金蓮明似月一清疏謝以為曲盡情景
不問可知為元宵作矣 聖賢超悟殆非臣下所及
又 上嘗與內閣諸臣賡唱張桂以為雕蟲小伎不
足勞 聖慮蓋忌費宏等知遇耳 上謂內閣原備
顧問正宜討論講習何得廢事

教授王价光祿寺錄事錢子薰先以考察閒住至是以
嘗議禮 上欲復其官給事中解一貫等以壞 祖
宗百年之制啓小人倖倖之門价與子薰決不可復
用恐將來人相援比臣等無所據守 上從一貫議
僅令致仕頃南京兵部主事趙世卿條陳疏中語傷

世廟議餘錄卷之三

十三

執政已推為楚府長史而南部院復以考察去之後
執政敗 上復其官自禮部郎轉陟京堂而言官遂
引世卿例各舉其所知吏部執奏不允亦治朝事也
舊制 經筵講官及執事官失儀許令出班請罪得面
有至是鴻臚寺卿黃紳等奏言經筵乃 聖天子講
學親賢之地非視朝聽政比一切差誤宜令侍儀科
道等官退而其奏上請免其面奏從之 經筵官失
儀不面奏自嘉靖六年始

詔各王府長史密聖紀善等官聽撫按官考察此嘉靖
六年令前此無有也自是長史始誦意事郡守蓋撫

按委之出考語也

禮部尚書席書以疾引退 勅加武英殿大學士致仕
特賜第京師調治給俸如故命下尋卒 上自製祭
文有曰學得直傳德惟一致忠誠端慎簡在朕心欲
共圖政化之淳而遽奪忠良之速後雖同事之臣日
或接見獨於謀議之善不可復聞其傷悼之如此書
歷官在外甚久後以議禮見用則桂萼薦之也然晚
年自以得君恃寵常出位妄言累與費宏計奏無大
臣體蓋亦死期將至而火燔其廬耳其平生保登之
績若在雲南勦除露益土舍白之亂在福建聞宸

世廟議餘錄卷之三

十四

濂反募兵赴援為南兵侍奉 勅賑濟淮揚飢民所
在著聲蓋可稱能臣也

世廟餘錄卷之三終



世廟識餘錄卷之四

資政大夫太子少保禮部尚書臣徐學謨謹

錦衣衛百戶王邦奇初以傳陞千戶遇詔削級邦奇

以詔出大學士楊廷和手深怨望之及奏復舊職

又為兵書彭澤所抑故又怨澤乃上疏陳邊事言今

哈密失國番夷內侵由澤總督中肅特賂番求和邀

功起釁及廷和草詔論殺寫亦虎仙所致軍誅此兩

人更選大臣與復哈密則邊事尚可為疏下兵部勘

狀未具邦奇復上言大學士費宏石瑾俱楊廷和奸

黨得奏欲為彌縫嘗夜過楊一清問計議論不合而

世廟識餘錄卷之四

出而廷和之子兵部主事傅藏匿舊贖令前後奏詞

皆不得驗其義男侍讀葉桂章婿修撰余承勛及彭

澤第彭冲等又為交通誦託時桂章初封唐府未還

上命下惇等獄合廷臣會鞠之桂章等械繫來京

給事中楊言奏曰臣聞廉遠地則堂高宏瑾乃天子

師保之臣而百官之表也邦奇心懷怨望又饒奸言

詬辱大臣惑亂聖聰若窮治不已株連益多臣竊

為國家之大體惜也廷和當權奸專橫之日保全神

器歸于陛下持危定難有正始之功焉即所擬

詔條或矯枉過直然事專為國心本無他今去國未

幾禍延子婿臣恐自今全軀保身之臣皆以廷和為

口實誰復為國家任事者哉宜斥讒言以全國體

上怒命逮言與惇等併問至是鎮遠侯顧江隆等獲

邦奇所奏皆虛妄無事實惟欲假陳言以希進用耳

上謂仕隆等徇情回護切責之以楊惇隱匿卷宗

褫職為民楊言輕率妄言調外任永勛詐病曠職冠

帶間住而楊氏一門之禍烈矣邦奇第以陳言希用

降總旗于是費宏石瑾各具疏求去已得旨俱令

致仕宏猶馳驛以歸不降勅獎勵不差官謫送無月

給歲撥凡首輔恩禮悉從其薄而瑤併馳驛亦不可

世廟識餘錄卷之四

得前軍士夫傅瑤出京時惟用車輛一載妻子暨行

李以行其清介絕俗如此故瑤亦自鳴于上前第

日一節之士也後南科給事彭中汝賈等亦上言申

楊氏之冤暴邦奇之罪欲追究主使之入蓋有所指

不敢明言之耳上卒不聽於乎當夫小人交搆國

是傾埋假令言官乏楊言鳳鳴之諍大臣無費石烏

悲之感大禍終不解矣嘉靖初年朝廷有人哉

大學士費宏石瑾既去位上命吏部會推學行老成

素有譽望者以補閣缺初推尚書吳一鵬羅欽順朱

希周侍郎劉龍四人命再推始以侍郎程鑒顧濟詹

事董圯名而 上特 詔用蓋蓋為講官久 上

注意用之也其恩之不測類如此

王邦奇以誣陷大學士楊廷和暨其子婿得罪及費石

供去位而京師告密之門遂啓 永淳公主將授

冊選婚禮部罷軍民子弟以名聞未清右衛軍餘陳

寧男陳釗名在第三 上親定以為駙馬都尉禮部

業草儀擇吉行矣忽聽選官余德敷奏釗父木勇士

家世惡疾毋再醮庶妾不可以尚上章下禮部郎中

李浙竟奏德敷妄言請退治之德敷亦奏浙黨惡人

輕國典請併逮浙 上諭禮部釗斥別選故京師人

世廟識餘卷之四

三

口誣有十可嘆之說選了女婿又不要此其一也夫

小人猖狂無忌蠱惑 主聽固為可罪而禮部亦見

周章堂官不及爭而郎中爭之亦紊體統又不行該

城查驗而徑參德敷真偽未的何以服究人之心也

吏部郎中彭澤以考察學豫調外兵部侍郎張璠為之

訟言謂臣議禮所著或問澤大加稱賞人以是目為

浮躁 上特 詔留澤已澤自上疏辭因自白曰即

使臣以議禮當 心亦不容借此為叙復之資况

實無片語上達廷筆殆整人所共觀欺天行詐安敢

為也不聽給事中楊秉義等御史儲梁材等復執奏

澤不當用且言璠市恩封國是 上怒其任率俱奪

俸二月夫澤木小人而其所言則近正然心已德璠

自是為璠用而傾軋妄言之謀伏于此矣

御史陳察推陞南京太僕寺少卿具疏辭因薦原任給

事中劉世揚等亟宜召用察意欲薦人故辭已陞任

中 上以察久居言路職在激揚既有所見自宜任

陳今陞用不即拜命乃泛舉多人以市恩要譽姑從

寬降雜職遠方用吏部降察廣東海陽縣學教諭察

平生固好修然喜為矯枉之事乃以之抗 朝命非

直道也而 世廟數語已藥其膏肓矣

世廟識餘錄卷之四

四

瑞州府知府宋以方湖廣黔陽人初在瑞州知宸濠有

反狀陰繕城塹集民兵以備之濠使至不為禮所徵

索皆不應濠以他事逮繫南昌獄濠及自長江而下

械以方直舟中至黃石磯江西人鄉語以黃為王以

石為失濠聞王失機三字為不詳遂出以方斬之祭

江比濠就擒衆不知以方所在疑為脫械逃去故嘉

靖初議卹不及之至六年有與濠駕舟者親見以方

之死為人言之而巡撫都御史陳洪謨上其事 肅

贈光祿寺卿廕一子為國子生三十七年具尚書山

在禮部 血瑞州 凡得其死為詳又為請 諭祭一

壇今國史書以方置濠舟中罵濠不屈赴水死願失事實或以意裝點之耳

上一日論大學士楊一清曰朕閱書武成篇有引用歐陽修之語豈得謂修於六經無羽翼聖門無功乎欲舉而從祀孔子廟庭蓋為漢議之有當于聖心也一清言歐陽修之在宋以通經學古為高以濟時行道為賢以犯顏納諫為忠蘇軾稱其論大道似韓愈論事似陸贄叙事似司馬遷誠有不可誣至知貢舉一變文體闢異端則有本論一篇是亦有功於聖門至於漢議諸篇得先王禮經遺意發明倫理委曲詳盡

世廟議餘錄卷之四

五

但孔廟從祀取其著書立言輔翼六經之功其餘文章勲業皆非所論也洙泗及門之徒親授聖教故雖事無可考者亦不敢遺漢唐專門之師傳授聖經故雖學行有疵者亦不形畧朱熹語孟集註所取如尹焞游酢謝良佐范祖禹胡寅各有註釋者皆不得與至如熹之師李延平同時豫章羅氏皆號真儒亦不得與修之論說見於武成蓋僅有者耳其從祀一節未敢輕議一清語悉而產婉得格君心之體 上始已之後脩竟得從祀近日在廷議王守仁從祀禮官當先疏辨守仁知行合一之說與孔子博文約禮之

始有合與否政良知之說與孔子多聞多見之指有合與否俟議定而後請可也然竟含糊聚訟而輔臣謂 上謂守仁朱熹之學互相發明當自有卓見而云然其後不待禮部覆疏而自奏守仁從祀朝士頗疑其有所為或未必然至併祀陳獻章胡居仁二人品格雖高然空寂之談何裨羽翼其遺言不多易于考証又不知何所據也大都國家二百餘年以來實未見一真儒能羽翼孔子者 國初諸儒則撤却孔子而專一崇信紫陽嘉隆以來專一崇信陽明而陰闡孔子其鍾禍不小豈直理學之晦已言哉

世廟議餘錄卷之四

本

科道之相糾劾蓋嘉靖六年考察拾遺之後禮部侍郎桂萼建言也等惡故大學士楊廷和議禮不合因謂其廣樹私黨遺奸未去欲乘此掃除之而謬引 憲廟初年故事吏部執奏以為成化中以廷臣會舉科道超陞巡撫有劾奏所舉不勝任者 憲宗乃命互相糾劾一時外補者七人非考察拾遺列也 上終以萼言為是詰吏部黨護令科道互相糾劾以聞而御史劉隅等言 陛下必欲臣等扶同批抵是開攻訐之門滋報復之計非盛世所宜有 上乃命禮部都察院重考內閣御史儲良材良材復上疏自辨以

已索負忠謹爲楊廷和所疾今降補在外恐諸奸餘黨布在四方臣迹遠勢危朝夕不能自保願乞骸骨而尋愬良材任怨遭誣去非其罪上從尋言復良材原職嗟乎太史公有言怨毒之於人大矣哉辱與廷和不過議禮不合耳何有私恨乃引繩批根復良材于調任起王瓊于謫戍知有私而不知有國體其心何心也

駙馬都尉謝詔既尚未淳長公主禮部尚書具一鵬疏請駙馬從師謙學上善其言諭閣臣曰前日禮部言駙馬要十日一赴部考其所讀書寫字欲講解以

世廟識餘錄卷之四

七

開心志深爲有益但大臣戚里一赴部考恐未爲可朕聞我太祖時凡幼小功臣之子每與官師各一人令其授書教禮當以此爲法今公主乃皇考之親女爲朕親妹駙馬謝詔作國家親臣可使之不讀書知禮乎朕欲選一儒臣與詔爲師待其成婚後二十日令其師教習經書每三日授大學一篇凡三十日溫習一次三日寫倣一張蓋寫字乃正心之功就令解講明白還寫勅一道令謝詔體朕是心恭承指問務使其知忠孝仁義禮儀事物之類未知爲可與否大學士楊一清等傳旨諭禮部奉行乃陞國子

監助教金克存爲禮部儀制司主事授詔經書仍聽提調稽考論績叙遷駙馬之立官教之自嘉靖六年始今禮部左侍郎爲提調官然講讀稽考不過虛應故事而已

東閣在六館之下祖宗時初不設官後來以翰林學士年深者居之專管文官誥勅事在正統年間已久不設弘治七年復設如石璫賈誼皆以吏部尚書兼學士具一鵬溫仁和皆以禮部侍郎兼學士管誥勅若猶以爲入閣地者大學士張璁謂此官實內閣私門况誥勅彼無一字之勞徒建虛名以希倖進宜

世廟識餘錄卷之四

八

章之便上從之故嘉靖六年以後文官誥勅俱屬之史官閣臣看正而已初上欲遷顯陵於天壽山蓋出監生何淵之議在廷諸臣俱以爲不可遂已之至是故御史虞守隨以考察落職家居乃撰述皇陵正議數千言以進上以爲陵寢重事守隨前爲言官不開獻議而以考察罷去乃妄議惑人下御史問而以問大學士張璁亦執以爲不當遷上嘉納之上雖天性純孝凡語及尊崇親皇者多蒙顯錄若虞虞守隨亦自有卓見不可欺也楊州同知豐坊亦曾獻附廟之說而官

竟拓落光祿寺廚役王福清亦請迎 獻皇帝梓宮
葬 祖陵下錦衣衛考訊人之功名豈專由逢迎得
哉

欽天監官生之有考校自天文生金鍾之奏始太醫院
官生之有考校自禮部尚書桂萼之建議如甘嘉靖
六年詔

先是徐溝縣民薛良計告張寅係妖賊李福達變易姓
名山西撫按江湖馬錄等均奏其事按以謀反重罪
妻子緣坐獄成都察院按覆得 旨如擬時武定侯
郭勛遺書馬錄為訟其冤錄併劾勛 上初不問以
世廟識餘卷之四

言者競至謂助黨逆 上疑之因逮繫各犯來京集
三法司會審時告人薛良及證者李景全等三十餘
人面指張寅為李福達寅語塞刑部尚書顏願壽等
具獄如江湖馬錄言比 上命會官廷鞫願壽等復
執奏如薛良口詞 上怒願壽等偏情回護非卹刑
之意欲俟齋祀畢親鞫之大學士楊一清言治獄非
天子事 上乃已仍下廷臣會訊願壽乃改擬張寅
造妖言者律斬其子大義等連坐 上曰死刑豈宜
輕有出入各官所問前後情詞互異會問又多偏袒
回護謀及重罪乃幸意加人今改擬妖言亦又不見

妖書但朋謀誣捏泛言奏飾且姑不究令戴罪辦事
行取原問勘官李珪江湖等面加質証馬祿差官械
繫來京問潮等至乃歸罪於薛良言良原與張寅有
隙將李五妄作李福達李福達妄作張寅並無聚眾
謀反惑眾稱亂等情各勘官因石文舉妄認張寅故
問擬死罪疏中不及馬祿 上益怒三法司展轉文
調但以一良常罪指願壽劉玉王啓劉文莊湯沐
顧必汪潤并聶賢徐文華及江湖等同各犯俱下三
法司署印官用刑推究又原問官具言馬祿主張所
主何意又祿言私囑書帛尚多亦要退出查奏時
世廟識餘卷之四

上以諸臣不稱任使命吏部侍郎桂萼等分署三法
司事諭令體朕愛人之心究明奸搆大獄等奉命
披抉詞旨究極根因遂搜馬祿篋中有大學士賈誼
御史張英部御史張仲賢大理寺丞汪淵工部侍郎
以借私書誅以檢次知縣尹綸指揮王寵為托英等
頗涉張寅事詞連孟春及郭勛囑張寅書上之 上
責誅對狀誅誼引罪得致仕去而逮問仲賢等助事
已前決置不問等因言給事中常泰劉琦員外郎
劉仕三人聲勢相倚挾私彈射使馬祿殺人給事
中王科鄭一鵬泰祐沈漢鄭輅詳事杜鸞南道御史

姚鳴鳳潘莊戚雄等亦各扶同妄奏助成奸惡致蒙
俞允幾張寅滅族而給事中張達御史高世魁方幸
張寅之就死得誣郭勛之謀逆率眾聯名同聲駕禍
止宜罪其首以警其餘耶中司馬相妄引事例故意
增減誣上行私莫此為甚近來科道諸臣締黨求勝
內則奴隸公卿外則草芥司屬請大奮乾綱以彰
國法不然協從大臣皆繫獄而朋謀人猶得趨跡于
朝何以威天下服人心上以爲然乃詔逮郭等通鞠
之命南京刑部繫潘莊戚雄於獄復奉 旨昨日會
審乃有卿汪玄錫少卿余才混授懷恨一併迷問來
世廟識餘錄卷之四

中常泰則琦員外郎劉仕同爲謗詞以惑 朝
聽臣等查得成化十八年山西黃冊內有李福達名
氏彼時方七歲至弘治二年王良李鉞謀反時方十
七歲豈有謀反充軍山丹衛之說也計今嘉靖六年
李福達年五十二今張寅年六十七髮就種種矣何
得以張寅即李福達也蓋因陝西反賊卷內有李伏
荅李五名氏遂妄指張寅爲伏荅李伏荅即李福達
也又云即李五劉琦又以李五改作李午推厥所由
起于馬祿陷害郭勛成于常泰劉琦劉仕黨馬祿而
所在諸司俱聽其主持遂成大獄幸 聖明獨斷于
上多官公審于 朝始冤抑得伸人皆輸服其原告
誣及中外問官偏扯失實者請坐如律得 旨各犯
朋謀害人釀成大獄原告薛良依誣告罪絞韓良相
石文舉等誣執人死罪原同官布政李彰按察使李
王僉事章綸都指揮馬亨并大理寺少卿徐文華阿
附巡按殺人媚人俱發成極邊遇赦不宥給事中劉
琦御史程啓充盧瑋挾私彈劾亦發邊衛給事中王
利泰祐沈漢程輅扶同妄奏并左都御史聶賢俱爲
民刑部尚書顏頤壽王郎劉王王啓都御史汪潮劉
文莊大理寺卿湯沐少卿顧似汪淵畏避言官推勘

不實太僕寺卿汪元錫光祿寺少卿余才逞忿橫議吏部侍郎孟春工部侍郎閔楷都御史張璵賢交通私劄各革職閒住其出差未至如都御史張潤御史任淳逮捕未至如給事中常泰郎中劉仕行提未至如給事中張達御史高世魁姚鳴鳳張英評事杜鸞郎中司馬和俱候至京定擬風聞失實南道御史潘在威雄下南京法司失亡宗時副使周宣給驛送囚副使王節指引證佐知州杜蕙胡儒鎮撫鮑玉下各該巡按勘問寺丞毛伯溫請差官代還馬祿以故入死罪未決擬徒上以所擬為輕命再擬以請獨巡

世廟識餘卷之四

十三

撫畢昭以常歸罪薛良與張寅父子俱免罪還職後馬祿逮至上欲坐以奸黨律于是等等謂張寅未決而祿代之受罪恐天下不服大學士楊一清亦言祿無當死之罪若法外用刑吏將寅緣以法為市人無所措手足矣于是坐祿未戌南冊遇赦不宥是役也因大禮而成大獄郭勛武夫輒以議禮而受上寵信頗驕恣無忌目無旁人如爭文武兩宴雖其所執為是而士大夫已側目之矣馬祿不非知何得以張寅事為囑而祿又職淺遂欲撻拾張寅以傾助而內外雷同群然黨護互相影射無一指實而坐

人以謀反忽改而為妖言尊之獄詞頗詳而核然以報復闢及無辜一時竄迹朝堂幾空雖惟辟作威無乃將順之過乎

世廟識餘卷之四

十四

世廟識餘卷之四終

世廟識餘錄卷之五

資政大夫太子少保禮部尚書臣徐學謨謹

少詹事霍顯既陞詹事辭不拜以新命由內閣推用也

因言內閣推官非祖宗制自楊士奇楊榮楊溥及

李東陽楊和廷專權值黨龍絡翰林爲屬官中書爲

門吏故翰林遷擢不關吏部而中書至有貢緣迭進

六卿及支一品俸者臣嘗建議謂翰林宜遷擢去留

盡歸吏部庶不陰倚內閣爲腹心內閣不陰結翰林

爲朋比云云按此論甚正惜乎沿習既久不能改也

夫吏部統百官如首甲進士皆由吏部選授而翰林

世廟識餘錄卷之五

考滿考察舍吏部奚之爲何以九年遷轉而內閣先

定其官吏部特爲之填缺乎疑祖宗時不然也兩

房中書遷轉至嘉靖初年始由閣下題請老中書周

令者溫州人嘗自言成化年間授職彼時中書與閣

下如同寮然投刺俱平交蓋宣德以前本一堂川處

今之西房卽文淵閣也閣臣居中中書居東西兩房

各辦其事已撤內庫十間以西五間居閣下謂之文

淵閣以東五間藏書籍而東房中書亦遷居之故今

以閣下稱中堂而東西非房矣猶稱兩房者沿舊名

也此閣下到任尚之兩房答揖若六部之十各司無

是體矣故中書官非閣屬也

上一日進講畢論諸講官曰今日講論語又越了一篇

朕知以曾子將死之事故不講夫生死人之常何可

忘之上之明達如此蓋初年事也至晚年即臣下

疾病皆以爲諱矣況以不祥語瀆聽乎

大學士費宏既去位楊一清當進首揆是時璉薦爲

上所屬意氣焰方盛而一清頗憚之遂力薦前大學

士謝遷居上蓋璉前欲逐費宏亦嘗薦遷代之一清

善阿璉意而亦阻璉之進也然遷未至而璉進閣矣

時遷年已八十當力爲疏辭乃一辭不允而即赴

世廟識餘錄卷之五

上

召豈家人乘其老而憊恩之耶未幾而遷卒矣晚節

固不可不慎也

大學士張璉自以非由翰職起家驟居輔導而議禮時

又輒被詞臣攻擊頗懷怨忿入閣未幾上以侍讀

汪佃進講洪範九疇不稱旨令吏部改調外任因

命內閣選擇翰林諸臣稱職者留川不稱者量除他

官蓋璉有密揭也楊一清等言翰林清要之地誠

不可以匪人處之且文學政事材各有宜枉而用之

終無成績宋兩制儒臣皆常敗歷州郡遂多名臣內

外均勞自昔然矣臣請選自講讀以下其學有本原

文能華國行義無玷者存留供職以備經筵史局之選卽文學未稱而材識疏通堪理政事者請下吏部量才外補上報可彙調佃寧國府通判而中允劉棟楊維聰等侍講崔桐等皆補外多至二十人而翰林諸臣十去其七矣璫又以庶吉士皆乳臭之子不堪教養又不當出爲科道止據其甲第除選于是吏部以袁袞等補司屬有出爲知縣者矣以璫進閣時庶吉士不屑赴揖也此亦翰林一時之厄乃博學強記如璫敏給精練如一清卽翰林中亦罕見其比信乎儲材不可不廣也

世廟識餘錄卷之五

三

太祖革丞相之詔甚嚴而移任六職正欲分其權也弘治以前天子優禮六卿等於內閣而閣臣亦無復以相自擬正德嘉靖間二楊和繼頗達國體不見專擅自張璫有輔臣擇六卿六卿擇庶寮之議則顯然以相自告繼以夏嚴而六卿之權總於閣下矣至徐階爲首揆始以事權還六部等語榜之門引謂之曰還則知前之專擅爲假也逮高拱張居正又悍然不顧以朝房爲政府以考成出內閣而六卿伺候奔走之不暇矣內閣原非衙門之名先是六部請勅手本第行內府翰林院則內閣同其入直處也故事翰林

學士不敢懸印綬以避閣下也居正曰吾非翰林官矣學士何以不帶印綬累以爲言大學士既非翰林官何以不明言是祖宗時丞相口不言而心任之是陰誑朝廷也非人臣之道矣此是江陵得罪祖宗之大者而言者竟無一及之乃掇拾其行法之過嚴爲不忠何以服其心死虎易刺誠然哉

初

章聖初謁

世廟禮部侍郎劉龍執奏不可忤

言後祠祭郎中畢廷拱坐考察外謫上言自辨向與劉龍意左以歷於堂卿爭之不得故與之同罰臣之心事不明近纂禮書乞於聖母謁廟之條大書

世廟識餘錄卷之五

四

禮官非禮違詔之失而繫臣名於其下意欲聳上免謫計小人之用心已無所不至上置不省今常朝奏事隔日通政司轉奏其進可擬言發落鴻臚寺官則以見朝官銜名上自餘政事俱俟朝退具疏封進沿襲久矣比給事中陸燦以爲此正統初年英廟初冲一時諸臣苟爲權宜非定制也此不知何所據竊恐常朝之日天子御門堂陛森嚴上下隔絕勢不得不沿襲套數以成朝儀苟不預先議定卽天子春秋鼎盛神聖過人亦不知某事宜下某部而承言大臣亦無所憑而出班趨

候也疑今朝儀非始于 莫廟尚侯再考

嘉靖七年兵部請定置降官皇親例凡軍功陞級俱于原職加陞其柴薪皇親不論官級正從自五品而下每級加皇親一名八品以下陞俸者不加五品以上每級加皇親二名再有軍功以此遞加至十四名而止以後官有遷轉止照原陞俸級數日帶支不許隨官加帶其陞俸支俸日期在京以除日以外以文書到日為始 詔如議遂著為令應歷以來即巡撫官并係亦以到地方之日為始矣疑亦謂 昔也

世廟識餘錄卷之五

五

事若自外藩臬轉者以入境交代日算俸為始尤為可言至於內之卿寺出繼者拜 命之後即赴都察院到任而崇以交代日算俸似更未安綠今人昧于堂卿奉 命出繼之義氣以與官為外僚以故于巡按御史相禮節甚覺陵谷所從來漸矣

初 上謹天戒斥譎祀畏人言勅以古帝王自擬真不世出之主自大禮大獄既成之後日見臣下奸欺百出謂 朝廷無人意漸廣大而大學士楊一清老練世故不能自安于張桂之上于是日事委婉迎合

上心以黃河清則壽 廷賀矣以甘露降則請獻

廟矣止 奉先 奉慈諸殿之拜以勸上惜精神矣

默揣 上意請加張桂一品散官超太子太傅兵部

尚書李承勛之班以張其勢矣自謂身安而位可保

也乃張璠業承其短上雖言內閣自三楊之後為奸

人鄙夫蓄擬貪污無耻言以為常復有閑廢有年仍

求起用去而復來累不數前非來而復去猶且陰為

後計蓋明斥一清也始逐費安不遺餘力宏去而復

逐一清也若按之朝市名臣之上者不亦難乎

前南京刑部主事陸澄始以議禮不合見擯已大禮既

世廟識餘錄卷之五

六

定澄不勝希用之念乃自悔議禮之非初為人所詰

誤後質於師王守仁而知張桂諸賢之是疏下吏部

尚書桂尊極言他時執政偏謬徇私牽連百司張羅

伏候更相傾搆故當時明智之士明知其非不敢明

言以觸時忌澄乃修隱不隱事過不欺正聽自新以

風各司于是詔復其官以革之邪譎豈不知澄之反

復而顧為之噓植蓋亦揣朝臣之附已者少故曲召

黨援令諸葛就起陰樹赤幟持衡之地不宜存此心

也

成化以前 誥勅之體猶為近古其餘未身不過百餘

字祖父母父母暨妻室不過六七十字言之者無幾
詞承之者無幾至嘉靖初藻情飾偽張百成千至
以萬乘之尊下譽匹夫匹婦之賤殊非體制大學士
張璁等以此為言一時諷林稍見登正至夏言當國
用進士董子儀其人德行等自更房撰 誥勅一月
草具其初命有旨查儀容俊雅德性幽閒之語大是
淫孽矣後來惟堂熟讀是等字撰詞獨古雅冲淡
極得體慶曆以來更更其大俳比可厭蓋今之作
者類多詭飾白樂天所謂但西愚者悅不顧智者諫
是已乃上讀 王言波靡之弊不知其至此也

世廟識餘錄卷之五

七

張汝濟曰萬曆初年江陵特具疏申明頗為愜切
彼時亦略少變未幾如故

黃綰本以任子初附張桂議禮獲寵 上得濫等詞
林已逐楊一清業極口抵斥之外常復上疏言朝臣
之中有驕奢無厭如他等之不極張膽無忌如貴育
之敢往變幻是非如化人之言 諭因如里魅
之默運甜軟誘惑如他等之小人機矢中傷如射工
之密發論化上習如他等之必受謀寵固身如飲
九還以起死趨利避害如挾帶罪以入水內侍彼其
深結而交譽言官皆其私人而不言始亦以為材

世廟識餘錄卷之五

八

今方覺之第論其情狀不指其姓名蓋欲 陛下因
情狀以察群臣之中孰為最似者云云蓋明詆一清
也一清復起姑無論其安定三邊之績即重入內閣
凡事調停官府晏然雖不可律之貞臣亦謂救時宰
相乃綰之狼戾亦何異於射工鬼魅而顧以之彈一
清也且狂肆噴味亦非告君之體故 上怒綰欲充
治之已姑置不問一清亦上言臣與張璁同在內閣
原未有隙比璁為聶能遷所揭憾臣擬票太寬奏請
宣諭內閣以絕讒邪諸所引誦意陰詆臣伏家 聖
諭俾彼此和衷毋負簡任臣誠震越無措臣在閣每
事必推讓璁 聖明洞察何敢媚忌方再能遷奏下
臣思璁常言昔議禮為眾所嫉獨能遷深相結納多
得其力不知何由失懷一旦乃有此奏又且未奉
明旨不敢擬置重典蓋理固當然豈有他意若詆毀
同列大臣即置之死地是將蔽 主上之聰明塗天
下之耳目也臣豈敢哉至於張浩一節尤有可言浩
璁親也璁欲用為浙江都司難於自言乃謂臣浩才
可用臣隨告之尚書王時中而推之今乃謂浩為臣
所薦非自欺乎先年浩備倭寧波地方失事與守巡
官張芹朱朝陽俱被勘治去秋璁署都察院事以前

世廟識餘錄卷之五

九

處分太輕參芹與鳴陽作紱而浩以專職獨及焉此情安可掩也自今春以來臣見璉志驕氣橫狎視公卿雖持節亦不與抗其餘大臣願指氣使無不如意曰司庶府莫敢仰視臣嘗以恭遜勸之璉口稱善而心不平也黃綰乃璉同鄉故友雖不由科目頗有文學頃為少詹事補經筵以其具音未令進講比璉欲用為吏部貳卿又欲用為南京鄉試考官臣皆阻之以是怨臣昨所奏雖若泛論其實陰詆臣也臣以老病之軀處嫌疑之地唯皇上憐而放免之俾得遠憎然保餘年不勝幸甚上報曰卿歷陳被人指斥誣害之意朕已知其久矣夫人君受天付託必資老成賢碩以為夾輔朕所倚卿不但為已而已實為天下耳朕聞先儒有云不徒知之實有行之又云凡人之能不可自伐彼張璉也性資雖敏奈強梗不受人言已是不聽于眾其忠孝仁義謙恭庶平彼皆無不通者何其自入閣以來專恣而自用無復前之初也且如璉能遷紱是小人置之於法亦未為不可但璉之仁義不無有虧如張浩者聞諸人言皆曰本是張閣老浼楊閣老言於王尚書今日却不認朕聞之心切嘆吁非自欺乎近又令史立謨為言以箝人之

世廟識餘錄卷之五

十

口指為陰中朕昨諭內閣云大臣不受人言已有過不能正焉可正君哉立謨之言諂而巧媚欲悅大臣不知卿見此論否璉未奉命反覆辯言朕復下諭方擬旨行又黃綰之論非忠公果為國也是言也立堂之基也朕欲重治復而思之綰之言無根據若罪彼却是真有這等人而曲庇之也故令璉票責論璉為曉朕復曰票責綰之意猶有難辭朕遂親作旨行彼璉盡忠事君情見多識居顧問之允稱者可惜者自伐其能恃朕所寵嗚呼朕所禮之者非私恩也報昔正論之功璉當愈加謙遜竭誠圖報可也竭誠者何惟公讓賢讓已容眾是也今却若是良可嘆哉卿若果於一去曰遠嫌避諛保其終全為善計朕以為未也夫既彼攻之我即去之恐自此而後倣而為前進一人攻之者隨之此風正當今日除去可使中云也所留者欲革此風創此輩耳卿果為國盡忠當于此熟思若只欲以去為善是慮國不如慮身也彼他夕謀之朝攻之不足介意亦不為我政治之害矣卿其加意而審處哉恭觀世廟此諭何異家人父子之相囑而璉緯二人之長短若燭照然譏毀當規死矣惜乎一清疏中璉能遷張浩二事亦暴璉之陰私

是無必去之志而博大有容反出公孫弘下也

太常寺以正三品衙門常欲與禮部抗衡豈惟職掌欠明而其識見短淺尤為可鄙嘉靖七年南京太常寺卿牛鳳以勾補厨役事與南禮部爭辨言本寺非禮部所屬文移往來不應自大遂封還其劄曰改正施行南禮部顧清具奏其事下禮部議言太常隸于禮部制也弘治間太常卿崔志端奏為厨役不由禮部本部參奏命多官會議稱該寺原屬禮部而給事中護蘭要將崔志端掌送法司明正典刑以為將來變亂成法者之戒今該寺官牛鳳始因文詞參駁而務

世廟識餘錄卷之五

十一

欲求勝終以乘忿爭辨而肆加侵侮遂將禮部劄付送還改正乖矣之風漸不可長且厨役飾奉詔旨停勾而擅復紛更尤屬恣肆得旨祖宗舊制六卿分職不相統屬其他寺監各有分隸太常寺統於禮部凡事俱宜關白此係舊規豈得紛亂逞忿爭辨文移繁擾體統有虧姑從輕罰俸三月與簿廳署事官南京法司逮問以後務遵舊規行違者不宥禮部覆疏出方獻夫手事殿詞嚴不少假貸其後隆慶間太常寺卿陳慶復有此事先後相去纔三十餘年而朝議無以牛鳳事救正者第含糊處分僅存禮部體

面而已

初嚴嵩自入翰林以來以多病請告十年而後起時頗著清譽比歷祭酒遂騰賄聲既為禮部侍郎於上未見寵幸後奉命祭告顯陵還因言天眷陛下靈異昨恭上册寶其辰煥雲釀雨及改題之際靈風颯然若神靈彷彿而來下奉安神床前夕愁霖徹宵及行禮之際祥曦散彩群臣歡慶而動色至於白石產東陽有群鵲集遶之祥碑物入漢江有河洑驟漲之異此兩事尤為殊特旨太宗文皇帝建碑孝陵得美石于陽山學士胡廣有記營建北京得大木

世廟識餘錄卷之五

十二

于蜀有巨石常道夜聞吼聲如雷石剖而開木由中出今奇產靈貺事適相類不有記載後世何述臣請勅輔臣撰文令工所立石以紀天眷以隆聖孝昭示萬世疏奏上大悅旨嵩言出自忠直之衷依撰文立石指移此意得君之始太宗時美石巨木事皆有徵及嵩言雲石風雨鵲集河漲之語類神雀五風恍惚有無非有目者所共覩而或出一時導諛之口觀嵩後來專寵狼籍則責符獻瑞為之權輿矣世道汗隆之變豈偶然哉

部尚書方獻夫遇災陳言欲多取進士至五六百名

以補知縣之缺 上曰朕惟多取進士以爲所缺縣
令之補此爲途亦狹耳夫舉人監生非自待之不逮
實以弊輕之故也豈無過於進士之者每爲所輕而
亦豈不枉人材乎又如進士之保職守身者固有而
待經肆爲惡者不無如今以各處地方災重令牧州
人則進士舉人監生並用其果庶幾爲我愛民者一
體擢用獎勵上司不許自爲輕重之別庶幾可多擢
人材亦民或多得安閑之日也大哉 王言其洞悉
進士之監之得失即獻夫聞之當自媿矣進士之於
衆監猶妻之視妾媵妾媵賢能儘有過於妻者特

世廟識餘錄卷之五

五

勢專而體尊故易於展布耳今言官動欲府制額以
補縣缺其亦未聞 世廟語也

議禮恩離事過可已乃張桂必欲報蓋何也御史王典
劾奉南京戶部侍郎胡錠先巡撫淮揚娶部民女爲
繼妻又置田實應縣事下吏部革復言臣曩與大學
士總道經淮陽時錠心恨臣等建議故勸駕木舍人
楊均親屬至庾死數人錠讎正黨邪故殺無辜如此
宜下吏併治夫錠卽故勸乃楊均之親屬耳非楊均
本身也豈錠因惡張桂而遷怒于其屬木舍人乎遷
怒於寫木舍人已屬不通又推寫木舍人之惡而歸

反其親屬當時必稟聽楊均之膚剋而欲殺一都
御史報議禮之讎也此豈知大體者哉幸 上聖明
止免錠官而以其事撫付按官勘實以聞

王守仁總督兩廣會病篤請告不允徑自離任以歸行
至南安卒此公平日講學於君臣之間死生之際不
宜糊塗至此兵權在握可不待命而行乎守仁故以
才望爲政府所忌而 世廟平日亦疑之至是發怒
下 廷臣詰其功罪吏部尚書杜謩等言守仁事不
師古言不稱師欲立異以爲高則非朱熹格物致知
之論知衆論之不與則著朱熹晚年定論之書號召
世廟識餘錄卷之五

十四

門徒互相唱和才美者樂其任意或流于清談庸鄙
者借其虛聲遂放于放肆傳習轉訛悖謬日甚其門
人爲之辯謗至謂杖之不死投之江不死以上瀆
聖聰幾於無忌憚矣若夫勦捕羣賊剪除逆濠撫事
論功誠有可錄是以當 陛下御極之初卽拜伯爵
雖出於楊廷和豫爲已地之私亦緣黃榜有封拜侯
伯之令夫功過不相掩宜免邪封爵以彰國家之大
信申禁邪說以正天下之人心 上曰卿等議是守
仁放言自肆詆毀先儒號召門徒虛聲附和用詐任
情壞人心術近年士子傳習邪說皆其倡導至於逆

濠之變與伍文定移檄舉兵仗義討賊元惡就擒功

固可錄但兵無節制奏捷誇張近日播蕞張夷思威

伺置所封伯爵本當追奪但係先朝信令姑與終

身其沒後卹典俱不准給都察院仍榜諭天下敢有

踵襲邪說果於非聖者重治不饒據廷議執論頗公

卹守仁復生亦難逃責唯出占疑爲內閣所調併能

卹典似非所以獎勸勞臣守仁固一代豪傑功自難

泯弟學則有疵致良知之說非但闢朱子格物之論

而於孔子博文約禮之教亦大悖矣蓋襲西方之餘

行以誘惑愚誕也 旨中果於非聖語豈非萬世之

世廟識餘錄卷之五

十五

公律哉頃跡從祀當事者寧忘 皇祖之訓疑所謂

虛聲附和者其徒方盛不待不爲願寧調停耳或曰

出自 內閣臣將順之耳其政不可得而知也

世廟識餘錄卷之五終

世廟識餘錄卷之六

資政大夫太子少保禮部尚書臣徐學謨謹輯

經筵凡十日一御輪講者先于十日前豫擬講章送閣

下政定然後至期進講此 累朝套數也祭酒陸深

因講筵忤旨乃上疏言經筵講章必送內閣裁定是

其章盡出于閣臣而講官不過口宣之耳此于大義

深有未安而感孚之道亦甚相違幸容臣等各陳所

見因以觀臣等之淺深更請自訓詁衍釋之外凡天

下政事果得依經比義條列類陳以仰裨 聖學

上以深夸詐險惡敢於欺罔下吏部參究吏部言深

世廟識餘錄卷之六

一

不敬當罪 詔誦延平府同知按深欲改經筵套數

似得陳善之方不知天下套數亦有不可盡去者假

令講章不由內閣寬定倘有一狂生恣意亂講當是

時文武大臣俱羅列於側 上不能堪則如之何故

不得不豫防之若盡改講章令講臣格君之心無由

上達則非閣臣之所以自處也

翰林庶吉士無不由考選得者嘉靖八年大學士楊一

清等業奉 旨考選以唐順之陳束任翰三人廷試

策爲 上所批獎即以為冠而取胡經等足二十八

人之數因請官教習 上謂邇年大臣徇私選取市

恩植堂自此始矣。何自今不必選留唐順之等一體除用。果有才行卓異。學問優長者。吏部舉奏大臣。收之翰林。以備推擇。用此舉。頗得宋時制科之意。若公心薦舉。翰林何患不得其人。奈何倖門一啓。奔競成風。又不如選唐虞古士之猶制于命也。

鎮守陝西都督同知魯經。屢以疾請告。不許。總制尚書王。更爲之代奏。詔准給驛還莊浪調理。武臣之得驛。雖惟經一人也。

京。張。誦。訴其母爲里人張桂所殺。果極以聞。下刑部。始坐桂死。不。已。福之姊與其鄰。皆以爲福自殺之。

世廟識餘卷之六

二

也。復命刑部郎中魏應召鞠之。罪改坐福。東廠執奏。語連法吏。上怒。以應召擢出入罪。命三法司及錦衣衛鎮撫司連問。且覆按其事。都御史熊浹謂應召已得情。議如初。上意決徇情。曲護浹。浹職下應召與桂等皆拷訊。侍郎許讚以下不勝惶恐。遂承望風旨。反其獄于張桂。如初。擬應召。遂戍浹革職。聞住給事中陸粲劾奏。簡力陳其不可弗聽。蓋上天性。予爲於親。初不疑人。固有殺。毋誣人之事。而鎮撫司故附中貴。其言又妄。人而證等。復非骨鯁之臣。故隱忍遷就。竟陷。主于失刑。嘉靖間。六部大臣惟刑

部最難肅職也

世廟識餘卷之六

三

嘉靖八年。朝鮮國陪臣吏曹參判柳溥等呈言。本國此考不係李仁任之後而。皇明祖訓及大明會典所載俱屬仁任已於永樂及正德間奏請改正。供蒙命允。迄今尚未行。今幸重脩會典。乞爲改正。禮部以請。上許之。詔開送史館纂輯。提所陳建國始末。宜且初名成桂。其先本國全州人。二十八世祖翰仕新羅爲司空。羅亡。翰六世孫兢休入高麗。十三世孫安社仕元爲南京五千戶所達魯花赤。世襲其職。元季兵興。安社曾孫與男成桂避地東還。至元辛丑當高麗恭愍王之十年。有紅巾賊二十萬衆入境。成桂領兵勦賊有功。授武班職事。恭愍無嗣。陰畜寵臣辛卯之子禍爲已子。晚多躁暴。爲嬖臣洪倫等所弑。權臣李仁任車裂倫等於市。立禍爲嗣。其子昌爲世子。禍十六年擢成桂爲門下侍中。禍遣將犯遼東。成桂爲副將行。至鴨綠江與諸將議。不宜得罪於上國。禍懼遜位於昌。以洪武二十二年。宣諭以僞姓見黜。而後王氏之裔定昌君瑤主國事。仁任罪寬於外。既王瑤又不義。國人憤怨。乃共廢瑤。推立成桂。成桂請命於高皇帝。乃命成桂爲王國號朝鮮。改名旦云云。按

是時 會典脩至嘉靖二十九年始進呈 御覽

上閱之以其中所載條例有至二十九年止之文意頗不憚遂不欲刊刻宣布逮萬曆初復命儒士續纂又更十數年未成朝鮮陪臣歲來朝貢則案以前積爲言而時謨在禮部有國王咨文一道陪臣從會同館上謨等二首其文可觀非中國祿史筆也併附錄于此朝鮮國王爲專差陪臣委水 恩典牙雪先宛車該萬曆九年內正月進賀冬至令節陪臣書狀官洪麟祥回自京師說稱竊聞 皇朝專委館有纂修會典新書完期在邇等因得此查照先該萬曆元

世廟識餘卷之六

四

年二月內當職將國祖康獻王宗系弒逆等被誣情節要載 世宗皇帝實錄及新纂 會典等情具奏差陪臣吏曹判書李後白等齎 奏去後家部題稱節該朝鮮國始封王代王氏開國作我東藩輸忠北闕子孫相繼垂二百年據稱宗系各有本源既與李仁伯不同又謂國祚由于推戴亦與弒四王無與在我 皇祖之大訓固得於一時之傳聞在伊爾孫之辨辭實出于一念之誠孝合無依其所請行文翰林院請出 內府續脩 會典新書朝鮮國一冊將國王并陪臣李後白等 奏呈畧節附錄本條之

末及將節年議覆欽奉 聖體備細開載于 世宗皇

帝實錄再示末世等因具 題奉 聖旨是仍仍舊勅諭王欽此該陪臣李後白等齎捧到 勅諭爾祖久蒙不遘荷我 列祖垂鑑已爲昭雪改正茲者纂脩實錄欲將前後奏詞備行採錄以垂永久朕念爾係守禮之邦且事關君臣大義特允所請卽命禮官抄付史館備書于 肅祖實錄內俟後脩新會典并爲詳載以慰爾顯雪先世懇情欽此又該萬曆三年九月內陪臣戶曹參判洪聖民齎到部咨該本部 題欲該朝鮮國王痛其祖之寃而 奏辨至於再三其

世廟識餘卷之六

五

忠孝之情誠爲迫切但可既奉有 明旨 王言一出昭揭宇宙信如四時誰敢爲增損合無除已將該國先後 奏詞纂入 皇祖實錄外仍抄付史館俟脩 會典時爲之詳載等因具題奉 聖旨是欽此又該萬曆六年六月陪臣戶曹判書黃琳齎到部咨該本部 題卽該該國近年 奏請蓋深避不遘之迹亟申先世之寃其忠孝之情委爲迫切故我先朝特准釐正至我 皇上復許其增入待集成 頒到不必更憂脫漏等因 具題奉 聖旨是欽此節經備咨前來准此除已欽遵外今該前因當職切照

康獻王宗系惡名受誣實非自末樂年來節續陳

表欽蒙 列聖准改之 命降勅移咨非止一再爾

世宗皇帝特賜 明斷削去謬系逮我 皇上嗣

位深 燭誣罔 俯諒危懇明下 勅諭節奉 聖

旨既承增入之 命又 允詳載之請 成命申降

事例明備如天之仁豈被海隅當職自欽承之後感

激馳誠精爽飛越非不知纂元 頒布自有其日只

合恭俟無庸更濟第念先祖恭定王 欽承 成祖

皇帝准他改正之 旨恭僖王 欽承 武宗皇帝

特允所請之 命及 世宗皇帝再 降 勅諭准

世廟謙餘集卷之六

令附錄先父恭憲王 欽承 世宗皇帝滌瑕傳指

炳如日星之勅先祖先父感戴 列聖洪恩誠切隕

首橫草而猶未明觀改纂之文齋恨而歿地下有靈

目必不瞑仰惟 寶典之纂是千載一時祖寃之伸

是先人至願當職以誦劣欽被 聖澤叨襲前緒于

今十有四年而食或忘味寢不帖席者良為誣罔之

未蒙 昭布一國臣子陷於無父無君之域此心耿

耿常懷隱痛祖寃一日未伸則當職之心一日不安

理勢之所必然也今值新典將刊 明降不遠此係

國命維新神人胥悅先祖先父感泣于泉壤當職

親承 恩典目覩二伯年積枉之垢盪滌無餘在

聖朝為無前之 錫在小邦為不世之慶事係重大

如此倘因隨 節往來陪臣順便齎回則事類尋常

委非重 皇上之 特恩也且念 頒降的期實難

遙度或於其時適無 朝聘陪臣可順付者久稽

恩命則不但無以慰一國翹政飢渴之望抑亦先祖

先父憾恨於幽冥之中必不曰我有後矣念及于此

心焉如割茲敢專差陪臣復干 天威委承 顯示

之命如或脩完未訖欲乞留待 頒期卒受恩典緣

為先祖雪寃為先父解悶創鉅痛深未遑他郵 奏

世廟謙餘集卷之六

擾之誅誠不可追但小邦之事 天朝非如海外世

見之比從古不被 中國之所鄙夷恪慎侯度自同

內明遣子弟入學或應 制科從宦 京師或有使

臣久留數年者况值 聖朝 恩眷尤異視同一家

則陪臣因事少番館下者恐不至於悻悻遺理如蒙

照依 奏要事理乞將 新典起期給付原差陪

臣使下國得以速瞻 九天日月之光快觀百年制

作之盛則舊寃未雪於 昭代 皇恩浹洽於存歿

當職於先祖先父亦得繼遂其願而死無遺憾矣為

此差陪臣刑曹判書金繼輝齎捧實封 奏本赴京

世廟識餘卷之六

進 室外合移咨請 照驗煩為 明察明降施行
 須至咨者又朝鮮國差來陪臣刑曹判書金繼輝等
 重沐再拜謹上書 太宗伯相公閣下茲者寡君
 之遣鄙人等來也非修乎事之常而事有不得已不得
 已之疑焉故與國人謀矣其小人者曰國和家被誣
 誣蓋累葉斷雪承 列聖之哲允不一不再而足獨
 所稽者 新會典之纂定 頒示有期半期至則則行
 李往來相屬不必於專也專而則或未至則遲以年
 時不得留而俟也事宜得已其君子者曰冒以他人
 之系為訴何如也陷于弑四君之惡為誣何如也歸
 世廟識餘卷之六

誣攸集 典訓是載而流布于天下之耳目為冤何
 如也惟冤嬰號有降茲監訖至今日無遺情矣然典
 之未新積二百年以有待 典之適新將朝暮如不
 及獲亦既竊聞其再完矣不亟亟使以請 明示用
 諉曰往來相屬是尚可忍乎況事有關於父子君臣
 之故者其 中國非禮政所不及則聞之不容于
 慈為之辨之不容但已肆 天朝之動念於我久矣
 藉令專使以俟完 典果有年時之番必不拘于故
 常而莫許也事奚啻不得已寡君於是却小人者而
 君子之聽曰此固寡人之志也蓋之使以命鄙人等

世廟識餘卷之六

而宴賜特厚至於解衣推食遣之日復親執爵以飲
 酉向升 泰而授之且泣且語曰我祖我考實皆奉
 有 先朝恩勅惟觀 新典之快觀無復餘憾而嗟
 焉泉壤日其不瞑寡人之得 聖旨又丁寧矣而獨
 可保其究乎又曰汝等必得事完而還鄙人等立泣
 而辭曰不得事完毋還也小邦雖極區區君使臣以
 禮臣事君以義惟不欺負以為恒物今寡君既以事
 完為鄙人等鄙人等亦以許寡君豈容有二哉顧以
 新典之完乃我事完之日惟早晚爽於始聞之為
 慮亦不敢以私情迫切而有所欲速於其間惟不得
 世廟識餘卷之六

留俟之為懼耳寡君之衣在身絲縷之命足與同獎
 寡君之食在腹沒齒足以為飽雖十易寒暑無難晉
 也惟難晉者在 天朝接遠人之故常而不可寬焉
 卑鄙人等有死而已雖欲勿死如毋還何鄙人等既
 以寡君之咨抵 執事者而 秦下亦到 部伏惟
 閣下高明仁慈宜無不察其詳鄙人等庸敢以贅
 獨恐 執事者於鄙人等所以不得不專來不得不
 晉俾者察之或泛而容易於 稟覆之際以致萬分
 有一缺悞也用是不免披訴惟其專專于所事言涉
 猥屑而不能自已伏望 閣下垂察而開遂之母使

小邦小人者言離君子者言不離而鄙人等有以還報于寡君則千萬之幸也不勝兢惶之至謹冒昧以達又朝鮮國差來陪臣則曹判書金繼輝等熏沐再拜謹上書于 太宗伯相公閣下伏以鄙人等受命寡君以來者專在請留 都下恭蹠 新典纂完之日而已前者 閣下不惜增前數人地容令鄙人等得以一紙書奉達于 下執事 閣下又不之鄙外賜以顏色相與應答如響 閣下之待遠人爲已寬矣但久留之謂乃鄙人等一大件事也而 閣下終始峻拒正以鄙人等言語殊音文字艱晦使寡君世廟遺像卷之六

父與君之域其深寔至痛閱數百年如一日仰惟大明中天萬國咸寧凡在履絳之間雖肖組蠶蟬之物無不熙熙自得而各遂其姓者獨我小邦環海東一城恒在陰崖覆盆之下寡君自繼事以來耳不喜繁音目不嗜華靡寢不安枕席日夜翹首西向以望盛典之頒欲慰先祖先考地下未釋之憾者蓋十年于茲矣未知 閣下於此動念否乎鄙人等或去或留日 閣下視之宜其無甚加損而在小邦父子君臣之義繫焉是烏可輕哉蓋晉則寡君之願也義不可負也夫則使事之常也禮不可違也義不可負而負之是傷義也禮不可違而違之是傷禮也鄙人等目聞 命以還徊徨却顧反覆沉吟而之禮之義終無可安之地惟知退有一死而止耳伏願 閣下曲垂矜恕設以身處其地而思之庶可以決其去晉而必有不至於傷禮傷義而得其宜者矣伏願 閣下看詳寡君咨內事情兼採鄙人危苦之辭 稟復之際幸而上徹 九重之聽倘蒙 聖天子矜允鑒蠲之懇則庶幾小邦不待由有 奏願獲伸數百年未伸之冤而鄙人等亦不失區區事君之義矣憂適之極未暇擇言而發無任兢惶踈仄之至謹冒昧以

達朝鮮人以未嘗讀宋人書故其書詞古雅絕類

左園

議禮諸臣惟張璪桂藻席書方獻夫霍韜五人爲上

最所寵信而璪等特專擅恣橫卽上亦不能堪席

書附之尤爲狼戾霍韜雖拗執然無違心之論至

方獻夫則雅志調停稍見博大璪等既入內閣耻楊

一清居上則日夜攻訐之令必去而後已故給事中

陸燦廬斥璪而斥蔣爲甚上心頗悟下諭暴璪等

負國之罪有論法本當置諸典刑特從寬貸之語令

璪回家創悟以資後用奪蔣散官并學士職銜回家

世廟識餘錄卷之六

十一

致仕一時人心雖覺大快而一清爲輔臣之首不可

無一言挽留之以全內閣體面乃言官復欲窮治其

黨于是吠影吠聲者紛呶百出而霍韜遂疑一清嗾

之因力攻一清而然救璪等專以議禮爲言激動

上心而刑部會官集議一清之詔下矣反璪之念決

矣尋詔吏部遣行人賁勅還璪於內閣矣璪還內閣

而一清之位愈危矣暨刑部尚書許讚等會官集議

業揣上意爲璪而一清之賄迹暴露無餘矣一清

自陳之疏云昏聩之極不善矜持交際之間少存形

迹其言有足悲云後得致仕而去卒矣功成名遂年

及而身不退宜不能保其終也

嘉靖初年縉紳多讀書明理有獨抗危言置死生于度

外者如刑部郎中鄒經邦拜災一疏疏有批鱗折檻

之風其畧云茲者正陽之月日食于朔質之小雅十

月之交所味變象懸符說詩者謂陰壯之盛由于不

用善人則今之調和燮理者得有皇夕其人乎邇

陛下納給事中陸燦之言令大學士張璪致仕尋以

議禮有功見留衆議洵洵陛下不之恤也此乃天

變如此安可弗畏且議禮與臨政不同議禮貴當歸

政貴公正皇考之微稱以明父子之倫禮之當也

世廟識餘錄卷之六

十三

故雖排衆論任獨見而不爲倫若夫用人行政則須

分辨忠邪酌量才力當與天下之人共川之耳今

陛下以璪議禮有功乃不察其人不揆其才而加之

任是私議禮之臣也私議禮之臣是不以所議者爲

公禮也夫禮惟當乃可萬世不易使所議誠非公禮

也則固可守也亦可變也可成也可毀也可陛下

果以尊親之典爲至當而欲于孫世世守之乎則莫

若于諸臣之進退而一付諸至公厚其資與全終始

以答其議禮之功然後博選海內碩德重望之賢置

諸左右相與講明勵翼用建光明正大之論使萬世

之後廟號 世宗顧不備歟夫此不為乃過加以非分之任使之履蹈盈滿犯天人之怒亦豈忍乎福也臣抱此區區竊效毛焦伏質之義敢不避斧鉞之誅以請云云觀經邦之意不惟論理不可用而一大體亦有所未安可謂忠讜 上覽疏雖發大怒而終不以為鑠加之第謫戍邊而已 聖量可知也後來世宗廟號已先兆于經邦之跡矣

工科給事中趙漢言大學士桂萼罷稱病越三月未嘗懇辭去位未免驟曠之嫌張璁久預機務未聞求賢共濟不免專擅之失乞 諭華鑾坐以病去仍簡

世廟識餘卷之六

十四

用兩京大臣及家居耆舊有才德者以分璁之責此亦一時正論未嘗深恨于璁而璁遂不能容密言於上既知忠于君謀當令其疏名以進此籠絡言官以緝其口之術非大臣體也已 上果責問漢令舉其所言耆舊才德者漢言臣見 陛下日應萬機贊理之助尚在多賢故欲引賢共濟初無私主 上復責漢遺詔漢對如前且言輔臣重任簡命出自朝廷即有疇咨亦非小臣所敢干預詞嚴義正竟無一語引罪而 上卒宥之第奪俸一月而已嘉靖初言官之不易屈撓多類此

世廟識餘卷之六

十五

張璁桂萼方獻夫以議大禮得君夏言嗣以議四郊禮得君諸臣遂憑藉寵靈互相排陷 朝廷之上爭鬭無已不啻如驕兒在父母膝前攘奪梨栗亦可耻也言劾方獻夫亂 祖宗成法如浙江叅政黃卿為少傅璁所不悅輒有陝西之調而以温州兵備副使黨以平代卿以温州知府丁璉代以平卿無他故以太臣私怒而斥之以平與璉履任未久以温州故而改補之一時變置若奕棋然又參獻夫引用鄉曲大開私門而參張璁好惡拂人捫易 天子之命吏等語此亦言官目擊時政顯為指摘乃其職事為璁者如事有可解則不惜辨證如微涉懷私則引罪求退而已顧上踴言臣與夏言素有嫌隙今日所以答臣者亦有所自曩者吏部推言為僉都御史時言因人言辭免一日李時語臣曰夏給事 朝廷今日雖准其辭待郊壇禮成將大用之 朝廷稱言材不但可為僉都御史而已此夏給事自傳言于人邇者霍韜以憂去時復語臣曰夏給事欲乘此時推補詹事已托熈侍郎來致其說及臣推顧則臣而不及言言答臣深矣故以黃卿事謫臣云按此段話頭何異乎行市僧一言不合怒氣相加互訐陰私以求必勝者類

上曲意調停離終不解疑琬涉世未久故不能盡消其伎忿之性而言之強項目無閣臣中犯六逆之戒其後來幸取大貴而卒擢大禍二公于揣銳持盈之道似繫乎未之有聞也

閣部之體各有所專原無統轄亦無文移往來今上大俱蒙昧不解以致閣凌其部部下于閣閣之所主部不得而矯其非部之所行閣得而制其命嘉靖初年楊一清自外僚輔政頗習朝章故五六年間事體停妥自張璁進嘗對上言明欲以相自處矣方是時祖宗之法尚了然於人心羽林衛指揮劉永昌

上廟議餘錄卷之六

十六

言臣聞太祖罷丞相設府部以分理庶務太宗命詞臣於文淵閣參預機務官止學士至于後世而加以師保重職于是雖無丞相之名而有丞相之實願皇上存內閣以遵太宗之制減事權以守太祖之訓再訪祖宗之意令六部大臣更番入直以備訪問云云蓋永昌見張璁專擅故有是疏亦可謂救時之論頃江陵以考成之權收之內閣而六部益唯唯聽命有規于永昌一武人矣聞京師人言令也田御史朔望日常占羽林衛聽政永昌每遇朔望自自與同僚公座升堂御史來不得入然以永昌本

分事御史第付之無可奈何而已此亦治朝一革也

姚少師廣孝故配享太廟學士廖道南常疏請革之

上亦以廣孝釋氏之徒文皇時雖有帷幄之勞

但削髮披緇不當並食于德祖太祖之側禮部

尚書李時大學士張璁等皆曰誠如聖諭乃撤其

廟主移祀于大興隆寺每歲春秋遣太常寺致祭卓

哉聖識有光于繼述多矣萬曆間上一日視朝

見廣信張真人每歲入覲則以道服綴二品之外

觀不雅乃勅免其朝賀來京亦一盛舉也

故事父任京堂而子為科道者例得迴避改他官耿裕

上廟議餘錄卷之六

十七

許誥俱以父任冢卿故得改授翰職嘉靖九年御史

胡効以父璉任都御史奏當迴避上曰近年科道

改翰職此陰厚私獎効才准于在京別衙門相應職

率改授以後俱照此例行凡迴避者不得改翰職矣

伍文定湖廣松滋縣人弘治十二年進士初授常州府

推官已陞成都府同知以事忤劉瑾追逮詔獄為

民瑾誅補嘉興府同知平桃源賊陞河南府知府調

吉安至即擒朱豐巨寇賴招壽等四百餘人又平桶

岡賊二千餘人得渠魁謝志山等宸濠反同都御史

王守仁討之先提兵攻南昌濠舟師還救迎戰于王

家渡文定立矢石中督戰炮火燦其精不為動濠遂
就擒陞江西按察使轉都御史提督操江久之以
疾致仕起兵部侍郎陞右都御史劾雲南有安鳳之
亂陞兵部尚書兼右都御史提督雲南川廣軍務小
入境賊平時芒部屢不靖文定欲乘兵力勦之以伸
威百蠻四川按臣戴金力言其非上遽降旨罷兵
召文定還督團營因乞休許之卒于家詔賜祭葬
如例文定孤忠自信遇事敢為第不能與時俯仰故
功名甚著乃以齟齬終其身死不博一謚隆慶萬曆
間多有補謚者以江陵在朝為文定鄉人而不一齒
世廟識餘卷之六

及之可異也

張汝濟曰濟又著此意謂荆州往哲在伍司馬缺
謚未盡報功之義何知州名忠而謚以忠節殊乖
易名之典至近年王司寇之誥生平剛正且屢歷
邊疆殊多勞績比其歿而贈官且不可得止給祭
葬而已濟時在京師再三言之當事者俱漫然不
省

祖宗時凡遇常朝內閣與錦衣衛官俱墀下侍班而領
勅者亦非翰林官捧給嘉靖九年上始定制常朝
畢內閣官于東陞錦衣衛于西陞各以次升立于簾

座之左右捧勅用翰林官日輪一員立于內閣官
之後候承旨由左陞下至御道授領勅官畢方回
本班蓋自是閣臣愈嚴重而錦衣亦日崇顯矣
太常寺少卿王學夔以郊祀先以祝宣不稱上意因

白請辭避右

古降級調用乃調福建布政司參議蓋自是太常寺堂上官命部選用俱以是濫充

之而進士出身者不復與矣此嘉靖六年詔也
孔子之祀惟宋真宗稱為至聖其後加以王號而諸第
子咸脩公侯伯之封孔子之無臣而為有臣吾誰欺
欺天乎此俗儒瀆禮不經之舉而更為塑像有同夷

世廟識餘卷之六

十九

鬼益復可鄙上毅然更定易王以師易像以主此
千古卓然之見而一時縉紳為耳目之濡染既又紛
紛執議幾于聚訟何也學術不明往往以淫穢義此
類是第啓聖公與孔子並祀學宮雖云推崇之典
顧子廟而父祠主祭者一時意有所專不得不令人
代攝傳云子雖齊聖不先父食揆之孔子之心必有
大不安者在蓋叔梁紇原無述作之功在孔子決不
以一祭為其父榮在後世亦不必崇祭其父為孔子
報惟立廟于其鄉併其配享諸賢祀之而撤天下之
祀祀庶為禮之得也惜乎未嘉贊其議非見不及此

蓋亦逢迎議禮之餘緒耳其他從祀之說尚當酌處
唐張許死事人有議許不如張烈者韓退之所謂小人
不樂成人之美如此正德間宸濠反而孫許死之等
也業視生前爵位列祀旌忠祠矣乃其後有謂孫死
不如許者嘉靖九年禮卿李時議左達而右燧此未
聞退之之說也後十餘年復以言官建議更定享位
仍左燧而右達云

太監張永之誅劉瑾也管楊一清為之謀已瑾誅而永
遂援一清入閣二人均有尊主庇民之功即添相
結納非為邪也乃張璉以此熾攻一清業去位矣永

世廟識餘集卷之六

二十

既沒後其家人朱繼宗二末兄富陰事詞連一清下
法司推鞠止廉得永存日餽一清生日禮百金末弟
容求末志文折跪二百金此亦大官交際之常非賂
遺也給事中趙廷瑞阿璉意復以為言乃奪一清職
令閒住於乎免死狐悲物傷其類元輔不當以小疵
罹大罪尋一清疽發背而歿處富貴之極者其入必
有殺機於乎危哉

霍韞既以議禮得君益褊心不能容物恣其偏見妄言
無忌上已心薄之而不忍置法及為夏言所擠劾
其阻壞郊祀上大怒下韞都察院獄蓋姑辱之以

杜其口冀其和衷以共成大典也乃韞
貽書張璉求救璉尾之非畢露矣語云志士不忘在
溝壑難其人哉

太廟之祭例文官五品而下不與夏言為都給事中已
加四品服俸遇孟春時事言乞陪祀且言六科都給
事中列署內庭亦宜一體陪從得旨言准陪祀其
六科都給事中下禮部議以與會典未合罷之今六
科都給事中俱得與祭又不知始于何年也

祖宗時凡內外官願告致仕者例有陞級嘉靖十年應
天府推官陳廷璉以痼疾乞休吏部循故事擬加太

世廟識餘集卷之六

十一

僕寺丞以獎恬退上曰陳職之典所以勸功廷
璉既痼疾不能任事自應乞休何謂恬退以問吏部
此例起自何年吏部具稱例始弘治中累年奉行未
及改正請自今乞休者務照其實非有旌異者即累
資三年六年止以原官致仕詔從之廷璉竟罷陞
職而自是致仕官不得濫竿斯典矣

大學士張宇敬娶景寧縣潘氏為繼室上賜金幣羊
酒資其行禮此直異數也是時乎敬年六十餘有子
有孫矣而為是舉不亦異事乎乎汝即璉於御名
有嫌故請上賜是名而字之曰懋恭

終

世廟識餘錄卷之七

資政大夫太子少保禮部尚書臣徐學謨謹

嘉靖初年六部題覆事體有窒礙難行者尚相援正前輩殊有同寅協恭之意後來惟粉阿順第曰存體面而已姑記一事御史郭希愈言今邊境有警輒患無人宜重兵部侍郎之選必素歷邊方才畧服衆者令一人專講求邊方軍務一人專講求腹裏軍務仍令自選屬官有智計者爲之贊畫有警即昇以提督之任則職專而志定宜可備緩急其言似可聽而實害生之見吏部業釋從之而是時王時中在兵部上疏

世廟識餘錄卷之七

以職掌所載尚書侍郎統理一部之事不當分屬邊腹以致乖隔且屬有四司則凡邊腹軍務分在管理者也不當專委一二人替畫又國家遣武臣總兵文臣總制臨時命廷臣會推上請簡用事平則將歸于班行兵散于營衛故將無久挫之權兵無不戰之患茲欲以兩侍郎分領亦非祖宗臨時遣將之深意且預定左右侍郎將兵之任則諸撫鎮等官皆將覬望諉避或候事機設侍郎一有事故又將職屬此論老成持重不曰吏部已覆而遂已之也上卒從兵部議萬曆間言官猶祖希愈唾餘請兵部更

設四侍郎而部議竟不敢阻機設置未久亦尋廢遂厝不如前軍遠矣

張孚敬在位自恃明察奸措撫綽紳遂啓告訐之門一時京師刀風頗盛若屠磨以一歷事監生奏吏部侍郎徐緒徇私納賄事下都察院勘覈駁坐誣矣而猶被占省之會有人竊投牘于敬孚之門發之乃緝賂已者有黃精白臘之數亦是空牘何知其偽付之水火可也而孚敬竟持奏之緝斥爲民迹緝平生同非端士早敬宜以他事去之可也而誤罹收昧令令人得志而大臣之體汙蔑益矣其後綴蒿島之鮑

世廟識餘錄卷之七

二

宛得復爵象邱又賜諡文敏不知於公論何如也始進士外選者度不稱其官則求改監職吏部以爲關非媒仕之捷徑祖宗養士之意謂何自今有補外而求改監職者非才力不及則學術不正不得擢改京銜以滋奔競上然之命如議禁革舊爲例時助教金洲以未康知縣改任吏部以其人素協士論宜留供職上不許仍除外任洲嘉定人其邑合陳璽者爲張孚敬內親洲奉差回京璽以錄製寢具二床直三百金托洲遺字敬洲迫于父命強携之行而心實漸忿行至徐州故稱舟漏仍以所托還陳而陳

榮有韋達乎敬矣比洲入朝見乎敬第空手耳遂辭之故被是 旨而洲尋終于高邑令

行人司司正薛侃初從王守仁講學自以司正不與考選無言事之日乃為一疏以 上父之副誣引 祖制請於親藩中擇其親而賢者選取一人入京為守城王以俟東宮生長出封大國 上怒曰侃狂妄奏瞞大肆奸惡法司會文武大臣及科道官逮至午門前追究明白要具舊典裁何 祖訓所言親王必有交通及主使者一一具實以聞侃廣東揭陽人與太常卿彭澤少詹事夏言同為丁丑進士是時言數以

世廟識餘錄卷之七

七

事忤大學士張孚敬孚敬不能堪以 上意方向之未有以中也澤以議禮故結歡張桂孚敬遂倚以為腹心謀所以傾言者侃為是疏且一年初以示光祿卿黃宗明宗明勸勿上一日出示澤澤憚其稿以告孚敬曰儲事 上所諱而侃與言同年若指侃疏為言所為則罪不可解矣孚敬以為然澤尋語侃曰張少傅喜公疏 國之大事宜亟上當從中贊成之乃與之問孚敬因先錄侃稿以進謂出于言且云編修歐陽德見其疏亦以為可進又引中允廖道南謂言交結江西王府有迹請 上且勿發以待疏至已而

侃猶豫欲止其事澤數促之疏入隨被 廷訊侃備受拷掠言已所自為無主者既累日詞不具澤乃微詞挑之使引言侃瞑目曰趣我上者爾謂張少傅則然于言何與都御史汪鉉乃攘臂謂言實使之言預案大罵幾欲毆鉉給事中孫應奎曹汴乃揖孚敬且迴避孚敬怒應奎等即上疏言狀 上併下言應奎汴于獄復命武定侯郭勛大學士翟鑒司禮監官會府部九卿科道編衣備官用刑鞫于廷具得其狀言侃疏實出已意夏言歐陽德以誣引實澤附會輔臣欲以中言也澤宜重治但侃性猖狂心尤險詐推惑

世廟識餘錄卷之七

七

人心妄生具議並宜重處言因上疏詆彭澤之造謠汪鉉之黨惡 上乃釋言出早敬密疏二示群臣并其伎倆于是御史譚績端廷赦唐愈賢各疏劾孚敬鉉澤等明日勅諭三法司曰薛侃以猖狂之性發不諱之言據其言似忠謀遠慮但朕非宋仁宗向慕之年原其心實懷欺罔忍于言其君終無建嗣之期矣生異議致惹事端法當重處以杜禍源法司擬罪來看彭澤實非材用性本無良小人校詐之資奸邪詭譎之行往來播禍搬圖是非致使薛侃招稱有干宗傷朕親親之情俾輔臣急于攻擊害朕君臣之意

罪犯甚重法當處死姑從寬宥發遣遠地面充軍轉
臣張孚敬初以建議大禮朕特不次進用既而被人
彈劾有旨令其省改却乃不慎於思罔悛於性朕以
心腹是託奚止朕肱而已望以伊傳之佐豈惟待遇
是隆乃昧休休有容之量犯戚戚姻族之科殊非朕
所倚賴專于是惡其失茲弼之任難以優容着致仕
去言既於斯事無干不宜拍案喧罵匪徒失儀亦
涉爭報朕念其被害所激故特赦而不問孫應奎曹
汴職在糾舉責豈被言但其時事未明白據臣輔臣
跡涉回護故朕併令拿問今念係言官亦從赦放其
餘見監人犯悉宥之此事既經區處在朝大小官員
宜思革除私忿務為盡忠效古人事各同寅協恭之
心守聖人不貳不欺之訓臣朕不逮以臻至化庶不
負其君忝其祖而未有譽焉已所司擬彭澤邊遠充
軍薛侃納贖為民按此舉孚敬所為甚辱國體一經
敗露匪特不可以稱大臣亦無復人理矣少憂言自
是得君愈甚孚敬雖憐之實引之也
翰林院修撰姚淦請黜元世祖以正祀典下禮部覆議
以爲胡元受命九世世祖最賢其一代之治有足稱
者所謂夷狄而中國則中國之亦春秋與善之法且

自古帝王常優崇勝國以昭忠厚 太祖神謀睿斷
必有所見故載在祀典百餘年於茲矣宜遵舊制廟
祀如故此千古不易之論也 上竟從部議其後以
歲有遘患而主事傅伯棟建言遂撤去塑像革其祀
愚以爲歷數之傳雖有華夷之辨要皆天命所歸雖
口夷狄自不能廢之矣乃宋人正閏之說尤爲無稽
禮部侍郎湛若水言 陛下以皇儲未建精禱祈禱求
之於神者至矣臣愚以爲又當修其在已者以協應
之所謂在已者收斂精神是已語稍涉迂 上曰爾
既欲朕收斂精神便不必如此煩擾 上素知若水
學術斯古亦切中其病矣先是祭酒魏校與大學士
桂萼善萼母私憂 上未建嗣乃懷一種子方浼萼上
之其事載校家乘中然校竟無後校亦講學人也其
心似忠而其迂則類若水矣其後家居酷信堪輿家
屢改葬其父母而又多服熱劑以祈嗣卒場發于項
以死悲夫
張孚敬爲人剛狠故所行多從苛刻如沙汰生員之舉
是何意義孚敬既去位御史楊宜上疏曰邇者沙汰
生員之令一下而督撫使者奉行過刻略無愛惜之
意其年少者以文詞不工見黜長者以齒貌近邁不

世廟識餘錄卷之七

七

容甚則浪擡聲輒加擯棄沮父兄教子弟之念
衣冠爲田野之傭且史冊所載有增廣生員有增
學舍者矣有沙汰天下僧尼者矣未聞有沙汰生員
之名也宜下所司加意作養毋徒以黜退爲功時
言在禮部盡反乎敬之政議覆如宜言萬曆間每
入學以十五名爲限亦祖字敬之意然指歲歲考校
而言也乃奉行者虛歲不補唯以少爲貴而當事者
負怨愈深謨在禮部嘗爲調停業已量增其數而後
來矯枉過直又溢取無度務以多爲貴不知其卽以
少爲貴者之心也而販夫俗子皆濫列章縫士風日

流于惡薄矣主持世道者姑置不問何也

吏部尚書王瓊等言考察事例載在累朝令甲止擬
三年任內事蹟初非通考生平素行邇來不諳此例
往往苛求有已陞外官因前任京官而被斥者有已
陞轉官因前任卑官而被黜者惡惡長而善善短殊
失惜才之意此論愷爽甚得銓部大體頃論大臣
者有生不同時仕不同世偶誤所聞遂形指摘以致
是非顛倒茫無影響若謂大學士張岳正以刑部侍
郎進朝選勘處遼廢人不盡其辜噉人陷之度死者
親王非造反逆已鉅高瑞矣尚有何辜可盡是時御

世廟識餘錄卷之七

八

史部光先與之同事何獨用之總督三邊有謂史部
侍郎陸光祖附宗人陸炳得美遷者不知光祖以
知縣行取久遷南部爲避炳權勢也後來炳死而光
祖名位始顯有謂南史書趙錦平生無一善狀者不
知錦爲御史嘗以論嚴嵩自雲南起赴詔獄被杖削
籍隆慶年始起有謂南則書陳道基爲江西巡按賄
嚴嵩以進者而道基實未嘗按江西也言官道何
恠其然惜舉朝無一人救正之者倘以訛傳訛少年
雌黃之口闢及善類多矣朝廷之上固不可無老
成人也

禮部侍郎黃言當嘉靖壬辰會試條陳科場事宜內一
款應試之士于風簷寸晷之中欲貫錄其文可爲程
式者蓋已絕無間有所以試錄文字多出主司之手
而兩京試會皆館閣儒臣所爲足爲海內矜式近令
錄士于本文不必考官自作所以各省試錄文理纖
繆體裁龐雜今次會試若士子之文縱有可錄仍令
考官重加裁正以示模範此疏申明已極妥當乃萬
曆乙酉言官復以主司作文有碍者卷欲仍錄士子
之文而本年試錄所謂纖繆龐雜之病間亦有如言
所論者殊失率國之體不知場中看卷止分黑白與

各省小試不同只三四日可畢事矣何憂其無陪墨
作文也當時禮部不考故案而漫為題覆後來終當
改正

工部監督節慎庫官故事按季輪差至嘉靖十一年始
命吏部註選一官專理從給事中秦鰲建白也顧利
權所宿不如輪差為當

都御史汪鋐始以附權貴得幸於上其剛狠暴戾有
舉朝所不能堪者然其糾正官邪亦得總憲之體一
日劾奏出差御史王宣譚縱沈奎陳大器陸應麟李
美胡體乾陳世輔熊爵等九人先後保薦官錫大計

世廟識餘錄卷之七

九

之日多以貪酷不謹敗宜連坐請 勅吏部視其多
寡而議罰焉部覆巡按御史濫舉四人以上者革職
閒住二人以上者降一級調外任一人者罰俸半年
詔從之著為令于是宣縱閒住大器應麟世輔降
調奎美體乾爵罰俸此舉姑無論鉉果出于公心否
似不當以人廢之也頃年回道考察亦循故事而竟
未嘗論斥一人傳云上下和同非國之福也然譚縱
嘗以倅侃事劾鉉故鉉擠之

世廟威福必自己出無令臣下干之大學士張宇敬赴
召未久正君臣相得之時偶以彗星見都給事中魏

良弼引占書言彗晨見東方君臣爭明爭學出并姦
臣在側因言乎敬驕恣專橫 上心已動矣及乎敬

奏辨謂頃良弼濫舉京營武職官臣請 上奪其俸
兩月以是良弼挾私報復夫奪俸非閹臣所可請者
上滋不悅第以其既報聞而已故給事中秦鰲劾
早敬強辨飾奸媚嫉愈甚上票擬 聖旨豈容不密
今引以自歸明示中外若天子之權在其掌握等語

上覽奏曰秦鰲之言實出忠譴因勅率教自陳致
仕去人臣之進諫有機苟得其機則一言而山岳可
排廢疏是也不數日良弼又奏劾吏部尚書汪鋐

世廟識餘錄卷之七

十

上弗之矣蓋不欲進退大臣之權盡屬之臺諫也
翰林院編修楊名以星變陳言欲 上省察其喜怒失

中者 上令明言之名乃再疏其畧云汪鋐心行反
覆舉劾乖謬不當用掌史部郭勛邪回險詐不當用
典戎務賈汝璽金仁輩庸惡道流不當用司享祀此
聖心之偏於善也 皇上踐祚以來諸臣建言觸冒
天威自取罪戾今懲創以久雖有以愛惜人才為
請者 皇上終未釋然此聖心之偏於怒也又如真
人邵元節猥以末術過蒙采聽常命于內府修建醮
事此雖 皇上祈天乃命之心但自古禱祠無驗乃

不惜糜費使之頻舉且命左右大臣奔走供事遂致不肖之臣妄為依托且聞有昏夜乞哀出其門下者恐為市恩播威實緣僨事之漸也此皆聖心之少有所偏者伏望聖明察臣愚直宥臣狂慙將汪鏞等早賜罷斥而遠卻禱祠云云是時上始向意鏞鏞有廷諸臣無有言及之者乃名首倡批鱗之論已觸上忌逮汪鏞辨疏指名四川人與楊廷和同里廷和與張孚敬議禮不合頃孚敬去位廷和之黨私為報復故攻及臣云云按楊張議禮與鏞何與而故舉以為言鏞真狹邪無賴矣故上益怒名處名編

戊戌上素優容翰職而名被擱獨深一斥不復為可憐也

南京御史馮恩論舉朝大臣疊加以軒輊語雖非敷陳之體乃其一時評隙得者十九失者十一如大學士張孚敬方獻夫翟鑾刑部尚書王時中吏部右侍郎許誥禮部右侍郎湛若水工部左侍郎黎輿皆其所輕雖有次第而輕之尤則以吏部尚書汪鏞為當今第一惡毒小人疑老子慈孫所不能改也如大學士李時戶部尚書許誥兵部尚書王憲工部尚書趙璜吏部左侍郎周用禮部右侍郎顧鼎臣兵部左侍郎

錢如京右侍郎王宗明刑部左侍郎聞淵右侍郎朱廷聲工部左侍郎林廷桞皆其所軒者雖有次第而是軒之尤則禮部尚書夏言稱其多蓄之學不羈之才似矣至謂不立黨與扶持正論舉以為收時宰相蓋時言初當事而其剛愎自用較轢縉紳之態或未盡露也而上方獨用之故恩特為掄揚冀寬聖怒耳不知上之恩威莫測其嚮用夏言不欲使人窺伺之也故怒恩愈甚而法司竟坐恩上言大臣德政之條瀕于死矣後幸末減編戍終身至隆慶始起家拜大理寺丞然老不能用矣乃其後子孫蕃衍貴盛又賢而有文天之報施蓋不誣也

張延齡兄弟慈壽皇太后弟也皆以恩澤侍侯弘正間憑籍寵靈頗肆驕橫上已不能堪有指揮司聰者為延齡行錢往來其家聰負延齡銀五百索之急遂謀訐延齡以其先年嘗為日者曹祖奏其陰謀不軌事以奏章挾延齡遣人執聰杖之百置幽室中死其子昇銜之不發也至是揣上不悅延齡仍拾父奏狀奏之下刑部逮延齡刑部鞠殺司聰等事有驗其陰謀不軌遠無佐証于是尚書韓賢等以延齡係應議親臣具獄詞讞上上怒口夫延謀者只論謀

與不謀豈論成否耶因責之再問乃坐延齡死罪而
鶴齡以居第相連坐視不言奪侯降南京錦衣衛指
揮問佐按此與漢博昭並相類能不以 太后故廢
祖宗之法 上肅神武哉顧曹祖所計先年厥衛
已質其誣祖自悔恨仰藥死矣而今止以人命論則
延齡當在應議之列卽不有令老嫗于獄庶無傷于
昭聖之心耳

嘉靖戊子辛卯兩科各省俱京官主試此大學士張孚
敬指也至癸巳夏言爲禮部尚書奏往歲所遣京官
每與巡按御史以禮節生嫌致妨試事且錄文多尚
世廟識餘錄卷之七

十一

浮詭不足爲訓宜併禁之得 旨俱如部議主試復
用教官時 上方向意于言卽孚敬在政府不能阻
也頃萬曆乙酉未免復踵前弊而主試官有被巡按
參劾者矣此事須再加酌處方經久可行

禮部侍郎黃綰雖起家任子而學博才宏儘可有鉅第
爲人心術欠端初附張孚敬議禮特相結納已有寵
于 上後 上意漸疎孚敬而進夏言乃又附言而
攻孚敬時吏部尚書汪鑑以孚敬所私亦有寵于
上因發其在南禮部署印時故護錫官鄒守益聽其
擅離職守致于欺蔽實孚敬發繼也 上怒業調紹

世廟識餘錄卷之七

十四

外任尋念綰嘗贊大禮有勞仍命復原職欽意不愜
再疏攻綰綰又調外任當是時綰宜順命赴兩廣不
失易退之義乃復上疏大陳孚敬罪過而斥汪鑑中
爲孚敬鷹犬是豈大臣之體對君之言哉 上竟留
綰供事大綰以部堂縱放屬官回籍原非大故而孚
敬調青外謫已自任情報怨而又訐其暗昧附人以
搖 國是所謂婆子古頭隔籬爭鬧何時而已 上
雖英明李各怙議禮寵靈殊難處分也旣而大同兵
變孚敬主剽夏言主撫已屬黃綰往矣孚敬持之不
欲行 上諭孚敬曰茲大同一事卿獨未死心于至
理委非正大之舉囑逆誅逆終是賊得計我師傷亡
無數用財無數今如是了事可耻之甚不罪其有罪
之人是何理耶非朕偏聽予言之言卿可推思其理
自得其正也人皆曰卿獨與言爲忌茲事又不從果
然矣如其所言真不當行豈可遷就爲之推言之力
幹君事今亦不多及黃綰之爲人卿所共曉朕恐前
日之事果如所言卿不自累耶卿能與綰比舊加厚
其交再肯與言凡事和處則朕不勞于政務卿之德
量益者矣已孚敬執議如初 上復諭曰大臣若君
謀國貴和若彼此爭訟各生私心則其君何託耶卿

尚平心而熟思之因降 旨嘉言忠謀悉如議行而
綰至大同奉勅宜慰果盡得首惡而赦其脅從軍民
始定乎敬自是不能久于其位矣

禮部侍郎顧鼎臣霍韜以孟冬時享祫 命捧主會二

臣俱適有期功之喪例當引避上言據古諸侯絕大
夫降之文謂今之公卿即古之諸侯臨祭不當引避
禮部尚書夏言折之曰古者封建諸侯世有其國伯
叔兄弟皆其臣也故期服可絕不知今之所謂公卿
能以君道自處而臣其伯叔兄弟也則期功無絕降
之說矣云云 詔乃令鼎臣誦迴避按捧主崇遣也

世廟識餘錄卷之七

十五

鼎臣固不當妄擬諸侯以冒君寵乃言謂諸侯臣
其伯叔兄弟而絕其期功之服似矣若為大夫者亦
豈臣其伯叔兄弟而服為之降乎此亦一時杜撰語
古者凡有喪制姑無論三年即三月五月九月期年
衰逐服之輕重均不可忘也則皆不為禮不為樂之
有也乃祭為吉禮可忘哀而與之乎謂絕降者豈獨
古之諸侯大夫哉今之仕者三年之喪必解官守制
期功則第銜衰于私室而服官如故是絕降之義也
而祭則暫也例令引避則 朝廷之所以恤其私耳
若在外僚無可請代矣

終

世廟識餘錄卷之八

資政大夫太子少保禮部尚書臣徐學謨謹

祖宗時中巡二道俱駐省城歲以春秋二季出巡各府
是以體尊而法行自嘉靖三十年 詔令守巡官分
駐各府以家眷從凡服食器用未兒乾沒地方且人
情稔熟不測之威無所施矣又與二千石同城賢者
則相與爭能爭功嫌隙易生不賢者共誣上以行其
私而已萬曆間執政者曾念及之欲還守巡官于省
城而仍為時巡之舉如南北直隸然以事久難復竟
不果于行

世廟識餘錄卷之八

十

嘉靖十年以後京師小人誤搆 上察群臣陰事就
為刁詞挾詐人財已故太監張永弟張容有奴郭祿
為容所逐思有以傾之乃誣求墳犯龍脈容不行遷
改去歲又將妻陳氏竊葬兆內致 哀冲太子不承
令其子郭麟陳陳錦衣衛帶俸指揮閭紀所轉奏
上覽而惡之以其疏示輔臣曰此疏甚無謂命定自
天則禍人福則在祖父為之顧朕不逮 皇祖皇
考深仁厚澤耳誠如紀言則舉皆可以如是也有是
理耶輔臣張子敬亦言此風不可漸長請嚴治之得
旨下法司論郭麟及諸朋奸俱發遼戌先是武定

侯勛以張永有憾于大學士楊一清使永奴朱繼宗告張容為秘語流傳禁中容與一清俱得罪繼宗宥不問自是告訐遂熾至是容凡三被奴告矣事初聞衆惴惴俱興大獄領上聖明置諸奸重典中外大悅告訐之風少戢

吏科給事中戚賢疏考察拾遺但糾劾所留之非人未聞論抹辦明所去之未當也近日大計倘有以賢見斥臣等請與論抹仲其枉抑上是其言於是兵科左給事中薛宗鎬具言參議王臣等狂狀乞召還原職下吏部覆言王臣等不職匪直撫按官言之卽南

世廟識餘錄卷之八

二

京科道業已具劾而宗鎬係言官輒相抵牾挾私亂政恐倖門一開趨者滿倒不宜聽已得旨考察係國家大典原無論抹事已之書生謀國徃往有彌近理而大亂真者戚賢之建白是也假令考察後許論救辨明會試後許重錄遺才則天下紛紛無寧日矣隆慶初督學使檄吊童生府試落卷冀拔俊異常州知府李幼滋阻議諸童問擊之幾致大亂頃年賢學官又有自作狀式合童生告訐府縣不公不明者率其子弟攻其父兄古今無是禮也可謂不學無術哉

本朝列聖元后上賓擬謚俱用十二字莊肅肅禮部尚書夏言以后作配武宗謚宜一體上下廷臣集議大學士張孚敬然探上意謂莊肅事體與累朝不同其謚冊之文止宜二字四字而大學士李時從中調停曰二字四字太少須得八字都御史王廷相吏部左侍郎霍韜論與言合亦固爭之而言謂謚號祇以表行尊名其於服制有無名分尊卑本不相涉蓋破累朝事體不同之說也上以莊肅歷于昭聖而皇嫂之喪無有事嫂如事母之禮卒用六字謚曰孝靜莊肅安肅毅皇后夫武宗之

世廟識餘錄卷之八

三

謚固十二字也當時豈無壓毋之嫌而獨于莊肅始貶損之惜禮官不能終執奏也吏部尚書汪鉉之言曰大行皇后固上同於列后若論倫理難加全與今止宜且擬謚法二字以表稱懿行候他日再加徽號其巧於逢君如此他日上謂大學士李時曰謚議本內閣禮部事何與於吏部而鉉肆忿辯其為上所詆醜又如此已上卒加后以全謚也乙未殿試上親賜策問及讀卷畢降諭曰卿等所進卷朕各覽一週其上一卷正合題意周道善而備朕所取法其三說仁禮為用夫仁基之禮成之亦甚得

其意其上四論仁敬夫敬而能仁可以保治矣其上
二畧泛而滯于行其下二却似謹錚與題不合言以
時事故朕取之可以甲首餘以次列去蓋自有制
科以來 朝廷策士未有親承 聖問躬自披閱如
是舉者後禮部因請以 聖諭恭列登科錄籍貫其
十二人對策俱以次刊刻非似別科僅錄甲策對
而已其上一韓應龍上三吳山上二孫陞下二李璣
上四趙貞吉是科自問甲外九人皆選庶吉士皆留
官翰林其後以尚書入內閣者一人郭朴兩京六部
尚書八人吳山孫陞趙貞吉李璣尹臺康太和林廷

璣何維栢庶吉士之致高位亦惟是科為盛獨榜官
韓應龍以早世官不振

初大臣子承蔭者未經受官或鄉試中式俱許補除

上即位議罷之十四年吏部以 祖宗舊例為請仍

詔復之而故刑部尚書晉薰蔭子應垣中式補蔭

應垣應竣復中式以應垣子鈞補之補及三代後來

罕見近有 旨不許重補矣况三代乎至年遠者不

許補蔭似非所以勸勞臣也

今天壽山名妃子成祖諡號駐蹕于此飲酒是日適萬

壽之期群臣上壽故名天壽云而今之傳說者謂

御體所藏名天壽者非也

先是 禁中有大善佛殿內供金銀佛像并金銀函貯
佛骨佛頭佛牙等物 上既勅廷臣議撤佛殿即其
地建 皇太后宮是日命侯郭助大學士李時尚書
夏言入視殿趾于是尚書言請勅有司以佛骨等座
之中野以杜愚冥之惑 上口朕思此物聽之者智
曰邪穢必不欲觀愚曰奇異必欲尊奉今雖埋之將
來豈無竊發以惑民者可議所以未除之于是部議
請投之火 上從之乃燔之于通衢按是舉乃 世
廟度越千古之見顧其平生祇好追不好佛亦其天
性也

吏部左侍郎霍韜署部疏言頃臺諫多不得人以選授

不慎故也當預於進士取選之時部堂糊名校閱品

隲高下擇其才識老成者授以博士中書舍人等官

餘則授以推官知縣俾之練習政務以備他日科道

之選兼得 旨如議矣當是時科道官寂無一言指

斥其非者惟禮部辦事進士盧棟上書爭之其畧言

進士奏對公車臨軒賜第其等甲已經 聖明裁定

後來不過需次授職此至公至重之典係 祖宗成

憲而詭欲變亂重加考校是銓曹之權得傾 人主

世廟餘錄卷之八

六

論孔子所以不以言取人也

霍韜故以阻壞夏言 郊議言嘗奏其私書韜被逮下詔獄已而釋之其後兩人互相讎訐府尹劉淑相家人通賄為東廠偵獲淑相上書自白疑夏言陰陷之復疑淑相為霍韜所主使韜乃摘言為費宏請謚不宜謚文憲有犯 純皇帝廟號又不查校宏平生被論賊迹引律有比奏公事規避增減緊關情節朦朧奏准施行者斬之文欲當言大辟言疏辨韜自排陷楊一清陰壞桂萼之後揚揚自恣人畏如虎如擅准詞狀不奉 欽依令都察院奉行如家人賣題事露

世廟餘錄卷之八

七

不請 青輅降知印為吏如已經大選官不願任則准狀令下月重選亦欲當韜專擅選官大辟皆市井無賴語而韜指言犯 廟號事尤迂誕無當議謚出自翰林與禮部無干而彭時宋濂文憲之謚俱在正德間原無謚可避韜號博學何滂無稽考宜爭之不勝自是 上通寵言而疏韜言同安庸人而韜之不詰事體其腐尤易見也
故事欽天監奏祭祀日期于 奉天門進呈 奉天殿奏進行禮如朔望儀夏言因上奏進禮儀 上曰大報首重諸祀朕當親定儀一帙未傳為法取進曆儀
用朔去一每歲大宗伯以大報日期等日告於 皇帝前期于木衙門宿鴻臚卿俱請御殿及設案 奉天殿中是日百官公服侍班 皇帝服皮弁大宗伯具朝服自午門中道行捧祀日冊立置於案 皇帝就案先立定大宗伯跪奏曰嘉靖幾年分大報等祀日冊請敬之 皇帝措圭取而恭視訖序班舉案於蓋華殿中 皇帝陞座百官叩頭如常禮畢仍冠以急勒言居四字此嘉靖十五年秋日 御筆也刻在禮部寅清堂前歲遵行之後世人臣拜君君無有立受者是舉為禮卿至榮重事云

初 陳皇后正位中宮七年 上遇燕常及崩 賜諡

悼靈至是尚書吳百以 先皇后母儀天下懿行純
德足可稱述而諡法在悼猶勸中年蚤夭之義但靈
義有六類非美大之稱請下翰林院史議 上從其
言乃改諡曰孝潔而是歲 陵祀 上以 孝靖皇
后未加全諡於禮末備而諭禮部尚書夏言議聞乃
親定如 各廟 后加諡為孝靖往惠安肅溫誠順
天偕聖毅皇后諭所司遵行併命擇日改題神主蓋
聖心大悟前六字諡為非云

張延齡始以曖昧不法事下獄未當其辜 上亦以

世廟錄餘錄卷之八

人

昭聖故不忍即加誅延齡素性恣肆在獄殊不為
周防往往私通外人飲酒宴樂侈泰如故又嘗書聖
學心法一幅題君道不明賞罰六字於其端或傳擯
於外而京師民談劉東山者適以他事繫別獄憤懣
不受拘囚提牢主事羅虞臣因執而掠之東山恨虞
臣欲報之度非捫有大故無以報 上脫已罪乃誣
奏虞臣黨比逆惡故縱延齡陰謀賄結邊官為外援
其妻崔氏動引官闈為主所株連者不下數十百人
詔逮捕疏中有名者下 詔獄拷訊而鎮撫司以
其狀聞 上怒延齡明書君道不明之詞誦上為逆

責法司非人類與死因為黨先是延齡詞內有劉

者復圖挾詐又誣搆延齡謀附權閹傳通宮禁內金
幣賂遺真人邵元節詣結洛官王祿等釀成大患等
因有 旨併下 詔獄拷訊二疏所舉累人或不論
面事皆無影鎮撫司以實聞 詔下都察院從重擬
罪都御史王廷相等議延齡先坐重辟乃敢怨望當
比罵父者律仍前候決而羅虞臣等論罪有差東山
琦止坐奏事不實一配一成而延齡之獄愈牢不可
動矣

南京禮部尚書霍韜言按禮儀定式京官三品以上得

世廟錄餘錄卷之八

九

乘轎官員相避有等制甚明也邇者南京文官無論
品秩崇卑皆用肩輿或乘女轎街衢相遇卑不避尊
舊年給事中曾鈞驕馬徑衝尚書劉應龍潯珮兩轎
之間鈞驕與龍互相訐奏臣禮官也乞申明禮制俾
臣有所遵守 詔下禮部都察院僉議以開禮科都
給事中李克濁等給事中謝廷瀝等及南京給事中
曹通等各抗章謂近侍之臣不當迴避又雜舉公會
宴次得與尚書同列以證之章俱下所司既而禮部
尚書夏言以與 有隙克濁以執奏俱引避不預議
都御史王廷相乃與禮部侍郎王宗明張璧議覆曰

雜按大明會典京官常朝儀條內云公侯序于文武
 班首次駙馬次伯自一品以下文東武西依次序立
 此班列之定體如此又大宴儀條內云公侯駙馬伯
 文職四品以上及學士東西侍坐六科都給事中中
 左門序立六科給事中冊堦東西坐其宴貽之宋儀
 如此又公會序坐條內云在京法司會官署內俱於
 承天門外東西重行列位公侯駙馬伯列於東班都
 督等官列於東班後行尚書都御史侍郎等官列於
 西班通政司大理寺佐貳等官并六科給事中列于
 西班後行禮部會議民情俱於闕左門東直房序坐
 尚書左右都御史等官上坐侍郎副都御史等官對
 坐通政司參議大理寺寺丞等官列於東旁六科給
 事中列於西旁南京文武衙門公事會集序坐亦如
 之其會議聚坐之定體如此又官員相遇迴避條內
 云十品遇四品以上引馬迴避過五品以馬側立過
 六品引馬讓道而行其迴避之定體如此又觀給事
 中教場比試與侯伯大臣並坐選官賜酒飯與吏部
 尚書侍郎對坐此皆會典所不載夫尚書侍郎一也
 在吏部則對坐在兵部則並坐亦非定體矣但與大
 臣一時同事禮體之變又如此必欲從變推類衡決

常禮亦所不可今六科給事中朝參宴會遵常達變
 咸循禮制其逢遇九卿大臣亦皆引馬迴避成規其
 在其南京六科給事中逢遇九卿大臣立馬拱手不
 知所始禮典既不該載事例亦無可查且皇朝一
 王之制萬國同文豈都畿以南北殊俗與政兩京文
 職三品以下不許乘轎已有定例其川蔽帟女轎出
 入皆違犯典章所宜禁止請勅內京諸臣四品以
 下遵制乘馬其六科逢遇部院大臣亦如在京引馬
 迴避違者聽禮部都察院糾正上從其議有違者
 必參治其罪此題詳明妥當且詞嚴義正不激不隨
 可以彈壓人心顧南京去君門既遠人習玩愒今
 行未久即因兒戲問今時七品大臣各懷持保之念
 正無謂之救正亦無王廷相之謹議矣
 吏部尚書汪欽卒賜謚榮靈蓋與而奪之之辭也欽微
 之為人為人狠狡而長於趨時起家南部後歷任
 藩臬在廣東乃得因方霍以結納張桂既柄用力
 引之入上登極之初罷四方貢祥瑞而欽在南贛
 首進甘露時諸臣方修明倫大典因標之卷末以為
 上孝感所致欽遂蒙知眷無何擢內臺掌銓衡
 其勢張甚且兼有口才內雖軟媚而外示強直遇不

可意事即奏汰之 上亦信任不疑朝臣多畏避之
一時亦見欽肅臺諫一時有犯之者即以議禮自負
指為報復橫被譴謫併杖死者無慮數十人非犯衆
怒居之不疑久之 上頗厭其詭邪合自陳以去未
幾卒於家往時嘗記嘉定令李資坤者滇人也始令
楚之宜城以好興作為縣人所奏當赴調觀察李有
幹局竟調嘉定李感欽知已逾年李遣一衙僮五十
全裝以死組馳謝之而是時京師饑饉禁嚴僧係組
於腰偵校密伺之幾為所殺僧乃伴為盜則示以
身無所有校因舍之去入夜始得潛投欽所又素附
張孚敬一日偶有所忤拒不見欽因就其旁舍穴牆
而入俟孚敬出忽匍伏於庭中敬大為驚詫尋禮待
如初然心已厭薄之矣 國史稱欽內行修潔似非
實錄也

南京凡遇元旦冬至 萬壽聖節拜賀止行八拜禮霍
額在南京禮部以為簡奏欲照在京行禮禮部覆言
在京三大節有宣表致詞及傳制俱舞蹈山呼故行
十二拜禮南京在外無是只前後四拜非簡也然先
期進表文仍舞蹈山呼則業已行十二拜禮矣此
祖宗舊制非臣下敢自為隆殺似難輕改已得 旨

照舊行是時夏言在禮部與歸素不和能故阻其議
今在外司府州縣祝釐原行十二拜禮何嘗前後四
拜如南京而言妄援以證韜韜平生雖好異至所觀
欲改行十二拜禮未嘗誤也惟與王親同城有司行
八拜者隨親王之班故耳

書院不奉 明旨私自創建合有司改設自今所有私
創者巡按御史叅奏此嘉靖十六年御史游居敬劾
南京吏部尚書湛若水偽學故有是令也萬曆間常
州知府施觀民營科罰民財私創書院彼論乃調旨
者遂申明前令于是天下書院盡毀此非閣臣創自
已見而後來講學科臣既請必欲復之其在禮部題
罷有三代明倫止於學校不聞別有書院之名等語
其議竟寢然亦以是忤科臣也

霍額以吏侍徙南禮書意不無少望累上書攻訐吏部
內閣之短言文選郎中楊育秀私用承差駕本得其
重賄也日坐選美官育秀坐是調外一言吏部選給
事中劉文光等尋忽報罷給事李鶴鳴前以考察降
謫尋復原官以供受閣臣意請 上下諭吏部以後
進用人才務秉公正毋受當事者指使俾天下曉然
知威福自 朝廷而大臣有如李林甫秦檜者不得

播弄於左右其言雖公而意實忿激且天位天祿雖人主得而私之歸何悻悻於南部之徙也其器量褊窄上以是愈疎之尋詔霍輅有宜遵前旨盡心供職不得相訐致傷國體之語故議禮大臣終不蒙擢用者惟顧一人也

丁酉應天鄉試錄進呈考官批語下失於填名下禮部參看部議方試提調監試官俱應提問上惡策趣以國家祀戎大事為問語多譏訕令錦衣衛官逮治而考官江汝璧歐陽循俱外謫所取貢士不許對制先是三場一生題紙為大風吹入半空後應國子監

世廟餘錄卷之八

十四

中已得請貢士許送監肄業此其驗云蓋前場上易有剛自外而為主于內之題上已忘之矣嘉靖間屢起大獄俱下錦衣衛鞫訊而掌衛事指揮使王佐起家武舉能用法公平如張延齡怙先朝外戚寵橫無忌上惡之已下獄論死而規使劉東山仍脅其子許財妄奏延齡變味呪咀事佐執不肯誣延齡而反以奏事不實坐東山邊遠戍役用大枷枷號午門前三箇月人以為快此武弁所難也而當世廟時尤難矣哉

章聖崩上欲遷廢皇帝梓宮葬於長陵西南之

大峪山是時禮書嚴嵩阿上意極力懇懇已上

自悟顯陵難啓尋罷其事業疑章聖南部而御史

陳讓疏言古不合葬稱引黃帝以衣冠葬橋陵舜葬

九疇二女不從為證宜奉廢皇帝所遺衣冠與

章聖合葬於大峪山又以章聖所遺冠帔合葬於

顯陵其說頗謬悠無據上曰並建二陵川衣冠交

葬從古所無責令對狀讓乃引罪且自辨詔斥為

民乃知上意所注非群臣所能窺測也今上稷卜

壽宮正在大峪山頃言官欲傾首輔其寓意左有

難言者踰奏大峪山非吉壤乃內閣同禮部挾私誤

世廟餘錄卷之八

十五

國強上改卜已上親閱之了無可疑而御史柯

挺又力辨其非因有言建言者俱外調然舉朝無以

皇祖嘗欲遷顯陵於是為言者即一拆之其證

可塞亦何必紛紛爭論乎

大學士張學敏卒上親按古謚法以學敏能危身奉

上特命謚之曰忠前此所未有之春遇也學敏起家

甚晚得片甚驟京師諺云一可笑七年進士便擢

蓋指學敏也學敏以所學結主心而明倫一事大憾

聖母之望後以恃寵驕亢為上所不容然尋

遂尋召還蓋章聖留之也故終章聖之世春遇

不與以至於死其視躬受野肅然足為嘉靖間
輔臣之冠第報復太狠之說不悞如大禮大獄為已
得罪者誅寃無數後事平卒不肯出一言救解其
初入內閣常如人出已上楊廷和祗是議論不合衆
罷之矣而必欲置之於死楊一清揣上意早欲
則極力慫恿之矣終誣賊私以去已召川費宏又
恣為媒孽必疎上蹶之而後已此豈有休休之量
者哉逮致仕還家猶以私役民夫與御史周汝貞奸
奏其剛愎自用自是天性孔子未仁之論固當責之
耳

世廟識餘錄卷之八

廿六

已亥 上幸承天至衛輝府夜四更 行宮火是時
法駕已嚴辦侍衛倉卒不知 上所在獨錦衣衛積
押陸炳負 上出御乘輿後宮及內侍有隕於火者
乃法物寶玉多燬 上諭行在錦衣衛肅止焉 二
聖南幸荆楚沿途所御之處及凡事各該有司官全
不敬慎服勞昨衛輝行宮之虛官吏無至者亦無匹
夫勺水之備張衍慶亦不守護殊為欺慢其即差官
校將該府知府等官吏止番一人護印餘俱械繫送
都護軍門總付前驅使監押前行衆及逮守巡布
按兩司官赴鎮接司務司勘送法司議罪擬贖杖還

職得 旨各官違慢廢職悉黜為民乃陸炳自是
日見親幸按炳衛輝負 上之功亦云偉矣即一死
可贖而隆慶間言官欲剖炳棺戮其屍舉朝不聞出
一公論吾黨之束濕武弁類如此况當炳親幸之
士大夫昏夜乞哀其門者甚衆而調停廷杖官不至
於死功亦有可錄其請戮屍者安知非前乞哀之徒
也

世廟識餘錄卷之八

十七

方士陶典真之進以致一真人邵元節病不能從 上
南狩故以陶典真薦遂授神霄保國宣教高士命吏
禮二部給誥印仍許携其家於官典真即仲文也潮
廣黃岡人嘗任山東海州庫大使元節故往來與家
後元節貴仲文以太僕使職往依之于京師元節死
即受持眷至封爵往聞仲文善符水術宮中有鼠
蟻仲文以符水嚙之蟻縛劍而死以是得 上幸此
或民間訛傳云
上之南狩也命大學士顧鼎臣居守既領公勅又召至
平臺賜有 手勅勢尊而責亦重此臣子不世之遇
也自宜敬慎其職乃吏部主事缺以典臣鄉人刑部
主事吳崑調補之雖出署部侍郎張潮阿奉典臣之
意而典臣獨無嫌可避乎况南狩往返不過數月而

主事亦非急缺之官部亦暫假之柄獨不能數月待乎二公於靖恭之義似有未盡故不免于御史蕭輝祥之論而上令潮對莊以講讀劾勞姑之

先是大學士張孚敬既致仕告家奉 古建彼一亭寶

綸樓前建朝闕亭皆以廢寺為之輒役民夫為衆所怨望又嘗以他事與推官李嘉祥迕而巡按御史周汝貞至役稍稍裁抑其家孚敬疑其為之乃奏汝貞為嘉祥知讎受賄不法汝貞坐回籍聽助上命鹽法都御史黃臣同浙福甯司會勘木幾于被平其妻潘氏復奏辨之於是都察院復劾汝貞為嘉祥

世廟識餘錄卷之八

十一

報讎非實所佃廢寺令原主贖之不能則復歸張氏其族人亦不得因而訐訟以圖朝廷優大臣恤遺孤至意疏入如擬按孚敬得君終嘉靖之世無與為比而以私役民夫之故一推官能抗之一御史裁抑之比干後來輔臣建第而兩院三司郡縣競為助工至奔走海內阿奉不遑其風蓋邈乎不相及矣

世廟識餘錄卷之八終

皇王之

世廟識餘錄卷之九

資政大夫太子少保禮部尚書臣徐學謨謹輯

太僕寺卿楊最上言今八月十二日該禮部捧到 聖

諭內云東宮權命監國重大仍奏請朕少假一二年

調養或可親政恐若初不敢又取逸耳欽此凡在廷

大小文武臣工聞之莫不驚駭 聖諭何為一至此

哉揆厥所由 陛下不過得一方外之士欲假調攝

修養耳且古之 聖帝明主未有過于堯舜禹湯文

武也 陛下所欲取法者亦未有外于堯舜禹湯文

武也堯舜禹湯文武之德之功業見于經載千史昭

世廟識餘錄卷之九

一

然可考未有欲東宮監國而自托修養者也堯舜既

不肯為禹湯文武亦無所事 陛下何必為此哉堯

舜性之也非不知修養可以為仙禹湯文武身之也

亦非不知鍊迫可以成佛堯聖人雖知之不可易而

學之不可易而學不可易而得也不易得所以不學

豈謂堯舜之世無仙人堯舜之知不能學仙哉有學

仙之術有成仙之人大假所居之地不同所理之事

亦異耳 皇宮內院豈有白日昇天者哉昔孔子嘗

遇老子問禮出謂弟子曰今見老子其猶龍乎龍即

仙也孔子非不知老子之為仙不可學也不可學豈

可得哉臣待罪僕馬之門傳聞 皇上之諭如則驚而駭繼則感而悲叨列辟臣之末豈可默而無言犬馬之誠有如周昌期期不敢奉詔伏望 皇上端拱清穆恭默思道以純心契 天心孝念格玄念一日二日萬幾雖勞日力處分不費精神以調攝不遜聲色保復元陽不求仙而自仙不希壽而自萬有千歲矣黃白之術金丹之藥皆不服而用者恐傷元氣本性此臣所謂所居之地所理之事不同正謂此耳至于監國事體重大尤不敢議自有五六大臣并九卿科道主議況 陛下神武聰明自有定裁臣今止云

三代以上至於漢唐宋諸君不惟不足法且不暇及言耳九重之下肯一番意焉庶杞人之憂或可備常弦一少助云云 上覽疏大怒 詔廷杖之最是時年老不勝痛楚遂死杖下疏中所指方士蓋邵真人元節也

欽州知州林希元上疏陳伐安南之策謂方瀛方恃都濟以爲固若以東莞瓊海之師助占城擊其南以福建之師航海出枝封湖廣之師出欽州與之合以攻邵齋無巢穴矣以廣西之師出憑祥雲貴之師出蒙自與之合以攻龍編則根本拔矣如此莫氏可舉而

定也又條上方器書凡四上不聽蓋希元自大理丞左遷後其志愈邁無聊之意故悞襲道路傳聞之語冀一當 上不知兵難遙度將欲勞百萬之師以勤蠻徼卽幸而勝之得其地不足以耕得其民不足以使況未必萬全所傷尤大是以書生不可與謀國也時廣東僉事李默嘗遺書誦之曰欽州非用武之地若西非甘侯之相蓋指希元貌侵非台器也至今傳以爲笑其後希元位鄉門揭林府二字專通番船爲都御史朱統所奏希元故有虛名竟不窮治統反得罪

初錦衣衛指揮樊瑤以長子綱嘗有罪不當嗣欲嗣廢子縉綱又訐縉不可嗣宜嗣已子 詔下法司按問時刑部尚書周鼎言子揚惡以毀親父昵私以偏廢均有罪 上報曰父子不可並罪再議之於是法司改綱誣告人死罪未決者律瑤仍奏事不實律上怒責期雍曰瑤奏已事與奏事不同期雍變亂律條合對狀期雍引罪姑奪俸一級按今律書前叙服制正欲人先明倫而後勅法使情罪必歸于允當上既精于律意而尤篤于親親非臣下所及宜其收過不暇也

嘉靖間稱戶部尚書梁材爲第一材順天府霸州大城縣人弘治已未進士起家知縣陞刑部主事員外改御史歷副都御史陞刑部侍郎戶部尚書六年考滿得旨致仕尋復召爲戶部尚書加太子少保疏劾郭勛侵軼不法事遂以冠帶閑住卒於家村數歷中外清節著聞司國計前後十年是時工作繁興邊費無藝材謹守莞鑰出入有度一切濫請妄費悉禁弗予功臣侵占田土者斷給還民申明守令給由例天下不加賦而用亦足時士大夫頗尚圓通大臣或阿上取寵而材獨屹然自守中流砥柱無媿古人後追世廟識餘錄卷之九

明

謚曰端肅蓋稱易名之典云自後大司農難稱其職矣

初御史巡按邊腹凡遇戰伐止是稽覈功罪而已不與焉嘉靖十九年虜酋吉囊擁衆數萬由延綏西路定邊營入寇時諸鎮兵悉分布守邊虜乘虛攻固原城分兵四掠殺戮甚慘總制尚書劉天和檄革任總兵周尙文激以忠義尙文感奮大破虜于黑水苑軍聲遂振三鎮斬獲至四百四十餘級捷聞上大嘉之陞賞有差而御史呂光洵亦得陞係一級巡按以邊功叙錄始此濫觴效尤延至腹內御史苟便身圖功

罪無復較然者矣弊源一開不可復塞也

泰坊贊善羅洪先司諫唐順之司經局校書趙時春以

上常不御朝各疏請來歲元日朝賀禮成請皇

太子出御文華殿受文武百官及朝覲官朝賀禮部

覆洪先等所言謬妄不達大體上曰東宮目上視

未會安得行步且朕方疾後未全平復遂欲儲貳臨

朝是必君父不能起者羅洪先等狂悖浮躁不道姑

臣竟與卿爲民由是三人名重天下時東宮尚在

帝躬卽無疾亦非朝百官之口矧上方不預豈欲

聞此不祥語三人之名固不當何此爲重而獨惟夫

世廟識餘錄卷之九

五

希聲附影之徒恒以事之不足重者爲可重也其後

時春順之相繼以兵爭起而皆不效于用獨洪先名

在疏首爲上所記憶卒不及用故得全其名云

巡撫大同兵部侍郎史道雖急功嗜進之士然其才辨

敏給亦有可取者給事中莊靖嘗劾其指就自豐備

禦無策侵妄意內陟京脫禍機乞賜罷斥云云道歷

叙年勞并乞以奏內事情覈勘且曰人臣任事有夷

險有難易有勞逸譬之擔負者二人共一人之負則

逸一人盡一人之負則勞一人并二人之負則困而

莫勝一人兼十人之負則困而必至於斃若夫袖手

空言者焉知負者之苦今外臣之難惟巡撫最巡撫之難惟諸巡最諸巡巡撫之難惟大同最臣以淺昧承乏重寄竊猶操禹舟之舟于洪濤巨浪中其所仗藉惟陛下之威靈耳使坐享安閑者不憫其持危濟險之難與努力支撐之苦又從而下石以挫敗其器臣之四體何以展布惟有去而已是疏詞不迫切而其曉譬諄複足以悟言者之氣真能臣也 上竟優詔留之

世廟朝言 之臣前後踵接旋罹誅算者多矣大都疏內有畏死意者 上怒其以君實直得禍最重若其世廟餘錄卷之九

大

言直指乘輿耳心斧鑢若御史楊爵者 上雖惡其阻拂而亦亮其忠鯁第淹禁 詔獄而已終不欲殺之也爵跡數 上失人心致危亂五事其一言去年自夏入秋恒暘不雨歷冬無雪煖氣如春至元旦始雪即止憂旱之切遠近所同此誠徹樂減膳之時而大學士夏言等輒以為靈瑞而稱頌之其欺天罔人不已甚乎翊國公郭勛中外皆知其大惡大蠹使其稔惡肆毒潛干政柄則群佞趨附善類退處其為天下國家之禍日益深矣此任用匪人之過其二言邇來四方飢饉相仍小民委命丘壑此誠節用惜財與

民休息之時而土木之興十年於此矣又差部官遠修雷壇以一方之故敗民膏血而不知卹昔隨以盛修宮室至於亡國願 陛下以為鑒此興作未已之過 陛下即位之初嘗以敬一箴頒示天下矣頃來朝儀間闕經筵不御大小臣工朝參辭謝未得一觀天顏敷奏復未得一聆天語臣恐人心怠中外渙散此朝講不親之過方士執左道以惑衆 聖王所必誅者今乃金紫赤紱適於羽流假此妖誕邪妄之術列諸法禁森嚴之地而藉以為 聖躬之福何哉貽四方之笑取百世之譏於 聖德國體所損不小此信用方術之過 陛下臨御之初延訪忠謀虛心納諫人得以盡言而致治得大足以上聞也往年太僕卿楊最言出而身亡近日左贊善羅洪先等皆以言罷斥臣恐忠臣結舌讒諂盈廷而上下之情不相通矣此阻抑言路之過願 陛下念 祖宗創業之艱難思今日守成之不易察臣忠惻憫臣所言勸之施行時中外頗以言為諱而爵所論皆人所不敢言意讜而無假飾真直臣也爵陝西人平生清介絕俗居獄中惟推演易義悟死生晝夜之指已 上念之釋其獄尋有上書者復追還繫凡在繫前後七年

十

世廟餘錄卷之九

無敢為言者忽一夕中官大詔急赦爵爵即逃歸其舍有大鳥集之爵曰吾殆死矣遂自為墓志未幾果卒隆慶初贈光祿少卿先是爵為行人出使塞上時遇歲饑民食草根樹皮爵優命之日即舉其所食上疏備述民困憐難之狀上下所司知之又嘗為母乞志文於呂狀元楠自馳驄騎行數百里至其家不享其一飯而借宿野寺中俟脫稿而去此二字問之前輩一縉紳云云

世廟識餘錄卷之九

方士段朝用廬州合肥人嘗以燒鍊術干郭勛謁以進用勛試其術良驗朝用又言所化銀皆仙物以為歡食器當不死勛信之乃製為銀器百餘會 上諭朕躬修秘祝以謝蒼穹即以仙銀器為食欲設二親几文上不得及入廟欲遵奉又迫期難辦勛即以所製器進之言此亦高士所化仙銀也 上大悅即加勛祿米歲百石時大工煩興財用告訕朝用復獻銀一萬兩助需增工費 上以為忠愛深加獎賞授紫府宣忠高士命支文官正五品俸乘一真人陶典真亦力薦之欲其歲進數萬金以資國用已試其術不驗朝用有徒王子巖者嘗朝用寵乃攻發其諸誣穢隱惡日問典真所典真懼為所累遂上章自理請禁係

子巖而責朝用歲辦銀四萬兩供司空費 上曰黃白之術古昔有之非真有道術者不能卿初薦朝用乃彼進銀萬兩朕亦信之以其足代民膏血耳卻要試不效始知作偽卿本納忠波敢為欺何與卿事於是勒錦衣衛執朝用于巖赴鎮撫司抄訊以聞先是朝用所化銀俱出郭勛帑而朝用以幻術盜之者也既露而 上亦寢懷助矣勛本以議禮為 上所寵眷後漸驕恣侵奪朝權為縉紳所切齒久矣段朝用已忤 上旨後查擬國營軍役以不便已私故遲領勅為科道官叅劾 上益惡而刑科都給事中高世廟識餘錄卷之九

九

時遂乘機發其平生之短而謂其與罪人張延齡代管家事於是 聖怒愈不可解而勛就逮下獄死矣高時杭州人時後落職家居以姦淫事亦論死隆慶初人以其嘗論武定乃宥之也辛丑四月辛酉夜 九廟災廷燬成仁二廟 主上哀痛之甚巡視皇城科道官胡汝霖請李秉雲恐上罪之乃劾奏大臣罷鑾嚴嵩郭勛等聞災不疾赴救姑以寒責而是時鑾等方供事祈禱內壇業已先詣災所令守廟內臣巫捧神主以出已開長安門方納汝霖等入 上察其言不實論鑾等曰卿等力竭

齋誠贊朕禱雨日夕左右夫誰不知彼說者正指是
且禱雨為民食非聲色遊娛非卿等導諛使果藥生
今亦是此群小輒乘機中傷可歎勿為介意有旨宥
文武大臣罪到并未入者而汝霖等俱外謫上感
福不測非人所能預揣也後都給事中戚實等因灾
變陳言誤以已意既有所指斥復有所薦引上曰
宗廟灾變朕方朝夕祗懼不敢康寧在廷羣臣正宜
體念同加修省以回天意戚實乃敢因而行私肆意
妄言變亂邪正廷相戴儒原係科道所舉乃自相
背戾彈劾王幾偽學小人專擅薦引顯是懷奸植黨
世廟識餘儼奉之九

十

欺君誤國責令陳狀已賢引罪亦外謫
總督蘇州兵部侍郎胡守中始以御史苞車駕南狩
頗者風力因詣車郭助勦嘗薦其有才上遂不次
擢用其後縱肆貪黷無所不至在遼常虛張虜勢假
稱犒賞冒費帑銀無數已修建來遠樓欲藉以威虜
乃擅砍湖河川一帶樹木為之自徽嘉靖口藩籬其
狂誕可咲頗誇以為功奏聞之上諸賜樓名上
心知守中反覆小人蠱惑誤國姑付巡按御史查核
而體科給事中章允賢之奏至矣奏內言其拜助為
後父出妻相見詞極醜穢竟下獄論死易曰惡不積

不足以滅身守中之敗天使之也

吏部尚書許論以邊報屢警軍需匱乏請發內帑之金
借百官之俸括富民之財開鹽課之令以濟邊儲
上以借俸括財非盛世事已之頃萬曆間內閣輔臣
以陵工費大議百官如嘉靖故事捐俸助工上知
百官俸薄輸諸公必取諸民亦報罷此二事若合符
節真無媿於法祖矣

壬寅宮變始於宮婢楊金英等蓋欲斃上於熟寢初
以繩束喉而誤為死結喉氣通得不絕有張金蓮者
知事不就走告皇后后往救獲免尋命大監張佐

世廟識餘儼奉之九

十一

高忠捕訊之得金英同謀者楊玉香邢翠蓮姚淑舉
楊翠英關梅秀劉妙蓮陳菊花王秀圃八人親行弑
逆首謀者則寧嬪王氏也是時端妃曹氏有殊色為
上所鍾愛實不與謀而蘭及之以有授意者人以
為冤張金蓮事露方告更有徐秋花鄧金香張春景
黃玉蓮數人在內詔不分首從悉磔之於市按古
者婦人無刑雖有刑不在朝市時變起倉卒刑亦促
成于中官之手故法司不得而爭之也

咸寧侯仇鸞兵部尚書毛伯溫奉命議討安南至廣西
徵調兩廣福建湖廣狼土官兵并檄雲南守臣及諸

司俱集議分正兵爲三哨分奇兵爲二哨烏雷山等處兵爲海哨又議雲南別集之兵于蓮花灘分三哨與黔國公沐朝輔安遠侯柳河提督軍務侍郎蔡經巡撫都御史汪文盛等部署已定乃馳檄安南臣民諭以朝廷興滅繼絕之義計罪止於莫登庸父子有能舉郡縣來降者即以其郡縣授之擒斬登庸父子來降者賞二萬金官顯秩中告再三又諭登庸父子果能束身歸罪盡籍其土地人民納款聽命亦待以不死伯溫等駐師近邊登庸聞之懼遣使詣軍門乞降詞頗卑切伯溫等承制許之約以十九年十一月

世廟錄卷之九

十一

三日來降時登庸子方瀛已死乃留孫福海守國登庸與姪文明并酋首院如桂等四十餘人入關各尺組繫頸詣所設闕庭徒跣匍匐自跪上降表復詣門問旬旬拜拜盡籍國中土民軍民悉聽處分欽州所屬被侵四峒境土額以內屬仍請奉正朔舊賜印章歸還守以候更定於是伯溫等宣諭朝廷威德暫令歸俟命伯溫乃與諸守臣會疏言安南畏威束身歸罪其黎寧自稱黎氏之後譜系不詳無以爲據今宥納登庸削去改爵受新秩而遣人伴送文明與諸酋至京齋上降表曰臣切惟先國主黎氏

末運迫趨相繼淪喪及至黎應曄國未幾亦遭危殆臨終倉卒苟從夷俗暫以國事付臣又付子方瀛未及奏請誠涉擅專雖君門萬里難於上聞而罪實滔天豈容自昧嘉靖十七年臣父子謹遣阮文泰等表乞降并所處分但積誠未至不能上動聖心夙夜憂危靡遑寧處十九年正月二十五日臣子方瀛不幸早殞國人徂於舊習欲以方瀛長子臣福海代領其衆臣慮前者誤相受授義已不安今若再徇所請負罪益重無以自解以此臣與長孫福海惟執此以俟朝命頃者大將專征軍兵屢境闕諸國緣

世廟錄卷之九

足以當懼是國人亦危朝夕幸見軍門機機無辜天言慈澤無涯拊膺流涕竊念臣登庸有罪黔首無辜聖慈不忍以臣之故而駢戮群黎臣何幸以群黎之故而得存殘喘已於國內北望嵩呼率小目阮如桂杜世卿鄧文植耆人黎烜士人阮經濟等於十九年十一月初三日組繫出境稽首投降臣登庸飲躬赴京瞻天請死緣已衰老不堪匍匐臣長孫福海喪次不可遠離臣今遣臣親姪莫文明并差國主攜臣許三省阮簡清小目阮廷祚等詣闕待罪伏望聖慈矜宥俾獲自新其土地人民皆天朝所

世廟錄卷之九

在懶能備而情從官區使臣得以內錫永世
 漢漢氏聯列漢事體歲頒大明一統曆刊布國中其
 泰運期與天之幸也雖臣先國臣丁氏陳氏黎氏遞
 相繼而前雖紀元臣也雖成國人一切革除聽候
 命諭雖仍舊往謬自述天誅比者臣聞廣東欽州
 知州林希元奏稱如昔點浪二都所稟金勒古森丁
 葛四嗣係欽州故地果如所稱臣惟命是聽其本國
 雖與賊直應合類補及以後年分緝貢方物臣不敢
 遽以爲言者以方在罪中求免一死尚恐不得耳又
 臣舉國人欲照先朝故事備代身金銀人獻上亦應
 世廟錄卷之九

海突惟輸款上聞若 天朝原賜本印信信經
 事並宜謹守不敢擅用伏望 聖明審察臣登庸不
 勝戰慄之至夷日阮如村等亦合跪奏登庸受處
 村託路阻未由上達今黎氏已絕無後乞宥登庸罪
 俾得攝國舉庶免他辭 詔下廷臣雜議余謂王如
 伯溫所請并條上設官頒正朔定貢請給印信復
 四嗣處受降勅諭待夷使助黎寧擊兵馬諸事宜
 與臣曰安南自昔爲中華至宋受王封始淪于夷若
 陳氏傳世久遠又如慕義納款爲我 太祖加獎著
 勳後人無伐其國 帝王無外之仁何厚也止因賊

世廟錄卷之九

臣黎季犛弑主日焜又殺其孫添平大遂不道上干
 我 文祖震怒始命將討平郡縣其地是出交人于
 水火已不得爲黎利復肆奸欺鼓衆作叛又詭詞請
 封我 宣宗皇帝念息兵未久惟 聖祖爲陳氏寬
 以恤交人姑置不問累朝因之朕卽位以來黎氏久
 不來庭將奉辭伐罪節據勘奏乃知有莫登庸父子
 竊據因其罪狀未明恐戮及無辜暫遣文武大臣從
 宜撫勦今登庸既面縛請罪是與二黎兇悖有間察
 其降表與國人代陳情有可原姑宥之茲爲交人求
 置革去王號毋許稱國庶免亂賊接近相叛既云棄
 世廟錄卷之九

民無人登庸又爲交人附屬准受職賜印便奉正朔
 朝貢仍計其地方爲置官屬以便統轄其人民土地
 朝廷無利之所請宜兵戶禮三部再集廷臣詳
 議以聞比廷議復上 上命降安南國爲安南都統
 使司以莫登庸爲安南都統使官從二品子孫世襲
 別給銀印舊所僭擬制度削去改正海陽山南等十
 三道路各置宣撫司設宣撫同知副使僉事各一員
 更換黜陟俱以付登庸廣西藩司每歲給與大統曆
 以奉正朔仍令三歲一貢四峒侵地還屬欽州今兩
 廣撫臣優恤之國中錢穀甲兵之數不必奏報黎寧

仍令守臣勘訪果係黎氏之後授與所授四川境土以承宗祀否則已之莫文明諸夷使及所遣伴送之人各加賞賚已而兵部請擇口奉群臣表賀并論內外諸臣工上辭表賀而錄大學士夏言等尚書毛伯溫等爵賞有差是役也上意本不欲勤兵第欲以兵威坐鎮版夷已果如麻笄而功收不戰安南至今奉正朔禮約京修貢納款如故真神武不殺哉其降表亦明暢委婉故備錄之

詔削少師燕太子大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夏言秩以少保燕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致仕初言久

世廟識餘錄卷之九

十六

以疾在告命慈壽皇太后崩上以皇太子服制之儀傳示及言言具疏對誤寫字號被旨切責令從實陳狀言因引咎陳謝并乞給假還鄉治疾上怒曰言初以言職朕命乎敬傳示令上言郊禮自是具擢崇遷卷出群臣上何肆意放恣一至於此茲廟災修省之初皇伯母大喪之際遯困未靖正編主憂之時乃爾思體念居出意任病已將平敢於求逸大負倚任本當逮問第念往勞姑洛職令致仕去言因邊警條上備邊事宜上曰既蘊忠謀何乃堅于自愛朕眷倚姑不問章下所司知之按此

初斥言也未幾復召還原職仍賜假調理既踰年言上疏乞骸骨上手批曰言始因朕諭字敬令上疏論郊禮漸階寵用出群臣之首累次放恣欺慢全無警懼而諛退誹渎負朕恩遇優禮之甚屬當日食太重正坐下慢上之咎合革職閑住此再斥言也

初妖人段朝用以燒鍊術干郭勛為勛建冊室因得見

上授為紫府宣忠高士已而改羽林衛千戶又改紫府宣忠散人時勛得罪繫獄未測上旨朝用謀

行騙局執勛奴撈掠之且告曰歸語而主餽我金十

萬當免而生追賊勛奴不應則用紫之其夕一人死

世廟識餘錄卷之九

十七

朝用知不可掩乃上書言勛奴欲行刺為已所覺遁遁至斃仍署官羽林衛千戶銜上怒朝用改官不受命又於禁封日奏私事擅殺人下鎮撫司鞠治備得其實法司議請加顯戮沒入其妻子財產報可後朝用度死按勛本以議禮蒙寵後來專權驕恣煩于朝事故為縉紳所不悅晚進段朝用以結主歡天益之疾矣卒以此賈禍愚哉然聞上南狩與大學士顧鼎臣居守獨勛不受中外覬遺此亦有持操為武人所難宜上終念之也

內官監太監高忠嘗以事忤旨繫內獄尋被釋無何即

有官婢之變 上甚疑之至是月忠以建大享殿請

祭司土神易定礫字以定頂 上大怒謂其包藏惡

念任意欺罔且以定礫常言何礙禮而諱避也合所

司如律斬之居數日刑部請執忠赴獄 上口朕初

因定礫二字一時怒疑人將謂朕以左言罪人且昨

工部奏及翰林院撰文皆易為定礫非也自後內外

文移仍用定礫字按自古臨文不諱嘉靖末年危奏

上冊牘即點書同左多避忌此或群臣諂事之過

而 上未必屑屑計較也

巡城御史戴維帥以事欲督兵馬指揮鄭思賢金夏二

世廟識餘錄卷之九

人故以所懸常朝牙牌擊地致損上言計維帥毀

上以御史不諱憲體謫維帥為江西布政司都事

而二人居職無恙未幾吏部不得已劣陞二人為州

同知蓋是時 上既嚴明而 朝廷典刑故在貴不

得陵賤賤不得妨貴若後來卑官如二人所為臺省

中共起而魚肉之矣

世廟識餘錄卷之九終

世廟識餘錄卷之十

資政大夫太子少保禮部尚書臣徐學謨謹輯

癸卯吏部尚書許讚等以大學士翟鑾為禮部主事

惟一求改吏部太學士嚴嵩為監生錢可教求為東

陽縣知縣疏計之并以所屬文選司郎中王與齡私

書封題因言此各其一事其他不可勝紀臣等違抗

積罪如山非特 聖明覆庇則二權奸主于中而群

鷹犬和干外臣等不為文選司郎王嘉賓之遠黜得

為近日御史謝瑜之回籍幸矣伏望 聖明于清閒

之暇省諭二輔渾厚博大姑容臣等少盡職業仍下

世廟識餘錄卷之十

惟一可教法司議正其罪以為奔兢權門者戒雖人

下內閣於是翟鑾等各引罪自理鑾言張惟一臣主

試順天時所取解元後廷試二甲第一科第既優且

其人質實無偽向在吏部司屬有缺臣曾薦惟一學

行于讚并有一東與郎中與齡臣竊自謂此亦以人

事君之公且其事年餘矣嵩謬可教幣非出已請速

可教錦衣衛究各詐偽因言臣與讚無嫌竊推今日

評臣之故蓋由讚等不思 聖明日覽章疏獎鑒莫

逃凡所釐正悉出 宸斷乃意臣等所為故因所憾

而圖所以中之也彼疏明口省論輔臣渾厚博大則

疏情已畢露矣然讚美良豈解為此第受制司獨不獲自由耳 上乃手批吏部疏曰覽所奏固欲革求免之意然汝等果一人不承奉一帖不接受亦不必有此訐發且許讚非如此為之者本之王與齡強要脇持與同黨報復之耳鑒帖既久舊帖已偽俱其大私請縱獲私賄之實但常奏決于 上何為便旨曰權奸中引王嘉賓謝瑜之名又以渾厚博大為言懷私怨忿明矣許讚其體心盡職王與齡着為民員外吳伯亨主事李太魁周鈇俱調外任錢可教送鎮撫司究問諭鑾嵩勉盡輔贊加以清慎忠平佐朕勿避世廟識餘錄卷之十

短以輜重寄其所善客已悉為所匿結紳傳笑曰此秦始皇為漢歐除也所謂客者亦名家子浙之餘姚人以蔭任尚寶官而文選郎福建晉江人也不欲言其姓名

山東鄉試小錄 上覽第五問防邊禦虜策目謂語含譏訕下禮部參者尚書張壁等言今歲虜未南侵皆皇上廟謨詳盡天威所懾乃不歸功 君上而以醜腐廢飽為詞誠為可罪考試官教授周鑑李弘教誦剽悍陶悅胡希範程南具紹曾葉震亨胡倚率意為文叛經訕 上法當重治監臨官御史葉經漫無

救正責亦難辭其提調官布政使陳儒參政張泉璧試官副使談愷潘恩均有贊襄之職俱為有罪 上曰各省鄉試出題刻文悉聽之巡按考試教官莫敢可否此錄不但策對含譏即首篇論語義繼體之君德非至聖等語尤涉謗肆殊為無君不道棄經職司監臨事皆專任并周鑑等陳儒等俱令錦衣衛差官校繫逮至京治之尋逮經儒泉愷恩至 上以經狂悖不道命廷杖八十為民降儒等邊方雜職經遂死於杖下已乃補儒等為宜君等縣典史按葉經嘗論嵩奸貪至是乘機下石 聖意止罪五策涉訕而譎

語義則調 肯摘出於此經禍益慘不然各省鄉賦
出題刻文俱屬御史考官不與 上何從知之也又
按論語義經原倩江南一名士為之欲以釣奇而幸
以賈禍亦可悲矣

山西石州既被虜後 詔旌孝子張均烈婦白氏等十
三人張均石州人正德中舉於鄉以親老不仕讀書
奉養孝行開遠近父曰赦太學生也先以親早亡不
得祿養亦誓不仕隱居城北村辛丑虜大入遁逃至
石州城被執執均馳一騎賊中號哭求父流矢射中
肩累鎗前走至則父已死賊矣均哀痛殞絕盡飲父
世廟識倫報奉之十

血水漿不入口三日而死是年虜害最慘石州同時
死者孝子張承相等十一人承相州學生也少孤奉
母二十餘年最孝人稱之虜至負母以逃為虜所得
承相抱母叩頭號泣雷怒俱殺之 一博者生二歲而
孤奉母十七年年少以孝聞母居村舍博從城中受
片膚至城下號泣求母母以被執道遇之奮氣取石
擊賊賊就剖其心殺之母得逃去博死年十八歲張
永安者掾史也父為虜所逐永安持挺走救之擊傷
二賊趣父逸去身從後護之被數十創死白氏安
妻也聞賊入寨從夫及匿土穴賊攻穴甚急度難保

生則謂若從此去吾死不從賊且日反甘甘耳夫果
逸去婦遂被執罵賊不辱身被十餘創死李氏牛宗
近妻也竹四場村家貧隨夫傭作賊至走三谷中夫
為賊所得伏其夫身求代賊俱殺之山下具氏侯
儒妻也賊正走山峒其傍婦女皆掠去度難獨免則
推兩兒山下自投溝水賊曳出載之馬上遂自刑其
而不辱賊殺之郭氏喬甫妻也母家頗富而夫甚貧
然奉其舅姑絕孝謹人以為難賊至不屈被殺狀與
白氏同李氏典膳張環妻也年老寡居馮氏張蘭妻
也年二十而寡守義三十餘年俱罵賊不屈而死
世廟識倫報奉之十

女賀氏年十七歲未嫁賊至從父匿山洞被執罵賊
死溫氏年十六歲與母俱被虜伏地不肯從賊死孝
子溫繼宗者沁州學生貧苦而好學父沒不能葬日
夜居守壬寅賊寇邊咸勸入城避之以父殯不肯賊
至與叔父淵等力戰整傷一刃吹角大至中矢死父
樞傍淵等皆被害按虜當年入寇何石州之敗奇節
之多一至於此亦異事也
甲辰刑科給事中王交王堯日論劾少詹事江汝璧脩
撰沈坤編修彭鳳歐陽暉署員外郎高節朋私通賊
大壞制科大學士翟鑾以內閣首臣二子汝儉汝孝

世廟識餘錄卷之十

六

既聯中鄉試又連中會試若持券取物然崔奇勲乃汝儉等師焦清與汝儉結姻又同受業四人者會試俱一號汝儉汝孝奇勲皆彭鳳所取詩經考卷五人何俱在鳳一房歐陽暎亦汝儉等師本同經又改署經跡若引嫵而陽助風尋卷及沈坤之取中陸煒高節之取中彭謙汪一中皆以納賄故乞明正其事且欲追論順天鄉試主考秦鳴夏浦應麒阿奉翟鑾之罪上下其章吏部都察院從公參看鑾隨疏日埋且請欽降題目命院部大臣覆試上怒曰鑾被劾有旨參看乃不候處分肆行擾辨屢屢以直無避爲

世廟識餘錄卷之十

七

亦難逃罪上詔杖汝壁鳴夏應期六十革職開仕不叙珩越降一級調外節制充軍譴爲民坤一中燭存留供職是時上不御朝故閣臣秉勢作奸而考官阿取耳目三尺不復知有朝廷矣此亦嚴嵩嫉樂位出已上故嗾言官論劾然陸煒爲受職中書舍人非試職也乃冒進科場竟得連中而卒以都督陸炳之弟役陰庇之主雖至聖必不能出權奸之手可歎也萬曆以來科場事益復冒濫矣勢家之子雖有司中不可中者而主于必中則諛臣默爲之圈套也卽勢人亦以爲當然何也

叛賊王三者大同左衛指揮王鐸之子也鐸係與虜舊吉囊通遣三遺之酒物吉囊因留之妻以部女鐸爲虜用頻年入犯皆三導之至是虜至水地莊向舍餘劉伏把索食翌日伏把商同按伏大同官軍四百餘人及水峪口餘丁馮龍賈昇張寶等計縛之并其黨三人巡按御史李天寵以聞上大悅命賞伏把銀一千兩加陞五級馮龍賈昇張寶各一百兩授試百戶王三械繫至京獻俘正法馳報人賞銀十兩紉緡一表褒其餘失事獲功諸人俱命天寵勘實以聞已北路參將張鳳詐稱統領部兵擒三欲攘爲己功巡

撫膺榮總兵周尚文上其事 上以風設詞欺罔責
榮尚文輒與妄奏詰令謝狀鳳復奪三繫於天城天
寵劾鳳掩襲冒功 詔逮鳳至京訊問已王三械至
京命磔之於市梟示各邊餘黨三人皆斬鳳謫邊衛
克軍是時 上在秘宮禱玄剿賊王三之獲歸功者
威故諸臣不及于陞賞

給事中胡叔應鄭大同建言科場事宜謂監試御史不
過防範於外故內簾之弊無從糾察而散卷等官始
得以徇私分送今內簾亦 監試官一員按此論甚
確其癸未知貢舉嘗論貢院以簾見諸考官房俱設

世廟識餘錄卷之十

人

此通徹並無為鑰便於往來互相檢卷則徇私者又
何所遮壅而不為也惜乎叔廉等之說 旨格不行
此事以不可已今勢家子之卷內簾無不知者故近
年次第中式惟以父官為先後耳

楚王世子英耀楚王顯格長子也狎比群小徐景榮劉
金楊惠等淫縱不法先以匪奸宮人方三兒事覺楚
王錮三兒而杖殺其所使閭元兒等英耀恨之三十
三年端午日王直酒召諸宗室觀龍舟呼樂婦么兒
侑觴英耀見而悅之令劉金潛納之別館王知之復
欲殺金聞大恐乃密與景榮等策圖自英

曰王怒甚且欲廢立不如先發英耀遂謀以次年上
元邀王賞燄因舉事及期乃集其黨田堯謝六兒張
六等軟血而盟分執銅爪木梃象以而具伏緝熙堂
后約典砲為號部署定日甫申而王至時武岡王以
送王亦至酒數行乃款武岡王於西室王左右從者
以次設食稍引去於是英耀舉手合張貴放砲金等
即率眾從王坐後擁出六兒首以銅爪碎王腦髀等
推挺而下立死英耀驚走武岡王聞及往救亦為亂
挺所傷王既弒英耀怒未已令六兒以鞭鞭王屍歎
下徐昇入內寢翌日乃殮用長史孫立承奉張慶王

世廟識餘錄卷之十

九

熒等謀以中風暴死偽計於鎮守撫按三司等官各
衙門而禁武岡于別室令毋得出王從者朱貴以扶
門出告變事泄漏鎮撫等官具以狀聞英耀私遣人
追截其疏不及于是謀自為辨使指揮甘玉梅及儀
賓李瑞書辦官李仁等勒取崇陽王等保奏又為辨
詎使承奉王憲多齎金錢上之獨趙山王不肯從陰
衣英耀弒逆狀并勒印妄保事 詔司禮監太監溫
祥同駙馬都尉烏景和刑部左侍郎喻茂堅錦衣衛
都指揮使袁天章會鎮巡等官往按其事武岡王聞
祥等至始乘間得出府具揭英耀大逆不道如通山

王言于是祥等奉勅削奪英耀位號收其冊寶拘之輓城內會巡撫車經巡按伊敏生驗治徐景榮等各詞服論罪具上復令法司集廷臣雜議掌府事東寧伯焦棟等吏部尚書熊浹等議曰英耀性本寬殘行復職惡殺父鞭斃天理紀滅罪不容誅示陽王顯休江直王榮漢永安王顯格東安王榮淑均以王室至親惡為大逆保奏通山王英欽被脅而守正不阿武岡王顯樸受禁而終能脫首右長史孫立承奉正張慶承奉副王靈既失討賊之義且并濟惡之謀左長史馮天祐營差久出大變罔聞徐景榮三十六

世廟識餘錄卷之十

十

名俱以賤役謀弑親王內造意者景榮等三名加功者田亮等八名惡逆左甚官人方三兒樂婦宋么兒私通世子釀成弑逆英耀及徐景榮等典刑具在國法因款英耀及徐景榮等所宜明正其罪以為亂臣賊子之戒餘亦據法原情以昭懲勸議入制曰英耀悖逆天道主謀弑父罪惡無前獲賊不容既經差官勘實并多官會議明白皆欲明止典刑朕不敢赦其命希忠祭告皇祖斬之於市焚棄其屍不許收葬徐景榮等二十六人即於彼處會官凌遲處死內景榮三名田亮八名財產籍沒妻子為奴宋么兒方

三兒各杖一百孫立等三人皆斬馬天祐捕治革職顯休榮漢顯梧等叔等各奪祿米三之一英欽顯樸俱賜勅諭仍各賜慰銀五十兩彩段四表裏該府應行事正并楚王應得卹典禮兵二部其查議以聞仍以書諭各王府云云某宦楚又嘗開通山中尉華堦言其詳大都與國史同惟鞭斃之說似獄詞文致至顯樸之無禮於其子亦非人情每見英耀偶服鮮衣輒令瞻伏泥淖中必汗壞之而後已其積釁已非一日而後愛姬王氏復生幼子則駁駁有奪嫡之漸當是時非英耀弑父則顯樸殺子決不相容故楚

世廟識餘錄卷之十

十一

席之禍一至於此

乙巳大學士許讚既以王與齡事與嚴嵩有隙尋蒙簡進內閣心不自安故屢躡乞休吏部尚書熊浹自諫仙舟肯上屢以事督過之奪俸者再度難施展至是亦稱病乞休是時上居西苑又不視朝常疑下有訕上者見許熊二大臣合詞求去無繼主之忠故怒斥之讚得開浹為民仍令錦衣衛官校押發原籍當差

錦衣衛指揮陶鳳儀之曾祖成故廣西鬱林州人成初任浙江僉事在正統時征處州叛賊以功陞副使後

為賊所獲死之其子魯以父蔭為國子生起家新會縣丞與征兩廣洞蠻忠勇有父風在軍中四十年積有功捷累陞至湖廣左布政兼按察副使詔蠻深讎之乃發掘其祖墳狀其宗黨魯卒於官其子孫不敢回葬林遂占籍南海孝宗朝復蔭魯子荆氏為錦衣衛副千戶至鳳陽始指揮陶氏世以武叙用軍功顯名以死向事國家得人不專在進士也山西保德州人崔鑑年十四以其父私於鄰毋錫氏斥逐其母不勝忿乃手刃魏氏殺之有司獻上其獄法司議鑑以毋故陷大戮可憫上曰鑑幼能激義其世廟識餘錄卷之十

免死發附近徙三年上最留心刑獄其法外之仁又如此

巡按湖廣御史包節以承天寺僧大監廖斌擅作威福節欲繩之而語泄斌懼思有以報之上是候節謁陵時故斌將差遣使徹去而詭稱即帶出之鍾祥縣佃民王憲等知斌與節有隙詣節告斌黨庇奸豪周章等諸事節命指揮黃恩邵助章下同知范昕驗問以此持斌而斌遂劾節不以正且謁陵延父次日始謁時當進膳不行旁立憂慢大不敬奏已發而節始奏斌前事上怒以節奏乃抵飾已罪發官校

捕繫節等下法司拷問刑部尚書聞淵等議節所不即謁陵及謁又憂慢又受豪民訟凌辱守臣重刑周章斃於杖下復停放陽春街穢觸殿廷大不敬宜坐誦戍范昕宜為民黃恩邵助章去管事上以節恣肆作威欺慢不敬酷刑打死人命姑從寬本論戍澄甯逃則殺之昕恩助亦戍邊衛王憲口外安寧按承天為上龍潛之地其守端故習驕恣而部佾雅欲抑之為朝廷存三人也然體亦吾敵耳不可先有成心且包節以元旦日謁陵而又刑斃其私人廖斌之罪雖在不赦而節之自處無乃太疎世廟識餘錄卷之十

代府宗室克灼及昌化王府奉國將軍俊桐俊標俊宗俊極潞城王府鎮國中尉俊振襄垣王府奉國中尉克耿克燦克燦徒醺酒作奸大同人張文博李欽文李舜臣張淮李紀數人助之已而克灼等以劾奪大同知府財物詔下其保心懷然望遂造反謀克灼邀各宗室及文博等飲克灼曰我等奪祿代王又不為理奈何困死若引虜圍大同城我等內應開門納之殺代王及鎮撫大吏舉事則不憂不富貴矣必先燬各草場使兵馬不得屯牧為善眾皆從之張淮密告

其黨妖人次仲太仲太曰我師羅廷璽若來無事不濟廷璽者應州人與其黨王廷榮俱以白蓮教惑眾淮遂因仲太見廷璽許諾入見克灼稱其有天文克灼大喜告以反謀廷璽乃為畫計令告小王子毋野掠三路進兵直抵大同城奉小王子居之遣兵攻鴈門關約王廷榮為內應取平陽立克灼為主遂將胡兵四討然後計殺小王子則大事成矣克灼以為然乃使廷璽出約王廷榮刻一印文曰天子師造旗牌火器克灼受克灼謀令其黨四門等持俊棄俊掖所造火箭出燒城外各草場總督翁萬達疑二日

等而分捕叛者羅廷璽取叛精燒之仰藥死餘悉捕奏聞上命械克灼等來京至午門前命司禮監驛馬五府九卿科道錦衣衛官會審具服諸臣因奏克灼等反形已具克灼首倡逆謀俊桐替言助逆罪惡深重克灼俊標俊宗俊標俊振次之俊華俊振造火箭又次之奏上詔如所擬以克灼等所犯應決不待時但今歲之初未可行刑姑繫詔獄至是法司復請上乃報曰克灼等世受國恩不遵祖訓違逆天道背叛朝廷甘心降虜勾引寇兵圖危宗社謀燒各邊草場兇謀大著國法難容克灼等受謀燒草俊標等亦稱隨同聽謀難分差等克灼俊桐及克灼俊標俊宗俊標俊振俱令自盡焚棄其屍俊標俊掖雖不與聞逆謀而製造火箭意欲何降為庶人送高牆禁錮張文博等三十人俱依謀反律棄市賜首於邊代府長史孫質等論死繫獄餘悉如議云頓年河南撫臣調上宗藩祿議有寬門禁一條學議在禮部持之不覆蓋門禁在即宗人私出有司或可罰之若蕩無開紀則邊藩尤為可慮克灼勾虜之事其鑒不遠矣

河南延津縣李應時奏獻其妹初應時父拱辰進獻長

女封敬嬪獲陞錦衣衛正千戶二十四年九月應時
又以父次女獻 詔如前例進禮部爲請日疏留中
不報是歲應時凡五上疏請擇日進獻至是始得
旨以冬至慶宴日自東華門入供饌賞賜如前例按
宮女必由諸王館選法至詳密茲不由公選而以私
進此倖門也已非盛世事而女之真偽亦難辨也賞
時言官不聞諫阻而禮部更爲請日未免上累 聖
德

世廟識餘錄卷之十一

資政大夫太子少保禮部尚書臣徐學謨謹

祭酒程文德奏欲將該監博士助教等官於三甲進士
內選除文德講學人常不考制度妄行胸臆故其建
白如此吏部以非 太祖欽定資格且於選法有碍
宜仍照舊於舉人出身教官優等及進士奏願降除
國學者斟酌陞補待任滿奏績與行人等官一體考
選風憲 詔可之按文德之議雖格不行然國學官
之得預考選自此始

科給事中馬錫勅戶部尚書王杲巡倉御史艾朴私

受兩淮運司解官黃正大贓賄勒管庫委員外郎金
善紀稱納低銀 上怒下杲朴等鎮撫司究問杲辨
正大解銀至部臣惟咨總督尚書并劄管庫委官秤
兌各有司存非臣得干預劉鑑先收銀二十萬退出
成色不足者八萬餘兩善紀續收入萬六千退出萬
一千有奇先後所退低銀並未呈部祇緣善紀瀝
正大銀千兩畏懼杲舉辭回總督巡倉官密送善紀
法司問罪及陪庫主事方大樂罰俸乃種禍實在於
此而該科所奏誦賄事不顯指陳徒泛言以喪臣名
而乞容臣與該科臣質以明心跡 上青杲失職非

古廉清正直者比令加刑再問尋戶科給事中厲汝進查秉彝徐養正劉起宗劉祿復言兩淮當起解前銀之初適副使張祿署印與正大同謀押和合鄉觀大使趙蘭隨解至京廣巡關節自果外如太常少卿嚴世蕃順天府丞胡奎總督尚書王睢皆有請託踪跡宜盡法窮治疏入大學士嚴嵩即上疏自理謂汝進等欲以贓罪污蟻臣故借臣子世蕃名肆其巧抵上益怒遂手批汝進等疏詰其効祿不早意欲與果解釋命錦衣衛俱執至闕下汝進杖八十餘杖六十俱降還方雜職張祿必逮問黜為民不叙果朴等令該司併提瞞即開奏發落再有煩擾加罪已而該司具獄上果詔朴發還衛俱克戌呼為民善紀并大樂仍送法司擬罪乃善紀降一級與大樂俱調外任其低銀令鎮撫司同刑部覈銷辦驗計虧折一千三百七十七兩有奇因庶得張祿知該吏武村并銀匠唐其等作弊銀狀以聞詔行該省巡按御史逮祿等追補已乃謫汝進雲南亦佐縣秉彝定還縣養正通海縣起宗廣西荔浦縣亦為縣俱典史後果竟死於戍所公論以為枉是時嵩有寵于上其子世蕃於各衙門關無不干預既而王與齡入陷

王與果素稱謹厚而嵩護其子則不得不委罪於部臣至激上怒遂至加刑謫戍九卿之體陵夷盡矣而刑部尚書聞淵雅負物望亦惟阿青獄而已語云為臣不易信哉吏科給事中臧珊言廷推吏部尚書首舉餘俱唯唯不聞有可否非朝廷進賢如不得已之意乞今後會推必詢謀僉同方具名上請雖有不當許與推者明言於廷務求勝任者用之吏部尚書毋得自執吏部覆如其言上曰選用人材係吏部職掌但會推時各官有見亦當盡言今後已奉旨點用者科道官毋得輒先論列待其不効指實其劾按嘉靖中言官猶有此建白慶曆以來京堂缺先期吏部密請教於首揆其人已定則會推前一夕紫其揭通送閣下知會明日會推止應故事而已誰復取其非者嘗記弘治間蘇州吳文舉為禮部尚書推調吏部公郎而辭曰某久在開局不能關防家人萬一蒙簡是速敗也於是吏部別有所推由是觀之先朝閣臣原不預部事遷揚之例始於嘉靖後端公山在禮部明未揚

咸寧侯仇鸞與守正肅日久貪縱酷虐恣為不法初總督曾銑以防秋調取河西兵馬仇鸞不聽銑參奪直撓軍機且屢詆其科社乖戾狀上以防秋肅期姑奪係示罰其所劾論事情令按臣查勘鸞知不可掩乃益狂悖無忌至是銑復上言甘肅孤懸西北三山阻厲今以鸞故士衆離心綱紀解弛平告實有累火積薪之形一旦恐致土崩瓦解之患鸞罪蓋擢髮不可數臣請舉其大者將官有地方軍馬之任而鸞自副總兵蕭漢以下無一不求索兼金寶馬以百千計致各官相率効尤肆為肢削鸞又侵剋衛所月糧并班軍銀兩充軍官犯悉索其厚賂而選委朔陽草束各給以印票而派私役軍匠日且百人虐殺無辜歲以千計至其狂誕不恭肆為欺罔去歲果園堡之捷輒報虜酋和台吉為我軍所擒令狼台吉固自在也且奪獲駝馬半入私門隨從輿臺盡帶功次以致一鎮人心洶洶不服不亟黜之恐成他變上覽疏大怒乃令錦衣衛選差官校逮繫來京訊治既而巡按甘肅御史張雨復言鸞黷貨養繫大失番夷心六事巡撫甘肅都御史楊博復詳疏其欺罔貪暴三十事俱下兵部覆稱所奏多係夷情且人命十餘賊

私鉅萬事體重大必須勘究分明乃可正法詔巡按御史東公覆實速具狀以聞是時督撫按臣各起攻鸞鸞疑無死地矣乃天道助逆曾銑之禍遂不旋踵所謂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默窮則搜窮之輩可易視之乎兵部尚書王以旂等奉詔會同府部九卿詹翰科道等衙門議復套事宜畧曰虜據套為西邊患久誠宜亟為懷除第事體重大錢糧兵馬非旬月可辦集諸先命大臣督餉量帶司屬赴時羅買添設憲臣預處月糧俟有次第然後遣科道紀功欽遵行事其曾銑奏計山東搶手河南水夫及神機營偏老耳肅各邊兵馬悉聽聖斷裁定給發疏入上諭輔臣曰套虜之患久矣今以征逐為名不知出師果有名否及兵果有餘力食果有餘積預見成功可必否昨王三平未論功賞臣下有快快心今欲行此事一銑何足言抵恐百姓受無罪之殺我欲不言此非他欺罔比與害幾家幾民之命者不同我內居處外事下情何知可否卿等職輔弼果真知真見當行擬行之閣臣夏言等不敢決請上斷上命以前諭付司禮監刊印百餘道發兵部備給與議諸臣令數日再會疏以

聞于是大學士嚴嵩上疏曰套虜為患日久 祖宗時力豈不逮猶然置之今民力去 祖宗時遠甚且中外府藏殫竭一旦議出無名之師橫挑強虜誠有如 聖心所慮者臣聞曾銑所奏征討必用三年每年必用兵十二萬銀必百五十萬兩銑有云此特大略其臨時請給者不在此數則師未興而經費已不支矣臣將何以堪之臣以好大喜功之心而為窮兵黷武之舉在廷諸臣皆知其不可第有所畏不敢明言以致該部和同附會上奏幸賴 聖心遠覽特降明諭活全陝百萬生靈之命誠 宗社無疆之福臣備員輔職如此舉措關係國家安危大計不能先盡臣正至厯 聖慮同官更言於他政効勞為多臣分毫無補有負委任請從顯黜 上曰卿既知未可何不力正言于銑疏初至時乃有密疏稱人臣未有如銑之忠者朕已燭其私但知肆其所為而不顧國安危民生死惟徇銑殘酷耳朕故一言未答以示不可之意後見卿等每擬誘許朕思更言既以為可卿必謂朕知而主之未宜遽沮其謀昨部院疏會奏是果行之說豈可直從之故朕方言不可耳卿宜盡心供職不允辭時 上已大疑言言懼不免因上疏曰北

虜久據河套擾我疆場臣愚竊以匈奴雖多不過漢一大縣况當 國家全盛之時 皇上中興之命薄示威武旌可成功故向於曾銑所奏不揆因陋妄有議擬第謂本短淺慮欠周詳茲承 聖諭成功難必百姓無罪仰惟取遠弘謀好生大德非臣愚昧能窺萬一然此事臣數與嵩議絕無異言今乃先臣具奏名雖自幼意實專欲誘臣自解所幸軍旅未興 聖諭先布否則臣將不知死所矣 上曰爾等朝廷倚政之本百爾自宜先以邦民為心如何專徇私情強君脅眾昔密奏未允乃詐稱 上意必行茲所奏又無引罪之詞吏禮二部會都察院參有以聞於是嵩復疏辨銑疏初至臣誠心知其非而不敢正言者臣與更言同典機務事無巨細理須商確而言驕橫自恣凡事專決不惟常務不獲與聞即興兵復套事體極大自始至今亦並無一言議及其諸疏揭所奏不過列署臣名昨奉 明旨謂密奏稱人臣未有如銑之忠臣讀之愕然實不知也至于每擬誘許皆出言手言欲以此顯 上意于外而示觀厚于銑故廷臣皆謂 上意欲行無不恐懼即臣不知亦恐 皇上別有論于言也昨蒙降兵部會疏于閣言獨留看

日後出一閱隨卽騰進並不以片言商可否且自去歲以來臣與言同在直所官任已自便一切機務忌臣干預每于夜分票本間以一二送臣看而已臣自知具員不宜復覲顏在列乞罷疏入得 旨嚴嵩不能先事救正朕已恩宥之矣正當感恩盡忠何復奏擾所辭不允是時 上意且不測而嵩攻言甚力言懼乃復上書自明且求去曰臣謬以非材首列班行自以與嵩同受春知誓同圖報而不知其心之獨異於臣也至每次入閣入直必遣人邀嵩再三不肯至即至亦漫無可否是嵩故意推避以諉罪於臣而謂

人

臣不便干預將誰欺也復套擬議高謂臣獨留三月出奏稿於袖中令其一閱隨卽騰進夫奏稿出於袖中者臣之過干謹密也令看然後騰進者臣與之商確可否使稿不自收而委之他人謗罵已成而後與之會看此則可責臣而無辭矣夫嵩明知其故乃以此罪臣謂臣每擬誇許故欲以此顯 上意于外而示親厚于銑夫擬議雖自臣下一經 御覽卽係聖斷非臣下所敢輕與者况征戰之事成敗難測衆方爲銳危懼而以此爲示親厚豈理也哉嵩以危禍干臣必欲置之死地臣不足惜其如 國體何臣不

敢復與並列乞賜骸骨歸田里疏入 詔部院一併

參看已兵部尚書王以旂復會廷臣議上復套事宜言虜兵強據險爲中國計但當練兵積粟來則禦之不宜與之較曲直爭尺寸且令銑嚴督各填蓄兵養威加意防禦前議出師蒐套一應事宜悉行停止果屬侵犯疆場則須督率將士大張撻伐之威無得推避誤事其進所請延緩積欠月糧三鍾原額騎征馬匹宜爲給發至於所奏招降用間事非獨可以行之復套宜仍勅九邊一體舉行以覘敵情渙虜黨上

九

議雖奉 俞旨然既下諸臣集議自當爲國爲民深思實慮明以實告如何忍心觀望一旦敗事將何救者其奪與議官祿俸一月兵部侍郎及該司一年銑令錦衣衛必遣官校械繫來京問王以旂姑令燕撤察院右僉都御史並往代銑盡忠督理以贖前罪此安危大計科道官何寂無一言錦衣衛其悉逮至廷杖之名罰俸四月其餘事宜戶兵二部作速再議以聞已吏部尚書聞淵禮部尚書費案等都察院左都御史屠僑等參覆大學士夏言輕信狂言輒爲贊奏事惟任意跡涉強君及奉 詔自陳復無引罪語揆

諸禮法俱違唯 聖明非其進退 上曰爾等奉旨
議奏猶謂跡涉此非煩即畏是何臣體姑不究夏言
其削奪餘官令以尚書致仕已錦衣衛鎮撫司鞫上
魯銑獄情謂銑交結大學士夏言令其子曾淳先後
持金數萬託言夏父蘇綱致之言所朋謀為奸妄議
復套其前後掩覆失事冒報功捷其如咸寧侯仇鸞
所許 上曰曾銑妄議開避隱匿喪敗殃虐百姓欺
蔽朕躬罪在不宥法司會同九卿錦衣衛堂上官從
重議擬蘇綱發烟瘴地而克平夏言差官校逮繫來
京問此法司會議銑罪律無正條宜比守邊將帥失
陷城寨者斬 上曰銑情罪異常有旨重議乃稱律
無正條固可置不問乎仍依所犯正律議擬以聞于
是法司謂當銑交結近侍官員律 詔可乃斬銑于
市妻子流二千里是時 上怒銑甚然實無意殺言
也會咸寧侯仇鸞先為銑所劾有 旨逮詔獄鸞上
書閣下自理萬因授鸞意令以復套事攻銑賄言表
裏作奸覲圖大福及鎮撫司奏獄具下法司擬罪凡
再議銑言竟以交結近侍律俱論死言既逮至京下
鎮撫司拷訊命法司擬罪言上疏曰臣之罪釁起自
離家恐一旦卒然死于斧鉞之下不復能自明今幸

一見天日瀝血 上前即死不恨往者曾銑倡議復
套咸寧侯仇鸞未嘗執奏以為非既而 上意欲罷
兵勅諭未行而鸞疏已至此明係在京大臣僞撰藉
鸞口以陷臣中間摺據臣妻父蘇綱與銑交關往來
狀皆重文巧詆茫然無證可據天威在上離口在前
臣不自言誰復為臣言者 上方怒不省既而刑部
尚書喻茂堅都察院左都御史屠僑大理寺卿朱廷
立等議言罪當死但直侍多年効有勞勩擬律宜在
議能議貴之條且詞未引伏或有別情非臣等所敢
輕議 上謂言辨疏已報寢不當議復套茂堅等律
讓之曰爾等任曰執法豈不知恩威當自出乃取
借議意明讓朕親言為腹心言則視君為何物銑上
疏時即密奏強君朕何嘗一言諭答敢動稍有密諭
主行及事敗止令致仕又不知引罪故作怨語曰前
去因不奉戴香巾為朝廷計非以身家是人臣禮數
彼正以西內二三月直候不得見蘇綱為辭爾等又
為言直侍內苑堅忍朋護之私是何法理其更依律
定擬以奏於是竟坐言與銑交通律斬妻子流二千
里言江西貴溪人與大學士嚴嵩同鄉在政府以權
勢相軋言初罷歸嵩已為首揆盡斥去言親黨在朝

者言聞之怒及復用位復居高上亦斥去滿黨以相報復然滿黨倭深險雖心銜言而貌敬之益甚言益以氣凌之及言因復河套事失上意滿遂振暴言短謂曾銑開邊屢言主之上怒捕曾銑詔獄然無意殺言也會有蜚語流禁中者謂言去時怨望有訕謗語於是上益怒遂坐銑交結近侍例并言斬之言豪邁有倚才縱橫辨博初在諫垣以言受上知比贊更郊禮遂受特眷上性聰察不喜臣下雷同言知其言方張字敬用事時人無敢抵牾言故每事與之露競上以為小黨因厚遇之竟至大用

然其人才有餘而識不足憑寵傲肆威福自由無所忌憚上寢不能堪稍稍以微言裁之言不為懼竟陷刑戮銑揚州江都人與言妻父蘇綱同鄉故藉言以復套不知上意素不欲勤兵而是時言為滿讒已失上意而銑方自負遠左功謂天下事無不可為者乃附言以求行其志稍見踈誕不知禍之一至於此仇鸞故兇悍無比卒乘機陷滿兩人深相結納而劾銑之疏滿于世蕃一夕草就者或曰蜚語亦滿所播或曰滿以災異踈引漢誅量方進故事上意遂決縉紳家以滿殺銑比之秦檜殺岳武穆傾武

穆在高宗時兵威太盛未免有震主之嫌故檢得乘機陷之乃銑之復套非負不赦之罪而滿欲殺言因羅織銑驍死西市為古今不白之冤視檜尤酷矣銑既死家無餘貲其子狼狽天下尤傷之

大同總兵官周尚文奏臣往歲鎮守延綏為巡撫賈啓以私怨劾臣子若佐君仁各冒功罪賞幸皇上赦不誅迄今九年啓遺恨未已嗾合陝西按察司逮臣二子於獄俱發成地臣惟父子血戰還陞三十餘年前後効首功以數千百計不自意為邪臣所枉致父子膠離異域一旦遇警臣以孤身當虜誰為援者臣死不足惜獨恨啓植私黨而殺有功之臣惟聖明憐察疏下兵部覆言尚文功誠可錄然啓奏已不行今其子以他故謫戍不當復引前事自解宜行勘得

言朝廷賞罰功罪自有定法君佐等所犯既查明與各處功次無與仍照原罪發遣按尚文坐府時嘗面斥滿于世蕃為世蕃乞改順天府治中避之至是調言不理其奏幸尚文為上素知其忠勇入得免於蔓引也

辛巳鄭王厚烷跪請上脩德講學并進居敬窮理克已存誠四箴及演連珠十首以簡理怠政飾非惡諫

神仙土木爲規 上手批其疏曰爾探知有宗室
諺者故茲効左彼勤製細物一無賴于耳爾真今時
之西伯也請欲爲爲之下其使者於獄苦無何會孟
津王予祐檣以請復父爵不行尤恨之已進鴆毒表
惋失稱臣陶仲又建無天壇祐檣獨遣使進香麻厚
惋不與 上益怒祐檣乃乘間遂計奏厚惋招集亡
命私造兵甲及與妖人宋剛等謀爲不軌厚惋亦
計祐檣稱稱長子偕繫玉帶及逼殺良民等事詞連
厚惋祐檣有 詔遣官會同至是獲厚惋謀反無
驗然信惑群小多爲不法所創有二仙廟育才等館

皆上僭無狀而方掉弄章句規切 至尊法當首論
祐檣縱惡殃民厚惋等偏黨亂法宜以差治罪 上
命祐檣再勘乃降詔數厚惋驕淫欺慢不臣無親等
罪降發高牆仍暴其罪於各王府祐檣等各削爵有
差按厚惋等能文折即下士可稱賢王然性腐好
爲諛佞不情之事欲以釣名取譽爲諸宗所忌故及
於禍隆慶初始遇赦復國

榆林衛都指揮僉事遊擊將軍李珍初以爲事去官與
延安衛署都指揮僉事田世威寧夏衛指揮同知郭
震俱爲總督曾銑所任用珍遂以戰功起徙中

官銑敗將校多得罪于是逮珍等詔獄羅織其事謂
珍常減軍餉萬里送銑子至京餽遺珍被拷掠備極
慘毒幾死卒不肯誣服以累銑子至是法司請論珍
死其侵盜官銀繫親屬監追田世威郭震謫戍 詔
依擬按珍震二人以死徇銑亦有嬰舅存孤之義雷
震之下無不摧折者當羅織時苟自爲計銑子決不
免矣於手貞臣累至而行明悲夫

世廟識餘錄卷之十二

資政大夫太子少保禮部尚書臣徐學謨謹輯

巡視浙福右副都御史朱統泰二十七年三月日本使

周良等至寧波賓館有為匿名書投館中稱天子命

都御史起兵誅使臣可先發殺都御史署府事推

官張德意知之乃不以告臣臣嘗斬賊張誅誅德意

叔也凡報福賊死者德意皆與殮之御史周亮奏革

巡撫浙福之命者又德意鄉人疑德意構其事且

數頓海防稍有次第而周亮乃欲侵削臣權謂一

御史度之有餘以致獨吏遂不用命願 陛下察臣

世廟識餘錄卷之十三

先後奏詞非有私挾追究德意等窩賊倡亂背公黨

私廢壞紀綱詐傳 詔旨扇惑夷情謀殺撫臣其情

明正其罪奏入 詔下巡按御史會同三司驗實奏

聞按統天性嚴明介潔然自幼值家難多歷艱險故

遇事頗刻核匿名文書付之一火而已何堪而疑推

官張德意欲謀殺都御史而聞之於 上且當賄賂

公行之時而內無應援未有能立功名於外者况閩

人滿朝豈宜過激統之不終以此

莊敬太子載隆 上第二子也 皇貴妃王氏生於
嘉靖丙申十月六日 貴妃娠時夢神人星冠羽服

以一嬰兒與之遂生 太子十八年二月 上將巡

幸承天 冊立為 皇太子命之監國至是 上以

太子年浸長當出閣讀書命先行冠禮越二日是

興疾作遣醫診之不治忽北面拜曰兒去矣正坐而

薨年十有四歲 太子生而靈異不喜紛華靡麗小

心肅慎嘗見 上叩頭曰兒不敢時舉手曰天在

上 上奇其不凡及薨痛悼殊甚 詔禮部具儀以

聞已輔臣及府部侍從諸臣各上疏奏懇東一真人

陶仲文亦具疏慰 上獨批答曰覽卿奏慰朕復何

言早從卿勸豈便有此 太子非常人不識耳然厚

世廟識餘錄卷之十三

煇呂時中輩誹謗朕躬一日久不教誨一日輔臣不

可諛悅皆謂朕既不早朝又不教習太子朕受天明

命承大道豈為小人所訕因思 太子年十四或可

漸舉儲儀故令所司如例先行冠禮豈期 太子超

凡邁爾長往且其干人世紛華一不好玩動有仙氣

今果乃爾或謂不任其素性朕思身已受謗又累

太子豈可久藏禁中須如 祖宗故事一一舉行

寧為不慈終不失正嗟今失矣彼紙上虛談之物能

療之乎 太子捨我亦非背者知朕心之不得已但

仰思當日 聖母愛之甚至今未久而歸是朕之不

孝耳按 在敬初冠而薨 上批陶仲文奏慰疏有
早從卿勸豈便有此語不知所謂勸者竟作何語也
後來 上處 二王於外府人傳仲文有二龍不相
見之說宜本於此

壬戌禮科給事中趙銑言故禮部尚書費案總兵御未
生平行履無聞數經論列不宜錫之以謚因言謚法
乃勸懲重典請自今以後凡文武大臣乞謚行史兵
二部覈其平生履歷詳悉開報不得止載畧節仍會
多官公同會議擬應否定謚請旨 上裁如有不公
及開報不盡者許臣等覈奏得 旨謚法原有美惡

世廟識餘集卷之十一

三

以示勸懲今後所司定擬務合公論按卻未久歷邊
方亦有名將之稱其得謚不宜與費案同論嘉靖中
分宜當國政以順成謚法蕩然矣曆歲以來此典甚
不輕與顧殿閣詞臣較易而六卿則有當得而不得
者由代言權之重止庇其詞林之黨而輕視勞臣令
湛恩不究為可惜也

尚書被命例上辭疏歲戊申改總督倉場督理西苑農
事戶部尚書劉傑秀為兵部尚書儲秀因其疏辭言
上自入繼大統威懷四夷莫不震疊如近日復套
一議尤見聖明非臣愚陋所能仰佐萬一 上責其

浮詞罔上無任事之忠仰體之已酉陞經理兩關兵
部左侍郎范鉞為兵部尚書鉞疏辭內有衰朽之年
栖遲可耻及仰奉 宸謨自足萬全之策隨事通變
寔乏將順之宜等語 詔責其欺肆不恭亦即黜之

上本神聖群臣莫測其指向而兩臣一以曾銑復
本為言罔 上心之所不安而一以衰朽栖遲是耻
則類然望言之無文行而不遠况可以誑 主乎
禮科給事中沈束為故總兵周尙文疏請卹言尙文
為將忠義日許邇者虜騎深入間命疾趨奮勇先登
多所殺獲虜遂徬徨宵遁此亦一奇功雖幸蒙 聖

世廟識餘集卷之十一

四

恩褒之聖書陞之官秩然尙文有不泯之功 朝廷
有未盡之賞請命該部閱實先後功伐從公僉議贈
以封爵延之世賞將見九邊熊羆之士咸扼腕自奮
爭先赴敵義不旋踵矣夫九重深遠下懷難訴當事
之臣又不能上體 聖心任已意而與奪其間冒濫
或至于倖蒙忠勸反遭乎捐棄今邊方未靖每屢
聖憂誠宜厚死以激生卹一以勸百上覽其疏大怒
曰周尙文連疏自伐功勞又肆言甲辰未得酬報怨
望多端寬而未治不知何故即死東言官也乃不行
重劾反肆欺誑毀 朝廷撫權市美吏部都察院叅

看以聞于吏部尚書聞淵都察院左都御史屠喬
言束心木無他第狂迂當治得 吉人臣之罪結黨
欺君為大淵等何不重參各奪俸三月束令錦衣衛
鎮撫司究問已 詔刑部擬罪刑部坐束奏事詐不
以實者律杖徒納贖 上特詔廷杖之鋼于鎮撫司
獄按尚文陝西西安後衛指揮同知弘治正德中數
出塞逐虜有功進指揮使歷陞涼州副總兵以套虜
善游河為築凍瑞百里募力士持長竿鐵鈎伏渡口
賊至輒鈎殺之尋拜征西將軍鎮守寧夏歷鎮山西
延綏俱有戰功庚子沙城之捷斬首至一百有奇賜
蟒衣玉帶陞都督同知辛丑 召入提督團營總征
後府右都督掌府事出鎮大同條上禦勞四十餘事
脩補城堡七百里墾田五萬與虜戰黑山殺吉囊之
滿竿斬首一百有奇進左都督鎮口等邊墩五十
里加太子太保兼加少保兼太子太傅是歲虜再寇
宣府 詔尚文簡銳東援破于曹家庄斬將宋旗加
太保朕病卒年七十五尚文多謀善騎射讀書通大
義約愛士飲食同甘苦能得士死力善間諜悉知
虜中委曲故戰輒勝自壬寅以後虜數入宣大山西
無寧歲更將望風奔潰所亡失不可勝計惟尚文數

當虜有功不敗蓋亦近時名將也然性伉傲喜持人
短長其在右府嚴嵩子世蕃為幕官常被呵詢世蕃
不能堪改順天府治中以是積恨於尚文幸 上知
之不敢媒孽比死而東有九重深遠下懷難訴當
之臣任情于奪語 指嵩也故嵩密為之請束竟鋼
獄幾十年隆慶初始赦出而于時尚文亦賜祭葬如
例贈太傅諡武襄云
吏部尚書聞淵既去會推禮部尚書徐階 上曰階方
事朕左右固非 先朝弘文館之直者如何輒擬外
遷合再推乃川戶部尚書夏邦謨 上素寵禮部在
吏部上自階彼 旨後吏部缺會推更不敢 部
其後郭朴嚴納袁煥李春芳川繼為吏部尚書蓋疑
萬鐘歐陽必進俱不厭 上心亦仍用詞林為之也
已酉陝天府鄉試禮部尚書徐階子壻倩人入場事覺
南京給事中萬文宗及監試御史楊順張鑑論階縱
子犯法請罷階因疏求去 上以階日直左右其子
犯法遠不得知 詔令安心供職是時階召直無逸
數未久 聖眷方隆故 上特宥其子置勿問而所
倩入場之人旋逃去後改姓名為全真道人遊江湖
間不歸矣或曰階被參時有鄉人楊豫孫在南考中

速遣人報帶以七日夜達京師按韓堯為之備云
初河間人王聯壬辰進士為陽武知縣按聯性
兇手淫暴居鄉以武斷稱且毆辱其父良良告之鄰
史閭鄰所論死久之良告息按聯又坐殺按
仍論死繫獄按百方求脫不得以是憾先役御史胡
植馮璋張洽等乃奏訴變侵之聯刺知是時告許盛
行謀有以動 宸聽為脫罪地方聯任陽武縣知縣
時為 駕幸永天巡撫都御史胡繼宗委聯供 行
殺役不辦熬答之聯隨御史陶欽夔以賊罪劾罷以
是亦恨二人乃摺據續宗迎駕詩有穆王八駿空飛
世廟識餘錄卷之十七

帝湘竹英皇淚不磨之句為引虞周不祥事除肆詆
謗且言羈之刊布聯不奉令遂假手欽夔劾之鄰植
等乃相率為羅織抵伊重辟其詞多誕設凡意所不
悅咸構入之若都御史劉隅參政朱鴻漸前知府項
喬賢應春推官蔣珊知縣郭成休田甸高儒給事中
鮑道明苑馬少卿袁准等無慮百十人令其子朝策
當至日詐充常朝臣闕入 闕門于班中聲冤奏之
上覽大怒趣命錦衣衛分差官校繫續宗等至京
下法司會訊聯詞悉誣指無據續宗詩全章皆頌盛
德語並非詛謗乃讞上其獄聯仍殺人罪朝策詐假

官當斬續宗等悉赦勿治疏入 上不悅曰王聯孔
門之徒何不忠不孝至是續宗令人刊詩財力非民
出而何卽此細微百姓之深虧重累可知姑依擬且
疏內欽夔一人稱供在何也於是刑部尚書劉詡等
具疏引罪 上曰爾等迷于回護之堅不以朕覽為
重續宗詩既曰稱頌何又有淚不磨之語疏亦不經
心是人臣禮耶禮部都察院參看以聞是時 上意
且不測大學士嚴嵩為之中釋 聖怒少解及部院
疏入手批之曰劉詡等急于申恩全不以職在執法
為事乃輒頌之體是如此耶詡黜為民三法司堂上
世廟識餘錄卷之十七

官各奪俸半年該司官逮鎮撫司拷訊續宗錦衣衛
挾四十為民輔臣萬計制十獄可嘉令兼大學士俸
萬疏辭免許之按續宗等之初逮至適是歲春京師
災異頻見雨土雨蠲靈霧四塞不覩天日者凡三月
上意頗懷疑畏以問掌道教事禮部尚書問仲文仲
文心知續宗等無辜乃對上曰疑有冤獄得兩方解
會法司鞫續宗獄至 上以仲文言姑宥之尋大雨
百官上表稱賀 上以仲文贊玄平獄目為恭誠伯
給事中張秉憲言 皇上應先民瘼躬薦德馨休徵
之應良不偶然仲文安得貪天功為已力於是仲文

疏辭 上曰鄉祝釐報國祈禱雨暘累累効職若轉
獄非卿事也果專恭盡誠雖數爵亦未克酬今以平
獄謝似非宜者且准辭待教奉另行

巡視浙福都御史朱統先是奏海夷佛恨愾國人行劫
至漳州界官軍迎擊之千夫馬溪生擒得賊首李光
頭等九十六人已遵便宜斬首訖章下兵部請俟獲
實論功會御史陳九德疏論執專殺濫及不擊法司
覆請遣官命勘 上從之遂革統職命兵科都給事
中杜汝楨往至是汝楨及御史陳宗夔勘上前賊乃
滿刺加國番人每歲私招沿海無賴之徒來海中觀
世廟識餘集卷之十一

當番貨未嘗有僭號流劫之事二十七年復至潮州
月港浯澳等處各地方官當入港既不能驅留人貨
疏聞 廟堂反受其私賂縱容停泊使內地奸徒交
通無忌及事機彰露乃使狼狽追逐以致各番拒捕
殺人有傷國體其後諸賊已擒又不分番民自從擅
自行誅使無辜並為魚肉誠有如九德所言者統既
身負大罪反騰跪告捷而鐘喬相與佐成之法當首
論其冒功坐視諸臣通判翁燦指揮李希賢等罪次
之指揮僉事汪有臨知府盧璧參將汪大受又次之
拒捕番人方叔擺等四名當處死餘佛南波二者等

五十一名當安置見存通番奸徒當如律發配發遣
於是兵部三法司再覆如汝楨等語統鐘喬遂付罪
翁燦等下巡按御史提問汪有臨等奪俸有差初統
被命 勅有文官五品以下武官四品以下許以軍
法從事語今勅稿在西房為大學士夏言手自覆削
委任頗重後統覆奏言所謂軍法者皆杖徒流絞斬
皆是合容臣便宜施行 詔可之至是以國中鄉宦
林希元通番治之臣故嗾言官勿其擅殺而是時言
官莫為之中收者統聽勅家知必不免嘗語人曰
吾視死如歸耳倘 朝議有不測便當自決耳嘗尋

世廟識餘集卷之十一

十

曾統為少年競弄直至西市了當乎時王臨適許
參政朱鴻漸被逮統疑以為逮已遂服斷早自盡
緝為人精嚴勇于任事開府閩浙首嚴通番之禁海
道為之肅清其疏辭有曰今不依臣區處十年後中
國皆倭賊矣久之果然

大學士嚴嵩奏臣伏蒙 聖恩加上柱國臣不勝疑懼
傳曰真無二上上之一字非人臣所宜居 國初始
設此官亦不輕授當時左相國徐達為開國勳臣第
一亦止為左柱國累朝曠而不置縱使特恩臣子所
當力讓唐太宗藩邸時曾為尚書令唐世臣子無恥

爲尚書令者至代宗朝以郭子儀有大功特拜斯職
子儀固讓不受臣雖識昧古今頗知敬畏乞 皇上
特免此官仍著爲國典以昭臣節 上曰卿敬出此
心俯准所辭其以卿之子世蕃爲太常寺卿按 上
所寵輔臣張子叔夏言最所敬信然常微有牴牾惟
蒿終無同然如辭上柱國一疏委婉謙讓若有道者
之言維繫上心誰能阻之故特眷二十年而天始敗
之也

世廟識餘錄卷之十三

十三

世廟識餘錄卷之十三

資政大夫太子少保禮部尚書臣徐學謨謹輯

庚戌秋八月北虜犯關初虜既犯宣府不得入遂引而
東駐大興州去古北口一千七十里大同總兵仇鸞
帥所部軍居庸關南馳奏虜騎日東將窺薊鎮臣謹
以便宜應援隨賊搏戰或徑趨通州防守京師惟
上所命順天巡撫王汝孝駐薊州誤信謀報言虜向
西北本兵亦以爲然請亟止鸞兵勿東還備大同
上命鸞暫住居庸待薊州報緩乃回鎮及興州報至
遂 詔鸞留壁居庸聞警入援命汝孝嚴兵守薊鎮
世廟識餘錄卷之十三
登華城副總兵劉通赴天壽山乙亥虜循潮河川南
下至古北口丁丑虜攻古北口汝孝帥薊州鎮諸將
禦之虜引滿內嚮以綴我師而別從間道西至黃榆
溝等處拆牆入汝孝等兵大潰虜遂由石匣營達密
雲縣轉掠懷柔至順義城下圍之開保定兵駐城中
乃解圍而南時警報日棘有言虜遣細作潛住京師
謀燒各場馬草者給事中王德奏以擡基廠等場積
草半散有馬官軍半令五場商人搬入城中准其上
納之數發壩上等處御馬於附近州縣牧養勅嚴衛
五城譏察非常仍遣重臣會巡倉御史守通州太僕

世廟識餘錄卷之十三終

寺解到馬匹無論已未投文急收入城武舉待試者許自投薦即為錄用運軍未回者發通州守城翰林科道有能出奇計欲以上聞者聽上嘉納之戊寅虜至通州以白河阻不得渡乃駐營河之東岸孤山一帶分掠密雲懷柔三河昌平各州縣京師戒嚴詔營引兵發居庸必前禦諸徵薊鎮諸路及河南東山兵引入援分命文武大臣防守京城內外提調營務或國公朱希忠遂安伯陳璘署都督僉事郭琮開住署都督僉事九聚兵部右侍郎謝蘭分守各門正陽門英國公張溶吏部右侍郎李默崇文門襄成

嚴嵩等議加總督京城九門官二員用定西侯蔣驥吏部左侍郎王邦瑞給旗牌令以軍法從事駐守通州止用堂上官一員命進表耳肅巡撫都御史王儀往詔城中居民并四方入應武舉官生悉發乘城晝夜防守命都御史商大節督率五城御史領之禮部尚書徐階奏京師之兵多不習戰統領勳貴又不知兵今繫獄將官戴綸李珍麻隆曹鎮歐陽安素歷舉疆威著謀勇請如張達等例釋而用之授以兵馬必能出力以報不死之恩在外緣事有名將官遼東有劉大章周益昌陝西有時陳雖去京稍遠亦當赦宥召之則兵部拘泥常格而不敢言者關廂居民一聞虜警必奔走入城宜令兵部同錦衣衛五城御史加意安插內有驍捷可用者即募召為兵既可以充實行伍亦弭亂之一端也又聞兵部欲發兵於城外剗營蓋為捍護關廂之計但恐京軍見敵趨走反挫民心而關廂亦竟不能捍護宜急召總兵仇鸞入衛仍保其廬餽令燕督城外剗營諸軍大約以大同人馬為京軍先鋒以京軍助大同人馬聲勢庶兩有所恃而不恐此又兵部思慮所未及者疏入上深嘉納之詔宥綸等罪各復原職給與兵馬行糧聽總

仇鸞調遣餘俱如議保定巡撫都御史楊守謙率師入援至良鄉列營崇文門外是日聽調副總兵朱揖叅將祝福馮登兵亦至彰儀門外人心稍安巳卯虜大二衆營白河東分遣遊騎散掠枯樹等各村落去京僅二十里仇鸞副總兵徐珏遊擊張騰等兵至通州列陣河西自固都御史楊守謙及朱揖等兵營於東直門外時各路援兵頗集議者紛紛皆謂城外有遼軍足恃宜移京軍入備內鑾於是侍郎王邦瑞請以巡捕官軍營東西長安街面尚書丁汝璈亦謂量禦城外兵入營十王府慶壽寺俱報河吏部尚

世廟錄卷之七十一

四

書夏邦謨等侍郎敖銑等給事中俞鑾等御史王如桂等各條上退勝之策皆部議所未及云陞進表山西參政艾弋錚爲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同工部侍郎孫禮出城督治壕塹保守關廂命禮部尚書徐階傳諭九門防守官以虜未至毋輒先閉關以自困但加意防檢啓閉以時勿玩勿怯發銀五萬兩于密雲二萬兩于昌平克客餉庚辰虜住通州河東分掠馬林店等處殺虜居民無算焚湖渠等馬房執內侍楊輝等去宣府副總兵孫勇遊擊賀慶帥兵入援上令與仇鸞兵會悉力禦虜賞勇銀三十兩紵絲三表

裏所部兵給賞有差錦衣衛掌衛事右都督陸炳言大虜叩颺通州未即渡河所恃者仇鸞兵扼其前耳今相持已久遠卒飢疲餽餉不繼可爲寒心宜趣令兵部發兵應援令戶部發銀克餉令劄鎮守臣伺虜歸路遮擊之事寧之日巡按御史王忬記錄功過以聞上深然之因切責戶部曰仇鸞等合營兵馬至此糧草不敷安能應敵李士翱等不以國事爲重俱令停俸戡罪卽日計出兵食運送各營毋得違誤時刻餘俱如炳言辛巳吏科給事中張秉憲奏今虜勢漸逼中外戒嚴西苑宮垣低淺喧譁之聲易達聖

世廟錄卷之七十一

五

聽非所以防奸詭養威重也乞早還大內如太陽中天群陰自息且使人心安輯士氣奮揚而虜不足平矣上曰爾等既貞忠爲君未可求聞恐動上可勿擾上諭戶部曰近日關廂任民入城者動米價頗貴必至艱食朕甚軫念其發米五萬石每石定價銀五錢會官發糴給事中王德御史李逢時言每石五錢其價尤重請定爲三錢五分禁富民乘機攬買者從之命都御史楊守謙同仇鸞調度京城各路發兵馬相機戰守仍懸示賞格復虜酋一顆者陞世襲都指揮使賞銀一千二百兩復虜首一顆陞一

級直隸巡按御史姜廷願言虜犯通州乘城軍士止一千七百人雖議發民與各運官旗協守不過具數而已今虜野無所掠勢必深入官軍環視拱手莫與一決死戰者乞勅該部速發勁兵迎敵上是其言命兵部如議發兵聽從調度禦虜仍令查叅古北口主客兵將縱賊入境者以名聞命都御史商大節便宜募軍發戶部銀五千兩貯兵馬司聽用有仗勇異等上倍給賞銀命聽征叅將劉錦帥所部人馬同王儀守通州給守備官軍直米令其晝夜直宿不得更番候事寧分班之日往支總督九門英國公張溶等言守城官軍有兵無將難於統攝坊市民兵皆烏合之衆宜亟發軍器糧賞得旨令戶兵工三部罷委屬官分詣各門聽坐門上臣調度違誤者指名叅治是日晡時虜自通州渡河西向前鋒七百餘騎至安定門迤北教塲仇鸞徐珏邀後騎于白河孤山斬首十三級奪馬十四匹午虜大衆薄都城分掠西山黃村沙可大小榆河等處畿甸大震總兵高秉元都指揮伯昂徐鏞等連營城外禦之不能却上責兵部坐視不行驅勦令不耳亟以兵應援詔以大通橋見貯漕糧分給諸路客兵未至者權寄天津等

倉以城中米價騰貴預給文武百官弁軍匠旗校人等九月十月俵糧仍諭各坊坊高價病民宜府總兵趙國忠叅將趙臣孫時謙袁正遊擊姚晃山西遊擊羅恭各聽調入援營玉河等處詔兵部通查諸軍兵數以開發銀賞給俺答縱所虜河渠馬房內官楊增持番書入城求貢上以書示大學士嚴嵩李本禮部尚書徐階因召對于西苑上曰今事勢如此奈何嵩對曰搶食賊耳不足患階曰今虜在城下殺人放火豈可言是搶食正須議所以禦之之策上顧階曰卿言是因問虜中求貢書安在嵩出諸袖中上曰此事何以應之嵩曰此禮部事階曰事雖在臣然關係國體重大須乞皇上主張上作色曰正須大處商量何得專推於朕階曰今虜駐兵近郊而我戰守之備一無所有此事宜權許以疑軍第恐將來要求無厭耳上曰苟利社稷皮幣珠玉非所愛階曰皮幣珠玉則可矣萬一有不能從者則奈何上悚然曰卿可謂遠慮然則當何如階請以計疑之言其書皆漢文朝廷疑而不信且無臨城脅貢之理可退出大邊外另遣使齎番文因大同守城臣奏事乃可從如此往迴之間四方援兵皆至我戰有

備矣 上首肯曰卿言是選出與自官議之當因奏
 今中外臣民咸望 皇上一出視朝撥亂反正 上
 微哂曰今亦不至於亂朕不難一出但嫌驟耳階曰
 中外望此舉已久今一出如早得雨何嫌於驟 上
 乃許明日視朝於是命嵩等退是日階集百官議闕
 下議未定國子司業趙貞吉抗聲曰今朝廷所急者
 出沈求於獄中理周尚文之功庸易退耳時 上遣
 中使密窺會議諸臣聞貞吉言宣入左順門令手疏
 便宜以上貞吉因請急遣近侍有才猷辨博官一員
 同錦衣衛官詣諸將營中賞軍激勵士氣仍許開領
 軍之令令將士義勇軍民人等入自為戰但得一首
 級賞銀百兩逗遛觀望不戰者誅無赦 上覽奏即
 降貞吉左春坊左諭德蕪河南道監察御史給賞功
 銀五萬兩令其隨宜區處宣諭將士以仇鸞為平虜
 大將軍節制諸路人馬文官三品以下武官副總兵
 以下不用命者俱許以軍法從事陞楊守謙為兵部
 左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協同提督內外諸軍
 務時鸞兵自孤山還至市南門外徘徊觀虜虛張聲
 勢得死虜首十顆獻之守謙兵薄虜營而陣以無後
 繼堅壁不戰 上自是不悅守謙矣癸未 上御奉

天殿百官公服行一拜叩頭禮命禮部尚書奉勅諭
 至午門鴻臚官宣示群臣曰今虜聽我背叛逆賊入
 侵畿地當事之臣全不委身任事曰上不視朝我亦
 不任事夫以平日云君逸臣勞竊聖言以已欺懷不
 忠至此方甚何有主憂臣辱之實敢為上行下效之
 肆朕中夜之分亦親處分輔贊大臣日夕左右未頃
 刻有滯于軍機而朝堂一坐亦何益欺天背主尸物
 利道官通不一効且脅我朝入大內恐嚇朕躬沽名
 市美非黨即畏奸臣敢欺君父各悞事大小諸臣便
 一一指名參劾定罪其餘各同寅協恭悉心國事此
 有見聞可以助大破逆賊虜寇者人人盡言再如昔
 玩視並以軍法行刑 詔起原任總督陝西三邊軍
 務尚書楊守禮總督宣大侍郎劉源清兵部左侍郎
 史道右副都御史許論等於家各趣令赴京聽用時
 虜眾薄城 上以丁汝璈舉措周章詰責之吏部言
 欲圖安撫須用大臣曾歷邊方夙嫻兵略者因推守
 禮等名上汝璈不目安乃請躬督諸將出城禦虜以
 侍郎謝蘭督理部事 上書其推諉令居中調度如
 故不允命總督倉場侍郎孫應奎專管督餉隨軍給
 散給事中王德御史李逢時奏舉將材如翰林尹臺

時京城門閤民避虜至城下者俱不得入號呼之聲

有徹西內會德等言及之遂開門便民出入甲申禮

部尚書徐階集廷臣上俺答求貢議畧言虜酋悖逆

天道犯我郊畿處劉人民蹂踐地土揆之大義所當

必誅今雖稱臣求貢然信使不入表文不具且其文

書皆漢字真偽不可知臣等以為求貢必不可許宜

且遣通事賞勸諭虜酋如果悔罪求貢則當欽兵出

培其表款集聽朝廷處分如駐兵境內邀求速賞則

惟有勵將罷兵以大義致討必使匹馬不返以洩神

人之怒得 青虜四入犯神人共憤如議集兵剿殺

趙貞吉王維禎科道如張秉靈葉鏜唐禹楊允繩呂

光洵黃如桂部屬如江冕李棟劉自強黃元恭張材

及司丞張遜業起復知縣馬如驥皆素閑方畧宜選

選用因言九門晝閉不便軍民且示虜以弱各處調

到官軍請亟勅巡視大臣給以軍器資糧督之出戰

但有能奮勇先驅者即小挫勿論其城中坊舖居民

往來乘機為奸宜重繩以法 上是其言下所司議

行其閉門一節已有旨令設兵加意盤詰何乃不遵

使入者無聊出者盡棄是何心耶今虜主已五日戶

兵工三部官兵糧器具漫不經理其各令陳狀以聞

京訊鞠陞巡按御史王忬為都察院右僉都御史代

保命新赦都指揮僉事歐陽安克東官廳參將代領

錦軍先是虜騎自宣府東行本兵不虞虜猝至不為

備忬獨行奏言潮河川有徑道一日夜可達通州因

疾馳至通州為守禦計無何虜至 上密使中使覘

忬方勵士乘城大嘉御史姜廷願劾忬庸懦不職

忬亦劾等繼士卒凌虐大同軍 上遂命逮繫

擢忬代之大同軍者仇鸞所將入援兵也素無紀律

往往許稱遼陽軍入民間鹵掠京軍捕得捶之繫通

州獄 上謂大同軍率先赴援縱有罪出於飢疲令

免窮治送大將軍收撫於是驚兵益驕民間苦之
其於虜焉先是虜騎至安定門上命守謙與保定
副總兵朱揖等并力擊之揖等見虜勢盛莫敢前守
謙亦以兵部未檄調為辭時京城外西北隅火光燭
天內臣園宅在焉相與環泣上前稱將帥不力皆
為文官所制故虜得至此上震怒曰守謙名稱入
援何數日坐視不出一戰且朕親降旨趣之應援兵
部豈有不奉行者何得稱部檄未至擁眾自全命錦
衣衛捕守謙同汝襲至廷鞠之以吏部左侍郎王邦
瑞攝兵部事都御史艾希淳代領守謙兵乙酉虜遁

世廟錄卷之十一

十二

至清河迤北上命大將軍鸞嚴設陵寢仍令搜
捕近京群盜乘機剽劫者俱許以便宜行事毋待部
檄兵科給事中俞鑾等劾奏兵部尚書丁汝璈郎中
王尚學等禦虜無策當治上曰丁汝璈李士翱胡
松已有旨謝蘭王尚學俱革職數罪理事俟事寧議
處言官有耳目之寄畏縮不肯早言但推諉云方當
有事忍心負主且掇拾不御正朝姑奪俸一年已御
史刑尚簡等亦疏劾汝璈等及巡撫都御史王汝孝
總兵羅希韓盧鉞報汝璈等如前旨汝孝等命錦衣
衛遣官校往械繫之仍責尚簡等忍心畏縮不早糾

舉俱不俸九月丙戌京師戒嚴侍郎王邦瑞請蹕虜
歸路擊之御史呂光河亦言今大雨彌川京畿千里
之內泥淖徑尺馬難馳長技莫施請詔諸將乘
便邀擊務使虜大挫而歸以弭後患上然之趣遣
郎中江晃董懋中等分詣諸將督戰仍命兵部發
兵戶部發糧餉工部發器械太僕寺發馬匹各不許
怠慢延緩當游擊徐仁王棟大同遊擊王祿各銀三
十兩紵絲一表裏中軍把總等各銀五兩軍士二兩
以旌奮言其禦虜有勞故也降左諭德蕪御史趙貞
吉為廣西荔波縣典史貞吉以出城勞軍還復命因

世廟錄卷之十一

十三

言臣以奉宣明詔懸布賞格勸大將軍鸞以乘雨
襲虜仍傳諭城東西南防護諸營獨宣府總兵趙國
忠兵在沙河迤北臣未經辭朝不敢遠去上曰貞
吉奉勅宣諭各營所領銀兩未見處分如何即云復
命且妄以未經辭朝為言顯屬欺誑其逮趙國忠
鞫實以聞已而錦衣衛奏狀得旨貞吉沽名欺上
實非重忠且言周尚文功未報沈束未放及至委用
却乃畏縮敢肆誑君代人懷怨姑杖五十降邊方維
職用初貞吉廷議罷盛氣謁大學士嚴嵩於西苑直
中嵩辭不見貞吉怒叱門者會通政趙文華趨入額

謂貞吉曰公休矣天下事當徐議之貞吉愈怒罵曰汝權門大何知天下事高聞大恨乃伴薦貞吉使出城賁銀勞軍時虜騎與諸軍分屯城外者州去各數里貞吉就民車致銀仇鸞所驚不受虜且漸引去貞吉計無所出恐後時乃賁勅巡城外徧諭諸營而選比且復命遂得罪貞吉雖舉動率易無當于事然其忠憤激烈當衆心皇皇疑懼之時能扼腕危言顛沛而不悔其氣亦足非云丁亥大將軍鸞逐虜至白羊口迤東紅橋雙塔等處虜以白羊道狹恐我軍逐擊之遂掣其半由高厓口舊路出驚軍不意虜東返

萬人趨薊州防虜東掠山西寧武關入援守備劉潭帥兵一千二百人駐蘆溝橋捕內寇殺兵部尚書丁汝襲侍郎楊守謙時法司坐汝襲守備不設守譙失機軍機律俱秋後處斬上怒甚謂汝襲因上毒民守謙黨同坐視皆死有餘辜趣命所司行刑汝襲仍梟示妻流三千里子克軍鐵嶺衛以刑部侍郎彭黯左都御史屠僑大理寺卿沈良才議獄遲緩各杖四十降作五等刑科給事中張侃杜汝楨烏從善違旨覆奏各杖五十侃仍黜爲民初虜薄都城汝襲恐喪師輒戒各營兵勿輕與戰各營兵惟中譙兵最

同遊擊王保子懷來斬首十七級獲馬十二匹二
十一日山西遊擊柴繼千昌平奪回男婦二百四十
人二十三日都督九聚襲虜千海店生擒四人既而
鸞報功至八十餘級或云皆詐割死虜及平民首級
云按本兵自張績廣通賄賂債帥充斥邊庭以至邊
事日壞繼死憂推代之者常不備 昔有旋推旋斥
者而汝襲故以應謹稱原非軍旅才也一旦誤膺樞
柄當 犯關遂不勝固章比就逮時咫尺不能前頗
萎靡乏丈夫之氣且其死也或又曰虜自壬寅以來
無感不求貢市其欲罷兵息民意頗誠懇當時邊臣

世廟識餘錄卷之十三

十六

通古今知大計如總督翁萬達輩亦計以為宜因其
款順而納之以為制禦之策乃廟堂不為之主議既
大言開關以絕其意又不修明戰守之實而為之備
反戮其使以挑之至于戎馬飲郊乃 詔廷臣議其
許否則彼以兵脅而求我以計爾而應城下之盟豈
不辱哉此史臣亦親近事而為之說與成之後非不
議馬市而嚴歲犯邊如故 世廟始悔而罷之俺酋
不孝且病王台吉父子無間可乘欲互市納款如今
日談何容易俺酋固虜中一豪傑能知時盛衰其晚
年悔禍此有天意非人力也

終

世廟識餘錄卷之十四

資政大夫太子少保禮部尚書臣徐學謨謹

禮部尚書徐階言近者逆胡深入郊畿 皇上赫然按

諸不任事者罪內外工固已莫不震懼矣但人才

不同善諸器物小大長短有限若不擇而用之恐終

無以稱任使也今世論人大率重修諱夫修諱之士

平時非無可稱然而循途守轍不足以倉猝應變徐

言緩步不足以慷慨立功今當應變立功之秋苟付

之若輩是匠氏以桶為案終於不稱而已伏覩原任

都御史何棟原任副使韓豹其才識膽略迥異時流

世廟識餘錄卷之十四

一

而豹守平陽禦虜已有成效獨以不能顧瞻俯仰趨

趨嗾嚙為世俗態是以仕不果遂乞勅吏部急將二

臣起用仍推此意廣求異能待以殊格庶緩急有濟

上納之命亟查豹棟取用按階是疏實得用人要

領頭所薦豹棟後來亦未有建立豹起廢繼三年而

躡進本兵竟以迂慢為 上所斥既彼廢還家以倭

阻具門人有問豹退倭之策者豹舉孟子非者以暇

日修其孝弟忠信可使制挺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

為對聞者皆掩口而笑其所謂應變立功之才如此

棟數年在邊或云其家富可敵國

荊州巡撫都御史王汝孝總兵羅希韓副總兵盧越以縱虜入邊各逮至京下法司鞫訊皆坐死 詔特從末減發邊衛充軍初 上遣官校逮汝孝也怒方獄令綁縛以至于時餘虜盡出邊官校不敢前則託言汝孝等追虜白羊口遠不可猝至至是 上怒漸解汝孝得不死是時汝孝雖不能過虜進邊然城下之役周旋防護亦可謂以身殉國視仇讐坐擁兵初無當於虜之出入而反秦首功特蒙賞賚亦一時無其代者 上不得已而寵信之也

刑部江西司郎中徐學詩上言頃者逆胡入犯畿輔

世廟識餘錄卷之十

十一

諸使群臣盡言然未聞有以探本之論陳於 陛下

者今大學士嚴嵩奸貪異常各處巡撫總兵等皆指赴軍民非致金寶以克嵩之囊橐是以釀成虜患幸

上不誅乃復謬引佳兵不祥之說以設 清問繼

于世蕃受失事李鳳鳴二千金使任荊州總兵又受

老婦總兵郭琮三千金使補漕運滿朝縉紳無不歎

憤而竟莫有一人敢抵牾之者誠以內外盤結上下

比周積久勢成而世蕃猛鷙擅執父政凡諸司奏請

稍涉疑畏者先必關白然後敢聞又萬之權柄足以

假手下石機械足以先發制人利勢足以廣交自固

乘機搆隙足以示威矜衆文詞便給足以飾非強辯

精神靈敏揣摩精巧足以趨避利害而彌縫缺失私

交密惠令色脂言足以結權當路而緘奪人口故諸

凡論嵩者嵩雖不能顯禍之於正言而指之時亦必

託事假人陰中之於遷除考察之際臣不能悉記即

如先任給事中王燁陳恆節史謝璠童漢臣等于時

亦蒙寬宥而今安在哉故天下之人視嵩父子如鬼

如蜮不可測識寧自瘠心疾首敢怒而不敢言何者

誠畏其陰中之也臣伏讀 聖諭有大破逆賊虜寇

之語竊謂大本大端不必遠求但坐罷嵩父子 皇

世廟識餘錄卷之十一

三

上擬權於穆清之上而六鄉分治其職天下遂大治

矣疏入 上謂其乘間報復下鎮撫司拷訊嵩不自

安求去 上慰之曰小人乘伺但引激主怒何可墮

彼計不思竭忠輔朕焉卿其益盡初誠多事之秋勿

固辭而謝仍乞放其子世蕃回籍 上憫嵩老止

一子世蕃令隨任侍親按是時論嵩之疏多矣未有

若學詩之能洞灼其心術者時學詩之族兄徐應豐

者以書寫給事無逸幾與嵩朝夕相處嵩疑學詩之

疏必出自應豐口授明年熈吏部以內察中之應豐

既罷官詣 迎和門辭 上詰應豐本中書官不與

政事何得考斥卽傳 吉留用是萬愈忌應豐後數
年以誤駕科書講 上杖殺之

上諭閣臣曰昨入犯之魍魎華人爲多外域之臣敢於我
前帶信坐觀城池可歟不一征誅何以示懲殺人盈
萬天豈不怒焉聞其歸亦多毒瘡死者此時以承平
日久不可更以好武爲阻惟財用乏固非君理之事
然所司不奉旨口不敢便行令先集兵聚糧爲要卿
等示兵戶二部已知之 上復諭此等卿勿怠此
戎務必如 皇祖時長驅胡虜三千里乃可驚對言
方冬虞中馬肥以來歲三月大舉搗巢 上又諭云

世廟錄餘錄卷之十

四

昨陳之疏具悉竭忠但機貴于密孔聖大誠驚復對
事以密成亦以預立乞 勅下廷臣集議或姑假臣
經畧之名凡宣大薊鎮積弊極以待非常之舉
上曰虜賊逆天犯順神人共憤欺上之罪未明必當
征討爲上爾等所集議參同凡當預備事宜所司亟
擬行督餉大臣如議添設是時 上銳意討虜欲一
雪城下之耻乃輔臣如嵩大將如鸞何可倚恃故中
創馬市之議以阻問罪之師雖舉朝豪傑扼腕于二
臣顧擬之人才事勢疑亦未可輕舉也
巡視京營主事申樸以咸寧侯仇鸞恃寵弄權奏言營

政更張之始臣叨耳目之司凡事願加詳慮傳訪不
當決計於一人責效於旦夕 上以其疏不明示鸞
密報鸞心知所謂因奏極意不過侵官攬權束縛臣
等使不得行事耳且京營巡視官近已添設科道二
員今益之主事重以職方之勢臨之臣等脅息懼罪
且不暇何暇謀勇得 旨下樞鎮撫司拷訊遂輩巡
視部官按嘉靖中 朝廷有人當萬鸞勢暴如火而
威又復嚴重然攻擊二臣者史不絕書逮嚴曆
以來常俟柄臣既死而後爭下石焉者多矣乃其人
亦自負於忠諫之林而厚自揚詡何也樸後起用終
吏部郎

世廟錄餘錄卷之十

五

上欲祧 仁宗昭皇帝升祔 孝烈皇后禮部會議
孝烈皇后久正中宮功德隆重專室祔享經禮昭然
今 奉先殿后位未設誠干禮未備然而遽及廟次
則臣子之情不惟不敢實不忍也臣等竊以爲 孝
烈皇后神位宜仍遵 勅諭安 奉先殿 慈孝獻
皇后之側凡祭享儀節除忌祭讀祝外其餘並如
勅諭則禮制歸一矣是時大臣會議尚書徐階願以
祔廟爲不可都給事中楊思忠主階議餘無言者上
使人覘知狀及疏入 上乃曰爾等懷二之心牢至

于今耶今茲非專論后又非子為親夫為婦也正
 止以朕躬論顧無人肯奉議者爾與思忠二人議
 定以聞即廷矣于是階思忠言臣等愚昧不能仰知
 聖意竊惟周建九廟三昭三穆率六世而祧至後
 兄弟相及則亦有不能具六世者况國朝廟制用
 同堂異室與周禮不同今太廟九室皆滿若以
 聖躬論仁宗當祧固不待言但此乃他日聖子神孫
 之事而煩聖上身自議之則臣等之心尚有所未
 安者謹按夏廟五商廟七周廟九夫禮由義起五可
 以七七可以九則九之外亦可加也臣等以為今日
 之事宜準三代廟數遞增之例于太廟及
 殿各增二室而以其一升祔孝烈皇后則仁宗
 可不祧而孝烈皇后可速正南面之位且在
 皇上無預祧以俟之嫌上曰會議當令人人盡言
 今兩人各一言而止非懷二耶爾等臣子之議于
 祧不當祧正宜力請可得謂之自議且禮得其正何
 避預祧以俟為嫌耶其更歸一會奏于是階等復會
 諸大臣議言聖見高明超出千古非臣等所能
 按唐虞夏五廟其祀皆止四世周九廟三昭三穆
 而兄弟相及亦不能盡足六世今仁宗已為皇

上五世之祖以聖躬論仁宗於禮當祧禮曰天
 子之與后猶日之與月陽之與陰相濟而成天子修
 男教父道也后惟女順母道也孝烈皇后久主中
 宮母儀萬國于禮當祔臣等衆論攸同宜奉祧仁
 宗升祔孝烈皇后于太廟第九室及奉先殿
 神位一體遷祔以明典禮疏入報聞已禮部以祭忌
 在近請吉欲擬上祧祔及奉安神位儀節上猶憾
 禮官初議不即許乃曰孝烈皇后所奉配者乃入
 繼之君又非六禮之始忌日雖不祭亦可部臣愈益
 惶恐乃言皇上受天景命繼祖鴻業神功聖治
 超越百王武烈文謨佑啓萬世所謂應運中興大有
 為之君孝烈皇后德隆貞一行備清貞祇奉兩
 宮助祭宗廟則聖孝益彰親蠶西內表率六壺
 則王化益廓至于拯危車駕彌變宮闈勳烈蓋
 乾坤慶澤派宗社所謂以聖配聖炳乎相成者也而
 皇上謂非六禮之始欲能忌日之祭臣等伏觀本朝
 故事宣宗章皇帝廟舍恭讓皇后祔恭孝章
 皇后憲宗純皇帝廟舍吳后而祔孝貞純皇
 后忌日必致祭于奉先殿則是祖宗之制原無
 先後之拘况孝恭章皇后及孝貞純皇后德雖

盛而未聞有功 孝烈皇后功既崇高兼有其德今
 日升祔之禮忌祭之儀典則具存臣民共戴幸容臣
 具儀開奏奉祧 仁宗祔 孝烈皇后于太廟第九
 室奉安神位于 奉先殿至期舉行忌祭則正義明
 而禮制定矣 上曰非天子不議禮后本當祔廟居
 朕室乃自前歲朕諭之丞弼示之禮官謂今日未宜
 此言徒飾聽使愚者惑之曰忠諫之情實俟題朕之
 神主耳乃命候 旨行事已而 上諭輔臣曰卿等
 直內因贊事上玄然國家大政未嘗不許非議后
 忌祭禮官及諸臣不肯從正即求所云猶強耳由此
 觀之人心全不識天時初以 皇兄無嗣 皇考係
 近親屬在朕躬本之天定今爭親爭帝爭祔爭名三
 十年矣猶不明至是乎今即不忍奉祧 仁宗且置
 后主別廟將來由臣下議令忌日奠一卮酒不至傷
 情卿等其更言之于是閣臣傳諭禮部臣不敢復
 言第請如制祧祔擇吉行禮 上乃許之是時 孝
 潔皇后為 上元配尚未有所祔故 上意疑禮臣
 之不貴祔 孝烈者以此禮臣乃卒迫於從令之恭
 遂舉以 宣廟之 恭讓 憲廟之 吳后為言而
 不知其事體有大徑庭者於乎君臣之際將順易而

匡救難誠然哉

兵部侍郎王邦瑞疏言今兵部尚書缺時召起翁萬達
 于制中且二月餘恐天下握兵柄者目屬心嚮樂端
 漸長其于國體政經關係非細蓋陰指仇鸞之擅也
 上不悅曰戎政初修忠將是託况朕有密詔非其
 自擅若爾等肯聽任諸將集練兵卒隨事效忠比常
 加意使用無不當籌無不臧亦不待伊言矧令君自
 勞心今一矢未發先自攻譖大言謀國之忠當如是
 耶按鸞之逆肆其矣當其時鸞為方深相結納故閣
 臣不出一言而 朝廷之紀綱陵夷殆盡此非細故
 也邦瑞爭之力頗得大臣體然自是邦瑞之位危矣
 癸卯兵部車駕司員外郎楊繼盛奏乞罷馬市以全國
 威以絕邊患其畧曰去歲胡虜悖逆天道大肆猖獗
 皇上赫然震怒選將練兵欲報數百萬赤子之仇
 而雪城下憑陵之耻此神人之所共幸也臣比見使
 客求開馬市之書大肆無狀竊意 皇上必決策北
 伐而興問罪之師矣及廷臣會議乃許暫開馬市臣
 不覺仰天長嘆夫以 皇上之英武國家之全盛勇
 夫壯士踰伏下位者又不可勝數不能生擒酋虜剿
 絕苗裔而乃為此不得已下策何哉臣請陳其不可

者有十夫開馬市者和議之名也。素賓服尚不可言。今虜辱我。如是不能整頓反。棄之和。則何以上解。列祖之怒。下舒百姓之恨。乎此。忘天下之大難。一不可也。頃。皇上屢下北伐之命。臣民夷夏所共聞。天下方引領以望王師。而乃一旦改為和議。失天下之大信。二不可也。以堂堂天朝。而下與犬羊為市。冠履倒置。損國之大威。三不可也。天下豪傑驟聞虜患。慘毒莫不憤恨。思與逆賊決一死戰。聞馬市既開。則謂朝廷無意於報虜義氣。一散不可復振。灰豪傑效。用之志。四不可也。自去歲虜變之後。天下頗講習武事。和市既成。則封守之防。日潰。將士之習。日偷。憚天下脩武之心。五不可也。宣大吏民。向雖私與虜通。猶畏法而不敢肆。今以互市為解。私通者莫可誰何。將勾引為禍。不測開邊。方交。虜之門。六不可也。天下罹水旱征役之苦。人人有思亂之心。特畏威而不敢動耳。今謂國家兵威不足。以制虜。仰群起為盜夫。孰能難之。啓百姓不靖之漸。七不可也。去歲胡虜深入。雖未得一戰。猶以我倉卒無備也。今調兵已半年。而竟許和市。長胡虜輕中國之心。八不可也。犬羊變詐無常。今我遣臣重載金帛。至邊。彼遊約不來。未可

知也。或因互市而斬關以入。或今日互市而明日入寇。或遣衆而駕言別部落皆未可知也。或以羸馬而索重價。或因市馬而過要重賞。或別有分外不堪之求。又未可知也。是我不能羈縻乎。彼彼反得以愚弄乎我矣。墮胡虜狡猾之計。九不可也。歲費數十萬得馬數萬匹。互市不已。則虜馬日少。而我財亦乏。計將安出乎。不為國家深長之慮。十不可也。夫為此議以欺陛下者。其說有五。或謂外開馬市以羈縻之。而內寬吾力。以修武備。夫虜至無厭也。萬一不能盡如其意。勢必敗盟。則彼之入寇。為有名。我之不應其欺。為失信。市馬小利。曾足以羈縻之乎。如曰修武備以圖戰守。則固無藉此為矣。此其謬一也。有曰方今急缺馬。吾正欲市馬。夫馬不過為征虜計耳。如互市可無事。則又安用馬。况虜安肯以良馬予我乎。此其謬二也。有曰暫許馬市以結其心。漸將通貢。可為末利矣。夫今稱貢者。豈古所謂咸賓來王者乎。不過賄以重利。以苟安目前耳。况市馬我猶得以少償其費。貢則彼徒手取重利矣。此其謬三也。又曰虜既利我。必不失信。不知醜類口衆。其用日繁。市馬之利。足盡供其衆乎。不足則安肯守小信而自困。縱可羈縻。不過

二三年月將何以善其後哉此其謬四也又曰佳兵
不祥不可輕用與其勞師勦眾征討千里之外而勝
負難必孰若暫調馬市休兵息民而急脩內治之爲
上策夫猶人身癰疽內攻而憚用藥石可乎損國威
養寇患墮天下之大事者必曰此始矣此其謬五也
夫此一事可五謬者人皆知之然在廷之臣無一人
敢言而止之者何哉傷于利害故耳以 皇上之英
武而臣下庸懦遇事不足以副之 欲持行而手足
蹙蹙良以不恨此國家盛衰之機臣不得不忍心隱默
以欺 陛下疏入 上謂此事選臣奏已久又集廷

臣議繼盛何不蚤言及遣使已行乃肆責奏沮撓邊

十二

臣議繼盛何不蚤言及遣使已行乃肆責奏沮撓邊
戢極惑人心令錦衣衛洗付與撫司仗而訊之已乃
豐爲陝西狄道縣典史是時 上意初不以馬市爲
可恃故 諭嚴嵩有曰小人阻議 國是紛紛何由
而定則亦未嘗以繼盛之言爲非第一今始出難於
反汗豈不得不斥繼盛以安當事者之心耳按繼盛
謫官陝西道經山東沂水縣縣令重其爲人留之一
宿明日行至前驛則驛旁築堡已壓死過客而繼盛
竟以留宿之故獲免是厄而後顧死于西市然則死
有定期亦有定處數固然哉

終

世廟識餘錄卷之十五

資政大夫太子少保禮部尚書臣徐學謨謹輯

大學士嚴嵩言伏蒙 聖諭以兵部員外郎楊繼盛言
不可開馬市者臣等欽遵卽邀在直三臣并兵部臣
錦臣豹臣時徹等到直會計 錦曰先年胡虜求貢
常事之臣未能委曲善處致賊借口侵寇數年今復
以貢馬市爲言本部會廷臣集議暫塞其欲爲我戰
守設備之計已蒙 皇上允行大臣昨已出關若復
中止恐啓釁端臣豹曰繼盛今日來見進其上疏豹
曰此舉本借爲羈縻之術以修我備非恃此以爲久

臣議繼盛錄卷之十五

一

安依爾罷開馬市且倉卒有侵犯作何方畧應之繼
盛語塞臣時徹曰胡虜逆天犯順孰不欲聲罪致討
但兵食未充因其悔罪通款暫爲羈縻之術今若中
止非惟臣體不一抑恐變生不測臣希忠階曰開市
原未嘗忘武備禁已差官無容別議臣鸞曰議起於
鸞行止我不敢言諸臣之議如此臣等議得 朝廷
舉措關係非輕且今虜使質留在堡大臣已去在途
委難中止合候史道到彼同蘇祐等酌處待報另議
至於備虜之宜臣等欽奉 聖諭只依 皇上初意
且堅吾守直待彼犯定要一剿一掃此誠帝王萬

全之道也 上意猶預久之復諭輔臣歲市二次可止只與目前十行仍亟行史道等令示以中國上體好生俯軫民患特准一次自是以後十年不敢犯輸情上表方再准一次貢謂必不許勿得示弱令賊欺夏修我內治一時不懈為當萬等因言 聖諭詞義嚴正恩威並著臣等不勝欽服但兵部原議馬市歲開四次奉 旨止許二次以經咨行總督等官傳示虜營約束部落待命今復裁止恐無以示信外夷且彼虜遣人留質情詞誠懇伏望仍前 明旨容開二次若過為需求不許輕聽至於貢必不可許及申飭

邊臣嚴加限備俱如 聖諭遵行報可按是時邊備久疎庚戌之變虜蹈無人之地而文武諸臣竟無一人可恃為長城者故 上不得已曲從馬市之議而繼盛之疏則大以為不然繼至忌讎而亦未諳時宜故密諭諸有小人阻議因是紛紛何由而定之語並意未嘗以繼盛疏為非是也特雖大將軍之體不得不斥繼盛以重邊疆之懼耳然未幾而俺答背約入犯無虛歲 上始悔馬市之議誤而疏史道所謂暫塞其欲而修戎戰守若閣部大臣會議之言豈非共諛大言軍以欺 上哉嗟乎有君無臣雖堯舜不能

以治天下也

經略京城內外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商大節奏臣受命經畧京城但謂事體之未安綜理之未備臣得以參酌奏請助其所不及耳非有重兵在手專以戰守為責者也今咸寧侯仇鸞乃以京城四郊分布於臣且云平時則修築訓練有警則相機截殺是京城利害以臣一身當之矣及查仇鸞分布人馬之疏則止留京軍至隘者防守九門而自以精銳五萬中途截殺儻虜人有知以一陣衝仇鸞又以一陣趨京師在仇鸞則進退失據在京師則救援無兵昨年之事為鑒

不遠乃諉臣徒守難矣且臣奉命所得節制者叅將麻宗等巡捕官軍耳仇鸞又屢為分調駐劄不令臣知是巡捕官軍即亦非臣所有萬一奸宄乘虛竊發倉卒之間誰為捍禦宜 勅兵部詳議或遵 勅諭所開戰或從仇鸞所分布麻宗人馬或屬之兵部其修築城堡訓練兵馬預處錢糧應屬何人并乞早為裁斷以便遵行疏入 上怒其推奸避難命錦衣衛抽珥鎮撫司快訊法司議大節罪比領兵官已承調遣不依期進兵策蹙因而失快軍機律斬大節復疏解 上曰爾未臨敵已先忘國自愛又可與戰耶命

下詔嚴禁之已大學士嚴嵩等因言大節固有罪但法司所擬比似於所犯未合蓋原律謂臨敵時不進兵策應致慢軍機今未犯雖涉推避蓋非臨陣失機之比乞皇上少霽大威赦其一死姑發極邊充戍臣等非敢申救犯人但欲求合公法耳不聽按大節所言不無推託之迹既逢上怒則法司巧為擬律以阿諛意已無復人理即嵩平生妬賢而於大節之獄猶曲為申理然是時嵩與嵩漸生嫌隙非嵩殺嵩則嵩殺嵩也萌孽於此矣

錦衣衛經歷 錄上言往歲逆輝犯順得利而歸迺又

世廟錄餘錄卷之十五

四

揚言入司懷故志皇上奮發神武張皇六師必欲乘時北此固神人之所共悅臣民之所願死者也然片兵之機必先廟算方今廟算必先為天下誅奸邪而激忠義則庸賊不足平也臣誠憤懣誓不與賊俱生竊見輔臣嚴嵩貪婪之性病於膏肓愚鄙之心頑如鐵石當此之時不聞其苦心勞思延訪賢豪咨諏方畧以為治國安邊之策而與其子世蕃日夜圖惟為自全之計勝已者阻之親已者父之揣摩利干錐刀而不用之以經國振媚病於夏畦而不推之以親賢遠將非多用黃金不可以得官守臣非累通

書幣不可以致譽迺今考察之時又其父子獲利之日矣朝廷賞一人則曰我賞之罰一人則曰我罰之今天下皆計嵩父子之愛憎而不復知朝廷之恩威此豈細故哉臣謹按其大罪有十納將官之賄開邊陲之禁一也受諸王饋遺令宗藩失職二也擅吏部之權奸賊狼籍下至驛丞小吏無所遺官常不立風俗十壞三也索撫按之官例奔走書使絡繹其門而百姓之財日削四也陰制科道官俾不敢言五也妬賢嫉能中傷善類必擠之死而後已六也縱其子受財以欲怨天下七也日月搬移財貨騷動道路

世廟錄餘錄卷之十五

五

八也為內閣漏九載而無一善狀九也不能協謀天討以紓君父之憂十也吏部尚書夏邦謨名為公室之臣實則私門之吏大事面白嵩而後敢行小事書世蕃而後敢發始也因賄而得官繼也因官而納賄遂使遠近相視習以成風廉耻不行盜賊多起臣謂今日之考察不先除此三人者雖日退貪墨之吏無庸矣然今日之事臣猶聞有阻北伐以為不可者夫賊虜之稱貢也許亦來不許亦來而朝廷之出兵也來亦伐不來亦伐善川兵者可以守則亦可以戰不善川兵者不能戰則亦不能守今能阻朝

凡之不北伐能保虜寇之不南侵乎臣原其心蓋由
北伐之事成則歸功于將帥事失則歸罪于輔臣此
其於誤國之罪大矣乞 勅下廷臣將此三人者詳
議詳則賞罰明而賢否別忠臣義士無不伏劔而
起爭効死以除虜患矣 入得 旨鍊先以作縣壞
事被調即今考察自揣不免乃敢出位恣肆狂言排
陷大臣計取直名而去錦衣衛捕繫杖治之尋發口
外為民按鍊以知縣劣陞錦衣衛經歷於衛使倖臣
陸炳為堂屬意頗不安則時發大言以撼其憤懣與
尚寶司丞張遜業以詩酒相得遜業嘗引鍊會飲于

初大同年

大

嚴世蕃所適虜變集廷臣議退虜之策鍊憑藉意氣
附編修趙貞吉倡言侵嚴氏嵩聞之私語世蕃曰沈
鍊非佳士且少與往來時有餘姚人史中書在側以
嵩言密告于鍊鍊度不免乃倉卒上書擊嵩鍊素能
文章出迫遽不能運筆故數言上罪俱空虛無實而
嵩因揭其知縣壞事以言得罪可逃考察而出
竟坐考察自辨之條投之口外嵩計亦密以險矣
後以口不慎總督劾順曲殺之可悲也
初大同年市市事隨有虜犯左衛者侍郎史道遣使
詰虜則謂中國妖逆蕭芹喬源等誘致之芹源皆持

世廟錄卷之五

七

持白蓮教邪術出入屬地為奸其黨無慮百十入散
處諸營帳恐虜與中國通為已不利乃略俺答左右
言芹等有術呪人人死喝城城頽俺答為所恐動於
是道密踪跡白蓮教諸妖張舉降等五十餘人執之
并執芹源等妻子案其罪狀請試芹源使喝城不
效則執以予我朕朕告通事曰其日將自右衛以千
騎隨我入試喝城毋敢掠也曾有 旨命道徧歷
延寧經理市事道以其事聞因言俺酋前赴西恭
中休于邪黨臣計料此虜雖未可要其所終而調停
曲處得宜尚可挽之以就我籠絡且虜酋惟俺答為
雄其分住宣府境外把都辛愛等五部皆其親支子
第一有煽動即為門廷燃眉之災視吉囊子散處
河西諸部者不可同語故今之制馭諸夷要在此一
酋而已臣多方操縱已得要領屬雖感十畏死未即
執送等然奸術罔窮端可計日而俟臣今奉命西
行竊慮此中事機未定乞 勅當玉諸臣毋泥常法
亦不得執以自前情小小出入備錄相較因而坐
失大機務憂深計遠圖融通變竊致俺酋恭順之心
後亦猶昨然後馬市不為無益耳其前項妖逆務百
方購取無使留滯旁中以養後患成寧侯仇鸞復言

唐素多詐毋入寇常蓄謀不發突出不意豈肯吐露
直情使我知備恐聲東犯西別有狡謀戰守之備所
當加慎且原議開市以宣大切近京師不得已用為
羈縻之術延寧進遠虜情逆順不足為輕重宜仍番
史道於宣大令一意處置邊情用終前績蕭芳等庸
懦不肯發重為資格縛源獻者予白金餘三十
金彼其術既不驗而虜又惟利是圖亦可以剷除妖
氛末絕禍本會虜果犯右衛總督侍郎蘇祐以聞
詔俱下兵部議復虜入當以戰守責諸將史道仍留
宣大計處虜情其妖人蕭芳等宜用黨所擬賞格懸
購詔悉允行按是時上以捷虜為念而惡勾虜
之人於是將臣不思隄範備而日捕亡人以獻彼
蕭芳之存亡果何益于虜之來去哉所謂不揣其本
而齊其末矣

初馬市原議以段布米麥易虜之牛羊馬匹于時諸酋
急欲易馬中國亦但見段布應之而已及七月初脫
脫執送妖逆蕭芳等因言富虜能以馬易段貧者唯
以牛羊請易穀粟朝議則復難之詩聖史道疏言
互市原非可以久恃然目前羈縻之術莫便于此蓋
虜性貪而勢強抑又甚貧凡所資于我者衆而非抄

掠則無從得也其入吾又莫能禦之故歲被其侵暴
茲虜求互市于中國以有無相易馬匹牛羊彼之有
也穀粟布帛我之有也各以所有餘貨所不足使虜
小大貧富皆需我之有而我邊鎮之人亦無不受其
利焉又于中量為恩禮虜雖禽獸亦必以所遇為榮
以所通為便顧戀留連而不能舍矣孰是以往縱未
可期以末馴即三數年有可必者而我乘此閒暇汲
汲自治簡練武勇繕修險塞充裕軍實整飭兵械選
以歲月將使富強在我則雖進而別國以震疊威靈
亦在所優為矣今之坐談以敗成事者其說不過有
二一日虜不粒食其易粟將以之食我遁逃一日虜
馬且壯將乘市深入大虜以牛羊來市得粟幾何安
能供遁逃之衆且又何愛此好孽而舍牛羊為之需
食也其歲時侵犯未嘗欲入而不能而又何借市以
乘便耶實為馬段之易粟之富者利之貧虜皆唯牛
羊已爾虜富者十二而貧者十八今不一為通融恐
為飢寒所迫衡決東有妨大計乞廟謨早斷俟
饟未萌為邊疆久遠計是時俺答約東西諸部毋犯
亭障數使使問市朝而廷臣多謂虜欲無厭既易段
布復請穀粟恐將來益有難從之請議久不決後

上言曰北虜貪詐自古未聞可以情字義結之者茲者俺答又稱雄黠傾乃特求通中國一念耿耿不息而中國不以時應也故邊患甚焉近 皇上特准其請命臣道經畫其事臣於三月臨邊俺答節傳諭各部禁其南牧是以西起延寧東盡宣大環境數千里由三月以迄七月日妖逆蕭芹等誘入二次外更無三五零騎侵擾近邊者道貪之邊境父老咸謂百餘年來所未有此不獨見其尊奉 朝廷遵守信義即其威令之行于各部亦足徵夫為山九仞功虧一簣今俺答懇請以牛羊易粟豆蓋欲借尤以定諸部

何思等見 明議洵洵休于利害慮異日蒙首事禍亦疏言不可謂屬牛羊眾非塞下粟所能博易恐因而啓釁不如勿許咸寧侯仇鸞惶惑無所執亦變始說請下廷臣集議便宜為行止臣行詣將嚴為之備以待戰守俱下兵部議以祐思等之言為是 上以問大學士嚴嵩言道請以米與虜易牛羊鎮巡官以為不可臣惟今春開市之與彼時兵糧未集懼以緩其入然市事甫畢旋入搶且虜邀請無厭將來莫知紀極即今徵兵四集正宜決戰以挫虜鋒不宜任其要挾紙以示弱耳鸞欲分布戰守其當于是 上

知也馬市安得久行哉

都給事中何光裕等御史龔愷等劾奏兵部尚書史道
茲以邊陲多事特起之廢棄之中任之馬市之責正
宜宣布恩威陰伐虜謀稱上使乃敢傳送虜言委
靡遷就馬市開矣即欲易米穀米穀塞矣即欲請號
令觀虜表意在請乞而道以為謝恩况表文又不係
官撰其設心為何道不去則馬市封冊之議不已夷
虜無厭之請難從人懷兩可之疑士無必戰之志國
是紛紛無日而定亟且罷黜以為謀國不忠之戒既
入上怒曰史道已有旨令回京道未回時爾等何

世廟識餘錄卷之十五

十一

在既有所志當不移刻陳奏何專一探試 朝廷雖
効道本欲論龔光裕愷各廷杖八十餘姑罰俸一年
按史道倡馬市以辱國罪在不赦而光裕與愷論之
似矣第不如楊繼盛先事而言乃揣摩 上意方追
補一疏烏知 上之不可欺乎二臣廷杖時舉朝為
之痛快已光裕竟死杖下而愷得無恙

世廟識餘錄卷之十五終

世廟識餘錄卷之十六

資政大夫太子少保禮部尚書臣徐學謨謹輯

協理戎政兵部尚書史道至京以科道會劾乃上疏乞
退臣衰年病目本不宜重玷朝班昨歲被召以腥膻
犯 闕不敢自便謝伏蒙 皇上收之既垂委以經
始馬市臣妻子宗黨咸謂一危以致遠近大小之臣
及凡與臣共事者蓋直無一人謂其事之可保善終
也茲伏 天威遠攝延寧宣大四鎮市事告成曾慮
自妖逆引犯二次絕無一騎明劫侵掠者臣竊自幸
可以免罪耳而言者猶攻臣不置伏荷 聖明憐念

世廟識餘錄卷之十六

十一

曲賜裕原臣既生入玉門脫身危地受恩深重敢復
念身第兩日瞻耗益甚不辦咫尺委難效職乞賜骸
骨首丘疏下吏部言道前後處畫市易有無裨益計
聖鑒自晰其以目疾乞休似非得已 上覽奏不
悅曰道盡心辦事其功罪有無爾職司擬評未定有
論乃一一以煩主則爾等所辦何事道令竭忠協理
尚書李默等各降俸一級按李默以倖臣陸炳為武
舉門生特薦之于 上故一歲之間自少宰徑陟冢
宰將大用之至是覆道疏亦深病其以馬市辱國而
又不放顯言然自是失 上心矣

會華吏部尚書李默聯為民先是遼東巡撫員缺默等會推布政使張臬謝存儒上曰此非常地然等如何不用心推舉安有視國若家之心姑記罪即推堪任邊務者以名聞默因具疏陳罪上大怒曰默受朕簡託長此六卿每事不思竭報徇情市法恣行不改薄示以罰乃懷忿忌假上疏謝本當重治姑從寬黜之按默始以浙江布政使轉太常卿掌南祭酒嘗以至令官雖陸炳薦之而大學士嚴嵩實與有力焉已默典銓凡事與嵩牴牾嵩欲以私人補內制官疏下吏部考選默徑訪禮部主事張天復等七人充之而不稟自於嵩嵩怒欲擬旨駁還而次輔以為事小不宜聞之于上乃止至是會推江西布政使張臬為遼東巡撫臬故不悅於嵩者因密揭默徇法市恩狀遂被譴而去與論頗稱默不阿得六卿體

哈丹兒耳州衛人史氏子名進通事名志允先年俱被掠陷虜中久之逃歸中路為桑顏衛人所獲隸夷酋幹堆板卜等帳下各為通事進更名哈丹兒志允更名昂灰時時引虜於各關口索鹽米酒食稍不遂輒挾弓矢嚇奪為害幹堆板卜等喜之遂令丹兒冒夷酋名入貢因熟知京師道路虜節年侵犯黑谷關

石塘嶺等處皆二人導之二十九年倭答謀犯京東遣頭目伯顏打喇探邊丹兒指以潮河川道路北虜營駐白廟逼近古北口丹兒乃傳虜兵四返以緩我邊備倭答遂由鴿子洞黃榆溝入已幾旬鹵獲甚實虜德丹兒等乃以所掠男婦及牛馬各數百賚之令歲求開市丹兒等復往來虜營誘煽不遠及屢誑率卒謂虜且以四十萬衆入京師為之戒嚴咸寧侯仇鸞刺其奸狀奏下總督何棟購捕之乃移駐白馬關廣布耳目偵丹兒等出獵因以計擒之械繫赴京詔法司及錦衣衛會訊備得前後諸逆狀遂俱繫

于市傳首梟示各邊

時虜警報皆至朝議籍籍追咎馬市非計咸寧侯仇鸞慮元譴乃上疏曰臣所謂欲開馬市者將陰修戰備也內外臣計欲殺臣乃故弛備以招虜欲其早負市約而因以中臣至無足惜乞下明詔切責諸臣俾各修戰備毋鎮選死士萬人以待臣用虜如入犯令古北口諸將勿過縱其南下臣當死戰于內而出精兵務其巢于外內外夾攻破之必矣上曰所論備虜事重兵戶三部已經理逾年何尚廢弛此如其各查兵馬錢糧實數以對于是兵部尚書趙錦先覆言

京營士馬一十五萬有奇除分布九門八營與守護陵寢者餘皆選入大將部下通計營操出戰之上與各鎮入援之兵不下十萬餘今又改大寧都司班軍五萬六千發新設十二叅游戎鎮鎮戰士闌闌倍於往昔何謂無備且驚歎縱虜深入邀而擊之非計也蓋薊與他邊不同畿輔重地豈可使虜中行即盡能擒之而震懾內地搖動根本所喪固已多矣况我兵積弱之後雖嚴法重賞驅之進戰猶苦不前而可豫令以勿遏乎疏入 詔以所上士馬數京營行大將在外行總督鎮巡各令加意訓練以待督戰將官

臨發奏請按趙錦始以仇鸞薦得入爲本兵蓋揣知其平生畏懦易與耳及錦爲本兵凡事不肯爲驚用而茲覆鸞疏又大折其欺誰遂失鸞心錦本小心畏慎之士自庚戌虜變後本兵能備曉邊事而夙夜在公者疑無愈于錦已鸞敗言官指錦爲鸞黨而令重得禍寃矣後來史臣考鏡得失烏從而知之也

辛丑甯犯大同益款 上復諭兵部曰甯非時侵犯必邊臣平日恃和不戒爲虜所窺其令督撫官嚴飭諸將血戰立功有顧望不前者重治之于是仇鸞內不自安乃上書請將營兵出邊往正其罪 上以問大

學士嚴嵩高言鸞或知虜有可乘之機宜從其請然須擒斬甯酋方爲上功 上不許乃下鸞疏曰若零賊無勞卿行第遣將調兵逐剿是時鸞實無意討賊第爲大言自解嵩見鸞橫誕既 上寵信深不可問亦欲因事出之以累其敗缺非爲國深遠計也按鸞是時崇虛私第日與其妻洪氏盛陳百戲訓飲爲樂無復行邊之念其疏請之詞皆誑 上語而嵩必欲其出討蓋稔知其荒淫無度恐一旦上聞之謂閣臣相蔽也然其必不能戰 上業已揣之矣

改直隸河間府知府尹耕爲河南按察司兵備僉事仍予四品服俸令其管領民兵耕目知州起廢數月中遷兵部員外郎中知府嘗爲給事中李幼滋所劾至是史部希大學士嚴嵩言復稱其知兵破格改用于是士論譁然給事中張萬紀遂歷數其狂狡不法及守河間諸貪婪狀劾奏之且言四品方面改五品有乖選法請嚴飭吏部以後毋紊舊章 上大怒命械耕至京問該部臣俟審鞠後併治之然耕爲嵩所怙竟無重譴

上諭兵部曰虜之易我以吾叛人爲虜導者多罪浮於虜今春如此秋然必然去漢一大創始可卿其傳

諭令必戰勿守如何兵部以示驚言前月遣兵出
威遠擄虜戰泥河斬首二十餘級奪馬駝五百緣遊
擊時陳見敵不勇故未致大捷耳茲秣馬礪刃惟俟
遊擊張堅兵至分道出塞用收犁庭功以慰 聖念
也每大言厲不足平及是督之用兵始畏縮不敢
動大學士嚴嵩既與驚相失乃言驚不戰非計故
上令兵部傳諭之然自是亦知驚不足恃矣按是時
驚行邊邊臣來問職方相見之禮職方對以祖制又
武不相統攝諸公自爲之計耳然驚爲 上寵幸益
恣肆無比道路以目邊臣自總督外即巡撫相見不
世前識餘集卷之十末

敢正坐若兵備則側矣嘗過昌平供張擬于乘輿即
鵝價每隻騰至銀三兩他物稱是 上雖有所問然
倚毗方切尚不忍罪驚也

上諭輔臣嚴嵩曰近議朕二子出閣一事久未見耶疏
何也于是禮部尚書徐階疏請選官察具儀節以欽
天監所擇四月二十五日吉期上 上初許之已而
復諭曰今又逼夏月能行幾日不如七月末旬行爲
實用時尚書孫承恩堂詹事府王自以臣職在輔養
乃上疏固請 上不悅曰雷久不聲占云臣專政果
迨不奉君令卿又此附和未可也按先是禮科給事

中章適嚮上二王出閣之疏爲 上所銜未發也忽
於承恩疏內降 旨迨惶恐徑乘間引疾歸不復仕
矣

禮科給事中袁洪愈奏翰林院檢討梁紹儒自爲庚吉
士日奔走權要交通賄遺時人有不讀書管閒事之
請吏部文選郎中白璧招權鬻爵其門如市所得四
方金錢至今姑婦爭攬惡言評語聲聞于外俱宜罷
斥時萬鍾爲吏部尚書萬守禮爲右侍郎洪愈以鍾
守禮不能秉公執法表正羈官乃併論鍾秉老貪得
及守禮賢餉宣大刻削軍儲疏入 上切責鍾守禮
上初識餘集卷之十末

令自陳狀下壁于班撫司拷問有 詔降二級調外
任既而鍾等各上疏引罪俱留用紹儒乞以原職致
仕許之按紹儒爲嚴嵩假子官檢討時已營宅比于
侯王矣與吳中一縉紳比屋而居嘗與之借書見書
套甚整發之皆刻其中蓋便于藏賂又縉紳之族人
某者爲武定州判官思擢一京職偶以事入京用六
百金納萬鍾鍾業許之而選郎白璧固執不與又持
三百金賂璧始得遷兵馬副指揮縉紳以其事洩之
洪愈故洪愈有此論而嵩徑不能庇也 聖明自有
洞鑒矣然去舉洪愈出爲山東僉事以錢不去得行

其私也

詔收大將軍營制勅將印命侍郎蔣應奎暫掌戎政陞
京營遊擊將軍時陳為都督僉事改戶部左侍郎孫
祐為兵部左侍郎蔣都察院右僉都御史俱提督軍
務時營病疽甚疏請與疾赴軍 上不與曾宣府創
鎮警報日急兵部尚書趙錦乃奏言今強虜壓境人
心洶洶大將乃安危所係而驚病不能軍有如庸眾
長鷗貽憂 昔失不小臣錦不勝犬馬拳拳願親往
代經督戰賊入 上謂木兵不當輒出乃 詔驚納
還勅印其京營戎政令應奎署掌仍命暫設臨陣文

上廟議徐傳案之一本

武大臣各一員代驚督戰以孫祐為之驚聞命驚惶
奔卒大學士徐階因驚生時通電誤國狀 上覽
之大怒命掌錦衣衛軍都督陸炳密訪炳素惡驚常
使人微伺驚動靜及其左右川事者銖兩之奸悉知
之驚且死前一日炳欲殺其事恐按驗無實乃陰令
人沐島家丁時義侯榮合逃虜中避禍不然且擒
義等信之各逃至中途炳遣人遮縛之乃悉發驚初
結大同與虜公通要約遺虜貨幣諸物虜亦遺驚箭
盡持此為他日不犯大同信契義等各承遣往來今
懼事發逃入虜中欲勾引入犯狀具以上聞 上大

怒即命炳會同三法司議罪於是法司奏當驚謀反

律當進戮奏入得 旨驚背叛朝廷引誘入犯大逆

不道神人共憤雖仰荷玄威殛死未盡其辜仍剖棺

斬首梟示九邊父母妻子及時義侯榮皆斬妾女孫

發功臣家為奴財產盡沒入官家從流置諸黨惡者

發遣邊陲有差驚少讀書正文頗有勇略然貪矣險

狠累鎮兩廣中時所至輒與督撫大吏相訐奏既攻

殺曾銑起典重鎮會庚戌虜騎薄京城四方援兵無

至者驚一軍獨來故 上甚壯之驚又多自言云能

出塞驅虜 上以是愈益信之特拜為大將軍領中

上廟議徐傳案之一本

九

外諸軍事寵任干群臣無比久之其說皆不售常出

軍大同一無所獲而還又馭軍無紀縱所領邊兵侵

暴京師人心洶洶流言日聞 上始厭惡之稍稍裁

抑而驚不為悛改益肆貪縱故及於禍按國史所紀

驚始末如此然是時不聞徐階揭之或有之而外朝

官不知耳蓋驚先定於嚴嵩父子合謀陷殺夏言曾

銑其交甚固驚因有寵于 上已權勢相軋寢不相

得驚遂密疏嵩父子行事為 上所信業四次不宜

之入直幸嵩見徐階李本入西內即與之同往至西

華門則門者以無 旨不敢納嵩復還第度不知

禍之所終父子曾割泣仍卑詞乞階為之解是時階與嵩未有大隙而陸炳從中調停棄變之死已先為殛嵩地乃或怨階上書以實其罪於是驚族而上益信嵩無他先是嵩以不宜入直每日獨詣閣調旨忽一日上遣所御龍舟過海子迎嵩于閣嵩遂西渡得入直如初而嚴氏之勢愈熾不可向邇矣此係世道升降之會而作史者不及知故記于左又嵩本病骨嘗見紅駿人隨其後則夏言曾銑持斧劉之及疽發其孔有九蓋孽症也其居在石大人街為迎亨第今改寶源局者是也

上初議修德本

十

署戎政府右侍郎將應奎子繼詔左通政唐國相子熙敬以大同鎮川堡等處帶功陞賞給事中凌汝志言今狂虜跳梁士氣不振朝廷日懸金爵之賞給功而授之人猶不肯用命况又繼詔等乳臭小兒從帷闥執轡中奪之首功奈何令披甲之士冒霜露犯白刃畢命疆場之外乎夫廩奎國相身為大臣心驚斷以外則為邊臣誨詐以內則為子弟榮奸有臣如此將焉用之陛下兵部覆驥如汝志言上怒命錦衣衛捕應奎國相杖于闕下黜為民繼詔熙敬付巡按御史逮問具奏按是時上又不視朝而又有微嵩

為之壅蔽故以內則驚爵外則冒功文武兩銓俱廢職業未賴上神武事發必誅而罔上行私者終恬不為懼安危在所任詎不信夫

南京廣東道試御史王宗茂劾奏大學士嚴嵩久叨國柄擅作威福以贖貨為長策以彌縫為巧圖如吏部銓衡之地也嵩則每罷額定二十員州判三百金通判五百金天下名區聽其揀選兵部將帥之府也嵩則每選額定十數員管事指揮三百金都指揮七百金三邊要地惟所錯求夫吏兵大臣非不知其權之移也一不從則禍立至積威之劫耳是故大臣寧負

上初議修德本

十

陛下而不敢負嵩也氣焰薰灼炙之者熱根蒂盤據觸之者碎凡苟富貴保身家之徒無不出入門下承望願指即為之乾子者不知其幾若尹排梁紹儒輩是也所畜家人無慮數百往來郡縣需索有司騷擾驛遞稍不如意則橫被捶楚無敢誰何是天下畏嵩甚於畏陛下也生辰受賀方物畢陳歲時問遺金寶相屬嘗聞其往年被論治裝時有一門官從傍所窺見之其金銀寶玩狼籍盈庭謂雲南之物遠致萬里不知陛下宮中亦有此器否陛下所食大官滋味不過數品而嵩之飲宴則窮海之錯極陸之

毛驛不備具是天下供奉諸其於供奉 陛下也所得四方賄遺府第不足以容之乃穴地為藏深廣數丈金珠寶貨咸入其中此豈神輸鬼運哉官欽之于民而納之于蒿也蒿視之若不甚惜而不知鞭朴之苦骨血之盡一路之哭有不勝其慘者矣蒿欺天罔人之罪不可縷數此特其梗概耳臣非不知 陛下之左右皆蒿之心腹一言浸潤刀鋸伏焉而臣顧欲去必不可去之姦以贖必不可生之禍哉良以世愛國恩無由圖報而况厠言官之列遇受言之 若既知紆隱敢復隱忍以自全耶時吏部考功郎中常察

世廟識餘錄卷之十六

十二

為私人也宗茂併論案附權納賄不可以處銓衡之地疏入 上怒其恣肆妄言誣詆輔臣令降 旨切責之

世廟識餘錄卷之十六終

世廟識餘錄卷之十七

資政大夫太子少保禮部尚書臣徐學謨謹

初兵部尚書趙錦自大同巡撫召入本部此錦有力焉時董繼中為職方郎中及驚敗給事中郭瑞言錦前誦事驚如議開馬市議分團營皆阿附贊成既而見邊事日非驚敗形已露乃稍示抵牾借端以自解繼中雖已陞任然為職方時朋奸密爵狀構在人耳目臣不敢一二悉數即今 聖明在上洞燭逆形若近者將應奎唐國相輩皆以驚黨冒功明正國法中外臣民莫不舉手相慶謂世道清平之會矣顧致亂有源去惡務本所以論才選將叙功陞賞以主將于中者本兵職方是也錦戀中罪浮應奎等數倍而斥罰未及何以示大公于天下疏入 上曰錦所言是木不清何以澄流錦久附逆賊朕亦素知克極邊衛軍妻子隨住繼中發口外為民按錦固仇黨所屬而入部後凡事頗持正況是時仇黨惟總京邊勢傾中外即三輔臣亦曲意事之而本兵與職方事每相關自不能與之抗然以變之根戾而從中調停陰為節制則錦與繼中不為無助錦故諱厚長者而繼中少年極熟於典故當庚戌邊事倥傯繼中口占題覆

日上數十疏其敏決如流亦一時奇才第守不足耳
言官皆以常驚罪之稍過矣

內官監太監杜泰提督光祿寺所乾沒內帑銀以數萬
計光祿寺少卿馬從謙奏發其奸泰亦奏從謙盜用
大官食物及誹謗不忠狀巡視給事中孫允忠御史
狄斯彬交章劾泰如從謙言因劾寺卿高燿不能覺
察四署正通同為姦乞併治 詔逮從謙泰于鎮撫
司訊鞠科道官待問明議處已鎮撫司訊上泰因公
侵冒從謙挾私奏計俱屬有罪第所引誹謗曖昧語
無證左不足深誅 上意怒從謙誹謗下法司令與

世廟雜錄卷之十一

十一

各候賊完日擬罪以允中等黨護隆逸方雜職鎮
撫司官斷獄不當奪俸五月於是法司議從謙當坐
盜內府財物者律贖徒為民第所指誹謗雖無明據
然跡其狂悖不恭難依常典宜發極邊衛充軍泰送
司禮監奏處 上怒未已詔執從謙廷杖八十發烟
瘴充軍泰革任以能發謗臣免罪從謙遂死杖下按
泰故為 上所親嬖而從謙奏發其奸雖職掌所關
而亦異乎信而後諫者矣安得不逢 上之怒乎逮
法司擬罪尚不欲以誹謗當之亦可謂有人心矣而
卒不免於死人以為冤

工科右給事中李用敬奏開膠萊新河其畧謂通者河
道滙淤深妨國計聞之膠萊之間有新河一道在海
運舊道之西乃元人欲開通以避海濤島嶼之險而
未成者先是山東巡海副使王獻閔登萊之民土瘠
人稀生理不足皆由舟楫不通常按元遺跡鑿馬壕
底以通淮安商賈建新河等閘八座以苦洩水患導
張魯白現諸河以濟水道比今淮安之船由淮河直
抵麻灣即新河之南口也由海滄直抵天津即新河
之北口也自南口以至北口僅三百三十餘里各有
閘水深入中有九穴湖大沽河諸流可引其淤塞未

世廟雜錄卷之十一

十一

通宜費加濬者一百五里宜深加濬者三十餘里元
人用功已開其二今之用功當任其一此皆章明可
見者乞選才望官一二員會同撫按官亟為修舉疏
入工部覆行所在撫按詳議具奏報可按膠河之議
起於王獻獻子道直中庚戌進士嘗與其同年閩人
何廷鈺言之後廷鈺選為御史以無可建白乃襲獻
言同李用敬奏行之後竟無效而鈺亦因此敗官所
謂元人已開其二以其功之可用也而未開其一者
必以沮梗疏鑿難施耳不然以勝國民力之饒豈不
能收其全績而有俟於今日之任其一哉漢人有言

有非常之人而後有非常之功延至萬曆間尚有英
意成功者何怪其紛紛也頃北郡舉田之舉亦然

大學士嚴嵩言茲值泰陽紀序淑景融和 二王殿下

婚禮宜以昨舉 上曰朕意擇在仲冬為美可語監

臣遵行嵩又言昨歲奉有明旨着於各府行禮此因

先年舊例但臣等思得府第淺窄出府未見易與外

人相接在親王則可今日事體不同臣等再三計之

實有未安目今 二王殿下合無暫且留在內成親

亦于保護為便 上謂其提于外議命舉冊立事簡

言此舉天下臣民久所仰望但今婚期已定伏望

上廟議餘錄卷之七

禮

皇上俯從臣等所請且於宮內成婚其冊立大禮另

候欽此舉行 上批答曰出府之不為是害及二王

是害及朕卿等明說來嵩對言儲貳名分未正而又

居于外雖應得者亦懷危疑府第連接僅隔一壁從

人聚多情各為主易生嫌隙此在 二王不可不慮

者也 先朝有 太后在上有 中宮 東宮體勢

增重 主上尊安今 列后不在至親惟有 二王

却俱出外此在 聖躬不可不慮者也 上謂皆不

足恤人無能勝天者二子只依本分待朕命處分方

可勿再瀆按簡此論既慮 二王在外易生嫌隙又

慮 二王出外 主勢甚孤此外臣所不敢言者以

惟 且知遇故為是危言耳不可以人廢之也

禮部擬 二王婚禮儀註言會典所載禮戒之詞有二

其一云往迎爾相承我宗祧為承宗者言也其一云

往迎爾相承厥家為承家者言也今番章將以承

宗封國所以承家戒命之詞伏俟裁定 廟見古

以三月後世以三日蓋首口告 祖考而親迎合

成其為妻明日夫率以見舅姑又明日盥饋於舅姑

成其為婦又明日始率以見 祖考先後之序如此

皇朝率與合卺同日至成化中 東宮納妃始改

上廟議餘錄卷之七

禮

重從古今宜以改定者為正 朝見盥饋 先朝有

太皇太后有 皇太后有 中宮儀文各異今

二王率妃詣 上前行禮後宜於各母妃前行禮以

彰婦順又會典 東宮不同門 親王回門然未有

定期今宜待之國州一月擇日行餘儀如舊 上覽

不悅曰既云王禮自當依典制行之又何不同之有

今不必欺擾第速降勅立太子分別成婚任爾等為

之勿以煩朕於是禮部遂擇日具冊立儀以請 上

以問大學士嚴嵩嵩對昨 御批部疏欲舉冊立儀

以請豈敢不遵但前奉 聖諭俟有 明命處分臣

等不敢復漬 上乃詔部臣曰豈有朝更暮改之禮
其薄朕初諭 二王一體行禮勿復違擾按是時問
部勘 上冊立 東宮俱辭嚴義正而 上終不肯
從 聖意淵矣自 二王成婚之後禮部每歲首二
冊立套救 上第批云候旨行而已 裕王遣人來
告禮卿曰父皇自有主張先生須併每歲套數亦已
之何如 穆宗在藩邸其舍弘發聯類如此得潛龍
勿用之義矣

兵部武選司員外郎楊繼盛上疏劾奏大學士嚴嵩言
臣先因諫阻馬市下獄逆黨威囑問官必欲置臣于

世廟裁餘錄卷之十七

太

刑 陛下特寬其罰不二年間復至今職臣似荷隆
恩思所以報莫急于請誅內賊臣方今外賊則胡虜
內賊則嚴嵩然未有內賊不去而可以除外賊者故
臣請誅賊而當在勦虜之先也敢以嵩之專政誤國
十大罪為 皇上陳之我 太祖高皇帝詔罷中書
丞相而立五府九卿分理庶政殿閣之臣惟備顧問
視制草故載諸 祖訓有曰以後子孫作 皇帝時
臣下有建言設立丞相者罪人凌遲全家處死此其
為聖子神孫計至深遠也及嵩為輔臣儼然以丞相
自居凡府部題覆必先稟而後起稿是嵩雖無丞相

之名而有丞相之權有丞相之權而無丞相之責以
故各官之附遷未及謝恩而先謝嵩蓋惟知事權在
嵩耳俱奉承而以此壞 祖宗之成法一大罪也
者人君之所以統馭天下之具不可一日下移臣下
亦不可毫髮僭踰嵩一有票才之任遂竊威福之權
皇上用一人嵩曰我薦之也及黜一人嵩曰此非
我親故罷之 皇上宥一人嵩曰我救之也及罰一
人嵩曰此人得罪于我故報之借 朝廷之恩威行
一己之愛惡此竊 皇上之大權二大罪也善則稱
君過則稱己人臣事君之忠也嵩於 皇上行敬之

世廟裁餘錄卷之十七

七

嵩必合于世蕃傳於人曰 上故無此意我譏而
之又將 聖諭及嵩所進揭帖刊行為書名曰 嘉
靖疏議欲使天下後世謂 皇上所行之善盡出于
彼而後已此掩 皇上之治功三大罪也 皇上之
合嵩票本蓋取君逸臣勞義也嵩乃今于世蕃及趙
義子趙文華等群會而票機密豈不瀾泄乎所以題
疏方上滿朝已知天語既下而講若合符契此縱奸
子之僭竊四大罪也邊事之廢壞皆原於功罪賞罰
之不明嵩為輔臣乃為壅斷之計欲令孫冒功于兩
廣故先置伊表姪毆陽必進為總督姻親平江伯陳

珪為總兵鄉親御史黃如桂為巡按朋奸比黨譴張
為幻先將長孫嚴劾忠冒兩廣奏捷功陞所鎮撫又
冒瓊州一人自斬七首級功造冊繳部其後劾忠告
病乃今次孫嚴鵠襲替鵠又告併前劾忠七首級功
加陞錦衣衛千戶今任職管事劾忠鵠皆世蕃養
子也而假執戰功冒濫官爵以故必進得入為工部
尚書主托疾得掌後府如桂得遷太僕寺少卿此冒
朝廷之軍功五大罪也逆賊仇鸞總兵甘肅以貪虐
論革嘉靖二十九年大同帥張達敗沒正胡虜纔
伺之時使嵩少有為國家之心豈肯用此債帥以資
平城而世蕃乃受鸞銀三千兩威迫兵部薦為大將
及鸞冒哈丹兒軍功世蕃亦藉以陞高父子于時
嘗自誇以為有薦鸞之功矣及鸞勢出嵩上反肆凌
侮故嵩常自嘆以為引虎遺患後知上有疑鸞之
心恐其貽累故設異同以泯其初黨之跡是勾賈
背逆者鸞也而受賄引用鸞者嵩與世蕃也此引背
逆之奸臣六大罪也前胡虜犯內地深入經時兵法
擊其情歸一大機也而兵部尚書丁汝夔問計於嵩
嵩乃曰京邊不同勢敗於邊可掩也敗於京不可掩
也且虜飽自退耳故汝夔令不戰及皇上逮治汝夔

汝夔臨刑始知為嵩所給是嵩以不戰悞國而又以
計殺汝夔也此誤國家之軍機七大罪也刑部郎中
徐學詩以劾嵩與世蕃也革任為民矣嵩乃於考察
京官之時逼吏部將學詩兄中書舍人徐應璽罷斥
荷蒙聖明洞察留用戶科郎給事中厲汝進以劾
嵩父子降典史矣嵩考察外官之時吏部將汝進罷
斥此專黜陟之大柄八大罪也今府部之權皆撓于
嵩矣而吏部兵部大理所在尤其所專主者嵩於文
武官之陞遷不論人之賢否惟論賄之多寡各官之
任亦通不以報國為心惟日以賄嵩為事將官既納
賄于嵩不得不剝削乎軍士有司既納賄于嵩不得
不濫取于百姓利歸一人毒徧天下此失天下之人
心九大罪也先朝風俗淳厚近者自逆瑾用事始
少一變至嵩為輔臣諂諛欺君貪污率下通賄慝動
者貪如盜跖而亦薦用疎拙者廉如夷齊而亦罷斥
守法度者以為固滯巧彌縫者以為有才勵廉介者
以為矯激善奔走者以為練事卑污成套牢不可破
此壞天下之風俗十大罪也嵩有十大罪昭人耳目
以皇上之聰明而若不知者何哉蓋皇上待臣
下之心出於至嵩誠賊事皇上之奸入於至神以

至神之奸而欺至誠之心無怪乎墮其術中而不覺也臣請更以嵩之五奸言之知 皇上之意同者其如左右侍從嵩欲托之以伺察 聖意故先用重賄納之於 皇上一言一動無不報報則酬以重賈凡 聖意所在嵩皆預知故得以遂其逢迎之巧是 皇上之左右皆賊嵩間諜其奸一也通政司納言之官嵩欲阻塞天下言路故令幾子趙文華為通政使凡疏到必將副本送嵩與世蕃先閱而後進疏內情即嵩皆預知少有干涉即為繆縫聞御史王宗茂劾嵩之跡文華停番五日方上故嵩得以轉展繆縫

是 皇上之納言乃嵩之鷹犬其奸二也嵩既內外繆縫周密所畏者嚴衛衙門糾訪之也嵩則令世蕃將繆縫籠絡追結姻親是 皇上之牙爪乃賊嵩之爪葛其奸三也嚴衛既以親 所畏者科道之言也肅於進士之初非私為不得與中 行人之選知縣推官非通時不付與行取之列考選之時又擇熟軟圓融者出自門下方補科道至五六年無所建白即陞京堂方面科道諸臣盡悉于負 皇上而不敢忤權臣也是 皇上之耳目皆賊嵩之奴僕其奸四也科道既入其籠絡而 臣如徐學詩之類者皆可

畏也嵩又令世蕃將各部之有才望者俱網羅門下凡部中欲行一事先報世蕃故嵩得預為之布置官少有異議者亦先報世蕃故嵩得早為之斥逐各部堂司大半皆嵩心腹 皇上自思左右心腹之人果為誰乎此豈可為流涕者也是 皇上之臣工盡為之心腹其奸五也夫嵩之十罪賴此五姦以繆縫之五姦一破則十罪立見矣噫嵩握重權諸臣順從固不足怪而大學士徐階 皇上之知遇宜陰抵力排為天下除賊可也乃凡事唯聽命於嵩不敢違正少抗是階為嵩積憾所劫然於 皇上亦不可謂之不負也伏望 皇上聽臣之言察嵩之奸群臣萬畏威懷恩固不必問也 皇上或召問二王令其面陳嵩惡或詢諸閣臣諭以勿畏嵩威果應其實重則置之憲典輕則諭令致仕以全國體賊嵩既去豪傑必出賞罰既明軍威自震胡虜不足平也踰入上怒其因謫官懷怨據拾序言恣肆濟奏且本內引二王為詞意果何謂合錦衣衛執送鎮撫司拷訊問官以疏辭引二王當詐傳親王令旨律絞獄具詔狀之百繫獄待決居二歲竟死西市按繼盛臨刑之先嵩欲援之下之於龜龜裂故止而弗援而其黨鄒繼

卿等又有養虎遺害之說諷嵩遂中止而繼盛之死世莫有宥于此者矣時比部諸郎相戲曰繼盛之刑犯何律乎曰不犯律而犯聖經孔子曰且而無禮則絞此之謂也滿朝傳之捧腹繼盛疏中瓜葛一段顯指陸炳今因史沒其姓名似疑有私之者

工部尚書歐陽必進奏辨楊繼盛所論劾忠臣功事詔兵部查明具覆于是武選司署郎中周冕言臣奉詔查嘉靖二十七年通政司狀嚴劾忠臣年十六因會武舉未第咨送兩廣軍門聽用未及年餘總兵官陳圭都御史歐陽必進奏黎賊平遣劾忠報捷授

世廟錄卷之十一

十一

錦衣試所鎮撫未及月餘嚴鵠稱伊兄劾忠曾干軍中斬首七級併加功陞署副千戶聖明昭鑒下本部查覆嚴高子世蕃乃自創一稿送臣教臣依稿題覆臣觀其稿率誕漫支離情節舛戾而得一一折之如曰劾忠固有勇敢何不咨送宣大兩而乃於兩廣之遠如曰劾忠曾考會武舉未第何部中並無起送公文今又自關民人而不言武舉如曰劾忠報捷例授所鎮撫則原籍江西立功廣東何不一處帶銜而冒銜錦衣衛如曰劾忠果鵠之親兄則世蕃數子俱幼且未有名劾忠者如曰劾忠果世蕃之子據當

世廟錄卷之十一

十一

時狀稱止年十六豈遽能赴戰親冒矢石如曰劾忠果斬首七級何軍門諸將未聞有斬獲之多獨宰相一孫勇冠三軍如此如曰劾忠對敵刀劍脛臂計陣陣及差委時未及一月何以飛報軍情于萬里如曰劾忠到京以劄其奏故何以鵠替職之文止告不能授職而今又捏為疾故如曰劾忠試其撫當督則秦捷功止終本身原無承襲之例如曰劾忠功次當併按例當先奏請何止令通狀而通令司官以行臣因悉心應訪原未有劾忠者赴軍門聽用鵠亦非劾忠親弟其報捷及首級皆屬虛捏必進係嵩鄉曲圭又世蕃姻親依阿朋比共為欺罔臣如不言陛下何從知其奸也且自累朝以來未聞有宰相子孫送軍門報劾者今嵩不惟咨送軍門而且詐捏功是大壞祖宗之法者自嵩始彼蔣應奎唐國相輩安得不効尤也臣職軍所關乞特賜究正使天下曉然知朝廷有不可倖之功不可犯之法臣雖得罪死無所恨上以其事已下部覆責冕不候處分肆行報復令錦衣衛執送鎮撫司拷訊以聞已罷冕為民與部尚書聶豹遂以世蕃所囑冕稿具覆而嵩自上疏乞免鵠官上優荅嵩因諭部臣曰爾等謂茲事無

群朕知已第輔臣懇辭其特允之以慰其意按是故以御史逮言被謫最移是官其摘發嚴効忠冒功之弊詞核事詳人謂萬必難自解而上竟置之不問而見刑籍去夫本兵輩約素以道學負時名徐階特薦之而乃曲意阿黨為之黨護且無論平生所講何事亦何面目見其鄉鄰耶

巡按雲南貴州道御史趙錦劾奏大學士嚴嵩曰臣伏見今年正旦日食災異非常又山東淮徐間連歲大水四方地震疊見章奏變不虛生必以類應臣愚謹以天意驗之人事醜虜驕橫時肆侵陵閣臣姑寵

世廟識餘錄卷之十一

十四

作威福真若影嚮之不謬者昔我太祖高皇帝體丞相散其權於府部諸司而總之於朝廷聖祖所為萬世慮者至深遠也成祖文皇帝時始命解縉楊士奇等七人入直內閣然初皆編修待詔等官終末樂之世亦不過奉功學士之職取其足以代王言備顧問而已洪熙中楊士奇等始以東宮舊恩兼領保傅景泰中復以保傅之重兼領冢宰於是內閣之權日以重而祖宗之微意寔已失矣列聖相承循為故典故議者以為今之內閣無丞相之名而有丞相之實非高皇帝不設丞相本意然當時

世廟識餘錄卷之十一

十五

諸臣雖身居宥密與謀議猶未敢招權市寵公行賄賂故內閣之權雖重其弊尤為未極頃者夏言以貪暴之資厠跡禁彛大學士嚴嵩復以奸佞之雄繼登台曲結恩寵以張威權假刑賞以行其愛憎事無大小咸專於己人有少違必中以禍於是百官望風懾息天下之事未有聞於朝廷先以聞於內閣白事之官班候於其門請求之賂輻輳于其室如銓司之黜陟本兵之川舍尚書每先白嵩許可而後具題其清要之職優厚之地非內閣之私人與通賂者則不可得邊臣苟失事必赴軍糧行賂嵩所賂入則願指諸司曲為擬議無功者受賈有罪者免刑體賂之臣觀冒濫而上不聞執法之司知冤抑而莫能伸理至于宗藩勲戚之封爵文武大臣之贈謚亦惟視賄賂之厚薄以為遲速予奪而莫之顧諸凡中外臣僚或以遷除致謝或以出入饋遺大者千百小者數十奇珍異綵水運陸輸則又視為常例其他希寵干進之徒妄自貶損稱呼非類頌美功德奴顏婢膝於其前而應詔掃地者則臣所不忍言也陛下天縱神聖乾剛獨運自以為予奪由宸斷題覆在諸司閣其不過擬取裁而已諸司之題覆則以其先受其

風言閹臣之舉擬莫非恣行其胸臆群臣敢怒而不敢言 陛下何由而知之今言雖莫逃于天誅而高左得以播其惡者蓋言剛暴而疎淺其惡為易見高左倭而奸深其惡為難知為竊伺逢迎之巧似於忠執諛諛側媚之態似於恭順能引私人布列要地以探諸臣之動靜而先以制之故少敗露又善以厚賂結 陛下左右之人凡深宮起居意向無不先得故多稱旨或候 聖意所發因而行之以成其私或因事機所命從而執之以肆其毒使 陛下思之則其端本發於朝廷使天下指之則其事不由於內閣幸

世廟獻餘錄卷之七

十五

而洞察于聖心則諸司代為受其罰不幸而遂傳于後世 則陛下代為任其咎高之術誠巧矣 陛下聖明所以傾心任為入屢言而不就者豈誠以為為賢耶自為輔政以來惟思怨是酬惟貨賄是好權悉歸于掌握而各司皆不得其職群臣憚陰中之禍而忠言不敢以直陳四方冒貪墨之風而問閭日見其怨怨項自庚戌之後醜虜陸梁臣見 陛下嘗慕天下之武勇以足兵矣竭天下之財賦以事邊矣使天下之遺逸以任將矣行不次之賞莫測之威風雨中外矣重血戰之功寬損軍之法以展舒諸臣矣而封

世廟獻餘錄卷之七

十六

疆之臣竟未見其有能制醜虜之死命而紓宵旰之憂者何哉蓋綠權臣行私將吏用倖以倍射為得計以營求為有能遂至 朝廷之上用者不賢賢者不用賞不當功罰不當罪使 陛下欲致太平則群臣不足承德于左右欲遏戎寇則將士不足禦侮于邊疆財用已竭而外患未見其底寧民困已極而內變日熾其將作蓋古者雖中材之上輔佐得人猶可以小康而無患今 陛下躬秉至聖之勞萬幾三十三年于茲矣而天下之勢其危如此非高之奸邪何由以致之臣願 陛下親上天垂象之顯察 二祖立法之微念操柄之不可使移忌紀綱之不可使亂將焉早賜罷斥以應 天變疏入焉待罪乞能 上溫青慰留不允乃手批錦疏曰錦疏可疑且明謗君上情罪欺天令錦衣衛必發官校械繫來京問嚴謁前職無有違碍昨慰高情非可為令邪長正沮可乎其仍照前行合鴻臚寺諭高以朕意即入直贊後錦械至下詔獄杖四十擬贖徒降雜職用特 旨斥為民按錦是時業奉差在萬里外而猶不忘君側之奸必欲鋤而去之且辭嚴意厚不事矯激可謂効忠之極矣後錦起用歷南京吏部尚書一言官論錦平生

無一善狀滿朝傳以爲咲後生不知 先朝老成而
自以其意爲愛憎此蠹國之尤也

世廟識餘錄卷之十八

資政大夫太子少保禮部尚書臣徐學謨

丹旌斯文倍貴之繼夫人年未三十而文僖公卒比老
有司以其孫爲嚴氏容默有所授爲之奏請旌典事
下禮部時儀節郎與斬有嫌因力爲之地禮書矢山
曰婦以節旌制也第今令甲所載義夫節婦率子順
孫諸旌典疑爲匹夫匹婦發潛德之光以風世耳若
士大夫之家何人不當爲節義孝順者乎文僖公身
爲鼎臣夫人已生受殊封矣奈何與匹夫匹婦爭寵
靈乎文僖公在地下恐非所樂聞也執疑之而數毀
耶以故事擢山山曰絕年都督孫堪慶母憂還前
卒斯中有司以其弟宗伯公故奏旌爲孝子而其猶
子爲之請予謂禮殿不滅性汝伯宜爲母死則汝父
不宜獨存何惠軒伯以輕父也且已都督榮矣又欲
專孝子名乎矧滅性非孝也後主篆者昧禮而自行
之乃今何以濟斬夫人也會當赴且入西苑與大學
士徐階遇階亦以爲言山正色曰相公亦慮閣老夫
人再醮耶階語塞自是覘公慙不復與之言事又金
壇曹編修某者以病瘵其一足第以一足彳亍行會
有冊封差遣曹請之於山山曰先生病矣恐不任使

曹陰有挾逮曰三閣下業許之矣山曰此職掌在禮部吾知而使之是不忠也不知而使之是不智也卽三閣下能強予以篤疾人爲王國持節乎先生止矣曹大慙起而對曰公曉人不當如是遂拂衣出而會稽諸修撰以曹不行自請出請行而不及次山曰得無陵乎諸以曹不行自請出請行而不及次山曰爲何不請捐半年俸以假歸爲有名乎又無損於後日叙遷也諸曰諾遂辭不行時分宜之子陰執朝權尚書唯唯聽命第不敢犯山有求囑者姑應之曰俟他日老父自言之其見憚如此

世廟錄卷之十八

二

台州王都御史燦卒其子南雄知府宏來奏父卹典祠郎某以燦平生清謹任事宦蹟尤著于南京兆時且始終出處無玷當得全請業已說堂而人有偵知之者宏一日請嚴嵩叩求謁其子世蕃凡三及門辭焉而容馬變者給宏云大爺又不見客數候無益君欲爲父所恩須賂七百金卽謚可得況祭葬乎宏乃如其數因繫進之樂竟與夥客三人私分其金而世蕃初不知之也此部疏入被 旨僅與祭葬而已宏詣日祭葬例所自有賂之何爲因自詣西苑求謁嵩嵩與燦有平生乃延宏問曰汝來京師何遲遲見也汝

世廟錄卷之十八

三

分當得全典所以不徑給者俟汝而請以明吾恩也宏口噤色慄不能對久之第含糊語曰也曾也曾意其于必營私之矣宏退而世蕃適入私扣之茫然乃急召訊宏知馬藥等誣置七百金卽日上疏收發等赴錦衣獄拷鞫追金還宏而四人皆遣戍戔鑾嘉興人營中癸卯順天鄉試以冒籍除名分宜爲編修時往來其家以故得竄入邸中實緣爲奸利士大夫以此懼之至是始發覺而具人有湯儀借者以能琴古頗用事今亦在遣中按是時萬子世蕃受賂遺既多漢旁索古書畫凡獻古書畫者必先賄湯儀精鑒以爲真蹟始收之而吳中一都御史偶得唐張擇端所畫清明上河圖圖本以饋世蕃而賄不及湯湯直言其偽而世蕃大怒後都御史竟陷大辟而湯先已遣戍去矣

丁巳四月二日夜 上在宮中見熒惑逆行 舍明日下諭禮部禱雨於洪應雷壇祈以應之至十日夜大雨如注漏下三鼓而雨止奉天殿火猝起延及奉天門五鳳樓四破燬矣 上自以寅奉上 克厯抑畏 且致災頗煩 聖恩即日禮部上修省疏內批有朕涉無前大變若墜深淵諸其修省事宜一切不

行第詔告天下泰祭郊廟而已時人心洶洶憂危之甚此端門下詔之日忽聞門樞聲朝臣驚走班次大亂有倒屣裂冠披髮露跣者司禮監官以聞上竟不之罪也詔草始出嚴嵩筆上大加竄削備悉罪已之指詞極哀痛臣民無不感涕尋命採木于川貴湖湘間期以明溝起工已而漕下之木不當故毀材工部大臣以為言上曰子孫能守舊亦可久乃匠官徐杲頌以規合法稱上意而長材亦駸駸輦輸至矣按三殿規制自宣德間再建後諸將作皆莫省其傳而果能以意料量比落成竟不失尺寸則其聰明亦自有過人者世廟屢視吾輩無人而寵異雜流常至八座非其性有所溺乃等計見效末世儒者終不若他道之有成也

三殿之災延及六科廊俱燬科官徑據各部朝房以居諸尚書第唯唯不敢與之爭禮科謝江素憚禮書吳山剛正恃其吏持強勢之山正色曰六科皆曰有朝房何以不苦而乃苦各部者爾他日待滿當置尚書於何地且七品官而儕二品衙門恩榮朝廷之體執不肯與而禮科遂假入司朝勞居之按是時山方有寵于上故每事得行其志而言官卒莫敢

與之抗若不借朝房一事即使人難堪而孔子惜繁縷之意前輩尚能存之今不可望矣

崑山朱府丞隆禧以內察落職家居平生喜延方士偶得其長生秘術因陶真人仲文進之西內又獻香納之類上悅從其家拜太常卿賜飛魚服誥陞禮部侍郎仍令致仕其後病故其配鄭淑人奏乞祭葬疏下禮部科官參駁之以抄至部亦以查無實歷年月不敢題覆閱數月忽內閣傳奉聖諭云朱隆禧固是考察之退初因訪道日為妖人以去但伊自違東一上藥方進香納我至今服御去年十月內故伊繼室乞祭葬禮卿不與是因考察然汝一傳傳此義不為例給之示上恩也于是禮部查照三品文官事例與介一壇併行工部造葬尋得允旨上御座下最嚴然稍用其力後必酬之隆禧卹典雖由陶使文所愚然終不以私忌廢公義其明斷如此提督撫治鄭陽都御史員缺吏部尚書萬鏜會推通政使廵文華可任兵科給事中朱伯辰隨劾文華邪媚奔競竄賂日章不宜復玷臺憲有旨令別推而以伯辰章下部文華因言通政使在朝廷之上左右將事例不推外今銳意在出臣又嗾所親言官論劾

期必去臣而後快且銓前為右都御史後以侍郎起用進尚書乃通計前條考滿事涉欺罔又以不得一品為怨上怒銓并伯辰黜為民而晉文華供職按銓為嚴萬卿人又同年也其進吏部實萬引之然銓望輕翰林編檢故以後輩嚴事冢卿至與銓往來始變為敵禮于是吏部之體面大壞不可復矣銓才庸更通賄賂已為萬所不悅其九年二品考滿僅加大子少保非故事也至是以其似子趙文華出撫益忤萬銓遂得罪去

壬子康妃杜氏薨妃 裕王母也禮部遂上喪禮儀法

廟議餘錄卷之十八

本

尚書歐陽德等言 累朝皇妃薨或未生皇子或子非居喪而受封之國或子立為東宮而先薨俱與全不同惟成化中淑妃紀氏薨所生皇子倫序居長而與妃事體相類但比時皇子尚幼而今 裕王既已成婚禮宜持服主喪送葬山城儀節稍異乃議輟朝五日 裕王主喪遵孝慈錄斬衰三年欽遣大臣題主開塋掩壙祠謝 后土并用工部官送葬儀仗人數皆增於舊 上覽之謂大學士嚴嵩等曰部擬用憲廟淑妃例大不同且 裕王不當服斬衰嵩等對 憲廟初有悼恭太子在前淑妃之子居次正與

康妃今日事體相同故禮部擬用其例喪禮必子為主 裕王殿下須服斬衰以執錐奠之下 太祖御

製孝慈錄序文曰庶子為其母斬衰三年部議遵用此也 上復諭嵩持斬衰服三年當避君父之尊萬言臣考洪武七年貴妃孫氏薨無子 太祖命吳王補服恐妨服斬衰三年主喪事皇太子諸王皆服替是年孝慈錄成遂定定制自後久無自事故未之講及茲當重訓作則于後伏乞仍命殿下茲日衰杖入哭几筵其後居府盡三年之制 上意猶未以為然乃批部疏曰輟朝五日不合一切所擬俱非禮之正

廟議餘錄卷之十八

七

其考賢妃鄭氏例酌議以聞於是德等復上儀注云踰入 上曰輟朝以十七日為始謚字止如例擬請焚黃乃制命部議禮奏皇妃焚黃儀傳訖已非一日蓋自 累朝或所生皇子及親王或司禮監官行禮皆拜而獻酒跪而讀祝乃參用上尊謚之儀而未思賜謚為制命其祭文稱 皇帝遣與上尊謚迥然不同也今既奉旨以常禮從事當改議賜謚如賜祭讀祝宣冊皆平立不拜 上報可仍令著為定規如不係賜謚者臨期定擬以聞遂冊謚妃為榮淑康妃按 上于典禮精析毫釐凡朝廷諭祭大臣遣官

當平立不拜而論祭王妃而獻酒跪而讀祝果係累朝之傳訛而禮官不察姑襲舊儀上之非聖明幾失其職矣

倭寇自嘉興還屯柘林等處進薄嘉定縣之採湖港時以雲賊薄城掠會募兵參將李逢時許國以山東民鎗手六千人至與賊相遇于新涇橋逢時率其麾下先進敗之退居羅店鎮官軍追及之擒斬八十餘人已追至採湖港乘勝深入伏起我兵大潰溺水死者千人指揮劉男等死之初新涇之捷李逢時功最許國恨逢時與之同事而不先約已乃別從間道襲

世廟除餘卷七十八

九

之欲以分逢時功會天大雨而劉男等兵先陷沒諸軍繼之倉卒不整遂大敗按是時總督尚書張經自駐常州府而遣兩參將劉漢臣兩人不相制而贊畫者為南京兵部主事譚綸益唐權不足以攝兩參將任其爭功嘉穀每曰率諸長鎗手出城揚兵則斬民間禿者報捷于是知縣楊且哭訴之督報參政翁大立立言之贊畫主事綸等謬解之曰兵氣欲揚公奈何阻之也大立嘿然起曰凡人一念是可以動天感神一念差可以覆宗絕嗣公等為民制賊乃使民當功耶綸等音不聰而益縱長鎗手恣意騷擾奪民

世廟除餘卷七十八

九

居樓宿即米鹽醬醋之類俱被掠盡民甚苦之大立乃促之出兵兵行羅店鎮俄而雨大至或勸之收兵兩參將徑督之而前始至採湖港不見一倭惟倭船數隻泊港而皆以絮彼索之長鎗手擊之亂射終不動比過午海潮已上諸港俱漫賊十六人忽于蘆葦中躍出橫刀滾入吾陣長鎗手突亂盡棄船走臨港不得渡則自相殺或溺死凡死者三千餘人國史止據報報事之而云是役擒斬八十餘人與當時張經之誣奏如此即所謂斬民間禿者首耳實未嘗獲一真倭也且出與遇兩兵書所謂沐屍雨也而贊畫者昧而無思安得不取敗乎

革駙馬鄒瑄和職回籍為民初景和既奉旨入直會當撰玄文景和以不諳玄理辭上不悅時上有事清醴殿在直諸臣俱進香行禮間有言罷景和入直景和即不俟禮成而出已賞賚諸臣銀幣景和與焉景和心不安疏辭臣無功受賞懼增罪戾乞容辭免使臣得洗心滌慮以效他日馬革裹屍銜環結草之報上大以為恨乃摘疏中果死字謂以不祥語詎上怨訕失臣禮下法司參看擬點景和為民從之因去之崑山就民居為朝夕計自奉薄于羈旅既逾

年自崑山入賀 聖旦畢因言臣自五世祖寄
籍錦衣衛世居北方今被罪南徙不勝犬馬戀主之
私扶服入賀退而私省公主墳墓於西山見丘封墓
然荆棘不剪臣竊自念死尚丘正首臣為生人
托命君主獨於死者魂魄相吊於數千里外不得具
春秋祭掃之誠拊心傷悔五內崩裂臣之罪重不敢
祈恩惟 陛下幸哀故主使臣得寄籍原衛長於靈
影相倚死無所恨願入 上憐而許之按景和一統
穆武夫而初臨辭免撰文今當時直贊諸臣負媿
多矣後疏請還祈守公主墳墓意更悽惋見籍以回

十

天蓋言之不可無文如此

遣工部右侍郎趙文華祭告海神并察視江南賊情利
文華條陳禦倭便宜請遣大臣祭東海至是禮部
覆如其言 上以問大學士嚴嵩嵩言酒賊擾擾蘇
松二載設官調兵未見實效屢次奏報或多失實且
依部覆遣大臣往祭宣布 朝廷德意令察視賊情
訪求可以區處長策其實奏聞其所差官或即用文
華亦可 上乃命文華往文華本嵩私人及是復自
以奇衮術得幸于 上既出憑寵自肆所睚眦立摧
仆之百司無不望風震懼奔走供奉恐後時公私財

賄填入其室江南為困弊焉至于牽制兵機顛倒功
罪以致紀律大亂戰士解體雖徵兵半天下而賊勢
愈盛皆嵩引用匪人之罪也按國史以文華素稱小
人又為嵩所薦其視師貪狼之迹幾播為殆蓋天顧
江南當兵興時士享承平人習秦養因循耽溺無肯
為朝廷出氣力者以故師老兵疲地方殘創益甚文
華一出以貪狼故督撫諸臣皆畏之如虎不敢不效
命恐後始間立戰功至于戮張經而用胡宗憲卒收
全績似難掩其詭遇獲禽之功不可磨以平生而盡
抹殺之也

十

罷兵部尚書鄧豹回籍閒住是時南北多事 上深以

為慮責成木兵甚切豹事多推諉不當 上意惟秋
末輒舉各臣報捷踵請謝玄祐而已 上初亦悅
之為溥大賚再舉頻厭之傳諭輔臣切責令陳利平
南北之策凡再上不稱旨削俸二級至是 上諭在
直入臣曰 祖宗時于吏兵二部正官每慎其選况
今日多事時即兵正年衰不勝重任卿等可評論之
大學士嚴嵩等對豹果衰耗臣等當傳 聖意令彼
自為進退以全我 皇上優待大臣之體于是豹乃
引疾乞休 上特令閒住去按豹嘗為松江知府識

大學士徐階于微時故子師黨後階極力薦之然其人實無他長於兵事充其所短徒空言眩世而已乃又當南北秦晉之日久玷本共非聖明目察其無用惡能遽退而遠之哉

已酉詔召袁山選官校建總督南直隸浙福平務右都御史張經及參將湯克寬戚繁來京同以待郎趙文華劾其畏罪失機玩寇殃民故也倭自去歲據松江柘林川沙窪二處為巢橫肆掠周迴數百里間焚屠殆遍水陸兵無敢近者本年三月初廣西田州土官婦瓦氏及眾蘭南丹兒地師順等州狼兵六千

所餘餘錄卷七十八

十七

餘名承經調至狼兵輕悍嗜利聞倭富有財貨亟欲取之居民亦苦倭寇恭朝夕冀倭一戰文華既至嘉興便趨經檄狼兵剿賊經曰賊狡且眾今檄召四方之兵先至耳此兵勇而勇潰萬一失利即駭遠近觀聽姑俟保靜未暇上兵至合力夾攻庶保萬全文華再三言經終守便宜不聽文華乃疏言經養寇糜財復失進兵機宜惑于參將湯克寬謬言欲俟倭陷出洋以水兵掠餘賊報功塞責耳臣亟治以紓東南大禍疏至上以問大學士嚴嵩嵩對大如文華言且謂蘇松人怨經不可復留宜與克寬俱

逮京訊鞫以懲欺怠經克寬遂併得罪率陞應天巡撫右僉都御史周琬為兵部右侍郎仍兼原職代經總督經已就逮以平望王江涇大捷來聞于是兵科郎給事中李用敬給事中閻望雲顧弘谿索世榮高敏學等因言經選懷失事罪之誠當但今獲首功以千計正倭奴奪氣伐兵敗奮之時宜乘勢搗柘林川沙窪之巢以殲醜類若復易帥恐悞機會請姑召還錦衣使者待進兵後視其成績與否從而逮經加罪未晚也上覽疏大怒手批之曰張經欺怠不忠聞文華之奏方此一發是何心也此輩黨奸惡直沮法

所餘餘錄卷七十八

十八

怨上罪不可貸乃命錦衣衛執用敬等各廷校五十點為民已而上心疑之以問大學士嚴嵩嵩言此事臣昨問臣階臣本二臣松浙人以鄉郡故憐聞見其真皆言經養寇損威殃民糜餉不逮問無以正法昨狼兵初至氣銳經禁久不進瓦氏憤曰我自備軍糧不效尺寸何以歸見鄉黨及賊逸甚多地方震恐文華憤不能平與御史胡宗憲合謀督兵追賊經聞繼至今次文華誠忘身徇國然必藉巡按力宗憲勇敢有膽畧親探甲臨戎以致克捷此實上天垂佑所至皇上昨諭欲遣官賜文華銀幣以壯彼威仰

見 聖明激厲臣 意但御史宗憲功同希亦賜

一賞使彼地之 月之明無遠不照功者勸

者懼矣 上乃諭禮部曰昨文華不言賊情未免有

誤可令竭忠督討仰贊玄威其遣衛官一員齎賜文

華大紅金綵錦雞紗衣一襲銀六十兩御史宗憲協

心王事賜銀三十兩綵段二表裏可即行給發之方

文華發跡時未保兵已至浙其日即有石塘灣之捷

文華疏有云徵兵四岸未有進戰之期蓋經以兵機

貴密文華宗憲輩能淺不輕與言耳今戰勝高乃言

文華宗憲合謀督兵探甲致捷經聞乃至殊失事實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十

然狼土兵寔服經威名經被逮眾志即泮渙周琬楊

宜皆庸鴛非濟變才且受制文華宗憲由是倭患日

新而狼土兵復為地方所苦東南事愈不可為矣按

經為文華所許故史臣欲輕文華而軒經或誤于所

聞以是持論稍失平經駐江南時受有司供億僭

侈無度其飲食俱用銀器所至 然自採淘港一敗

遂按兵不舉已為文華所促致有王江涇之捷此豈

有上憂臣孫之念然 無救于敗軍殺將之罪矣故

上毅然誅之而三輔臣亦大恨其誤國當經被逮

入京望門行賄動以詎萬計即高亦不之納况徐階

李本親見桑梓之荼毒者乎傳聞異詞不可以不覆

也顧王江涇之捷經亦有桑榆之功或赦其一死此

亦法外之仁也

巡撫應天都御史曹邦輔以勦滅蘇州許墅關倭寇聞

且言連年倭患其來必糾連大眾多者數千少亦不

下數百其登岸劫掠近則百里遠不過千里未有以

五六十餘之賊深入內地轉戰數千里直闖都門無

所顧忌若此賊者且所過屠戮極其慘烈使不即殄

滅得以逡歸彼已習知內地虛實將來招引醜類為

禍殆未可量所據僉事董邦政聞命疾趨躬復行陣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十五

橫犯鯨鯢之衆不旬日而芟刈之真可謂奇功也請

加褒錄總督浙直侍郎楊宜亦報捷如邦輔言復

參邦政雖有斬馘功然實故違節制當罪督察侍郎

趙文華又言柘林倭賊復巢陶宅臣同浙江巡撫胡

宗憲督兵四千來松江會剿而應天巡撫曹邦輔僉

事董邦政不協力進兵顧乃避難趨易倭倖功捷乞

加懲究疏供下兵部部籍文華所謂趨易蓋指蘇州

之寇而言所謂避難指陶宅之寇而言竊計二寇

多寡雖殊比量聲勢不並分難易論若使合而為一

以流劫者之慄悍濟屯聚者之蕃衆未免復滋蔓難

圖乃今蘇州之寇剿滅無遺陶宅之寇自然勢孤氣
沮驅險為易今第軍令董邦以戴罪自效務將陶宅
之寇亟行殄絕俟事平之後總較功罪然後賞罰可
得施也 詔下邦政於總督都御史逮問初文華聞
蘇寇且滅趣赴蘇欲攘其功比至則邦輔業已先奏
捷矣文華遂大怒乃以陶宅寇患委罪邦輔邦政參
之復嗾軍排邦政軍心如邦政功懼矢文華意故矛
盾若此

山西陝西河南同時地震聲如雷鷄犬鳴吠陝西渭南
華州朝邑三原等處山西蒲州等處地震城隍泉

世廟紀餘錄卷之十八

十六

湧中有魚物或城郭房屋陷入地中或平地突成山
阜或一日連震數次或累日震不止河渭泛漲華岳
終南山鳴河清數日壓死官吏軍民奏報有名者八
十三萬有奇時致仕南京兵部尚書韓邦奇南京光
祿寺卿馬理南京國子監祭酒王維禎同日死焉其
不知名及未經奏報者復不可數計按是歲地震之
變古今罕有而渭南一縣地陷百里尤可詫也時兵
部尚書楊博之父亦被壓死 上聞之諭嚴嵩此傳
不忠所致博懷疑畏不敢為父祈卹後奪情起復薨
遂總督始敢陳情給祭葬

建戶科左給事中楊允繩下鎮撫司獄論死降浙江道

御史張巽言為河南武陟縣丞調光祿寺丞胡骨為
四川重慶府通判時允繩與巽言巡視光祿寺疏論
骨收舊混同子老偽增物價至數百金宜正其侵冒
之罪罪下法司驗問骨言玄典隆重所用物品物不敢
徒取充數前月子驚嫩小故全收老鵝允繩憎臣棟
取太精斥言諸物不過齋事用之取充具可耳何必
精擇其欺謗玄修如此 上覽其疏大怒 詔錦衣
衛逮骨允繩等俱送鎮撫司從公掠治不得畏避鎮
撫司具獄詞上 上以該衛不逮巽言詰問掌衛事

世廟紀餘錄卷之十八

十七

左都督陸燾責其故脫以直贊宥之其右都督朱希
孝以下各奪俸三月允繩等送法司擬罪於是刑部
尚書何鰲等奏允繩坐儀仗內訴事不實者絞引例
發遣邊備充軍膏妄費受賊為民 上詔允繩依律
處絞繫 詔獄仍同御史巽言杖之於廷巽言降二
級與膏俱調外任按晉時倚親家大學士李本為典
接故得以部郎改京堂為人恣肆不檢而允繩故矜
體而偶與之同事常放言觸怒允繩不勝忿忿乃以
爭子鵝小事論膏而中引馬從謹盜內府贖物例意
欲殺膏亦似太激膏遂誣允繩誹謗玄修而允繩竟

坐絞死允繩既死膏自不宜出仕以示不自安之意
可也此為徽州同知貪得無厭居家復暴橫鄉里隆
慶初 詔卹錄允繩而膏以他事發有司亦置之大
辟蓋雪允繩之冤也然今人罕詳其事之始末而惡
膏太甚不知允繩亦有以取之矣

湖廣府城人胡尚堯詐稱中書偽為恭誠伯陶仲文文
移請雲南定邊縣取龍涎香進用至則於石峒懸崖
間集夫役結梯而上從石乳隙中取物三條云是龍
涎見有蟒甲異物風雷變態之狀故以聳動大吏爭
相饋遺黔國公厚賂之事聞 詔逮下鎮撫司拷訊

十八

論斬按是時 上好道教故驛路往來詐冒百出有
龍虎山道士江得洋自稱奉 詔詣四川鶴鳴山挂
幡撫按俱厚賂之比還荊州持助合掛號守詰其奸
狀尋獲所販少女及馬騾以數十計隨行者七人俱
置之法而得洋逃去惜當事者畏縮不敢以其事聞
之于 上也

上深以南寇為憂矧趙文華前言零寇不實屢以問大
學士嚴嵩嵩曲為營解 上意終不釋文華聞而大
懼是時吏部尚書李默頗與嵩為異同文華自江南
旋恣睢暴戾公卿多所凌侮無敢抗者默獨以盛氣

臨之楊宜既罷嵩文華雅欲以胡宗憲代默復推用
王誥由是嵩文華惡默滋甚及是文華謀所以自解
者稔上喜告訐及摘默部試選人策目有漢武唐憲
咸以英睿興盛業晚節乃為任用匪人所敗等語指
為謗訕奏之田詭言臣受 皇上重託為人所嫉近
奉命還京臣計策賊指日可滅乃督撫非人今復一
敗塗地皆由默恨以前歲劾逮其同鄉家經思為報
復迫臣經論曹邦輔則噉給事中袁杖孫潞媒孽臣
及宗憲黨留邦輔延及半年地方之事大壞昨浙直
總督又不推宗憲而用王誥低塞然則東南塗炭何

十九

時可解 陛下宵旰之憂何時可釋也默罪廢之餘
皇上洗瘢錄用不思奉公愛國乃懷奸自恣敢于
非 上如此臣誠不勝忿忿昧死以聞 上覽疏太
怒 詔禮部三法司及該科參看覆稱默偏執自用
失大臣體至其策問所引漢唐故事尤非所宜言
上以其語涉常護切責尚書王用賓等各降俸三級
而下默鎮撫司拷訊刑部尚書何鰲遂坐默比擬子
罵父者律絞 上曰律不若 詔置君文謂必無也今
有之其加等處斬錮于獄隨諭吏兵二部曰南賊一
事不宜坐視人臣都不盡忠文華非告密者楊宜已

雖仍去冠帶為民曹邦輔令巡按御史逮繫來京問
此任便推補王誥不必去令仍舊職胡宗憲陞兵部
左侍郎蔣都察院左僉都御史總督軍務尋陞湖廣
按察使張景賢為右僉都御史代邦輔然音瘦死獄
中默憐雅好文偶鄉人陳全之者為禮部祠祭司郎
中作歲終類奏災異疏詞頗訛謬然見而醜之曰此
豈提學之選耶會荊州缺知府默推全之出補全之
大恨以為非格既授牌出京適文華視師還全之以
門生謁之潞河舟中乃告默所出策題已文華請默
求為兵部尚書默不答第微嘆而已以是文華銜默

世廟識餘錄卷之十八

二十

刺骨遂上誣以謗訕時默已加翰林學士召入西內
同勲輔諸臣撰文策百進閣之望矣碩議人一搆竟
陷不測而是歲彗星犯太微垣上實欲以默當之
也

癸亥堂吏部事大學士李本言近者當事臣之内外用
人不諭賢否動以愛憎為用舍徇私納賄祇取充位
是以庶績日隳南北多故陛下焦思憂更數易卽
有觀觀自保之士鮮能分主憂者臣聞琴瑟不調必
解而更張之稂莠不除嘉穀不生故用人去不肖
失大臣者小臣之倡也大臣不職小臣則靡然從之

故去不肖者先大臣矣臣頃承任便輒不忌諱欲將
兩京九卿長貳府寺等衙門堂官及各總督巡撫
視其樸樸不稱者稍芟之尚堪驅策者留之庶官邪
知疎人上嘉其忠恫命本分別去留上之于是
本歷疏大臣當罷去者若干人吏部侍郎葛守禮等
與焉而以工部尚書吳鵬為子世蕃列之優等蓋本
此舉專一承望鵬風指去其異已者比其考察科道
亦如是已 旨下滿朝為之捧腹而鵬以是得改吏
部尚書惟嚴氏父子之指使而賄賂之門大開矣此
世道一降之會也

世廟識餘錄卷之十八

廿一

世廟識餘錄卷之十八終

世廟識餘錄卷之十九

資政大夫太子少保禮部尚書臣徐學謨謹輯

上精十四六文宇凡西宮齋意俱出自 睿思而撰直

諸臣箋奏每擇其優者令內侍抄錄以備觀覽故進

御之詞先後不敢重復是歲一冬無雪 上諭禮部

禱于各官廟自十二月至于來年正月六日夜雪始

大降明日子刻立春循臘雪也時方急營三殿將作

惟恐雪雨妨工比以節假工暫輟始雪故部疏有天

相朝工和霽允資乎登築帝虞穡事豐穰未卜于來

年語 上臨之甚喜批云工起乃和霽匠歌而瑞

世廟識餘錄卷之十九

零上玄恩眷朕心感悅蓋時承優旨云又浙直總督

胡宗憲進二白鹿其始母者得之海中周山後十齊

雲山又得公鹿相去數月耳奏至 上諭禮部告廟

諸司皆上表廷賀時閣表為諸修撰大綬作羅嵩大

以為佳及禮部表上中有以耦乘奇天作一時之合

自川徂獄神彰兩地之能句 上亟賞之用殊筆點

綴高聞之以問禮書吳山誰為之者公以某郎對高

色少沮蓋不欲以部詞加閣下恐妨寵也其天性忌

嫉如此然自是郎其不得安其位矣

陝西鄠縣人王金者故太學生以雕毗殺人坐抵當大

辟而鄠令蜀人陰鳳麟雅喜黃白之術聞金有秘方

與語悅之因為之解釋得末減金既出獄遂逃入京

師匿通政使趙文華所會文華視師江南金在京師

落魄無所遇 上一日於官中扶乩降云服芝可長

年於是下諭禮部遣官採取於鶴鳴諸山各亡何大

興人張道民懷芝一本 賜絹二疋白金五兩乃四

方以芝進者殆無虛日盡積於西苑苑中內使常竊

出市人復進之可得賞資而金因厚賂內使出芝萬

本藁為一山號曰萬歲芝山欲因禮部以進而禮書

具由素知金亡命無賴且芝從內府轉移怒其罔上

世廟識餘錄卷之十九

于澤斥不與進金不得已自進之時 上意已厭怠

所得芝不復貴重僅批禮部知道而已金稍失望而

京師士大夫交金談內外事者常對祠邸其然思金

觀一信之以說具山為進身計也郎終不欲見金其

後陰鳳麟以嘉興倅網運入京鳳麟教授蘇州時與

郎有平生金因鳳麟以所製瓊山玉樹香山一座網

其室因以餌郎鳳麟為郎言此樹若鉛錫狀者計一

兩可化白金十兩公欲之願以為壽郎心知金詐笑

謂鳳麟曰窮措大安得有此福量也鳳麟遂語塞而

去而金終不得進用後郎外補而具山亦回籍袁燝

代吳為禮以趙文華匪金改遂薦補太醫院御醫

君子小人于川人行政之際其作用固自有間也

太常寺典簿符義金者道流也嚴嵩之妻歐陽夫人疾

義金為之被而差夫人病起欲陰厚之義金遂求為

本寺寺丞太常堂上官故用科目人由吏部遷轉自

嘉靖己丑後 上以科目人不閑于篇萬于是有

青專以道流為之而 詔禮部從贊禮協律二郎考

選既選中得 青方咨吏部銓註遂著為令時分宜

之子世蕃以母夫人意欲引義金為寺丞而憚禮義

吳山方嚴恐拂之不能得乃囑寺卿師宗記經是更

世廟錄卷之十九

三

部推陞吏部為題缺而選曹方穆文知會祠曹萬

在西苑亦自與山言之尚書來促復時祠曹郎某急

抱贖詣尚書所請曰此有考選故事不在推陞之例

奈何吏部欲侵禮部權且典簿守領官又不當陞寺

丞郎中所執者三尺耳敢私殘前 古耶已尚書閱

牘果如郎中言始色變曰吏部欺余甚矣召選郎面

讓之選郎大慚此發赤語塞唯唯退已知為師宗記

所言相之乃督承行吏仍以考選權歸禮部而義金

日夜從吏歐陽氏必得寺丞而後已萬不得已又與

尚書言夫人意如此世蕃聞之怒罵郎曰何物畜乃

梗吾家耶尚書私於郎某曰我見諸曹阿順政府皆

生意迎之今以一寺丞故父子開口而不得吾兩人

殆矣吾老亡足惜顧若始進恐鷄肋之不勝也查

處之郎某口形端則表正向書無私耶能自私耶尚

書曰嚴公吾鄉前輩也勢已如此不宜重阻之遂召

義金等五人入部姑佯試之即日上疏以義金為寺

丞而選曹自是亦從郎某之慫必欲劣處之矣淵濁

之世賢者之不得行其道如此

大學士嚴嵩疏言昨奉 聖諭敕召奉天自己坐楚已

即天也此謬不知 皇祖何取臣窺 聖德不以天

世廟錄卷之十九

四

自居謙冲之至然臣聞傳記有曰天子至尊無上又

曰人君其尊如天此係先儒之言而其原出於孔子

作春秋繫王于天稱天子曰天王此孔子之言後世

莫有易之者又書曰天命有德天討有罪言人君賞

罰不自已出一歸之於天 皇祖取義之意或亦出

此臣愚伏思 祖制已久今頃 勅下禮官廷臣集

議以俟 聖裁 上曰卿解奉天二字義甚正第聖

賢所謂非是題扁之用也遂諭禮部曰昨承恩示未

可諉之氣改先代儒臣有言君心通乎天心夫以人

君奉天百為萬用孰非天者豈止刑賞一大件耶乃

始謂之奉天 皂祖命名收義乃此然於已身坐之
終未安也况夫災燬初罹建文自作人孽次今兩蒙
昭示名稱之舊決不可復其會官集議以開門樓更
擇日先造不可以陰陽家爲小說來歲弗宜越而不
可於是禮部會廷臣議言 皇祖肇造之初名曰奉
天者蓋以人君受天命而爲之于故昭揭以示虔尔
然旣以奉命則是昊天監臨儼然在上而臨御之際
坐以視朝仁人奉若之誠委屬未安仰惟 聖明有
作禮樂一新顧此殿名獨仍舊貫茲當修復之始乞
奏祭 廢斷更定以答 天庥 上曰會議已明俟

正朔餘錄卷之十九

車

至期于 南郊 太祖更之其後三變尹奉天爲皇
極華蓋爲中極謹身爲建極而左順右順二門更會
極俱取自 聖裁非閭臣所擬也

罷工部尚書趙文華回籍以刑部尚書歐陽必進代之
是時 上欲先建正朝門樓書成甚急文華雖標校
然實無應卒理劇才不能以特奉旨 上滋不憚且
稍聞其連歲視師江甯黥民要功僨事之詳欲
黜免之重遣大學士嚴嵩意乃先論問高門辦樓料
何得該部不專管所致文華志似不若昔者嵩爲回
謾言該部正官事繁即今門樓木石料俱集須 欽

命侍郎及該監官各一員專管文華因昨歲冒暑南
征致疾似非旬月可愈若二侍郎俱有差部事缺人
管理酒添設侍郎一員協理之蓋高猶未知 上意
也於是工部疏請如嵩指 詔以侍郎雷禮太監袁
亨等理營造仍添註工部侍郎一員命禮部推擇以
開吏部乃以署通政司事工部侍郎盧勳及高子世
蕃名上世蕃時以工部左侍郎掌尚寶司事也 上
點用勳文華隨上疏請暫命侍郎署印賜假靜攝旬
月稍可卽出趨事 上曰今天工方興司空乃其本
職趙文華既有疾其令回籍養病卽推勤能堪司空

正朔餘錄卷之十九

木

任者以名聞吏部以必進應詔 上疑其年老以問
嵩嵩曰必進雖年六十精力尚健前建重城時必進
任工正區處諸事著有能績 上乃用之已遣給事
中鄭國賓御史宋儀望監視工程 上既稔知文華
罪惡雖斥去意猶未平而言官無攻發之者 上意
無所洩會其子懌思請假送親回籍是時以 聖且
新典修封事朔日終止繹思遂以晦日具疏計御覽
在朔日吉期外矣 上因以是爲文華罪曰文華吉
修限內稱疾欺罔已甚况殺無辜生命朕大宥之以
勸後任事者而其子疏擾乃明書二十九日是爲拔

臣吉期不敬君上至矣文華雖為民憐思發達前
軍因詰禮科失糾合辭狀都給事中謝江右給事中
鄭國賓給事中周啓大操守經陳廉揚乾亨俱引罪
上責其黨護同欺而猶飾辭以對命錦衣衛執黃
端門杖之俱黜為民 上以文華江南諸不法罪
狀示大學士嚴嵩且諭以勿以子弟而掛念焉嵩惶
恐對文華平日任情作事不合臣知昨歲南征獲功
臣為之喜不意近日人言其過失多端誠如 聖諭
然彼時實未有與臣言者 皇上不加誅殛曲從寬
貸以來後人任事誠天地生全之德臣係師生不能
抹正又不能早知以告 皇上臣罪無可解所以日
來惴惴懷懼非掛念于彼也荷 皇上俯鑒臣衷猥
加諭慰臣無任感幸初文華憑藉高資要結 上寵
已進方士王全所製仙酒謂服之可延年且言臣師
嚴嵩以常服是酒得壽 上問嵩嵩曰臣少多疾今
叨狗馬之年實不知所自非關仙酒也嵩退詰文華
何誣罔至此上以文華言無實意寢寐之又一夕遣
中使至其第賜文華衣一襲適文華飲嚴世蕃所乘
醉歸拜賜舍是不能成禮中使還以聞之於 上
上滋不憚而會言官言其在江南貪肆狀初雖不信

已寃之焉雖私文華然憚 上威嚴終不敢為之掩
護以至于敗亦有天意先是文華既陷李默指默所
言無遠微直房謂禮書王用賓曰公何不令人滌除
之吾且夕且與公同贊直及其口之不檢多此類文
華所患水蠱症日久後被斥登舟偶以手捫其腹忽
裂五臟而出死此妄殺生人之暴也
初錦衣衛經歷沈鍊以諫嚴嵩父子發口外為民編籍
宣府之保安鍊自負狂直悻悻不得志乃開葦院招
四方遊士相與講論公議朝政得失凡遇緝紳往來
必斥毀嚴氏父子或時馳馬至居庸關下南望戢手
唾罵繼以恟罵人咸以為顛又傳檄京師欲起義以
清君側之惡是時趙文華既得罪嵩父子疑懼思以
自保會有人以鍊狀來告者嵩父子亦懼欲殺鍊以
滅口乃授指宣大總督楊順圖之順故檢校以賂嚴
氏進用且潛事日壞方倚嵩父子為庇覆聞指即勃
焉以殺鍊為已任密語巡按御史路楷囑以事成嵩
且酬以京擢楷亦許諾時捕獲蔚州衛妖人閻浩楊
胤夔等皆以白蓮教術蠱惑遠近出入虜地與丘富
許源等為奸者辭所引及株蔓甚衆緝捕遍于山陝
而諸處順圖與楷謀即以此陷鍊誣造等師事鍊

煥妖作奸勾竊謀逆成鍊教詔之因并構鍊子襄諸不法事且獄詞奏之請誅鍊浩等而實諸有功者疏下兵部時舉朝知其誣枉無不駭嘆尚書許論依違自顧意悉如順耕議覆之得 旨令巡按御史即時斬決鍊等逮鍊子襄皮極逆虐順一子為國子生陞巡撫張綱二品服俸俟京堂缺陞用參將王誥中備羅鐸分中參議朱天俸分巡僉事許用中經歷金紹魯及寧丁汝河等十五人皆以捕獲及訊擬功陞奉有差初鈇居大同凡督撫諸臣以其言事彼譴頗貌敬或時有所饋餉會大同告急 上曰

夜憂危之而順方殺平民秦首功象 上嗟嘆者幾矣而獨畏鍊口不靖則以貨遺之冀密護其短鍊一日遺順詩曰殺生報主意何如解道功成萬骨枯試聽沙場風雨夜冤魂相喚竟頭顱順得詩大懼事露遂一意圖鍊欲殺之乘白蓮教起乃構鍊亦陷之于死雖自為計而其逆逆滿意以殺鍊充慘不知天下之耳目甚多恐至愚者不如是拙也隆慶初鍊始蒙卹錄而併其子襄亦有文而貌美大不類鍊以貢資官至知府

總督浙江福建右都御史胡宗憲以擒獲海寇王直等

來聞直本徽州大賈狎于販海為商夷所信服號為汪五峰凡貨賄貿易直多司其質契會海禁驟嚴海壩民乘機勾賄倭人貨數多倭責償于直直計無所出日憤恨海壩民因教使人寇倭初難之比入則大得利於是各島紛紛誘爭治兵艦江南大破其害已而中國召集四方勁兵禦倭往往遭損傷有全島無一人歸者其死者親屬亦復咎直恐乃與諸中國商若王澈葉宗浦謝和王清溪等以其眾屯五島洲自保激激波人號毛海峰宗滿號吳州謝和號謝老與王清溪皆漳州人悉節年販海通番為奸利者宗憲與直同鄉習知其人欲招之則迎直毋與其子入抗厚撫犒之而奏遣生員將洲等持其母與子書往諭以意謂直等來悉釋前罪不問且寬海禁直等大喜奉命即傳諭各島如山口豐後等島主源義鎮等亦大喜乃裝巨舟遣夷目善妙等四十人隨直等來貢市以十月初至舟山之岑港泊焉是時浙東西傷于倭暴聞直等以倭船大至則兢言其不便巡按浙江御史王本固奏直等意未可測約之恐招侮于是朝議開然謂宗憲且釀東南大禍而浙中文武將吏亦陰持兩可直既至覺情狀有異乃先遣澈見宗

憲問曰吾等奉招而來將以息兵安邦謂宜信使遠
近而宴犒交至也今兵陳儼然即販蔬小舟無一近
島者其詒我乎宗憲委曲諭以無他而夷目妙善等
見副總兵盧鏜於舟山鏜誘使縛直等直大疑畏宗
憲百方說之直終不信曰果不欺可遣激出吾當入
見耳宗憲即遣之直常仍要中國一官為質于是以
指揮夏王往直與宗滿清溪來見宗憲好言慰之令
繫按察司獄具以狀聞請顯戮直等正國法姑准義
長等貢市求銷海患或曲貸直等死充沿海戌卒用
繫番夷心俾經營自贖御史本固闔於事機力以爲
未可而江南人洶洶言宗憲入直善妙等金銀數十
萬爲求通貢貸死宗憲聞之大懼既發遣還之盡
易其詞言直等寔海氛禍首罪在不赦今幸自來送
死寔藉玄庇臣等當督率兵將殄滅餘黨直等惟願
朝度分之時直等二人來留王激謝和在舟本固復
言諸奸逆意叵測請嚴勅宗憲相機審處務令罪人
盡得夷不爲變于是嚴旨責宗憲擒勅宗憲大集兵
艦環夷舟守之夷挾貨無所售既索直等不出見兵
船逼之益急乃揚言責中國渝約數出怨懟語移舟
據舟山爲固宗憲仍時以好言相支調云按初倭人

內訌江南人俱歸罪于王直爲之謀主 朝廷亦
不次之爵以擒直傾然海島中何所踪跡而宗
憲以同卿故既勿于用聞而其材智膽畧亦自有大
過人者故卒縛直以報 天子功亦偉矣而言事者
阿新輔臣意誣宗憲黨直勾倭必欲殺宗憲以悅其
所仇此天下之大寃而至今無人白之也頃萬曆庚
寅間始稍蒙卹典然報之亦未盡古云功蓋天下者
不賞以此
丁丑屠辛愛黃台吉夷婦桃松塞者辛愛之第三妾也
私通其部目叔令哥懼誅乃相率自大同新平堡來
降守者納之寬大總督楊順自謂爲奇功以夷男婦
致之闕下辛愛俺各子其士馬雄冠諸部且亮役無
賴北邊畏之既失其婦則慙悲凡殺守舍及其親屬
百十人遣騎來索不得乃縱騎掠大同左右衛諸墩
堡爲所攻毀畧盡且曰若歸吾婦願以銀馬駱駝相
易不則糾衆內訌使爾十年內奔命不休于是巡撫
大同都御史朱笈言此酋耻失嬖妾且甘心于我土
卽今隆冬草枯猶爾咆哮使我餉運阻塞兵不解甲
入春何以善後乞坐令該部譯審桃松塞叔令哥等
情偽從長議處以彌邊患已虜益布滿山谷圖石衛

賊數重圍以乃言虜額以我叛頤全丘富等易其逃
婦本共深以為所許之于是遣桃松塞叔哥等
還行三日登岸令人誘叔令呼桃松塞叔自西陽河
夜逸出寨西走乃因告之幸愛幸愛還騎追之及於
苦河岸執至寨下召其諸婦環視樂之刺取心血
偏飲諸婦曰異日若輩私奔亦如此矣于是虜狎知
順等能散牧威平間攻圍右衛益急矣桃松塞始
叛幸愛來降此一女子耳足以張中國之威即拒
而弗納可也即縛桃松塞還之幸愛以結其心亦可
也奈何守者既納之而楊順額自謂以為奇功則遽

刑部左侍郎楊大章以疾在告久上疑之特諭掌錦

衣都督陸炳差千戶偕太醫院官診驗以真疾報

上曰茲所驗非實病卿貳豈宜六旬家卧姑從寬令

養病去乃大學士李本幼時業師也其人關耳貪鄙

行誼無取徒以本故得致通顯及是老憊猶貪戀不

去忽奉聖斷斥逐士論快之

巡按直隸御史方輅劾奏總督劉遵保定都御史王忬

調度無策貽害地方當虜屯會州擁衆南下則濟寧
口最當要衝乃漫不設備致虜乘而入失策者一處
前犯遼東意在西入俘擁衆援北虜已西而我久東
阻失策二總督重臣止應告中調度以便策應一
開勇東即倉皇馳逐致喜峰以西全無寸備失策者
三縱中軍張倫擅調將官吏易主令一可罪與虜對
壘脅於將令遂束手坐視二可罪倫怙勢凌衆忬寵
任之致令僨事三可罪入衛官軍乘機剽掠忬不能
制四可罪宜亟黜為民別選才望代之上謂忬官

久志怠調度無策致虜深入幾輔生靈被慘命歸衣

衛差官校并張倫逃赴京訊鞫治已忬及倫逮至下

鎮撫司拷訊付法司議罪當忬等守邊將帥守備不

設被賊侵入境內擄掠人民者律戍邊上手批曰

諸將皆斬係軍令指揮之誨出令者却不治罪是何

擬律更從重擬于是以忬當失陷城寨者律倫當失

誤軍機者律皆斬報可按忬始以庚戌虜變自御史

超拜都御史出上手批非由會推也已江南有急

悉以忬當之忬性慈良易直故非軍旅才徒以

意所注勉力經營計不遺餘力矣比灤州大衲諸中

貴及官人家被傷者日號泣上前上已心動諭

嚴嵩曰忬不忠理不可宥非朕用人之不終也時已
有誅意及兵部郎中唐順之行逆嵩餞之于直所指
飲蕞苴酒謂順之曰酒為王其所餽酒則一年佳一
年官則一年不如一年也此或嵩偶然語耳而順之
誤信焉必欲中忬比行邊回奏於論忬處參語獨多
先托其門生白啓常呈嵩于世蕃世蕃詫曰若王某
如唐君所言即當就擒矣稍為更削其草止存一卒
不練等十六字已降 旨葉令秋後處治忬益憂惶
不能自安乃慫恿方輅論已冀得一遣戍去不謂
聖怒遂由此不釋也時刑部尚書鄭曉依律坐戍當
戍而 上必欲加擬後二歲被刑當忬逮後即起兵
部尚書楊博代忬總督是歲虜不犯迨使忬少肅之
或可遣死先是有日者云忬命應飛天祿馬格與魏
淮陰岳武穆同有子乎評鑑書內載一八字其人姓
柳與忬即差天于一字註已未年被殺乃忬以己未
年被逮庚申年死西市由此觀之死生前定莫之能
遣也

世廟識餘錄卷之十九終

世廟識餘錄卷之二十

資政大夫太子少保禮部尚書臣徐學謨謹
先是巡按浙江御史王本固南京御史李瑚各劾
督浙直都御史胡宗憲岑港養寇溫台失事掩敗為
功之罪 詔下查盤科道官羅嘉賓脫尚鵬從實
報至是嘉賓等奏露岑港倭凡五百餘人于三十六
年十二月隨王直至求市易及王直被擒見官兵浸
逼燒船上山據險屯駐至三十七年七月間攜帶銅
油鐵釘移駐河梅造舟至十二月舟成於十三日開
洋去訖今泊福清澳其溫州三十七年之寇則自
三月間至流劫樂清瑞安永嘉平陽等境府城及瑞
安樂清二縣盤石寧村等所皆被圍逾月殺掠揮劉
茂朱廷鑰千戶周賓百戶劉源季爵秦杭鄉官僉事
王德爵官王崇大等至六月初由飛雲港等處開洋
而遁其台州之寇亦同三月乃由松門澶湖登岸流
突臨海黃岩太平仙居寧海天台等境且徧府城及
太平縣城敗被攻圍觀海衛百戶陳椿太平縣典史
葉宗皆死干賊至五月十九等日自第現大清開洋
而去天台有遺倭潛突仙居臨海知府譚綸督兵夫
逐捕至六月初六日擒斬盡絕以上岑港溫台失事

始末大都如此至於文武諸臣功罪如參將戚繼光勦賊無功通番有跡參將張紳不能邀截縱寇復還把總劉英遺賊酒米信地失防所當重究原任參將張謙寧村失守全軍覆沒把總梅魁遇賊先逃喪師罔恤千戶朱光透潛軍機按兵縱寇千戶王世臣朱諫聞警委升敵撤防指揮劉大有胡鎮等千戶張輔等百戶高世安等志切保身望風奔潰以上諸臣均當重究副使袁祖庚曹金等機宜弗審制禦全疎但已經革任似應免究兵備副使陳元珂擁兵自衛守不嚴所當降調先任海道副使今陞巡撫王詢綜理雖之先事之防而失事則在離任之後似應寬處至若總督浙直福建都御史胡宗憲柔倭恤人奸邪巨蠹欺君悞國養寇殘民岑賊移駐柯嶺自焚丹厰全浙所共知也乃稱官兵攻剿而妄行奏報欲飾其玩愒之愆溫台極被創殘荼毒人心所共傷也乃稱斬獲數多而更以捷聞求掩其殃民之罪擁勁兵以自衛惡聞警報之宵傳罪將領以文奸專冀本兵之內召庶耻掃地沉湎喪心捧觴拜舞于軍前而伏地歡呼贊趙文華為島夷之帝携妓酣飲于堂上而迎春宴客視總督府為雜劇之場萬金投款權

臣而辭發狂言畢露其彌縫之巧千里追回章疏而旋更情節曲致其欺罔之私納賄弄權出犴獄之巨奸若盜賊朱光等權倖將領專官給餉縱滑稽之武弁若指揮陳光祖富擬陶朱貪黷因仍征輸繁急害通夷情為得策啓軍門倭主之誣指扣侵邊餉為長規有總督銀山之號招誘流而厚加養養盈庭皆狗鼠之雄假贊畫而陰為利謀入募悉衣冠之盜蔑視法典溷亂官常此一臣者宜置之重辟以用彰天討洩人心之憤者也疏下兵部議得旨繼光羅英革任仍同鐵魁等下按臣逮問祖庚等免究元珂降調宗憲詢策勵供職按是時宗憲以王直功為時宰所忌故言官阿諛論之而聖明終不之罪也贈故兵備右叅政任環為光祿寺卿命有司建祠蘇州府以時致祭仍應一子原籍衛所副千戶環山西長治人嘉靖二十三年進士知滑縣陞蘇州同知倭寇犯境環身率疲卒感以忠義屢擊賊敗之前後俘斬甚眾以功陞僉事加副使右叅政俱仍舊任環志欲平倭衣服皆自織其名誓必死賊賊猝犯蘇州諸城門皆閉郊關避寇者不得入繞城號泣環拔劍開諸門全活以數萬計蘇人德之後以毋喪守制卒于

家至是吏科給事中徐師曾請贈官秩祀以報其功
故有是命按環故山義士能不避艱險遇賊直前乃
其所長國史叙其俘斬甚衆恐非實錄

南京鎮武營兵亂殺督儲侍郎黃懋官舊例南京各營
官軍月米有妻者一石無妻者減十之四春秋二仲
月每石予拆色銀五錢及馬坤為南京戶部尚書奏
減拆色銀為四錢諸軍始怨懋官性刻削每月各衛
送支冊必詰其逃亡多寡又奏停補役軍丁妻糧諸
軍益不堪是時坤已召入為戶部代之者尚書蔡
克廉病不理事比歲大侵米石至銀八錢軍中爭求
世廟誠諭錄卷之二十

復拆色頗不見理每月常以初旬給各軍糧是月已
再旬懋官猶未支給是日振武營軍操期振武營者
南京兵部尚書張鑒以海警創設者也初議選各營
精銳不足乃益以四廳健然京卒快脆中選者不及
十二其所團集大抵皆惡少游手無賴者晨集將赴
操遂鼓譟圍懋官第懋官聞變急踰墻出因仆地不
能起諸軍就前撲殺之懸其死于市痛加詆辱仍太
呼召兵部尚書張鑒求賞鑒錯愕不能應會誠意伯
劉世延趨至諭曰爾輩但求賞勿耳能從我惟爾所
欲眾稍定翌日九卿科道大會於內守備廳兵部侍

郎李遂揚言曰昨黃侍郎之變遂親見其越墻死各
軍恃不當殘辱之當據此聞奏不得稱叛因麾亂軍
退眾求賞遂叱曰今日之事若求復妻糧月糧原額
即可得求賞不可得朝廷在上爾輩欲何為者乃
今人各給銀一兩以補減拆糧餉始散按是時李遂
不以稱叛慰叛軍亦得權宜解散之術大都士大夫
偶遇猝然之變惟神氣鎮定則克邪自消矣

原任奉坊中允郭希顏以失職家居鬱鬱不樂恐大學
士嚴嵩謀因事捕之當歲首密使人入京於城門問
市中悉賜匿名帖言嵩欲謀害裕王以搖動群情
世廟誠諭錄卷之二十

已遂上疏言臣往歲恭讀聖諭欲建帝立儲者道
路相傳以立儲賀曰度曰立儲難皇上誠欲立儲
則重臣猶可與計者如猶未也莫若安儲臣願陳忠
之日久矣以為說從則兩存俱利臣之大榮也說不
從則出位死罪臣之大懼也乃聞歲星變地震繼又
大殷災皆垂仁愛之象謬意存廷或有出死力為
皇上計此迄無一二訓護者臣欲避死終不言母念
主恩感泣忽然忘生又臣嘗疏能監國後有謗者
必追咎及臣則是不言亦死為國言之雖死為報
國臣寧一言報陛下不敢言立儲請言安儲何者

若相信信則儲安父子相體則儲安相信有道釋疑是也相信有道分封是也相信有道總覽是也何謂釋疑臣觀自古蒙無故之議者仁君不及全其臣憂危疑之地者慈父不能庇其子今皇上至愛莫若二王至重莫如元輔其初固何疑何疑也蓋自言者倡為二王而陳嚴密之說臣恐二王與高皆疑而不自安則何暇善後皇上何不降德音諭元輔以益加忠謹臣知王初無他也不必疑王論二王以毋忘恭敬使知高終無他也不必疑于高則君相信信儲可得安也何謂分封二王則世廟識餘錄卷之二十一

無事也不觀今之時何時乎四郊多壘一日萬幾天意人心莫不顧大聖人萬萬年垂拱者誠以南面事權非皇上神謨獨運太平未可反掌而收也若曰儲宮臣知三王所慕堯舜不能以揖讓聖愛無私伊周不得而假手即京府獨處尤宜親就儒賢涵養冲實以治世古得矣相切劘於仁孝之道而一毫外務不得與聞況時事固非高枕之日而聖父又非勤倦之年分封之典既定留京之意已明願皇上拱拱以順天人從容而議建立似無不可者則父子相體而儲可得安也內外各守彝翰彼此庶無猜妨官中問省之箋不時而進麾下富貴之想奚自而生大之而傳世享國與天齊久少之而全終股肱與國咸休此安儲之上計而今日之先急也每嘆古者忠臣不浪耕而忘君烈士不避僇以忘直諫是在廷不言在野不容不言惟聖明神慰祖宗九天之望深恩聖母一胖之託察臣愚始終為主之無他故草莽言計自臣始則士豈有不嚮風外首而爭効闕下者哉跪奏閣臣張其等票擬下禮部看詳上不悅曰汝等擬下部看欲以何為若用其言只管郊廟告祭何如于是高等復言希顏跪

世廟識餘錄卷之二十

意可疑當令禮部會同三法司看詳 上復諭簡曰
汝昨一見彼疏豈不悶怒但以疑字一端却未見彼
懷逆之意在本內建帝立儲四字夫立子為儲帝誰
可違者其再同二輔票來是日復降手諭曰細邪必
無可赦之理令不忠之臣不義之民皆惡不速行新
政以古相久位不攻君即攻輔相豈可見矣部衆皆
大臣又謂阿諛可聞之耳目官乃摘疏中建帝之說
命禮科會同各科道集議以聞於是給事中蔣璧等
奏希顏然望傾險大逆不道法司擬坐妖言惑衆律
上從之詔斬在巡按官即時處斬仍傳旨四方
世廟識餘錄卷之二十

八

恨於嚴嵩故借安儲之說以危 上發一中之其愚
已甚比 上既誅希顏而出封 景王國本遂定則
希顏固有功於 穆廟者其亦可比於晁錯之請削
六國乎或云希顏語故無建帝二字而賄內豎洗
改之以激 上怒止不然疏中何一不及建帝之指
而無故特出二字以取死亦可哀也
南京山東道御史杜濶劾李新政國子監祭酒沈坤
居鄉橫暴擅用非刑打死住房人胡鸞劉其兩手糾
衆防倭指不知名人為敗卒梟首示衆霸開官店將
鹽院引皮私用關防印子勒抽稅銀舉放私債將監
世廟識餘錄卷之二十

九

生譏為誣言構之於御史林閏疏劾之應嘉復從旁力證然皆流謗無指實其所謂斷手胡驚者固無恙也他皆類此及坤逮至克拷死獄中士論寬之按史臣於坤所犯稍為辨雪此亦黨護其衙門耳然不知淮安之俗顯宦居鄉縣送門皂吏書承應比於親臨上司往翰林學士祭岳守制在藉時可駁也坤性尤桀驁無人理則潤疏未必皆虛即其以鄉宦部署鄉人防倭而擢以軍法從書世有是理乎坤為祭酒嘗過濟寧聞管閣主事陳茂禮投以侍主帖坤大怒斥之因與茂禮大鬪舟中為士人傳笑其器識庸陋

世廟識餘錄卷之五十一

巡撫鳳陽等處右僉都御史唐順之卒賜祭葬如例順之直隸常州武進縣人嘉靖己丑舉禮闈第一人賜進士出身改庶吉士授兵部主事調吏部改翰林院編修未幾上疏乞養病歸以吏部主事致仕居數年召為右春坊右司諫兼翰林院編修明年與黃憲羅洪先校書郎和甫春上定國本諸書類為民順之初欲獵奇致聲譽不意遂發引咎十餘年上方擢抑浮名無實之士言者多薦之終不見用會東南有倭患工部侍郎黃文華視師江南順之以策干文華因之交驩嚴嵩子世蕃起為南京兵部主事陞職

方員外郎郎中奉命查勘蘄鎮兵務復視師浙直總督胡宗憲薦其有功遷太僕寺少卿通政司右通政俄代都御史李遂巡撫鳳陽卒於官順之博學強記自六經諸子以至算射兵法陰陽小伎無所不研究其說其文詞足以擅名一家初能歸閑門獨居力為矯抗之行非其人交非其道不取天下士靡然慕之既久之不獲用晚乃由趙文華進得交嚴氏父子覬因以取功名起家不二年開府淮陽然竟靡所建立以卒順之本文士使獲川其所長直石渠金馬之地其著作潤色必有可觀者乃以邊才自詭既假以

世廟識餘錄卷之五十一

十一

致身遂不自量忘其為非有欲武功自見盡暴其短為天下笑云按順之故以三不朽自任其家居二十年謂立言立德可以無媿惟歉於立功耳故干趙文華以通於嚴嵩父子欲以平倭自見及其臨事頗駭大失其平生而三沙之敗僅以身免後卒於淮陽凡四品京堂未經考滿者非日講軍功不得卹典斷父子力以順之軍功為請於禮部時尚書具山特持之嚴氏因怨山而遷怒於祠郎李繼乃出為景府長史順之始得祭葬矣而不知於例何所據也雲南道御史耿定向劾奏吏部尚書吳鵬言頃陛下

以四方多盜特下詔考察守令之貪暴者與百姓累始甚大惠也然臣竊以本正而末治源潔而流清今察守令之貪殘而不究銓司之淑慝是掩其本濁其源而欲末流之清且治難矣夫方今爲陛下主銓衡者非尚書吳鵬哉鵬以天官爲已私物危百司例當罷陞者其始也必白白以賄也其既也必謝謝以賄也其歲時也必有慶賀問安之禮慶賀問安以賄也姑不瑣論請跡其串之大較若者如鵬婿董分主考而子紹中式群目睽睽已自難掩及授官之際會試首蔡茂春止得兵部而紹反得禮部予奪之謂何

其誰能說此臣之不足於鵬者一也前吏部司屬李

一科白壁皆賦墨著聞爲御史林騰蛟給事中秦洪

愈所發騰蛟遂坐補外洪愈亦淹治者數年以此箴

制言官使皆垂首濡足不得一吐憤懣此臣之不足

於鵬者二也文選郎中何海晏驗封員外郎宗臣各

以貪墨重祿被斥未幾一則陞河南參政一則陞福

建提學副使又何怪夫居吏部者之貪也此臣之不

於鵬者三也臣初在吏部辦事見今文選員外郎張

九一方入爲稽勳主事中外目笑之曰此官身價數

千金矣入部以來多爲奸利乞墦登墮攘臂肆行地

爲天下貪殘者樹赤幟又何以禁守令使不貪也此臣之不足於鵬者四也九卿重任當以德選今漫無可否任其紛然請託惟強有力得之如蔡克廉病夫也而擬之南司徒沈坤巨惡也而寘之北祭酒向非聖明獨斷則計曹爲養病之所而太學是捕惡之矣區此臣之不足於鵬者五也私門納賄幾如闔市其而益筐書帕顯然投于署中門者弗呵受者弗却如此而欲移文撫按禁貪戢穢恐即不久唇亦腹誅也此臣之不足於鵬者六也凡此六者皆本源之地自爲亂首而末流從之臣謹冒死以聞章上尚書鵬

及翰林院學士董份各疏辯求罷上命鵬竭忠供

職份安心直撰不允辭既而九一海晏亦疏乞罷部

皆覆其留用從之按吳鵬先爲兩司特頗有清謹之

譽已爲漕運爲司空寢不逮前矣比入吏部濶倒尤

甚惟唯唯作嚴氏奴僕耳而子紹以白衣營竊科第

則又欺天罔人之極而定向既露白簡尚懷投鼠忌

器之嫌終無一言及嚴氏蓋君子而未仁者乎

吏部侍郎郭朴以三品六年考滿吏部引奏上諭嚴

嵩郭朴淹矣得非以撰直之故遲之乎當時有四閣

臣否意將用禮書吳山入閣以郭代之也外房宜

傳其事山之子聞之詣西直告其父曰今上意雖如此亦須赴嚴公所一揖以示干之之意令恩自彼出也山斥之曰兒不解事豈有閣老可以揖求之者乎卒不赴焉所蒿遠密沮之山自是無進閣之望矣比上封景王之國安陸蓋激于郭希顏之疏以嘗人心耳諭下禮部具儀蓋使人風山儀注雖具似當另疏留行山口國未久未定今幸承上指復當留行耶冊封之日更請上御殿日送景王出大明門上曰此成化間以先封弟故事今以父封子亦當如是耶竟不陞殿而山自是寢失寵矣按是職

戊午夏裕邸有李妃之喪內監傳帖下禮部部為具喪儀上請疏中有薨逝二字上覽諭內閣曰我見親王俱稱病故此云薨逝何也以問禮部尚書巫召祠郎某奏對且言曰上意叵測非直疑薨逝二字

也宜婉轉具草即曰天子曰崩諸侯曰薨記言備矣奈何欲揣摩上意壞古之制乎尚書變色曰若自同奏脫逢上怒吾不比若也郎既就舍屬草言今在外親王邸中來奏邸者則曰某王病故比賜輓輓朝則曰某王薨逝是稱病故者臣子陳乞之詞陛下所見是也其稱薨逝者朝廷褒卹之語臣等所陳亦不敢悖禮惟上所裁擇尚書覽草喜曰吾初念不及此即日奏之旅得俞旨以是得無改薨逝二字然上意未釋然他日驗封疏中復見薨逝二字上以硃塗之竟奪郎中俸二月後裕邸喪未封長子及未封玉女禮部未及疏請上徑內批云喪禮減半行蓋上于裕邸每事裁抑如此會闈自庚戌後舉子多月懷挾憤連取有掇大魁者始猶諱之至丙辰以來則明言而公行之矣此仕進之一大蠱也嚴已未言官建議欲嚴加搜檢如鄉場故事下禮部題覆嚴曾郎察呈欲悉從言官議禮書吳山持之曰鄉會二試事體原不相同會闈之士皆歌鹿鳴而來者也故祖宗待之甚厚不過防之觀鄉試錄有搜檢官會試錄則無之矣其意可知也今使歌鹿鳴而來者亦復囚首垢辱于奴隸之手法誠密

世廟識餘錄卷之二十一
矣但不當自我破壞舊例吾寧使士負朝廷不可
使朝廷負士竟寢不行按山所論雖若少泥然恢
上乎有得于大臣之體矣其後卒置搜檢官而士之
犯法愈衆世道愈下人心愈漓勢而禁之尚不可挽
况理而喻之乎

資政大夫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徐學謨謹

罷刑部尚書鄭曉聞住不許再用降左右侍郎趙大祐
傳順名俸二級故事近京軍民有寃得投牒通政司
赴刑部訊理時御史鄭存仁巡按順天移檄禁民越
訴凡法司官擅受民詞有所追取府縣官不得輒發
曉聞之乃引大明律例有停囚待對之條及會典中
亦載近京犯人得聽法司問理與大祐等上疏論存
仁違例侵官存仁亦執大明律自下而上之義論曉
等欺罔上下其章於都察院會該科有議未上曉
等辯疏上書其不候處分先行辯瀆且言則者周
山等詐亂咎本在激變之人曉等奉旨末減疏內
無一字避退雖曰執法終是自尊乃黜降曉等而命
自今一應訟詞在外者屬之有司在京者屬之刑部
不許再行奏擾按存仁狂罔貪黷小人其論曉蓋承
嚴氏風旨竟以小臣詘大臣而近來有巡城小差與
刑部爭職掌可咲之甚而代言者竟無一語折之國
家之典刑蔑如矣則存仁有以啓之也
查盤給事中羅嘉賓御史龐尚鵬等言浙直軍興以來
督撫諸臣侵盜軍需無慮數千萬臣等奉詔通查

出入之數其間侵欺有術文飾多端冊籍沉埋條貫淆亂者姑無論已即其文牘具存出入可考事蹟張灼可得而陳其數者則如督察尚書趙文華所侵盜以十萬四千計總督都御史周琬以二萬七千計總督侍郎胡宗憲以三萬三千計原任浙江巡撫都御史阮鶚以五萬八千計操江都御史史褒善以萬一千計巡撫應天都御史趙忻以四千七百計此皆知慮有所偶道彌縫之所未盡據其敗露十不及二三然亦夥矣至於操江都御史高捷則明以江防銀二千兩檄送趙文華巡撫應天都御史陳錠則檄取軍

世廟錄卷之二十一

二

餉銀二千兩鐫錄無所支費此又皆公行賄攘視爲當然者也乞通行追究明正法典以懲貪冒至于文華所任郎中郭仁及宗憲所任指揮戴冲霄楊永昌陳光祖並逮宜問追贓疏下戶部會吏部都察院議覆請罷忻捷官同文華等所劾賊罪候勘議黜仁爲民冲霄等下御史問惟宗憲功多當留用從之既而宗憲上疏自訟臣爲國除寇用問用餌不有小費不可以就大謀而忌者遂緣此生奸指爲侵赴臣誠不能以危疑之迹自理於讒謗之口乞且賜罷以待公論少明然東西南北惟上所用上優詔慰留之

按東南自兵興以來且無論督撫大吏即郡縣守令乘機科罰侵克庫藏何可勝計以是因亂生亂民益不聊生矣時倭難少息而羅麗疏至嚴嵩謂人曰昔王守仁討宸濠之後何嘗不侵濠帑以有大功故誦讓不及也雖其言蓋護短文華與宗憲其實事體當如是已上竟置宗憲不問而以文華候勘真雄畧之主哉

世廟錄卷之二十一

三

都御史章煥上經畧中原疏曰臣惟中原之患妖民盜賊二者而已妖黨之興始自數十年前妖民假以詐術誑惑愚民愚民所利福田利益妖民所逐潤雜滯汚而已人心一蠱妖說遂行愚者求福智者避禍富者傾家以結納貧者以身爲奴婢然未有與其邪謀者此一變也數年以來民窮財盡邑無安居之戶里無樂業之家于是妖言流行棍盤枝蔓此又一變也往時山東之寇不入燕趙河北之賊不踰河南自虜變倭變後盡收各省之兵應援而推埋惡少亡命逋逃往往竄入其中異黨之人邂逅相親一呼響應此又一變也中原數省其人故多輕死尚氣彼見各處狂狡相聚而談地方虛實攘臂喋血遂起逆謀此又一變也今群妖群盜合爲一途盜黨藉妖言以惑民

而妖人倚群盜以劫衆閭閻無常不可踪跡此今日之大患也故山東西河南北直隸陝西湖廣漸成一黨盜賊往來所至有主所在成家逐捕之後莫知去向如近日林縣之賊乍起乍散他處亦有聞風而應者則可駭矣故南倭北虜之患有形而中原之患無形夫無形之患不可以有形治也要在破散奸謀調護元氣有萬全無失之策而後可以保萬年無疆之治矣臣謹條上八策一屯兵近者師伍倡亂不急趨省城而睥睨他郡大爲群賊所笑爲其虛可乘也今宣府一衛屯伍皆空堂堂鎮城乃專恃游民捍賊不便宜增兵守之二收梟獍北方長技或揮刃成風或騰空若飛或巧能穿楊或力能超乘或自負其能酣歌慷慨欲有以用之故梟獍不收則中原多敵昔漢有材官蹶張羽林孤兒六郡良家子之號以錄異材終得其用此又長駕遠馭群盜之基本也三修城池臣所擒大盜得其所計各處城池簿籍乃知中原保障莫要於此一勞永逸不可不亟圖四察險隘如河南直隸山東之交芒碭諸山遠近排列營壘天成其間藏兵之洞伏兵之處成跡具在真自昔用武之區而今爲各省之邊界有司棄而不守異日必爲盜資

此當深慮五時巡歷守巡兵備以送迎爲職業下邑偏州輒轍所未嘗至於圯禁防日踈而盜賊滋起臣願撫按之官時巡一省守巡兵備時巡一方以示彈壓六選良吏臣所獲諸盜不服爲盜而說曰救民何者以貪官毆之也夫中年之化行則潁川之盜息良吏者聖明所以共理天下者也故欲清中原先清吏治七處宗藩臣言中原事體何係於宗藩宗藩省城之主省城四方之綱今河南諸宗饑窮已甚若便處之得所則子孫千億皆爲皇室宗藩何憂群盜入議黃河黃河衝決其勢必興大工大工興則聚衆必致數萬而中原危矣故經畧中原者當以黃河爲急論黃河者當以運道省城爲急論運道省城者當爲謹始慮終之計而毋爲目前倖之謀凡此皆臣愚日夜憂懼不敢以得代爲解而不言者也疏下所司是時南北寇警徵歛煩急貪吏肆行水潦荐至民不堪命則往往群聚爲盜初河南人訛傳倭至鳳泗又言開封沒于黃河於是林縣有賊聚以數千計睢州又有百賊犯其南關比知前言爲訛傳即皆解散無復踪跡蓋亂之萌也方煥撫河南道值其事初聞大駭既而緝捕無端倪心益憂之故得代後乃上此疏

雖詞多迂漫然足考見當時之事勢焉按煥此疏其論中原隱憂亦有賈誼策治安之意而史臣以為迂漫非也第煥為人素有文學而傷於躁急輕於動民所至築城遷學土木煩興科罰大峻地方頗苦之而經畧中原一語亦自駭聽上已默領之矣會遷總漕時家被回祿煥假道過其家為南京給事中馬出圖所劾上謂煥專事談論意本欺誘特命逮送法司擬罪而刑部尚書潘恩奏煥煩言瀆聽當坐衝突儀伏奏訴律擬坐逸戍亦謂刑之濫矣煥竟死戍所而後來無白之者乃有失機之臣顧蒙褒錄不知于典法何如也

世廟錄卷之二十一

七

太子太保禮部尚書顧可學賜祭葬如例謚榮禧可學直隸無錫人初以歷官叅議病免且十年覲進用無繇遲擢上好長生乃納重賄大學士嚴嵩所自言能煉童男女洩為秋石服食却老有驗嵩薦于上詔遣使齎金幣即其家賜之可學乃赴京謝恩得嘗用累陞至今官然唯帶空銜支俸煉秋石供服餌不與聞公家事也至是以遷葬于告歸卒于家初可學與盛端明俱以方技召端明雖貴幸頗自知耻閉門謝賓客可學則揚揚自得長復通苞苴囑托諸司有

不從即陰持吏短脅之是時官邪賂章靡耻道喪然以縉紳而甘廝養之行任人唾罵恬無報容則可學為甚焉死後七年會隆慶改元奉遺詔視其官按可學以叅議家居時與鄉人鄒望結訟大致因累故賂嚴嵩結陶仲文以方技得起用而上終不任之以事京師人呼之為秋石尚書後以年老歸冀得一差遣去禮部數為之請上第批云候旨行而意已大疑可學負恩幸告遷莊還家卒上始釋然仍給優典不然談相之禍所不免也

世廟錄卷之二十一

七

大制令之國何久不舉行高等以示所司于是吏部請如舊制設王府官僚兵部請選錦衣衛及各衛千百戶二十七員改充儀衛司與群牧所典校典仗所官各行禮部鑄印給之仍發校尉六百名軍百名馬百匹雙馬單馬起船符驗各一道應用工部請遣官至德安脩葺府第俱報可是時上春秋高國本未建二王並居外邸形迹相礙景王母妃在上左右又有與援雖天意聖心自有攸偏而群情恫疑皇皇靡定奸邪之黨日夜窺伺觀望幸天下有變而欲以釣奇取富貴有識之士深以為憂忽聞夜

半中有渙頒京師士民踴躍稱慶天序既定群邪殲
消始知淵衷信非凡愚所能測也此據國史所書
如此然當時上封景王意未決徒激於郭希顏之
言下諭以觀人心耳乃禮部遂欲上封王儀註嚴
嵩召僕郎白啓常止尚書吳山勿上山曰天下人心
屬此舉久矣上不諭部吾不敢請今已奉
諭而止其出封後日國本不定誰任其咎遂急上之
上不得已允行而山自是失寵矣日司禮監太
監王錫私語山曰公他日得爲民去苦矣山惶恐不
知所爲蓋指不留景王上大憾於山也

世廟裁餘錄卷之二十一

黜中書舍人劉芬爲民初吏部議以進士充景府長
史芬清狂不慧或戲之曰吏部欲以爾爲之芬大怒
卽馳往尚書吳鵬家裂冠毀裳戟手大詈而去鵬以
聞詔錦衣衛逮送法司拷問鵬之按芬與鵬子紹
同年進士一日酒醉偶聞人言吏部欲以芬爲長史
乃赴紹所問之紹在家不肯出見芬乃乘醉發其科
場陰事并詈及閨門鵬大慙悲劾奏之而鵬方與嚴
嵩慚甚遂擬旨黜芬爲民過矣

求一真人陶仲文卒仲文湖廣黃岡人幼習道士祈禳
小術初以吏員爲遼東海州庫大使歲滿遷守選

京師得師事致一真人邵元節江西龍虎山道士也
以方術得幸于上元節且老因薦仲文得召見一
歲中遷至神霄保國宣教高士未幾進神霄保國弘
烈宣教振法通真忠孝兼一真人領道教事總各官
觀住持知道錄事食正三品俸尋加少保禮部尚書
尋又加少傅餘如故食正一品俸俄進加少師加號
神霄紫府闡範保國弘烈宣教振法通真忠孝兼一
真人知道教事勲加光祿大夫柱國又兼食大學士
俸尋進食伯祿已實封恭誠伯歲食祿一千二百石
官其子世恩爲秉一真人府供事太常寺丞兼道錄

世廟裁餘錄卷之二十一

司右演法至是有疾請告歸遂死于家悉錄其平生
所得賜資金幣衣帶獻還于朝上聞而憫之諭禮
部曰秉一真人總領玄教爲國祝修恭勤久著茲以
疾故朕心憫悼其加贈特進光祿大夫謚榮康惠肅
賜祭十壇如致一真人邵元節故事葬以伯禮乃給
齋糧麻布與其子世恩爲送終費中文無異術徒以
符呪小方稱上意驟被恩寵自戊戌以後上不
從視朝輔弼大臣皆希得進見獨仲文時被宣召
至卽賜坐與語稱之爲師賞資以數萬計又兼領三
孤列爵五等幾二十年以富貴終其身其死也復贈

謚贈賻恩眷有加自古所未有也隆慶改元始奉

遺詔追奪仲文官世恩亦削籍按仲文以方術有寵

于上雖日侍左右而一不干預朝事且默有所獻

納如出胡纘宗於獄大有回天之力上亦以其無

他勝政始終優禮之比請老還籍則悉以所得于

上金幣獻進之而上遂給工部為修蘆溝橋之費

其智亦足稱矣第方士不可以為訓隆慶之詔奪蓋

大臣愛君必防其漸有以也

二月辛卯朔日食是日微陰欽天監官言日食不見即

同不食上悅以為天眷已而禮部尚書吳山以護

世廟餘錄卷之二十一

十一

禮畢報忤旨山引罪上曰爾等守禮不必引罪

該科官如何不叅令以狀對禮科都給事中李東華

等惶恐言聖德當陽祥雲護日當食不食此誠敬

格天之所致也山等不知顯請恭謝玄恩乃如常救

護罪不可追臣等一時失於叅奏罪亦難辭上曰

天眷人君若君之於臣不知感國典不容況聖

人事天敢不欽戴章內曰賀賀曰謝玄奸巧執甚焉

山前執白鹿殊祥殿廟強告原父天眷玄嗣所致

昨陰雲監觀甚明并則言比乃如常救護謂寧盡已

不可失正是則是天然不敬天意寬直沽名亦不

可也科首住俸餘年已大學士嚴嵩言日食

陰雲即同不食不當救護人所共知而日行禮如

故乃部臣之罪不當專責言官上曰卿此言敬天

順理正法之謂不在尊官東華改罰俸兩月餘宥之

部臣姑記罪嵩揣上意已不悅山乃示風旨於科

道諸臣于是吏科都給事中梁夢龍共劾山而詘於

公義則并劾吏部尚書吳鵬上初無意去鵬姑以

山故令鵬致仕而山得冠帶閒住以去按是日日食

浮雲掩映條隱條見當救護時嚴嵩自西直使人詣

部急索賀疏山指日謂其人曰日方見食吾誰欺欺

世廟餘錄卷之二十一

十一

天平行禮如故所遣人以山言復於嵩達奏之故激

上怒如此而山言亦過於直亮非保身之道也山

與嵩同鄉始嵩以其孫求婚於山之女山固却之以

是為恨上嘗欲進山於閣嵩已密阻之至是上

所諭白鹿殊祥殿廟強告之語疑亦嵩譖之不然

上在深宮何由得聞也

趙王一夕自縊死成羣王戴煊以王縊狀聞歸罪於彰

德知府傳汝礪通判田時雨械汝礪等至京拷問論

汝礪成極邊時雨罪死仍械河南斬之長史李遇等

成罰有差遣官治王發輟朝三日謚之曰康初三十

元年六月洛川王翊歸奴與民爭地其奴翊銘
訴於趙王時雨不為屈竟論奴克軍十月十八日湯
陰王府奉國將軍原燾厚燬與汝礪求索祿糧汝礪
不與而囚其奴厚燾等復以告趙王王令厚燾詣府
步釋汝礪辭不見見時雨復以語侵之是夜王暴薨
千思訓據中立日長史以王病薨牒府府臣哭臨如
禮時外議洵洵言或禍起官闈即及成畢王王懼乃
更與長史李愚等以自縊計問因稱時雨汝礪威逼
王致死法司論坐如律按翊銘厚燾事至微淺時雨
等未嘗忤王王亦無主於時雨等第素性仁慈斷
薨之前數侍兒有見王咄咄自語如有所恨者實
為其妃與成畢王有陰事致然外間人莫知也王本
以慙恚自盡乃委罪于時雨等類事在河南即法司
亦難于遙度而以意定獄終為不白之冤為可惜也
吏部左侍郎茅璚以足疾在告久上諭大學士嚴嵩
曰知贊足疾否或令養疾此際似不可無官且右侍
郎自有本業也璚聞之懼因疏言臣所患乃肢體末
疾今且愈矣再乞假數日 上曰銓曹非養疾地其
今回籍調理乃用袁燦代之按璚以戊戌狀元及第
為人軀幹甚偉中無學術好以氣岸陵人人不能堪

為撰文久頗懷進閣之望一日偶倩工修其足甲為
刀所傷墮其二指而猶戀位不去 上諭意遣之未
幾卒于家雖由 聖明獨斷實天益之疾也
伊王曲悞有罪刑部主侍郎趙入石錦衣衛都指揮僉
事萬文明等劾勘其不法事得實還報言王聽承奉
葉全蔡朝及奸徒吳希周等教誘以修理府第為名
將方城王府桐城郡主第宅洛陽縣獄文昌祠及法
藏寺佛殿盡行逼奪仍闢占官街五道抑買民房百
餘家又遣官校下洛陽等縣催徵府第價銀括洛陽
寄居民一千餘人逼令作王府中擅立東廠緝事鈎
索小民過失關府第為磚城一座重城一座各有重
門環城牆鋪十座自王正宮外建槐椿清和鸞鴛騰
光宮殿百花臺乘風御氣閣凡十一所皆上僭不道
又遣內使領校大索卑民婦女入府選留不中令以
金贖繫米平知縣謝魯拷掠毆斃門傳吉責問俱
有實狀如撫按官言第知府張桂指揮李夢孫等不
能委曲遂處以激怒王致令爭辯不服亦不能無罪
詔入 詔下禮部三法司會議言伊王奢縱淫虐大
違 祖訓法當重處請嚴加戒諭令其速圖自新將
違制門樓重城改正其逼奪官民第舍俱各退還添

設厥鋪及私建槐椿等宮殿盡行撤毀強取婦女應
給主并給價者俱各查給仍令長史司將王改過事
蹟開呈撫按具奏 詔從之張柱李夢孫等俱降調
吳希周蔡朝等各逮治發遣有差按伊王之惡與微
王有間止緣其故所薦梁散人者在 上側談王
奢僭事 上已領之未發也而所都洛陽又多貴勢
之家耻為王屈故怨撫按劾之以必去其所忌
而王竟及于禍

京師靈濟宮講學之會莫盛于癸丑甲寅間蓋當時
大學士徐階禮部尚書歐陽德兵部尚書畢豹吏部

世廟錄卷之二十一

四

侍郎程文德主會皆有氣勢縉紳可扳附得顯官故
學徒垂集至千人丙辰而後諸公或歿或去惟階尚
在而講壇為之一空天戊午歲太僕少卿何遷自南
京來得推階為主盟仍為靈濟宮之會乃遷名位未
可恃號召諸少年多無應者偶有貴臣弟某欲藉講
學為名高一日當赴會適與大司飲至醉忘之矣更
從旁愚曰盍往靈濟宮乎時某雖醉心猶了了遽曰
亟牽馬來比上馬日僭僭不聞明矣吏掖而馳至講
所則學徒咸拱而候之既下馬不能成揖第擁而即
席坐坐定鼻息如雷眾不敢言亦不敢睨比晚講輟

吏仍掖之上馬去竟不知往來何所事也聞者傳以
為笑

鑄印局大使張仁京師人也為人修飾善諸體書比以
九年考滿赴吏部過堂故事九品以下係雜流官例
於墀下叩頭仁在眾中獨昂然長跪而已尚書問曰
此亦雜流官乃敢相抗仁曰詩書六藝皆儒者之事
書為六藝之一故官偏禮部何謂雜流尚書令吏抑
其項仁項愈益強尚書怒曰汝不欲作官耶仁曰然
身而得官不如死也遂投牒乞致仕去後副使舒傑
亦詣吏部考滿仍如故事叩頭吏部喜其能下遷工

世廟錄卷之二十一

五

部司務入內閣辦事傑既為中書官欲與禮部司
敎禮吏不遜讓明年內察傑尋黜二人之去官相距
官僅數月而人品大自徑庭矣
餘姚謝不如以吏侍宅晏歸後無薦之者遂不得起用
以原官卒于家其孫某來奏卹與大學士李本少嘗
受業於謝一日特造祠即某欲為之請謚郎素知謝
為人姑應之曰且俟功司查覆若無論本便可謚
謚也李公咲曰昔張司馬璘在木兵十二年積論本
燒得餅鍋熱後介老為禮書卒與之請謚論本何可
據以權衡人也郎唯唯退乃白之部尚書尚書曰謝

故予廷試時讀卷官也翰林舊例卽讀卷官亦稱座主况有李公爲之地直須與之矣郎復應之曰謝爲人不應諷恐考功司不能爲之庇比考功移文至凡查論本計十有三備極微惡尚書覽而面色發赤大怒曰此人狼籍一至此哉幾亂公典一應所請宜盡寢格之矣郎從容言曰祭葬者一時之榮官在則有之可毋論其人也唯謚號爲萬世公議予奪貴嚴部持之足矣况謝嘗爲今上日講官且生前未嘗幽黜不應得者已不可得而應得者并寢格之郎中何以復奉公也尚書意稍解徐曰姑屬草來而李本之

十六

中表弟胡澤者時爲祠祭主事亦代李愆愚郎乃屬兩疏一備云考功文一畧簡節私托胡並呈于季李詫曰謚已無望矣但得郎少爲掩飾可報吾師也郎詰尚書曰之卽用簡節疏上羣被旨止照例與祭葬謚罷時嚴嵩與謝亦同年萬子世蕃聞郎初有抗內閣之意戲謂謝之孫敏行曰而祖似長安街丐者卽喫得一口餅受郎某之侮辱不少矣蓋憾辭也當紛濁之際小臣之難于執法如此然以大學士之尊能誦意于一郎而郎終無所撓嘉靖間部閣之體不甚懸絕比慶曆之際閣臣鮮追六卿之寓者况郎官

乎

世廟識餘錄卷之二十一終

世廟識餘錄卷之二十一

十七

世廟識餘錄卷之二十二

資政大夫太子少保禮部尚書臣徐學謨謹輯

大學士嚴嵩在西直以年老 上特賜腰輿出入 禁

內 恩數特異前此未有也然嵩自是不常乞假休

沐每積歲方一歸邸第選立所寮奏一揭謝內有聚

恩賜假幸逢元日子孫羅膝捧觴安樂皆高厚所庇

語 上覽揭下諭嵩曰觀卿所奏似有勸我之意父

子至情我豈異于人往歲宮變蒙上天恩赦我已世

外人矣故別居西內奉玄修令其母子自會歡聚耳

嵩驚惶不知所措召伊子世蕃對諭世蕃為覆之曰

世廟識餘錄卷之二十二

古者多男多壽之語豈惟臣以此祝其君君亦以此

望其臣故臣揭及之第陳感激之私耳實不敢有他

心奏入 上意始解是時 上不見 二王外議紛

紛臆度各強為之說今始知絕無偏主也世蕃大有

口才其取辦舍卒以答應君父多似此嵩顧不及也

上蓄一猶在末壽宮乃山西晉府所獻者性極馴擾解

人意 上每幸清微殿行香猶護駕至中途比反則

豫迎之以為常 上極憐愛之一日忽斃 上命以

金棺葬之萬歲山下而薦以齋醮令諸詞臣撰青詞

超度禮部侍郎袁煒詞中有化獅作龍語 上亟批

善煒他詞妙麗奇詭往往多巧思出他詞臣表 上

以是寵眷特優自翰林院侍讀不一歲超遷至三品

又二歲簡入內閣吳中布衣有王逢年者客煒所雅

情為應酬古文逢年恃才信筆成篇不加點綴偶有

屬草大啖煒意疎之逢年遂投一書於門者飄然辭

去書云執事以時文發科以玄文拜相安知世有所

謂古文者詞極悖慢煒得書大怒擲之地罵口狂生

狂生然竟不深譴也後京師喧傳逢年書以為其煒

之實錄無不捧腹者

大學士嚴嵩妻夫人毆陽氏卒 上諭閣臣曰聞嵩妻

世廟識餘錄卷之二十二

果不起婦夫並入十者不多有示禮臣議卹典後不

為例部覆當視故事從厚 上然之乃賜諭祭三壇

所司分治葬具遣官護送時嵩子世蕃不欲歸而嵩

無次子可扶柩還者嵩乃以情控於 上謂已老老

一日不可無世蕃在側 詔留世蕃侍養令不必守

制喪令嵩孫鵠護仍給驛以行嵩既謝 上答曰卿

宜以國事為重勉抑哀情以慰朕懷因遣中使至嵩

第賜銀幣寶鈔按嵩以妻喪自直所給假出前有事

給假者多不滿假限而入而害在第既久 上諭次

輔徐階有今人君臣之義反不如夫婦之情等語因

遣階休沐階對臣叩跪第亦無所樂不如在直覓不肯出上悅自是意愈屬階而疎嵩矣

八月朔日食一分五抄例免救護禮部尚書袁煒言臣聞唐一行曰日君道也血肫魄之變古之太平日有不食或月變行而避之或五星潛在其下禦侮而救之或涉交數淺或在陽曆陽盛陰微則不食或德之未休明而有小青焉則天為之隱雖變而不食此四者皆德教之所由生也皇上以父事天以兄事日群陰退伏萬象輝華是以日位旺榮陰氣銷鑠食止一分與不食同臣等不勝歡忭上以為然按煒為

世廟誠諭

三

人輕躁不檢而稍能文章動以巧言媚上嘗為上撰玄極力揣摩務得上心而後已故上急欲柄用之至是日食數少煒在禮部懲吳山之禍而引唐一行証妄語傳會頌德豈事君以道之義乎日當食不食猶可言也日食未盡豈謂之瑞應哉有嫖於是山多矣

太原知府於惟一為巡撫所劾當調晉王上疏請晉之

上覽之不悅且訝其雜封啓本以進下禮部參奏因降勅戒諭王省改凡事務遵祖訓以保祚位毋得妄有干預仍下巡按御史逮問其史承奉等官惟

一在郡繫已任事節才愛民歲飢設法賑濟所全活

以數千計前歲虜入鴈門山西總兵王懷邦率眾避入會城其軍士剽掠于市惟一執而撈之敗其眾于城外及懷邦以失事被劾御史屬惟一問狀惟一論懷邦罪當死是時山西巡撫孟淮貪穢關葷三關舊用平陽澤潞民壯防秋淮奏免之甚微折價及虜入懷邦以是挾淮欲上書發其奸與俱死淮乃諭惟一令寬懷邦罪惟一執之堅淮大忌乃劾惟一調任按惟一安慶懷遠人平生悻悻自好其守太原以工部郎出所至政事頗有可觀惟性氣剛狠不能容人

世廟誠諭

四

其在太原追遵守巡不肯引避躬以蓋掩之而過彼遇親臨上司如此則何有一總兵乎史氏疑其所識故阿私少過非實錄也後調廣信乃陰訐江西應使季德甫之短致彼劾而去惟一已犯眾怒亦旋遭黜比居家又陵其有司其子為怨家所訟幾陷大辟逮惟一死得解蓋其人似有意向善者而不學無術可惜也

已故南京兵部尚書湛若水曾孫壽畧奏乞其祖贈官疏下吏部覆言若水學行醇正興望所歸宜免其請上怒曰若水偽學亂正昔為禮部參劾此奏為之

浮詞誇譽其以狀對于是尚書歐陽必進等惶恐謝罪 上責其徇情沽譽詔奪必進少保燕太子太保止以尚書供職右侍郎張永明停俸二月驗封司郎中降俸二級員外以下各一級惟左侍郎嚴訥在直不問按若水以講學自負而實於學無所發明第與王守仁相結納為僧贊僧狀耳其鄉人言其貪財好色無所不至武陵貴人與予言其少時為諸生嘗詣若水家訪道見若水至動以雙屐數十自隨而弄紅鷄豚秋毫不爽以是薄之遂拂衣歸先是南京御史馮恩論若水為無用道恩雖得諫戾闕數十年 上

世廟

終懷其言不悅于若水有司為之請存問請卹典俱拒而不與真 聖明哉而後來當事者不知 先帝之意而漫徇虛名隆慶之錫謚濫矣

命太子少保禮部尚書燕翰林院學士掌詹事府事郭朴回部管事尋命吏部尚書歐陽必進致仕改朴為吏部尚書兼官如故時禮部尚書缺吏部會推朴及南京禮部尚書李瓊堪任 上用朴而責會推諸臣曰文撰諸臣久不擅改茲以朴例擬何也具以狀對必進等謝罪 上曰文撰諸臣夙夜匪懈遷轉雖不宜淹滯常調擅改亦不可也茲會推諸臣俱不盡心

然專執在吏正姑不問必進在司勤慎自運轉後凡專驕大失臣體姑與致江員缺朴即代之諭不辭朴上章陳謝 上褒諭曰卿性資純謹撰奉勅誠遵命仰任朕心嘉悅宜慎評庶職先于守令以副簡用至意按必進為嚴嵩內親故引援太驟然在吏部不甚狼狽與吳鵬萬鏞相較遠矣後 上漸少萬而先斥必進所謂唇亡而齒寒也 辛亥夜萬壽宮災 上嘗御玉熙宮萬壽宮在西苑本成祖文皇帝舊宮也自壬寅宮闕之變 上即移御于此不復居大內是夜火作禁衛皆不及救乘輿

世廟

大

服御及先世寶物盡燬 上乃諭禮部曰朕御 皇祖初宮二十餘禩大變蒙恩久安玄事茲荷共庇益感眷祐其于十二月朔擇日祭告 郊 廟 社稷命公溶駙馬詔伯鐔承裕各行禮禮部請詔示天下百官齋戒修省 上曰此非正朝乃奉修告宮招災非朕之尤也不必詔示修省丁巳工部尚書雷禮言玉熙宮殿淤隘且地聯近外非可久御萬壽宮係 皇祖受命重地王氣攸鍾偶直災變寔天啓皇上俾鼎新丕基永延億載之祚宜及時營繕以永明眷上曰郊 廟謝罪禮成是日風藏氣爽皇天赦憫眷

與當承其重建前殿如舊制餘候式行仍速備物料
以俟工舉按玉熙宮近西華門孔道列屋僅兩層委
非天子所當寢處嚴嵩欲因此諷上選于大內乃
具言三殿初成工料缺乏萬壽宮不宜興復狀上
不悅於是徐與禮議令禮上疏趣辦而自以基
子太常卿璫督工上以爲忠于是萬壽宮亦踴躍
以其子世蕃同徐供事上不許而外人已覘知
上心獨注於階而嚴氏之禍兆矣

詔能今年考選庶吉士是時仕路渾濁賄賂公行庶吉
士素號清選至是概以賄求資者稱其爲資有特勝

世廟識餘集卷之二十一

七

入貸于司禮監太監黃錦者錦密以聞上聞而惡
之時臣以取定進士五十餘人赴東閣考選方立
陛前聽題忽傳旨報罷雖閣臣亦不知焉按黃錦在
司禮監事上最久體貌嚴重與閣臣往來第卑刺
而閣臣反以雙刺相報錦爲人小心謹厚而高猶敬
禮之故其貪賄之迹不聞于上而竝以庶吉士行賂
爲言蓋嵩已有壘端而錦遂乘其隙所謂物必先腐
而後蟲入之也

御史鄒應龍劾奏大學士嚴嵩子工部侍郎世蕃憑席
父勢專利無厭私擅爵賞廣致賄遺每一開選則視

官之高下而低昂其值及遇陞遷則視缺之美惡而
上下其價以致選法大壞市道公行群醜競趨索價
轉運聊舉一二如刑部主事項治元以萬三千金而
轉吏部舉人潘鴻業以二千金而得知州夫以私屬
主職部邑小吏而賄以千萬計則大而卿尹方岳又
何所涯際耶至午交進士賄爲之關即者不下百餘
人而伊子錦衣衛校尉世蕃委以心腹諸所謂官賣爵自
中嚴年尤爲黠狡世蕃委以心腹諸所謂官賣爵自
世蕃所者年率十取其一不才士夫競爲媚奉呼曰
鶴山先生不敢名也遇嵩生日年輒獻萬金爲壽彼

世廟識餘集卷之二十一

八

一介僕隸其尊大富侈若是則主人何如耶嵩父子
原籍江西袁州乃嚴置良田宅于南京揚州儀真
處無慮數十所而以惡僕嚴終主之抑勒侵奪怙勢
爲害所在世蕃入骨夫其牟利無厭在于四方者若
此則原籍又當何如也猶有異者世蕃遭母喪
陛下以萬年老特留侍養令其子鶴代爲扶襯南
還世蕃名雖居憂實喜得計狹容曲宴擁侍姬妾
舞高歌日以繼夕已爲鬼神所厭其目矣至于鵠
本豚鼠無知習聞職視祖毋喪有同哥貨垂援道
路百計需索其往返所經諸司悉望風承奉郡邑爲

空則世蕃威權大盛之所煽嚇也今天下水旱頻仍
南北多警窮民財盡莫可措手者正由世蕃父子貪
婪無度培灶日棘政以賄成官以賂受凡四方小大
吏莫不竭民脂膏剥民皮骨外則欲應彼無厭之求
內則欲償已賣官之費如此則民安得不貪國安得
不竭天人災孽安得不迭至也臣請斬世蕃首懸之
稿竿以爲人臣凶橫不忠不孝者之戒其父滿受國
恩不思圖報而溺愛惡子播弄利權植黨蔽賢賈貨
敦法宜亟令休退以清政本如臣有一言不實請即
斬臣首以謝萬父子併爲言官欺誑者戒疏入 上

世廟識餘集卷之二十一

九

曰其小心忠慎祇順天時力贊玄謨壽君壽國人所
嫉惡既多年矣却一念縱害悖逆醜子全不管教言
是聽計是行不思朕優眷其致仕去以令馳驛去有
司歲給祿米一百石資用廩內有名各犯錦衣衛選
送鎮撫司拷訊應龍盡忠言事當有特赦禮二部
其擬官以聞先是 上聞世蕃居喪淫縱心惡之會
方士藍道行以扶鸞見得幸自言能使鬼物懸判吉
凶 上以爲神從容問輔臣賢否道行遂詐爲箕仙
對言嵩父子弄權狀 上由此漸疎嵩凡軍國大計
悉諮之大學士徐階嵩不與聞階日親幸用事廷臣

世廟識餘集卷之二十一

十

多知之者故應龍奏入遂稱旨尋用 禮二部議以
應龍爲通政司右叅議下世蕃于法司擬罪嵩上疏
爲世蕃請罪止求解 上曰朕事上玄丕承恩祐逆
邪細醜欺上謗君日甚一日爾力贊二十餘年念此
忠勤已加優處何又以克兒責救高惶恐不敢復言
乃自引治家不嚴之咎請即重譴 詔如前旨致仕
于是法司坐世蕃烟燭衛分鴻鵠龍文遺逸各九軍
年錮于獄俟世蕃賊完擬罪 詔供如議特宥年爲
民 上猶念嵩故也後項治元逮至吏死錦衣獄鴻
業佟俱論克戍按嵩先已失寵于 上而猶在直每
繙紳來謁者出美酒數杯飲之曰此 皇上所賜以
優異老者徐袁二公不及也蓋恐言官乘間起而詭
爲此以寒人之口然外議已籍籍勝沸矣故應龍之
疏必有授者意之况有藍道行扶乩辭語先入之能
無從乎若道行者亦可當于東方朔之謫諫矣未幾
上追思嵩贊玄功意忽忽不樂乃諭大學士徐階
等欲遂傳位退居西內專祈長生階等極言不可
上曰卿等既不欲違大義人情必天下仰奉君命同
輔君上聞玄修仙乃可嚴嵩已退伊子已伏罪敢有
再言者同鄉應龍俱斬首嵩知 上意已動乃密賂

上左右各千萬金令發道行怙寵招權及矯稱玉詔諸奸利不法事道行遂得罪死于獄

詔工部侍郎劉伯躍南京刑部右侍郎何遷南京通政司使右通政胡汝霖南京光祿寺少卿白啓常原任湖廣巡撫都御史張雨廣西按察司副使袁應樞右春坊右諭德唐汝楫南京太常寺少卿管國子監祭酒事王材俱革職開任伯躍女適嚴嵩之甥應樞嵩之婿遷躍進好名色取仁而行遺其撫江右時厚餼以遺嵩父子欲致崇撫汝霖雨貪肆不檢落常匿喪遷光祥為嵩子世蕃御客至以粉墨塗面供其歡笑

世廟識餘錄卷之二十一

十一

汝楫先任吏部尚書唐鑑之子以父事嵩因得及第嵩亦兒子畜之與材俱出入卧內交通請託至是嵩敗躍等為刑科給事中趙灼所劾雨為吏科給事中沈醇所劾材為刑科給事中陳瓚所劾同時罷去初嵩專政日久老而智昏又日夕奉上玄修卒卒無暇盡委機務于其子世蕃世蕃狡黠有機智頗記識往牒是時四方多故凡遇疑難事世蕃即援據已事參綜陳說嵩以為材每諸司以事關白請裁嵩必曰與小兒議之世蕃故寬侈無賴既竊國柄遂明目張膽大啓賄門凡中外文武吏無論大小遷授上下一

視賂入為軒輊一時狡佞相輩咸朋黨交通為之關節因而各張騙局于外諸債帥門吏群然趨之擇官地猶如探囊剽求募獲捷若應響趙文華鄢懋卿嘗一奉使撫按以下咸望塵拜于道左供費腴膏血饋遺竭帑藏遂使紀綱陵夷廉耻掃地邊備懈弛閭閻困敝夷虜交侵盜賊蠡起則嵩縱子為非任川群小之故也而當時引繩批根之力議者咸歸之徐階云

命御史姜儆正大任分行天下訪求法士及秘書儆南直隸浙江福建江西廣東廣西大任北直隸河南湖廣四川山西陝西雲南貴州按是時上春秋高謂神仙世所必有長生可冀而憚言者之口故以御史竟使今人不敢反耳也或云先年顧可學嘗使太和聞石門有仙姑能辟穀知未來事密奏上以付巡按御史谷繼行取來京仙姑豫知之遂焚其居匿去此舉實欲索之也大仕至甘州與其守令傳意仙姑仙姑曰吾本無養生術第不食耳若進我上前噉數碗飯易耳御史何以稱旨大任以為然遂捨之仙姑亦智于保身矣

世廟識餘錄卷之二十一

十二

南京戶科給事中陸鳳儀劾奏總督胡宗憲欺橫貪淫

十大罪大畧言宗憲本與賊首王直同鄉其所任蔡時宜蔣洲陳可願等皆賊中奸細方直挾倭衆突岑港賊衆無幾而宗憲按兵玩寇資以桂庫蕩廢防檢交質往來乃許直海防之任與爲約誓非皇上斷以必誅神人之憤安可雪也而宗憲乃自立報功廟于吳山意欲既誦縱飲長夜坐視江西福建之寇不發一矢徙日取驛遞官軍民前糧餉而斬艾之腰削之督府積銀如山聚奸如蝟如鄉官呂希周由汝成茅坤輩皆游舌操縵通爲門客又且宣淫無度納鄉宦洪梗之女爲妾通事夷求往徒步徐子明之妻皆出入督府通宵無忌至如扣剋上供歲造段疋銀兩濫給倡優市販職官劄付軍器官屢私送鄉官調發官軍原籍守宅充其干紀亂常之甚者也乞旨顯斥跪下吏部請下巡按御史勘報上特命賜衣衛掖繫至京問于是浙直總督缺遂罷不補而以都察院左都御史趙炳爲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提督軍務巡撫浙江按倭起東南時人皆以王直爲之發蹤而議以得直首卽封侯不吝比宗憲旣擒直殺之而書生之論顧不以爲功而以爲罪亦可笑矣宗憲專倚嚴嵩父子爲與援故厚賂叢其室而

他輔不如也萬父子既敗宗憲喪家拘耳而言者反指宗憲爲直黨非聖明洞燭宗憲之要領能保全哉三代下以有豪傑無聖賢故規行矩步必不能以作事而使貪使詐或可以樹功此宗憲之大都如此善乎王守仁附聖賢爲豪傑良知之學安可不講也封伯從祀所由矣丁丑錦衣衛逮胡宗憲至請旨處分上曰宗憲非嵩黨自御史至今皆朕陞用任事已八九年三呈上玄錫瑞近上玄秘皆致一手字數哉無言伊過近自鄒應龍初亦未專濫國群邪朋害大臣罷斥者不少旣知諸人欺君何俱不舉言今日乃言之不已宗憲不自慎致招奏擾但王直原本不共議不獲者五等封官今却加罪後來復誰與拔任事其釋令開住按上之神武不殺多此類非群臣齷齪者所能測也談相者中書官也帶銜工部侍郎賜飛魚服色以毋喪請假歸竟不葬母乃日挾妓女衣飛魚服放浪西湖上恃寵凌轍有司爲御史所奏上怒逮至京師斬之蓋上馭近幸臣其始終得保全者少矣龔佩者嘉定人也出家之崑山猛將廟爲道士佩爲人顯魯無所知識爲鄉里厭賤然熟追書能通曉道家

神名 上方恭修玄鼎佩來京師依陶與人薦之

上改名曉中佩娶有室家而諸大臣撰青詞者時從

中佩考問道家出處俱愛幸之稍得官太常博士已

上召中佩于西宮教習人習法事累遷太常少卿

一日 上在西宮呼中佩在閣有不悅中佩者諧

之曰中佩只好酒那肯教習法事也 上怒遣人偵

之偵者偽報云中佩已醉邵員外驗所 上即日縛

中佩赴錦衣衛獄對簿而併逮邵員外中佩竟杖死

而邵員外亦奪官與邵實無交也中佩既杖死其

屍暴路河側為群犬齧食之慘矣

世廟識餘錄卷之二十三

十五

世廟識餘錄卷之二十三

資政大夫太子少保禮部尚書臣徐學謨謹輯

初大學士徐階以內閣缺人請補 上令廷推之階以

為未可至是 上問階曰同官可增誰堪其任階曰

知臣莫若君臣不敢妄對 上曰若知臣惟蔡舜與

我 太祖耳知之真乃用之當若昨高朕所自簡而

不才至此此官雖無相名而實有相職相必君擇古

之正理庭推固非道但後世官生之主不知人焉階

曰堯用四凶後乃加放殛 太祖用李善長胡惟庸

後乃以罪誅 皇上始知高之才而用之後因其聽

世廟識餘錄卷之二十三

一

子貪縱而斥遣之皆 大聖人之事無損于明 上

曰卿言四凶惟庸之類非堯 太祖不知臣者由彼

不終也堯 太祖為聖帝夫何事不知然且如此後

世官生內長一事不知者安可及其萬一能無誤任

耶高罪非聽子乃故縱之害國叛民焉按 上自登

極以來所川臣惟張孚敬夏言最蒙知遇而兩人之

短 聖明能輔洞見其至隱若燭照然惟高蒙 上

委任幾三十年日在左右而終無一事忤旨後為扶

鸞所暴業懲其子而 上猶念高忠勤不置古之奸

臣未有若嵩之深者也乃最後言嵩罪非聽子乃出

世廟識餘錄卷之二十三終

故縱則得其情矣與神堯何異

福建巡撫游震得以下十月倭寇攻陷興化府狀聞

初賊至先犯邵武 撫齊天祥轉掠羅源連山等

縣殺遊擊將軍倪祥遂攻玄鍾所城及寧德縣入之

乘勝直抵府城下會都督劉顯兵未至賊遂襲入城

殺同知奚世亮等又分兵攻陷壽寧政和二縣乞命

該部計議處兵食浙直總督發兵應援部議賊以

旬月內連破數城如入無人之境帥府昨下賊守謂

何而事急之際請姑令戴罪立功其各省援兵請調

浙江新募義烏兵一校以戚繼光統之江西兵一校

令撫臣自擇良將各星馳應援仍起丁憂參政譚綸

以原官兼按察司僉事統浙兵千二百人與都督劉

顯總兵俞大猷同心共濟以收奇功及廣東南澳為

此賊淵藪宜令兩廣提督張臬引兵搗之使賊無所

歸以其地丁料屯鹽諸錢穀約二十餘萬留用以佐

軍興仍令南京兵部發馬價銀十萬兩濟之本部仍

備銀十萬兩候緩急督發 上悉命如辦行因奉震

得及文武大小諸臣俸許其自効譚綸等依擬用戚

繼光劉顯各令奮勇建功以副委任乃誠浙江巡撫

趙炳然江西巡撫胡松兩廣提督張臬各協力策應

無分彼此按震得身任福建巡撫見倭陷郡縣敗兵殺將而疏報畧無引罪之言而廣求應援分責他人幸 上不加震怒而姑奪其俸亦幸矣

由原任通政司右叅議胡朝臣于獄發原籍為民初朝

臣為工部主事督造皮甲為工匠冒破皮鐵失于覺

察後復發 詔逮鎮撫司拷訊坐以侵尅工銀五百

四十兩論充末遂軍非其罪也至是繫獄追贓且十

餘年朝臣屢上書自直法司乃為白其枉狀而貸之

按故事考選通參必用正副兩人赴左順門司禮監

同吏部選中一人而是時吏書李默欲用其鄉人工

世廟錄餘錄卷之七十五

部郎中陳應魁應魁苦無為之副者因扳朝臣同往

朝臣浙人故妙于音律而應魁口復多鄉語比選朝

臣高聲大呼而應魁稱百戶為伯父司禮大咲之竟

用朝臣朝臣家故貧無處索賂謝嚴嵩父子謂其自

手博京堂官甚惡之查盤科道因承風旨坐以贓罪

至是尚敗始得釋

間住按察司僉事趙祖鵬以罪論死祖鵬初為翰林院

編修既而外補尋以考察罷居鄉縱誕不檢與族趙

馴有卻馴因詣闕告鵬怨望誹謗并其他不法事有

旨械繫至京下法司問所告事情行浙江按臣勘報

鵬自獄中上書奉辯請實其家人以負責遇仇家因而族之妄奏所引東華集中有誹謗語乃永嘉王德所著仇家收竄其名欲以陷臣奏入上怒復令移實詔獄已拔臣勘至言祖鵬元熙子賢造孽達皆怙勢作威暴橫鄉曲抑勒平民為奴或筆之致死祖鵬得宋遺牒謂宋魏悼王之裔因脩譜以續其系私祭一代陵寢而名其莊曰護陵拱辰復葬亡妾及于宋妃殯之側縱弟鵬冒振軍功事覺被逐鵬匿祖鵬所不出又私創八角亭蟒衣玉帶節有官民地以拓第宅皆僭侈不道至千作詩怨訕尤非人臣體

因論熙坐死賢造貨達等各罪有差而請下祖鵬法

司論罪千是法司當祖鵬罪斬詔可仍賜于錦衣

衛候決按祖鵬癸丑進士為庶吉士時即以女納

都督陸炳為繼妻其年不相上下時論醜之炳掌錦

衣衛有寵于上一時聲勢喧嘩而祖鵬更附麗之

以招權納賄繙紳益為之忿恨比炳死而祖鵬亦黜

既居家復不能安分恣仇訟及之然其人無耻止于

暴橫耳而誣其誹謗坐以大辟則刑官嫉之已甚也

丁卯歲麻眾自牆子嶺磨刀峪潰牆入犯總督薊遼侍

郎楊選以聞京師戒嚴詔宣大總兵官馬芳姜應

熊劉漢等速調兵入援以總督薊遼江東統之餘戰中事宜兵部調列以上又勅文武大臣分守皇城京城及重城諸門而令鎮遠侯顧寰集京營兵分布城內外上諭閣臣曰朕東見火光虞此去京不遠諸將何不截殺其令禮部疏議郊祀等禮并示兵部傳語寰等協力逐勅明日又諭閣臣曰通灣二地係糧餉衝要處其陵地以劉漢護守馬芳專衛京師毋怠是時總兵官胡鎮孫順及遊擊趙添等已領兵赴通州迎敵有吉胡鎮在通州河東追賊得無乏食其遣官原賞軍餉濟乏有功朕不靳賞于是郎臣楊棟等奏曰陛下卹諸將至此諸將當益奮敵但參將黃演等及孫順俱與鎮爭先赴關且一體處給以作士氣報可俄總督楊選以言事退聞且日謝追殺功為將士所賞上疑之以問學士徐階聞賊少退恐詐者而選緣言追殺果一行否階曰賊大營尚在乎谷選等果已往通州矣然謂之追送則可謂之追殺則不可上曰然選等正是送去敢言追殺其誰欺乎今外兵四集內士又出只遊戲一場不過庚戌之轍又故事乎茲傳等會東所計有甚奇方定策付諸將行如何以伸華威如何以報人害大勦

一場且聞彼邪夜戰不能或謂何不夜攻然我軍亦不禁豈可收勝哉 皇高祖考歲一巡遼 皇兄亦聖威震彼乃今內逆欺外賊侮可慨惜以語得博乃條上戰守十事上意欲將宜大在鎮標遊等兵及保定諸漢達兵盡數徵入分防京城 陵寢及通溝民鄉等處命戶部多貯芻糧于近京郡邑以待師行兵部分發馬價銀于京城各門以備犒賞廣募敢死士禱廟穴牽其內顧仍厚立賞格凡斬虜首一卽賞銀五十兩願陞者陞一級斬小頭目首一賞銀一百兩願陞者陞二級斬獲大酋如辛愛把都兒者賞銀五百兩願陞者陞三級 詔悉如議行仍榜示中外刊科給事中李瑜言比醜虜匪茹侵犯近圻一時文武諸臣在封疆者則有楊選孫曠徐紳胡鎮在入援者則有江東馬芳姜應熊祝福 皇上緩其封疆失守之罪憫其入援奔赴之勞一則勵以殺賊一則優以犒賞爲諸臣者正宜感激圖報咸此朝食可也即不能然亦當速驅出境以上舒 霄旂之憂今虜駐牧順義三河已八日矣諸臣竟擁兵觀望畏縮不前力戰之臣自胡鎮外無聞焉夫馬芳畜守京師勢難責之戰矣選紳願失守地方當効死以償責東應熊福名爲

入援當前驅以犯難今乃坐視胡鎮被圍一卒不援至煩 皇上親降旨遣兵亦何及矣當今君憂臣勞中外戒嚴之日不務一大創虜以靖邊圉猶襲常套俟虜自出豈所宜哉請勅該部嚴諭當事諸臣殫勞竭忠刻期剿賊五日不出則降級奪俸十日不出則議罪行罰庶人心奮勵而窮寇可追時孫臏陣亡報夫至故瑜併効之會御史黃泮亦劾牆子嶺提調指揮楊瀛等各失事狀 上大怒勅江東嚴督諸將作速勦逐命錦衣衛選楊選徐紳并楊瀛等入京訊治于是選紳及密雲兵備副使盧鎰分守牆子嶺參將馬詔延綏遊擊將軍嚴瞻分守通州參將胡燦俱速至京獨楊瀛逃未獲有 旨俱送鎮撫司拷訊選紳部仍加刑嚴究 丁丑兵奏虜逃京師解嚴 詔遣馬芳姜應熊亟回鎮時入援諸將及督府鎮守官紛紛報捷 上諭兵部曰茲虜已盡肅將士勦寇有功宜加恩勞其合江東查入受功胡鎮溫景葵同巡撫董堯封查木鎮功分別等第來聞于是東上入援兵前後斬首七十九級以大同總兵姜應熊爲首功自副總兵麻祿而下分爲四等鎮景葵堯封查木鎮兵前後斬虜首三百九十九級以古北參將郭琥爲

首功自入衛遊擊楊縉而下分為三等東仍叙宣府總兵馬芳原任總兵劉漢護守京陵功鎮等仍叙通州知州張守中平谷縣知縣任彬守城却虜功請悉加叙錄疏俱下兵部議覆今咸劉西之警虜酋辛必把都計我兵十月解嚴糾眾突入冀乘不備乃總兵胡鎮迎其初至奮擊于孤山總督江東欄其情歸追勦于石匣中間大小接戰不下二十陣使醜虜死其扶傷勵哭宵避誠為二百年未有之功足徵上祐之不顯休命請擇日謝玄併悉錄次文武諸臣之有功者上曰朕仰荷上天垂念及諸將戮力虜遂遠遁各官且加恩勞江東加太子太保庵一子國子生胡震郭現各陞三級楊縉石玉李世倫各二級王孟夏李裕信等二十五人各一級姜應龍于祖職上陞二級馬芳劉漢與麻祿麻錦張承勛各一級仍與參將等官劉國等八人及原任總兵歐陽安彬各陞俸一級仍與袁正等各賞銀十兩有差趙添贈都督同知廕一子正千戶世襲仍立祠祀之孫臚失事死節聽部臣查處戴罪立功原任總兵王繼此等令御史勘奏是役也虜形初動謀卒于一月前得

其情知將竄牆子嶺故我厚集兵馬以拒之楊選調虜欲由審家口進乃引銳往赴虜遂乘間自牆子嶺入時兵部所徵各路兵先後悉至若宜大遼東則鎮來按分屯遼東西皆相伏不發一矢自虜以二十一日入境選及巡撫徐紳俱得詳則遣兵徑趨都城屯東直門外旋回通州遣令標付總兵胡鎮同總兵孫臚遊擊趙添等會遼西諸將果行拒虜至三月初至營壘未定遂移兵遊于斷其眾為三腦漆皆死鎮身被數創會楊縉石玉等兵來援乃開西壁縱鎮出遂大掠遼東諸縣邑村鎮所殺齒無算宣大總督江東自居庸入援上特命內外諸鎮人馬獎諭使討賊東率大同總兵姜應龍等壁順義不敢進虜輜重既去以精騎毀後徐引而北諸將悉望塵尾之虜至鴿子洞參將郭琬預伏火器待之加以播木浸水石虜被焚擊頗有死者乃別取道龍王峪磚窯兒等處是時虜朕欲且疲極矣失道衆亂兵法所忌乃諸將竟無敢發一矢有賊去則稍取零騎及失道龍弱者報首功蓋中國之精兵健馬十七在是而切止此矣初止聞虜入甚怒夜出顧見火光謂中外當

事臣欺罔旋以科臣言械繫總督楊選等由是諸臣益懼每曰夕三三四報捷侈言功伐冀以移惑視聽上雖厚賞錄求鎮等而本兵竟不以消勾及之矣按是時楊博在本兵上初欲以丁汝夔罪廢之大學士徐階故知博忠謹今次虜患其失在楊選故極言選當誅以護博博乃得免此事秘密或外人傳疑之說頗聖衷深遠固自不可測也

論薊鎮失事諸臣斬總督楊選于市梟首傳示妻子流徙巡撫徐紳論死繫獄副使盧鑑參將馬詔胡燦遊擊臨瞻俱謫戍邊初錦衣衛具上選等失事狀詔

世廟徽錄卷之五十五

十

下法司議罪法司議選紳紹俱坐中邊將帥守備不設因而失陷城寨者斬鑑等三人坐守邊將帥守備不設被賊侵入境內擄掠人民者律謫戍邊衛奏入不報上尋諭掌錦衣衛事都督朱希孝曰訪出奸逆勾賊是楊選差人探賊被殺却將通罕之男監內被引賊入欺天無君卿執付該司今天壽等刑究以聞乃改選下于詔獄拷訊選不承勾虜止服杖質通罕事然已白奏處分希孝錄其詞以上詔法司以此馭罪刑部尚書黃光昇遂言通罕結親辛愛原為境外奸細選乃今其父子輪置監內致通虜謀是選

寔啓之也宜依境外奸細入境探聽事情接引起謀律斬仍請不拘常法即時論斬妻子流二千里以為人臣不忠者戒上遂命會官處決梟示妻子如擬安置紳仍詔繫獄即卒已經別調所領不多豈堪拒賊其宥死同瞻等發邊衛克軍按先是濁老虎之機殺哨卒也選誘執通罕杖而囚之令其父子三人更迭為質至是虜入邊人遂稱為通罕勾結罪于選左右家劄而者遂以其言聞上初以虜人愾甚有意即誅選故用以為罪然熱意逮其妻子也時光昇在法司專用逢迎上意主于刻削及選坐選等戮之

世廟徽錄卷之五十五

十一

科刑少濫矣至隆慶初始原之詔降伊王典模為庶人押發高牆禁住削除世封典快自都御史張未明奏發其惡其後御史林潤給事中丘岳相繼言之凡遣科臣及十臣往勘者二得其不法狀上初猶曲宥之輩其祿米三之二令毀其僭越官殿歸所強奪良家子女悉出後群小付有司論法如古凡三四下至停河南撫按官俸督趣之典模迄不奉詔於巡撫都御史胡堯臣巡撫御史顏鯨會奏伊王兇頑成癖無復人心故縱怙終蓋忘臣禮其僭擬天居希冀非節經中外諸臣奏

奏亦已甚明至如逼殘民衆炮烙人屍則如陳大壯之幽寃立致滅門等處都盡則如聶氏等之慘刻其於壞良人之事女則如周氏小補姐等四百餘口強占官民之產則如方城王滿傲等至三千餘間其詐騙財則如張學記吳江等至三萬餘兩其流毒不止乃下士民雖雙流郡主咸寧郡主皆因之死亦撈勝而破其家其遺殃不特偏于郡縣雖如海州祠龍王廟天津古橋東漢諸陵亦毀其道趾而男其木死皆傷敗彝倫泯滅天理天討必加國法難宥而皇上篤念懿親曲赦至四宜痛心改行以答朝廷援戴世廟識餘錄卷之二十三

三千杆等行營火炮佛郎機等數百座一日父子戎裝率其宗儀校從控弦持戟千騎前驅出城至河南衛教場演武竟日刺其大將軍等火器而還此其舉動乖張形迹不軌不可不咸爲之處且私闕宦侍林索李賜二百有奇皆冒掛宮袍充滿班行招集亡命周見董堂等百有餘輩給與職銜被之冠帶阻截伊洛通津關立抽分稅釐乃取聖嚴敬一字名其循環稅簿近奉嚴責責取元惡庸連金印等堅執不終其無辜良民非則幽禁如任世連等猶未釋放先所強奪良民女子十二歲以上者七百有餘盡納府中留其妹羅九十人其餘悉令具金取贖至於一切違式宮室重城五門層臺東廠悉雄峙如故而乃明肆誣謂屋無半分之弊官無一民之女天而欺乎近日河南各官以明旨久稽部牒胥趣同入見王乃曰無多言此徒克粘惹權用耳又曰外城亦何必折毀天生我才當必有用衆皆大駭諸所更正攘奪地土占據不容原主官業布置群小京城內外達于洛陽以爲瓜牙耳目朝廷機政不三日即得其始末意嫌恨刃交其胸道路以目地方慄慄王好亂稔奸性成不變包藏竊竊焯有明徵迹涉無將罪

在不赦惟 陛下必賜食斷則思正法若復隱忍
延不以時決恐勢漸條原不可符進難阻而姓為社
稷憂入 詔禮部三法司議之衆言王寵瀆滅義
違背 祖訓 陛下不慈加誅恩教下而王愆修
茲其無諱臣等正知微王輩論事例與諸公典以輔
悖亂之 陛下人之憤入 陛下人之憤入
恣行僭擬朕 陛下未正威權 陛下未正威權
明旨弘造兵器等項不臣罪狀昭然 陛下既經參論
復實不當重處姑革降為庶人禁錮高牆 陛下世
封以彰國憲乃命駙馬都尉謝詔告于太廟仍以書

十四

論各王府知之其撥置人等論死發邊者一百五十
餘人按是時梁取人在 上左右故 王所逐口與
上語及 王官中秘事 上業已領之未發也會
河南撫按交奏其不法狀而洛陽士夫素怨王陵轡
又為之怨惡故劾官條覆悉如撫按指其中不無文
致之辭然其悖惡怙終雖差亞微王而非在不赦則
上心已有先入矣

世廟識餘錄卷之二十三終

世廟識餘錄卷之二十四

資政大夫太子少保禮部尚書臣徐學謨謹
詔令湖廣荊州府知府徐學謨沔陽州同知阮自嵩漢
川縣知縣昌應會俱赴部調用初荊州有沙市緝穀
要路商民多佔宅其中以居貨物十之景府諸官校
以欺 王強收為業乃入市徵居民祖學謨禁勿予
第議每歲以銀二千兩輸之時分計之始索租使者
相望于道皆橫甚佃農漁戶莫利焉本府往往棄業
以逃自諸等不能禁 王怒因馳奏奸民抗違皆官
吏陰為之主下撫按官提問獄成法司覆勘如撫按

十四

言因有是命按 景王之國濫討庄田無算司農悉
為之彈給惟沙市不在奏中次年 王上疏催給前
討庄田密寬入沙市而司農移文至楚竟莫之省也
故學謨執不肯與而僅願輸金二千業奉 令旨無
他議矣其明年兩承奉爭權右承奉吳 謂左承奉
戚宜取沙市金少是市恩于民而歸怨 王也將
業而奪之位故 王聽乃有是奏已下撫按勘學
謨執對如初知不可撓動遂以前議覆于法司法司
報可沙市得按堵云是時巡按為徐南金巡按為唐
繼祿南金為河南按察使時嘗過荊州以天大雪夫

馬逃去以有憾于學謨至是乘景府之隙欲甘心焉而繼祿持之堅乃得輕譴是時景王奏上內中欽差學謨等械繫來京問而閣臣徐階謂地土事在彼中即付撫按鞫訊足矣故彼奏者皆幸免於究校之無肉於手者哉

鎮守狼山副總兵劉顯行部至通州同知王汝言不為

禮執左右卿之顯上疏劾言抗違 明旨以原奉

勅書中許其節制知府以下故也 詔降汝言一級

按武臣之東瀛於文吏久矣茲以軍興故 朝廷向

意將帥而劉顯之勇敢又方倚為東用保障故其輕

世廟識餘錄卷之二十四

得行而後來絕無此事矣

浙直總督侍郎楊宜駐蘇州嘗行牌有仰都督同知沈

希儀會同海防同知任環作速剿賊等語希儀執牌

入軍門詰宜曰制以五府加六部上仰督官何人可

仰乎有一品衙門會同四品衙門之例乎楊語塞而

希儀遂劾罷按希儀故廣右名將其調至江南已非

其熟路決不肯出手以自損重名而又遇宜等不諳

朝體如此安望其收平賊之功也

辛酉熱審法司繫囚有死罪於赦者二十一人戊邊原

任給給事中沈東繁錦衣衛獄不與執審例東妻張

氏乃上疏言臣夫得罪且十六年家有老親八十有

九矣喪病侵尋朝不保夕昔臣因東年長無子為其

一妾未及刑京為東下獄乃相與寄居旅舍感月積

深悽楚萬世欲歸養舅則夫之饘粥無資欲留給夫

則舅又旦夕待盡臣夫繫囚臣誠不敢復顧私家切

覩 聖朝仁慈矜憐庶民類樂生豈臣一門日遺羅戴

臣願代大繫獄暫令 夫送父終年仍又赴獄獲罪

法司亦為之請不聽按東所上書初不甚觸忌諸第

請錄周尚文之功以作士氣不虞屢高父子素與尚

文有隙而東之囚繫必有密揭以激 上怒而外臣

世廟識餘錄卷之二十四

不知也故久而不釋而其妻為之乞憐雖終不許回

天而奏辭悽惋令人讀之下淚逮後蒙 恩東始

出獄隆慶初稍加顯爵而東死矣其亦命也夫

乙卯 上夜坐庭中御帳後忽獲一桃左右或見桃從

空中墮 上喜曰天賜也修迎恩醮五日明日復有

一桃降其夜白兔生二子 上益喜諭禮部謝玄告

廟未幾壽鹿亦生二子於是群臣上表賀 上以

奇祥三錫 天眷非常各手詔答之按此事亦宋天

書之作備可以為官中戲不可以動滿朝賀也大宗

伯故有愧矣

詔自今兩京鄉試同考官仍擇文行俱優年力精壯教職充之罷部臣勿遣時給事中辛自脩鄧楚望御史羅元禎交章摘發順天科場奸弊冒籍生員章禮等五人關節監生項元深等三人元深乃禮部主事戚元佐所薦同里人也于是自脩并劾元佐給事中曾棟復言戶部尚書高耀薦屬官主事陳洙為考官託其子高堂遂行中式而外薦為之關節者卿死平縣丞高燦輝之親弟也踪跡顯然人所共知宜俱論如律以振綱紀疏下禮部查議獨點冒籍陳道箴呂祖望回籍京附禮等各行原籍勘實堂元深等以覆試

而斤斤於立法抑末矣

刑科右給事中張岳言比來聖咳一新士風丕變然多習於脂膏寵無誠心為上為民者因陳時宜六事其一辨誠偽以端士習今講學家以富貴功名為鼓舞人心之術而開風爭附者則先以富貴名功橫于胷中銓衡一缺則趨首而再誕館苟一開則熱中而濡足司錢穀則慕秩者之清華典刑名則思兵曹之喧赫居臺諫則羨卿貳之崇高以為不通其說不究其術則無以滿其欲而濟其私然後勦竊浮詞談虛論寂相飾以智相軋以勢相尚以藝能相邀以濟相

戶以爲欲塞其門拒其戶在國家于用舍之間慎之而已按是時大學士徐階柄政當嚴氏穢濁之後故特開講學門戶以導清流之嚮往耳宋蘇軾有言昔之君子以荆爲師今之君子惟溫是隨世之向往何常之有惟視當事者之指揮以爲進止耳嚴氏嗜利則以利媚徐氏嗜學則以學媚以學媚者安知非卽以利媚者乎岳疏講學之弊其論頗正而要領處尚噤而不發蓋恐觸時忌也然岳不久亦外補矣

吏部尚書嚴訥等言今年朝覲考察之後已等已將存留官資望相應者量才推用然猶懼雜流冗職尚有世廟誠餘錄卷之二十四 太

遺良也乃創立訪單發來朝官令各舉所屬府佐以下治行卓異者送部議處夫朝廷懸幣以勵臣工卽待之以優猶有自處于薄者石夫位卑祿薄之臣或自棄于進步之有限或自懈於作興之無由則其苟且隨墮無足過責而乃有卓然志向充自樹立非豪傑不能也夫非常之士朝廷口不宜以常品待之女國初有以典史而推都御史如馮堅以直隲而歷布政使如王興宗者臣今亦欲稍倣此意將考薦鰥然無疵歷歷可証者間請超擢一二不爲常例如此則皇上之斥幽也觀典之外又施于不測而人人

既懷兢業之心其陟明也循資之外又加于非常而在在咸奮廉勤之志於清時盛治裨益不小從之訥此疏卽稱進賢盛舉而實未諳於世道汙隆之故徒爲奸人開騙局耳蓋人當草昧之時新脫于兵刃歷試險阻自思洗滌故衣才輩出祖宗得遇格而用之逮承平既久酣養滋深雖風氣日開而廣傷百出欲求非常之士如馮堅王興宗其人安可得耶訥嘗擢山東一典史爲知縣當典史時爲巡按御史扶輿出袖中餅啖于其側御史惡其褻將鞭之典史曰吾在外恐取民食故自匿其餅克饑耳御史大喜因世廟誠餘錄卷之二十四 七

薦爲卓異始蒙殊擢後以知縣犯贓爲都御史朱衡斥去之乃知前此誑御史而吏部徇名遂爲所欺也凡司詮者只宜徇法秉公默爲權衡而賢不肖自無遁情矣若近日清臣之舉亦添足之論使一人清則衆人皆濁矣又何以處之哉

大學士徐階請補閣臣上曰今只以直隲衛者代用此官宜三四員成祖之制有爲者滿專政三十年我常爲彼公誠却不識其欺君肆狂而畏惡之逆物可怒階對閣臣地親任重自來每用三四員本不欲權有所專先臣專每事相商確亦無敢專者自夏貢

暴戾萬復繼之始專權獨斷今 皇上有意復 祖制乃惜憚綱收政柄之要務正謂此官不但宜多其員數須擇廉靜平實畏謹者而用之方可望其不專肆至于胥首一員臣見在前常不特有乞休之疏列聖欲留則留之欲去則准之故彼不得據其位以為已物而恩威常在于上此事亦須復也 上曰汝謂此事須復在汝身家為美為是而為國為君恐背義焉熒病難望爾今但得二員同汝輔政亦足矣亦成祖之初制也按前此輔臣多不得善終而夏嚴之禍尤其慘烈者故階對 上語如是而疏後申之

世廟識餘錄卷之二十四

以乞休之說蓋預為已脫身地而 上洞見其情故證之以為國為君之大義 聖意淵矣乃階柄政之日榜其座曰以威福歸朝廷以事權還六部以公論付臺諫威福公論二語他輔臣或能言惟事權久在閣下即縉紳亦不知原為六部職掌况輔臣欲佔之以成其私者乎所謂還之一字惟階了然于心故世廟不疑及受額命羽戴 穆宗後雖為高拱黨攻去將置之叵測而人心固結有石工不忍刻元祐碑意乃得始終保全功名不損有以也

辛酉御史林潤逮嚴世蕃羅龍文至京仍疏劾世蕃居

鄉奢僭淫虐諸不法狀甚具 詔下法司訊狀刑部尚書黃光昇等乃總挈潤前後奏詞成獄讞之言世蕃負性悖逆橫恣不追生死 朝廷之威刑乃敢假之以恐喝于外爵賞 國家之名器乃敢濫之以飾貨于已自中外百司以及九邊文武大小將吏歲時致饋名曰問安凡勘報功罪以及修築城牆必先科赴銀兩多則鉅萬少亦不下數千納世蕃所命曰買命每遇大選急選推陞行取等項徼徇索重貨擇地揀官巨細不遺名曰講缺及已陞官發任即搜索庫藏剝削小民金帛珍玩惟所供送名曰謝禮世蕃

世廟識餘錄卷之二十四

九

部解發各邊銀兩大半歸之世蕃或未出部而中分或已抵境而還送以致士風大壞違事日非帑藏空虛閭閻凋瘵貽國家禍害迄今數歲未復曩年逆賊王直勾倭內訌罪在不宥直徽州人與羅龍文姻屬遂行十萬金世蕃所擬為受官內藩典秩陰謀非分世蕃納其重賄公為護持向非 聖神威斷取徙或誅雷霆不測幾致縱賊殃民貽憂 宗社江西南昌倉場一省積貯所繫世蕃惑于醫官彭孔邪謀謂其地乘王氣遂拆毀廩廩建府第其中重墉九區規制擬于王者又以揚州財數地當南北之衝創造遺式

第宅縱家奴嚴修在彼管業侵占民產網奪商利諸所專擅僭越淫佚凶忍之事擢髮難數 陛下曲赦其死謫充雷州衛軍不思引咎感恩乃怏怏懷怨安居分宜足跡一不至戍所龍文亦自潯州衛逃歸相與設言詛呪構煽狂謀招集四方亡命奸盜及一切妖言幻術天文左道之徒至四千餘人以治宅為名陰延諸曉兵法之人訓習操練厚結刺客十餘人專令報仇殺人擄制眾口至于畜養奸人細作無慮百數出入京城往來道路給繹不絕龍文亦招集王且通倭餘黨五百餘人謀與世蕃外投日本其先所遣世廟識餘卷之二十四

世蕃班頭牛信亦自山海衛棄伍北走擬誘致北虜南北嚮應世蕃子紹庭以帶俸錦衣在京高隱前項刺客細作朝夕誦伺其父嚴嵩溺愛茂法留世蕃原籍乃敢崇飾偽辭奏祈釋戍欺罔不忠莫此為甚按世蕃所坐死罪非一而缺望誹 上尤為不道龍文俱比擬于馬父律處斬世蕃量追贓銀二百萬兩龍文二十萬兩所侵南昌倉地仍沒入官揚州第宅責令彼處官司變賣價銀解部其間強占民間田產給還原主其子姪通籍在官者逆種惡流盡當削奪逆徒彭孔等侵匿科索等贓及朋謀亡叛等情與其黨

奴嚴珍一等窩藏強盜陰養俠客關奪人妻女身居田土等事宜悉下江西撫按官履題重究獄上 上曰此逆情爾等皆不研究只以潤疏說一過何以示天下後世其會都察院大理寺錦衣衛從公鞫訊具以實聞于是光升等復勘實其交通倭虜謀叛逆具有顯證前擬未盡其事請亟正典刑以洩天下之忿得 占既會問實世蕃龍文即時處斬所盜用官銀財貨家產各令按臣嚴拘二犯親丁監數追沒入官毋令親識人等侵匿受寄違者即行捕治嚴嵩畏子欺君大負 恩養并其孫見任文武職官悉削職

為民除黨逆邪盡行逐治毋致貽患餘悉如擬疏 不言逆本是何法制姑不問已而江西按臣勘鞫彭孔及嚴氏家奴得其弊匿奸盜推埋殺人及奪民田地子女侵匿嚴氏工料等銀罪狀論孔等六人坐死繫獄其奴嚴進壽等二十七人遣配有差按世蕃一究罔豎子耳其濁亂朝政本其父嵩得政日久 上末年深居 西內崇事玄脩不復與外庭相接故得掩蔽聰明盜弄威福乃至罄國帑竭民膏而不足滿其溪壑塞公道悖天常而無所用其忌憚卹其罪狀宜作奸黨之條豈謂無可殺哉迺潤疏指為逆謀法

司擬以謀叛悉非正法也比籍沒報至嚴氏之財貨已性稍散逸按臣奉詔徵之急不能如數乃聽孔等拮据于是株蔓及無辜一省騷然矣又按羅龍文雖稍素險狡與嚴氏交通未久止以誘致王直為胡宗憲所睚因薦之嚴氏其人等鑒骨董世蕃倚之以辨四方所獻圖畫等物而其禍亦以當事者惡宗憲之故非專為嚴氏誅其黨也又聞林潤巡撫江南駐蘇州使院曰日每見世蕃索命而潤亦尋託豈以所坐不得其平猶能為厲乎

辛酉湖廣黃岡縣奸民胡大順實緣陶仲文獲供事靈

世廟識餘錄卷之二十四

十一

濟宮仲文死大順以奸欺事發詔斥回籍至是大順希復進用仍偽造萬壽金書一帙詭稱呂祖所作得之鸞筆且言呂祖授大順三元太冊用黑鉛取白名曰先天水銀鍛之則成清霞玉粉神丹服之却疾不老清其子玄王隨其妖人何廷玉祿之以入京山道茲司左演法藍田王左正一羅萬象通內官監太監趙麟之藍田王者原江西鐵柱宮道士以非法秘授官與萬象同以伏鸞術侍上西內因交驩極時上方幸此三人者故廷玉以厚賂致大順意附託之田王等遂以其事進上覽其書問曰此是策

批扶箕者如何不來然未明言召之也田王等遂歸為聖諭徵大順入京至則奏上書求見上謂友

學士徐階曰胡大順又來却是藍田王羅萬象因他問妄將他喚至昨令扶箕曰不降自藍道行下獄送百壁擾官或有所使然者今大順可仍用否階曰大順等皆無賴小人不畏法度而用王尤甚觀妄自傳喚即可類推至于扶箕若中外通同間有准者否則茫然不知以浮詞支吾而已今官擾已久恐非彼所由致且不能必其用後官擾果息及不敢保其不別生事端似不若如前去之以法治之為正也上

世廟識餘錄卷之二十四

十一

悟乃報曰藍田王無理之去冬輒代何廷玉進水銀藥遂詐傳密旨取大順至此不治無以戒來者階對水銀不可食詐傳聖旨罪惡尤重若置之不問往後群小益無忌憚互相朋結恐釀成大惡乞聖明速斷以消隱禍上乃詔錦衣衛逮大順田王萬象等問狀不知其奸由楹也比錦衣衛具上獄詞上謂其不實有意寬之以問階階曰聖旨至重若聽馮詐傳他日半夜出寸紙有所指揮將若之何此其機實當預防必須重治乃保邦深計乞聖明斷而行之上乃下大順等法司令從重擬罪楹具案

疏匿毀儒中伺間詐 上前為順等中解 上大
怒付司禮監拷訊具得與田王通奸狀執付法司與
大順田王萬象廷王玄玉與論斬劉于獄極尋斃獄
中部臣請驗而奏之 上以逆囚當戮之市于是怒
該司官吏不如法奉請致得自斃責令狀對于是刑
部尚書蔣光昇等率其屬引罪 蔣等即中方良驥
俸二月該吏論如律按是時有田朝後朝之說則朝
所進者公木也其他方士雜流有所陳瀆則從後朝
進前朝官不得預聞故胡大順事無入摘發賴 上
晚年大悟神仙之說為問而輔臣附以大順奸欺奏
世廟識餘錄卷之二十四

上始得正法大快人意也

世廟識餘錄卷之二十四終

世廟識餘錄卷之二十五

資政大夫太子少保禮部尚書臣徐學謨謹輯

巡按江西御史成中節上籍沒嚴世蕃江西家產數金
三萬二千九百六十九兩有奇銀二百二萬七千九
十兩有奇玉杯盤等項八百五十七件玉帶二百餘
條金銀珎瑁等帶一百二十餘條金鑲玉珠帶條環
等項三十三條件金鑲壺盤杯箸等項二千六百八
十餘件龍卵壹五把珍珠冠等項六十三頂件府第
房屋六千六百餘間又五十七所田地山塘二萬七
千三百餘畝若珍珠磨石并諸玩好異物不可勝計
世廟識餘錄卷之二十五

受害之家及諸嘗與嚴氏借貸者計銀十八萬八千
餘兩 疏入詔戶部會同都察院擬議上請已戶部
會議言嚴氏家財銀兩宜送太倉遵照 前旨以二
半濟邊一半另貯候 旨取進金寶等件進內庫所
占官基盡數還官其餘器物房屋或宜留或變賣或
解京俱聽本處巡按酌量區處受害之家如原任大
理寺卿萬案副使袁應樞通判章澤經歷熊襄同知
趙源等朋比為奸俱宜革去冠帶行巡按御史追贓
借貸者盡數追解至于嚴氏父子儉邪濟惡今世蕃
雖正典刑而嵩尚為逆本惟 聖明裁斷上 曰嵩

已處置矣萬案等依擬田地店房但有租利者俱留與巡撫及南贛軍門作兵餉邇來有司變賣出產往往徇情作弊所得價值不及十之三其令具籍送戶兵二部稽查餘俱允行按萬父子擅執朝權賣官鬻爵自吳鵬為吏部尚書後益侈其富而所積遂致二百餘萬金寶珠玉尚不在是數疑國朝輔臣其貴產未有過之者顧其父子勞神搜括幾竭一生之力而卒乃歸之朝廷則何益之有天道冥默為轉移大率類此

戶科給事中周舜佐奏令國計日詘咎在戶部尚書高

世廟徵餘錄卷之二十五

上

耀經畫無策專事營私所受解戶商人金錢動以數千計宜亟賜罷以清弊源兵科右給事中馮成能亦劾耀貪黷欺玩脂膏苟悅不勝重任且言周司徒掌天下之錢穀即今戶部尚書地要責繁豈宜以匪人居之御史張振之復疏其大罪四俱下吏部議覆言耀性頗寬緩馭下稍疏三臣風聞之言未必無據若司徒掌建邦五典本非錢穀之官成能疏中乃誤引及之非也奏入上手批其贖曰高耀無聞過差先亦無言止因奉 旨寬香買石畧加恩獎遂見嫉忌諸臣所奏回言者常職然不無謗 上曰未聞求賢

急于寶貨不知耀所收買本合用常用之物豈有王侯不得僭用者今之戶部即周官之司農所學何業其令耀視事如故按耀直隸清苑人無他才能其為戶書值潘潢方純見疏之後又以內豎皆其戚屬故得與援鑄買香石以中 上心是以屢經論列屹不可動然言官誤以古之司徒當今之戶部非 聖旨指出則不學之過亦可醜矣

上諭大學士徐階曰昔我諭嵩假一習武彼曰佳兵不祥言此何也東古北口欺犯不小茲不次報北情博何不預防之以我意學過勞于先勝侯是成功生豫

世廟徵餘錄卷之二十五

三

何如陞對保邊固圉莫急乎預防嵩言妄引佳兵不祥之言以阻習武之 諭其見諛矣今北虜強悍欲其絕不擾犯固難惟防之以預庶無大失博自知利害切身不敢不預防也且今兵部之任甚難措置遑事在總督巡撫兵備而其用舍則由吏部論劾則由科道調遣人馬必由錢糧而戶部則每稱缺乏旁人則動議多費其能自主張者數將官而已將官又無權近奉 明旨重將權而文官黨結不奉 詔然則兵部欲行其志及欲得將官用命不亦難乎此望 聖明為之一慮行也 上報曰將官執權恐甚難也

不辱不挫公同為國足矣今之將多無出類之才豈能勝人卿謂一處之其何為處之之法焉階對臣言將官無權非謂今將官執權也今各鎮將官職務動有掣肘如把總等官兵部題奉欽依許各將自行推用而今則仍聽于兵備既已擇將凡選練便宜即官付之而今則以書生之談盡成圈套強之必行兵馬策應急于星火而關支錢糧不時常至饑餒且總兵于地方為行事之官而府州縣官至與玩禮恭遊為領餉之官而巡撫至加鞭笞其他跪拜稱呼咸卑陋太甚今之將材誠莫出于聖鑒無多出類缺使

關

不大辱挫以作其氣當不至萎爾者此尚可責于用力也夫人心公則一私則萬殊自文武不肯協力之私意一生漸至于總督巡撫兵備亦內相矛盾邊事如此其何能整理仰惟聖諭不辱不挫公同為國八字固已盡處之之法乞天語叮嚀令各官一意遵行而懲其不率者則邊疆之幸也按階是言蓋深病文臣意氣太盛武臣見陵率萎爾不肯出力故對上有重將權之說老成謀國自是有超世俗之見頃年總兵帶都督銜者一不悅於巡撫則動劾以提問而當事者輒軒巡撫而輕總兵若總兵不聽勸而

可徑行世間則他時巡撫有論又之者亦便當囚首對簿耶乃進士知縣犯賊此一知府可以提問之萬厯以來頗有擬旨聽勸者傷國體甚矣

先是浙直總制胡宗憲以侵盜軍餉為言官所劾宗憲以書抵所親羅龍文賄求嚴世蕃為內援中書自擬旨以獨世蕃會世蕃被罪書未達仍匿龍文所既伏誅巡按御史王汝正奉詔籍其家得宗憲所與龍文世蕃書同上疏獻之因言宗憲昔與王直交通每籍龍文為內援相與誦事世蕃政事久不發今蒙恩放歸之後不思補過愈肆猖狂招集無賴暴橫鄉里

事

其罪不減於世蕃龍文乃之犯已正明辟而宗憲獨以僥免恐後無以服天下之心臣又聞龍文長子六一者素稱大猾且習通倭初匿宗憲家今不知所往使六一得亡南走倭臣恐江南之事有大可慮者疏下都察院叅覆得旨令錦衣衛執宗憲來京詰問革宗憲子錦衣衛千戶松奇職為民六一下撫按緝捕已而宗憲疏辯歷叙平賊功并卽年獻瑞蒙恩以致言官忌嫉且許汝正私受所屬贓上心憐之亦下法司併訊刑部因請將汝正宗憲及許事情行巡按操江都御史勘報從之宗憲死于獄詔免勘

按宗憲總督時度權臣在內大將未有立功于外者故阿嚴氏少過而後來當事者心恨之因併掩其平倭之功而汝正遂承望風旨乃有是跡欲加之罪至與世蕃龍文同論藉令 聖明不察宗憲之首領不保矣江南人心然忿何極乃幸降 旨以宗憲所計汝正者下法司同訊而刑部為之調停始行巡按操江勘報實營事者授意為汝正解嘲也又聞宗憲方就逮而徽州知府何東序即封錮其宅以修籍沒及宗憲死竟蒙免勘之恩 天子 神聖果研臣莫及也

世廟識餘錄卷之二十一

六

削原任御史黃廷聘職開任廷聘自浙江巡按代歸道出衡山不禮于知縣陳安安發其行裝得所携金銀貨物廷聘惶恐遜謝乃復還之事聞左都御史張永明劾其執法贖貨大壞憲體遂坐斥按陳安故湘潭令非衡山也國史偶誤記之耳廷聘末州祁陽人去湘潭不遠其經行時安遣吏迎之廷聘惡安不出城遂杖其吏安怒斥左右發其篋得金銀絲綉與金銀墨各數百件他物稱是廷聘不得行免鄉宦副使唐汝迪等為之解始釋去已事聞都察院故叅斥之然亦輕處矣楚中鄉官見任者以不禮有司為常舉

安江西人性剛決故獨能與御史抗如此

乙巳巡按山西御史張慎言往者嚴嵩與其逆子世蕃奸惡相濟頃 皇上納言官鄒應龍以旌其直一時無不翕然稱快第先年首發大奸諸臣如吳時來董傳策王宗茂或雜列戎行或流離瘴癘臣竊痛之乞赦過錄用以勵直臣疏入 上大怒命錦衣衛逮繫慎至京問按嚴嵩既敗往時論嵩者自應不次錄用乃張檟一言而撥禍何也蓋嵩事 上久其彌縫護蔽巧故逆子戕誅而念嵩無已非直惡慎沽直直恩也

世廟識餘錄卷之二十一

七

戶部雲南司主事海瑞言人君尊居九重而能周知民瘼者無他其道在使臣工能盡言而已人臣務為容悅使實禍不聞固無足言矣過為計者則又危明主憂治世蓋亦眩瞽名實非通論也臣請執有犯無隱之義美 天不一毫虛美過曰過不一毫謬過披肝膽為 陛下言非之漢賈誼陳政事于文帝曰進言者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獨以為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則諛夫文帝漢賢君也賈誼非苛責備也文帝柔慈恭儉雖有近民之美優游退遜尚多怠廢之政不究其弊所不免朕以安且治當之愚也不究其才

所不能禁以致治安頌之諛也 陛下天質英斷威
識絕人可為堯舜禹湯文武即位初年剷除積弊煥
然與天下更始天下忻忻然以大有作為仰之識者
謂輔相得人太平指日可期也高漢文帝遠其然文
帝能勉其寬仁之性節用愛人一時天下未可盡以
治安予之而貫朽粟陳民生康阜三代下稱賢君焉
陛下則精銳未久妄念牽之謂長生可得一意玄
修竭民時膏侈興土木二十餘年不視朝綱紀弛廢
矣數年推廣事例名爵濫矣 二王不相見人以爲
薄于父子以猜疑誹謗戮辱臣下人以爲薄于君臣
樂西苑而下返宮人以爲薄于夫婦天下吏貪將弱
民不聊生水旱靡時盜賊滋熾十餘年來極矣邇者
嚴嵩罷黜世蕃極刑差快人意一時稱清焉然嚴嵩
罷相之後猶之嚴嵩未相之先而已非大清明世也
不及漢文帝甚遠天下之人不直 陛下久矣內外
臣工之所知也知之不可謂愚詩云衮職有關惟仲
山甫補之今日所賴以弼桀格非而歸之正也諸臣
責也乃醮修相率進忝天桃天藥相率表賀興宮室
則工部極力經營覓香寶則戶部差求四出 陛下
與衆諸臣誤順無一人爲 陛下一正焉諛之甚也

愧心餒氣退有後言以從 陛下昧沒本心以歌
頌 陛下欺君之罪何如夫天下者 陛下之家也
人未有不顧其家者內外臣工其官守其責皆所
以獎 陛下之家而固之也一意玄修是 陛下心
之惑也過于苛斷是 陛下情之偏也而謂 陛下
不顧其家人情乎諸臣顧身念重得一官多以欺敗
賊敗不事事敗有不足以當 陛下之心者其不然
者 君心臣心假不相值也乃疑 陛下爲賤薄臣
工諸臣正心之學微所言或不免已私或失詳審或
撓亂政體有不足以當 陛下之心者其不然者爲
世廟遺餘錄卷之二十五
意臣言偶不相值也乃疑 陛下爲是已拒諫執
陛下一二事不當之形迹億 陛下千百事之盡然
陷 陛下于誤終身不復諸臣欺君之罪大矣臣請
再爲 陛下開之 陛下之誤多矣大端在修醮修
醮所以求長生也自古堯舜禹湯文武之君聖之盛
也未能久世下之亦未見漢唐宋方外士有存至今
日使 陛下得以訪其術者問仲文 陛下以師呼
之仲文則既死矣至謂天賜仙桃藥丸恠妄尤甚宋
真宗獲天書于乾祐山孫奭進曰天何言哉豈有書
也桃藥得微天書類與此左右奸人聞 陛下妄念

而肆其侮弄也太甲曰有言逆於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言順者未必爲道也耶近事觀嚴嵩有一不順陛下者乎昔爲貪竊今爲逆木梁材守官守道陛下以爲逆者也歷任有聲宜戶部者至今首稱之雖近日籍沒嚴嵩百官有惕心焉無用于積貽求遷稍自洗滌矣然皆樂爲之順不爲材之執甚者貪求未甚者挨日其見稱于人者亦廊廟山林交戰熱中鶻突依違苟且故事而已求見潔已格物任天下重使社稷靈長終必賴之者未見其人焉陛下欲諸臣效忠付以爲明聽之責又欲其順吾玄修土木之議是使股肱耳目不爲視聽持行用也陛下誠知玄修無益臣之改行民之效尤天下之不安不治由之翻然悔悟日視朝政與宰輔九卿侍從言官講天下利害洗數十年道君之誤置其身于堯舜禹湯文武之上使其臣亦得洗數十年阿君之耻置身于皐夔伊傅相後先明良喜起都俞吁咈內之宦官宮妾外之光祿厨役錦衣恩蔭諸衙門帶俸舉凡無事而官亦多矣上之內倉內庫下之戶工部光祿寺諸廠藏段絹糧料珠寶器用木材諸物多而積於無用用之非所宜用亦多矣諸臣必

有爲陛下言者在陛下亦即省聞耳官有職榮今日職守之苟且因循不認真不盡法而自以爲是久矣其若敦本行以端士習止上納以清仕途久任吏將以音成功練選軍士以免召募驅縶貢遊食使歸四民責府州縣無舉宮教使成禮俗復屯鹽木色以裕邊儲均田賦丁差以蘇困敝舉天下官之侵漁將之怯懦吏之爲奸刑之無少姑息爲必世之仁博厚高明悠久之業諸臣必有爲陛下言者在陛下振作間而已矣夫一節省一振作非有所勞于陛下也九卿總其綱百職分其緒撫按科道率肅清于其間陛下持大綱稽治要而責成焉耳矣此恭已無爲之道也民物熙洽重爲太和道與天通命由我立陛下性分中有真壽矣此理之所有可旋至而立效者也不此之務而區區于服食超舉之說散爵祿竭精神懸思鑒想庶幾一遇之其可得乎此理之必無也乃大臣持祿而外爲諛小臣畏罪而爲順無有肯爲陛下開陳之者是以陛下不得知而改臣竊恨焉用敢昧死爲陛下一言惟陛下留神省察之上初覽之甚怒抵其章于地已復取置御案日再三讀之爲感動太息留中數月餘

會 上有疾頗瀕遂下詔曰瑞器主毀君不亡悖道

衣衛捕送該司厥刑追究上使及同商者以聞已

而該衛職上獄詞法司擬大辟 上竟留中不下按

嘉靖以來此辭之誦多矣未有如瑞之言讜而意思

若往時言官跡末輒露搖尾乞憐語故 上謂其以

君實責其怒有加而瑞直比 上為道君無一言忌

諱且了不乞哀而又一卿科部臣非融顯者比故終

不殺之隆慶初始得宥出而當事者遂擬為江南巡

撫乃任意為之民不堪其紛擾矣中頃曰天下國家

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木三等入若瑞第

世廟識餘錄卷之二十五

十二

可當辭爵祿蹈白刃者而遽使之均天下國家枉其

材而用之矣處其瞻之地樹鴻漸之儀是瑞之所優

為也

世廟識餘錄卷之二十五終

世廟識餘錄卷之二十六

資政大夫太子少保禮部尚書臣徐學謨謹輯

凡各衙門官若滿過都察院者自翰林講讀史官外率

報名行庭參禮後吏部郎中憑籍事權往往不遵規

約自郎中張濂發報名禮及郎中陸光祖又廢庭參

禮都察院都御史張永明積不能平乃揭示司務廳

申明舊規未幾郎中胡汝桂以考滿至院恣縱如故

于是未明備列儀節奏聞 上為詔諸司遵守至是

郎中羅良當考滿乃詣承明舍約免報名庭參乃過

院否即止不來未明上踰言見堂儀禮行之百餘年

世廟識餘錄卷之二十六

一

非臣等所能損益况各官以考滿至吏部雖卿貳大

臣與堂官相見後即詣四司門揖司官輒南面答禮

不少 夫卿貳俛首于司屬而司屬不肯折腰于都

院于是司屬之禮貌墮于大臣而部院異體也良輕

薄無狀當罷其九卿詣司屬門揖亦非禮典當改正

良亦上疏辨 上不直良詔奪下二月而令禮部會

同禮科詳議部院詢見禮儀以聞于是禮部尚書商

儀等覆奏憲專職司糾紀其威儀體貌係百寮具瞻

不當因人隆殺選郎雖皆要路然品秩班行亦不賈

儔侶豈宜獨示擾崇祇緣事權所在莫敢誰何故則

年禮儀遞相引重甚至大以仰揖司官訖以傳訖非
所以一體統而崇遜讓也未明諫是自今考滿官見
都察院一如見部禮以杜紛爭其九卿翰林等官由
吏部後門者自今亦毋得過揖司報可按六曹原
無軒輊如俸振則屬戶部朝參則屬禮部新皂則屬
兵部刑辟則屬刑部修理則屬工部其體統職事何
嘗不相闕涉而世以官爵為重于是吏曹郎之權日
見烜赫而五曹唯唯甘拜下風矣昔有禮部問一司
官與吏曹郎相接之禮司官言老先主與吏書作何
相接禮書遂默然蓋自商賈一正部院見室之禮各
世廟諭除錄卷之二十一

不可無如此

右春坊左中允陳謙守制家告家人與衛平相毆謙
出解之為亂挺所傷卧病月餘卒守都御史汪道昆
巡撫福建南京給事中岑用賓聞之因劾道昆先任
監軍副使以酷刑激變又素行貪污不檢眾心不附
故雖以撫臣之威不行于士卒益養成桀悍之氣自
盡大都之中城虛近臣恬不為怪請坐罷道昆然後
按治諸驕軍以法上從都議罷道昆回籍聽調而今
福建巡按御史陳萬言捕惡把總曹一驥等萬言以

獨監軍副使金淵制恐生變乃白萬言待一驥讓客
兵歸日捕之一驥乘間脫身久之不復萬言以聞浙
坐奪俸一月按是時因南京振武營之變朝議務
在姑息故各處悍兵有所恃而益肆而福建以堂堂
命省中曰日殺一近臣罪固在巡撫即當獨巡撫討
罪庶可宣威而存體今乃先罷巡撫以長戎心而後
來處驕軍之例往往倣是行之非計矣

請原任大理寺卿萬家文巡衛軍廣西按察司副使袁
應樞充烟瘴軍下刑部右侍郎鄧懋卿于巡按御史
逮問等皆嚴懲父子親黨依憑權勢恣為奸利自
世廟諭除錄卷之二十一

封殖者是時籍沒嚴產所得銀不克二百萬數詔
旨嚴急官司乃指為家告其發塚事遂得罪按萬家文銓
應樞又有怨家告其發塚事遂得罪按萬家文銓
為萬父子鬻爵而已乾沒其間所得疑不貲巡鹽都
御史故非祖制而萬父子欲以厚鄧懋卿特設此
官而勅之甚重故懋卿乘勢貪橫行部以家眷自隨
則有司起女役昇以充驕僭無比生同安樂而死同
患難追賊編戍宜矣袁應樞故萬婿也以一歲貢而
位致臬憲德薄而位尊能無及乎

壬戌都察院左都御史張永明以疾乞休許之令馳驛

歸末明清謹自持在中臺頗以振飭紀綱為任是時
文選郎中胡汝桂都給事中胡應嘉等鼓黨與干擾
朝政公卿多畏避之求明不為撓逆為其黨魏時亮
所醜詆苦不安于位而去公論惜之按是時求明爭
部院見堂之禮選郎羅良見詘而其黨遂群起而攻
之雖以徐階當國而不能挽其去可謂介于石不終
日者矣其後時亮以內考謫官蓋償求明之無故見
罷也而萬曆中舉朝無知前事者特起時亮官至尚
書

戶部司務何以尚爾請建言主事海瑞 上覽其

上諭除錄卷之二十一

四

疏大怒詔錦衣衛執之百下鎮撫司獄晝夜用刑禁
錮不許罔上行私因命出給事中沈東于獄發為民
按以尚揣知 上無重罪海瑞意故欲沽之以為名
疏中所言謬悠疎誕無可採者又自叙奉命購買龍
涎香以供 上故事玄修之用今已得四十兩云云
是又欲以詭道希合為自解之地惟 上聖明深燭
其奸故重譴之如此

上復不豫初諭輔臣徐階曰亥分詣萬法壇陰雨之冒
子分吐白沫清水有三盂因畏寒卯又雨不止覺困
悶卧齋矣階封謂元氣未復不因勞動之故越數日

後諫階曰若元氣得公其幸若不得還靜山之者必
須人乳之類緩步進藥得 二親密得力之人方可
望復些少今一已仰 天恩祐焉自是 上疾漸瘳
訖于大漸 宸札不復出矣按 上性英果其惡感
雖不測皆非無因而發者當寢疾之際海瑞雖微其
怒而獨念其忠若何以尚則無上事而起矣統觀
人耳何補于事而益 上之不豫乎臣下進言當抑
時而動可也

吏科都給事中胡應嘉等論劾大學士高拱不忠二事

一言拱拜命之初即以直廬為狹隘移其家獨于四

上諭除錄卷之二十一

五

安門外資夜潛歸殊無風夜任公之意二言 皇上
近稍濫和大小臣工莫不顧天祐冀復康寧而拱
乃私運直廬器用于外似此舉動臣不知為何心拱
疏辨曰臣蒙 皇上隆恩進閣入直賜以直房前後
四重為櫺十有六前此入直之臣並未有此而臣獨
得之方自榮幸以為奇遇今乃為臣嫌其狹隘豈人
情乎緣臣家貧無子又僻健僕乃移家就近便衣衣
食為父侍 皇上之計不意科臣借此誣臣私出
皇上試一問禁中內宦官校其有無灼然可知矣在
直諸臣每遇紫皇殿展禮必携所用器物而去旋即

移回相率以為故事而科臣又借此誣臣移之出外
 尤為不根今臣日用常物咸在直房 陛下試一賜
 驗其有無又可睹矣應嘉前此本無怨于臣每見應
 稱臣為大才近因臣親工部侍郎李登雲被應嘉劾
 罷應嘉知臣憾之遂舉問論臣夫臣才德淺薄不堪
 重任若即以不堪論臣也而以為攻之不力則去之
 不果遂爾汗讎不謂臣力本忌臣之入直而乃以謂
 之出直昔則稱臣為大才而今則論為非才情態反覆
 如此惟 皇上裁察有 旨令供職如故按應嘉傾
 危之士時 上體久不豫而拱本裕邸講官應嘉畏
 其將見兩用故極力攻之詎入會 上病未省不然
 禍且不測其自入直贊玄與大學士徐階意頗相左
 應嘉又階同鄉拱以是妬階謂應嘉有所承望兩人
 隙釁愈深互相排恨小人交構其間幾至黨禍實應
 嘉一疏啓之而以後其黨攻之者愈眾惜徐階當國
 出 肯無一言止之而拱遂去矣隆慶初拱再起入
 閣而應嘉聞之步破膽而死

太子太保南京吏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王用賓以疾
 乞致仕許之令馳驛歸按用賓故以參吏部尚書李
 默罪稍輕失 上意未發也會用賓患腰疽卧病數

月其疾忽一夕暴與用賓登巨艦上懸洪武殿額倭
 暨吏部尚書扁鵲而語用賓川賓解之曰洪武殿南
 京之祥也吾得夫南徙乎已疾愈詣迎和門叩頭謝
 骨不能起兩吏以手挽翼之起中使聞之 上乃有
 南吏部之改而用賓亦竟終于此官有開必先此定
 數也夫用賓之不欲重李默罪此亦仁者之勇歿後
 竟不得一謚蓋新用事者未聞先朝舊事也

上疾甚還大內午時崩于乾清宮是日輔臣徐階等啓
 請 裕王入主喪事 王舉哀具黑翼善冠青布袍
 黑角帶由東安門步入至乾清宮釋冠服披髮詣御
 榻前叩頭哭畢至喪次命各門內外官員謹宿衛發
 喪作梓宮明日小殮 頒遺詔詔曰朕以宗人入繼
 大統獲奉 宗廟四十五年深惟享國久長 累朝
 未有乃茲弗起夫使何憾但念朕遠奉 列聖之家
 法近承 皇考之身教一念慊慊本惟敬 天勤民
 是務祗緣多病過求長生遂致奸人乘機誑惑禱祀
 日舉土木歲興 郊廟之祀不親訓講之儀久廢既
 造成亦負初心邇者天啓朕衷方圖改正而遽嬰
 疾疾補過無由每一追思惟增愧恨蓋愆成美端伏
 後賢皇子 裕王 仁孝天植睿智夙成宜上遵

祖訓下順群情即皇帝位純修令德勿過毀傷喪禮
 依舊制以日月二十七以釋服即祭用素饌毋禁
 民間音樂嫁娶宗室郡王藩屏為重不可輒離封域
 各處以督鎮巡三司官地方攸繫不許擅去職守聞
 喪之日各止于本處朝夕哭臨三日進香差官代行
 衛所府州縣併土官俱免進香 郊社等禮及朕附
 葬祔享各稽祖宗舊典斟酌改正日即位至今謹言
 得罪諸臣存者召用沒者卹錄見益者即先釋放復
 職方士人等各查照情罪各正刑章齋醮工作採買
 等項不經勞民之事悉皆停止於戲子以繼志述事

世廟識餘錄卷之二十六

蕪善為孝臣以將順匡救而盡為忠尚體至懷用欽
 末命詔告中外咸使知聞 壬寅大殮 上在位四
 十五年壽六十壽 上尊諡為欽天履道英毅神聖
 文宣廣武洪仁大孝肅皇帝廟號 世宗葬永陵按
 遺詔山大學士徐階所草意欲絕勉嗣皇語極詳切
 一時人心無不聳動而或謂階事 世廟最久其神
 仙土木之好縱不能匡弼於生前而沒後亦宜有分
 痛之者入直撰文之謂何而詔詞舖叙太煩似于暴
 君之短故高拱乘之給事中張齊整之而階遂不
 能安其位矣至於方士王金以聲進仙酒謂 上由

此致疾而處以極刑高拱曰 先帝本以正終天下
 誰不知之而今殺王金是以傳訖示後世因出王金
 於死是舉雖拱與階忤而故以此相激乃所執視階
 則近正矣拱聰明絕世平生著有春秋本旨與四書
 問辨錄折盡胡安國朱紫陽之短後世講學先生不
 能道其一語而在事之日亦能還杜苞直若肯平心
 易氣調停佐遺之體亦近時之賢輔也奈何淺衷狹
 量偏信門生專修報復以一首輔而又攝冢宰期上
 必快已意而 穆廟彌留之際先欲懲處中官已失
 兩宮之意而張居正遂乘機去之亦其自擬于禍

世廟識餘錄卷之二十六

也後王大臣之變中官將毒手以殺拱及後乎殆矣
 而居正卒極力救之始得善終牖下臨終以中風淫
 口不能言第與相知者訣許其手書一淡字而歿亦
 任達人也



世廟識餘錄二十六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明徐學謨撰學謨有春秋億已著錄是書乃其歸田以後所作記嘉靖一代之事學謨練習典故於世宗實錄多所駁正如謂瑞州知府宋以方爲宸濠所殺而國史誤稱赴水死謂汪鉉通李資坤賄曲媚張孚敬國史以爲內行修潔者不足信謂仇鸞之戮由徐階密揭作史者不及知謂楊繼盛劾嚴嵩疏中顯指陸炳國史以私沒其姓名謂郭希顏雖以邪說取死亦由嚴嵩傾陷史臣評駁稍涉苛刻謂沈坤以桀驁被劾國史曲爲辨雪未免黨護謂任環忠義之士能遇賊直前國史謂其俘斬甚衆亦爲失實謂抗御史黃廷聘之陳安乃湘潭知縣國史誤記爲衡山謂議禮諸臣互有得失謂郭勛專權驕恣而能不受餽遺未嘗無一節可取均與史臣所記互有異同然學謨在世宗時嘗爲禮部祠祭司郎中第十九卷中載拒王金之賂及抑筭義金事所云郎某者卽學謨自謂又學謨爲荊州知府以拒景王徵沙市地租事得罪第二十卷中亦具載之稱沙市本不在景王所給莊田

之數王上疏密竄入其中司農莫之省獨學謨執不肯與云云皆自述所長明標簡牘劉知幾史通敘傳篇謂揚雄以降其自序也始以誇尙爲宗身兼片善行有微能皆剖析具言一二必載豈所謂憲章前聖謙以自牧繩以是義殊於體例有乖又趙文華之攘功卸罪構陷張經其事炳然在人耳目而學謨以爲史臣所記過甚其詞亦不免恩怨之私未孚公論也

西南紀事六卷

〔明〕郭應聘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西南紀事

六卷》提要

征復古田

秀水項鼎鉉訂

莆田郭應聘輯

西南紀事

古田縣在桂林西百五十里。重山峻嶺，界於臨桂、永福、義寧、洛容、融縣間，分為十里，曰長安，曰新安，曰新興，曰吉良，曰仁良，曰永盈，曰崇良，曰永安，曰安和，曰安寧。又設常安、桐木、富祿三鎮巡檢司分治之。景泰初，居民招僮代耕，日滋月蔓，浸肆侵剽，不可制服。弘治五年，請于朝討之。官兵進至三厄，為賊所襲，副總兵馬俊、叅議馬鉉皆遇害。賊益驕恣，居民皆轉徙於外，僅存城內外三十餘家。正德十五年，復征之。賊負險拒敵，迄難成功。兵退，攻陷洛容縣治，據西鄉托定洛斗諸村。嘉靖五年，復征之，失利殺指揮舒松等。自是桂林地方歲遭鈔掠，無敢復稱兵矣。九年，鎮守總兵官張經議立都狼各隘一十三堡，募土舍莫畸領兵守之。無何，經改官土舍畸亦死，兵防耗弱，而賊愈披猖。至四十三

年十二月。首賊韋銀豹黃朝猛糾八寨賊樊公等。梯越省城。劫布政司庫銀四萬餘兩。參政黎民衷遇害。變聞。副總兵都司而下各抵罪。次年八月。賊復越城至布政司。守門官兵拒之不能入。復至靖邸紅門。亦被敵退。督府以報。詔下所司議。將興問罪之師。時島夷海寇連歲為東廣患。兵食交誑。提督吳都御史桂芳度其時未可輕舉。遣古田守備卜禎典史廖元持文告諭之。上四里僮聽撫。請以元入縣守其地。實質之也。下六里僮逆命如故。

西南紀事

二

桂芳奏陞元為本縣主簿。革副總兵。設鎮守廣西總兵官。以都督同知俞大猷充之。掛征蠻將軍印。桂芳召入。譚都御史綸張都御史瀚相繼至。與巡按朱御史炳如皆以討賊事屬大猷計之。大猷作討賊二議。用兵三義。指陳甚悉。會海酋魯一本方熾。大猷奉東征之命未遑也。瀚因疾引退。劉都御史肅代。逾年亦以病歸。隆慶三年冬。廷議以古田賊稱亂久。天討所必加。然非廣西特設重臣。無以任是役。南贛張都御史紳。放少卿從。儉劉御史思

賢皆以桑梓憂。條具討賊計。

莊皇帝毅然行之。殷都御史正茂以廷臣薦。首膺是命。界節鉞。得專征伐。發內帑金四萬兩。供兵興之需。正茂以四年四月至桂林。開府總督李鄣御史遷亦以是月至蒼梧。時獻議者言人人殊。有道謀之惑。正茂下諸司議。以左布政使郭應聘官粵久。尤心屬之。且示之曰。諸夷梗化。曠誅滅。此朝食固矣。然蜂螳之衆。莫可勝窮。從而別之。以示吾不殺之仁。亦兵法携其交之義也。且今日之師。主於

西南紀事

三

聲罪。若豹若猛。則名捕之雄也。誠先獲之。即餘醜不盡芟。猶足以伸天憲矣。夫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況公私交匱之日乎。其母持久。蹈費留之戒。而遺乏絕憂。惟諸君圖之。聘等曰。敢不惟命。聘迺偕大猷等別剿撫之宜。定屯守之策。分析條縷。繪為圖以進。復詣督府議合。正茂乃會遷疏陳可取狀。上從之。徵諸路土漢兵凡十四萬人。分為七道。以副總兵門崇文將南丹下雷諸兵。由永福抵總南。臨副使邵惟中監之。都指揮錢鳳翔將思明那地

諸兵由兩江抵都狼隘。副使應存卓監之。左叅將黃應甲右叅將王世科將鎮安向武東蘭田州諸兵由洛容抵三門龍坑二隘。副使鄭一龍監之。遊擊將軍丁山都指揮董龍原任都指揮魯國賢將泗城歸順龍英江州諸兵由融縣抵思管風門蓮塘三隘。叅議龔大器監之。原任叅將盧錡梁高領募卒三千人備策應。征蠻將軍俞大猷總其師。右叅政張涑司糧賞。僉事金柱司察紀。左布政使郭應聘則綜司兵餉也。大猷度諸兵將集。遣把總王綱領募卒分屯牛河三厄以扼要害。通轉輸。大猷繼之入縣城中。各路官兵俱以十二月初一日並進。連破東山鳳凰大巖澗水潞里古城數十巢。俘斬甚衆。賊勢潰奔。合潮水巢據其極。五年正月。正茂檄大猷統諸路兵合擊之。賊殊死鬪。相持十餘日未下。大猷陽分兵擊馬浪諸巢而屬王世科督兵守之。世科以安隆死士耶驢等三十人乘兩夜出。賊不意援伏山嶺。黎明銃發。賊衆驚潰。泗城諸兵援而上。賊墮崖崩壑。無噍類者。馬浪諸巢相

繼俱下。大猷復分兵擊碎江金寶頂涼境天井。定南鄉諸賊以三月初一日班師。凡擒斬首從賊七千三百有奇。餘黨撫定。捷聞。上心大悅。晉遷秩右都御史。正茂兵部右侍郎。一子入監讀書。大猷陞二級。應聘陞俸一級。賜銀幣甚厚。餘各陞賞有差。先是正茂慮豹猛二酋越逸。懸千金購之。官兵未進。主簿廖元把總王綱用僮人黃金線等誘斬黃朝猛首以獻。銀豹度不免。欲偽為首級以誑搜捕。計令韋良臺誘僮人狀貌類已者。得莫諫成至其家飲醉之。取其首以豹常戴黑猿皮帽及所佩刀解於廖元王綱元等信之。以報一時人心咸大快之。未幾有言韋首非真者。正茂曰。人臣之義以不欺為先。韋酋誠在。何惜數千金購之。購之而獲。報今之功。認前之罪。何所不可者。檄金柱門崇文及知縣唐執中密捕之。閱數日。銀豹之兄銀站及其隣廖東貴聽執中等計。生擒銀豹解之。正茂躍然曰。吾今得明目洗心於光天之下矣。即伏辜。所甘心也。乃為章自劾而論柱

等功械送銀豹至關下磔於市督撫二臣用前議奏定東蘭南丹那地三土州官族韋顯忠羅永山莫羅領常安桐木富祿三鎮土巡檢職事世守其地立古田守禦千戶所陞古田縣為永寧州以知縣唐執中任之設兵備將各一員後有韋狼要者銀豹族也其人狡黠甚方大征時與其親族匿洛容托定洛斗永福邊山諸巢久之復回上宋之馬嶺不服土司鈴束陰糾黨與時為報復謀有僮人黃銀成者土司納其女為婢往來親密狼要以

西南紀事

六

為異已讐而殺之掠其妻子牛馬遂率眾叛糾洛永諸賊以數千計攻圍營堡據阻江道陽朔碎江柳城上油賊皆應之為變叵測時方大舉懷遠師都御史郭應聘檄兵備副使莊國楨撫其從亂諸黨惟狼要罪不宥購以重賞狼要懼與其黨數人遁右江五都哨守官徐民瞻伏兵執之其黨奔回復讎合洛容賊潛入其縣襲殺典史謝漳奪其印而去應聘聞之行總兵官李錫移懷遠征師東蘭南丹兵委參將王瑞領之副使莊國楨監其軍大

破古底上宋諸巢擒斬一千六百有奇俘獲稱是時萬曆二年三月也餘黨乞招悉聽編甲輸稅聞荆榛通道路僮童就社學者數十人今永寧城內時聞絃頌之聲云

論曰古田既平改三鎮為土巡檢司以下六里分隸之得以狼制僮之法矣但狼貪無厭僮獷難馴往往因之召釁上宋之亂厥有由哉議者遂以用狼為非策是未免於因噎而廢食矣實鎮兵之防嚴剗削之禁是抹敝之先務也猶有難焉者縣民

西南紀事

七

轉徙於外者無慮數千人其得復業者無幾也今勦者紛至欲舉上四里之眾而驅之夫驅僮安民名正義順長民者孰無是心然業已安之而復驅之恐新附之眾未易猝移而又徙之民並失其業長民者之心大有所不得已者矣後之當事者審諸

西南紀事二

莆田郭應聘輯

秀水項鼎鉉訂

討平府江

府江平樂府地也。上起陽朔，下達昭平，綿亘三百餘里。岩谷與深灘瀧洶湧，兩岸諸獍，依憑險阻，出沒剽劫，自昔患之。而又以朦朧三峒，僂迴高天水，滌諸巢為之根抵。羽翼黨與，煽結莫可誰何。成化正德間，韓都御史雍陳都御史金先後討平之。百

西南紀事

八

十數年來，根株募引，生齒益夥。跳梁復如故。隆慶改元，總督譚都御史綸檄總兵官俞大猷畫進討計。會綸被召入，事遂寢。逾年，三峒賊攻荔浦縣城，破莫大嘉等堡。古架等村兵民遭殺戮無算。西岸仙迴諸賊圍永安州城，復于山灣執知州楊惟執，并掠其印入巢。要厚贖始得出。當是時，道途梗塞，城門書閉。永安修荔幾至陸沉。岌岌乎不可為矣。庚午冬，古田師興議者曰：府江兩粵咽喉，患與古田等。宜借兵威并及之。殷都御史正茂是其議。迨

西南紀事

九

師旋，則五年三月也。春深水漲，時已不可圖矣。彪灘龍頭礮諸賊益肆，虜指揮胡潮千戶李可久殺死千戶周濂，土舍岑文諸傷人，致貨狀不可枚舉。事聞，兵備副使陳其樂坐貶官。是秋，正茂遷總督。郭應聘代巡撫事。正茂過府江，嘆曰：蠢爾異類，所謂仁弗能懷，威弗能讐者也。與聘決計討之。會東寇方棘，遂以屬聘。時議者有謂兩岸疊嶂層巒，人跡罕到，即嚮道間諜舉無所施，而朦朧三峒賊衆且悍，欲一鼓并之，似非計之得者。聘曰：三峒者，兩岸通逃數也。舉兩岸而不及三峒，是窺門戶而舍堂奧也。况峒賊之虐更熾乎？又謂東岸猺寇不滿二千，而十三屯民賊數為富賀擾，宜并及之。聘曰：富賀之有十三屯，以障諸猺也。舉兩岸而復及十三屯，是驅狼虎而自撤藩籬也。况屯賊之惡未著乎？分巡副使劉穩兵備副使鄭茂與聘議偕先後以狀白軍門。聘遂會正茂及李御史良臣言于上曰：惟粵西夷獠所在充斥，頃古田既復，國威大伸，諸夷稍知斂戢。其有情險負固者，臣等方擬

許以自新誠仰體朝廷好生之德毋敢動民召
釁為也惟府江兩岸三峒怙險稔惡禍元元而屋
天子旰食不急擊將為地方憂徒用列艦陳師捐
餉數萬無益也疏下本兵議報曰可乃奉詔徵漢
土官兵六萬員名水陸分為四哨西岸及水哨以
都指揮王承恩董龍統其軍副使鄭茂監之三峒
哨以參將王世科統其軍副使金柱監之東岸哨
以參將錢鳳翔統其軍僉事夏道南監之總兵官
都督同知李錫總諸軍事督餉則左叅政胡直紀

西南紀事

十

功則副使龔大器劉廷舉也以六年六月十五日
進師三峒兵連克古西岩口朱魚靛諸巢西岸
水哨兵克太平古冒馬尾彪灘仙廻諸巢東岸兵
克黃峒古摺水滄河冲諸巢賊勢大敗三峒賊潰
入南源雞籠山東蘭永順兵分道邀擊大破之高
天巢賊乘險拒敵我兵弗能克泗城兵潛登絕頂
舉銃號諸兵齊登覆其下東岸賊遁匿苦竹蒲石
龍英田州兵用火攻盡殲之無得脫者屍擒斬首
從賊五千一百有奇俘獲四千餘名口牛馬器什

稱是以萬曆元年正月二十日頒師捷上

聖心嘉悅正茂賞銀五十兩紵絲二表裏應聘陞
俸一級陞一子入監讀書錫陞實職二級各賞銀
三十兩紵絲二表裏諸文武吏士陞賞有差役凡
三閱月費餉僅二萬計事平聘檄布政使楊成按
察使高察偕茂等議善後策疏為六事上之一曰
改設土司夫欲弭盜源先據要害今荔浦之峯門
南源修仁之麗璧市永安之古眉各巡檢司皆久
沒於賊宜悉革罷易為土司一移東岸營於水滄

西南紀事

十

募兵二千人分屯平嶺仙家冲諸田一移西岸營
於仙廻高天龍頭磯募兵二千人分屯六內六章
馬尾黃牛諸田一移上峒營於古西募兵千六百
人分屯峯門大喃諸田一移下峒兼轄西岸營於
東線募兵千人分屯大宅東瓦諸田仍復廣運足
灘二堡以重巡緝土司於兵領中擇有才勇者充
其職事俾世守焉其不効者更置之二曰更設叅
將夫控要害置土司分兵屯守不有將領以統之
何以整齊約束重示彈壓也昭平舊有坐鎮都指

抑一人第事權稍輕遷代靡一宜改設參將無制
桂平凡兩岸三峒諸土司盡以屬之練兵簡衆戢
夷防奸其有獷悍不逞者得相機剿勦不為遙制
三曰開通水陸向者諸獯占據道路榛莽今蕩平
之後宜開山通道荒拓險阻西岸自昭平明源峒
以達仙迴自仙迴達古蘇永安自藤灣達馬尾象
磯自象磯達田冲龍頭磯抵府治東岸自昭平里
步以達水漚自水漚達平西羅山及十三屯自羅
山舊達府治而又于沿江開緯道以便舟挽募

西南紀事

十二

商伐木恣其採取俾鼠蟻蟻附者無所容而風氣
亦因以漸開四曰酌處兵費三峒兩岸設官營堡
屯卒幾七千人鹽米之需人月給三錢屯種建築
諸費不與焉初年約二萬有奇梧鎮司府之嚴調
節而均給之次年墾田所出足以自養止勿給五
曰預定縣治府江距蒼梧五百里許中間山谷窈
杳林菁蔽虧片影孤帆行同異域稽之故牒唐宋
時設龍平思勤馬江沙亭數縣後胥為夷占沒今
昭平即古龍平地也江之西游夷衍寬平風氣攸

聚宜即其地創一縣治以平樂之昭平馬江二里
富川之二五都賀縣之招賢鄉上下半里割而益
之總其賦得三千六百有奇而仙迴諸田稅盡以
屬之六曰處分田糧兩岸三峒諸區覈賊遺田計
四十萬畝有奇舊屬平樂荔浦永安者令民復業
輸糧賦如故各土司屯種者人給田十畝兵領加
給有差授田之初養以月糧資以牛種三年之後
計畝科糧三升蠲其徭差著為例疏入詔皆從之
乃設參將官于昭平以都指揮王承恩任之其各

西南紀事

十三

土司官上中峒屬之名色把總齊凱領田一萬三
千八百八十畝有奇設堡凡幾下峒屬之土舍覃
文舉領田八千六百六十畝有奇設堡凡幾東岸
屬之土族岑仁領田一萬五千二百畝有奇設堡
凡幾西岸龍頭磯諸兵領田五千一百九十畝有
奇設堡凡幾仙迴諸兵領田八千二百六十畝有
奇設堡凡幾永安高天古帶諸兵領田二千二百
畝有奇設堡凡幾各畫地分界事版築業耕鋤為
持久計通通設縣諸務將次第舉焉是年冬陽朔

碎江賊廖金溫等起南源。殘孽復還。陰助之。突入土舍。莫棟營奪之。佯以招告。復分精銳。合金馬沙田賊。襲古西岩口。傷堡兵十餘人。并據峯門大寨。參將王承恩率兵遇於青龍隘。轉戰數合。斬首十餘級。賊稍却。復奔據山灣。而榕峒喇崙六寨等巢。與三峒楊玄昌諸賊附焉。兵備副使徐作以報聘。發向武兵援之。會賊圍張村急。王承恩曰。山灣永安咽喉也。賊舍南源而據山灣。是無永安矣。勢可緩耶。亟引兵分二道。一由古西。一由石門進。賊聞。

西南紀事

十四

之遁。我兵追及賊勢窮。殊死戰。千戶張世勳勇敢士也。衝鋒手刃三賊。被創死。各兵斬級二千餘顆。奪復峯門。賊仍據守山灣。勢益衆。軍門復檄參將王瑞守備凌文明統田州兵二千人。募卒六百人。偕向武兵合擊之。遂破山灣巢。賊據險接刃。王瑞部兵奮死仰戰。殺賊二十餘人。乃大奔潰。山灣各兵乘勝追擊。斬首一百三十餘級。南源江帶賊震計圖自全。其酋周公樓等願自縛詣降。乞還故土。授都鳳安寨。老章公等保領。求職焉。

西南紀事

十五

使徐作白軍門許之。悉從安擇。復業者百口。人移莫棟兵于山灣。分屯上下章。上下滿村諸山。據永安扼塞守之。榕峒諸巢。先以破山灣驚。兵既散。乃漸歸故穴。不復疑貳。永安知州廖憲言於作曰。永安諸賊。盤結山谷。不可勝誅。惟榕峒一巢。賊雖少。而悍倚險自固。患在肘腋。適今不舉。後難圖矣。作授計於憲。以二年四月。密遣百戶蘇勝宗總目覃滿率兵搃之。擒斬五十餘級。鮮得脫者。遂以滿領其田屯兵百人耕守之。喇崙六寨諸巢。一時皆屏伏。八月上。中峒僮酋楊玄昌王扶忠王公來等相率投招。願輸糧編戶。還西南黃村老鴉黃泥諸田。自此府江孤舟夜渡。阜騎徑馳。而永安修荔之民。卧始帖席云。

論曰。府江蓋百粵之孔道也。諸猺占據。為梗吏民。商旅視為畏途。即縉紳亦橫被慘酷。今三烈墓在昭平望之。愴然興慨。天威震疊。一旦廓清。足以快神人懾遐邇矣。顧尤有慮者。蜂螳之羣。不可數也。泉貌之性。不可馴也。此患在外者也。土司則。

廣而戍額多虧哨堡玩寇之微而兵防易懈撫安之官目就保之排年又從而漁獵之其端雖細而禍機伏焉此患在內者也內患除則外患弭矣監司勤經略而詰久逋之奸守將勤巡緝而杜赤萌之釁地方尚亦有賴哉

西南紀事三

莆田郭應聘輯

秀水項鼎鉉訂

征復懷遠

懷遠故牂牁地也與湖貴清黎諸州接壤。猺獞狔猺蟠據山谷最繁又最悍耐殺喜鬪負重綿鐵甲大弩長鏢鳴金鼓列陣進止諸夷號為黑猺宋元以來叛服靡一。明興命征南將軍吳良總大兵征五溪蠻由懷遠入猺懼請降因割融縣金鷄鄉

西南紀事

十七

益之列四鎮置縣治於潯江溶江之匯顧地形崎嶇弗稱附郭左右猺環居之三甲編民遠處諸猺外而猺獞又邇猺以居素畏猺強瞬息向背無固志成化以後侵入融縣板江諸村據之當事者以賊勁費鉅兵興為難久置弗問嘉靖丙午知府江滿乘馬平征師之便請於督府自將征之諸猺屯大稜嶺郡鄧山以拒我師失利而還勢益張甚丁未環攻縣城縣官懷印出匿廂民俱星散自是城郭丘墟無一旅之寄而三甲遺民僅延喘息縣官

惟僑居府城以冠帶生員楊宦名色鎮撫朱萬世百戶任邦祚分地撫處。遙示羈縻而已。隆慶辛未春古田克復。以兵威戢諸獍。咸聽命願內屬。知縣馬希武廼入其地撫之。遂議復城縣。興版築。計傭作。日夜督率甚謹。有怠者輒鞭之。獍以不平。愬者盡罰不少貸。民獍子斃。杖下者二人。諸獍情大拂。怨詈日積。武又疑宦世兩人與賊合。議令世巡上江。宦巡下江。實疎之也。兩人心益離。不為用。壬申八月三日。諸獍嘯聚二千餘人。殺武及管工官經歷俞冕等五人。變聞。詔討之。時方有府江之役。總督殷都御史正茂。巡撫郭都御史應聘。議曰。諸獍稔惡。法無赦。然令寔激之也。今日之舉。止於聲罪。宜即征師。選鋒向之。苟獲其渠魁。伸威雪憤足矣。狐鼠輩寧盡殲耶。萬曆元年正月。檄總兵官李錫挑土兵精銳二萬人。參將王世科。錢鳳翔督率以進。屯板江。錫屯長安鎮。會大雨雪連旬。樵蘇不繼。士馬凍甚。土官兵無鬪志。告息兵期。至秋復出。願効死力。兵備副使沈子木以報。乃遣歸。而益兵屯

長安鎮。歲數日。賊出寇融之崗頭村。把總王鸞督鳥銃新兵遏之。擒斬三十餘人。賊始退。錫言曰。兵之不進。固天時。亦天意也。賊恃鐵甲強。非廣募浙兵莫可制。又黨與以數萬計。安所分別之。宜用浙兵若干人。廣兵若干人。湖兵若干人。備衝擊。土兵若干人。備搜爬。置戰艦若干艘。分水陸進。斯為全計。聘曰。兵法以全取勝。竊聞之矣。惟是粵西歲入素罄。物力方疲。狼兵十人之食。始當浙兵一。即募浙兵萬人。餉非十萬不可。知諸路兵又倍此耶。且夷獠素畏狼兵。今以狼盡不足恃。恐諸夷聞之。生侮心矣。不携徒黨。是益敵也。不酌機宜。是自疲也。願熟圖之。乃檄諸司議以近縣近江諸巢為必勦之寇。黃土諸洞白杲諸獍青淇大梅諸獍悉從安撫。用浙兵千三百人。廣兵千八百人。鈎刀兵三千人。土兵十萬人。及造舟梁。繕器具。儲糧糗。各以職分理。咸備會。殷都御史正茂。唐御史鍊。疏聞于朝。詔報可。悉聽臣聘便宜。不從中制。聘奉命徵諸路兵。移文湖廣趙都御史賢。貴州蔡都御史文。各飭

兵備邊遣朱萬世後間道入三及古龍北果靖
州衛千戶翟廷鸞入都天黃土原任主簿李材入
長沙大梅青洪諸巢鎮撫各夷俾毋首鼠願立功
自効者如格重賞於是諸矜獐獍未黨穰者咸願
出兵內助圖自完而應剿諸惡勢寢孤已在我
掌股間矣十一月初旬諸路兵集聘乃申明軍令
刊布諸將吏懸示賞格有不用命者悉如軍法從
事諸將吏唯唯乃以叅將王世科領縣北哨統募
兵二營土兵九千名以都指揮楊照領縣南哨統

西南紀事

二十

募兵二營土兵七千五百人以叅將錢鳳翔領坡
頭哨統募兵二營土兵一萬二千名都指揮戚繼
善領西路田寨哨統募兵一百人土兵一千三百
人聽坡頭哨兼督以原任叅將亦孔昭領板江哨
統募兵二營土兵七千九百名以原任叅將魯國
賢往靖州統鈎刀兵而總兵錫督募兵四營土兵
一千人戰艦四百艘為水哨并總陸戰事度地遠
近先後督發期以十二月初四日各抵信地又公
遏截六哨防越逸江運一哨護糧餉叅議李文

西南紀事

二十一

司督運副使莊國楨司紀功而監軍督理則悉屬
之兵備沈子木也十二月初二日至長安鎮王世
科楊照兵先發偵知諸賊屯聚板江據大洲四面
列艇恃五灘自固樹柵累石以拒舟師初三日水
兵進至四維江止營錫發把總金仲伯督五兵船
授令暗伏江口薄暮賊艇數百蔽江下欲衝營伏
兵寂然按號發銃諸營兵亦盡寂無聲賊驚奔還
洲內敗擗鼓徹暗我兵屹不為動初四日辰錫麾
下雷等兵登岸趨賊洲督金仲伯王鸞施有叙兵
泝流砍柵毀固而進亦化昭錢鳳翔兵以次至賊
夜斂膽落晨見官兵水陸雲集知勢不敵疾棹向
軍聽潭遁舟師奮力追之賊艇覆溺無算次日盡
發諸兵分山撲剿連破丹竹潘管同樓竹瓦火燒
合水諸巢東岸賊懼俱西遁期併力致死初九日
聚眾數千于楓木大山前阻陡澗鼓噪來衝行列
白盾如牆而進我兵開營鼓士雙擐其前左哨把
總李存忠兵衝其腹右哨把總王槐兵沿澗直薄
其後賊遂大潰棄金鼓甲冑越大狼嶺走官兵盡

揭田寨楊峒諸巢。追至縣治十五日。王世科報遁賊北渡潯江。合太平河里諸賊。集天鵝嶺。錫乃以水兵截潯江。督諸路兵結舟盡渡。分哨前進。王世科率南丹兵先過江抵南寨。賊從天鵝嶺來衝。指揮江濬兵奮趨擊之。梟被甲束帶首二人。賊大敗。奔聚腮江獨峒間。十九日官兵乘勝追擊。搗太平河里。連破慘口蓬葉三轉腮江巴峒。猛圍七團諸巢。直抵靖州界。擒斬甚衆。正月初七日。魯國賢統湖兵至。進勦諫冲及大藍公和諸寨。時天鵝嶺之

西南紀事

二十二

北賊已略盡。會錢鳳翔報果黃大地賊聚郡鄧山。勢張甚。聘會錫量留兵縣北營故地。盡移諸兵與坡頭縣南兵分道夾擊。復大破之。俘獲甚衆。十六日諸兵追逸賊。望一大巢。長亘數里。崖壁峭絕。以合圍大水列為重柵。詢之撫猓云。上猓籠七寨也。諸猓稱曰。猓官猓王急則入窺其地。官兵度日暮分屯近山。次日江濬兵從間道繞賊後。金仲伯路秉忠兵從中路。施有敘王鸞張左右翼而進。緣草仰攻。諸土兵繼之。賊殊死鬪。男婦悉出。鏢弩矢石

如雨下。有數婦裸體楊箕擲牛羊犬首為厭勝術。自己至申。官兵以死決戰。砍柵直上。土兵乘勢大呼而入。四面舉火。烟焰蔽天。賊大敗潰。梟斬賊級及燒死者無算。獲懷遠官錫牌及演禽決戰妖書。知為猓魁三窟也。是戰我兵多負重傷。把總石密哨官常希官隊兵莊法旺等死事數十人。然窮窟遁藪。根株悉拔矣。諸猓餘黨逃匿上下猓籠者。李材督已撫猓擒斬六十餘人。其匿上下黎者。錫遣謀者悉諭降之。乃議旋師移洛容討賊以王世科

西南紀事

二十三

留屯善後。時二年二月十五日也。凡破巢一百四十餘。獻馘三千五百四十二。俘童穉一千名。口獲牛馬器仗五千有奇。降其衆五百餘人。捷聞。賜正茂應聘錫白金綵幣。聘陞俸一級。餘將士陞賞有差。先是諸猓恃衆且猛。又據上游。謂官兵必不能深入。至是傾巢掃穴。惡孽盡殲。其喙息僅存者以饑疫死。復七八咸相顧錯愕曰。吾今而後始知天威之不可犯也。乞降者踵至。願供猓賦守扼塞。子木乃籍其名數編為保甲。悉遣還復業。有蒙珣傳

以通妖書善雞卜術為古田賊魁章銀豹師。大征遁歸橫嶺時糾黨侵掠湖境湖人懸二百金購之不能得。僇官之變皆珣傳導之。及征師入又以先匿免。至是狙目吳金朝詞知傳珣在報李材曰傳實倡亂賊也。可竟容漏網乎。計同平昌村狙縛之。磔于市。陂頭塘窟狙執賊首楊洪倉男弟加弟榜弟郎以獻。其畏威悔禍如此。聘復用子木議。會殷都御史正茂唐御史鍊條計懷永善後合十事上之。其議懷遠者四。一曰移設縣治懷遠舊

西南紀事

二十四

治環諸狙中四顧榛莽無所恃守。惟程村則附殘民板江則隣融界。圖存之計宜釋於斯二者。二曰聯束民狙。諸孽值斬艾之後帖然歸順。非有羈縻曷保其終。宜以太平河里四港諸孽屬之三甲。猛團七團諸孽屬之武洛。狗楠木合永三門諸孽屬之白果。獐武生朱應賜統之。郡鄧坡頭果黃大地諸孽屬之土舍韋昌金王簿李材統之。邊田板江諸孽屬之浪溪寶江良獐千戶羅大本統之。河潺蕉花諸孽屬之昔江民自戶任邦祚統之。庶幾

聯絡勢成不敢復萌異志。三曰選立社師。懷之遺黎久已淪陷誠夷之將終于夷矣。宜於三甲立社師教之。殘民子弟稍習知禮讓有能通文義者錄充弟子員俾速見為善之利。四曰慎固兵防。善後之策要在足兵也。戌之謀先于扼險。懷遠視板江猶門戶然宜即其地屯兵五百人以把總王鸞領之。仍給之告身責其終効。庶幾扁鑰既固水陸咸資。疏入詔悉從之。下所司次第行焉。今諸狙屏伏遠邇諸洞落皆嚙喙向風南蠻自此可不復反矣。

西南紀事

二十五

是役也布政使楊成按察使高察吳一介參政鄭茂僉事夏道南知府許嶽鼓文質皆贊決大計與有勞勩云。

論曰懷狙獷悍為諸夷冠衆皆為是役危之廟堂特厯南顧許以一切便宜誠重之也。即徵兵選將而道議紛然當其時機事一移豈直盛時有不討之賊而右江士民有寧宇耶。聘乃力破群疑不復顧却此時之心死生以之矣。遑恤其他賴天之靈宗社之福羣醜卒就芟夷伸主威而撫民患是豈

人謀所能與哉痛定思痛不能不為潸然猶竊竊慮者夷性驚悍狼貪難安易動寬之則跳梁無忌急之則忿厲不堪即今殘民復業者奪牛而蹊其田奸商負販者射利而挑其釁田賦雖覈而取盈則懟城築方興而力役則勞惟監司寬文法緩督責治其爭奪時其貿易威讐而惠懷之即百年可無事也圖終者尚慎旃哉

西南紀事四

莆田郭應聘

秀水項鼎鉉訂

平洛容蠻

洛容縣治故在洛清鄉之白龍岩天順間燬于賊邑民奔米峒居之後即石山之麓麓為垣湫隘幽陰甚弗稱昨古田常安鎮僅隔一水正德末古田賊攻破之遂據西鄉托定洛斗諸村嘉靖初草創修復城中僅有茅屋百十間募卒殘民居之而官

吏皆僑居柳郡遙示約束隆慶庚午大舉古田師洛為兵馬糧輿必集之地掌縣事知州余涵始初公宇一所其廳事猶草苫也時古田賊多遁洛斗及附縣諸村當事者議并加兵以紓洛人患有老人莫止等素與賊善為通官府意旨賊懼投止等賂涵為請于軍門得逋誅先是賊妻子禾膏半匿城中止等乘兵威脅之邀厚利及兵退求償弗獲始與縣民為讐矣無何涵轉官知縣邵廷臣來代知賊意反側懷旦夕憂議復縣城于白龍岩避之

從民願也。計建築費用金四千六百有奇。守巡官以後鉅費艱議久未決。廷臣旋以憂去。諸賊糾永寧遺孽韋狼要等。時時噪誘。愈益無忌。萬曆元年冬。舉懷遠師。都御史郭應聘深以城守卑弱為虞。檄守巡官摘上林縣練兵一百名。協哨兵守之。賊稍戢。與史謝漳者。委護縣印。酒酣嘗語人曰。諸賊患在卧榻。不乘此時并及之。洛可常有邪。賊聞之。懼。適一商販陶至獐村。獐爭取之。弗酬其值。商以訴漳。漳執二獐罪而繫之。賊益憤。日搆韋黨及永

西南紀事

二十八

福理定柳城上油諸賊為執質挾撫計。會上林兵糧乏。逃歸。哨守指揮朱昌胤稚弱不振。守兵弛不為備。賊覘知。以二年正月八日夜五鼓數十人。從隙垣緣入。先釋二獐。急趨漳所。掠其印而出。漳拒之力不敵。遂遇害。兵民被殺傷者十三人。昌胤等始覺。追至長安鎮。土巡檢韋顯忠率兵援之。共斬獲一百三十七級。賊稍却。仍嘯聚山隘。聲言占據縣城。報至時。懷遠賊已大破。聘集諸司畫順勦策。議者謂洛容與古田永福柳城諸州邑比壤。巢窟

星羅。勢共犄角。事體重大。須報聞然後加兵。且懷遠諸師摧堅陷陣。已兩閱月。所謂強弩之末者也。聘曰。諸君議是。顧賊張甚。勢若燎原。君門萬里。待報而舉。則橫潰決裂。莫可救藥矣。苟可除兇雪憤。專兵之罪。其實甘心。兵法不云乎。先聲奪人。懷猖為羣。夷望。猛破則諸賊心膽落矣。我師乘勝。勢若破竹。何賊之敢抗。况回兵順剿。餉不加多。粵西瘠番之區。寧能再堪徵發耶。諸司僉曰。誠如公算。遂會總督殷都御史正茂巡按唐御史鍊檄總兵官

西南紀事

二十九

李錫刻日移師。先期檄永寧參將王瑞守備康仁督田州都康土兵防遏之。賊方窺常安鎮。瑞等率兵奮擊。生擒首賊覃狼印。俘馘一百七十三人。賊始懼。各遁歸巢。會移兵將至。托定賊獻還所掠印。求免加兵。聘曰。諸賊流毒有年。即無近事。法且不宥。今我兵壓境。乃欲以獻印緩誅乎。兵還且復逞其謂之何。乃分兵為四大哨。一由洛容。一由永福。一由永寧。一由柳城。各哨功次語具載別紀中。而洛容又分五路。以原任參將亦孔昭統之。守備金

策領那地兵抵西鄉金峒諸巢。指揮孫管馬迅領
恩恩龍州兵抵峒門金田諸巢。都指揮韓文啓領
下雷湖閩兵抵金峒。前指揮干碧領那地兵抵福
祿巢。後又以指揮苗振邦百戶岳喬領遷隆上映
兵遏截三板橋東泉堡諸路。總兵官李錫領舟師
屯理定江。調度諸軍事。副使沈子水監之。而理餉
紀功仍屬之。叅議李文續副使莊國楨。以二月二
十五日會師合擊。連破托定洛斗金峒古龍黃塘
諸巢。擒斬首賊陶浪金陶浪漢羅道章陶金總及
從賊一百一十三名。顓次日復克李伏峒門川岩
諸巢。擒斬首從賊羅顯陽覃明威等二百八十二
名。顓賊大崩潰。奔逃元高北寨諸岩峒間。孔昭督
諸兵追擊。復擒斬首從賊羅金桶等二百五十七
名。顓俘獲賊屬三百有奇。牛馬器仗稱是。時靈雨
大作。諸孽患苦甚。于山巔號泣請降。乞餘生。聘
問之曰。神人之憤雪矣。休兵息民。以事東作。茲其
時也。下令諸路。以三月十五日班師。孔昭降其衆
數百人。籍其丁口。編為甲伍。分屯阨塞。一守橋鄧

西陽紀事

三十一

隘。一守都勒隘。一守平徑隘。復用守巡官議于三
板橋設堡。一屯土兵百人。覈賊遺田九百二十五
畝。給之耕守。仍屬守備金策往來提調之事。寧合
永寧永福柳城諸路。凡獲級四千五百有奇。聘會
總督殷都御史正茂。馳狀通論吏士功罪以聞。
聖心大悅。詔曰。這獍寇討平。地方底寧。明係諸臣
之功。聘先賞銀三十兩。紵絲二表裏。錫二十兩。紵
絲一表裏。餘埃勘明具奏。是年閏十二月。巡按李
御史采菲覈實以報。正茂陞兵部尚書。兼右副都
御史。應聘陞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督巡
撫如舊。錫陞職三級。加賜金幣。餘將吏各陞賞有
差。蓋異數云。
論曰。洛容諸獍。騷屑一隅。非懷遠勁悍古田占據
埒也。顧密邇內地。不西連古田。則北結懷遠。往往
吞食吾民。為柳洛道梗。諸蠻恃以向背。故遠之可
憂。未若近之可憂之甚也。幸而乘利席勝。收功旬
日。免再調發。以重為一方。元元困豈非天厭其惡。
國威遐邇。而致然歟。雖然。王公設險。城郭為要。洛

西陽紀事

三十一

城之不足恃非直卑隘也岡巒礙日居者難安
永環城守者易懈圖存之計在於遷邑令之言詳
矣顧以時詘舉羸姑有待耳後之當事者毋徂目
睫而忘棄土可也

平上油峒

上油峒者故柳城縣地也賊黨占據者二曰上油
曰下油總名曰上油峒恃險負固柳城四鄉賊咸
以為歸而洛容之金峒馬平之五都古田之古底
上宋諸巢共為聯絡往時古田賊敢于稱亂者恃

西南紀事

三十三

此為通往來匿流聚益其聲援耳故上油視諸賊
近稱淵藪云萬曆二年春將有事洛容副使沈子
木議并及之都御史郭應聘聞上油險惡稱最未
易卒拔又慮兵分勢弱也戒勿進子木復言曰洛
容之變峒賊實與焉置弗問洛賊將盡匿此中矣
此輩為柳民患獨一朝耶請急擊勿失應聘許之
遂自懷遠移泗城歸順諸兵及募兵一營統以都
指揮楊照分為四路一由里廂堡抵上油指揮陳
良壁領之一由里廂堡抵下油指揮高惟孝領之

西南紀事

三十三

一由界牌堡抵思的田尾指揮戚繼善領之一由
青島屯抵黃泥馬安千戶王堯臣領之與洛容永
寧永福諸師刻期同進連破板橋姚峒青島白羊
黃泥新皂常安蒲岩諸巢兵威大振俘斬首從賊
級四百六十有奇各賊散遁匿里廂下良安勞白
馬四岩官兵奮力攻之白馬岩破惟里廂下良共
一山相通約長數里許中寬而曲水石各半賊蓄
聚甚夥謂我兵不能窺也兵初進緣石磴捫蘿而
上上盡復乘竹筏由水潭入潭深莫測淺者亦數
丈乃於筏上架雲梯升崖峭壁欹岑宵宵非握炬
不能一移足賊徒暗中見火光即矢石亂下安勞
岩不及里廂之半而崎嶇亦略相當諸兵分圍岩
口相顧駭愕累日莫敢進子木與照奉軍門檄縣
賞勵諸兵兵益憤照親負弩矢督之先令作長炬
數十載竹筏上推入岩口略窺路徑次日選敢死
士出賊不意于黑處乘筏架梯緣岩而上賊一聞
狼兵聲悉驚潰投潭中溺死無算而安勞岩亦相
繼披靡復擒斬首從賊三百五十有奇獲賊屬牛

馬噐伏稱是。乃合洛永諸哨同日班師。知縣余光裕撫其餘黨降之。周王廖莫覃五大姓夷。復歸版籍矣。得賊遺田。議復安勞堡。募兵八十名。給田糧五十餘石。耕守之。又募足里廂堡兵一百二十名。分其半于境村立堡。以頭目莫希顏及其子顯學分領之。給遺田得禾一十二萬八千六百九十餘把。以充兵食。三年之後。始科賦役。著為例云。

論曰。柳城之民。歲苦寇攘甚矣。固山谷險阨。足恃亦逋逃淵藪。為之左右耳。獍侵吾民膏腴。往往托

西南紀事

三十四

跡。豪右圖自完。歲輸私租不共公賦。恣其吞噬。莫可誰何。官司索急。輒以佃丁庇之。甚者保納舍藏。無復顧忌。賊焰益熾。則賦益虧。胸而閭里生計。索然矣。皮之不存。毛將安傳。彼為是者。獨何心哉。洛容馬平之患。胥坐此。至有舉十數巢落而附於一門者。嗚呼。子視盜賊。讐視吾民。律以漢法。宜何如坐也。故先王之制治內。詳而治外。略安得如郅鴈門。寧內史其人者。而與之便宜耶。

平陽朔金寶嶺

陽朔南連恭荔。北界臨永。民夷錯居。崇富廣和。寧各里。盡被猺獍侵據。而金寶嶺尤為淵藪。其種本古田流出。號胡北獍。負固流毒。百有餘年矣。甚者發蘇氏祖塋。襲殺知縣張仕毅。莫之誰何。隆慶五年春。分古田征師。領以原任都指揮魯國賢。摘其尤不率化者。勦之。時機事頗泄。賊多散遁。擒斬三百餘人。散金寶嶺大水田二堡屯兵守之。首惡

西南紀事

三十五

大水田堡。賊心寢玩。萬曆元年秋。古田賊韋狼要叛。金溫等乘機起。夜圍大水田堡。哨守千戶章繼宗率兵禦之。不克。繼宗被傷死。賊益肆剽掠。陽朔村落為之騷然。臨桂西南鄉諸獍多附之者。總兵官李錫督募兵擊之。俘斬二十餘人。奪繪龍黃衣一賊稍却。合荔浦永福諸賊。互為聲援。時大舉懷遠師。官兵將集境上。錫曰。此腹心之疾。宜輟西師。先剿近賊。諸司議者。亦曰。遠之可憂。未若近之可憂也。李君議是。都御史郭應聘徐應之曰。懷遠

奉有明旨。若令盡銳於此。則難復事於彼。上
雨雪連旬。不足鑒乎。當更圖之。乃移田州向武都
康兵萬餘人。以備省城為名。分屯近地。伺之日警
主兵者行既數日。聘與按察使吳一介。右叅政鄭
茂謀曰。陽永密邇省城。輟西師以專事於此。固不
可。然緩之亦非計。今諸賊聞主帥西行。必不吾備。
度見在土兵及募士可萬人。乘其不意。擊之。何如。
介等曰。用守之名。行剿之實。於策誠便。聘遂會提
督殷都御史正茂。以陽永二師俱屬介監督。而先

西南紀事

三六

事陽朔介乃圖地形。較兵力。分為四道。以都指揮
汪可大領田州兵一千五百人。募兵六百人。由羊
角營進。叅將王瑞領田州兵三千人。廣兵四百人。
由茶溪進。以守備康仁領都康兵九百人。三鎮兵
六百人。由黃源隘進。以守備凌文明領向武兵一
千六百人。募兵五百人。由陽朔縣進。又檄叅將王
承恩領向武兵二千人。屯荔浦。防其潰逸。相機並
進。令既定。以萬曆二年正月初六日。師會于金寶
嶺。大破碎江古隘。岩塘涼境。廟門。猺山諸巢。賊勢

西南紀事

三七

潰竄。匿崖谷間。官兵乘勝追擊。盡獲之。俘斬凡一
千二百五十有奇。首賊廖金溫。廖金蓋。辜狼。相。莫
伯雍。王朝。解等。皆授首。惟韋明珣。通誅。知縣鍾昌
撫其餘黨。降之。珣猶匿不出。陰蓄異志。諸僮潛謂
人曰。珣實罪魁。得保首領。完妻孥。倡逆者何所示
警。且恐異日復為吾累也。典史周廷宰聞之。以白
介。介授宰計擒之。磔于市。諸僮帖然。悔懼。遣子就
社學者十有九人。昌擇生員朱景傳訓之。僮童漸
習官語。知揖拜云。復用介議。設復金寶嶺總堡一
戍。土兵五百人。遇龍翠屏。傘山各堡。一戍兵一百
人。自是臨陽諸邑村閭。為之按堵矣。

平永福邊山

永福距桂林百里。許右江襟喉也。縣有龍門。只泥
海灣。總南。四隘。蘭麻理。定新安。攬灘。牛擺。五堡。皆
逼近古田。鳳凰。古底諸巢。迤西為洛容。由理定而
南通脩荔。國初招徠耕種。與民雜居。嘉靖初。胡
止僮猖熾。殺逐諸僮。有其地。而上下邊山里尤為
窟穴。與古田山徑聯絡。動相煽誘。剽掠臨桂。西南

江道官民病之隆慶五年大征古田
邊山為古田門戶非並剿之無以鋤禍根
成都御史正茂曰古田之師以聲罪也鼠竊之輩
能盡殄乎姑伺其變圖之古田平邊山諸賊亦頗
帖息萬曆元年秋韋狼要叛邊山龍溪沙羅諸巢
並起應之據海灣為江道患潛越理定堡殺傷官
兵右江水陸道路為之梗澁尋復與上宋托定賊
襲殺洛容縣典史奪其印信勢張甚時懷遠兵已
報破賊陽朔巢亦破諸賊始懼奔上宋潮水巢留

西南紀事

主人

其半守廬舍積聚以訶官兵動靜參將門崇文請
及其未逸撤陽朔兵剿之都御史郭應聘與按察
使吳一介謀曰陽朔兵不及萬且疲矣二永巢穴
猶之常山蛇然舉邊山則潮水諸巢皆應之可易
言乎介曰誠如公算未幾懷遠師竣聘會提督殷
都御史正茂檄總兵官李錫移鎮安龍英奉議江
州忠州諸兵協以田州向兵分為五路以參將
門崇文統督守備凌文明指揮林廷傑千戶
朱冕何應秋周學陳淮分領之先是介慮賊勁密

遣把總李英持榜諭之賊弛不為備及兵進連破
海灣白竹黃累思位諸巢無不拔靡介又以黃源
六斗巢峭險未易猝拔約諸路兵以夜趨其穴擊
之俘虜尤衆首功共一千二百四十有奇以三月
十五日旋師計自始事至訖功僅浹二旬水陸通
行如故聘復謂介曰永福右江之衝非諸路比諸
孽難馴易亂安保其終不及今為水陸備非長慮
也介曰公之心介識之矣遂議葺永福理定二城
設邊山陂角各堡一屯兵五百人海灣堡一屯兵

西南紀事

主人

二百人覈賊遺間田得一萬二千一百餘畝給兵
且耕且守復於永福理定各設哨船一十五隻船
各兵七人分番有期遞送有界至牛擺堡而下屬
之右江亦於桂灘設哨船十隻船各兵八人各以
衛所官一員統之往來哨護以為常云

論曰陽永之患皆始於里民招徠為佃父之蔓延
充斥不可羈縻而豪猾之徒又從之以徃為利入
其私租不共官賦少不當意動以賊占為辭訴訐
追呼積成讐釁馴致劫奪報復地方之事日多矣

臨桂西南諸鄉其患胥坐此今征勦之後一時夷類稍知嚮風而里民之害猶未已或脅理舊讐或貴償宿負或利其禾畜而休以再征之言或匿其貨賄而誘以撤堡之議其釀禍類如此蠢然易動可盡責之狐豕者流哉司疆隅之寄者外飭兵防內戢奸宄庶幾於銷萌保泰之道矣

西南紀事

四十一

西南紀事五

甯田郭應聘輯

秀水項鼎鉉訂

撫勦十寨

十寨即舊八寨曰思吉曰周安曰古卯曰古蓬曰古鉢曰都者曰羅墨曰剝丁後益以龍哈哱咳為十焉其地東連柳州三都皂嶺北四諸峒西連東蘭等州及夷江諸峒南連思恩及賓州上林銅盤淶毛諸峒北連慶遠忻城東歐八仙諸峒周環約

西南紀事

四十一

五百里故遷江八土所也上林循業撫安二里民地占據日久寨各千餘人四山紆合絕壑幽習以地險甲右江習猛怙強最悍難制嘉靖七年王新建伯守仁思田師還率新附之衆搃之襲殺二千四百餘級不數年猖獗如故隆慶四年殷都御史正茂奉命征古田天威所臨羣夷震讐八寨尤懷疑懼賈人蕭紳久貿販寨中善機警熟險阨正茂多方購之令齎文告往諭諸寨酋誰諱投見請官坐鎮願輸糧給兵食下諸司議聘時為左藩使議

道賓州知州吳臬撫之擇思恩兩部那馬司巡檢黃賜興隆司巡檢韋觀安定司頭目黃昌分鎮之議者有欲開設州治以賜統領者有欲設二土州者聘曰夷性未馴遽設州治其誰與守賜一土巡檢耳授之州太驟惟龍哈哱咳獷悍甚不可不為控制其立長官司一土巡司二分轄之便正茂是之疏請以賜為長官司部兵六百人專轄八寨觀以原職昌以冠帶土舍各部兵二百人分轄龍哈哱咳諸寨歲輸銀千七十有奇聽土官照所轄地徵發復以思田守備移黃村調度紳充冠帶千總往來宣諭諸夷酋憚我兵威帖然聽命及聘繼正茂為都御史徵兵備副使沈子木平量衡置簿籍禁虐取時呼集各峒長親問疾苦以通其情一時稍戢萬曆二年龍哈獷獷尚先與古田賊同劫司帑攻縣治自知罪在不赦糾黨二百餘嘯聚山谷間抗官逋賦子木言尚疑畏跳梁亟宜殲滅第諸寨新受約束如以兵往無濫及乎聘乃密示子木令三寨土司選勁卒夜襲之斬尚及其子弟凡十

四人獲原劫僧道司二印記而還餘黨悉行解越數月土舍昌及其子東周帥所部兵徵寨糧倍其賦至淫及婦女諸獷恚甚復糾黨邀擊昌時昌以所善峒老石茶得脫東周死焉聘聞之馳檄撫諭暴昌之罪而械治之其亂遂息萬曆三年冬聘擢戶部右侍郎其後土司弱不能支大羊之性益以驕怒攻逐賜子如金等退劄三里殺占上林七里武緣五圍剗馬長弩橫行四出七年張都御史任會總督劉侍郎堯誨顧御史鈴請征之詔許出師務在滅賊安民以稱塞德意先期調募土漢兵十萬分四部思恩參將李應祥由三里進副使陳俊監之柳慶參將倪中化由忻城進參議姜忻監之永寧參將于嵩由夷江進副使侯國治監之潯梧參將張榜由上林進參議李一迪監之總統四部者征蠻將軍王尚文而理餉紀功則參政彭文質副使周舜岳也堯誨移駐蒼梧合謀調度益以驍卒三營軍費萬緡戎器無算師克在和謀全在豫我已得勝算矣以冬十二月二十日誓師各部

以通險阻六議錢糧以裕經費七

上俞之千戈甫戢經畫伊始都御史任無祿以聞上方屢善後之思會聘襄先太淑人丘壘告成事制召聘改兵部右侍郎再撫粵西趨之官聘奉詔無程至端州會先誨商榷當否靡不協于一遂以九年正月朔至桂林行兵備副使劉世賞參議彭應時司其綱領同知鄭一濂主清理田土通判胡中主建拓鎮城已二官以他故罷去乃以同知吳舉聞通判賈德卿知州饒敬承先後分督之諸吏

分道並進賊設險拒敵我師賊鼓深入直搗諸巢兵氣霆震前無生寇矣又以壯五諸聚落習與賊通移師擊之悉平以三月三日班師擒斬凡九千一百三級俘獲五千四百七十有奇殪死焚溺死者不與焉捷聞告郊廟文武將吏陞賞有差皆異數也是時御史鈐以憂去代者為胡御史有任會總督堯誨御史宥上善後事宜設三鎮以重彈壓一屯三里以樹聲援二分信地以重責成三遷衛所以振武威四議屯田以示優卹五開道路

統轄之而參將衙門則建於三里城規制悉從開拓龍哈哱咳各築左右堡募兵各百五十名防守遷南丹衛八所附參將共一城而居徙官軍舍餘三百九十六名以實邊地遠近蕃置隱然一長城也參將領標兵一營屯劉三里無事則守信地有警則應聲援其道路則開辟四達東有琴水路車二堡龍哈等六堡西有哱咳良舉等五堡北有羅墨高陽等六堡皆劍鑿山石砍伐林菁以通往來自賓州由三里達慶遠計程止四日設公館五凡

士日勤所事駸駸就厥緒無何應祥推松潘副總兵聘會疏請其略曰用兵之道善後為急得人為難而習夷情當利害者尤不多得應祥倡議討賊勞苦功高今地方甫定彈壓攸資易將領非計也請改陞副總兵仍管思恩參將事制曰可設鎮三周安古卯為一鎮思吉古鉢羅墨為一鎮古蓬都者剝丁為一鎮鎮各建城雉堞一新鼎足並峙以土官族目韋應鰲韋顯能黃馮各授土巡檢職銜部兵千人携家世守其地仍隸賓州以思恩參將

便廩食夫馬分屬之賓州上林宜山忻城四州縣供應行旅止宿各有依託其土田則核實給贍以八寨田給三鎮官兵以龍哈哱咳熟田二萬七千九百五十五畝并李佛嶺以北屬南丹衛為新屯原坐水南等處為舊屯黃村一帶上林舊民耕種者給上林為民業間稍變通前議以順軍民之情從其便也三鎮田候四年後照冊載子粒米三百六十四石量徵三分之一南丹田各給五十畝為一屯歲入子粒米六石凡三千三百五十四石

西華縣志

四十六

六斗候三年後全徵以給官軍俸糧而各寨遺孽穿窬草石者尚多既待之不死不令得所將貽後日憂聘仰體

天子好生之仁責將吏而下多方撫戢各給田畷以耕而隸之三鎮自是十寨內外耒耜相望矣諸所經費雖草創之初務恢規畫而綜理之密具有一勞償久安於暫費其謂茲乎是役也賴主上威靈諸執事勤力底有成績聘唯遵廟筭協

李國樞終事以毋負明詔而已隨會劉侍郎堯諫李御史東以竣事報諸將吏復蒙上賞云

論曰十寨怙強負固自干天誅久矣隆慶中有先處古田隨圖八寨之詔此廟略也柔則撫之叛則懲之古馭夷類如此粵自古田立三鎮得以夷治夷之法諸鄉落按堵如故豈非其明效大驗哉古田附省城疾苦易聞耳目易及乃其後猶有韋狼要者故轍可鑒也今十寨遠矣是在監司守帥加之意耳毋縱土司培植毋容奸人扇惑毋任其冒糗精而空吾壘毋因其就絀縹而弛吾防雖百年亡患可也然非獨十寨為然矣

四十七

西南紀事六

蒲田郭應聘輯

秀水項鼎鉉訂

擒黃賢相

黃賢相者忠州土酋也。父廷寶故賢相嗣。廷寶弟廷器興兵謀殺賢相。奪其官印。總督林都御史富檉參議鄭惟新左叅將傅縉督兵討廷器斬之。賢相得治州事。稍長。醜虐無度。久益驕恣。先是有四峒者。介于南寧恩明忠江兩州之間。恩明忠州

西南紀事

聖人

屢肆占奪。騷及旁境。嘉靖十八年。副使翁萬達議白督府改峒名四都。隸南寧地方。稍定。隆慶二年。冬。恩明府土官黃承祖奏取四都地。事下督府議。賢相遂爭之。勒都民投見。啖以魴馬。犒以牛酒。擅立總管諸名目。分兵數千守其地。縱令剽掠村落。焚蕩室廬。為禍甚烈。賢相復詐為都民上狀曰。民心思附本州。如商民避紂。盡歸西伯。請自部千兵。請軍門求理。蓋脅之也。南寧人情洶洶告變。聘時為藩使。又南寧舊守也。民爭訴之。會兵備僉司

西南紀事

聖人

作鼎入賀。還為聘謀曰。是安可已乎。顧廣中方有海上之役。如何。聘曰。兵非得已而用之也。此酋恣暴逾三十年。州氓憤而思叛久矣。余所稔知。此殆可以間取者。惟鼎深然之。至郡。即奏記列賢相罪狀。略曰。賢相絞母弑叔。殺弟戕妻。悖天逆倫。屠戮無算。而且征調不赴。例馬不貢。表箋不進。向未及一正其辜者。誠獸畜之也。今復據地縱掠。冒犯天憲。作孽之勢如火方燃。俟其燎原撲之晚矣。願假便宜圖之。否則勢必加兵。無養亂為也。總督劉都御史肅許之。永康縣典史李材者。時署遷隆寨巡檢司事。隣於忠州也。惟鼎知其人有謀。召與語。屬之以寨人覃惠內及材子夢辰。潛入州中。數往來貿易。盡得其親近狀。懸重賞聞之。其部下頭目傲思蒙裕輩。苦賢相殘虐。願為內應。材遂言於惟鼎。請以兵隨直入州治。逮之。既至。諸頭目果多解體。惟內兵黃中秀等在左右。賢相督之拒敵。官兵少却。被傷八十五人。材被鎗左肋。惟鼎悔之。迺更為文告諭賢相曰。敵傷官兵。皆黃中秀等之罪也。爾

甘肅解之。猶足自贖。又密示州縣部氓曰。賢相
在不甯。軍門將以大兵進。爾輩無噍類矣。得賢相
諸人可悉寘不問也。材復以覃惠內入。與蒙裕多
方設間。令官目互相猜惑。賢相勢寢孤。惟昂復密
為手書。諭二十四村。及四寨頭目程秀等。潛出投
謁。厚犒之。令號召鄉兵。擒獻賢相。諸所蓄積金穀
器物。悉聽自取。秀等唯唯。已復申嚴。旁近諸州峒
絕其聲援。而遷隆峒土官黃一元者。素善賢相。且
與比隣。惟昂度賢相有急。必依一元。責之尤謹。計

西南紀事

卷十

既定。惟昂密令材與蒙裕執旗牌。約蒙裕等集
該州各村寨民兵三千有奇。夜屯于剝埋墟。平明
為官兵旗幟擁進。近地內兵遙望之。以為真官兵
至也。爭取財寶馬匹。四散遁去。賢相勢窮。挈印奔
四寨。四寨村老就賢相語曰。官家逮主甚急。當詣
官聽理。賢相歎歔泣下曰。汝衆同官家暗計害我。
四面網羅。我無生路矣。自取孔雀血入酒飲。不死。
材督諸鄉兵追至。會黃一元兵亦至。遂擒賢相。黃
中秀及州印解惟昂時三年九月也。惟昂當論功。

西南紀事

卷十

獎賞有差。檄推官劉潔。知縣徐宗靜。及李材入州
坐鎮撫循。兵民立陳光蒙裕傲思等為總州管兵
名目。部領其衆。以督備指揮吳世勲還鎮四都。都
民復業如故。賢相斃于獄。督府以聞。盡賞銀三十
兩。紵絲二表裏。惟昂賞銀二十兩。一表裏。李材陞
三級。為本縣主簿。州目蒙裕等及南寧民可元朴
等俱請如思恩上。思左州例。改立派官。惟昂白之
督府。無何。蒙裕復言曰。賢相三子尚在。州民意向
未一。或懷嬰曰之義。或起狐兔之悲。願順州民。仍
立賢相後。惟昂尋為書報。盡曰。考之往牒。思恩上
思左州諸地。更革之後。叛者四起。至數十年。爭戰
始休。田州改派官。不二年。盧蘇之亂旋作。是前事
不忘後事之鑑也。賢相已殺其長子。有命及女二
人矣。今惟三子在。曰有瀚。有澗。有誥。皆蒙裕輩收
鞠之。而三子之母亦已為賢相所殺。其子嘗語人
曰。父不死。吾兄弟未必俱生。誠立之。知以為德。而
不以為怨也。况族屬目民逋逃尚衆。其心尋嘗一
日忘黃氏哉。請降州為縣。隸南寧府。立有瀚嗣之。

官一員代為之理。於計誠便。官族黃元探亦詣督。唐告曰。賢相之罪。誠不容誅。然皆蒙裕等誘之也。乞立孤以存黃氏祀。肅帝疑之。乃遣指揮李炳往。與李材同鎮忠州。檄惟昂解州印。及有瀚元探蒙裕等赴督府審處。惟昂復為書報曰。黃元探者。先年爭襲作亂。廷器子也。蒙裕者。計擒賢相。有功人也。今元探請存孤。而陰訐蒙裕。其情巨測。聞元探集勁黨百人。取道先發。恐將不利於孺子。及蒙裕諸人。願熟察之。無墮奸謀。令有功者阻喪。為兩江土酋竊笑。廼令推官劉潔偕李炳解至督府。時肅以謁告將發。復令劉潔等勘報州印。給有瀚。有瀚稱弱為炳華所誑。以印質廣城官族。得金若干兩。糜費殆盡。肅檄下惟昂曰。賢相監故。已足正法。有瀚宜還藥州事。以安羣情。惟昂得檄。拂然曰。意徒為諸奸地耳。未幾以疾卒。兩廣巡按御史趙煥。李良臣交章論其事。詔下兩省勘辦。炳等各抵罪。有瀚尚幼。仍委官坐鎮其地。

西南紀事

卷六

西南紀事六卷

江蘇巡撫
採進本

明郭應聘撰。應聘字君賓。莆田人。嘉靖庚戌進士。官至南京兵部尚書。謚襄靖。事迹具明史。本傳。粵西府江上起陽朔。下達昭平。亘三百餘里。諸獠夾江而居。怙險剽竊。隆慶四年。攻圍節浦。永安府應聘代殷正茂為巡撫。集漢土兵六萬。征之三閱月。悉定。又討平懷遠陽朔洛容上油邊山五叛獠。尋以憂歸。因錄其攻取之畧。以成是書。其刊板則萬曆八年。復起巡撫廣西時也。所言與明史應聘本傳及李錫傳大畧相符。

交黎剿平事畧四卷

〔明〕歐陽必進撰 方民悅輯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民國三十年輯玄覽堂

叢書影印明嘉靖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交黎撫剿

事畧五卷》提要

交黎撫勦事略序

交黎撫勦事略者集總督少司

馬安成歐陽公所爲經略文字

也先是嘉靖丁未安南都統之

孽莫正中者以衆來奔其黨范

子儀寇欽州戕我偏裨圍城掠

野邊民苦之越明年黎賊那燕

挾衆攻厓感諸州縣糜沸事聞

上震怒屬公議勦平之又踰年議

成協議者少保平江伯陳公侍

御廬陵黃公莆田陳公內江蕭

公連百粵之兵簡文武之士統

督之以副總兵三司於是叅政

沈君應龍有交之役都督僉事

沈君希儀副使錢君喈朱君道
淵僉事徐君緝叅將武君鸞都
指揮張君國威有黎之役副使
黃君光昇方君民悅都指揮俞
君大猷則二役兼有之既乃移
鎮海上刺期底定伏波樓船之
功不是過矣公自經始告成及
預處兵後夙夜焦勞兢惕籌慮
萬全其大要則審兵端勵士氣
峙糗糧精器備核功罪增守臣
也爲疏若干首檄若干首奏讀
之竊歎曰公可謂善於兵矣說
者謂交處一隅黎奉有司質約
其敢於矯虔擅署置踰犯近疆

一時徂征之勞皆前所未有而
况烟嶼瘴溪神出而鬼沒者以
奇勝也然有進于是焉且
中國之體重矣公豈忍吾民于水
火而忘憤懣乎顧惟
皇上大德如天無有遠邇內外均
於覆燾生育矧夷惡未盈猶庶
幾憬化是故公之誓師也文告
娓娓苟可致附而來猶將緩功
徐戰以爲之所也何其不獲已
歟公捷聞者二俘馘者累數千
計然善惡是非如判黑白無弗
畏且悅焉荒裔羈縻之臣屬朝
者款關貢者譯至又如覩雲日

于雷霆霜霰之後豈偶然哉於此尤見公之不獲已也公之善兵蓋在於此雖然余尤有槩窺于公也公天性端嚴而厚重其爲政惟務休息節養相安於無事而未嘗一毫矜詡蓋仁人君子心乎國家者也而博學宏識邃於春秋其致審於華夷之辨帝王以仁義爲兵蓋有本焉然則公之善兵又可知也庚戌之夏

上以公久勞邊陲

嘉殊勲進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副憲方君勞來疆理於海之南

北梓是集識公惓惓兵後之意且謂予竊淑有年矣俾僭言於首集凡二帙卷以彙分終二役而止蓋公鎮廣以來諸他敷奏論議視此殆什之七八尚以俟紀太平者述焉

嘉靖辛亥孟春既望

安樂事時序

五

賜進士正奉大夫廣東布政使司左布政使前奉

勅提督學校浙江按察司副使翰林院庶吉士南昌張鑒謹序

交黎勦平事畧目錄

第一卷

地圖

交南疆域圖

瓊州府疆域圖

第二卷

奏疏

保署良將以安邊方以弭夷患疏

擒獲夷賊功次疏

第三卷

奏疏

平定夷賊查覈功罪以明賞罰疏

安南歲貢疏

擒斬獲叛賊疏

第四卷

奏疏

走報地方緊急黎情疏

懇乞大兵勦除劇惡黎賊早救民命以全

地方疏

預處兵後地方以圖治安疏

懇乞大兵勦除劇惡黎賊早救民命以全

地方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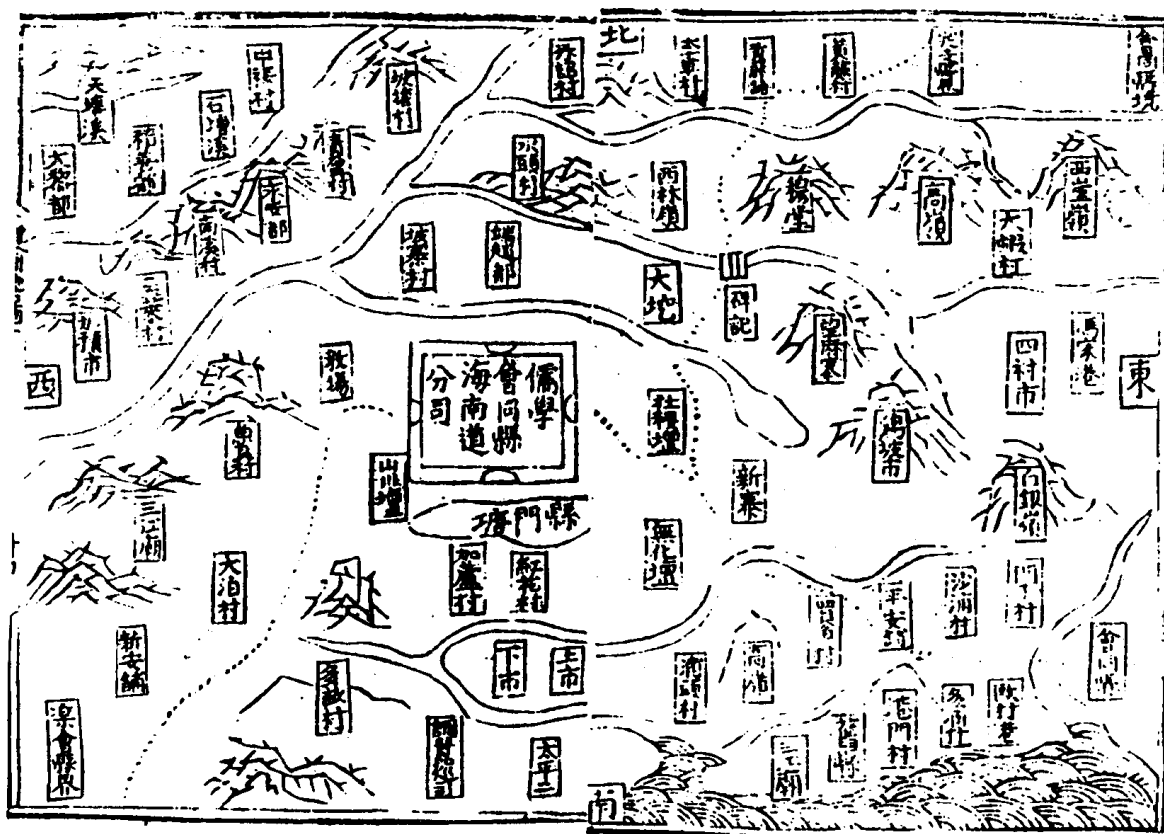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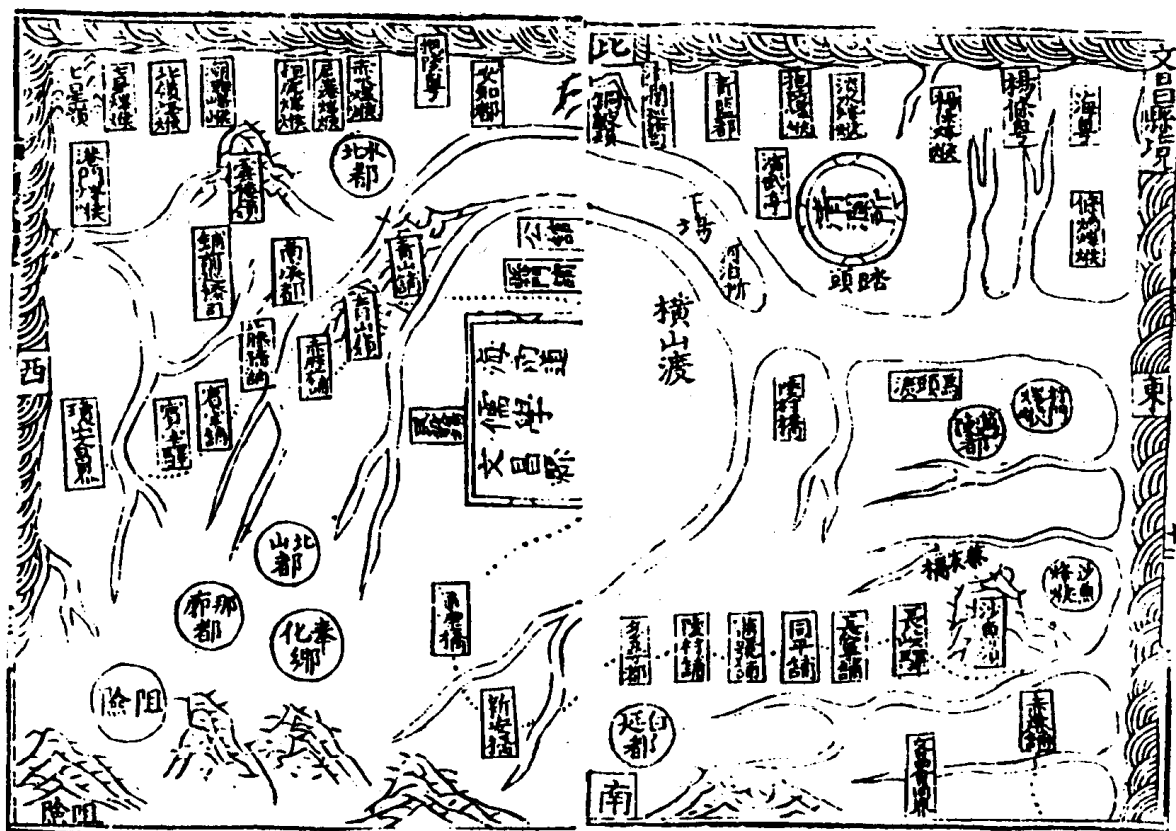
勦平黎賊查覈功罪以明賞罰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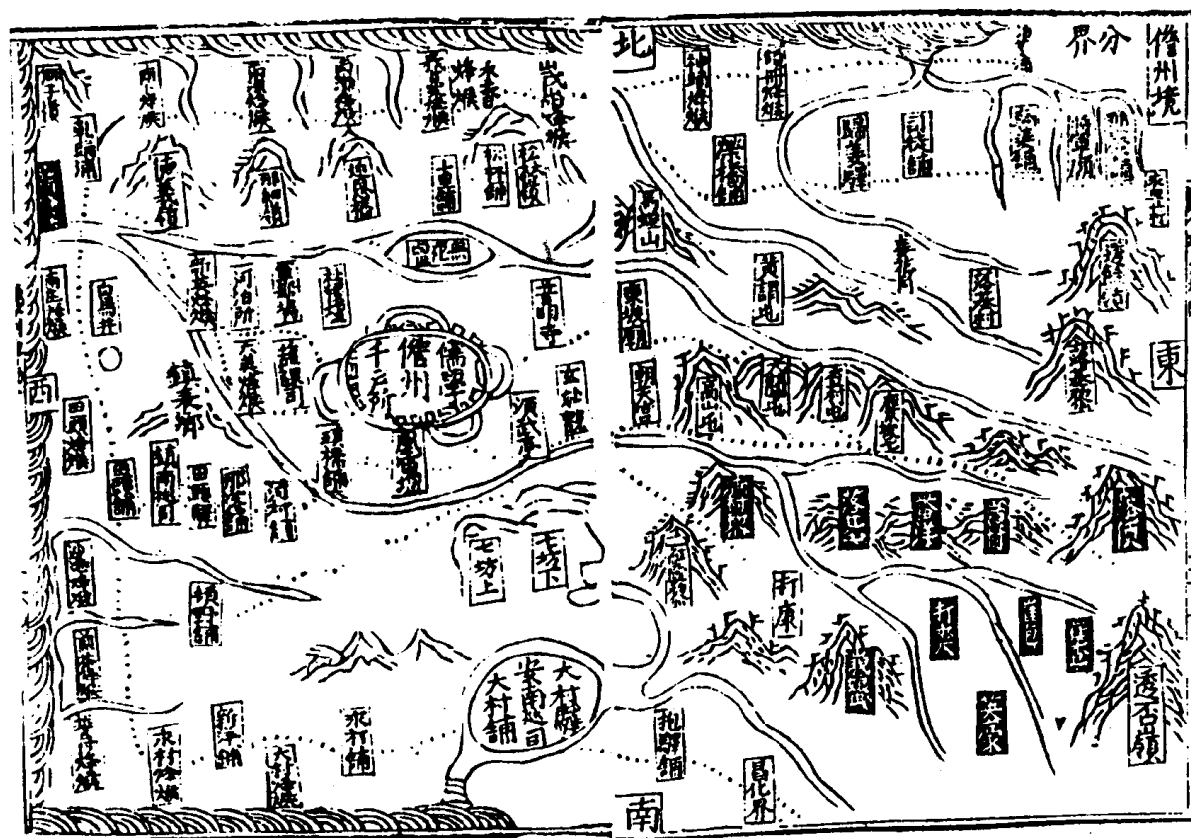
交黎勦平事畧卷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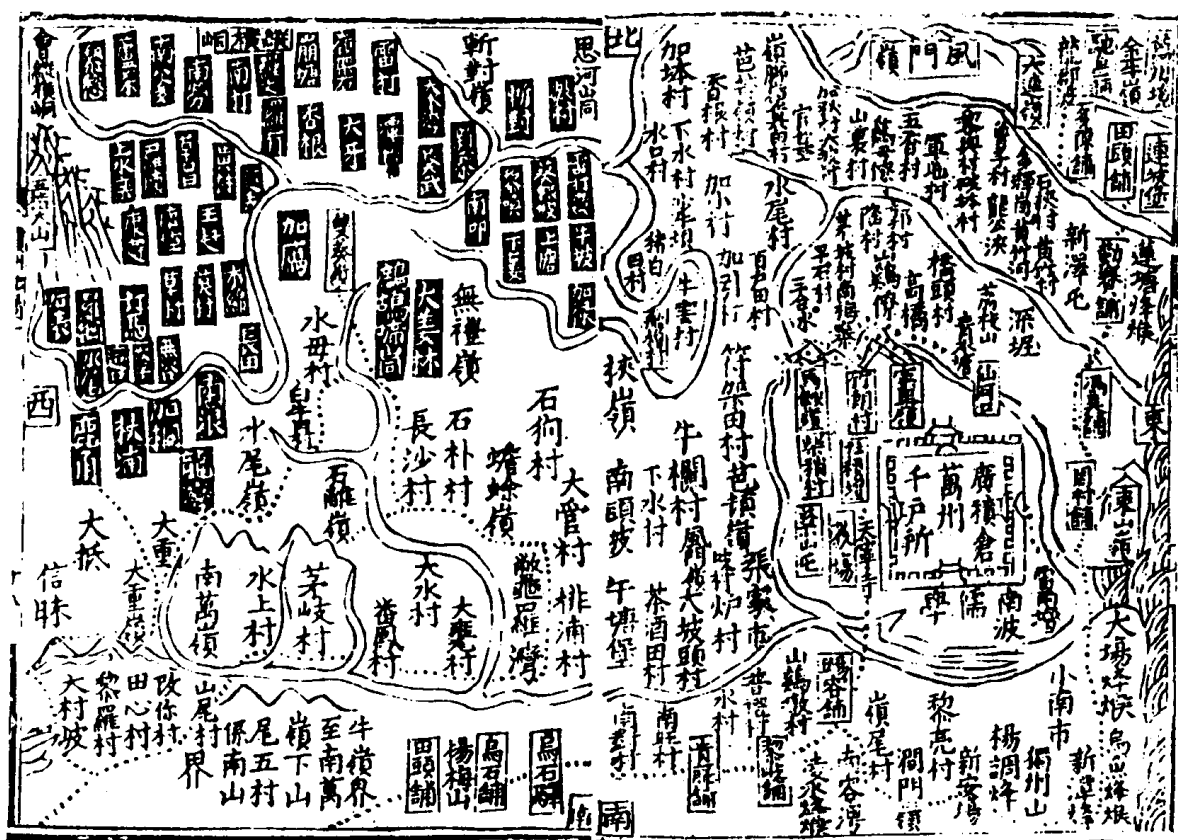
交黎地圖

地圖者所以明華夷之限列山海之險夷之勢稽廣狹之治夫限明則藩防重形列則地利著勢識則守禦嚴治稽則撫叙盡欽之於交也限防峻矣順而懷之逆則威之制禦蠻夷之常道也瓊黎與吾民錯居非交南在嶺隅之外者比誅亂撫良綏和而變化之即吾民也觀斯圖者可以知勤平交黎之畧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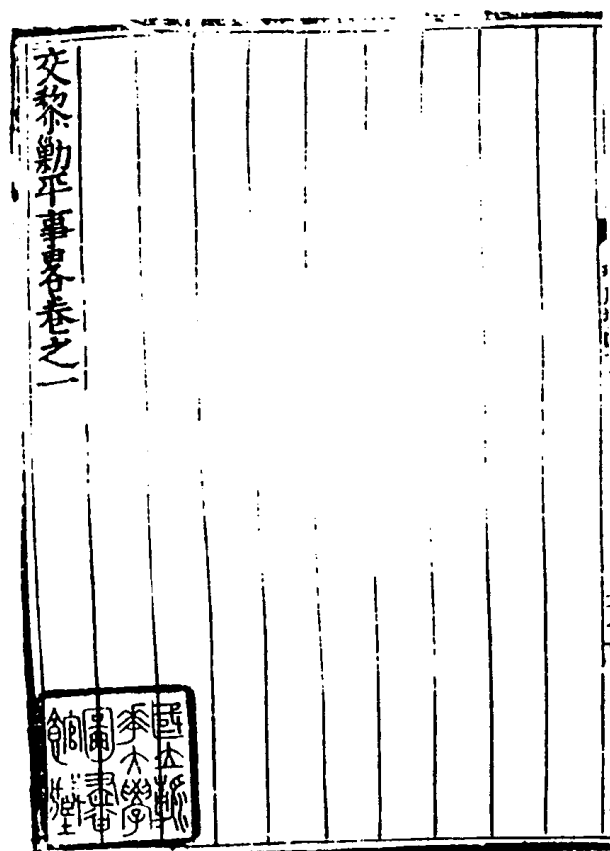












交黎勛平事畧卷之二

奏疏

欽差提督兩廣軍務兼理巡撫任

兼都察

院右副都御史臣歐陽

爲保留良將以安

邊方以弭夷患事據廣東肇慶府新興縣申爲
乞蠲真將救生靈以靖地方事准本縣知縣陳
衍開據本縣儒學廩增附生員李建中梁一清
等連名呈稱切惟新興僻居萬山徭獠接踵盜
賊爲害匪常嘉靖初年奉兵征討未幾遁者復
萌嘉靖二十四年以來賊首葉子寬蘇青竹蘇

班虎吳廣盛梁汝清譚元清等徒黨縱橫肆出

劫害鄉村殺擄人牛燒毀房屋姦淫婦女慘毒

極甚近雖招撫則其背叛不常黎民聊生無計

賴有摩撫今編排門丁夫立以千百長約束互

相見察守禦幸蒙真將都司俞大猷按守彼地

未得旬月盡將各營兵壯點閱倍加整理其各

千百長保甲丁夫人等各備器甲器械編成行

伍時親教演率縣鄉民咸知有勇雖制板可以

撻彼強賊各招新民分執約法三條鄂票極口

讀者罔不心寒肢慄且密察各賊住址

徑諭撫適得其時殄滅將有其機一動百舉隱

然其勢風聞本官近陞別用合邑士民莫不掩

腕捷曾偶得平害主將又為他邦所奪民苦何

日得蘇伏乞將懇切情轉申借寇則興良倒縣

之苦可解而父母斯民之念悉庇矣又據通縣

六都鄉宦著良家甲千百長排年里老鄉民歐

世興陳大用等連名狀保切惟本邑地僻徭賦

擾亂多年民遭災害不得安生雖蒙招撫各賊

住種害不除每日紛亂甚於在山百姓厄難

扶首而食被害鄉民屢次上訴幸俞都司新臨

下邑拯溺於水火之中宣布威令督編家甲大

網小組一裁制事宜罔不周備未幾月餘竟

項遺迹我等後來得蘇望風仰德何幸如之陣

臨鄉都不用乘騎自裹行糧素無勞傷民財而

急在救我數民荒涼境土亘古至今罕逢韜略

教閱技能教民習戰忽聞遷喬置任大權而我

均一天下之民理無彼此之殊何以棄急而從

其緩若不披訴保留攀轅臥轍必復孽害吾聞

善政尚且借寇一年乞爲申請保留大任殄瘁

賊患毋容遺類一邑士夫軍民實霑恩惠呈保

到職據此看得本縣地方民徭雜居盜賊淵藪
近年以來劫殺肆出荼毒太甚

天厭兇殘惠茲奇傑忠義性植誓不與賊俱生韜略
飲聞期成此而朝食躬親較武不辭矢石之勞
單騎臨營帥先夫甲之氣誠信之諭手於逆黨
奇正之謀協於機宜徭浪聞之而漸以寒心招
撫見之而日亦斂跡長城所在命脉攸關有古
良將之風焉是新興積年之逋寇方藉是以殄
殲迺今一旦拜

命而行則新興之民終無所拯而地方之難亦不知

其所止矣合無俯順本縣學校里排迫切之下
情軫念百萬生靈之命脉乞賜本官勉留鎮壓
以清穢濁生民幸甚等因備申到臣案查先據
新興縣延壽芙蓉等六都被害排年鄉民歐廷
俸陳龍梁茂達等連名狀告為累案背招重大
賊勢已遍林野百姓危急乞憐早賜徵兵討除
事已經批行據守巡嶺西道右叅政陳仕賢會
事黃大燕會呈稱查得新興縣東路照會都賊
首蘇班虎等約三百餘徒西都寧化都賊首譚
元清等二百餘徒北路芙蓉都賊首譚青蛇等

約四百餘徒皆湊合各山徭賊日益滋蔓勢甚
猖獗其餘各處盜賊難以盡舉生民至此塗炭
已極非得威武振揚以鎮壓之則兵非素練武
備未可以卒修民無固志保甲未易以卒定顧
欲以戢強賊之暴而拯斯民之困恐亦難矣合
無乞發土兵打手多則二千名少則千餘前去
該縣安插又得素有勇略將官一員督率調度
無事則時加閱習有警則相機制變向化不貳
者勿輕擾以安其反側之心肆惡不悛者毋輕
縱以養其效尤之禍俟管堡武備鄉民保甲稍
有次第然後制軍回今照廣東都司軍政僉書署
都指揮僉事俞大猷武藝素精才猷懋著志存
立功望足威敵合無請乞行委前去督理援揚
威武其各該管堡俱聽約束遇有盜賊生發隨
機策應務使盜賊屏息惠不及民其餘未盡事
宜許聽隨時酌處等因該臣會批叅詳新興之
盜原係良民既已就撫安插終是顧惜身家或
官司無以安其反側或地方不樂於與之為伍
輿隙既開變故莫測則亦有由矣都指揮俞大
猷依擬委用仰行本官懋圖才猷盡心所事不

必先耀兵威以駭視聽且開誠撫諭往來新恩
之間督行俟有次第則伸縮運用臨機應變皆
在我矣及行都司轉行本官將原管本司印信
暫交按察司副使黃光昇管理本官就彼無程
馳往新興地方查照該道原議明文從長計議
相機撫捕原有未盡事宜聽臨機裁決一面呈
報或增添兵糧酌定實數呈請定奪續據都指
揮俞大猷呈稱新興浪賊時下雖聞風少安恐
兇人之性未能即移發之賊難保其無如蒙
調發備戰狼兵一千名委肇慶衛勇畧素著原
任指揮聶繼統領前來使職約束調度待其兵
將相知遇有一二叛招村光用以勸諭三月之
後可漸次送回等因又該臣會議督發原任指
揮聶繼并委官督押目兵等手前去收發在營
操練遇有賊徒越出為患省令相機截殺續據
都指揮俞大猷呈為薦舉將村乞假事權以濟
地方難危事准本司咨准福建都司咨奉巡撫
浙江兼管福建福建寧漳泉等處海道地方
提督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朱 案驗准兵
部咨該本部題該巡撫都御史朱 題前事該

部看得都御史朱 題稱總督福建備倭署指
揮使黎秀貪縱妨廢守備福建汀漳署都指揮
僉事俞大猷謀勇素著歷試有功乞要將黎秀
革任或行提問將俞大猷改任福建都司領黎
秀備倭之職一節為照閩浙海防大壞極弊非
惟通番接濟之徒縱橫玩愒而備倭貪縱武備
廢而不脩固禍本也巡視都御史朱 攬繼澄
清痛登積弊所據舉劾將材賢否更易地方而
假重其事權實海防要務相應俯從合候
命下將黎秀先行革任仍咨都察院轉行巡按御史
提究需索常例隱匿損傷兵夫情罪具奏發落
俞大猷已陞廣東都司軍政僉書既有安戰之
功沿海鄉民追思保留而朱 亦謂用之海防
敢保有終合無改任福建都司職銜總督備倭
以代黎秀遺下廣東都司員缺本部另行推補
等因題奉
聖旨依擬欽此欽遵備行福建都司差人守催署都
指揮僉事俞大猷星馳前來本司到任等因備
呈前來又該臣會批此地方重委兩邑生靈已
盡付之矣今方有次第遽報移官推任有未了

之務不得輒離此各省通例仰仍安心整理務畢殊勲海道無事了此而趨未晚去後隨據前因又該臣會同鎮守兩廣地方總兵官征蠻將軍太保兼太子太保平江伯陳 巡按廣東監察御史黃 議照

國家地方之務本無分於彼此臣子職守之分亦當盡其始終各省三司官員凡有委用重大事情未完雖已陞任皆留用完報方許赴任自是通行舊規況於兩廣事情關係軍務尤為至重查得先年廣西布政司右叅政顧遂陞任湖廣

按察使因先委用未完廣西按察司副使戴鰲陞任江西叅政因地方有事各留任且久今新恩二縣生靈正在水火之中都指揮俞大猷自會委以來即能遵行保甲訓習二事推誠鼓舞畢智振揚今據士民懇告之情正在機會方動之際若遽以陞任而去則前功盡棄後效莫圖况福建海道自新開設督撫以來巨寇既獲宿梗盡平已是清澄之期無可展布之地較之於此事勢緩急迥然不同了此而趨亦屬未晚除案行廣東布政司備行都指揮俞大猷照舊支

俸仍查照原行明文安心整頓展布才猷務期盜賊屏息軍民安堵以慰一方士民之望以完一任終始之績候事寧之日方行呈請赴任該司仍行福建都司查照轉呈彼處巡撫提督都察院知會施行又該別卷為夷目投生事先准兵部咨該前提督兩廣軍務兵部右侍郎兼左僉都御史張 會題前事備咨前來已經備行將安南夷目莫正中莫文明等安插及會行廣西左江道廣東海北道各守巡官并廣東布政司轉行該道欽遵查照先令節行明文作速查勘彼中事情即今有無安戢莫宏漢有無存在何處先年頒給

勅印見係何人捧守如莫宏漢見在各該官目耆士人等就便扶護宏漢正身刻期齊赴鎮南關聽候委官審勘承襲緣由明實取具該司所屬宣撫官目人等歸一供結并莫宏漢親供宗圖同委官不扶重耳結狀履查的確具由通呈以憑會議奏

請定奪續據督備龍溪等處地方南寧衛指揮戚章揭帖稟稱訪得莫揭海生莫宏漢近於嘉靖

二十七年二月內生痘瘡故今該司未知何人承襲等因又會行左江道守巡官督行南寧太平等府衛掌印并督備官備行安南附近諒山長慶等府衛查勘要見其宏漢是否伊何月日染患痘瘡病故見今該司係是何人權管有無相應承襲作速查明具由通行呈報以憑施行若有別故亦要明白彀說續該臣接管查行各道守巡官及廣東布政司各督催勘報隨據分守雷廉高肇等處地方左叅將武鸞呈爲極惡夷賊鄉竿官軍殺死人命急救生靈事又經會行叅將武鸞并海北道守巡官會督各該應捕官軍兵壯人等加謹防截又據廉州府申爲地方事據欽州申據崗長黃鳳陽等報稱本年陸月初叁日有安南夷目范子儀復回萬寧州春蘭社駐營至十八日見得勘事指揮孫正與千戶朵綸百戶馬銳在于交界北貞村統領兵前來將孫正虜去殺死旗軍一人斬傷二人范子儀即退回萬寧駐營備申到府看得該州切近彼地城孤兵寡彼賊雖狂固不敢肆爲深入然河洲思勒等地未免被其荼毒思患預防誠不

可不豫爲之地乞大振兵威調撥精兵數千委驍勇將官數員前來欽州駐劄相機進取等因到臣會行該道守巡官會同原任叅將武鸞嚴督防守把截仍查究指揮孫正等失事緣由指實叅呈續據欽州中同前因節經差官督發碣石衛指揮胡紹勳南海衛百戶朱世昌各哨官軍并順德新會東莞三縣打手銃手梁直鄒傑周選等通共一千四十員名馳往廉欽地方聽原任叅將武鸞會同該道分守官分布防守及行巡視海道副使黃光昇督行新會東莞二縣預行雇備橫江烏鰐船各十隻在取後生兵夫聽候軍門另行取用續據原任叅將武鸞稟稱本年八月十三日夷目范子儀將指揮孫正并各旗軍送回等因臣又會行帶管分守海北道右叅議方民悅將指揮孫正千戶朵綸百戶馬銳遵照臣欽奉勅諭內事理今周招解又據廉州府并欽州各申爲地方事俱會批仰守巡海北道會叅將武鸞速勘議報詳又據督備龍憑等處地方潯州衛指揮卞爵呈爲歲

貢事級到安南都統使司應襲都統使莫宏漢中
稱宏漢遵奉遺屬權統司事具申軍門代為祈
請襲職雖未該奉

朝命然今恭遇

貢期莫宏漢謹遵照先年

勅書仍做如先國王世子故事委差宜撫同知阮情
副使謝詢等齊捧奏啓本

表箋文并方物已於本年四月十一日起發往關候
命望乞責委諸司照舊差官前來鎮大關限日開鑄
等因該臣會議查係該司應

貢之期本應照例行委會官秤盤起運但查莫宏
漢先次具申告哀

請封進

貢因與兵部原議不合駁行勘結未報續據夷目
莫正中莫文明等投生赴訴內稱莫宏漢年當
五歲阮敬欺其幼弱肆行稱亂追逐篡漢等情
亦節經行查未報又查廉州府行據安南海東
府牒報與莫正中等訴稱前情大畧相同又據
督備龍憑地方指揮戚章稟稱阮敬部下頭目
統集夷兵來彼處放火燒去伊間近據本官又

稟稱訪得莫宏漢於本年二月內生痘瘡故今
據該都統使司申請進

貢見係應襲莫宏漢權管司事則與前項各報事
情迥然不同事干夷情又經案行左江道守巡
叅將官會委太平南寧二府掌印官并督備指
揮卞爵親詣鎮南關將該司差來宣撫同知阮
情等會同審勘安南都統使莫福海是否於前
項月日病故莫宏漢是否莫福海嫡子及嫡妻
某氏何年月日所生即今是否見在權管司事
曾否於何年月日患痘其權管司事見係何人

扶護原賜

勅書印信見係何人收掌該司官屬地方見今有無
和睦安輯彼時因何燒毀伊闕駁行勘結因何
久不回報如果無他故暫省令回關聽候仍
行附近長慶諒山等府覆查明白具結作速申
報以憑議處題

請施行又據廉州衛申為地方事據安南宣撫司
宣撫使范子儀等呈稱莫宏漢的於今年二月
內痘瘡病故并阮敬自僭稱竊乞轉申軍門請
發頭目莫正中回安南承襲管治等因又該臣

會議看得安南都統使司近申報應襲都統使莫宏漢遵例儲貢今夷目范子儀又稱莫宏漢的於今年二月內痘瘡病故彼此互異及查督備指揮戚章先備安南應襲都統使莫宏漢呈開范子儀等懼誅逃于海陽安邦等路地方嘯聚鼓亂今若莫宏漢委果見存在司權事則范子儀因何得以日久嘯聚盤踞邊疆併行索仰該道守巡叅將官備行太平南寧二府掌印官并督備指揮卞爵會同將范子儀所呈前項事情一併查訪要見莫宏漢曾否的於前項月日

文報事

三

患痘是否見今權管司事其范子儀是否宣撫使職事因何日久嘯聚前項邊界地方該司通無整理通併訪勘的確明白具由通呈以憑議處題

請施行隨據帶管分守海北道右叅議方民悅呈為官軍行糧事批合浦靈山二縣如議於原允應動銀兩內酌量支發買米運赴防城雷州府既相近亦准行動支無礙銀一千五百兩買米運赴欽州各應用不許推延遲悞仍選委的當官掌管收支事完冊報橫州擔運為艱且不必

行又據廉州府申為急缺官軍行糧事又批依擬行又據帶管分守海北道右叅議方民悅呈解犯人孫正等招由又批仰按察司再問招詳又據帶管分守本道右叅議方民悅分巡海北道僉事陳崇慶會呈為地方事會批仰廣東按察司會同布都二司各掌印官從長計議具由通詳并據分巡海北道僉事陳崇慶呈為夷目投生事據廣西太平府呈送原差崗長楊天縫總旗林清齋執安南都統使司申本道公文一角內開應襲都統莫宏漢申為地方事情事內

文報事

四

稱該奉分巡海北道會同議委指揮孫正督同崗長楊天縫抵勘安南事情奉此莫宏漢竊慮宏漢係先都統莫福海嫡子應該承襲緣被族惡莫正中越賊圖奪職位賴有合司官目盡力扶持各轄路民照舊安帖莫宏漢今當在司城捧守

勅印權統司事累有行文申稟軍門及諸上司節奉牌文行今莫宏漢赴鎮南關候勘莫宏漢已委宣撫阮拔萃等齎文繳報督備龍憑指揮戚章乞限宏漢護將

勅印并帶領宣撫莫敬等抵關聽審而未奉依期按臨今蒙守備指揮孫正賢差榻天縫等前來查勘莫宏漢就便委官伴通榻天縫等回司仍與接見并委付耆舊官目黎伯驥陳斐等捧將天朝原賜祖父都統銀印一顆及

勅書二道并通年使臣順齋

勅諭三道聽榻天縫等審勘并行令族目莫仁廣莫大度等及各該管屬人等數百員名并曾差稟軍門及赴京謝

恩脩

貢范光佐范正毅等及該司舊時官目前被莫正中脅去今已回司看服應務如鄧文值范金梧

等一同前來證驗莫宏漢即遵照來帖回文并奉具親供宗圖及所屬官目供結一摺四本付榻天縫等領回仍差人隨同護送回稟守備指揮轉達軍門上司會照庶該司的實事情得以上達而正中叛黨無所漏生於

天朝憲綱中等因并宗圖供結各一本抄白原奉

勅書

勅諭并銀印字號共六張各到道案查先據指揮孫

正呈據安南安邦路海東府官范恒心等差隘目裴廷猷齋遞公文一角為地方事內稱范恒心等查照先於嘉靖二十五年五月初十日該司應襲都統莫宏漢遵奉先都統使莫福海遺屬權管司事就年九月日先都統祖故莫登庸族孽莫正中見旗襲都統莫宏漢年幼潛與奸目阮如桂范子儀裴敬信等謀叛圖竊都統官位舊時官目鄧文值范金梧等并族屬莫文明等俱被他誘去聽從作叛這時該司叔父莫敬典暨耆老官目黎伯驥莫敬等嚴以大義討而

正之莫正中懼誅逃于海陽安邦路方嘯聚作亂即月該司差委族目莫敬典同宣撫黎伯驥莫敬等提兵攻勦今年六月日叛目阮如桂等已即伏誅其黨裴敬信等并他所脅去官目鄧文值范金梧等一齊首服效順若杜世卿前已病故惟莫正中負罪奔走該司累行令莫正中能自收革待以不死而莫正中執迷弗悟携帶族弟莫福山并不肖族屬莫文明莫仁智等違禁越漏

天朝廣東欽州界投住其所捏作文詞誣訴去是處

妄今奉見莫正中莫文明等并已解赴軍門審
詳其餘黨范子儀逃于安邦路海岸險處時或
誑擾所在邊民該司仍行委莫敬典暨莫敬等
領兵追勦以安地方若應襲都統莫宏漢方在
交城管事謹收掌

天朝原賜

勅書印信其族目莫敬典官目黎伯驪莫敬武公彥
等及官屬人員協力同心相與匡扶并管理司
事以安轄內民目如軍門勘襲這條重大事體
范恒心等奉查今各備細查明的確不敢一毫

隱僻伏希詳照來文轉呈分巡上司軍門會照
案行仍提解莫正中莫文明等正身就將所安
插男婦人口依數抵鎮南大關交付諒山宣撫
司領回該司處治以正地方亂賊之罪以明

天朝法憲之嚴等因到道行間又據欽州申據尚長
黃海楊龍通到安南海東永安萬寧三府州會
行公文一角到州內稱查得宣撫使范子儀安
南忠藎之臣所行等事并與莫氏匡復圖誅姦
目阮敬以迎頭目莫正中回自

天朝管治本司夷民而已但莫福海子莫宏漢果於

今年二月內被阮敬安置別處染痘瘟病故阮
敬避居山西三島脩自稱竊若范恒心聽從阮
敬假稱海東府官捏作牒文皆是妄誕非的真
正公文不足憑據等情備呈到道參看得范子
儀供詞專指莫宏漢已故莫正中當立犬各吠
非其主理則有之及據莫宏漢申文并宗岳供
結俱用我

朝原降印文甚為明白可驗而宗岳枝派亦各分析
曉然况經原差尚長楊天總總旗林清潛身隱
迹親至彼中一聞

天朝差人即遣迎如禮莫宏漢親捧

勅諭印信與楊天總等驗看而官屬莫仁廣等數百
員名俱一一具帖通名各申叩見仍護出疆其
視范子儀之狼子野心制縛職官敢於僭干

國紀者萬萬不俾及照范子儀來文止具供詞而
不開宗岳結狀中間別有隱情難於顯言者况
其所用印信皆英方偽造不成篆文自與我

朝降給者迥別再查宏漢所開宗岳莫正中係莫登
庸庶生第四子就使莫宏漢不在彼尚有親第
莫敦彝以倫序推之應否莫正中承襲但夷情

重大猶恐狡誦難測合無嚴行廣西左江道從
鎮南關正路覆勘直實如果與本道相同方行
奏

請及照宏漢果存許今權理司事照舊通貢納款
比照軍械出幼之日具

奏襲職其真正中等候奉

欽依發回彼地然後數儀賊不臣之逆徐興討罪之
師惟復別有定奪等因連將齎到莫宏漢親供

宗昌及所屬宣撫官目供結與抄白原奉

勅諭并銀印字號呈繳到臣會批仰廣東布政司會

四
卷
第
二
十
九

同按都二司查議報詳又據本道呈解原差崗

長裨天縫等前來又批仰布政司會同按都二

司審議明當報詳續又據欽州申為夷賊行劫

事內稱有夷賊范子儀等賊兵駕船一十二隻

至于那隆村行劫燒屋崗長黃潭等即稟守營

指揮湛翔督發軍兵無同地方百長打手鄉夫

與賊對敵射傷不計當斬首級二顆及獲夷賊

一名解送到州收審等因又據該州申為地方

事內稱有夷船四十餘隻突至龍門江口官涌

等處地面打劫有備倭百戶許鎮督軍對敵云

失用盡賊衆猖獗去百戶許鎮殺傷落水身

死隨據鄉夫甘奎殺獲賊級一顆解州候并

據廉州府衛各申稱有夷船五十餘隻分散各

港烏雷白皮蠟利木涌等處行劫當督備倭官

軍兵壯前來追捕隨據鄉夫蔣三呈送殺獲賊

級一顆并報被賊殺死打手李填等二名等因

各申前來又經會行督催分巡海北道僉事陳

崇慶親詣欽州駐劄督理嚴飭各該官軍人等

加謹防禦截捕并查究各該失事人員參報及

行廉州府即查原稟准募狼兵三百名即今如

四
卷
第
二
十
九

果賊勢重大前兵調用不敷就便再行酌量召

募添發防捕先將各村崗居民查行保甲之法

團結聯絡推選千長統領操練近海地方暫將

妻子家財移近安穩住所止是壯丁守家住種

軍兵打手酌量緊要地方可以四應殺援處所

設營駐劄使得與村落居民互為聲勢不宜零

碎差遣使之孤危無勢致有疎虞及又案行按

察司會同布政司選委將官前去欽州住劄提

調督率官兵防禦布政司支發軍餉銀一萬兩

差官解發廉州府貯候召募狼兵工食支用該

道分巡官督同該府掌印官議處各該地方約用狼兵若干即行差人前去附近地方將該府原預召有狼兵作急召募齊足揀選精壯勇敢之人方許收用就於前銀內給與工食其原議新會東莞船船兵夫今應否取用速議停當呈報又據廣東按察司呈問過犯人孫正等招罪并照參各官緣由前來又該臣會批依擬孫正固監會審奏

請詳決馬銳准辯贖完還職餘照發落取實收附照千戶趙繼文遵照欽奉

勅諭內事理提問招詳指揮湛翔始行該道戒飭又據該司呈稱該本司掌印按察使李遂會同布政司掌印右布政使蔡雲程都司掌印按察司按察使李遂議得安南之事據范子儀之訴則莫宏漢既故而阮敬之僭竊已成據范恒心之牒則莫正中為叛而境內之輯睦如故參詳始末大抵宏漢幼弱事勢危疑於莫登庸支屬則長正中於莫福海親次則長莫敬典阮敬與范子儀等私於所昵人自為黨棄危微倖理或有之但莫敬典雖據人言未有實事范子儀等輒

便擁立正中夫安南地既內屬曆條

欽頒此等舉措不但無宏漢也是以阮敬等得以為詞挾宏漢攻之正中狼狽俱生備詞投訴據供阮敬罪狀難保必無但情多曖昧事難逆億近復據范子儀呈稱莫宏漢已於今年二月染病身故阮敬避居三島僭竊等因但六月內楊天縉身到安南親見宏漢呈報安南官目供結天莫登庸宗枝圖本及

天朝

勅印來歷甚明致詞亦順審據楊天縉執稱阮敬庶

人眼相見天縉彼若敢於僭竊不應貶損至此是安南事體之從遺係於莫宏漢之生死若宏漢名分不失則阮敬等為盡心所事而交通武氏援立敬典乃其未彰之過若莫正中擅立是實則范子儀為僭逆之黨而攻逼主帥誘殺官軍又其已行之惡今日之事誠宜督行廣西該道移文彼中定與會果阮敬莫敬典別無異謀官巨人等一心扶戴行令依期護送莫宏漢親赴鎮南關聽候軍門選委兩廣二司官數員押發莫正中臨關審勘但莫宏漢一實封祿有

歸順逆自見諸凡燭錦之詞不攻自破其處置一切未盡事宜自可次第無所事於預設也等因到臣又經會行左江道守巡叅將官速行太平南寧二府掌印并督備等官會同查照節行明文作急審勘的確明白具由通呈以憑奏請施行又據提調欽州四箇地方指揮當志剛并廉州府衛各呈申稱有南海衛哨軍陳賴等告出那蘇地方糴米回至羅浮路山被夷賊五十餘徒將米搶去打傷軍人何二奴等又竭石衛哨軍杜康榮等搶酒米往河洲糴賣行至羅浮地面被夷賊七十餘徒殺傷旗軍劉官保等當督軍兵斬獲賊級五顆并奪獲器械等因批仰介巡海北道嚴行禁諭查議報詳又據分巡海北道僉事陳崇慶呈稱據欽州申稱訪得安南夷目范子儀近招集徒黨比前畧殷甚當多爲之備具申到道看得該州地方雖奉軍門調發官軍打手分布防守但防城河洲思勒冲包等營地方遠隔兵寡人稀終難克濟而烏雷龍門海口大鹿墩等港又係海船從入之路如遇潮漲風高一帆可至若不威陳管伍何以昭示

天威震遠賊膽如蒙軫念夷情重大早乞調發精兵一千名添布防城河洲思勒冲包等處協力隄備其烏雷地面係入廉州龍門大鹿墩係入欽州俱是要口仍乞選委謀勇指揮二員前來各結大營坐鎮其地庶有備無患合用官軍糧賞等項就於廉州府庫貯銀內照例支給事完冊報等因批仰按察司會同布都二司查照軍門節行事理從長酌議遠由報詳及又會行掣取原在新興地方調用目兵常揚等土目弩手覃文舉等共三百八十名并又差人齎執令旗令牌分投前去督調原整棚目兵忠州歸德二州各一千名上思州五百名限十日內起程就彼取路徑抵欽州俱聽該道分巡叅將官查點分布營協協同見在官軍團營操守又據分守雷廉高肇等處地方左叅將馮文焯稟稱爲緊急海洋夷賊乞添兵應援事據欽州稟稱有夷船二百餘隻來至龍門口上指揮王廷輔督雷州船隻并各打手對敵半日各大船俱斬小船纜索駕蓬暫開大洋各夷乘勢入佛子地面隨行蛋船盡爲斬壞又據該所差人稟報夷賊在

於附郭鄉村打劫復來孟涌等處燒毀房屋流劫鄉村軍兵稀少不能為敵并據防守欽州城池領哨碣石衛指揮胡紹勳呈十二月二十日不料夷賊船一宗到於尖峯嶺木龍村行劫協同州所督帶軍兵徑抵截敵數陣夷賊續到船隻愈加勢難難以窮敵等因切惟欽州僻懸海涯兵糧甚缺地極城孤早賜區處并發精銳土兵打手漢達官軍數千前來應援分布把截仍乞兵船數十隻由海運過等因臣又會行差官督押歸順州戍守自兵周全等五百五十名達官舍二十員名馳往欽州聽參將并分巡官收發應援併勢防守及行海北道分巡官督催雷州府將原糴買糧米火速買完雇船裝載差官星馳部運至欽州官倉收備接濟仍多方設法計處要見即今再行應於何處支運或支銀買取若干俱要運至欽州收備支應或召商買運到彼聽從軍兵征買應用及行督發弓箭佛朗機銃火藥等項軍器前去欽州聽用隨據欽州揭帖稟稱夷賊范子儀部下范子流等統發兵船目今仍在海面流劫附海鄉村重罹荼毒但

執言莫正中久不送回定有他舉則窮寇無依必歆一逞勢所必至而海道相通每隨潮以為出沒其變若不止此若不多為之備亟為之圖則邊州難以得寧等因臣又會議得安南投生夷目莫正中等先經題

准安插聽候查勘處分至今未據的確而殘夷范子儀等竊據海濱窮蹙無賴假以取還正中為詞統率黨衆突來欽州地方劫掠鄉村逼近城郭殺傷官兵猖獗無憚據今莫宏漢若果見存則范子儀等實為安南之亂賊

天朝之罪人乃敢縱悖逆干犯天常法典難容罪在不赦所據防捕等項事宜合行會議庶盡群策案行廣東都布按三司即行掌印官會同并該道守巡參將海道廣西倉梧等道守巡等官將前項事情逐一從長會議計處要見各該夷賊即今應該作何防捕及見有何謀勇將官可委何處軍兵船隻可以調用合用糧餉器械應於何處取給及夷目莫正中等應該作何區處務要審度事勢酌量機宜各盡群策協于萬全一停當明白具由火速通呈以憑會議施行隨

據廣東布政司等衙門右布政使等官蔡雲程等呈稱該本官會同按察司按察使李遂帶管都司印事巡視海道副使黃光昇廣西守巡蒼梧道右叅政潘徽分守左江道右叅政康朗議照安南夷目范子儀等本以奔亡遺虜潛伏邊隅乃敢侵犯內地殺害官軍肆無忌憚法在必誅所據調度兵糧勘處事情節經軍門會行詳示具有成筭似難別議但照欽州地方孤懸海濱數被殘害實為可虞非專官駐劄督率防截則勢無統紀事難責成查得都指揮僉事俞大猷沉毅有謀忠勇自信觀其區處新興等處盜賊輒有成績用之邊徼尤為允宜近奉兵部勘合該巡視浙江福建地方右副都御史朱題該本部覆題奉

欽依改除福建近聞海寇頗已寧息若為邊防得人本官似應留用但奉有前項

欽依法難自便應否保留仍以原銜添註本司僉事專一駐劄欽廉地方協同叅將馮文焯併力防守候事寧之日另議陞改職等擅難定奪及議得欽廉武備單弱添發狼兵打手似不可緩相

應一面查催原調忠州歸德上思三州目兵與先督發各該官兵悉集地方聽談道分巡叅將官酌量多寡分布要害防守截捕相為援應及節據都指揮俞大猷揭稱漳州藤牌手三百名原係本官教練服習之兵合無聽行查取不限名數照依打手召募事例月錢之外量加犒賞專屬本官調撥隨在皆得實用又不但欽廉一隅之利也所議東莞烏糟等船雖稱海中戰艦然重大難運置之外洋或為借寇之資收之內海不免閭閻之患此海賊利涉之具非守禦之宜也况我兵專主防衛入海逐捕風波飄轉勢難連絡意外之慮不可不為見經海道預備取用烏糟船十隻每船篙工水手用二十八名兵夫戰士須一百名之上此輩不慣海戰開洋發量立脚不牢恐無益於逐捕而適以餌賊也即今應否催取前來應用必須分巡道速行從長議報合用糧餉即行雷州府查照軍門先行支銀糴買將完米石催促運發欽州貯給其餘隔遠府分即欲收買恐運猶恐夷賊方且縱橫海上多屬艱阻聞之該府米價頗平合無於布

政司再發軍餉銀一萬兩差官解發該府貯庫
聽其從宜折支或設法召商收買若支用將乏
先期申報續發并軍前賞功等用亦查照舊格
於內動支俱聽該道稽覈及事完造冊解司查
考備用軍器舟戰惟火銃爲利況海舟入澳必
須乘潮若先期於澳口多張佛朗機銃伺便迎
擊一中可覆往有用之南頭者具見成效請於
軍門查發數十把差官解彼應用至如常用鋒
利器械聽從該道措處或轉行布政司於省城
軍器局內查取解發指揮等官仍須選委數員
如鄒繼芳張裕范德榮等以備分投部領防截
之用其餘一應機宜又在該道及叅將都指揮
揆勢相時同心殫力庶圖萬全非職等所能遙
度而預設也再照欽州之警以取回莫正中爲
詞莫正中之歸與不歸係於莫宏漢之立與不
立莫宏漢生死之勘既實則莫正中順逆之理
自明所據先次會呈事理仍乞責成速勘若彼
中事體不結欽廉之間未即有解兵之會也但
叅詳情勢莫正中投納經年未據處分而范子
儀以窮狡之虜多方煽搆即莫宏漢阮敬不免

疑畏阻關之說若非區處得宜宣布有體亦恐
未必如期而至此探本善後之計惟軍門裁決
擬合會案通行呈詳等因到臣除依擬添發軍
器火藥催取領兵指揮督發原調土兵支解軍
餉銀兩及權宜暫行都指揮俞大猷移往欽州
協同各官防守截捕募取原經教習藤牌手應
用運候事寧之日備查有功失事人員另行
奏報一面督催廣西左江道守巡官查照節行事
理移文彼中刻期約令護送莫宏漢親到鎮南
關聽候各該官員臨關審勘的實會議停當另
行奏
請定章外臣會同鎮守兩廣地方總兵官征蠻將
軍太保無太子太保平江伯陳 巡按廣東監
察御史黃 議照兩廣地方俱與安南接壤
在廣西則爲思明歸順龍憑等府州俱土官其
強兵勁卒足以捍制故設鎮南關凡
朝貢文移俱從此正路度關往來其廣東欽州四
崗等處雖與安南止隔海港原無相通故未設
有關隘亦無重兵防守近因夷目莫正中等被
該司追逐窮蹙越來投生得奉題

允安揀聽勘其餘黨范子儀等因得偷生海東地方迫脅烏合日漸衆多致偽稱宣撫使私造秦命將軍之印自具供結呈遞內閣莫宏翼已死就乞要添兵護還莫正中爲主計平逆欽注璫父子母兄等情既而有欲以尙長褊天縫等先被守備官妄差直抵安南至是回稱親見莫宏翼見在管事及諸宣撫使等官俱輯睦供職執有曾與簡帖爲證莫宏翼又差人護送齎投印信供結俱備行三司等官審驗各似真實就此一端則其中之順逆曲直似已大畧有可觀者

文獻事略二

三十一

惟廣西行勘未報則以該道府等官必欲如先年故事令莫宏翼親詣鎮南關面勘往來約會役中未有定期臣等亦以關係夷情事體重大必得勘報的確始敢奏

聞區處而范子儀等乃敢遂以取必莫正中封還爲詞縱兵海上往來剽掠至於逼近州城肆無忌憚論法即當殄滅誅討以快人心但皆出於烏合窮賊無聊之計又其出沒無常去住靡定今安南之海東永安一府州夷民已盡被迫脅驅爲盜賊安南力不能制已置此一府州地方於

度外若欽州即不爲備則濱海貧民受害豈有紀極第用兵之道選將爲先見今調集各兵未經水戰而殘夷黨衆連年海上恃爲長技非有慣習舟師將領鼓舞操習難以濟事既經兩省各司道等官議舉見留原任廣東都司都指揮俞大猷乞要奏

文獻事略二

三十一

請改還填註令其事理欽州海防益深知本官生長海邦經習水戰向曾用事有功者今雖已奉欽依改官福建臣等參詳勢事在福建海防近平靖而欽州之患則關係夷情其緩急輕重之分自有所當確者如蒙

初下該部再行查議倘以臣言爲不謬乞將都指揮俞大猷仍以原銜添註廣東都司軍政僉書專一駐劄欽廉地方操習官軍教演水戰防捕夷賊以爲地方候事寧之日容臣等酌量功勞奏請擢用其福建都司總督備倭都指揮員缺另行推補庶輕重緩急各適其用遠近彼此均賴無虞蠻夷畏而

國體尊矣惟復別有定奪緣係保留良將以安邊方以弭夷患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請

旨

嘉靖二十八年正月二十二日

欽差提督兩廣軍務兼理巡撫兵部右侍郎兼都察

院右副都御史臣歐陽

為擒獲夷賊功次

事據廣東都司軍政僉書署都指揮僉事俞大

猷呈稱先因安南夷賊范子儀等劫掠欽州地

方奉軍門議召東莞新會兵船一百六十餘隻

前來防捕該廣東布政司帶管糧左叅政沈應

龍廣東按察司整飭兵備兼分巡海北道僉事

陳崇慶及廉州府知府胡鰲同知趙可旦議將

前船暫泊廉州冠頭嶺北灣使夷人探望不及

或再入寇相機截捕嘉靖二十八年五月初六

日申時據欽州知州黃希白飛報安南賊船突

入本州龍門港內流劫永樂等鄉村隨該左叅

政沈應龍僉事陳崇慶知府胡鰲議行本職星

馳督率指揮徐濬孫敏及各哨千百戶於初七

日申時至龍門海口把寨隨行指揮徐濬督船

入內哨探得賊船見在鳳凰江白勒港拋泊劫

掠又該左叅政沈應龍僉事陳崇慶同知趙可

旦各馳赴欽州督催各兵又據知州黃希白稟

稱龍門海口原有七十二港誠恐賊船四散遁

出議將大船一哨專守龍門海口其餘船分作

十哨將調到指揮謝昌言張昂李芳王廷輔殷

紹禹胡紹勳王金李鑑各領一哨由八小港哨

入指揮徐濬孫敏各領一哨由東西二大港哨

入本職督中軍船由中港直入本月十一日申

時各至鳳凰江口會合當遇賊船結宗前來拒

敵各哨兵船向前追捕賊見我軍威勢強盛怯

退白勒港灣創時天近晚本職料其更無他路

可出將兵船分為三疊攔塞港中號令各哨兵

船嚴行把截不得輕動以俟次早追捕是夜賊

衆果乘昏屢來挑戰希圖脫出各兵船堅守不

動至二十日早督率各船向前撲捕各賊駕船

前來迎敵兵船齊發衝沉當鋒賊船一隻指揮

徐濬親斬賊級一顆大小功全其賊手執牙頂

黃旗一面上寫雲根伯字樣并身帶劊付一張

看係子儀偽封雲根伯姓名武我本官所管哨

下千戶周俞督船戶袁國忠船兵斬獲夷賊一

顆冠帶總旗許守成督同船戶鍾德明船兵斬

獲夷賊一顆百戶甘清督船戶馮國富船兵斬

獲夷賊一顆百戶王詵督船戶謝公祿船兵斬
獲夷賊一顆鎮撫經世業自斬獲夷賊一顆又
督後生蔡天啓斬獲夷賊一顆各大小功全指
揮孫敏親斬獲夷賊一顆身搜印信劄付一張
本官管下千戶汪度督總甲李健等斬獲夷賊
一顆千戶張漢督總甲譚勇小甲廿勝兵夫黃
信英清陳勝蘇紹等斬獲夷賊二顆百戶魯學
督兵夫何勝馮明胡勇等斬獲夷賊二顆千戶
潘鄺督兵夫李廣李亮斬獲夷賊一顆指揮張
昂同後生羅亮斬獲夷賊一顆指揮謝昌言射
斬夷賊一顆大小功全千戶潘鄺督兵夫梁勝
胡勝生擒夷賊二人賊船衝沉數多賊衆舍船
登岸遁入山林棄戈遺糧四散奔潰水陸官兵
乘勝踴躍人各奮勇指揮謝昌言又督歸德州
官勇黃誠狼兵盧解雲等由陸路追捕斬獲夷
賊三顆大小功全指揮徐濬孫敏等官各督官
舍兵夫後生并隨捕人役連日奪獲夷船大者
用四十二槳漸降以至二十八槳共得二十八
隻中者用二十六槳漸降以至一十八槳共得
捌拾肆隻下者用一十六槳以下共得陸拾柒

隻又小木槽船共得拾隻通共壹百捌拾玖隻
見在駕至欽州河下送左叅政沈應龍會事陳
崇慶考驗其餘被各兵船衝沉查出二十一隻
不堪駕解着令吏目梁拱驗明差軍王亞三等
拆來船頭二十一箇解驗是夷人入寇之船已
盡數奪獲並無一隻脫遁但此方山高林密接
連不斷夷賊投逃其中本月三十四等日只
據指揮孫敏督兵區定鄧廣追斬二級大小功
全奪回婦女壹口指揮徐濬督船戶鍾茂芳錢
應茂鎮撫經世業督船戶馮旺兵夫黃宗與等
追逐生擒夷人共叁名緣照賊衆敗北之際不
及相約其弱者不任跋涉必盡餓死林中其強
而智者或望夷山奔遁其強而愚者不辯東西
南北饑困冥行不審歸路豈有還鄉之日又據
徐濬督兵追捕於白勒大山石穴內得大銅印
一顆皆書鎮廣將軍之印尚寶司造光紹五年
月日及據船戶屈豪等送出大銅鼓一面紵絲
衣服二件紅纜一條一件船戶馮文耀趙仕豪千
長熊大寶等送出銅鏡三件銅箭一十五枝又
三十九枝弓一把鏢鎗共八百七十二枝木牌

三百四十面又據指揮徐濬孫敘各送到行衙
小銅印七顆符法兵書數簿是夷賊一向行兵
全憑妖術符呪以鼓動一方之人也又據送到
一二數兵簿數是夷賊大小統領官負皆范子
儀偽封侯伯都指揮等官也除將前後斬擒共
二十七功并船隻銅印器械等物陸續差官解
左叅政沈應龍僉事陳崇慶驗報等因又據廣
東布政司帶官糧儲左叅政沈應龍廣東按察
司整飭兵備兼分巡海北道僉事陳崇慶廣東
都司署都指揮僉事俞大猷會呈准都指揮俞
大猷手本亦同前因及據欽州申稱奪獲夷船
乞留改作運糧及備倭旗軍駕用已經批仰同
知趙可且督同知州黃希白千戶趙繼文選擇
堅固大船一十五隻中船五隻共二十隻堪以
運糧備倭之用餘俱相應拆毀呈報前來其生
擒夷賊五名內一名因傷身死斬取首級見在
四名并奪獲黃旗銅印銅鼓銅鏡衣服等件類
解軍門錄鎗木牌給與各船分用首級二十三
顆委官閱驗一面護府州賊行要路象示奪回
被擄婦女一口給親領回等因各到臣據此

查先為地方事據廣東廉州府申稱嘉靖二十
七年六月十八日有安南夷目范子儀見得勘
事指揮孫正與千戶朶綸百戶馬銳在交界地
貞村就領兵前來將孫正擄去殺死旗軍一人
斬傷二人追回萬寧州駐營等因該臣等會行
該道守巡官會同原任叅將武鸞督兵防守仍
查究指揮孫正等失事緣由叅呈差官督發碣
石衛指揮胡紹勲南海衛百戶朱世昌各哨官
軍井順德新會東莞三縣打手銃手梁直鄒傑
等通共一千四十員名前去協守續據原任叅
將武鸞稟稱本年八月十三日夷目范子儀將
孫正并旗軍送回又經會行帶管分守海北道
右叅議方民悅將指揮孫正千戶朶綸百戶馬
銳遵照臣欽奉
勅諭內事理罕問招解隨據本官呈詳各犯招由連
人解報到臣批仰按察司再問續據廉州府欽
州申稱夷賊范子儀等駕船一十二隻至于那
隆村行劫燒屋崗長黃溥等即稟守營指揮湛
翔督發軍兵兼同地方百長打手鄒夫與賊對
敵射傷不計當斬首級二顆及獲夷賊一名解

南門外侯寄幼延今日久人文俱未見到續
該司牌呈為地方事內稱今年十月初九日姦
目鄧文值阮如桂范金梧丁伯潭等聽叛惡申
選阮文禽范子儀裴敬信等潛結黨與逼犯都
城暫出避于海陽宣撫所本月二十九日叔
父莫敬典暨宣撫同知黎伯驪莫敬稟祖母武
氏內訓率族目耆士人莫公彥阮唯等討正姦
目鄧文值阮如桂并范子儀裴敬信等罪他並
竄死海岸十一月十二日職再回都城轄內人
民輯睦如故等因又據督備龍憑地方指揮下
營呈為地方事內稱前項地方聚衆擾攘近查
訪得俱係阮敬莫金鑣等見得近故都統使莫
福海男莫宏翼年幼不與承襲管事致因聚兵
統殺清華高平等府要同歸服阮敬方纔設保
莫方瀛次男承襲都統職事等因又據廉州府
申據欽州申在安南海東府牒稱查得都統使
莫福海於嘉靖二十五年四月二十八日得疹
痘疾本年五月初八日病故其長子莫宏翼應
襲職年方五歲諸宣撫同知鄧文值阮如桂杜
世卿黎伯驪范金梧阮邦寧丁伯潭裴敬信

餘徒殺傷旗軍劄官保等當督軍兵斬獲賊級
五顆并奪獲器械等因又批仰分巡海北道嚴
行禁諭各議報詳及陸續會行掣調目兵常楊
等土目弩手輩文舉等并差人督調忠州歸德
上思等州目兵共二千八百餘名及督押歸順
州戍守目兵周全等五百五十名達官舍二十
員名前去欽州協同見在官軍團營操守及行
督護弓箭佛朗機銃人藥等項軍器前去聽用
又據欽州稟稱夷賊范子儀部丁范子流等統
誘兵船目今仍在海面流劫附海鄉村執言莫
正中久不送回定有他舉則窮究無依必欲一
逞勢所必至而海道相通每隨潮以為出沒其
變或不止此若不多為之備亟為之圖則邊州
難以得寧等因又經行據廣東都布按三司右
布政使等官蔡雲程等呈議保留廣東都司改
除福建都司署都指揮僉事俞大猷仍以原銜
添註廣東都司僉事專一駐劄提調廉欽地方
事寧另議陞改緣由前來該臣會同鎮守兩廣
地方總兵官征蠻將軍太保燕太子太保平江
伯陳 巡按廣東監察御史黃 具本題

請保留及一面暫委本官前往欽州駐劄提調并委
廣東布政司左叅政沈應龍前去料理隨據都
指揮俞大猷稟稱夷賊范子儀等船隻在海劫
掠應調兵船防捕等因又行廣東布政司文銀
發東莞新會二縣選募烏鰲橫江大艚船并中
小哨船共一百六十餘隻兵夫後生共五千四
百名各備隨船牌鏢火藥鎗刀等器并分給九
龍五龍鎗螺獅神機箭佛朗機銃火藥等項及
於廣州府永豐倉空運米七千石附搭各船裝
載委官管領去欽州聽該道守巡叅將等官相
機調度又據廉州府稟稱嘉靖二十八年正月
十七日申時據欽州稟報本月十二日一更時
分據原差緝事查老符來住等報有夷船入港
即稟叅將官將調來狼兵打手軍快人等差指
揮王廷輔千戶趙繼文佟一剛領去孟涌截捕
本州同叅將官固守城池至五更時分夷賊俱
各明火知兵數多叅將方出城門策應而各官
兵俱已先遁夷賊約船一百餘隻兵有四五千
人四面包圍直至城外將白沙水東阜通擇仁
中屯南屯各坊盡行燒劫架梯厚織竹笆及生

牛皮攻城本州同叅將竭力督率軍兵更夫監
生生員吏書人等對敵而婦女俱各分事方弩
亂發碑石俱投朗機等銃用難計數賊尚未退
或劉管天妃廟或劉管河次數處速募軍兵救
護等因稟報前來又該臣查得調到四會縣打
手葉國信等二百名田州報効目兵潘倍等三
百一十三名新會縣打手羅雄等三百名會差
神電衛指揮張昂兼同千戶杜凌雲官領馳往
欽州聽守巡官并叅將馮文焯都指揮俞大猷
分布截捕及行海道副使黃光昇督催原募東
莞新會二縣兵船速往策應續又據欽州申稱
前項攻城夷賊連敵三日銃箭傷死賊數拾餘
人賊衆扛檣而去正月十六日將船退出尖山
孟涌等處分往各村打劫乞速添兵船糧餉接
應等因臣又行催廉州府轉行同知趙可旦馳
往欽州專一管理糧餉與同本府嚴催合浦靈
山二縣并雷州府各速買糧米運到該州貯貯
仍將解到軍餉銀兩多方設法召買接濟又據
廉州府申據欽州申據防守河洲營百戶秦國
藩赴州呈稱本營地方接近賊穴更鼓相聞本

年正月十八日夜四更時分忽有夷賊衆多登岸吶喊放火燒燬本營河洲村民俱逃遠山孤營兵寡抵敵不過是夜奔走思勒營投生等因會批仰分巡該道究報又據都指揮俞大猷并廉州府知府胡鰲各稟稱二月二十七八日夷賊復來二十九日擁衆萬人直抵欽州城下先該叅將馮文煒發兵出城策應衆寡不敵又撥狼兵五百名割營教場俱被衝散見在靈山路口舖駐劄至初一日尚未退回勢甚危急乞催兵船并添兵前來策應又該臣等催調太平府土官目兵共四千一百七十名馳往欽州行令都指揮俞大猷等通將見在官兵分布哨道水陸剿捕及行空運梧州府廣備倉米三千石暫囤靈山縣聽候轉運接支續據神電衛指揮張昂呈稱夷賊行劫各村本職與雷州衛指揮王廷輔督率官兵二月二十五日至方家等村有狼兵打手常關王世綱等斬獲夷賊三顆生擒二名二十六日打手羅秀等生擒二名三月初一日田州小目魯用達官鎖德等共斬賊級一顆新會縣打手甘榮劉亮共獲賊馬一匹初三

日各賊回船等因又經會批仰該道分巡官會同督餉官驗實給賞賊犯研問招詳賊級梟示及行催該道通將各該有司軍衛哨堡等官前後失事緣由查勘的實叅呈續又據廉州府申准本府同知趙可旦開稱本年二月二十一日前到欽州二十四日據本州民秦廷舉等拏獲夷賊壹名黃鴨送官審得夷船已於二月十五日出海散劫二十五日據本州民黃本貴等拏獲強賊一名常旺送職審問間隨據黃亮等走報夷賊登岸行劫夷船多集佛子嶺尖山等處本職即同叅將馮文煒登城點視見近城各村火起一賊手執黃旗登嶺眺望乃遣指揮王廷輔帶領打手狼目前去截殺續遣指揮張昂領兵策應斬獲首級三顆大小功全餘賊走散訖是夜各該官兵回城本職親驗功級明白二十六日又見近城各村火起復出前項官兵生擒夷賊一名黎丕顯寫稱范子儀督募精兵准於二十八日齊到攻打欽城本職與叅將馮文煒嚴行各該官兵分布防守二十七日早又見孟涌南屯等處火起本職又與馮文煒遣指揮達

官帶領五百餘兵出哨前至南屯敵退各賊奔走登船被傷者頗多但未得其首級全師歸城二十八日辰刻賊果乘潮再上大小船隻盡泊天妃廟水東等處分兵圍遼州城南北各樹雲梯一座各用一賊執旗登望分賊四面扛擡竹笆及小木槽船越濠本賊與馮文煒督率官兵遇其越濠輒用朗機銃弓弩矢石等器打退晝夜更番巡視初一日申刻乘賊少懈遂出奇兵一陣斬獲賊目一名剝下青布夾衣并獲夷器等件奪獲賊馬一疋至初三申刻賊解圍而去

城內仍出健卒追襲其後弓弩齊發賊之在後船者多被傷死山水泛漲船下太亟不能獲取功級初八日本賊遣皂隸許文實蘇朝通隨捕打手林進等二十名押同本府談到狼兵常經常鄧軍堅等二百名前去捕殺斬傷賊衆時值大雨如注首級難獲止有常經常鄧共獲二級回報等因會批仰分巡該道查報續據蕪州府稟稱夷賊自三月初四日退後時聞海上炮聲自兵船至日炮聲絕聞該州居民如前捕魚海上無復賊踪各民亦歸耕種惟逃至遠方并附

近濱海如長墩等處者尚未歸業具稟到臣會看得兵船稍集軍威漸張該州鄉村之民既已得歸耕種而四崗新附之衆彼此被其衝突亦當招回安業河洲防城等營間有被其燒毀亦宜趁時脩復防守又行左叅政沈應龍僉事陳崇慶都指揮俞大猷先將兵船調度停當就便會同相機審勢統領各該官兵巡歷四崗地方振揚威武督行知府胡鰲同知趙可旦招集逃移省諭安業各相團結無力耕種者量爲助給各營堡舊基仍酌量地利或仍舊或量移務要據險可守與民村相近互爲聲援量添軍兵每日夜四遠差人瞭望有警即報各地方營堡官兵齊集奮勇立功仍嚴禁防城一帶居民不許與夷賊交通又據廣西太平府知府周允督備龍憑地方指揮孫文繡會呈該奉臣等案驗坐委會勘安南事情各於本年五月初二日齊到鎮南關勘據該司差來宣撫阮拔萃阮倩等稱說莫宏漢的係莫福海嫡妻潘氏於嘉靖壬寅年六月二十八日所生該司宣撫等官扶護捧

天朝勅印權事地方俱各安輯早望軍門容令通貢
幸甚又緣范子儀在前曾誘莫正中別生事端
走竄海岸掠邊爲亂今莫宏澤已行叔父莫敬
典宣撫黎伯驪莫敬等提領水船由海道進攻
又一面轉差阮倩督併諒山路宣撫及府衛等
官糾率步騎由山路同進合剿黨軍緣慮范子
儀等屯聚倚向欽州邊界令他輩搔擾

天境深恐加罪安南不能管轄罪過伏乞軍門行廣
東海北守巡等官嚴督廉欽等府州調發官兵
把截海港關隘哨堡各處嚴防毋令逃遁及請
職等轉稟軍門早定貢期乞押莫正中莫文明
等到關割領回司完備族屬恩義其從黨男婦
名口亦望照舊回貫及稱

表箋貢物先差宣撫副使黎光貴命事阮禮匡楊維
一等備齋至於壽昌驛守住年月已久屢次未
蒙示下等因職等又再三細審宏澤存亡是否
其阮拔萃阮倩等即就苦留各職任劄龍州待
其就願回司扶護莫宏澤限五月十五日親身
到關面勘明實庶免重煩職等思之宏澤幼冲
儻一至驗彼司未免動數千之師扶行我

天朝正係農忙之時亦未免行令思明龍州等處地
方裝兵壯威況值瘴毒之地酷暑炎蒸之際道
途之勞供給之費彼此甚是不便且今已再三
嚴審明白仍復傳採輿情并與先差頭目農昌
土民開均禍在等密察得真訖其宏澤實是嫡
母潘氏所生見存無疑其稱貢物見出壽昌驛
等候此乃年例之貢其宏澤請封之貢亦當另
備及稱范子儀爲患邊境恐貽伊禍安南之情
尤爲激切其稱取回莫正中等回貫一節緣莫
正中等昔日仰投軍門之心實爲投生與投主

也今稱領回設或疎虞咎有所歸理合差人馳
報施行又據各官差人齎繳安南都統使司應
襲都統莫宏澤申爲乞奉

天憲以安地方事莫宏澤自受囑權事來惟遵依
天朝原降先祖父

勅諭撫理人目安靜地方比因族孽莫正中起亂於
海陽撫路合境臣民聲義討之于時莫宏澤幼
未及知今覺慮正中廼先祖都統莫登庸庶子
圖僭作叛未必出於本心祇緣奸臣阮如桂范
子儀等之所脅誘以致惹罪然

天道好還無毫髮爽如桂果不旋踵隨卽送尸若正中該司累有令示能自首章待以不死而正中懼罪弗歸越境走透幸

天朝文武大臣議照

奏慶該奉安插正中得以苟生然好善惡惡天下同情豈有惡於該司而好於

天朝者但今

天朝旣示好生之廣該司何忍惡惡之甚宏澤仍差宣撫阮拔萃阮倩等前赴鎮南大關聽候

天朝太平府掌印周知府督備龍憑地方孫指揮等

會審轉稟

欽差軍門令送正中文明等到關示下割領回司再許備族屬以全親親之義其從常男婦名口亦望割還就聽照舊回貫各得安居以體生生之造若范子儀前脅誘正中後再別起邪謀走竄海岸竊掠邊隅罪不可赦就今宏澤已行委叔父莫敬典宣撫黎伯驪莫敬等提領水船由海道進并一面轉差阮倩督併諒山路宣撫及府衛等官糾率步騎由山徑進合剿子儀黨軍緣慮子儀所屯聚係倚同欽州近界如極討窮追

恐他或透擾

天境又重安南管轄之過伏乞軍門行廣東海北道守巡等官嚴督廉欽等府州調發官兵把截海港關隘各加防謹毋令子儀透容庶該司所差目兵得便擒捕以安地方這重大事體並干係天朝法憲宏澤不敢唐突擅便等因各到臣又行海北道守巡等官嚴督官兵加謹防截去後今據前因隨又據都指揮俞大猷稟稱本年六月初二日據欽州送到崗長黃鳳陽等報稱走散夷賊死于山溪者不計其數等因前來臣會同總

兵官平江伯陳

議照安南夷賊范子儀本以

竊蹙殘虜偷生海畔迫脅夷民擅自署置虐焰已炎於夷土流毒敢肆於近疆該都統使司以莫正中等方投訴向隱忍而不敢問臣等亦以莫正中等在勘處節撫諭以務曲全乃敢益肆兇強畧無省悟流劫鄉村燒燬營堡敵殺官兵攻圍城郭欽州沿海之蓄積被其剽掠四崗新附之人民遭其殘破罪惡貫盈神人共憤節該臣等督調官兵船隻行委左叅政沅應龍都指揮俞大猷會同該道分巡等官分布水陸剿捕

各賊聞知不敢窺欽州者纔三月餘茲復動聚
數千連二百餘艘深入搶掠仰仗

天威將士用命分十哨以遏其奔逸聯三壘以塞其
衝馳一鼓而敗之至於隻舟莫返向之所恃為
長技者曾不得一執戈而相角焉今查船隻之
衝沉山菁之奔竄其賊衆死亡之數雖未知的
確然人迹素不通之地輜重已盡棄雖印信割
付尚委不顧縱能忍饑餓風日躋緣萬山以尋
歸路所存能幾士民之忿似可少泄地方之患
似可暫紓但元兇未除孽本尚在該都統使司
雖申稱遣師合剿勇情難測目前之安未可長
恃意外之變所當預圖除臣等嚴行各官加謹
防禦毋懈於前遇有夷賊出沒奮力追捕并行
各官將擒獲夷賊譯審招詳獲功人役照格給
賞其有功失事官員候事寧之日查勘明實分
別重輕與安南都統使司年例脩貢及莫宏漢
之承襲莫正中等之遣回各項事情候貢使至
日會集兩廣三司等官再審勘的確從長計議
俱另行具

奏外緣係擒獲夷賊功次事理為此具本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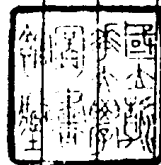
知

嘉靖三十八年六月初七日

交黎勦平事畧卷之二

交黎勦平事畧二

五十二



孫敏親斬首級一顆生擒
下新會縣後生兵夫李律
等共斬首級六顆其管下
顆生擒賊一名范靜千戶張漢斬首級一顆生
擒賊一名范廷百戶曾學斬首級一顆生擒賊
一名阮來嚮導張廷民斬首級一顆隨捕官領
藤牌手舍人王廷寬斬首級一顆生擒賊一名
黃疇舍人王繼勳斬首級一顆生擒賊一名鄧
占舍人劉賜斬首級一顆生擒賊一名黎文薰
舍人俞志弼斬首級一顆生擒賊一名高欽隋
捕南海衛軍人蕭以望斬首級一顆生擒賊一
名阮庶千戶相鐸斬首級一顆生擒賊一名黃
典總旗許宇成斬首級一顆生擒賊一名黃
欽州所小旗李應津斬首級一顆本日計其斬
首級五十七顆生擒賊首從二十三名藤牌手
打手兵夫林平陳表等奪賊大船一十三隻中
船四隻小船四隻其衝破連賊沉水賊船約十
餘隻賊勢敗散走由萬松港下船脫逃水陸之
兵於本月十三日辰時齊追到思勒營地面有
賊首范子流率領徒黨鳴鑼擊鼓向來迎戰本

職望見賊勢雄整即呼藤牌手王奇聰等自當
親斬賊首級四顆擊倒賊首范子流而生擒之
水陸兵將各皆震怒奮發藤牌手王奇聰等共
斬首級一百零五顆生擒賊高政潘伯宣黃光
贊陳乍范享鄧允執黃阻黃印周詩高溝周
汝為黃守范進阮有俸黃彼范榜黃春武有能
黃屈黃孟黃禮范但陳喚黃明阮敦正范子為
黃值黃和阮生何金鐵吳諧阮子檣武能高遏
三十四名指揮徐濬生擒賊首一名范瑞斬首
級一顆其部下東莞縣後生兵夫唐世明等共
斬首級一十顆生擒賊阮伯黃枝黃明佛裴皎
黃牙段金貂范智周股高體陳文禮黃曰黃農
武低鄧伯祐黃乾黃祿黃玉枕陳浪黃達裴聰
阮治鄧伯梅阮料二十三名其管下千戶蔣承
勳斬首級一顆千戶侯明生擒賊一名周鈺千
戶周俞斬首級一顆千戶談吉生擒賊一名范
淡百戶其清斬首級一顆生擒賊一名范為百
戶孫弘斬首級一顆百戶趙文霄生擒賊一名
黃朋鎮撫經世業生擒賊一名黃占指揮孫敏
親斬首級一顆生擒賊一名黃試其部下新會

縣後生兵夫周無敵等共斬首級一十五顆生擒賊常願武弄黃北黃文初四名其管下千戶汪度生擒賊一名武允恭千戶張漢生擒賊一名范子德百戶魯學斬首級一顆千戶趙繼文斬首級一顆生擒賊一名黃三督領藤牌手舍人王廷寬斬首級一顆生擒賊一名陳把舍人王繼勲斬首級一顆生擒賊一名武梗舍人劉賜斬首級一顆生擒賊一名楊福舍人俞志弼斬首級一顆生擒賊一名高鼎通判戴懋家丁戴文斬首級一顆戴祥斬首級一顆戴武生擒賊一名黃玩土官男并頭目李栢趙彭年趙天球李世興馮機李和農萬真黃鈺寶等共斬首級四十二顆生擒賊一名武尋指揮王廷輔親斬首級一顆生擒賊一名阮杜物總旗許守成斬首級一顆生擒賊一名黎孟千戶相鐸斬首級一顆生擒賊一名黃友嚮導張廷民斬首級二顆以上共斬賊首級一百九十五顆生擒賊首從八十一名及至本日午時分賊首黎公廉收整殘徒復來接戰本職復自當之擊倒生擒黎公廉一名各兵仍復奮發藤牌手王奇聰等

共斬首級一十一顆生擒賊黃詮黃明范文頌鄧結黃車霍文景吳秋陳掣武停榜九名指揮徐濬生擒賊首一名阮統斬首級一顆其部下東莞縣後生兵夫錢文實等共斬首級二十六顆生擒賊黃出阮清常有禮黃堂黃被阮潦黃初七名其管下千戶蔣承勲生擒賊一名高衛千戶侯明斬首級一顆千戶周俞生擒賊一名黃邦千戶談吉斬首級一顆百戶井清生擒賊一名黃丁百戶孫弘生擒賊一名黃應斬首級一顆百戶趙文膚斬首級一顆鎮撫經世業斬首級一顆生擒賊一名黃莊指揮孫敏親斬首級一顆生擒賊首一名黃物其部下新會縣後生兵夫馮興等共斬首級三十一顆生擒賊陳勤黃如金黃驍三名其管下千戶汪度斬首級一顆千戶張漢斬首級一顆百戶魯學生擒賊一名鄧熙千戶趙繼文斬首級一顆生擒賊一名周論督領藤牌手舍人王廷寬斬首級一顆生擒賊一名梁良舍人王繼勲斬首級一顆生擒賊一名阮帶舍人劉賜斬首級一顆生擒賊一名黃丁舍人俞志弼斬首級一顆生擒賊首

一名范映隨捕南海衛軍人蕭以望斬首級一顆隨捕軍人楊十才斬首級一顆生擒賊一名阮金橋隨捕軍餘楊文清斬首級一顆生擒賊一名黃典隨捕軍餘葉仁和斬首級一顆生擒賊一名阮廷保通判戴懋家丁戴文斬首級一顆戴達斬首級一顆戴祥生擒賊首一名陳宥嚴又戴武斬首級一顆土官男并頭目李栢趙彭年趙天球張梅李世興馮機李和許金震萬真黃鈺寶許文鈺馮忠梁鏡趙時春楊暹蘇昂黃誠等共斬首級一百二十八顆生擒賊首范文梅賊從鄭斷二名指揮王廷輔親斬首級一顆生擒賊首一名高嚴千戶相鐸斬首級一顆生擒賊一名陳有基總旗許守成斬首級一顆生擒賊首一名范丁嚮道張廷民斬首級一顆欽州所小旗李應津斬首級一顆生擒賊一名武傑以上共斬賊首級二百二十二顆生擒賊首從四十三名本日大戰二合共計斬賊首級四百一十七顆生擒賊首從一百二十四名將牌手江鶚過勇被賊傷死兵夫藤牌手林賢周吉馬伯高舉吳祥陳濟李崑林楊陳耀魏道溫

林元蘇尾謝大等共奪大船一十五隻中船一十七隻下船二隻其衝破連賊沉水賊船約二十餘隻賊勢大敗水陸之兵乘勝追逐於本月十八日巳時至河洲地方賊衆窮極水陸俱無出脫之路姑來抵戰本職呼兵齊進生擒賊一名黎達親斬賊首級四顆尙長王時習等生擒賊首一名范廷真指揮徐藩生擒賊一名阮文道斬首級一顆其部下東莞縣後生兵夫蘇日明等共斬首級六顆生擒賊武文仲黃典武文陽黃常武賞番勝黃石武有徵黃禁裴允魯范福黃光佐黎福川黎肅黃文貨高更阮紫黃照黃狗周文胡帶質二十一名藤牌手王奇聰等共斬首級三顆生擒賊高令蘇馬郭文阮福生等後志剛黎科陳嗎楊斌武文福武路陶等潘萬何愛段率周伯興段淡黃錐黃鵬阮琬郭文興段伯瓜阮令黎文化二十四名共管下千戶蔣永勳斬首級一顆生擒賊一名黃低千戶侯明斬首級一顆生擒賊一名常揚千戶周會斬首級一顆生擒賊一名阮文討千戶談吉斬首級一顆生擒賊一名阮至百戶井清斬首

級一顆生擒賊一名楊那百戶孫弘斬首級一顆
顆生擒賊一名黃清百戶趙文犀斬首級一顆
生擒賊一名阮伯峙鎮撫經世榮斬首級一顆
生擒賊首一名阮鐸指揮孫敏斬首級一顆生
擒賊首一名周物其部下新會縣後生兵夫伍
才等共斬首級三十顆生擒賊黃金精范滿黃
樞參名其管下千戶汪度斬首級一顆生擒賊
一名阮甚千戶張漢斬首級一顆生擒賊一名
黃金百戶魯學斬首級一顆生擒賊一名范艾
觀指揮王廷輔斬首級一顆生擒賊首一名黃
福添千戶相鐸斬首級一顆生擒賊一名阮子
生總旗許守成斬首級一顆生擒賊一名黃金
傍嚮導張廷民斬首級一顆生擒賊一名劉文
鎖千戶趙繼文斬首級一顆生擒賊一名黃時
督領藤牌手舍人王廷寬斬首級一顆生擒賊
首一名黎文泮舍人王繼勳斬首級一顆生擒
賊一名黃良舍人劉賜斬首級一顆生擒賊一
名黎文泛舍人俞志弼斬首級一顆生擒賊首
一名何伯男隨捕南海衛軍人蕭以望生擒賊
一名顧伯珍隨捕軍人楊十才斬首級一顆生

擒賊一名黃祖隨捕軍餘楊文清斬首級一顆
生擒賊一名陳公替隨捕軍餘葉仁和斬首級
一顆生擒賊一名高杓土官男并頭目李栢趙
彭年趙天球李世興馮機李和許金農萬真黃
鉦寶許文鉦張梅馮忠梁鏡趙時春楊暹蘇昂
黃誠等共斬賊首級一百四十二顆欽州所小
旗李應津斬首級一顆本日計共斬賊首級二
百一十一顆生擒賊首從七十六名兵夫後生
藤牌手王奇聰等奪大船九隻中船四隻下船
五隻其餘賊船被兵衝破連賊沉水并賊被兵
殺倒淹沉河水爲之盡赤本職又督令千戶相
鐸鎮撫經世榮百戶陳可大王洗徐世爵總旗
許守成分督狼兵藤牌手前去各山路口截殺
本月二十三日據百戶陳可大解到親斬首級
一顆生擒賊一名黃李百戶王詵解到親斬首
級一顆生擒賊一名黎伯泰百戶徐世爵解到
親斬首級一顆生擒賊一名黎歌千戶相鐸送
到藤牌手劉世哲等斬首級一十一顆生擒賊
范項黎延謝黃祐高文禮黃覺潘押黃塞高兩
段伯松周汝羅黎祿潘伯隴范青綠黃沙黃安

嚴仔細黎王無一十七名藤牌手許太在陣傷
死土官男李栢李世興趙彭年等共斬首級一
十顆二十四日據鎮撫經世業送到本官自斬
首級一顆都指揮俞大猷家丁成人美斬首級
一顆生擒賊二名黃克鮮黃檢百戶陳可大送
到親斬首級一顆生擒賊一名黃箇百戶王詵
斬首級一顆百戶徐世爵斬首級一顆又藤牌
手何舉等共斬首級一十一顆又生擒賊黃玉
蘭劉范何文報常超黃於黃金黃值黃永蘇廷
黃巍黃塞黃蘇阮文進黃橫鄧允穆黃兮鄧熙
載黃金榜一十八名十長褐本和斬首級四顆
褐寵斬首級三顆土官男李栢李世興趙彭年
等共斬首級二十七顆本日又據總旗許守成
送到自斬首級一顆生擒賊首一名古伯男又
土官男李栢趙彭年李世興黃誠等共斬首級
四十一顆又據吏目梁拱督崗長黃鳳陽同伊
姪黃世卿黃十道等送到斬首級七顆以上二
日共斬首級一百二十三顆生擒賊首從四十
二名二十五日各官兵追至萬寧州合界共
地方焚賊住劄營房四千餘間其范子儀先獲

妻子退出永寧社住泊聞敗走回安南內地去
訖通計自七月初九日起至二十四日止大小
交戰數合共斬賊首級八百零八顆生擒賊二
百六十五名各先通行稟報外分巡僉事陳崇
慶文會都指揮俞大猷議差指揮當志剛湛翔
百戶蔡彪等督兵再去各山路口截殺續據管
領藤牌手舍人王廷寬解到生擒賊一名黃榮
舍人王繼勳生擒賊一名陳穆舍人劉賜生擒
賊一名范勉各係七月二十五日在河洲上宅
村擒獲又於八月十八日據指揮當志剛解到
親斬首級一顆生擒賊一名陳清指揮湛翔解
到生擒賊二名陳文流黃般百戶蔡彪解到親
斬首級一顆生擒賊一名黃金光各係本月初
三日在羅浮東岸等處迎戰擒斬又指揮當志
剛解到生擒賊二名黃文藻黎必伸指揮湛翔
解到生擒賊一名陳力百戶蔡彪解到首級一
顆生擒賊一名鄧還各係本月初五日在羅浮
西岸等處迎戰擒斬又據指揮當志剛解到生
擒賊二名陳廟阮言百戶蔡彪解到生擒賊二
名黃出阮堯以上自七月二十五日以後共斬

賊首級三顆生擒賊一十五名湊前共計一千九十一功級并陸續奪獲賊鏢鎗一千二百三十二枝獲各兵船領用鐵銃一把獲欽州收庫照得夷賊范子儀范子流范廷真等統領萬寧永安各州夷黨節犯欽廉邊地殺害官軍擄掠鄉村燒燬房屋已蒙撫按鎮巡衙門將前項緣由會同

奏報外本職近奉軍門明文會同左叅政沈應龍右叅議方民悅僉事陳崇慶於本年四月內大書告示差藤牌手陳子萃王仕擢前去張掛宣

布

天朝威德令各散歸聽處乃敢肆惡不悛本年五月初五日大駕兵船進入欽州白勒港打刦該職等統領兵船奪船一百八十九隻擒斬二十七功級解報訖本職復於本年六月內會同通判戴懋知州黃希白大書告示差崗長黃文愛黃鳳陽前去張掛曉諭仍又不悛於七月初二日復來如昔貼浪等處地方打刦今該本職統率水陸官兵連日大戰撲殺計今賊巢已被官兵擄焚范子儀將領已滅徒黨已殲逃遁安南內

地若不餓死溝壑終當爲莫宏澤所擒欽廉地方從此寧息等因又據分巡海北道僉事陳崇慶呈准都指揮俞大猷開報前項功次到道行委通判戴懋知州黃希白指揮當志剛等醃收及另委同知趙可旦從公紀削以祛奸弊又據千戶相鐸崗長黃文愛等搜山擒獲賊人一十二名內相鐸自擒一名黃文愛等共擒一十一名呈辭前來併發同知趙可旦審紀通前共計擒斬賊人賊級一千一百零三功又該本道會同左叅政沈應龍右叅議方民悅都指揮俞大猷議照各該獲功及府州縣等衙門協謀贊議效勞官員俱應甄別目兵藤牌手兵夫人等相應照格給賞陣亡牌手江鶚許太亦應給與棺木以示優典以勵人心會案通呈隨據廉州府呈報同知趙可旦丁憂文經行委海北提舉司新任副提舉戴朝恩接造前冊及准都指揮俞大猷手本據戶丁隨捕舍人俞志弼王廷寬王繼勲劉賜家丁成人黃藤牌手王奇聰王宗政小旗李應津軍餘蕭以望楊十才楊文清葉仁和各告獲功不願賞銀後再立功補報情由在

案催據廬州府并副提舉戴朝恩各呈繳同知趙可旦紀驗過前獲功次手冊內開七月初九日鎮遠州土官男趙天球舍人王繼勳各斬首級一顆十三日舍人王廷寬總旗許守成藤牌手鄭明黃才陳成指揮王廷輔千戶侯明百戶孫弘舍人劉賜茗盈州土兵李實各斬首級一顆十八日千戶周俞鎮遠州土兵農能各斬首級一顆二十四日藤牌手陳子華斬首級一顆通共一十五顆俱幼小削除不錄外實錄一千零八十八功備開首從知見姓名該本道互相對查覆覈的實合行造冊繳報等因并據僉事陳崇慶右叅議方民悅呈議前後獲功失事人負備開職名論列功罪緣由及據僉事陳崇慶都指揮俞大猷呈解生擒賊首范子流等一十六名內開范子流原係永安州叅將偽封兼松溪伯范廷真偽封都總兵純良侯黎公庶原係永安州千戶偽封副總兵永川侯高嚴偽封壘溪伯何伯男偽封金山伯范瑀偽授叅將錢廣和偽授千戶阮耽周物俱偽授行征總管黃福添范丁阮鐸俱偽授叅將黃物偽授副叅將范

文梅偽封書記伯古伯男偽封貴溪伯陳宥嚴偽授吏目等因又據都指揮俞大猷廣西太平府通判戴懋會呈為擒剿叛逆事嘉靖二十八年九月二十一日據差去叅探舍人王繼勳總小甲黃廷善崗長黃溥裨寵齋送安南都統使司應襲都統親叔莫敬典宣撫同知黎伯驪宣撫同知致仕委同征集莫敬等印信公文申稱嘉靖二十八年六月日該司應襲統主節蒙天朝廣西太平府及督備官牌奉兩廣軍門并守巡諸上司明文行令本司速起水陸軍兵徑出萬寧州擒剿逆子儀黨輩限七月下旬進發等因到司該司主已依限先差守將范瓊阮師董黎堯悼阮唯阮玷阮富春裴玉瑋范瑤阮陣等從水道前往瀕海衝要各處把截以塞逆子儀往來搏食之路并該司主欲料差莫敬典宣撫同知阮倩從陸道前往諒山路督集本路官兵進就新安州地分披山取道直抵萬寧州春蘭社攻擄逆子儀窠穴適於八月初十日據見永安州人黎文報等四名捧俞都司明文到司備道都司提督水陸官兵數萬見由安南永安州海

路進駐萬寧州地界見此該司主即另差阮倩井同原差宣撫武恂黃岑及兵將阮文秩等往督諒山路宣撫楊諫阮當并土目阮廷傑常克家等整點管內驍手弩手毒手兵隊進就新安州界若莫敬典黎伯驪莫敬等督領屬將阮侃阮銳莫有命阮進擢阮文迎等共以本月十三日起程星夜兼行二十二日到海東府安興縣白藤海門駐劄撥兵追趕逆子儀徒黨於海岸各處二十四日進駐安邦宣撫治所分委范瓊阮師董等領將先鋒兵隊追剿前賊本年九月初二日准范瓊阮師董等馳報於八月二十六二十七二十九日范瓊阮師董等連戰大破逆子儀於新安萬寧等州海門源頭各處盡獲賊船二百二十三隻斬得賊首馘三百十顆俘得賊惡目逆祖逃逆維則及其餘黨二千三十名數其逆子儀單身上岸走窟范瓊阮師董等猶撥兵哨捕初五日莫敬典黎伯驪莫敬等續准左鋒隊將黎克惇馳報本月初三日黎克惇繼前哨賊其屬將陳棕於山林險處擊獲子儀正身解赴審驗明的等由准此莫敬典黎伯驪莫

敬等竊慮逆子儀係逆正中叛黨得罪既既擾安南邊民又犯天朝境界罪在不赦彼時累差兵將搜捕緣他竄近廉欽邊界以故未敢窮追他得偷生蔓惡今蒙軍門明委都司提兵把截他無所逃方就擒戮瀕海邊民免遭寇害都司之功不惟安邦路民戴之安南人感謝多矣等因備呈各到臣據此案查先為地方事節據廉州府并欽州申稱安南夷賊范子儀范子流等肆逆犯順攻圍欽州劫掠鄉村燒燬營堡殺傷官軍節經行仰該道守巡叅將官督兵防守及陸續調發漢達官軍目兵打手人等前去協同見在官軍團營操守防捕并行據廣東都布按三司右布政使等官蔡雲程等呈議保留廣東都司改除福建都司署都指揮僉事俞大猷仍以原銜添註廣東都司僉書專一駐劄提調廉欽地方事寧另議陞改緣由前來該臣會同鎮守兩廣地方總兵官征蠻將軍太保兼太子太保平江伯陳一巡按廣東監察御史黃 具本題請保留及一面暫委本官前往欽州駐劄提調并

委廣東布政司左叅政沈應龍前去料理隨據都指揮俞大猷稟稱夷賊范子儀等船隻在海劫掠應調兵船防捕等因又行委海道副使黃光昇親詣東莞新會二縣督同知縣孫學古林騰蛟選募烏鰲船并中小哨船共一百六十餘隻兵夫共五千四百名委指揮徐濬孫敏等管領前去聽該道守巡叅將都指揮等官相機調度又據廉州府稟據欽州稟報嘉靖二十八年正月十二日有夷賊約船一百餘隻兵有四五千四面包圍架梯攻城等因又該臣等查該調到打手并報效民兵馳往該州截捕及督催原募兵船速往策應并催調廣西太平府土官目兵四千一百七十名責令該府通判戴懋親領馳往欽州行令都指揮俞大猷等通將見在官兵分布哨道水陸剿捕并行委廉州府同知趙可旦專一管理糧餉續據太平府知府周允督備龍溪地方指揮孫文縐差人齎繳安南都統使司應襲都統莫宏瀝申稱范子儀前脅誘正中後再別起邪謀走竄海岸竊掠違陷罪不可赦就今宏瀝已行委叔父莫敬典宣撫黎伯

驪莫敬等提領水船由海道進并一面轉差阮倩督併諒山路宣撫及府衛等官糾率步騎由山逕進合剿子儀黨輩緣慮子儀所屯聚倚向欽州近界如極討窮追恐他或透擾天境又重安南管轄之過宏瀝伏乞軍門行廣東海北道守巡等官嚴督欽廉等府州調發軍兵把截海港關隘哨堡各處要加防護毋令子儀透客庶該司所差目兵得便擒捕等因到臣備行海北道守巡等官嚴督官兵加謹防截及行各官巡歷四崗地方振揚威武招集逃移省諭安業修葺營堡添兵防守隨據都指揮俞大猷呈為擒獲夷賊功次事內稱本年五月初六日申時據欽州知州黃希白飛報安南賊船突入本州龍門港內流劫永樂等鄉村隨該左叅政沈應龍命事陳崇慶知府胡鰲議行本職星馳督率指揮徐濬孫敏及各哨千百戶於初七日申時至龍門海口把塞議將大船一哨專守龍門海口其餘船隻分作十哨本月十一日申時各至鳳凰江口會合當遇賊船結宗前來拒敵各哨兵船向前追捕賊退白勒港灣創時天近晚

本職料其更無他路可出將兵船分為三疊攔
塞港中十二日早督率各船向前撲捕各賊駕
船前來迎敵兵船齊放衝沉當鋒賊船一隻指
揮徐濬親斬賊級一顆本官所官哨下千戶周
俞督船戶袁國忠船兵斬獲夷賊一顆千戶談
吉督船戶錢信夫船兵斬獲夷賊一顆冠帶總
旗許守成督同船戶鍾德明船兵斬獲夷賊一
顆百戶甘清督船戶馮國富船兵斬獲夷賊一
顆百戶王詵督船戶謝公祿船兵斬獲夷賊一
顆鎮撫經世崇自斬夷賊一顆又督後生黎天
啓斬獲夷賊一顆指揮孫敏親斬夷賊一顆本
官管下千戶汪度督總甲李健等斬獲夷賊一
顆千戶張漢督總甲譚勇小甲甘勝兵夫黃信
英等斬獲夷賊二顆百戶曾學督兵夫何勝馮
明胡勇等斬獲夷賊二顆千戶潘郎督兵夫李
廣李亮斬獲夷賊一顆指揮張昂同後生羅亮
斬獲夷賊一顆指揮謝昌言射斬夷賊一顆千
戶潘郎督兵夫梁勝胡勝生擒夷賊二名賊船
衝沉數多賊衆舍船登岸逃入山林并戈遺糧
四散奔潰水陸軍兵乘勝踊躍人各奮勇指揮

謝昌言又督歸德州官男黃誠復兵盧解雲等
由陸路追捕斬獲夷賊三顆指揮徐濬孫敏張
昂殷紹禹謝昌言李芳王廷輔胡紹勳李鑑千
戶蔣承勳侯明周俞談吉潘郎汪度張漢黎輔
陸翰王楨陳一鳳百戶甘清孫弘徐世爵王詵
趙文濬曾學周楠吏目梁拱冠帶總旗許守成
等各督軍兵奪獲夷賊大小共一百八十九隻
駕逃左叅政沈應龍命革陳崇慶着驗餘被兵
船亂衝沉水二十一隻不堪駕解是夷人入寇
之船已盡數奪獲並無一隻脫遁但此方山高
林密接連不斷夷賊逃投其中本月十三十四
等日只據指揮孫敏督兵區定鄧廣追斬二級
奪回婦女一口指揮徐濬督船戶鍾茂方錢應
茂鎮撫經世崇督船戶馮旺兵夫黃宗興等追
逐生擒夷賊共三名通共擒斬賊人賊級二十
七名顆并奪獲銅銃三件銃箭五十四枝弓一
把鏢鎗共八百七十二枝木牌三百四十面餘
賊溺水奔山死亡數多緣由前來文該臣會本
題
知外隨據欽州稟稱四崗村分人民逃散本州出

示差老人黃昌前去會同尚長黃文愛黃鳳陽
招得漸潭等村同民黃福愛等八十名復業訖
其餘附郭及各鄉村人民招撫回業者十之七
八等因在卷續准兵部咨為夷賊擁衆流劫鄉
村殺死職官事該巡按廣東監察御史黃
題前事本部為照安南地方懸隔海外宋元以
來叛服無常

國初陳氏衰絕黎季犛始肆竊據邇來黎氏又絕
莫登庸乃復效尤承封未及十年子孫遽爾不
振奸雄逆賊並作厲階阮敬立莫敬典之謀不

遂挾宏翼以號令范子儀立莫正中之計未成
循東海以遁棲勢解計窮兵久食盡却乃橫行
劫掠既執指揮孫正而戮其軍復殺百戶許鎮
而沉其屍四崗繹騷諸營焚燬若不及時勘治
將來貽患匪細事干夷情相應議處及查先次
題奉

欽依行令各該海道兵備叅將守把人員用心防範
不許怠忽縱令侵擾地方各官自合遵守嚴防
以消隱禍乃敢因循玩視縱賊橫行所據失事
官員俱當查究合候

命下移咨巡撫都御史歐陽 會行總兵官陳

將本官所奏事理審時設策作速定取莫正中
等男婦一百三十五名口既已安插姑候勘明
奏奪其范子儀等夷船五十餘隻使其罪在不
赦則宜設法剪除首惡餘黨驅逐出海使其情
尚可原則宜遣回彼國或安插內地勿再縱恣
長奸久為邊海生靈之患仍一面出給榜文選
差的當人役齎揭海東地方申

朝廷殺伐利害使其悔過從新各相解散若或迷
執不悛更肆狂逆即便督兵剿捕掃蕩蠻氛以
靖海隅有功官軍照例陞賞仍查先後失事官
員叅奏究治以為怠忽邊防之戒其莫宏翼軍
情速行原委官員催勘會議明白奏
請定奪等因具題奉

聖旨這夷賊入境肆擾依擬行總鎮官設法驅剿以
安地方如怠忽失事治罪不饒欽此欽遵又准
兵部咨為保督將官以安邊方以弭夷患事該
臣等題前事本部覆議合候

命下將俞大猷仍以原職添註廣東都司軍政僉書
專一駐劄欽廉地方操習官軍教演水戰防捕

夷賊以衛地方候事寧之日聽撫鎮等官酌量功勞奏

請陞用遺下福建都司總督備倭員缺另行推補本部仍移咨兩廣都御史歐陽會行總兵官陳并咨都察院轉行巡按廣東監察御史會案將安南事情逐一查照先令節行事理上緊督催原委官員尅期約令莫宏漢親抵鎮南關聽候各官審勘的實會議停當作速具奏定奪等因具題奉

聖旨俞大猷依擬用安南事情着總鎮等官勘議回

奏欽此欽遵各備咨前來俱經通行欽遵查照續據分巡海北道僉事陳崇慶呈據欽州稟報都指揮俞大猷已將夷賊范子流范廷真擒斬但范子儀先已聞風駕船遁去外洋未獲指揮徐灋尚督兵夫追捕子儀未回都指揮俞大猷已回防城截捕殺獲功次共計八百餘范子儀已携妻子徒黨走去清華府地方等因到道爲照范子流係子儀之弟而廷真又係用計賊首伯賴軍門號令俱已就擒而斬獲功級至於八百可謂非常之功萬全之勝但各兵夫打手并

目主狼兵備歷艱險成此膚功合先犒勞以勵人心以作士氣除將前項功次另行據實會呈合先稟報施行等因到臣已批仰該道會同分守官用心綜核閱驗并前後失事獲功員役分別等第從公具由呈報以憑奏

聞施行生擒夷賊問招解詳太平官兵犒賞已行餘官兵照酌行之以勵士心續又據分巡僉事陳崇慶都指揮俞大猷各呈報官兵續獲功次并幼小婦女賊屬緣由又該臣會批生擒夷賊仰該道會同分守道審問招詳首惡解審餘賊

族應州府軍固監候賊屬贖銀入官去後又查得別卷爲明時弊申大體以裨邊政事准兵部咨該兵科都給事中胡叔廉等題前事內一款正功賞之議本部覆議合候

命下移咨總督撫鎮官員今後遇有地方斬獲功級總兵官飛報捷音督撫總其功罪具實奏聞巡按御史應實舉劾等因題奉

聖旨都准議欽此欽遵備咨前來欽遵通行在卷今據前因臣爲照安南夷賊范子儀等本以奔竄殘孽無歸窮夷既得假重

天朝偷生邊境乃敢輒萌窺伺數犯疆場始集春蘭社以窺四崗既又逾四崗以窺防城既而又窺欽州一月之間被圍者至再至三既而又逾欽州且深入合浦靈山等縣與廣西上石西州等處地方屢論罔遵縱橫無忌鄉村流劫在在驚危查得州誌永樂七年交趾賊嘗一入寇其所被襲掠止於諸岩巡司與瀕海居民而已今則敢肆圍州城深入山鄉實自古以來交南未有之患地方未有之變神人之所共憤

王法之所必誅而弗可赦者也仰賴

廟謨成算示臣等以撫剿之略激將士以陞賞之典明命赫然人人思奮前此白勒港之師賊衆狃於數勝意以我兵雖集止於守城必不能張軍水上以角其長技及我軍十道並進三疊截遏一鼓而敗之至以二百餘艘之衆無隻兵寸戈得反焉茲曾不二月之間又復率其遺虜侵掠如昔等處地方意以我兵既集水上必不能累糧越山趨十數日之程以相角逐及我軍水陸並進經十五日接戰數合賊衆斬俘殆盡又直抵其巢穴焚其營壘四千餘間今計先後斬獲

都總兵兼侯僞副總兵兼侯者各一僞參將者四僞副參將者一僞伯者五僞行征總管者二僞千戶僞吏目者各一餘賊二百八十一名賊級八百三十三顆賊船二百八十三隻賊器仗二千五百零三件而填委於山壑沉溺於海上者不與焉卒之安南都統使司又得以乘我積勝之餘威殲其遺孽擒其渠魁妖氛淨而地方之患已弭誅討正而

天朝之體益尊是皆仰仗

皇上

聖武弘敷

天威遠振之所致非臣等大馬之力所能爲也顧惟先今失事及獲功官員例該臣覈實舉

奏則不敢不盡其愚臣查得廣東都指揮使司署

都指揮僉事俞大猷獨當一面力捍遼東料事

機於偃息搏俎之間親矢石於鯨波島道之上

師兩出而所向無前賊已盡而我兵無損

天聲丕振於異域風猷增重於中華此其功勞顯著

所當優叙者也廣東布政司左叅政沈應龍廣

東按察司巡視海道副使黃光昇各承委用頗

效勤勞或運籌帷幄而機宜允協共收白勒之功或選募兵船而纖悉曲當卒籍黑艦之利原任廣東布政司右布政使蔡雲程原任廣東按察司按察使李遂先掌司事共效議謀或督糧運於海舟賴無匱乏或募精兵於福建迄有成功此先後任事官負所當同叙者也分守雷廉高廉地方左叅將馮文焯廣東布政司帶管分守海北道右叅議方民悅廣東按察司整飭兵備無分巡海北道命事陳崇慶均行地方之責殊無備禦之方但馮文焯係新任又能聞警疾

陳崇慶事

九

趨欽州之城守有賴方民悅係帶管又經分地駐劄通崖陵之叛亂方殷准陳崇慶責任爲車誤事獨重已經臣叅劾外茲當巨寇既平之際俱有同事共濟之勞內馮文焯方民悅似應免究仍從量叙陳崇慶仍應量處者也燕州府知府胡鰲尚知趙可旦欽州知州黃希白判官劉傳均有城守之寄全無先事之防但禦寇端起於無階事變生於不測况用兵之際各著募兵督餉城守之勞事寧之後又有招民復業安輯之績內胡鰲兼有府城之虞防禦極苦趙可旦

適當州圍之變斬獲有功此皆功足贖過免究內胡鰲趙可旦仍應量叙者也領兵廣西太平府通判戴懋炎方初任暑月從征疲遠道而勞苦不辭督狼兵而私毫無犯軍中多贊畫之謀部下茂斬獲之績此則督領有功官負所當併叙者也原任守備廣西慶遠地方今被劾緣事廣州右衛指揮使徐濬新會守禦千戶所指揮僉事孫敏各承統領之寄俱遵紀律之嚴率兵卒而奮勇爭先歷水陸而俘馘俱盛此則統領獲功官負所當均叙者也內徐濬見提問

徐濬事

三

事情應否准贖仍行原行衙門徑自查酌施行廣州右衛指揮僉事謝昌言南海衛鎮撫經世榮右所正千戶周俞百戶王誥徐世爵廣州前衛右所副千戶侯明廣州後衛後所正千戶談吉廣州左衛右所正千戶張漢左所百戶趙文慶後所試百戶魯學新會守禦千戶所副千戶汪度東莞守禦千戶所百戶甘清孫弘燕州衛中所副千戶相鐸新興守禦千戶所百戶陳可大靈山千戶所百戶蔡彪俱先後領兵獲功官負以應量叙者也守把龍門海港雷州衛指揮

僉事王廷輔哨守河洲營蘆州衛指揮僉事當志剛中所正千戶嚴綱哨守防城營蘆州衛指揮使湛翔守把思勒營蘆州衛右所副千戶胡鎮領兵碣石衛指揮僉事胡紹勳欽州守禦千戶所副千戶趙繼文南海衛中所百戶朱世昌各承重委效死爲宜乃敢避難自全偷生苟活或營堡被其焚燒或軍兵被其殺傷揆之法典實所難容內王廷輔續委統領獲功頗多似應免究當志剛等功微罪重胡鎮等有罪無功均應提究者也及照蘆州衛左所試百戶許鎮守把海口奮不顧身與賊交鋒力竭而斃其忠勇之氣誠可嘉尚似應量加卹典以勵人心如蒙皇上俯念邊方用人之際乞

勅該部再加查議將前項功勞顯著并有功官員酌量陞賞有功有罪官員姑准免究或仍從量敘量處死敵官員量與卹典其獲功官軍目兵藤牌手兵夫家丁人等仍照例行巡按監察御史覈實施行罪重功微并有罪無功官員行巡按監察御史提問庶法令昭明人知懲勸將來地方有事不患乏才而臣等區區爲地方任事之

愚亦得有所持循矣再照臣欽奉

勅諭兩廣壤地相接寇賊不時出沒故於梧州府城內開設總府居中調度行事一應軍務須與鎮守兩廣總兵官公同計議停當而行務在同心協謀除奸革弊以安人心欽此欽遵臣查得兩廣自設軍門以來遇有地方盜賊生發向係提督鎮守官於總府協同計議凡調度兵糧事宜鎮守官亦必會行提兵征剿提督官亦必同往至於有功

奏捷及論列功罪俱係會本題

奏相承既久以爲定規今奉前例總兵官飛報捷音督撫總其功罪固爲分別文武責任之意但兩廣設有總府凡干軍務事情向係會同行事比之北邊事體似有不同所據前項捷音功罪欲候奏

請明示至日施行緣干邊方夷情似不可緩臣等謹遵新例各具

奏外如蒙乞

勅該部再加查議合無以後遇有地方

奏報事情容臣等查照從來舊規會本具

奏惟復別有定奪除將解到生擒夷賊就近行海道官監問招詳陣亡牌手給與棺木原被劫掠逃移人戶俱已先後招回復業量給牛種安集如故其莫宏漢承襲并莫正中等投訴各事情仍督催兩廣司道等官勘議停當另行會本具題外緣係平定夷賊查覈功罪以明賞罰事理未敢擅便為此具本請

旨

嘉靖二十八年十月

日

欽差提督兩廣軍務兼理巡撫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歐陽

為歲

三十三

貢事據廣西布按二司守巡左江道右叅議康朗副使徐禎分守潯梧地方左叅將王寵會呈據南寧太平二府知府王貞吉周允督備龍憑地方指揮孫文繡呈稱各奉委行文長慶諒山府衛轉行安南都統使司責差貢使黎光貴等齎捧貢物至鎮南關各職於嘉靖二十八年八月二十一日親詣開關驗秤貢物明白內有貢絹一十四疋守候年久被水濕壞不堪責令押貢來使阮拔萃齎回都統司換補未到其各方物

查照舊規撥夫權至思明州下船本月二十八日至太平府照例起關應付貢使唐糧九月十四日到於南寧府職等具呈分巡叅將官行委南寧府衛知府王貞吉指揮廣譽於建武驛覆秤明白扛送書院暫住外今將貢物數目貢使并從人姓名呈報施行

計開一進

御前金香爐花瓶四副該重二百零九兩銀盤一十二口該重六百八十四兩沉香六十斤速香一百四十八斤降真香三十根白木香五十件黑線香八千株白色土絹二百疋內有十四疋壞爛發換未到犀角二十座象牙二十枝一進皇太子金龜金鶴各一件該重三十兩銀盤一件該重二十兩銀香爐花瓶二副該重一百兩銀盤四口該重二百三十二兩黑線香一千株白色土絹五十疋一貢使二十員名宣撫司官三員黎光貴阮禮匡楊維一通事一員阮文賢官一員陳永清士人三名鄧茂黎允亮阮福壽從人十二名黎壽者范時棟武金湏范灼白軫具節阮驢阮時中胡文純楊肯堂阮文畿陳沉又據

各官呈稱審係年例貢物及詢先差阮倩等今差黎光貴等不同緣由各使稱說前使熟知海東地方水陸道路莫宏漢先已差遣追捕范子儀未回今改差黎光貴等齎

進及稱應襲莫宏漢係先都統使莫福海正妻潘氏於嘉靖二十一年六月二十八日所生嘉靖二十五年五月內莫福海病危囑付莫宏漢謹守

天朝原賜

初印承襲就年十月內被阮如桂范子儀誘引庶叔

莫正中圖奪職位焚燒本司官廳房舍帶領祖

母武氏并莫宏漢出至上洪府下洪縣海島遠岸去訖其

初印原係武氏收護後因莫宏漢外父鄧文值亦同阮如桂等輩謀亂走出在外武氏私將

初印交與鄧文值收貯本年十二月內莫宏漢叔父莫敬典并黎伯驪阮拔萃阮凱康等各司官目起兵追攻奪取武氏并莫宏漢回司鄧文值畏懼遂將武氏原與

初印與妻送回該司祖母武氏扶助莫宏漢收捧昭

舊權管司事鄧文值自首回司今止削降官職

仍留別用即今莫宏漢見存轄內和睦地方安

輯等情其龍憑二州目民農昌開均等俱各探

報無異今據安南諒山等府衛官目繳來莫宏

漢宗圖相同據夷使口詞深恨莫正中等投主

天朝透漏安南消息必欲重置典刑假托大義欲求

發回示衆泄忿職等見得莫正中等投主切情

難比范子儀犯邊重罪伏望查照兩廣雲貴達

官事例安置莫正中等為我邊氓等因具呈連

將莫宏漢親供宗圖并宣撫黎伯驪莫敬揚諫

等及探訪目民農昌等各供詞憑祥龍州并委

官各不扶結狀繳報到臣據此卷查先為外夷

官負病故事嘉靖二十五年十月二十二日據

督備龍憑地方廣西潯州衛指揮僉事卞爵呈

繳安南都統使司先都統使莫福海嫡子莫宏

漢申為告哀事內稱宏漢親父先都統使莫福

海偶於今年四月二十八日得疹痘疾五月初

八日疾革面屬宏漢以克守先業故事

天朝仍遺託該宣撫鄧文值阮如桂杜世卿黎伯驪

范金梧莫敬者目丁伯潭阮拔萃陳龜陳恭等

同心保護宏漢本日酉刻父福海身故其鄧文
值陳集暨閩境官目人等共推輔宏漢管事宏
漢內承父命下徇衆心仍於是月初十日權統
司事謹守

天朝所原賜宏漢先祖莫登庸父莫福海

勅書印信差遣宣撫副使阮秉謙阮倩僉事阮挺秀

裴致永周迪行等抱本奏

請襲封限八月上旬抵關進程爲此除

奏本

表文并方物數目照舊另申外申乞施行等因該前

提督兩廣軍務兼理巡撫兵部右侍郎兼左僉

都御史張 會議安南既奉

欽依革作安南都統使司宜遵兵部原議比照土官

襲替事例勘結明白奏

請承襲但其申稱該司官目共推伊子莫宏漢管

事不見聲說是何生母所生又不開見年的有

若干歲事屬欠明係干外夷龍替重務必須查

勘明白方可施行其

奏本

表文方物



請封等項俱與原議不合應
承襲日查照上年謝
恩

貢事理另議放進入關已經會本具

題及案仰廣西都布按三司各行掌印并左江道

守巡叅將官行委南寧太平二府衛掌印官并

督備指揮卞爵訪查安南都統使莫福海是否

於前項月日病故莫宏漢是否莫福海嫡子要

見係是福海妻某氏於何年月日所生即今見

有若干歲應否承襲都統職事如果應該宏漢

承襲別無違礙就便取具該司所屬官撫官目

人等供結并宏漢親供宗圖同委官不扶重甘

結狀具由通呈以憑會議具奏定奪續據督備

龍憑地方指揮卞爵稟爲被夷賊燒毀安南大

關事文經通行左江海北二道守巡官督屬訪

查勘報續據分巡左江道僉事俞則全稟據太

平府掌印知府周允南寧府推官黃見南寧衛

指揮戚章督備龍憑地方指揮卞爵稟稱會同

前到龍憑二州坐待命勘莫宏漢應否承襲已

經四次移文促取所屬官目耆士人等齊集



州收審及稱有夷船四十餘隻突至龍門江口
官涌等處打劫有備倭百戶許鎮督軍對敵
矢用盡賊衆猖獗擄去百戶許鎮殺傷落水身
死隨據鄉夫甘奎殺獲賊級一顆解州并據
州府衛各申稱有夷船五十餘隻分散各港
雷白皮壕利木涌等處行劫當督備倭官軍兵
壯追捕鄉夫蔣三殺獲賊級一顆被賊殺死打
手李瑱等二名等因各前來又經會行督催分
巡海北道僉事陳崇慶親詣欽州駐劄嚴督各
該官兵人等加謹防捕并查究各該失事人員
叅報及行按察司會同布政司選委將官前去
欽州駐劄提調布政司支軍餉銀一萬兩發
州府貯候召募狼兵工食支用續據廣東按察
司呈詳再問過犯人孫正等招罪并叅各官
犯緣由又該臣會批依擬孫正固監會審奏
請詳決馬銳准辯贖完還職餘照發落取實收附
照千戶趙繼文遵照欽奉

勅諭內事理提問招詳指揮湛綱姑行該道戒飭又
據蕪州府衛各申稱碣石衛哨軍杜康榮等擔
酒米往河洲糶賣行至羅浮地面被夷賊八十

于儀武秩等同心保護并差人齎遞文書告哀
申請緣被逆目阮敬以先都統使莫登庸義
子得專兵柄陰蓄異圖先以其女嫁莫宏漢親
叔莫敬典因得媚事莫敬典母武氏其阮敬見
莫宏漢幼弱圖欲婿莫敬典管司事本年九月
二十七日阮敬託故回山西路經蕪鄉西僧社
擁兵聚衆本月三十日夜時潛使人誘莫敬典
回阮敬家十月初九日阮敬與莫敬典并阮敬
子阮有命阮有奉及親弟阮凱康徒黨屈聚阮
曙等稱兵逼犯本司都城其鄧文值阮如桂等
不得已共扶莫宏漢暫出避于海陽路御天縣
本月二十九日阮敬與莫敬典并其子仰奉及
徒黨蔡康等以兵追脅莫宏漢還本司都城因
此挾制幼孤擄并舊人多樹黨與圖危莫氏又
縱兵燒掠海陽路各府縣人民騷動由是先都
統使莫登庸第二子莫正中與族人莫福山莫
大度莫履遜莫履祥莫履莫仁智莫仁洪莫文
明莫宣并宣撫鄧文值阮如桂范全梧阮邦寧
丁伯潭裴敬信等徵集海陽山南交北安邦又
安順化各路兵共討阮敬之罪保護莫宏漢以

安莫氏已差人馳赴鎮南關申訴被阮敬先已使其黨黃金圭遏截諒山衝要去處燒毀關隘道路梗阻不通莫正中猶分差鄧文值阮如桂阮邦寧范金梧丁伯潭裴敬信范子儀阮旭阮現等統領兵馬分道搜捕阮敬與其黨阮凱康黃金圭等待敬黨就誅轄內輯睦關隘路通即差人齎遞文書詣鎮南關交付憑祥州守關頭目轉達外合牒貴州知會轉報施行又據欽州時羅都崗長楊天縫黃漁呈稱莫福海故衆目推扶莫宏瀝官司其莫繼中係莫登庸之子莫方瀛之弟莫福海稱之叔父莫宏瀝稱之祖叔父至二十五年十月初七日同鄧文值阮如桂統兵欲殺阮敬聚兵復進交城莫繼中鄧文值阮如桂等亦走出海陽府御天縣駐劄其莫繼中於二十六年正月初一日亦立爲都統今改名莫正中日逐相殺不寧其阮敬兵多熟旱路莫正中兵多熟水船以此未見勝敗等情到府備申前來又據欽州申爲地方事內開嘉靖二十六年六月二十日據崗長楊天縫黃漁稟稱莫文明等欲來投生本州差據巡檢楊慶

等遞到安南夷目莫文明白布旗一面上書安南夷目投生六字并開投順男子莫文明武廷光曾如溫阮炯等大小共五十四名婦女二十三口外詞狀一張告爲被本處大亂乞避難投生事并據廉州府及提調欽州四崗地方廉州衛指揮僉事孫正各呈申嘉靖二十六年七月初九日據備倭百戶具鑑差小旗章廷用廖洹等并蛋老符來住各報稱安南夷目莫正中莫福山莫邦禎莫元替莫元炯等駕船二隻見來地名大頭海上等處駐劄離城約有五十餘里連遞到安南都統使子投生白絹旗一面狀一張開男婦五十八名口等因俱該都御史張行據分巡海北道僉事陳崇慶呈稱親詣欽州差千戶趙繼文等將各夷譯審據莫文明莫正中等供稱二十六年六月初八日被阮敬加兵古齊社追逐莫正中勢弱莫文人各走散仍到永安州駐劄本月十八日莫正中差族人莫文明先赴天朝投生本月二十六日再見阮敬差兵到永安州追逐莫正中莫福山等其勢已逼不敢擅專等

情隨於欽州商稅銀內支與各夷口糧并量屬
牛酒犒賞及行蕪州府於城外空閑去處搭蓋
房屋支給糧米撫養其牧生男婦即行千戶相
鐸嚴緝帶領狼兵護送該府安插防守及差官
伴送夷目莫文明莫正中等前赴呈乞詳審等
因又經該仰蒼梧道分巡官督同梧州府知府
翁世經太平府知府周允坐營都指揮孫瓊譯
審續據分巡左江常管分巡蒼梧道僉事俞則
全呈據知府翁世經等呈稱譯審得莫文明等
供稱先都統使莫登庸生嫡子莫方瀛庶子莫

因定案事三

四十二

正中等方瀛娶正妻武氏璵生嫡子莫福海次
子莫敬典等莫方瀛未襲先故後莫登庸亦故
莫福海承襲前職莫福海娶正妻潘氏於嘉靖
二十一年生嫡子莫宏漢二十五年五月初八
日莫福海出痘瘡病故例應莫宏漢聽襲彼時
申報軍門訖所有

天朝原賜

勅書付與莫宏漢時方五歲三幼係伊祖母武氏璵
代收有本路姦目阮敬係山西石室縣人莫登
庸存日養爲義子聽信用事一向執掌兵權莫

敬典因娶阮敬女爲妻阮敬向與武氏璵承通
莫福海故後阮敬見莫宏漢幼弱莫敬典係伊
女婿遂與各目黎國禎武公彥阮唯深相結納
又與阮如桂鄧文值杜世鄉范金梧阮邦寧丁
伯潭范子儀裴敬信武秩阮現阮旭等睚眦不
睦本年十月初八日阮敬託故回伊原籍山石
石室縣慈廉鄉去交城止隔一二里至十二日
夜阮敬遣子弟請莫敬典亦赴伊營隨統率目
兵逼犯交城追逐莫宏漢時阮如桂鄧文值范
金梧阮邦寧丁伯潭范子儀裴敬信武秩阮現
阮旭等勢不能支乃同族人莫正中與文明等
共扶莫宏漢并母潘氏走出海陽地方華陽處
所居住時武氏回宜陽縣都齋社殯葬莫福海
未回鄧文值等隨往都齋請武氏同伊姪武公
彥就華陽與莫宏漢同住武氏私意將宏漢同
回阮敬營晉武公彥在莫宏漢營防守本月二
十八日莫文明范金梧武秩見勢不得已乃同
莫宏漢遷入交城時阮如桂等差遣防守各處
未回阮敬益漸專擅事務文明等只得避回都
齋地方居住其阮如桂鄧文值范金梧阮邦寧

丁伯潭范子儀裴敬信武秩等意各有所不平乃辭宏澤俱歸田里嘉靖二十六年正月內阮敬起集山西子弟并脅從交北山南一半地方部下目兵不知的數侵海陽地方燒燬民家累至逼犯都齋阮如桂鄧文值范金梧阮邦寧丁伯潭范子儀裴敬信武秩阮現阮旭等同莫正中率海陽所屬宜陽安老永棠炭山東潮金城新明永穎清河青林等縣目兵共禦之本年三月內阮敬又差兵追逐莫正中與阮如桂鄧文值阮延祚陳必聞等到安邦地方各人走散生死未知六月二十六日阮敬又差兵追到永安

卷之三

四二五

州莫正中與文明係同輩見阮敬行事犯分恐危莫氏無所依倚帶同妻子及同事人等奔赴天朝投生等情又據本官呈據督備龍溪地方指揮卞爵呈據安南文淵州中稱嘉靖二十五年十一月內官族莫正中莫文明并屬官阮如桂范子儀裴敬信等嘯聚叛黨在於海陽地方莫正中欲爭都統官位至二十六年五月內莫福海子莫宏澤差官族莫敬典并宣撫同知黎伯驪莫敬等督率兵馬剿捕莫正中阮如桂等得獲

逆阮如桂等解莫宏澤尚有餘黨俱各歸服止有莫正中莫文明范子儀裴敬信等逃往廣東欽州邊界投生莫文明等非言妄揚欽州誤信稟報軍門見今都統司莫宏澤見存在司莫敬等守護大小官民歸服聽候

天朝命令至日備貢等因該都御史張會同鎮守兩廣地方總兵官征蠻將軍太保兼太子太保平江伯陳具本題

請將莫正中莫文明莫福山等量照投降達目事

例於廣東不近安南府縣權暫安插莫正中莫

卷之三

四六

文明莫福山三名係莫登庸的親子姪比照總旗每月給米二石其餘同來男子每月給米一石其柴薪各比達目減半每名每月給銀二錢俱於在官倉庫內正丈倘或身故有妻子者一體支給及行左江海北二道分巡官查勘莫宏澤有無存亡先年頒給

勅甲見係何人捧守未報續准兵部咨為夷目投生

事該都御史張等題前事本部覆議合候

命下核咨提督兩廣軍務侍郎會行鎮守總兵官及

巡按廣東監察御史將夷目莫文明等照依議

處事例安插相應地方支給食米柴薪仍作速查勘彼中事情有無安輯先年頒給

勅印見係何人捧守一面嚴行各該海道兵備守把

人負用心防範不許怠忽縱令侵擾地方候勘

報至日通將議處事宜具奏定奪等因具題奉

聖旨是安南事情着提督鎮巡等官作速查勘明實

奏來不許怠延欽此欽遵備咨前來轉行廣東

布政司欽遵將莫正中等於分定居住府縣權

暫安插支給糧米柴薪及行催左江海北二道

守巡官欽遵查勘如莫宏灝見在各該官目者

士人等扶護宏灝正身尅期齊赴鎮南關聽候

委官審勘承襲緣由明實取具該司所屬宣撫

官目人等歸一供結并莫宏灝親供宗圖覆查

的確具由通呈以憑會議奏

請續於嘉靖二十七年五月二十日據督備龍憑

地方指揮戚章稟稱差據軍人謝亮等回稱訪

得莫福海生莫宏灝號永定近於本年二月內

生疽瘡故今該司又改號景曆初年未知何人

承襲等因又行左江道守巡官併勘未報該臣

接督督催嘉靖二十七年八月二十六日據督

備龍憑地方廣西潯州衛指揮下爵呈繳安南

都統使司應襲都統使莫宏灝申為歲貢事內

稱莫宏灝欽照

天朝事例安南三年一貢并查安南故事黎氏先國

王故黎灝薨歿其世子黎暉未奉襲爵仍照依

貢期差遣陪臣阮觀賢范盛黎俊懋等齎捧

奏啓本

表箋文并方物進

貢臨時并蒙軍門委員開關行轅兵夫遞送如例

并莫宏灝欽照先年

勅書授莫宏灝先祖莫登庸以都統官職轉給印信

仍與子孫世襲准令脩貢欽此莫宏灝竊慮親

父先都統使莫福海於嘉靖二十五年五月初

八日病故本月初十日莫宏灝遵奉遺囑權統

司事累有申文齎稟軍門待為祈請襲職雖未

該奉

朝命然今恭遇

貢期莫宏灝謹遵照先年

勅書仍倣如先國王世子故事委差宣撫同知阮倩

副使謝洵僉事阮秋光等齎捧

奏啓本

文井方物已於本年四月十一日起發任關候
命望乞軍門責委諸司照舊差員前來鎮南大關限
日開鑰仍行樓兵夫遞送所差使目阮倩等得
便進程庶莫宏漢奉

上之誠幸而上達而

天朝字小之仁益以下究等因到臣看得莫宏漢申
稱委差夷使任關脩

貢乞要責委開鑰遞送起程一節查係該司應貢
之期本應照例行委會官秤盤起運但查莫宏

漢先次具申告哀

請封進

貢因與兵部原議不合駁行勘結未報續據夷目
莫正中等投生赴訴內稱莫宏漢年當五歲阮
敬欺其幼弱肆行稱亂追逐莫漢等情亦節經
行查未報又查蕪州府行據安南海東府牒報
與莫正中等訴稱前情大畧相同又據督備龍
憑地方指揮戚章稟稱訪得莫宏漢於本年二
月內生痘瘡故今據該都統司申請進

貢見係應襲莫宏漢權管司事則與前項事情迥

然不同又經行催左江道守巡叅將官速委南
寧太平二府掌印官并督備龍憑地方指揮下
爵親詣鎮南關將該司差來宜撫同知阮倩等
會同審勘安南都統使莫福海是否於前項月
日病故莫宏漢是否莫福海嫡子及嫡妻某氏
何年月日所生即今是否見在權管司事曾否
於何年月日患痘其權管司事見係何人扶護
原賜

勅書印信見係何人收掌該司官屬地方見今有無
和睦彼時因何燒燬關道駁行勘結因何久不
回報如無別故暫令回關聽候仍行附近長慶
諒山等府覆查明白具結申報議處續據廣東
按察司整飭兵備無分巡海北道僉事陳崇慶
呈據廣西太平府呈送原差崗長禡天縫總旗
林清齋執安南都統使司申本道公文一角內
開應襲都統使莫宏漢申爲地方事情事內稱
崗長禡天縫總旗林清齋來帖文該奉分巡海
北道議委指揮孫正督同禡天縫抵勘安南事
情奉此莫宏漢竊慮宏漢係先都統使莫福海
嫡子應該承襲緣被族惡莫正中起賊圖奪職

位賴有合同官目盡力扶持各轄路民照舊安帖莫宏灝今在司城律守

勅印權統司事累有行文申稟軍門及諸上司節奉牌文行令莫宏灝赴鎮南關候勘莫宏灝已委宣撫阮拔萃阮倩等齎文繳報督備龍憑指揮戚章乞限宏灝護將

勅印并帶領宣撫莫敬等抵關聽審而未奉依期按臨今蒙守備指揮孫正督宏禔天縫等前來查勘莫宏灝就便委官伴通謁天縫等回司仍與接見并交付舊官目黎伯驪陳崇等捧將

天朝原賜祖父都統銀印一顆及

勅書二道并通年使臣順齋

勅諭三道聽謁天縫等審看并行令族目莫仁廣莫大度等及各該官屬人等數百員名并曾差票軍門及赴京謝

恩修

貢范光佐范正教等及該司舊時官目前被莫正中脅去今已回司首服應務如鄧文值范金梧等一同前來證驗莫宏灝即遵照來帖回文并奉具親供宗圖及所屬官目供結一牒四本付

謁天縫等領回仍差人護送回東中備指揮轉達軍門上司會照庶該司的實事情得以上達而正中叛黨無所漏生於

天朝憲綱中等因到道查得嘉靖二十七年六月初一日據指揮孫正呈據安南海東府官范恒心等差隨目裴廷猷齎遞公文一角為地方事內稱嘉靖二十五年五月初十日該司應襲都統使莫宏灝遵奉先都統使莫福海遺囑權管司事就年九月先都統使莫登庸庶孽莫正中見莫宏灝年幼潛與姦目阮如桂范子儀裴敬信

等謀竊都統官位舊時官目鄧文值范金梧等并族屬莫文明等俱被他誘去作叛時該司叔父莫敬典暨耆老官目黎伯驪莫敬等聲義討正莫正中懼誅逃于海陽安邦路嘯眾作亂即月該司差莫敬典等提兵攻剿阮如桂等伏誅其黨裴敬信等并他脅去官目鄧文值等一齊首服效順莫正中帶庶弟莫福山并族屬莫文明等越漏

天朝廣東欽州界投住其所捏詞誣訴委是虛妄其餘黨范子儀逃于安邦路海岸險處時或詭擾

所在邊民該司仍行委莫敬典莫敬等領兵追剿以安地方莫宏漢方在交城謹收掌

天朝原賜

勅印其族目莫敬典官目黎伯驪莫敬等協同心力匡扶管理司事以安轄內民目如軍門勘襲重大事體恒心等不敢隱蔽伏希呈稟仍提莫正中等正身就將所安插男婦人口依數抵鎮南關交付諒山宣撫司領回該司處治以正亂賊之罪等因又據蘆州府并欽州申繳抄白指揮孫正送出莫宏漢族目莫宣等并范子儀供詞

莫宏漢等事

三

各一本并據欽州申據崗長黃溥楊寵通到安南海東永安萬寧三府州會行公文一角內稱宣撫使范子儀是安南忠蓋之臣所行等事並與莫氏匡復圖誅姦目阮敬以迎莫正中回管夷民而已莫福海子莫宏漢果於今年二月內被阮敬安置別處染痘瘡病故阮敬避居山西三島僭爲國王偽改年號景曆等情各到道叅看得范子儀供詞專指莫宏漢已故莫正中當立大各吠非其主理則有之及據莫宏漢申文并宗圖供結俱用我

朝原降印文甚爲明白可驗而宗圖枝派亦各分折曉然况經崗長楊天終總旗林清親至彼中即遣迎如禮捧將

勅諭印信與各驗看而官屬莫仁廣等數百負名一具帖通名各申叩見仍護送出疆其視范子儀之狼子野心敢於制縛職官僭干

國紀者萬萬不侔及范子儀止具供詞不開宗圖結狀中間必有隱情難於顯言者况其所用印信皆夷方偽造不成篆文自與我

朝降給者迥別再查莫宏漢所開宗圖莫正中係

莫宏漢等事

三

莫登庸庶生第四子就使莫宏漢不在彼尚有親弟莫敦彞以倫序推之應否莫正中承襲但夷情重大狡譎難測合無嚴行廣西左江道從鎮南關正路覆勘等因連將繳來宗圖供結各一本抄白原奉

勅諭并銀印字號共六張繳到臣又據崗長楊天終等齎繳安南都統使司應襲都統使莫宏漢申同前因查行間續准兵部咨爲保留良將以安邊方以弭夷患事該臣等會題保留廣東都司改遷福建都司署都指揮僉事俞大猷仍以原

職添註廣東都司專一駐劄欽廉地方防捕夷賊緣由本部覆議題奉

聖旨俞大猷依擬用安南事情着總鎮等官勘議回奏欽此欽遵備咨前來欽遵施行外又據廣西太平府申准本府知府周允南寧府知府曾汝檀督備龍憑地方指揮卞爵關稱各奉坐委於嘉靖二十七年十二月十六日齊到鎮南關會勘時諒山路宣撫武弘武當武莘亨等各至審稱莫宏澤見在管事

天朝

勅印係母子收捧阮敬退休同黎伯驪阮拔莘等輔相其范子儀劫掠海東兵多餓死等情即行諒山長慶府并都統司速取回報隨據諒山路回文及遞到宣撫同知黎伯驪武公彥等供詞各稱先都統使莫福海於嘉靖二十五年五月初八日病故遺囑嫡子莫宏澤權管司事其莫宏澤的是莫福海嫡妻潘氏於嘉靖二十一年壬寅六月日所生見今在司管事有叔莫敬典并黎伯驪莫敬等相與扶護其

天朝原賜

勅印當在莫宏澤掌守轄內地方俱各安輯先時燒

燬關道委是諒山路文蘭州土目黃金圭造惡該司已正其罪其莫宏澤親身康健別無他恙惟舊時宣撫范子儀係莫正中叛黨黨居海岸該司已撥軍兵征討若宣撫莫敬係義同休戚忠實不二的無起禍圖僭莫宏澤先已累差官目阮倩黎光貴等捧將方物住關久候修貢等情備申前來節催各官會勘續又據太平府知府周允督備龍憑地方指揮孫文繡會呈稱各於嘉靖二十八年五月初二日齊到鎮南關勘據該司差來宣撫阮拔莘阮倩等稱說莫宏澤的係莫福海嫡妻潘氏於嘉靖壬寅年六月二十八日所生該司官目扶護捧守

天朝

勅印管事地方俱各安輯早望軍門容令通貢乞押莫正中莫文明等到關割領回司完備族屬恩義其從黨男婦名口亦望照舊回貫及稱貢物先差宣撫副使黎光貴會事阮禮匡楊維一等齎至壽昌驛守任年月已久未蒙示下等因職等再三細審宏澤存亡是否其阮拔莘阮倩等

即就苦留各職駐劄龍州待其就願回司扶護
莫宏漢限五月十五日親身到關面勘明實庶
免重煩職等思之宏漢幼冲係是小邦之主倘
一至驗彼司未免動數千之師扶行我

天朝正係農忙之時亦未免行令思明龍州等處地
方戢兵壯威況值瘴毒之地酷暑炎蒸之際道
途之勞供給之費彼此甚是不便且今已再三
嚴審明白仍復博採輿情并與先差頭目農昌
土民閉均禍在等密察得真宏漢實是嫡母潘
氏所生見存無疑其稱貢物見出壽昌驛等候
此乃年例之貢等因又據各官差人齎繳安南
都統使司應襲都統使莫宏漢申爲乞奉

天憲以安地方事開稱宏漢自受囑權事來惟遵依
天朝原降先祖父

勅諭撫理人目安靜地方比因族孽莫正中起亂於
海陽撫路合境人民聲義討之于時莫宏漢幼
未及知今覺慮正中乃先祖都統使莫登庸庶
子圖偕作叛未必出於本心祇緣奸臣阮如桂
范子儀等之所脅誘以致惹罪然

天道好還無毫髮爽如桂果不旋踵隨即送尸正中

懼罪走透

天朝安插然好善惡惡天下同情今

天朝既示好生之廣該司何忍惡惡之甚宏漢仍差
宣撫阮拔萃阮倩等前赴鎮南關聽候督備龍
憑地方指揮孫文縉太平府知府周允等會審
轉稟軍門令送正中文明等到關示下割領回
司再許備族屬以全親親之義其從黨男婦名
口亦望割還就聽照舊回貫若范子賊前曾誘
正中後別起邪謀走竄海岸竊掠邊隅罪不可
赦今宏漢已行委叔父莫敬典宣撫黎伯驪莫

敬等提領水船由海道進并轉差阮倩督併歸
山路宣撫及府衛等官糾率步騎由山逕進合
剿子儀黨孽緣慮子儀屯聚倚向欽州近界如
極計窮追恐他或透擾

天境又重安南管轄之過伏乞軍門行廣東海北道
守巡等官嚴督廉欽等府州調發官兵把截海
港關隘哨堡毋容子儀透容等因臣等又行該
道守巡等官嚴督官兵防捕及會看得知府周
允等呈稱安南都統使司年例貢物已出壽昌
驛久候但查申內開報夷使與原申夷使姓名

不同又行左江道守巡官督行太平府掌印官并督備龍巖地方指揮孫文繡移文長慶諒山府衛傳諭莫宏漢原差貢使尅日齎捧貢物至關各官親詣開關查審差來貢使因何前後開報姓名不同是否年例脩貢如無別故即便驗放就將貢物公同貢使點視的數暫於南寧府建武驛住歇聽候奏

請施行去後續據都指揮俞大猷呈報安南夷賊范子儀范子沅等復寇欽州如昔等處地方督兵擒斬范子沅等一千零八十八名顆及據呈

稱安南莫敬典黎伯驍等申報擒獲范子儀及其黨二千餘名等因除另行具

奏外今據前因臣會同鎮守兩廣地方總兵官征蠻將軍太保兼太子太保平江伯陳

南都統使司例該三年一貢自嘉靖二十四年該司都統使莫福海修

貢之後至嘉靖二十七年正係

貢期莫宏漢應襲官司事亦已依期遣使扣關申請時以莫正中等之訴方行體勘因懷疑畏遂巡旁郡而未敢前者逾一年臣等查得莫宏

漢係先都統使莫福海嫡長親男例應承襲本無可疑莫正中等之訴亦止謂阮敬有異志且謂莫宏漢有變故耳今莫宏漢既見存權事遣使修

貢則群疑自可釋又經兩省各道勘報相同則彼中事情似已明白况年例脩貢係外夷所以敬事

天朝我

國家所以柔服遠人之重典今土官衙門應襲兒男未經承襲者一體修

貢則莫宏漢雖未襲都統使職事似應比照臣等除將莫宏漢承襲并莫正中等勘處事情仍督催兩廣司道各官再審勘的確會議停當另行會本具

題外所據修

貢一節審係年例已經行據廣西太平府知府周允督備龍巖地方指揮孫文繡臨關體勘果已守住日久實出至誠復行該道委官驗放過關暫於南寧府安歇恭候

明旨如蒙

勅下該部再加查議合無准照土官事例行臣等照
依年貢舊規差官伴送差來宜撫黎光賁等并
通事醫官士從人等齎捧方物赴京投
進惟復仍候莫宏漢承襲之日另備施行緣係歲
貢事理未敢擅便為此具本請
旨

嘉靖二十八年十月 日

欽差提督兩廣軍務兼理巡撫兵部右侍郎兼都察
院右副都御史臣歐陽 為擒斬獲叛賊事
據安南都統使司應襲都統莫宏漢申蒙

天朝廣西南寧府知府王貞吉太平府知府周允暫
管督備龍憑地方守備慶遠以都指揮體統行
事指揮孫文繡等官牒文俱奉兩廣軍門會牌
備行到司莫宏漢遵照案查先蒙督備龍憑地
方指揮孫文繡會同太平府知府周允來文行
令宏漢起兵徑出萬寧州務將逆賊范子儀等
并各餘黨擒斬盡絕解報等因莫宏漢遵依差
委叔父莫敬典宜撫黎伯驪莫敬等領兵前去
安邦海岸擒殺逆子儀等輩問續奉兩廣軍門
差委俞都司督領

天兵數萬前來萬寧永安等地方追殺范子儀等輩
當陣擒獲逆黨范子流范廷真等二百九十二
名殺獲賊級八百一十一顆彼時莫宏漢又蒙
太平府知府周允督備龍憑地方指揮孫文繡
來文節行查催務在擒殺范子儀等解報宏漢
仍行督催叔父莫敬典宜撫黎伯驪莫敬等立
限嚴率各該將目阮唯范瓊阮師董黎克惇阮
鏡等踰踪跟至河檜山源於舊年八月二十六
二十七至九月初三初四等日范瓊阮師董阮
侃莫有命阮晉擢裴玉瑞等連戰大破逆子儀
黨輩臨時阮唯首拿獲潘維則有阮準阮德聰
等從并范瑤在傍見證阮鏡首拿獲黃祖述有
周喬劉欣等從并阮文迎在傍見證黎克惇又
首拿獲逆子儀正身有陳琮武文蘭等從并范
有教陳馨等同陣見證其逆子儀等於擒獲時
偏身刀創痛楚而死不即生解緣安南自古及
今未慣知
天朝鮮功體例以此止取首級不取小功若前項首
級委係叛賊范子儀潘維則黃祖述等真正頭
面醜函付官目阮盤杜必教阮度阮子坡等領

解投獻軍門閱驗其族惡莫宣於陣敗時前來
投首隨釋其罪首謀逆貴和與各餘黨三百一
十餘名臨時殺沒于海尚有二千三十九名口
查係萬寧永安等州各村分土民審果當時各
被范子儀流叛勢逼強從幸今脫生俱各向官
招集復業范子儀等妻子俱各死沒無存轄內
人民各類

朝廷

洪恩安輯無虞今蒙前因遵依查明合就申報軍門
伏乞施行等因到臣據此案查先為地方事節

廣東廉州府

六十二

據廣東廉州府并欽州申稱安南夷賊范子儀
范子派等肆逆犯順攻圍欽州劫掠鄉村燒毀
營堡殺傷官軍節經行仰該道守巡叅將官督
兵防守及陸續調發漢達官軍巨兵打手人等
前去協同見在官軍圍營操守防捕并行據廣
東都布按三司右布政使等官奏參等語呈
保留廣東都司改除福建都司署都指揮僉事
俞大猷仍以原銜添註廣東都司僉書專一駐
劄提調廉欽地方事宜議陞改緣由前來該
臣等會本題

請保留及一面暫委本官前往欽州駐劄提調并

委廣東布政司左叅政沈應龍前去料理隨據
都指揮俞大猷稟稱夷賊范子儀等船隻在海
劫掠應調兵船防捕等因又行委廣東按察司
巡視海道副使黃光昇親詣東莞新會二縣督
同知縣孫學古林騰蛟選募烏鰲橫江船并中
小哨船及兵夫委指揮徐濬孫敏等管領前去
聽該道守巡叅將都指揮等官相機調度又據
廉州府稟據欽州稟報嘉靖二十八年正月十
二日有夷賊約船一百餘隻兵有四五十人四
面包圍架梯攻城等因又該臣等查該打手目
兵馳往該州截捕及督催原募兵船速往策應
并催調廣西太平府土官目兵責令該府通判
戴懋親領馳往欽州行令都指揮俞大猷等通
將見在官兵分布哨道水陸勦捕及行委廉州
府同知趙可且專一管理糧餉續據太平府知
府周允督備龍憑地方指揮孫文編差人齎繳
安南都統使司應襲都統莫宏漢申稱范子儀
前曾誘正中後再別起邪謀走竄海岸竊掠邊
隅罪不可赦就令宏漢已行委叔父莫敬典宣

撫黎伯驪莫敬等提領水船由海道進并一面轉差阮倩督併諒山路宜撫及府衛等官糾率步騎由山徑進合剿子儀黨輩緣慮子儀所屯聚倚向欽州近界加極討窮追恐他透擾

天境又重安南管轄之過宏灝伏乞軍門行廣東海北道守巡等官嚴督廉欽等府州調募軍兵把截海港關隘哨堡各處要加防護毋令子儀透容庶該司所差目兵得便擒捕等因又經備行海北道守巡等官嚴督官兵加謹防截及行左江守巡叅將等官并太平南寧二府督備龍憑指揮孫文繡移文長慶諒山等府衛傳諭莫宏灝督發兵船速出萬寧州等處追捕務獲逆賊范子儀等鮮報又據都指揮俞大猷呈報獲功緣由臣等會本題

知續准兵部咨為夷賊擁衆流劫鄉村殺死職官事該巡按廣東監察御史黃 題前事本部覆議題奉

聖旨這夷賊入境肆擾依擬行總鎮官設法驅勦以安地方如怠忽失事治罪不饒欽此欽遵又准兵部咨為保留將官以安邊方以弭夷患事該

臣等題前事本部覆議具題奉

聖旨俞大猷依擬用安南事情着總鎮等官勘議回奏欽此欽遵各備咨前來俱經通行欽遵查照續又為平定夷賊查覈功罪以明賞罰事該臣等將都指揮俞大猷等督兵績獲功次緣由會本具

題隨又據安南都統使司應襲都統莫宏灝申為擒斬獲叛賊事內稱蒙

天朝廣西太平府知府周允督備龍憑指揮孫文繡等官來文奉守巡二道牌奉兩廣軍門會牌行

令莫宏灝速調官兵徑出萬寧州擒勦逆賊范子儀等正身并各餘黨務在盡絕以正法紀蒙此莫宏灝查照已於嘉靖二十八年五月十八日差官范瓊黎克惇阮師董范瑤阮陣等從水道追勦范子儀等於禁藤海門范子儀敗刃棄船率帶餘黨遁走安邦海岸收獲水船一百五十餘隻七月八月又蒙知府周允指揮孫文繡牌文節次嚴督催殺范子儀等作急解報轉解軍門毋得坐視莫宏灝遵委叔父莫敬典宣撫黎伯驪莫敬等總領屬將阮侃阮銳莫有命阮

晉權阮文迎等率領水兵由海道進屢蒙知府周允等官明文督催莫宏漢又差宣撫阮備武恂督催諒山路宣撫楊諫阮當譚志阮榮回并府衛官杜士庶阮廷傑常克家杜公朗等隨領步兵由山逕進合勦間續蒙軍門差俞都司督領天兵追至萬寧永安地方節次敵殺子儀等敗走莫宏漢仍督催叔父莫敬典并黎伯驪莫敬等立限進兵自禁江白藤等海門至新安萬寧等州海岸合攻大破其族惡莫宣向前投首隨釋其罪同惡阮貴和并餘黨三百一十餘名

廣西紀事

六十七

盡殺沉沒于海范子儀等勢罷棄船上岸走險又蒙知府周允等明文再四查催務要擒殺鮮報莫宏漢遵依急行叔父莫敬典并黎伯驪莫敬嚴限黎克惇陳琮等分兵踰踪跟至萬寧州河檜山源處九月初三初四逐日當陣擒獲潘維則黃祖逖及連追擒獲范子儀正身其逆子儀潘維則黃祖逖於擒獲時並身被刀創痛楚而死不即生解仍函各首委付官目阮盤杜必教阮度通事阮千琅等領解由鎮南大關聽候開關驗放投獻軍門施行等因前來臣等當將

鮮到各賊首級發仰分守雷廉高肇地方左叅將馮文煒會同中軍坐營都指揮錢希賢督同雷州府掌印官審驗隨據各官呈稱會同親驗得一顆左耳被刀傷缺上截鬚與髮俱存一顆無傷痕微鬚與髮俱存上唇石灰醃裂一顆無傷痕牙鬚與髮俱存各無小功取具督備指揮孫文繡官目阮盤杜必教等及件作各不扶結狀繳報前來該臣等會看得逆賊范子儀等潛住邊界率黨及亂數犯欽州悖逆天常已經軍門委官驅勦猶得脫逃該都統使司乃能遵奉

廣西紀事

六十八

明檄督兵擒獲函首來獻誠可嘉尚但軍門見行驗功體例凡首級必連小功及開報斬獲首從見證各員役姓名以防詐偽今鮮止是首級拏例未合恐有詐偽況其餘黨又未見殺說下落俱礙奏

聞已將功級暫發欽州收候查明另行發往近邊地方梟示并將原差來官目阮盤等量行犒賞遣發回還及行南寧太平二府各掌印官會同督備龍憑地方指揮移文附近長慶諒山等府衛傳諭莫宏漢備查原解報擒斬獲逆賊范子儀

潘維則黃祖遜各首級是否真正因何俱無小
功及原擒斬獲各的是何首從見證員役姓名
有無詐偽明白開報并行分巡左江道行會分
守并叅將官督行查報去後今據前因臣會同
鎮守兩廣地方總兵官征蠻將軍太保兼太子
太保平江伯陳議照自古夷狄疆場之患雖
堯舜之世不能無惟在我有以驅而誅之則已
矣未有能使其主自為擒斬而又函其首來獻
者也前交賊范子儀等數犯欽州衆號數萬雖
該都指揮俞大猷敗其徒黨揚其巢穴然渠魁
多逃餘賊尚衆我師雖銳有乘勝之氣然拘於
夷夏之界未敢窮追若使其孽本一日未除則
欽廉之患一日未已今安南都統使司見行勘
襲都統莫宏漢乃能遵照臣等節行傳諭督率
官兵將范子儀等擒獲又遣使並函其首來獻
大猷既除餘黨就截諸所脅從又俱已招安復
業既經該府備等官駁查明實地方之患盡平
軍民之恨已雪是皆仰賴我

聖天子在上

聖德神功與天道並運故能使遠裔服屬之臣奔走

職事於窮荒千萬里之外罔敢逸豫敬畏

天威於不違顏咫尺之間罔敢墮越實古今之曠典

也所據莫宏漢趨事之勤恭順之篤似應量行

獎賞以勵將來但承襲事情見勘未結如蒙乞

勅兵部再加查議應否候莫宏漢結勘明白承襲之

日量加獎賞以柔遠人而尊

國體係干

恩典恭候

聖裁緣係擒斬獲叛賊事理未敢擅便為此具本請
旨

奏為

七十

嘉靖二十年 月 日

交黎勦平事畧卷之三



欽差勦平事畧卷之四

奏疏

欽差提督兩廣軍務兼理巡撫臣

院右副都御史臣歐陽

為奏報地方緊急

黎情事據廣東都司軍政僉書署都指揮僉事

梁希孔呈稱奉委統兵防捕崖州黎賊嘉靖二

十七年九月十三日據東界緝事軍人楊小七

等報有止強石訟賊首那燕等構結凡陽千家

羅活抱牒德懷抱宥多潤落段否淺八十餘巢

黎賊約五千餘徒突至大小落基山屯聚未攻

山馬地附廓坊廂等情本職督同指揮趙廷舉

王維達官脫章張凱等各率軍兵打手及土舍

許承宣自帶家兵禪向交戰當陣斬死黎賊四

十餘名止斬得功級五顆餘賊逃回山陣傷

達官張凱一名旗軍徐廷秀等三名總甲鍾漢

一名打手高朝等十名土舍許承宣家丁十餘

名奪得各處鄉村秋毫無動獲功人員并効勞

軍兵備行崖州高賞陣傷官兵照例處恤外為

照止強石訟等巢聚賊聚黨兇悍本職所部官

兵驅馳程途遠涉至狹多有水土不服又值地

方歉歉米穀騰貴疾病者多寡莫敢發而濱海

之地實無堪調應援之兵若俟畫圖貼說請兵

大舉一時緩不及事況今秋末一州田地拋荒

穀粟顆粒無收人民惶怖早乞督發戍守狼兵

或打手一千名應援截捕再乞請調右江附近

州縣土官目兵六七百名委謀畧指揮二員部

領前來暫行勦剿一二村巢使其驚懼少得目

前之安等因到臣據此案查先據廣東按察司

藩官分巡海南道僉事陳崇慶呈前事內開據

海南衛督備僭昌崖三所地方指揮王維瓊州

府崖州巡捕吏目王微并崖州守禦千戶所各

申呈稟稱本年四月初三日據被害軍民林成

余賢等各告稱止強村黎人越出地名頭道水

殺死五人及黎應乾妻又包圍羊林村劫去耕

牛五十二隻又攻懷山園殺死軍餘李一鵬等

三名軍人石堅妻盧氏民戴見璫同妻黃氏初

四日在南下路殺死林廣林二等父子四命并

殺死黎芳見民杜符孟恩等出于高村路殺死

牧牛人余引孫劫去沙牛三隻又黎人一宗出

即落村殺死軍人劉坤妻母二命初五日又在

小落基村前殺死民吳印及小女二命初六日
黎賊四百餘人突過高地大山馬地村燒毀民
鄭受哥等房屋殺死民王元清奪去牛三十一
隻已行州所掌印巡捕官起集軍兵截捕又據
崖州知州葉應時稟稱問革土舍黎芳晃落帶
甲頭肆為侵擾遂致黎人奔逸猖獗釀成大釁
具稟到道嚴行府衛州所并督備官督率軍兵
追捕如果黎芳晃侵擾起釁就便撫諭解散其
黨又據崖州守禦千戶所申備崖州董平鄉民
黎紹穆告稱嘉靖二十六年十二月初二日本

州判官差趙坤文將鹽土碗入止強村每家派
碗一箇取膳鷄一隻鹽一碗取芝麻五升各黎
遵從初四日趙坤文同王細恩捉拏黎人那燕
鄉縛圖賴先次盜伊馬鞭勒取牛三隻或銀三
兩賠還那燕不忿叫伊姪男那內那乃當時殺
死趙坤文王細恩那燕投入羅活崗各黎驚懼
逃散那燕遺未殺半舍嘉靖二十七年三月內
本州差民壯符孟恩押黎芳晃前去收取各黎
不與前未黎芳晃面至抱世路口被黎殺死同
家人黎懷義符允英黎進德等并軍民余賢等

殺命及小旗王直走報四月初十日黎賊圍劫
新興村燒毀房屋傷死民陳世雄等備倭總旗
詹瓊帶軍救護與賊對敵當特詹瓊射死備申
到道查與指揮王維知州葉應時所稟及府衛
呈報事情大異參詳各官前後具稟申報雖云
不同但激變黎情根由皆有顯跡可據今該所
申報判官黃本靜奸貪科擾黎人致縱趙坤文
等衆機提局勒取牛財激黎大變殺人劫村禍
及無辜情甚可惡但出該所一面之詞中必有
故且該所署印百戶王羽目擊地方重情相應

急報却乃遷延悞事應合參究除行府衛選委
謀勇府佐指揮等官各一員督領軍兵親詣該
州嚴督督備指揮王維并州所掌印巡捕巡司
哨守等官兵及該管土舍村首人等多方追捕
前賊及查致激起衆根由并各賊出劫鄉村燒
毀房屋殺死人口擄去牛畜各若干如果黃本
靜激變就便撫諭解散仍將各犯問罪招詳等
因該前提督兩廣軍務兵部右侍郎兼左僉都
御史張 會批看得地方激變黎情事各有因
該州判官并差入黎人役嚴提追究失事人員

參來提究餘依擬行及看得各黎激變之由實因判官黃本靜貪贓壞法撫字失宜所致案行廣東按察司一面備行該道速將各黎撫處以散其黨毋貽患害一面行肇州判黃本靜審究明實具招連人解審續據海南衛并瓊州府崖州各申備被害生員軍民陳相黎勉仁等各告被黎賊流劫殺人擄掠財畜燒毀房屋及判官黃本靜牌差甲頭趙坤文科擾激變事情又該都御史張會批各黎為亂始於止強一村激變之由自有所坐仰分巡海南道即便量抽帶雷廉二府軍兵民壯人等前去該地方兼同本處軍快黎兵人等責委能幹官官領相機撫剿仍將判官黃本靜并平日剝害黎村奸民一一拏送按察司究問毋致延緩及出告示撫諭各黎散回村崗安分住種保守身家并行委都指揮梁希孔帶領新會縣打手容岳等二百八十七名前去會同分巡該道即於雷廉二府衛量抽軍兵民壯及從宜起調本處附近府衛州縣所軍快黎兵鄉夫選委謀勇官管領兼同該州所掌印巡捕哨守等官將為惡作亂黎村首從

賊徒查出從長計議相機勦撫以散其黨若賊勢重大必須大舉亦就具由通呈以憑會處未報續該臣接骨文據瓊州府申備崖州申本年五月初三日據保平村民潘仕坤等報稱止強等村黎賊一千餘徒攻燒房屋四百餘間燒死民蛋男婦蘇惡圭等數十餘命劫掠財畜本州巡捕官督率民壯鄉兵到護方退又據藤橋巡檢司申據臨川里永寧等鄉民陳受王廷應蔡芳等并生員王凌翰等各呈告稱四月十二等日黎賊攻打樂羅下水小龍樂盤等村燒毀房屋殺人劫財備申到州又據崖州千戶所舍餘胡俊告稱四月初六日路遇黎賊趨殺民王懷母并不識名一人俊走入山育男蔡四亦被砍死又據通州耆士民黎仕卿等呈稱本州極處海邊嘉靖十八九年羅活抱宥等村黎賊作亂蒙調官兵征勦及委參將鎮守僅得六年稍安近奉議革前官未幾止強石訟等村殘黎那燕那乃那內等起謀集衆本年四月初三日截殺里長黎芳晃突劫山馬地新興等村今東界黎尚抱籠抱亂等村黎首符亞利符亞壁等亦皆

效尤肆出攻燒樂盤樂道等三十餘村殺人劫財乞請急賜附近衛所素有謀畧勇將一員并漢達官軍打手及儋州七坊瓊山縣沙灣黎兵三四千名先來防護地方城池次調土狼官兵數萬前來勦滅本州連年荒旱米價騰貴官兵糧餉俱乞預行區處等情據此照得本州孤懸絕島內抵黎嶺外接海面全憑山馬地新興保平水南等村周護城池今前賊生計先攻各村殺人擄財民蛋失所東界抱籠抱亂等村效尤殺擄累行藤橋通遠三巡檢司截捕彼亦人少

文獻卷之四

七

地隔無以禦敵州所旗軍民壯鄉兵策應不敷訪得黎人所憚動曰程叅將若得調委提兵而來將不戰自服若有別委量於各衛選取素有謀畧武將一員帶領軍兵數千及調七坊沙灣黎兵速赴拯救然後動調大兵征勦等因又准督備指揮王維手本據崖州守禦千戶所申據本州所執黎并軍民生員土舍男婦高那妹王公煥黎紹穆等陸續呈告并准合水營領哨千戶俞宗關及崖州牒備藤橋巡檢司申據民蕭廷章黃秉仁林文清等呈告俱被東西止強抱

籠抱亂抱喉境教他勞他喇打來打鷹抱虫抱角打日打蝦抱挑南柳羅葵南連公糠抱打假等村黎賊那燕林亞煉等攻打山馬地新興北廂三叉河落盤番墓白地鹽竈海邊淡水沙尾高沙厥竹林典打等處鄉村殺死人命擄去男女牛畜又據崖州北廂民婦容氏狀告四月初三日黎賊殺死夫黎玉川及民人符一方狀告四月十三日黎賊攻燒海簪田庄殺死佃民男婦陳弘等六命擄去陳赤一女刦去耕牛三十六隻燒毀禾穀又據第五都民鍾興狀告義父

文獻卷之四

先置落羅田堆積三年未穀一萬五百秤在倉本年四月二十日被止強等尙黎賊盡燒一空殺傷民陳秩等三人禍因本州貪賊知州葉應時判官黃本靜累差民壯賴以學雇民王仕廣替當同黎兇哥承牌進小營黎村外科馬站并雜項銀穀被黎賊殺死王仕廣又差趙坤文進止強黎村外派廩皮磚蠟等貨被賊殺死趙坤文王細恩本州官吏瞞昧上司又差土舍黎紹穆往村批封賊首那燕那現禾倉復差民壯符孟恩押黎芳兄帶同符允英仍進止強村搬運

那燕等未殺被黎忿怒激亂又無異境吏白役
門子吳世隆周文佐李珠環方文訓孫德輝等
計取各黎砍納夫房等項木料每條取銀四五
錢方纔註數以此激變黎賊等因各到府除將
判官黃本靜擎究另詳一面行州所堅立大旗
招安撫處及照西界地名止強石訟等村賊首
那燕等結構東界地名抱籠等村賊首符亞利
等乘機倡亂糾合千餘黨燒劫村湯殺人擄畜
情犯深重罪不容誅本府即會海南衛暫委指
揮周昇選撥軍一百一十名又添撥軍三百名

內六案軍務司

本府委照磨杜格率領民壯一百二十名協同
防守又添撥民壯三百八十名案該衛旗軍通
共九百一十名委官督率前去該州防禦相機
處報及將萬州陵水感恩三州縣土舍王天啓
符廷瑞王世熙婁德儒王應琦官轄黎兵諭令
精選各防守本州縣賊路要衝以遏交通今又
報賊千餘約日出攻城廓鄉村合無一面先行
從權暫調儋州文昌定安瓊山澄邁臨高等州
縣七坊沙灣等崗土舍黎有符日昭劉邦政許
承宣王行可王道勳王順寧王世偉王一正等

各官轄聽調黎兵共約五千名選集聽候及行
海南衛抽撥各所旗軍舍餘一千名委指揮一
員統領前去相機策應仍乞速募新會縣打手
五百名并推選謀勇參將或都指揮一員統領
直趨崖州鎮壓邊境各黎若自悔過以求生路
聽撫歸巢如仍不畏即行勅結盡圖貼說善惡
村分就將黎兵與旗軍打手分布哨道委官統
領進剿止強石訟等崗挫其銳氣以息殘黨如
或怙終不悛另調兩廣漢達官軍數萬委官統
領征剿等因到臣又經會批統領官與打手已

內六案軍務司

有行矣其餘事情仰分巡道即日疾趨該地方
會同梁希孔相機審勢協畫施行申內事勢似
急無更徐徐可也速由詳報及該臣催行帶管
分巡海南道僉事陳崇慶都指揮梁希孔即將
雷廉二府衛軍兵民壯人等作速量抽統領不
分日夜兼程馳往崖州會同起調本處附近府
衛州縣所各軍快土舍黎兵鄉夫人等選委謀
勇能幹官員各管領前到該地方兼同該州所
掌印巡捕哨守等官分布防禦振揚兵威相機
勦撫先將良善不與村分撫諭安定以絕其聲

接偶爾脅從村分撫諭開釋以散其黨與然後將其省惡村分臨以必勦之威開以求生之路從宜撫處務使

因法得伸地方寧靖如或賊勢重大檢惡不悛不聽撫處據情論法應該大舉勦滅即將應分哨道合用兵糧等項事宜逐一會議周詳計處停當具由通呈以憑會處施行及督行瓊州府推官藍渭前去崖州督率官軍兵壯士舍崗省黎兵鄉夫人等分布守把相機設法勦撫續據都指揮梁希孔呈請添兵緣由又行廣東布政司支銀三百兩發仰新會縣添募打手三百名并撥指揮馮良佐哨官軍三百八十一員名達官合十五員名行令本官部領前去崖州截遏又據瓊州府申備崖州申據西廂保平里民黎世重黃富等告稱五月初三日被止強村黎賊殺死民李召端及燒殺男婦陳繼周暹等一百餘命燒毀房屋四十餘間劫去牛隻財穀又據抱歲巡檢司申備八所村民黎定芳告稱五月初四日黎賊截伏砍死男黎應科也割嶺脚水溝欄路劫殺人牛初七日攻圍八所村本司帶同鄉

兵前去防捕各賊退訖又據巡緝民壯邢耀宗報稱止強等村黎賊燒劫大蛋村時本州知州葉應時督同巡捕吏目王徽并報督備指揮王維宇禦千戶王鳳鳴洪曉百戶王羽督率旗軍民壯人等策應被賊殺死軍人蘇鐸鄉兵民蛋奮勇射死二賊傷有三十餘徒身死各賊奪走鄉兵黎道宗等射傷一賊生擒送州續據西廂大蛋等村民蕭允賢等并生員黎孟芳各告稱五月初三等日黎賊殺死收禾人林氏同男蕭冬二及攻燒各村房屋殺死生員陳德全并民蛋男婦黎日進等劫擄牛隻又據通遠巡檢司中稱五月十一日鄉兵林彪報稱黎賊砍進羊欄村本司督率弓兵鄉夫救護被賊射傷王本菲等七名兵夫射死二十餘賊內獲一功解州看得前賊日加肆出為害愈甚合候申請多調各衛所漢達官軍并儋州七坊瓊山沙灣土舍黎兵救護等因備申前來又經會批仰分巡海南道作速查行毋坐誤事機致貽民患先今未盡事宜聽權宜處分由報又據瓊州府申據崖州申備生員蛋民麥亨奉壽山潘必緒陳朝瓊

等各告稱五月初三日黎賊殺死民陳懋中廖孟臣等燒毀房屋搶劫家資又據抱歲巡檢司申備大蛋村民蘇鑑等告稱五月初九日前賊包村燒屋殺死男婦蘇鷄畜等二十餘命藤橋巡檢司申稱巡檢唐本連督率鄉兵楊洪等殺得賊級二顆又據永寧鄉里老民人王廣祿林文秀等告稱黎賊刦殺民黎汝實等保平大蛋等村民麥會林萬壽等告稱五月初三等日黎賊殺死民潘統林檀香李氏等擄去牛畜藤橋巡檢司申稱巡檢唐本連督兵吳鶴等殺獲賊

級二顆解州又據民黎本溪告稱五月初三日
帶同家人前去收禾被賊殺死母蕭氏家人劉
朝哥等三命搶牛六隻抱歲巡檢司申備山脚
等村教官林迥霄村民蘇廷俊等告稱五月初
八等日黎賊攻村燒屋殺死黃那路妻射傷王
周定等擄去牛穀家資又據南廂民慕容端告
稱因賊倡徧欲赴軍門建言忽遇黎賊九百餘
徒攻村燒毀房屋五十餘間殺死陳氏射傷周
小義刦去牛三十餘隻慕容端走報指揮王維坐
視放軍散行不護慕容端與辯喝軍扛打慕容刦

去盤纏銀一兩衣服破失又據東廂民周世冊等并民杜刑耀宗告報五月十六日黎賊一千餘徒攻燒山馬地村本州巡捕官督兵對敵殺傷賊約五十餘徒身屍賊黨奪退又傷打手胡國茂并村民周世策等四人及船戶蔡胡仔報稱州差臨川場吏吳德琳領銀回場買鹽候濟軍兵被黎賊殺死吳德琳并搭船客人蔡克詹等四命千多保平等村民黃萬全林廷祿黃一龍等告稱止強否淺抱班等村黎賊約六百餘徒刼村殺死男婦馬氏陳世英陳世榮蕭亞汝鄭紳陳士等燒毀房屋擄去牛馬等情到府看得前賊流刼毒害深可憫惻合無先行儆州調取七坊黎兵符日昭兵七百名劉邦政兵二百一十名差巡檢李瑞陰陽官黎君然部領前去崖州協同見在官兵防守等因又該臣會批據申黎賊肆刼已四十餘日軍門雖已督發官兵計程遙遠未能即到勢也該府去崖州不遠賊勢至此尚未見一官一卒赴彼策應府佐貳官多在乃以一照磨塞責使之遷延道路畏縮觀望及其事急徒欲借勢於峒黎然則

國家設置府衛官吏將何爲也又如二巡檢司尚能督率鄉民敵退賊勢以崖州一千戶所曾不見遣一官兵出護何村指揮王維反覩顏忍心打搶告人是無法也仰分巡道通行查究應參官貪叅呈定奪賊勢已熾該道即宜督率官兵促梁希孔徑趨崖州協謀相機剿捕撫處如兵復不足聽於附近府衛再行量調務期大張

國威安定地方毋或稽遲乖誤重貽民患又據崖州申稱黎賊流劫各村及本府行提判官黃本靜崔船於六月初四日發送家眷詹氏男黃斌表

文報事四

十五

叔胡震家人黃添孫丫頭秋蓮并金銀有飾衣服下船被黎賊突來將詹氏等殺死擄去秋蓮并財物去訖等因又會批仰分巡海南道查行并據海南衛申准督備指揮王維開備崖州儒學生員潘鳳鳴告稱判官黃本靜差趙坤文黎芳晃科害激變黎人緣由又經會批據申反覆止以黃本靜激變爲辭夫黃本靜激變之罪已經拏問矣該衛所官督備官世享爵祿當此有軍並未聞其出一兵與賊一面以球一村一民於危厄之中曾一巡檢司之不若然則

國家設置衛所世費爵祿以養寵此輩將何爲也本即當拏問但事在緊急仰分巡該道姑將各官俸糧查自失事之日爲始任支該州掌印巡捕官一體任俸俱令其戴罪殺賊候事寧之日備查始末功罪參呈施行續又據帶管分巡海南道僉事陳崇慶呈准都指揮梁希孔手本開稱本年八月十五日據東界緝事軍人韓小外等稟報止強石畝等處黎賊約二千餘徒包圍多澳村攻打未破本職當督漢達官軍打手前去奮勇對敵斬獲賊級一顆殺死賊人一十餘名

文報事四

十六

因賊多衆奪屍不能斬級致被箭傷打手四名傷死戰馬一匹前賊奔遁回山兵少不能窮追銓調七坊黎兵千名然與黎人同類大半相爲犄角只得督守城池不堪截遏伏乞添募戍守狼兵或報効土兵打手一千名查委謀勇指揮一員督領前來應援如若招安不悛合就畫圖貼說將應分哨道合用兵糧會議另呈等因備呈前來文委雷州衛指揮顧賢督領軍門聽調新會陽山二縣打手并恩府報效自兵共八百餘名前去崖州聽梁希孔統領協勢防捕隨

據該處巡撫都指揮梁希孔手本開稱崖州賊勢頗重若候勅調大兵撲剿難應目前之急只得從權設計招撫近日東西二界脅從為惡拘浩新村沙鍋南辨南夏抱雷洛豪小多拋黑泥多港大多拋匿才景才草尾大索邁村抱打等村黎者蘇那水蘇那昂村那立王那貴等各來投見本職開諭利害示以恩信各亦輸誠悔罪備行該州措備魚鹽花紅牛酒犒賞各置紅旗一面給與回村安住每十日一次來見以聽其不與止強石訟聲援崖民亦漸回村安業惟止

強石訟千家否淺止肥抱谷羅活抱有德霞抱襟抱道抱萬等村雖經多方撫諭尚爾負固反側難度為照前賊殺擄人財流毒鄉村罪惡貫盈應該殄滅但事情重大非敢輕舉及查牙力三亞等處應該立營把截保民耕種第今兵分勢寡早乞催促指揮范德榮并前呈打手狼兵前來鎮壓除將未出黎村加意撫處觀其向背另議等因到臣又經會批據先呈已委指揮顧賢督領打手狼兵八百餘名趨赴矣范德榮未經征戰仰再查如果可用另呈督發去後今據

前因臣會同鎮守兩廣地方總兵官征蠻將軍太保無太子太保平江伯陳 議照廣東瓊州府地方僻在一隅孤懸海外黎岐山崗盤據聯絡而崖陵等州縣切近五指諸山尤為黎寇淵藪自昔叛服無常嘉靖十七等年間大肆猖獗至二十年該前提督兩廣軍務兵部左侍郎兼右副都御史蔡 鎮守兩廣地方總兵官征蠻將軍太子太保安遠侯柳 奏

請調兵征剿地方平寧迄今僅及七年而止強石訟等村賊首那燕那內那乃等又復效尤倡亂傳箭邀黨大肆流劫殺擄人畜焚毀室廬事雖戡於判官黃本靜一人縱下之所激而地方官平素撫字之無方武備之不脩均有不得而辭者臣等謹遵照欽奉

勅諭但遇賊寇生發即便相機可撫則撫可捕則捕及便宜處置事理當行分巡該道將黃本靜等解按察司究問地方失事官員姑暫令住俸戴罪捕賊給榜招安委都指揮梁希孔統領官兵前去撫捕內抱浩新村沙鍋南辨南夏抱雷洛豪小多拋黑泥多港大多拋匿才景才草尾大

案邁村抱打等村即已悔罪輸誠投身聽撫惟止強石訟千家否淺止肥抱谷羅活抱宥德霞抱道抱萬等村尚爾負固猖獗至於敢肆劫近城廓村分拒敵官軍論法即當殄滅但衆端起於一人一村今叛亂雖衆誠恐其中尚有欲投順而不能自達迫於脅持而不能自脫者除臣等一面先行廣西左右兩江土官衙門整棚土兵聽調一面備行廣東布政司會同都按二司各掌印官將合用兵糧等項事宜計議及委先經統領征剿原任分守雷廉高肇地方今被

交黎事略四

十九

効聽調左叅將武鸞統領官軍疾趨崖州會同守巡官與都指揮梁希孔協謀相機撫散黨與剿除渠兇若仍固負猖獗勢須大舉即將應剿村分應分哨道應用兵糧等項事宜悉心計議盡圖貼說會呈施行通候議處停當及事寧之日備查有功失事人員另行

奏報外緣係走報地方緊急黎情事理爲此具本

題

知

嘉靖二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欽差提督兩廣軍務兼理巡撫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歐陽 爲懇乞大兵剿除剿惡黎賊早救民命以全地方事據廣東布政司呈准本司等衙門右布政使等官蔡雲程等咨各准本司咨開抄奉臣案驗據守巡海南兵備僉事等官陳崇慶等呈前事依奉行准廣東按察司整飭兵備兼分巡海南道副使朱憲章手本准原任叅將武鸞都司署都指揮僉事梁希孔手本會同議照崖州止強石訟千家羅活抱宥德霞等巢黎賊首那燕那捧那奪那恨那

交黎事略四

二十

敗那叫等本以梟獍曾憑負嶮巖梗化始因激變遂至滔天盜弄兵戈僭稱名號恃五指等山以爲窟穴結感昌諸黎以爲聲援而那恨等先幸漏網而偷生今逞兇強以暴衆構集感恩縣古鎮州我溪等巢賊首符門欽等大肆猖獗攻圍縣治拒敵官軍已非一次虔劉人民何止百千姦淫婦女擄掠牛畜燒毀房屋搜檢財物兇焰益張橫行無忌昌化縣丞戮落漫抱英大官田抱板等村亦皆乘時響應隨從助惡刻財殺人村落爲之丘墟道路因而阻塞軍民受禍

慘不勝言告慰紛紜呻吟泣罪惡既已貫盈
神人之所共怒師出有名刑在不赦若不大加
誅討則一州二縣之民久失耕種饑餒流離地
將無民矣先該會議兩哨監統各分小哨諸路
並進示頗周詳但恐地方廣闊巢穴數多賊徒
強衆事體重大誠有如軍門明見所慮者職等
仰遵成筭會同計議再三審訪酌酌停當相應
分爲三大哨一中大哨分五小哨由感恩以至
抱臘千家等處進一左大哨分六小哨由陵水
縣以至藤橋大茅田等處進一右大哨分五小
哨由昌化縣以至茅安陀壩等處進此皆實諸
父老詢訪鄉導况職等親履其地目擊耳聞略
得真實伏望再賜裁奪早乞差官齎執
令旗令牌督調左右兩江土官目兵及漢達官軍
打手人等齊集分委官員監統赴期進剿緣照
先年用兵班師大早漏網數多兵退數年旋復
爲患爲今之計必須駐兵久困務使根株悉拔
噍類無遺以雪萬姓之冤用靖一方之難功收
萬全一勞永逸毋徒目前竣事之急致貽日後
擾攘之虞再照用兵地方界連一州三縣層峰

疊障山嶺聯絡林菁蒙密巢穴星散按圖方寸
之間地里遠近不一若軍兵數少則分布不敷
土兵虛數此其故事伏乞軍門量加添撥庶得
實用其先聽撫今爲惡村巢相應撲剿及先因
激變陽順陰助巡聽撫村分暫給旗榜護守候
事有次第另議呈奪及把截地方冊內分別開
載明白合用軍餉糧米賞功銀兩銀牌花紅段
紗布疋號頭旗榜紙劄藥財犒勞牛酒魚鹽與
夫軍火器械硝磺等件及渡海艚船渡港船隻
浮橋簞筏等項請乞各行所司預爲買辦整理
解發收貯聽候應用庶免臨期缺誤其餘善後
事宜候各哨進兵事有次第另行會議呈奪等
因備將再議過應剿黎賊村巢首從名數進兵
哨道圖冊開送到道查得各官審訪善惡鄉村
應留應剿議分三大哨又於各哨量分小哨進
止機宜合用漢達土官軍兵打手名數及軍中
一應事宜各官倣照歷年征進事規開款議報
示已曲盡與本道審訪府州縣等官事體相同
又准都指揮梁希孔手本開稱嘉靖二十八年
二月二十六日據緝事傳報止強石款等巢元

惡那藏等已入允陽等山構集賊聚數八千
限三月初間要出與官兵戰聞是以本職於彼
練兵屯結裝束候其截捕又據馬嶺營哨守百
戶陸中王口報及感恩縣知縣項邦柱呈稟賊
首符門欽等即日又要糾集各賊攻劫縣邑大
南屯等處等情到道看得各賊日加兇熾近又
敢各僭樹官名擅用旗鼓出入聲言構黨拒敵
官兵攻屠州縣此實法所必誅罪在不赦者也
唯應速募以慰民望為此今將迭到圖冊開送
前去煩為查照會議施行備行到司該布政司

以交該事

三

掌印右布政使蔡雲程會同按察司掌印按察
使李遂都司掌印署都指揮僉事劉滋分守海
南道右叅議方民悅巡視海道副使黃光昇帶
管糧儲左叅政沈應龍議照前項叛黎憑恃險
阻大肆猖獗崖民節被殘掠而村落為空感恩
繼遭圍困而焚燒殆盡殺戮男婦慘不可言拒
敵官軍罔無所忌群聚犬羊而遠適望風響應
包藏變詐而負固比昔益堅罪惡貫盈神人共
憤

天討在所必加大征斯不容已合用調集漢達土官

軍兵多寡開報各崗村巢首從賊徒名數分別
善惡錄村布列進止哨道等項機宜已該兵備
副使朱憲章參將武鸞都指揮梁希孔親臨審
覈俱亦詳悉但該道條議事件比照嘉靖二十
年大征舊規間有未備職等亦經參酌損益開
立前件議擬明白合候呈詳允日備行各該衙
門查照一一作速舉行務要先事整備毋致臨
期缺乏應用監督統督紀功并管理糧賞文武
官員與廣西土官目兵人等并聽軍門選委督
調尅期前去用事其中尚有未盡情節職等難
以遽度並聽各官隨機濟變應呈請者徑自呈
請施行等因又據瓊州府崖州鄉官原任知縣
趙文獻余繼舉教官溫仁張繼芳黎仕華蕭成
張統林迫臂王有本監生楊仕輔趙邦教生員
黎士奇張源等連名呈為緊急賊情懇乞大兵
征勦事切見止強一村倡禍諸黎怙亂已經一
年攻破村鄉殺擄人財不可勝數蒙軍門發下
榜文深懲激變之人開誠撫諭許其自新守巡
道奉行節次委官招安都指揮梁希孔原任叅
將武鸞先後繼至皆以撫安為先諸黎却乃恃

以交該事

三

強負悍桀驚不聽示諭誓死必戰聲言奪城據地愈肆猖獗竊照崖黎先年爲患不過十百爲群一遇軍兵罔敢拒敵今則動以千萬直前抗戰殺人如菅彼黎素無統紀今則各樹名號有總兵叅將指揮千百戶等官名目坐轎乘馬張傘執旗戰有紀律鋒莫敢犯又構感恩縣古鎮州黎賊攻毀縣治幾陷崖以東至陵水以西至昌化七百餘里之路阻絕不通各民離散田地拋荒饑寒充塞僵尸道路慘不可言幸得分巡朱副使新臨鎮壓但彼衆我寡未免相持且僭

六卷卷四

五

萬等處黎酋素懷異志乘之而起三州十縣竟爲所圖緣今各賊勇戰甚可寒心彼若乘勝長驅城郭盡爲屠戮非急大舉不能掃除以救殘民非久屯駐不能殲滅以免後悔懇乞憐憫海隅蒼生早發大兵征剿仍設叅將府于其中開通道路立營要地戮其餘黨然後相宜設立官司屯所募民居耕以圖經久等因各到臣據此定查先爲起報地方緊急黎情事節據廣東按察司帶管分巡海南道僉事陳崇慶并海南衛及瓊州府崖州各呈申稱崖州西界止強石訟

等村黎賊首那燕等作亂攻剽鄉村殺擄人財燒毀房屋及判官黃本靜差趙坤文等科擾激變緣由前來俱經陸續督調漢達官軍打手目兵人等行委廣東都司署都指揮僉事梁希孔原任叅將武鸞各統領前去崖州會同該道守巡官嚴督該府州縣衛所官兵相機設法剿撫并行按察司將判官黃本靜等究及行分巡該道將該衛所官督備官該州掌印巡捕官各俸糧自失事之日爲始任支俱令戴罪殺賊候事軍備查始末功罪叅呈施行及該臣會同鎮守

六卷卷四

五

兩廣地方總兵官征蠻將軍太保無太子太保平江伯陳 具本題

知外續據守巡海南兵備僉事等官陳崇慶等會呈據瓊州府崖州廉增附生員裴源澤王昂等六十名連名呈稱本州外臨海濱群黎省險內據種類繁盛恒爲民患其羅活德霞抱宥多澗千家等村已於嘉靖二十年征剿幸獲平安而邊孽猶存若止強石訟落段否淺晨門多港抱臘抱雷等八十餘村雖以招安於一時實則長傲於今日數年以來苟且羈縻面從心叛土舍

甲頭里役之輩又多倚勢科剋彼方蓄怨乘機不期稔惡趙坤文承差科擾當激殺死嘉靖二十七年四月初三日又激殺黎芳晃等釀成大禍即肆猖獗黨合群黎攻燒附城民村新興中間路北邊千陀保平番坊大蛋小蛋高山即芒打席及東西二界三亞抱旺等一百餘村殺死本學廩膳生員陳德全胥生員陳相麥芬潘鳳鳴父陳世雄麥本教潘純生員陳理男陳懋忠潘奇會女及軍民詹瓊趙鐸等計千餘命擄掠財畜燒毀房屋不可勝計揚言掃除鄉村決要

與交泰事略四

七

攻害城池鄧蒙上司榜文及差脩州七坊峒黎招撫各黎執拗不服且云我殺人數多罪不可免于今只殺到死為止決不服招徕每若再進未定是殺了等語幸蒙統兵截捕城池僅保無虞但東至陵永西至感恩相距六百餘里猖獗之勢不減於昔時耕牧之民不得以出入道路阻塞田地拋荒米價騰貴餓殍在途民之流離於他鄉者無既積屍盈野哭聲震天殘黎害物之慘殆萬倍於脩州之荷南蛇矣切趙紳文黎芳晃及判官黃本靜之妻孥家屬數口已殺斃

若彼之讐怨可復顧乃長惡不悛諸峒之相附日堅乘風響應愈肆叛逆殺戮無忌動輒交解月無寧日其蔑視

王法甚矣罪不容誅若不預為之所則積勢日深群黨固結棟焚之及崖民無噍類矣軍士久戍錢糧之費耗寧有紀極也呈乞轉達請調兩廣漢達狼兵剋期大舉破其巢穴擒其渠魁滅其種類將來之太平有日而未盡之殘喘可蘇等情又據崖州軍民鄉老黎文忠陳嚴等八十名連名呈同前因并據小山馬地村軍民吳遷李琚等各狀告有止強石訟等處黎岐構結感恩縣古鎮州等處黎賊約有五千餘衆將本村包圍攻打房屋盡行燒毀殺擄男婦陳其韜等一十餘命財畜一空并據感恩縣申准掌印知縣項邦柱關稱崖黎倡亂越過本境殺擄人牛緣本縣原無城池邑僻村孤民稀兵少雖設民壯三十五名亦無人民應當實難捍禦近據走報古鎮州我淺等村賊首符門欽等聲言要攻縣但今人民無倚俱各流離四散誠恐患生不測乞為殄滅等因各職會同議照瓊州府崖州止強

石訟千家羅活抱有德霞等一百餘巢賊首那燕那奔那叫那貶等倚山負固稱為牛首將目據險為惡有年今乃嘯聚構結感恩縣古鎮州我淺我乍等處賊首符門欽等肆意衝突流劫鄉村殺死人命千餘燒毀廬室殆盡迫近城郭掃蕩村場荼毒生靈劫擄牛羊禍已慘極人神共怒法在必誅伏乞動調兩廣漢達官軍土兵人等尅期撲剿殄滅根蔓等因連繳會議過應分哨道圖冊前來臣等又經會行廣東都布按三司各行掌印詳該道守巡兵備海道官糧等官及原任叅將武鸞都指揮梁希孔督同該府州縣掌印官將應剿黎賊村巢再行備細審訪分別應留應剿的確另畫圖本應分哨道合用官兵糧餉賞功銀兩軍器馬匹船隻等項俱一倣照歷年征進事規查議款列呈奉及行分巡海南道副使朱憲章親詣該州再加推誠布德給示責令相信人役齎領入峒加意撫諭使知軍門體恤示以好生不殺之仁但有原被通脅隨從為亂者許即散回照舊住種或與相信人役赴官投首與免本罪裝回原住鄉村安插

復業趁時耕種本分營生依舊糧差已往之愆俱不追究其原為首倡亂之人罪不可赦省諭自行擒送到官依律處治又據該道呈稱感恩縣古鎮州賊首符門欽等糾黨攻圍縣治崖感道路梗塞不通乞於軍門見在打手土兵挑擇精銳三千名達官三十員名銃手三十名瓜哇銃二十把并火藥硝黃等項及將指揮張麒麟官軍選委諒勇指揮二員能幹千百戶四員統押前來交與叅將武鸞部下責令於崖感適中處所如牙力營或九所屯地方立營遏截等因又該臣等會行廣東都司督調廣州右衛指揮劉一葵更替指揮張麒麟管領本哨官軍四百零五員名并摘撥下班達官舍二十員名神電衛瓜哇銃手十五名俱責委神電衛指揮黑孟陽張重仁督押及行分巡嶺東道選撥長樂程卿等縣打手九百零三名差官督押前去聽叅將武鸞調遣防捕續准兵部咨為緊急重大黎情早乞添兵應援事該巡按廣東監察御史黃題前事本部看得前項黎賊敢恃兇逆倡亂一方鄉落遭其荼毒官兵被其殺傷惡貫已盈罪

在不宥但其起亂之由實因判官黃本靜貪殘無耻所致蓋其初散鹽鐵失馬鞭即綁縛取牛以激那燕之忿繼而趙坤文王細恩被殺又殺票封倉以爲償命之資致將土舍黎芳晃等殺死因遂激變諸黎構黨驟成海濱大患知州葉應時行事乖方撫夷失職弊端雖起於一旦弊源實積於平時廣東都司海南衛崖州守禦千戶所百戶王羽督備儋昌崖地方該衛指揮僉事王維平居則狃於宴安共取譽於夷族有事則交相退託遂釀禍於生靈俱應參究既該御史黃 具題前來俱應題

請合候

命下之日本部移咨提督兩廣都御史歐陽 會

同總兵官陳 查照御史黃 所奏事情協

謀計處審勢相機如果流毒鄉邑法不可原橫

行猖獗勢不容緩一面星馳具

奏一面從宜動調廣州肇慶等處達官達舍及附

近衛所官軍左右兩江土兵大約不過九千員

名分作三枝選委諄勇文武官員統領前去將

前項稔惡黎賊村崗查審明確分別畫圖相機

進剿諸不係爲惡村峒先期分委的當人員曉諭安業勿使自相驚疑進兵之日仍戒勿得折賊良善濫及無辜以希功賞違者聽巡按御史旨實參劾其或首惡已就誅擒餘黨頭從招撫即行從宜處分或即要害處所團結軍兵置戍或令村峒長歲時到官省諭不必興師動衆以滋邊患可剿則剿可撫則撫務期蠻氛早蕩邊域底寧以稱委任及照起釁判官黃本靜催行按察司究問從重發落失事知州葉應時百戶王羽指揮王維通屬有罪但念用之際令無俯從所請姑令截住俸糧戴罪殺賊仍移咨都察院轉行彼處巡按御史隨軍紀驗并查都指揮梁希孔先次領兵與黎賊對敵損傷的實數目通候事寧之日將剿撫過及有功有罪失事人員審擬參酌分別等第具

奏定奪等因覆題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備咨前來通行欽遵及差委神電衛指揮范德榮管押軍門聽調順德縣打手梁文會等并恩恩田州報効目兵共七百一十五名前去崖州協同見在官兵併力截捕并差官

分枝督調廣西左右兩江土官目兵聽候分哨
進剿續文准兵部咨該臣等會題前事奉

聖旨兵部知道欽此欽遵本部看得題稱崖州地方
止強石訟等村賊首那純等又復効尤倡亂傳
箭邀黨大肆流劫殺擄人畜焚毀室廬事雖殺
於判官黃本靜一人縱下之所激而地方官平
素撫字之無方已經行委都指揮梁希孔統領
官軍前去撫捕內抱浩新村等村即已悔罪輸
誠聽撫惟止強石訟等村尚爾負固倡亂各一
節查與御史黃 所奏相同合咨前去煩照

因奏事奉

主事

本部先次咨文備奉

欽依內事理會同總兵官陳 一體查照施行備咨
在此又經通行遵照去後今據前因臣會同鎮
守兩廣地方總兵官征蠻將軍太保兼太子太
保平江伯陳 議照瓊州府屬崖州感恩昌化
等縣地方止強我淺匪我等村黎賊那純等本
以漏殄遺孽因忿倡亂遂乃扇動徒黨傳箭効
尤臣等念其累端起於有司倡首成於一人節
行該道守巡兵備等官引咎開誠多方撫戢及
行拏判官黃本靜正罪以伸其憤乃猶敢益肆

倡狂累無省悟攻圍城廓剽掠鄉村擄財必繼
以蕩焚殺人動至於支解或愈撫而負固益堅
或暫從而尋復背叛或陽順而陰逆或沒東而
出西馳突充斥之勢益甚於往年狡僞變詐之
機莫測其常性今又敢偽擬總兵參將指揮千
百戶等官名號坐轎乘馬張傘執旗三州縣之
地遭其破殘一海南之境被其搖動罪惡貫盈
神人共憤此

王法之所必誅而弗可赦者也既經該道守巡參將
等官重復計議應剿村崗應分哨道盡圖貼說

因奏事奉

主事

前來又該三司各官覆行會議相同委應亟舉
除一面督行廣東布政司整辦軍需糧餉等件
一面差官齎執

令旗令牌分枝催督左右兩江土官目兵及起調
附近衛所漢達官軍民壯打手人等行委鎮守
廣西地方副總兵沈希儀原任分守雷廉高肇
地方左叅將今聽調武鸞廣東都司署都指揮
僉事梁希孔守備惠潮地方惠州衛文倬都指
揮僉事張宗等統領冠期抵巢按圖撲剿仍照
例約會巡按廣東監察御史同行糾察奏獎紀

驗功次及委布政司官一員總理軍前糧賞仍
候督催官兵齊日分定哨道赴定進剿日期另
行會本具

奏外緣係懇乞大兵剿除劇惡黎賊早救民命以
全地方事理為此具本

嘉靖二十八年五月十五日

欽差提督兩廣軍務兼理巡撫兵部右侍郎兼都察
院右副都御史臣歐陽 為預處兵後地方
以圖治安事據廣東布政司呈奉臣等案驗前
事該本司掌印左叅政沈應龍會同按察司掌

印帶管都司印事副使蔡克瀛議照瓊州府屬
地方乃古珠崖儋耳之地孤懸海外民岐雜居
黎氓峒寇往往恃險負固肆行剽掠生民屢遭
荼毒之慘有司漫無撫禦之策嘉靖二十年內
賊首那紅等倡亂奉調官兵剿平添設叅將一
員在於崖州住劄地方賴以稍寧嘉靖二十六
年又以冗員議革迄今甫及二年而賊首那燕
等又復倡亂此其效驗是有明徵見奉軍門調
兵征剿計日蕩平復蒙留念預行議處添設官
員住劄撫綏鎮壓此誠瓊崖地方萬世之計海

外蒼生無窮之福也職等公同會議得該府地
方原該設有海南守巡官今查布政司止額有
左右叅政左右叅議共四員分守嶺南嶺西嶺
東海北四道事務其海南道事務常以海北事
簡行今兼理是以官無專責又以渡海艱險少
有親臨其地者其分巡官兼理兵備雖於該府
任劄又因地方廣遠經歷難周况崖萬二州相
去府城數百餘里一遇有警馳報經旬緩不濟
事茲欲圖為久安之計除分巡官額於府城任
劄外必於崖萬二州再設專官任劄庶彼此相

依事克有賴合無乞為奏

請復設叅將官一員布政司添設分守右叅議一
員加以撫黎職銜各請給

勅諭叅將官專住劄崖州分守官專住劄萬州與分
巡兵備官更番巡視操練兵馬撫輯黎民防禦
海寇釐革奸弊振揚威武遇有盜賊生發公同
計議統督官兵相機剿捕各官若有遷轉須候
新官交代不許輒便離任如有不能候代事情
叅將查於都司僉書官守巡查於布按二司事
務稍簡官員呈請暫代亦令前去各該地方任

劄行事等因到臣據此案查先該臣等議照瓊州府地方狹懸大海之外黎岐盤據其中所賴以鎮定而撫輯之者惟守巡官緣分守官因無專責多不親臨分巡兵備官雖例於該府住劄亦以事故不常權攝者多掛虛名不肯巡歷其地至嘉靖十九年內又因事添設叅將官於崖州住劄近於嘉靖二十六年內又以事寧冗員奏革以致大海之外三千餘里之間經歲無一上司官至其地州縣官吏因而敢於縱肆科索賂削漫無紀極民黎既迫於誅求亦復玩慢忿戾無所顧憚此則今日崖感黎首那燕等激變叛亂之所由起也已經奏奉

欽依見行調集兩廣漢達土官軍兵分定哨道行委副叅三司等官監統進剿仰伏

天威滅亡可待但欲為地方久安之計要在兵後議處得宜蓋大亂之後必有撫綏安定之方以調攝其厄羸其責在守巡又必有鎮靜彈壓之術以消彌其餘孽其責在叅將今十三州縣之間地方綿邈除瓊州府已定有分巡官住劄外應否於何州縣設一分守官何州縣設一叅將官

各住劄又作何處置使各官俱任有專責志有定向遇有事故不致缺入如內地三司然各州縣雖在海外之遠而法度昭明紀綱振肅官吏有所畏而不敢肆奸宄有所憚而不敢戕此亂後急務之最重大而不可緩者查得往年征剿各地方兵後事宜俱俟班師事寧方行議處今該府相去京師萬里若候事寧始擬舉行則展轉之間動是經年不無緩不及事除地方別項一應區處事宜俱仍候事寧另議外所據前項議處守巡叅將官事情干係重大急務應須奏

請已行廣東布政司轉行按都二司各掌印官會

同從長查議除分巡官額於瓊州府住劄外其餘何州縣應設分守官何州縣應設叅將官分守官應否添撫黎職銜與叅將官一同請給

勅諭以便行事各官隔在海外遇有事故應否候代如有不能候代事情應否坐定何官暫代亦令住劄俱一一會議停當具由通詳去後又准兵部咨為剷除黎患以靖地方以圖經久事該吏科右給事中鄭廷鵠題前事本部看得本官題稱瓊州府屬崖州感恩昌化地方黎賊構亂負

固不悛進兵之數止於九千不無尚寡當添調
狼土官兵打手數萬期以不誤軍機聲勢大振
所至披靡及稱成功在勇圖撥在謀克捷雖難
經畧爲上其所當圖撥并經畧者各三事乞要
再加詳議施行一節爲照本官前項疏陳大意
以黎寇之猖獗異常兵必大集征必慎謀藉謀
以揚威則巨患可息乘威而布法則善後可圖
是其聞見真切計慮周詳相應議擬合候

命下本部移咨提督兩廣都御史歐陽 會行總

兵官督同該地方官員計量賊勢如果重大即

便添調狼兵募集打手人等及時並進大加剿

除其始也據陵水以搗其穴而遏其趨安黎岐

以散其黨而孤其勢土舍藏姦多方防杜首功

多寡不必大拘如前所云當圖撥者其終也招

集新民定以約束多興學校禁挾弓矢復故地

設縣所授田廬鑿通衢防阻塞建參將於要地

使之盡便宜治城廓興水利徙反側如前所云

當經畧者若果有關於用兵及善後之道務要

一一舉行中間倘有未盡或難於執泥者亦聽

隨時斟酌期於計出萬全功收一舉以爲瓊人

永利勿蹈往年故轍徂於近功因循苟簡塞責
了事其所稱建立參將久任責成一事尤係要
務查得嘉靖十九年瓊崖等處已經設有此官
後該彼處提督建言裁革不虞其有今日似失
之輕合無備行撫鎮衙門作速查議如果相應
復設即便相擇適中堪以任割地方盡圖貼說
并查舉謀勇素著堪任參將官數員一併題

請定奪再照前項黎賊僭立名號攻逼所城流劫

鄉村殺害人民不計其數州縣地方五六百里

之間道路爲之不通是其禍甚慘而勢甚危地

方兵備而下軍衛有司責俱難辭但時屬軍興

過亦可使合無仍行兩廣提督軍門徑自嚴督

各官戴罪幹理彼中兵糧等項待候事畢分別

功罪明白具

奏以憑議擬賞罰等因具題奉

聖旨這剿捕黎賊并處置地方事宜都依擬行兵備

等官姑着戴罪管事欽此欽遵備咨前來欽遵

通行外今據前因臣會同鎮守兩廣地方總兵

等官征蠻將軍太保兼太子太保平江伯陳

巡按廣東監察御史陳 議照瓊崖地方孤懸

大海之外自有天地以來即為黎岐巢穴盤據五指諸山蔓延十三州縣其附近者為熟黎固已入版籍任稅役為編民遠者為生黎力食自營無預於州縣熟黎惟為編民故土舍里長得以凌轉而剝削之州縣官得以刑罰而誅求之故每每激之而至於生變生黎惟無預於州縣故無土舍里長之擾而州縣官亦無因而誅求之故未見其為患縱有之亦不過為熟黎所誘脅耳是瓊黎之變非為無州縣以統治之實起於官州縣者之非其人州縣官之貪肆亦非為無法制以禁治之實起於典法制者之無其官查得瓊州一府十縣三州之地止一分巡副使其分守官原缺設以分巡兼管其初授而來也每畏怯而甚遲及遇有事故而去也多愆幸而甚速其在任則又公出任府之時多而巡歷考覈之日少各州縣每數年不一見上司入其境聞其俗察其政而黎民亦憤憤然無所控訴聽有司之為至其弗堪則惟有反而已矣至嘉靖十九年大征之後始添設一叅將後以叅將官不得其人專務威福士民不樂遂議罷夫既有

不才有司官以激之而又無一將領官以鎮壓之此崖黎之變所以一動而弗可輯者也茲者官軍大集進剿有期仰仗

天威滅亡可待顧惟地方久遠之計不在於多殺戮以為功惟在於飭法制以善後譬之身焉彼既為編民猶之手足肌膚也惟風寒暑濕之失其養而後震掉踣躄痿痺之患所由生治之者惟去其疾之甚調攝其元氣以漸復其初而反其為吾用則已矣若盡棄之則何以為身也所據三司等官議呈要添設分守官與叅將以為善

後之圖委應依擬但地方當大變之後添設各官要在得人若尋常照資推用則或不能當其才又或以別省官推陞則亦無以濟目前之急臣等查得見任巡視海道廣東按察司副使黃光昇明達足以照奸而事機善應鎮密足以立政而計慮克周見任分守海比無管海南道廣東布政司右叅議方民悅深沉不露而事出有條從容不迫而慮動有濟此二臣者均堪備分守官之任者也見任添註廣東都指揮使司署都指揮僉事俞大猷以忠義立心每奉公而忘

已以意氣從事恒虛已以下人隨所至而士民咸歸隨所委而事功克就胸中兵甲自負不群目前將帥鮮有其儔原任分守雷廉高肇地方今聽調左叅將武鸞老成不肆謀勇有為風理新興之寇雖嘗多事而寡功近守感恩之城克屢出師而有獲此二臣者均堪備叅將之任者也如蒙乞

勅下該部再加查議倘以臣言為不謬乞將黃光昇方民悅二臣內推用一員量陞叅政職銜令其分守海南地方兼管撫黎於儋州駐劄俞大猷

西事奏稿

卷三

武鸞二臣內推用一員充海南叅將官暫於崖州駐劄各授以

勅書令其欽遵行事凡地方善後事宜聽會同該道分巡官相機協謀開誠布公審向背以定其約束之規察好惡以經其賦役之制興禮義以革其邪心厲武威以銷其異志明賞罰以一其趨肅官箴以重其體俟威德昭布黎民信服之日如其機有可乘勢堪改拓何處可添設州縣何處可改建叅將府何處道路可通何處屯田可設亦聽其明白開呈畫圖貼說以憑酌量奏

請施行以後各官并海南分巡官遇有陞遷事故

等項須候交代方許離任著為定規再照崖州

去瓊更僻且遠崖州既設叅將應再設一守備

官於感恩住劄以為聲援就以見用新陞總督

廣東備倭以都指揮體統行事指揮黑孟陽政

任原缺另行推補候地方事寧之日應否存革

另議奏

請定奪緣係預處兵後地方以圖治安事理未敢

擅便為此具本請

旨

西事奏稿

卷三

嘉靖二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欽差提督兩廣軍務兼理巡撫兵部右侍郎兼都察

院右副都御史臣歐陽 為懇乞大兵剿除

劇惡黎賊早救民命以全地方事案查先准兵

部咨為緊急重大黎情早乞添兵應援事該巡

按廣東監察御史黃 題前事內稱崖州地

方止強石訟黎賊那燕等搆結各村黎黨四千

餘徒流劫鄉村殺擄男婦燒毀房屋敵殺官兵

東奔西出勢甚猖獗兇焰蔓延迫近城廓伏乞

勅下兵部嚴行撫鎮諸臣撫剿等因該本部查議合

候

命下之日本部移咨提督兩廣都御史歐陽

同總兵官陳 查照御史黃 所奏事情協

謀計處審勢相機如果流毒鄉邑法不可原橫
行猖獗勢不容緩一面呈馳具

奏一面從宜動調廣州肇慶等處達官達舍及附

近衛所官軍左右兩江土兵大約不過九千員

名分作三技選委謀勇文武官員統領前去將

前項稔惡黎賊村崗查審明確分別盡圖相機

進剿諸不係為惡村崗先期分委的當人員曉

諭安業勿使自相驚疑近兵之日仍戒勿得折

戟良善濫及無辜以希功賞違者聽巡按御史

指實叅劾其或首惡已就誅擒餘黨願從招撫

即行從宜處分或即要害處所團結軍兵置戍

或令村崗黎長歲時到官省諭不必與師動衆

以滋邊患可剿則剿可撫則撫務期蠻氛早蕩

邊域底寧以稱委任仍移咨都察院轉行彼處

巡按御史隨軍紀驗等因覆題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又准兵部咨為走報地

情事該臣等會題前事奉



聖旨兵部知道欽此欽遵本部查與御史

奏相同咨臣查照本部先次咨文備

欽依內事理會同總兵官陳 一體查照

咨前來臣等俱經通行欽遵會議續據廣東布

政司呈該本司掌印右布政使蔡雲程會同按

察司掌印按察使李遂都司掌印署都指揮僉

事劉滋分守海南道右叅議方民悅巡視海道

副使黃光昇帶管糧儲左叅政沈應龍覆議得

前項叛黎憑恃險阻大肆猖獗崖民節被殘掠

而村落為空感恩繼遭圍困而焚燒殆盡殺戮

男婦慘不可言拒敵官軍罔無所忌群聚犬羊

而遠邇望風響應包藏變詐而負固比昔益堅

罪惡貫盈神人共憤

天討在所必加大征斯不容已合用調集漢達土官

軍兵多寡開報各崗村巢首從賊徒名數分別

善惡鄉村布列進止哨道等項機宜已該兵備

副使朱憲章叅將武鸞都指揮梁希孔親臨審

覈俱示詳悉但該道條議事件比照嘉靖二十

年大征舊規間有未備職等亦經酌損益開

立前件議擬明白合候呈詳允日備行各該衙

門查照一一作速舉行務要先事整備毋致臨
明缺之應用監統監督紀功并管理糧賞文武
官員與廣西土官目兵人等並聽軍門選委督
調尅期前去用事其中尚有未盡情節職等難
以遙度并聽各官隨機濟變應呈請者徑自呈
請施行等因又據瓊州府崖州鄉官原任知縣
教官監生生員趙文獻溫仁揚仕輔黎仕奇等
連名呈為緊急賊情懇乞大兵征剿事內開止
強一村倡禍諸黎怙亂已經一年攻破村鄉殺
擄人財不可勝數今則各樹名號有總兵參將
指揮千百戶等官名目坐轎乘馬張傘執旗戰
有絕律鋒莫敢犯懇乞憐憫海隅蒼生早發大
兵征剿等因各前來又該臣等會議得崖州感
恩昌化等縣地方止強我淺等村黎賊那燕等
本以漏殄遺孽因念倡亂遂乃扇動徒黨傳箭
效尤臣等念其霧端起於有司倡有成於一人
節行該道守巡兵備等官引咎開誠多方撫戢
及行拏判官黃本靜正罪以伸其憤乃猶故益
肆猖狂略無省悟攻圍城廓剽掠鄉村擄財必
繼以蕩焚殺人動至於支解或愈撫而負固益

堅或暫從而尋復背叛或陽順而陰逆或沒東
而出西馳突充斥之勢益甚於往年狡猾變詐
之機莫測其常性今又敢偽擬總兵參將指揮
千百戶等官名號坐轎乘馬張傘執旗三州縣
之地遭其破殘一海南之境被其搖動罪惡貫
盈神人共憤此
王法之所必誅而弗可赦者也既經該道守巡參將
等官重復計議應剿村崗應分哨道盡圖貼說
前來又該三司各官覆行會議相同委應亟舉
又經會本題
知及行廣東布政司整辦軍需糧餉等件并差官
齎執
令旗令牌分投前去起調左右兩江土官目兵并
附近衛所漢達官軍民壯打手人等又行委鎮
守廣西地方副總兵沈希儀督調各上官目兵
廣西布政司分守左江道右叅議康朗廣西按
察司帶帶整飭兵備兼管分巡左江道副使徐
禎分守潯梧地方左叅將王寵分守柳慶地方
右叅將劉遠各督押前到雷州及行委廣東按
察司巡視海道副使黃光昇顧覓海船渡兵今

俱齊集應合分哨進剿及查原委統兵廣東都司署都指揮僉事梁希孔已該臣叅劾不職守備惠潮地方惠州衛文偉都指揮僉事張添陞任福建行都司軍政僉書俱應改委更替又准兵部咨為剷除黎惠以靖地方以圖經久事該吏科右給事中鄭廷鵠題前事本部看得本官題稱瓊州府屬崖州感恩昌化地方黎賊構亂負固不悞進兵之數止於九十不無尚寡當添調狼土官兵打手數萬期以不誤軍機聲勢大振所至披靡及稱成功在勇圖揆在謀克捷雖難經畧為上所當圖揆并經畧者各三事乞要再加詳議施行一節為照本官前項疏陳大意以黎寇之猖獗異常兵必大集征必慎謀藉謀以揚威則巨患可息乘威而布法則善後可圖是其間見真切計慮周詳相應議擬合候命下本部移咨提督兩廣都御史歐陽 會行總兵官督同該地方官員計量賊勢如果重大即便添調狼兵募集打手人等及時並進大加剷除其始也據陵水以搗其穴而遏其趨安黎岐以散其黨而孤其勢土舍藏姦多方防杜首功

多寡不必大拘如前所云當圖揆者其終也招集新民定以約束多興學校禁挾弓矢復故地設縣所授田廬鑿通衢防阻塞建參將於要地使之盡便宜治城郭興水利從反側如前所云當經畧者若果有關於用兵及善後之道務要一一熟行中間儻有未盡或難於執泥者亦聽隨時斟酌期於計出萬全功收一舉以為瓊人永利勿蹈往年故轍徂於近功因循苟簡塞責了事其所稱建立參將久任責成一事猶係要務查得嘉靖十九年瓊崖等處已經設有此官後該彼處提督建言裁革不虞其有今日似失之輕合無備行撫鎮衙門作速查議如果相應復設即便相擇適中堪以駐劄地方盡圖貼說并查舉謀勇素著堪任參將官數員一併題請定奪再照前項黎賊僭立名號攻逼所城流劫鄉村殺害人民不計其數州縣地方五六百里之間道路為之不通是其禍甚慘而其勢甚危地方兵備而下軍衛有司責俱難辭但時屬軍興過亦可使合無仍行兩廣提督軍門徑自嚴督各官戴罪幹理彼中兵糧等項待後事畢分

別功罪明白具

奏以憑議擬賞罰等因具題奉

聖旨這剿捕黎賊并處置地方事宜都依擬行兵備等官姑着戴罪管事欽此欽遵備咨前來欽遵通行外臣會同鎮守兩廣地方總兵官征蠻將軍太保兼太子太保平江伯陳 議照崖州感恩昌化等州縣地方廣濶山崗險深黎賊兇悍狡猾倍於往昔勢湏大舉方克有濟已經陸續調集漢土官兵八萬七千有零謹按地圖分為中左右三大哨中大哨行委廣東都司署都指揮僉事張國威廣東按察司僉事徐緝督統漢達官軍打手并思恩田州泗城上林等五府州縣司土官目兵內分二小哨俱從感恩縣取路進剿抱里千家多澗德霞羅活止有方細等村巢賊左大哨行委原任分守雷廉高肇地方左叅將今聽調武鸞廣東按察司副使錢蝶督統漢達官軍打手并向武南丹那地歸順忠州都康六州土官目兵內分二小哨俱從感恩縣取路進剿止強石訟抱道南夏陀老落段否淡等村巢賊右大哨行委廣東都司添註署都指揮

僉事俞大猷廣東按察司副使朱道瀾督統漢達官軍打手并思明鎮安東蘭湖濶安隆江州奉議果化八府州司目兵內分二小哨俱從昌化縣取路進剿義乍那耳必改茅安義淺改彩等村巢賊仍委鎮守廣西地方副總兵沈希儀提調總領駐劄中哨督率兼調度左右二哨官兵俱尅定嘉靖二十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卯時一齊抵巢撲剿中間若有被擄人口陷在賊中不能自拔及賊衆懼誅悔罪投戈願降者大兵至日許令赤身投赴審實遞送出山從宜安插臣等總統各哨親詣雷州府駐劄居中調度照例約會巡按廣東監察御史陳 同到軍前糾察姦慝紀驗功次仍坐委廣東布政司右叅議方民悅總理糧賞廣東按察司副使黃光昇閱視紀功廣西馴象衛原任福建行都司署都指揮僉事錢希賢中軍坐營管事申今督衆務將前項山崗首惡黎賊嚴加剿滅脅從餘黨招徠撫安期於海島克靖地方底寧除候獲功及事寧查覈功罪人員并善後事宜俱另行具奏外緣係尅期進兵剿賊及懇乞大兵剿除剩惡

黎賊早救民命以全地方事理為此具本

嘉靖二十八年十二月十六日

欽差提督兩廣軍務兼理巡撫兵部右侍郎兼都察

院右副都御史臣歐陽

為剿平黎賊查覈

功罪以明賞罰事據廣東按察司整飭嶺東道

兵備兼分巡監督中哨僉事徐緝廣東都司軍

政僉書統督中哨署都指揮僉事張國威呈奉

臣等會剿為艱乞大兵剿除劇惡黎賊早救民

命以全地方事依奉會同將調到漢達官軍目

兵分為四小哨一哨指揮楊燁部領官軍打手

廣東黎賊事

李三

并田州上林縣德向武等自兵由解朗路進剿

抱里抱麻抱榜千家抱井等村巢一哨指揮胡

有名部領官軍打手并泗城上林目兵由黃鰲

路進剿抱宥多澗抱止肥抱解等村巢一哨指

揮王潭部領官軍打手并恩恩目兵由北黎港

路進剿德霞抱牒抱籠止宥等村巢一哨指揮

馬鑣部領官軍打手并田州目兵由響水河路

進剿羅活崗七坊抱道辦銃允陽麾桐等村巢

指揮安憲李儲芳部領官軍打手專在中軍策

應并量撥旗軍打手黎兵鄉兵責委指揮趙廷

舉把截落基營指揮任漢把截牙力營指揮陳

忠言把截高村河管職等督押各哨軍兵齊至

牙力營宣布威令照依剋定嘉靖二十八年十

二月二十八日卯時一齊抵巢各賊於險隘選

路豎立排柵開掘濠塹懸木壘石預為準備仍

用強弓利矢皮盔角甲環集各山險嶺結陣以

待指揮楊燁馬鎮二哨官兵會攻千家等村巢

營陣方布各賊擁眾突出挑戰賊高我下兵未

得利乃引兵少退佯為敗勢各賊奔擁下山我

軍奮勇直衝其中田州土官男岑芝親斬大賊

廣東黎賊事

李三

首那奪一顆上林縣土官男黃文瓚親斬賊首

那傑一顆各兵乘勝殺入斬獲賊從四十一顆

被賊射死黃文瓚馬一匹被傷軍兵一十四名

指揮馬鎮哨官兵督同岑芝目兵徑抵羅活大

巢各賊吹角為號箭下如雨我兵分為奇正賊

果衝突中軍射死目兵二名奇兵左右齊發鼓

譟而前岑芝當陣斬獲賊一顆各兵奮勇爭先

斬獲賊從五十九顆追趕至抱雨山連斬賊從

九十四顆被傷軍兵三十六名陣亡目兵一十

四名指揮胡有名王潭會兵夾攻德霞抱宥等

巢胡有名部下斬獲賊從二十七顆被傷軍兵一十一名王溥部下斬獲賊從三十五顆被傷軍兵一十名餘賊奔散走投抱井抱解抱懷抱榜甕桐等處高山絕嶺綠崖附木各立巢寨夜則吹角相呼聚集職等慮恐各賊合勢難以卒勝隨將四哨官兵每哨又分為三小哨於賊行要逕結為連珠營以絕其往來道路旌旗火鼓晝夜不絕以疑賊心乃令各哨官兵四路攻打連破抱井抱蓋甕桐抱榜等巢楊燁哨生擒賊首一名蔡四仔賊從五名斬獲賊首那開等三顆賊從一百八十一顆被傷軍兵二十二名馬鎮哨生擒賊從七名斬獲大賊首那恨一顆賊首那瓜等五顆賊從一百八十四顆被傷目兵一十九名陣亡目兵六名胡有名哨生擒賊從八名斬獲大賊首那貶一顆賊首那亨等四顆賊從二百三十顆被傷軍兵二十九名陣亡目兵一名王溥哨生擒賊從一名斬獲大賊首那叫一顆賊首那吞等二顆賊從一百顆被傷軍兵一十二名指揮安憲李儲步哨生擒賊首一名陳福賊從十三名斬獲賊從十二顆其允陽

一帶係生岐巢穴去羅活一百餘里崖壁峻絕藤棘叢結抱宥德霞羅活等巢狡狴惡賊尚有逃藏於內傳箭深岐構聚欲出關敵職等先令黃文瓚帶同頭目替往哨探一面督發各哨官兵抵巢看得前巢峻壁揀天嚴整百丈礮水滾石正路難進選差善懸崖者十人各持一炮於寨左緣藤而上埋伏於後山又令數十人各持苦茅一束埋伏於左山深樹中尅定日時進攻火炮齊發各賊不虞我兵能入自相驚擾官兵奮勇攀崖爭先各賊男婦牛畜奔命投崖墮壑者不可勝計馬鎮哨斬獲賊首那想等五顆賊從二百一十八顆被傷目兵打手共一十一名陣亡連舍打手共二名王溥哨斬獲賊首那隱等三顆賊從一百九十九顆被傷目兵七名胡有名哨斬獲賊首那墩等二顆賊從一百五十三顆被傷目兵三名楊燁哨斬獲賊首那橋等二顆賊從五十五顆被傷目兵五名大賊首那卓帶賊二百餘徒奔命官兵冒險窮追至抱吊山馬鎮哨生擒賊從六名斬獲賊首那堆等二顆賊從四十四顆被傷目兵四名楊燁哨生擒

賊從七名斬獲賊從六十顆被傷目兵五名黃文瓚望見一賊皮盔角甲甚整料是那卓拚命追捕至允屯山斬獲那卓彼黃文瓚被暗箭射中胸膛回營身死胡有名哨生擒賊從九名斬獲賊從三十一顆王溥哨生擒賊從九名斬獲賊從三十四顆楊燁哨斬獲賊從六顆馬鎮哨斬獲賊從五顆官兵四路搜扒去五指山七八里只見木苗茂盛並無賊踪掣兵而返本哨通共擒斬首從賊人賊級一千八百七十名顆俘獲賊屬男女三百八十八名口奪回被擄男女

四八六

李

一十七名口奪獲器械八百零九件牛六十五頭馬一匹及差人齊執旗榜撫諭投順除老幼并婦女不計及以後招出另報外共見招過男子三百九十八名俱審實心向化陸續蒞崖州安插其羅活峒道路自西北至抱宥抱墩抱解抱榜黃鰲直至黃流自西南至多潤千家解朗直至九所各一帶二百餘里督令掘鑿木石填塞溪塹每路闊三丈餘俱為車馬往來通衢除將前項功次俱行解報賊屬牛馬委官變賣銀兩入官器械給發各哨軍兵打手領用被擄人

口審實給親及將土官目兵人等於嘉靖二十九年四月初三日掣回休息量留旗軍打手人等委指揮等官李儲芳等督領在彼防守外為照瓊崖黎岐延袤千里外有重山疊嶺以扼其隘口內有峭壁荆蘿以盤其巢穴種類繁息弓矢矯捷而千家多潤抱有德霞羅活直至允陽一帶約三百餘里尤為黎岐淵藪但自昔用兵未有搗其巢穴以致各賊憑險僭竊荼毒萬姓井邑丘墟人民耗散怨恨之氣播於上穹茲者官軍奮勇萬衆協心搗穴犁巢剿撫殆盡一方

四八六

李

蕩平千里杜席等因又據廣東按察司清軍監督左哨副使錢嶸原任分守雷廉高肇地方今聽調統督左哨左叅將署都指揮僉事武鸞呈稱依奉將調到漢達官軍土官目兵分為二小哨一抱浩哨委都指揮殷紹禹部領旗軍達官打手并向武那地歸順州土兵由高村河路進一抱蘊哨委以都指揮體統行事指揮黑孟陽部領旗軍達官打手并南丹都康忠州土兵由抱損村路進合剿抱浩抱道南夏陀老畏門抱世落段否淺抱班多港止強石訟抱顯等三十

餘村巢及委指揮顧賢部領旗軍達官打手并
恩恩報効目兵專在中軍策應并量撥旗軍鄉
兵黎兵民壯打手責委知州指揮等官鄺民舉
等把截即溫高村大茅榆林長沙姚妹等營職
等督押目兵齊至崖州申令宣誓遵照期嘉
靖二十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卯時一齊抵巢
指揮黑孟陽當日進攻否沒落毆抱班三巢各
賊糾集千餘下山拒敵官兵奮勇衝擊各州目
兵斬獲次賊首那恨那懇并賊從共一百三十
八顆陣亡土兵二名被傷目兵十九名都指揮

交黎事略

五十九

殷紹禹督兵到合面嶺賊徒聚衆預在埋伏本
嶺峭聳樹木蒙翳石路歌滑官兵攀援次第挨
登各賊憑險拒敵礮石滾木亂擲如雨目兵被
傷奮敵自卯至申殷紹禹設法分枝別進攻開
排間各兵斬獲賊從一十九顆各賊勢敗奔入
大山官兵粘踪二十九日直至止強巢賊徒又
先據嶺向武州土官知州黃仲金歸順州官族
岑球一枝官兵由深水抱道逕進各賊分踪拒
敵黃仲金親督目兵衝開寨門斬獲賊從一顆
追至抱世嶺各賊奔竄止斬獲賊從二顆抱道

晨門抱世養鮮四村賊先搬併大巢止遺空村
當統官兵直搗石訟巢各賊原堅排柵數層埋
插籤簦望見兵至呼衆迎敵目兵呐喊奮擊巢
破當陣斬獲賊從三十八顆大賊首那捧被傷
一箭脫走陣亡目兵五名被傷目兵二十一名
指揮顧賢哨官兵亦至交戰斬獲賊從七顆被
傷打手五名餘賊奔散合面抱班等嶺藏伏連
日分兵追剿殷紹禹哨斬獲大賊首李那悼次
賊首李丙黨并賊從共一百零一顆陣亡目兵
四名被傷目兵十六名黑孟陽哨斬獲賊從一
百七十顆被傷目兵十五名顧賢哨斬獲賊從
三十九顆被傷旗軍二名崖州抱臘多港二村
聽撫黎人斬獲賊從二顆把截大茅營巡檢鍾
子曉下斬獲賊從二顆落基營百戶劉謨下斬
獲賊從一顆殷紹禹據報黎賊一宗約一百餘
徒屯剗抱谷大山督率官兵前至山脚仰見峯
巒突兀人馬不通各兵捨馬從間道雜上各賊
盡擁拒敵迎戰數合有向武州目兵冒死衝入
賊陣斬獲賊從二顆諸兵乘勝斬獲賊從一十
四顆各賊且戰且逐目兵粘踪追至仰斗等山

交黎事略

六十

斬獲賊從二十四顆被傷目兵十名黑孟陽據報有賊結踪屯聚多港後山本官見得岡絡交阻鼓舞官兵挨牌敵矢直前迎敵當陣斬獲賊從一十二顆各賊潰退落段否淺等山黏追斬獲賊從三十一顆被傷目兵十三名又據報止強止哈小營等巢賊徒在于抱籠等山屯劄時殷紹禹哨官兵已往抱谷山黑孟陽哨官兵已往多港等山各搜剿不在叅將武鸞率同顧賢哨漢達官軍打手目兵鄉兵人等齊至抱籠山包圍分枝前進賊據險設開矢石齊下路窄巖

頭案事卷四

卷二

高兵難竝進當分兵一半在于開口引戰關一半於深密山普取路先登各賊因見開口有兵盡來拒守輪流出敵陰計後兵將到賊壘前兵炮響為節腹背夾攻當陣斬獲賊從二十九顆各賊奔逃目兵襲至打日等山又斬獲賊從四十一顆被傷軍人打手三名又據目兵鄉導人等稟稱大賊首那燕那捧各帶劇賊潛入岐山藏躲各岐不容殺逐出外那燕等潛在抱籠大山那捧同伊男那代并次賊首那夏等潛在統籠大山藏躲各哨官兵包圍四面那燕那捧

等逃入別穴殷紹禹哨設計生擒大賊首那燕一名被傷軍兵三名顧賢哨設計生擒大賊首那捧次賊首那夏那代共三名官兵仍夾剿抱頂籠大山各賊分枝出敵目兵爭先交戰殷紹禹哨斬獲賊從一百四十八顆陣亡目兵六名被傷軍兵打手三十八名顧賢哨斬獲賊從五十五顆盡將賊巢燒毀黑孟陽據南丹州目兵稟稱搜扒至地名混嶺遇賊結巢山谷險峻兵寡不敵黑孟陽親督官兵戮戰數合直至日暮收兵密分四哨乘夜透山取路繞出其背包圍

頭案事卷四

卷二

攻打至夜克破當陣斬獲大賊首那乃并賊從共一百五十三顆又據走報殘賊一宗約有千百餘徒在於南回德按大石嶺等山裝伏屯劄職等分遣健步剋日合併攻剿各賊逞兇拒敵各官設謀激衆目兵分投鼓譟而進當日攻破各巢排柵殷紹禹哨斬獲大賊首那內次賊首那雀并賊從共一百四十五顆陣亡目兵九名被傷目兵三十一名黑孟陽哨斬獲賊從一百五十六顆陣亡目兵二十名被傷目兵九十名顧賢哨斬獲賊從六十九顆各俘獲賊屬男婦

不等三哨官兵連日搜扒南夏陀老抱班仰斗止哈一帶山巢殷紹禹哨生擒次賊首那敗歲斬獲大賊首符亞壁那現次賊首那禍并各賊從共一百零九名顆陣亡目兵三名被傷目兵十六名黑孟陽哨斬獲賊從三十四顆陣亡目兵十九名被傷目兵五十二名顧賢哨斬獲賊從七十顆又節據抱懷村聽撫黎人并鄉老鄉導那會吳尚端等及把截榆林營巡檢唐本連姚妹營經歷何組千戶谷中寶各陸續擒解逃賊那虎羅堆等十一名又據各州頭目常敬李

旭并緝事盧儒等報稱領兵前進南夏陀老等山殺敗殘賊黏蹤追趕多投抱班打屯豪官田各巢并附近後山藏匿各兵奮猛向前冒險截殺殷紹禹哨斬獲賊從六十二顆被傷目兵三名黑孟陽哨斬獲賊從二十顆被傷目兵二名顧賢哨斬獲石詒巢次賊首那兌并賊從共四十一顆又據報稱各賊見聚抱顯村約四五百徒俱勦賊潛通各山往來接濟職會督三哨官挑選精兵前去擒剿各賊先自嚴備礮木巨石堵塞排柵占據高崗矢發如雨官兵迭用火

箭藥弩大斧長鐮間道深入自寅至午盡登賊寨殷紹禹哨生擒次賊首李宗能并各賊從共三百八軍師斬獲次賊首李宗能并各賊從共三百八十一名顆顧賢哨斬獲賊從六十九顆二哨共被傷目兵十三名旗軍打手十一名又各哨官兵陸續搜扒斬獲賊從三十四顆本哨通共擒斬首從賊人賊級二千二百三十四名顆俘獲賊屬男女奪回被擄男婦奪獲牛馬各除照格給賞器械亦除簡給各兵外賊屬四百八十六名口被擄男婦八名口牛馬六十一頭匹器械一千五百二十八件枝招撫過原出脅從實心投順共二千一百餘名及原先在城安插七百餘名各婦女及老幼不計除將功次通行解報賊屬牛馬蕞崖州并分理糧賞委官變賣價銀貯庫被擄男婦審實給親領回器械貯庫就撫黎人俱行安插以後續有招到一體施行另報擇於嘉靖二十九年四月初三日將各土官目兵等散量留海南雷州神電衛所漢達官軍打手人等分布防守遺下黎田聽候委官查勘議處外職等議照崖州地方僻在儋萬陵感極邊

東西延袤數百餘里中接五指黎母諸山而止
強石訟抱顯否淺諸巢實係先年漏殄兇黨首
謀攻圍城邑敵殺官兵皆罪惡貫盈神人憤怒
者也今渠魁若那燕那捧那夏那代那敗歲李
宗烈等一向偽號參將守備軍師等名目者悉
已生擒首從賊徒斬獲功級時雨收於大需之
餘兵農稱快撫招出於迅掃之既海隅奠安等
因又據廣東都司添註軍政僉書統督右哨署
都指揮僉事俞大猷會同廣東按察司整飭兵
備兼分巡海南道監督右哨副使朱道瀾呈稱
職等先期親到附近賊巢昌化縣暫創緝探得
賊首符門欽桀惡為最肆山道路盡行開坑設
間志在拒敵死戰職等將戮到漢土官兵分發
指揮鄭金等四面把截指揮吳樹領兵一哨由
峩溝進攻我顯等巢指揮張重仁領兵一哨由
落梅上下二路進攻我淺等巢指揮胡松領兵
一哨由陀巒進攻我透水尾等巢遵照定嘉
靖二十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卯時四面齊進
與賊大戰指揮張重仁督兵攻破我淺巢斬獲
賊從七十顆俘獲老婦幼男十一名口奪獲水

牛二頭馬二匹器械一十五件指揮胡松督兵
攻破我透水尾巢斬獲賊首符門福一顆賊從
一十七顆俘獲大婦十口奪獲器械七件指揮
吳樹督兵攻破我顯巢斬獲賊從六十三顆奪
獲器械一十一件餘賊退據肆山結寨拒敵嘉
靖二十九年正月初二日張重仁督兵斬獲賊
從三十一顆胡松督兵攻破改討等山寨生擒
賊謀主一名柯宗賢斬獲賊從三十顆張重仁
等各哨會兵夾攻我落山寨初三等日張重仁
部下生擒賊從一名斬獲賊從三十九顆俘獲
老婦幼男八名口奪獲器械三件吳樹部下斬
獲賊從二十九顆奪獲器械九件牛一頭胡松
部下生擒賊從二名斬獲賊從二十九顆俘獲
老婦幼女七口把截松村營千戶杜盛督兵生
擒賊從一名斬獲有名賊首符那底一顆賊從
九顆把截陀興營指揮趙煒督兵斬獲賊從一
顆把截大官田營指揮鄭金督兵斬獲賊從一
顆張重仁督兵攻破陀定山寨生擒賊從三名
斬獲賊從五十八顆俘獲大婦幼男女一十八
名口奪獲水牛二頭器械七件松村營千戶杜

威督兵生擒賊從一名斬獲賊從五顆把截必改營指揮陳希周督兵斬獲賊從一顆吳樹胡松會兵合攻我望山寨吳樹部下生擒賊從一名斬獲賊從三十一顆俘獲大婦幼男十名口奪獲水牛一頭胡松部下斬獲賊從九顆張重仁部下生擒賊從二名斬獲賊從四十八顆俘獲大婦幼男十九名口陀興營指揮趙煇督兵斬獲賊從一十一顆松村營千戶杜威督兵生擒賊從一名斬獲賊從五顆俘獲大婦四口胡松督兵攻雲道山寨斬獲賊從四十一顆俘獲大婦四口把截松村營百戶陸中玉督兵生擒賊從一名斬獲賊從一十五顆張重仁等各會兵合攻破落壁山寨張重仁部下生擒賊從三名斬獲賊從二十四顆胡松部下生擒賊從一名斬獲賊從三十一顆吳樹部下生擒賊從一名斬獲賊從四十二顆張重仁督兵攻破茶烏山寨斬獲賊從四十顆胡松督兵攻破茶烏山寨斬獲賊從三十二顆把截必改營指揮陳希周督兵生擒賊從一名斬獲賊從九顆張重仁督兵攻破陀興寨斬獲賊從四顆俘獲大婦幼

男女共四十一名口二十一等日本官復督兵於陀興并把陀山對敵斬獲賊從二十五顆又斬獲賊從三十四顆吳樹胡松各督兵攻抱定嶺寨吳樹部下生擒賊從一名斬獲賊從三十八顆胡松部下斬獲賊從一十七顆俘獲大婦一口張重仁復督兵於陀興山斬獲賊從六顆松村營百戶陸中玉督兵斬獲賊從七顆張重仁又督兵對敵斬獲賊從共一十五顆胡松督兵攻破陀我山寨斬獲賊從一十五顆又攻破陀茅嶺寨斬獲賊從一十四顆定安縣把截土舍許承宣斬獲賊從四顆生擒賊從一名二月初一等日吳樹督兵攻破白嶺寨斬獲賊從五十二顆俘獲大婦二口感恩縣知縣項邦柱督兵搜扒斬獲賊從二顆各官兵合攻陀邁嶺寨張重仁部下斬獲賊從七十八顆俘獲大婦五十口胡松部下斬獲賊從一十九顆俘獲大賊首符門欽毋妻二口又合攻古路朵寨胡松部下斬獲賊首符那邦等二顆賊從一十顆俘獲大婦三口張重仁部下斬獲賊從一十六顆俘獲大婦一口吳樹部下斬獲賊從二十八顆又

張重仁督兵於古路梁山對敵斬獲賊從一十
三顆胡松督兵斬獲賊從一十顆吳樹督兵斬
獲賊從一十一顆張重仁復督兵斬獲賊從一
十一顆十五等日胡松督兵攻陀港寨斬獲賊
從一十一顆又各哨官兵合攻陀港寨張重仁
部下斬獲賊從七顆胡松部下斬獲賊從一十
四顆吳樹部下斬獲賊從七顆又胡松督兵追
賊至陀岩嶺搜獲自縊有名賊首符門欽身屍
呈送到職會官拘取本賊首妻母并舊識里舍
緝事人等驗實斬取首級一顆各哨官兵合攻
花蠻山寨張重仁部下斬獲賊從五顆胡松部
下斬獲賊從七顆吳樹部下斬獲賊從三顆胡
松復督兵斬獲賊從一十六顆各哨官兵合攻
烏攬山寨張重仁部下斬獲賊從四顆胡松部
下斬獲賊從五顆吳樹部下斬獲賊從一顆感
恩縣知縣項邦柱督兵搜山斬獲賊從一顆把
截松村營千戶杜盛督兵斬獲賊從一顆至二
十五日賊勢窮極退據千佛陀山各哨官兵合
攻張重仁部下斬獲賊從三顆胡松部下斬獲
賊從三顆吳樹部下斬獲賊從共六顆張重仁

復督兵斬獲賊從三顆胡松督兵斬獲賊從二
顆吳樹督兵斬獲賊從三顆前後計等本哨通
共擒斬首從賊人賊級一千二百七十九名顆
俘獲賊屬大婦幼男女共一百七十五名口奪
獲賊牛六頭馬二匹器械五十二件俱解送紀
功官紀驗緣照前項擒斬功級比之原議圖冊
該剿首從賊徒名數已足其先給旗榜安插過
大官田等村男子符那膽等三百九十名婦女
幼男八百二十七名口俱係真心向化似宜存
之以見不欺之信又有各村漏刃賊徒逃匿各
山剿殺之餘心膽已碎魂魄半消僅存饑餓未
死之軀近該職等招下符素養等一百八十八
名婦女幼男三百七十三名口各願復業自新
亦宜存之以見好生之仁以後續有撫到一體
安插另報除暫留官軍打手目兵分布防守
候稍定呈掣其餘俱掣放回等因又據廣東按
察司巡視海道閱視紀功副使黃光昇呈將會
同守巡海南道右叅議方民悅等查過前後獲
功失事人員備開職名論列功罪緣由各到臣
案查先為走報地方緊急熱情事節據廣東按

察司帶官分巡海南道僉事陳崇慶并海南衛及瓊州府崖州各呈申稱崖州西界止強石訟等村峒黎賊首那燕等作亂構黨攻劫鄉村殺擄人財燒毀房屋及判官黃本靜差趙坤文等科害激變緣由前來俱經陸續督調漢達官軍打手目兵人等行委廣東都司署都指揮僉事梁希孔原任叅將武鸞各統領前去崖州會同該道守巡官嚴督該府州縣衛所官兵相機設法剿撫并行按察司將判官黃本靜拏究及行該道分巡官將該衛所并督備及該州掌印巡捕官各俸糧自失事之日為始住支俱令戴罪殺賊候事寧備查始末功罪叅呈施行又該臣會同鎮守兩廣地方總兵官征蠻將軍太保兼太子太保平江伯陳 具本題

知續准兵部咨為緊急重大黎情早乞添兵應援事該巡按廣東監察御史黃 題前事該本部查議合候

命下之日本部移咨提督兩廣都御史歐陽 會同總兵官陳 查照御史黃 所奏事情協謀計處審勢相機如果流毒鄉邑法不可原橫

行倡僣勢不容緩一面星馳具奏一面從宜動調廣州肇慶等處達官達舍及附近衛所官軍左右兩江土兵大約不過九千員名分作三枝選委謀勇文武官員統領前去將前項稔惡黎賊村峒查審明確分別盡圖相機進剿諸不係為惡村峒先期分委的當人員曉諭安業勿使自相驚疑進兵之日仍戒勿得折賊良善濫及無辜以希功賞違者聽巡按御史指實叅劾其或首惡已就誅擒餘黨願從招撫即行從宜處分或即要害處所圍結軍兵置戍或令村峒黎長歲時到官省諭不必與師動衆以滋邊患可剿則剿可撫則撫務期蠻氛早蕩邊城底寧以稱委任及照起釁判官黃本靜催行按察司究問從重發落失事知州葉應時百戶王羽指揮王維通屬有罪但念用人之際合無俯從所請姑令截住俸糧戴罪殺賊仍移咨都察院轉行彼處巡按御史隨軍紀驗并查都指揮梁希孔先次領兵與賊對敵損傷的實數目通候事寧之日將剿撫過及有功有罪失事人員審擬叅酌分別等第具

奏定奪等因覆題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又准兵部咨為走報地方緊急黎情事該臣等會題前事奉

聖旨兵部知道欽此欽遵本部查與御史黃所

奏相同咨臣查照本部先次咨文備奉

欽依內事理會同總兵官陳一體查照施行各備

咨前來臣等俱經通行欽遵會議續據廣東布

政司呈該本司掌印右布政使蔡雲程會同都

按二司掌印井分守等官覆議得前項叛黎憑

恃險阻大肆猖獗崖民節被殘掠感思繼遭圍

困焚燒殺戮慘不可言罪惡貫盈神人共憤

天討在所必加大征斯不容已等因并據瓊州府崖

州鄉官原任知縣教官并監生生貪趙文獻溫

仁楊仕輔黎士奇等連名呈為緊急賊情懇乞

大兵征剿事又該臣等會本題

知及行廣東布政司整辦軍需糧餉等項并差官齊

執

今旗令牌分投前去起調左右兩江土官目兵并

附近衛所漢達官軍民壯打手人等又行委鎮

守廣西地方副總兵沈希儀督調各土官目兵

廣西布政司帶官分守右江道右叅政魏良輔

分守左江道右叅議康朗廣西按察司帶官整

飭左江兵備兼分巡道副使徐禎分守潯梧地

方左叅將王龍分守柳慶地方右叅將劉遠各

督押前到雷州及行委廣東按察司巡視海道

副使黃光昇雇覓海船渡兵并查原委統兵廣

東都司署都指揮僉事畢希孔已該臣叅劾不

職暫委惠州衛文偉都指揮僉事張涼更替本

官回衛聽候續准兵部咨為論劾方面不職官

員以儆官守事該臣題前事本部覆議合候

命下之日本部將梁希孔先行革任負缺即便推補

仍咨提督兩廣右侍郎歐陽行令本官戴

罪殺賊候事寧之日查覈功罪一併議擬奏

請定奪等因覆題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備咨前來轉行本官欽遵外又准

兵部咨為剷除黎患以靖地方以圖經久事該

吏科右給事中鄭廷鵠題前事本部覆題奉

聖旨這剿捕黎賊并處置地方事宜都依擬行兵備

等官姑着戴罪管事欽此欽遵備咨前來欽遵

通行外隨該都指揮張宗陞任福建行都司軍

政僉書去訖又該臣等議將調到土官目兵漢達官軍打手人等分爲中左右三大哨行委廣東都司署都指揮僉事張國威俞大猷原任左叅將今聽調武鸞廣東按察司副使錢嶸朱道瀾僉事徐緝各督統進剿仍委鎮守廣西地方副總兵沈希儀提調總領駐劄中哨督率兼調度左右二哨官兵俱差官齎執

令旗令牌督押赴定嘉靖二十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卯時一齊抵巢撲剿中間若有被虜人口陷在賊中不能自拔及賊衆懼誅悔罪投戈願

天聖事

七五

降者大兵至日許令赤身投赴審實遞送出山從宜安插又經給榜分發各哨轉發各處村峒張掛曉諭及給票文發各監統官收候但有聽撫黎人出官投首每人填給一張執照不許軍兵濫殺臣等總統各哨親詣雷州府地方駐劄居中調度照例約會巡按廣東監察御史陳同到軍前糾察奸弊紀驗功次仍坐委廣東布政司右叅議方民悅總理糧賞廣東按察司副使黃光昇閱視紀功廣西馴象衛原任福建行都司署都指揮僉事錢希賢中軍坐營管事及

照軍需錢糧支應浩繁又行委高州府通判曾廷梅南海衛經歷趙來惠州府照磨劉肇增城縣縣丞謝良在中哨惠州府通判陳紹先潮州衛經歷羅謗肇慶府知事駱友道博羅縣縣丞陳景和平縣主簿史朝佐在左哨廣東按察司檢校陳嵐茂名縣縣丞馮義同南雄千戶所吏目馮藻高州千戶所吏目唐景夷在右哨雷州府通判吳蕙在雷州軍門各分理出納及會本具題外續節據提調總領官副總兵沈希儀并各哨監統副使都指揮等官錢嶸俞大猷等各

天聖事

七六

陸續呈將攻破巢寨擒斬賊人賊級及俘獲賊屬人口奪獲牛馬器械等項解報俱經巡按御史原委廣東按察司副使黃光昇審閱紀驗獲功官兵俱量行給賞陣亡傷故被傷者給與銀兩以爲營塾湯藥之資生擒首從賊徒那燕等解送前來發廣東布政司清軍右布政使劉采會同分守雷廉高肇地方左叅將馮文焯查審無寃該臣等遵照兵部奏

准嚴法令以靖地方事例押赴市曹處決其餘有詞可矜者監候勘問外又查得別卷爲明時弊

申大體以裨邊政事准兵部咨該兵科都給事中胡叔應等題前事內一款正功賞之議本部

覆議合候

命下移咨總督撫鎮官員今後遇有地方斬獲功級

總兵官飛報捷音督撫總其功罪具實奏

開巡按御史廉實舉劾等因題奉

聖旨都准議欽此欽遵備咨前來欽遵通行在卷今

據前因臣為照廣東瓊州府地方孤懸海外而

崖州尤為極南絕域與陵感萬昌等州縣境上

接聯黎岐盤據恃五指諸山以為險習強弓每

廣東軍情

七十七

矢以為威叛服不常自昔而然至今則生齒日

繁黨類日衆故其狡猾強悍視昔尤加如嘉靖

十八九等年崖陵等處那紅等聚衆數千餘徒

肆行流劫然猶尚知畏懼陽聽撫順雖鼓亂數

年未敢犯及營堡逼及城邑僭及官職擅及署

置如今日者也今自那燕等倡亂於崖州符門

欽等響應於昌化感恩僞稱總兵參將等官僭

乘輜馬張皇儀衛各立軍師每出必擁衆數千

始逼崖州城繼圍感恩縣城又繼而攻南北溝

等營且至于再至于三而不悔所過殺戮支解

虜掠燒毀必盡曾不二年間三州縣之地滿目
丘墟道路阻絕舉海南之境被其動搖是其罪
惡貫盈誠神人之所共憤

王法之所必誅而弗可赦者也臣等每念其原經收

籍事起忿激引咎開誠多方撫諭雖至於奉有

明命恭行

天討之日猶多出榜文票帖廣開生路尚冀其萬一

悔悟曲為生全以廣

天地好生之仁昭

神武不殺之威及其所至皆深濠壘堅甲毒矢以

廣東軍情

七十八

相格闕然後信其自絕於覆載必不容於堯舜

之世而有必不可赦者其有誠心悔過釋戈投

順者即已給票安插茲三月之間前後擒斬首

從賊入賊級計五千三百八十三名顯俘獲賊

屬大婦男女一千零四十九名口奪獲賊牛馬

一百三十五頭匹器械二千三百八十九件枝

奪回被虜大小男婦二十五名口招撫安插

老幼并婦女及以後續到不計外計男丁三千

七百七十六名負固者誅之投順者安之首惡

靡遺脅從咸釋寬憤之氣既除遷避之民復業

地方底定道路開通是皆仰仗

皇上

聖德同天春生秋肅並行以成歲功臣等遵承

廟謨奉揚

天威致此克捷非區區犬馬之力所能及也顧惟賞以示勸罰以示懲實自古

國家勵世磨鈍之具而於用兵之道關繫尤切臣等所以能鼓舞群心奮勇趨事者亦惟宣

國家賞罰之典示以信必之令使之有所畏而知勤爾除失事如原任分巡海北帶管整飭兵備

七十九

蕭守巡海南道僉事陳崇慶情懦不職已該臣

參劾奉有

欽依冠帶間住崖州知州葉應時判官黃本靜貪刻

激變俱經臣行按察司提問如律獲功如領哨

策應把截等項都指揮指揮千百戶等官殷紹

禹楊煒王溥胡松胡有名具樹馬鎮安憲李儲

芳趙煒鄭金陳希周杜盛等俱經巡按廣東監

察御史紀驗功次照例聽覈實造冊另行奏繳

施行外臣查得監督三哨副使錢嶸朱道瀾僉

事徐緯提調總領副總兵沈希儀統督三哨原

任左叅將今聽調武鸞原任署都指揮僉事今

陞右叅將俞大猷署都指揮僉事張國威各承

監統提調之責均著督理區畫之能或先事揆

策以效萬全之圖或臨敵設奇而收一鼓之捷

奔走於波濤叢險之中多方冒身衝冒於瘴癘

鋒鏑之際罔敢愛身內武鸞防守之日獨久却

賊之績屢彰此皆功勞顯著所當優叙者也右

叅議今陞副使方民悅職分守而消七坊之變

於未形總糧賞而制三哨之用以不乏副使黃

光昇督調兵船而翁散俱有條理閱驗功級而

稽察極其精明此皆功勞並著均當優叙者也

廣西先任右叅政今陞按察使魏良輔右叅議

康朗副使徐禎左叅將王寵原任右叅將今陞

江淮總兵官劉遠各承委督調土兵或鼓舞有

道使各官目奔命之恐後或約束有方俾各道

路奉法而無擾廣東都布按三司原任右布政

使今丁憂蔡雲程左叅政沈應龍按察使今陞

任李遂副使今陞任蔡克廉署都指揮僉事劉

滋各先後署掌印事或効謀於軍需之理辦而

用無匱乏或協議於戎務之區畫而事適機宜

此皆任事効勞官員所當均叙者也中軍坐營
原任都指揮食事錢希賢梧州坐營都指揮俞
事蔡禎職司戎馬分布有條廣州府署印通判
曾廣翰雷州府署印同知張準瓊州府署印同
知陳瑤崖州署印瓊州府通判鄒伯貞梧州府
知府翁世經各以職事協辦軍需處置周詳供
應不匱內鄒伯貞承廢墜之政而脩舉獨苦撫
殘傷之衆而安集尤多萬州今考察調任知州
鄭民舉儋州知州陳澶定安縣知縣徐希朱瓊
州府經歷何組廣東按察司檢校陳嵐高州府
通判曾廷梅惠州府通判陳紹先雷州府今考
察去任通判吳蕙南海衛經歷趙宋潮州衛經
歷羅諤肇慶府知事駱友道惠州府照磨劉擎
增城縣縣丞謝良傳羅縣縣丞陳景茂名縣縣
丞馮義同和平縣今考察去任主簿史朝佐南
雄守禦千戶所今考察去任吏目馮藻高州守
禦千戶所吏目唐景夷或委把截地方或委分
理糧賞皆能不辭艱險頗效勤勞以上各官亦
當量叙者也又如總督備倭以都指揮體統行
事神電衛指揮使黑孟陽雷州衛指揮僉事顧

賢各先發防守地方既數坐觀而致敗繼委統
領小哨又不應機以圖成神電衛指揮僉事張
重仁身膺領哨懷利心以妄圖事每違機致賊
首而久遁防守崖州廣州後衛指揮僉事任漢
守把牙力營海南衛左所百戶黃國忠哨守昌
化縣馬嶺營儋州所百戶陸中玉各承地方之
委殊無截捕之功感恩縣知縣項邦柱專膺城
守之寄難逃失事之愆但各官繼能自奮俱獲
有功內項邦柱兩入賊巢身親撫諭事雖中變
志誠足嘉此皆功過相等俱應准贖者也督備
儋昌崖地方海南衛戴罪殺賊指揮僉事王維
平時既守備不設臨事復畏縮不前良民之被
虜被殺者無算曾不動心村落之或破或逃者
相望尚徒束手及其抱迫切而告救猶忍發忿
怒而肆威原發協守牙力營海南衛指揮使周
祚防守崖州雷州衛指揮僉事趙廷舉原委領
軍協捕海南衛指揮僉事周昇接掌崖州千戶
所印本衛左所千戶盛祚守把崖州合水營崖
州所千戶洪曉海南衛左所千戶谷中寶守把
牙力營崖州所百戶劉謨儋州所百戶薛元明

原發領軍防守崖州廣州左衛中所千戶王鸞
節值黎賊出劫既不能奮勇以截捕數遇官軍
戰敗又不能相機以救援俱屬有罪內周昇已
故王維周祚等雖隨軍各獲有功但罪重功微
難以准贖者也原委防捕廣東都司署都指揮
僉事今革任梁希孔領兵初至技撫者即五十
餘村寵妾繼收用事者惟一二奸黨軍中而肆
淫樂事犯不祥屬官日共戲酣機用多泄軍威
因而盡廢師徒之喪敗實多賊勢由之日張士
民之冤號莫訴崖州千戶所原掌印千戶王鳳
鳴績委署印兼巡捕戴罪殺賊百戶王羽貪饕
是肆險詐尤深賣放軍人餘丁弛備已久科索
黎夷財物欽怨已叢誘將官娶妾以結為腹心
假杯酒戲樂而探泄機事海南衛原掌印今陞
德慶守備指揮僉事李重敷原署崖州所印
本衛後所千戶吳愷先後防守合水營海南衛
前所千戶俞宗左所百戶王承恩先後哨守感
恩縣縣門堡昌化所百戶陶繼先儋州所百戶
何浩昌化千戶所掌印崖州所千戶陳華昌化
所巡捕海南衛右所百戶郁漢俱膺軍兵之管

轄坐視盜賊之縱橫瓊州府知府金椿原委領
兵協捕照磨杜格崖州先巡捕後兼署印吏目
王微感恩縣巡捕典史洪孔仁昌化縣知縣黃
彬巡捕典史趙天彝地方之責任有歸職守之
荒惰已甚內梁希孔王羽各原奉
欽依行令戴罪殺賊梁希孔自革任回衛竟不在哨
立功王羽為別事提去亦未有功可贖與王鳳
鳴等皆有罪無功但金椿洪孔仁黃彬趙天彝
各已考察去任似應免究其梁希孔等俱應提
問者也及照副使朱道瀾僉事徐緝見奉考察
去任但各官監督之功似不可泯隨查得嘉靖
二十五年內該前提督兩廣軍務兵部右侍郎
兼都御史張 督調官兵征進廣西柳州里隆
地方該府知府江滿從征有功被劾閑任事竣
班師題奉
欽依江滿陞一級致仕今朱道瀾等比與事體相同
如蒙
皇上軫念邊方用武之地
勅下該部再加查議將前項有功效勞官員酌擬
上請量加陞賞朱道瀾徐緝比照江滿事例各量陞

職級准其致仕功過相等官員俱與准贖與
罪考察去任官員俱免究其見任有罪無功與
罪重功微各官俱行巡按監察御史提問庶有
功者知所勸有罪者知所懲而將來地方用事
亦不患其乏才矣再照前項賊徒俱已平定然
久安之策所宜預圖除將調征兩廣漢達官軍
土官目兵人等量行犒賞掣放休息及行參將
俞大猷兵備副使方民悅酌量摘留目兵打手
漢達官軍鄉兵黎兵人等分撥緊關要害云處
立營防守藉此兵威之餘將各山外匪殘徒盡
行招撫安插復業候數月之後事體稍定人心
稍安漸次掣放并查各被害地方量行賑濟校
撫殘黎量行優卹仍將給事中鄭廷鵠奏行興
學校禁弓矢設縣所繫通衢興水利徒反側等
項善後事宜各從長查議施行外緣係剿平黎
賊查覈功罪以明賞罰事理未敢擅便為此具
本請

旨

嘉靖二十九年五月二十九日

交黎剿平事畧卷之四



交黎撫剿事畧五卷 浙江汪啟淑家藏本

明方民悅撰民悅麻城人嘉靖乙未進士官至廣
東按察司副使嘉靖二十八年安南范子儀及瓊
州黎那燕入寇時歐陽必進方總督兩廣檄都指
揮俞大猷等討平之民悅述其始末為此書卷一
爲地圖卷二至卷四爲奏疏卷五爲公移案明史
俞大猷傳是役皆大猷之力以嚴嵩薄其賞不得
敘民悅專歸功於督府亦非事實也

召對錄一卷

〔明〕申時行撰

南京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召對錄一
卷》提要

先文定公遺書在清代為禁書至不易得顧君廷龍舊藏也於君同在北平書肆見先公召對錄一卷毛邊紙信法開二頁紙書皆余以作幣十二圓得之旋贈於懷弟珍藏不數時湯君永弼人得之亦不與張不同先公無間湯君為世所知書乃余家先代寶物永弼見贈因書之簡端藉志欣幸時丙子夏六月六日書并十二世孫瑋



召對錄序



隆古聖哲都俞一堂龍雲類從
魚水交契故能翼宣至理躋世
熙平詩書之文可考也漢唐以降
此道寢微然而英誼側席忠賢遇
卷宣室召問柏梁和歌延英之奏
御有呈崇政之議事不輟垂之史
冊並為美談本朝自

二祖開基

宣廟嗣統法官便殿燕見非時內閣平
臺幸御不絕自後亦復窺之矣
泰陵銳意修復無何而

龍馭上賓

永陵取法同游未幾而朝儀併廢堂
廉迥隔晝日濶疏漑釜列黃睽
隔已甚昔以為成規今以為曠典
故廬陵有諭對之錄長沙有交
泰之編永嘉任丘別有私紀學士
上恩九年之中對

郊壇對

山陵感思殿對渾河對

毓德宮者各一對

朝門御幄者三大抵敬天勤民定

元良容直諫飭邊備諸政事史官

記注起居貯之東閣會

三殿灾皆燬于火臣曩從閣中錄得

數條藏之家語云

至上明聖而德不布聞有司之過也臣

為此懼乃倣先正遺意輯而存

名對錄序

三

之為名對錄以示子孫使世々瞻

戴頌述無替墜焉

大學士臣申時行謹書

名對錄

萬曆十三年五月十七日戊午昧爽

上親御布素自武英殿步

皇極門御暖閣三輔臣侍太常寺請詣

郊壇致祭

上徒步出大明門三輔臣隨行百官皆前導

上數目輔臣使近前至

南郊

上躬禱畢出御幄次

名對錄

乙

名輔臣及九卿

諭曰天時亢旱雖由朕之不德亦因天下有司

官貪贓壞法剥害小民不肖愛養百姓以致

上干

天和今後還着該部加慎選用臣時行對曰

皇上為民祈禱不憚勤勞一念精誠

天心必然感格其屢禱未應皆臣等奉職無狀

所致今天下有司官果然不能仰體

皇上德意着實奉行臣等當即與該部商量申

飭

上曰還着都察院行文與他每知道務令着實奉行毋事虛文時行對曰今後如有不着實

奉行虛文塞責者容臣等請

皇上重法懲治

上曰先生每說的是時行又奏言

皇上敬天勤民真切懇至臣等不勝仰戴但

聖體勤勞宜倍加調攝

上曰知道了將還近侍請進

法駕

上遽麾却復步至

皇極門御座時行等叩頭云

皇上步行禱雨禮成回宮臣等不勝欣戴

上答曰先生每幸苦時行等對云

聖體勤勞臣等今當奔走因叩頭謝

○萬曆十三年五月十九日

上視朝畢退

御暖閣召輔臣時行等至前

上手一牘授時行曰這是陝西巡按御史董子

行奏本先生每看時行受牘且披且奏曰臣

昨日接得董御史揭帖曾畧節看過其一

說撫鎮官當親自巡歷地方巡撫一年一

次總兵一年兩次其二說巡撫當久任責

成其三時行方檢疏中條件未及言

上曰是說方面官時行曰是說邊方兵備官宜

加優異其四是說治邊同知通判等官宜

慎選用破格遷除其兩言多是

上曰然邊務重大各撫鎮官不親歷地方專委

那小官下人多不用心整理豈不誤事時行

曰

聖鑒允當邊事全賴總兵巡撫整理若每年巡

歷地方則凡險要修與不修兵馬齊整與

不齊整都身親目擊下吏不敢躲閃欺蔽

自能盡心整理

上曰然必須親到地方看某處該修守某處該

設備纔好專靠下人查看不得時行對言巡

撫還轉昨蒙

皇上以方弘靜任濟不准推陞臣等深服

聖斷着令久任最是蓋在任年久不惟其才猷

得以展布便是地方百姓也得相安

上曰然即有年久的寧可加俸加銜不可輕易

更動這本先生每將去看來時行等叩頭謝

曰

皇上留心政務臣等不勝欣戴但臣等愚闇不

能仰贊

名對錄

聖明萬一尤不勝愧悚

上曰今後有政事再與先生每商量時行等復

叩頭出閣臣

名對之典自

孝廟而後久廢不舉是日

朝罷百官俱北向立候

上還宮忽

就暖閣召三臣即三臣亦不知所以以奉對出

百官聞狀無不喜色相慶謂復見

孝廟時盛事翕然有太平之望矣

○萬曆十三年閏九月初九日

上閱壽宮畢還

感恩殿輔臣時行等迎于道傍

上于馬上回顧四臣命司禮監太監張誠

召入殿門有頃

上御東室召四臣入既叩頭

上面諭曰朕親閱壽宮禮成卿等扈從勤勞卿

元輔特賜玉帶一條羅衣一襲次輔國玉帶

名對錄

一條羅衣一襲次輔錫爵羅衣一襲次輔家

屏羅衣一襲以酬卿等之勞時行等奏

壽宮吉壤斷自

聖裁臣等奔走無功乃蒙

皇上非常特賜臣等不勝感戴

天恩之至因叩頭

謝

上復諭云定國公文壁彰武伯炳各扈從有勞

人每賜玉帶一條羅衣一襲以酬之卿等傳

示時行對云臣等容即傳示叩頭出及門

上遽命中使止之仍

召入東室

上以部院諸疏授時行等

諭曰朕看閱壽宮自有主張他每原不知風水如何絲絲來說時行等對云

大峪山原係吉壤

皇上聰明天縱一經

聖覽自有定裁但

各對集

皇上此行上自

兩宮聖母下至六軍萬姓無不願

皇上亟賜裁定近因人言恐

聖心有所疑惑所以九卿諸臣有此陳奏

上曰且待朕看定如何這等忙迫是甚麼意思

時行對云諸臣之意不過欲仰贊

聖裁亦無他也

上意未釋復以御史柯挺疏授時行曰柯挺初說要向簡山如何又不說了着他回將話來

時行對云柯挺初時原有此議因張邦垣說已亥于

景命相妨所以不敢固執前說

上復以李植等疏授時行時行見其疏內有青白頑石語對云李植等說青白頑石大不是大凡石色麻頑或帶黃黑者方謂之頑若其色青白滋潤便有生氣不得謂之頑石矣

上曰李植等原擇三地二處不堪其實山一地

各對集

七

亦可著調外任罷時行對云

聖裁允當因請將諸疏持出票擬進

覽

上曰先生每擬票來朕覽又

諭云朕明日還京四臣皆叩頭出

○萬曆十四年三月初六日

上視朝畢退

御暖閣召輔臣時行等入因出四臣所上疏

手授時行

諭云昨覽卿等所奏深切時政著各該衙門著實議行時行等奏前日天氣昏濁塵霾蔽空

臣等不勝憂懼仰惟

皇上祇畏

天戒軫恤民艱

勅諭臣等句句都是教

天愛民之誠但臣等愚陋不能仰承

德意偶有一得之愚煩瀆

聖聽伏蒙

名對錄

皇上嘉納不勝感激因叩頭

謝

上復諭云織造燒造原非得已既先生每說重的再減去些近開水田人情甚稱不便既百姓不願不該強行時行等奏這水田有說前者科道官紛紛建議說京東地方田地荒蕪廢棄可惜相應開墾京南常有水惠每大水時至漂沒民田數多相應疏通故有此舉昨御史既說潞沁河難治宜且暫停

若開墾荒田則薊州等處開成已五六萬畝不宜遽罷

上復云南方地下北方地高南地濕潤北地鹼燥且如去歲天旱井泉都乾竭了這水田怎能做得時行等對臣等愚意也只要開墾荒地不是要盡開水田

上曰荒蕪可開水田不必做時行等對

聖裁允當只該相地勢察人情不可強民

上曰先生每將去票來時行等叩頭欲起

名對錄

上復云朕居深宮外間民情事務不得周知還

要先生每調停有該說的不時奏來時行等

對云臣等幸蒙

皇上委託不敢不盡心盡言乃退

○萬曆十五年三月十三日

上視朝時

聖體初安百官致詞稱

賀畢

上召三輔目至

皇極門暖閣時行等奏

聖躬萬福且等瞻覲

天顏不勝慶忭

上曰朕偶有微疾不得出朝先生每掛心時行

等叩頭謝

上于袖中出二疏手授時行乃主事王德新員

外顧憲成疏也先一日發閣擬票傳

旨欲處二臣時行等皆擬罰俸

上曰如今用人那一箇不是朕主張二主事肆

名對錄

十

言却說不是朕獨斷好生狂妄時行對云

皇上天縱聰明乾劉獨運即今朝廷政事各衙

門章奏無一件不經

御覽無一事不出

聖裁司屬小臣不知妄言原無損于

皇上聖德

上曰臣下事君上也有箇道理他每把朕全不

在意朕非幼冲之時如何說左右黃鼓先生

每擬的太輕還改票來時行奏云二臣狂妄

罪實難逭但臣等仰見

皇上明並日月量同天地區區小臣不足以裒

雷霆之威即外論疑及臣等寧使臣等受誣蒙

謫不必輕動

聖怒

上曰先生每是朕股肱與別的不同須要為朕

任怨若只要外邊好看難為君上時行對臣

等受

皇上厚恩雖犬馬無知也當圖報敢不任怨

名對錄

主

上曰他每說話必有主使之入着追究出來時

行對建言的也有幾樣有忠實的人出自

己見不知忌諱者有愚昧的人不諳事體

道聽塗說者未必出于主使語未竟

上曰還是沽名賣直的多若不重處不肯休歇

前有旨各衙門戒諭司屬通不遵依也問他

時行等欲再為申解

上遽云先生每便將去改票來時

聖躬新愈未耐久坐時行等不能畢其說乃叩

頭退是日初見

天顏開霽詞旨甚溫至語及二臣疏聲色頗厲

而諄諄疊疊

王音琅然三輔臣退而歎息

上之聰明英斷如此

○萬曆十五年八月初三日

上御皇極門視朝畢退

御暖閣召三輔臣入

上曰朕見各處奏報災傷小民不得安生心甚

名對錄

十一

憂閭事有關於吏弊有切于民生的卿等深

思詳議來行時行等對臣等竊見近日以來

各處奏報災傷如陝西亢旱江南大水江

北又有蝗虫河南一帶又被黃河衝決委

的災傷重大

皇上聖德方隆豈宜有此這是臣等奉職無狀

所致除臣等痛加修省外伏望

皇上深念邦本少留

聖心

上曰近來有司官貪墨不恤百姓又刑獄多有

冤枉撫按官亦不為伸理這都傷害和氣如

今懲貪墨理冤獄是第一要緊的事着該部

院行與在外衙門知道時行對有司為民父

母若是貪賊壞法百姓果然不得安生若

民間果有冤抑不得伸雪委的有傷和氣

聖見高明深切吏弊民生臣等不勝仰服但臣

等一得之愚竊謂今日救荒之政還有兩

件一是蠲免一是賑濟

名對錄

十二

上曰雖是蠲賑有司官多侵剋了只充自己囊

橐小民不露實惠時行對有司有不才的只

在上官稽察

朝廷恩澤自不可已如錢糧出自田地田地既

荒百姓沒了喫的如何又辦得錢糧就日

加筭楚終不能辦

皇上若施贖蕩之恩大賜蠲免人心纔得少安

如今帑藏空虛經用不足蠲免固難輕議

然古人有言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目前雖

不足用那百姓還在田土還在一年耕獲
便可出辦錢糧民皆

皇上之民財皆

皇上之財何憂匱乏

上曰災傷頗多別輕重使實惠及民時行對以
災傷之重輕定蠲恤之分數此在按臣覈
實奏報該部照例施行

聖見允當

上猶諄諄言有司虛應故事視

名對錄

西

詔令如故紙時行奏

皇上有此德意申令既嚴有司當不敢違犯臣
等尚有賑濟之說蓋無田無食之民蠲免
所不及者若不加賑恤則餓死道路赴食
他方強暴之徒起為盜賊

上曰有司剝削百姓百姓極了怎得不做盜賊
時行對為今之計須查各處倉庫見貯銀
穀或散與穀子或煮與粥喫亦可救旦夕
之命賑濟也不容已

上曰先生每到閣有該行的議擬來行時行等
又奏蠲賑事情若出自臣下所請則恩歸
于下惟是

皇上獨斷則恩出自

上人心必然感悅容臣等撰擬

手勅上請

聖裁施行

上曰然時行等乃叩頭退

○萬曆十六年九月九日

名對錄

五

駕幸大峪山臨閱

壽宮明日循西山踰石景至陣河有項中官飛

騎傳

詔趣召臣時行臣國臣錫爵及定國公臣文壁

臨淮侯臣言恭見于渾河

輒次時行等叩頭畢

上起觀河流水迅急中流架木為梁

上指河水顧時行等曰此河洶湧如是聞黃河

數決為民害當亦同之時行對曰此渟沱河

正流數源桑乾從塞上入內地數百里出琉璃橋或遇水漲時有衝決名黃河則其流更速其勢更大無論前代即本朝亦屢屢潰決不惟居民受害每至漕運梗塞故

國家以治河為第一要務

上曰經理河務須在得人時行對今河臣為潘季馴他在河道久感

皇上拔擢之恩不敢不盡心任事

上曰好著他用心時行等叩頭退因

命三輔臣作歌以紀其事云

○萬曆十八年正月朔甲辰免朝賀

上在毓德宮

召閣臣時行等四臣入見于西室

御榻東向時行等西向跪致詞云

元旦新春仰惟

皇上萬壽萬福臣等不勝欣賀因叩頭又奏云

臣等久不瞻覲

天顏下情不勝企戀恭候

起居萬安又叩頭

上曰朕之疾已瘳矣時行等對云

皇上春秋鼎盛

神氣充盈但能加意調攝自然勿藥有喜不

必過慮

上曰朕昨午為心肝二經之火時常舉發頭目

眩暈胸膈脹滿近調理稍可又為雒于仁這

本肆口妄言觸起朕怒以致肝火復發至今

未愈時行等奏

聖躬關係甚重

祖宗神靈

兩宮聖母皆憑藉

皇上當倍萬珍護無知小臣狂戇輕率不足以

動

聖意

上以雒于仁本手授時行云先生每看這本說

朕酒色財氣試為朕評一評時行方展疎未

及對

上遽云他說朕好酒誰人不飲酒若酒後持刀舞劍非帝王舉動那有是事又說朕好色偏寵貴妃鄭氏朕只因鄭氏勤勞朕每至一宮他必相隨朝夕間他獨小心侍奉委的勤勞如恭妃王氏他有長子朕著他調護照管母子相依所以不能朝夕侍奉何嘗有偏他說朕貪財因受張鯨賄賂所以用他昨年李沂也這等說朕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天下之財皆朕之財朕若貪張鯨之財何不抄沒了他又說朕尚氣古云少時戒之在色壯時戒勇戒鬪勇即是氣朕豈不知但人孰無氣且如先生每也有僮僕家人難道更不責治如今內侍宮人等或有觸犯及失候差使的也曾杖責然亦有疾疫死者如何說都是杖死先生每將這本去票擬重慶時行等對云此無知小臣誤聽道路之言輕率噴奏

名對錄

六

上曰他還是出位沽名時行等對云他既沽名皇上若重慶之達成其名及損皇上聖德惟寬容不校乃見聖德之盛時行以其疏繳置御前

上沉吟答云這也說得是到不是損了朕德却損了朕度時行等對

皇上聖度如天地一般何所不容

上復取其疏再授時行使詳閱之室中微聞認

名對錄

五

字難真時行稍閱大意

上連語云朕氣他不過必須重慶時行云此本原是輕信訛傳若將此本票擬重慶分傳之

四方反當做實話了臣等前見疏久

留中在閣中私相頌歎以為

聖度寬容超越千古臣等愚見謂照舊

留中為是容臣等載之史書傳之萬世使萬世

稱

皇上是堯舜之君此乃盛事復以其疏送

御前

上復云如何設法處他只是氣他不過時行等

云此本既不可裁出亦無他法處之還望

皇上寬宥容臣等傳語該寺堂官使之去任可

也

上首肯

天顏稍和因云先生每是親近之臣朕有舉動

先生每還知道些那有是事時行等對云

九重深遠

臣對錄

宮闈秘密臣等也不能詳知何況疎遠小臣只

是輕信訛言不足計較

上曰人臣事君該知道理如今沒箇尊卑上下

信口胡說先年御史有箇党傑也曾數落我

我也容了如今雖于仁就和他一般因是不

曾懲創所以又來說時行等對云人臣進言

固是忠君愛國然須從容和婉如臣等常時

不敢輕瀆惟事體有不得不言者纔敢陳奏

臣等豈敢不與

皇上同心這小臣臣等亦豈敢回護只是以

聖德聖躬為重

上曰先生每尚知尊卑上下他每小臣却這等

放肆近來只見議論紛紛以正為邪以邪為

正一本論的還未及覽又有一本辯的使朕

應接不暇朕如今張燈後看字不甚分明如

何能一一遍覽這等的殊不成箇朝綱先生

每為朕肢肱也要做箇張主時行等對云臣

等荷蒙

臣對錄

皇上任使才薄望輕不能鎮壓人情以致章奏

紛紜煩瀆

聖聽臣等有罪但臣等因鑒前人覆轍一應事

體上則稟

皇上之獨斷下則付外廷之公論所以不敢擅

自主張

上曰不然朕就是心先生每是股肱心非股肱

安能運動朕既委任先生每有何畏避還要

替朕主張任勞任怨不要推諉時行等因叩

頭謝云蒙

皇上以股肱腹心優待臣等犬馬猶知報主况

臣等受

皇上高厚之恩敢不盡心圖報任勞任怨四字

臣等當書之座右朝夕服膺語畢時行復

進云

皇上近來亦進藥否

上曰朕日每進藥二次時行等云

皇上須慎重揀選良藥

各對錄

上曰醫書朕也常看脉理朕都知道時行等又

云

皇上宜以保養聖躬為重清心寡欲戒怒平情

聖體自然康豫矣時行等又奏云臣等久不瞻

覲

天顏雖有芻蕘之見不能一一

面陳今日幸蒙

宣召臣等敢不傾吐近來

皇上朝講稀疎外廷日切懸望今

聖體常欲靜攝臣等亦不敢數數煩勞

起居但一月之間或二三次或三四次間一

臨朝亦足以慰羣情之瞻仰

上曰朕疾愈豈不欲出即如

祖宗廟祀大典也要親行

聖母生身大恩也要時常定省只是腰痛脚軟

行立不便時行等又云

冊立東宮係

宗社大計伏望

各對錄

皇上疊賜裁定

上曰朕知之朕無嫡子長幼自有定序鄭妃亦

再三陳請恐外間有疑但長子猶弱欲俟其

壯健使出就外纔放心時行等又云

皇長子年已九齡蒙養豫教正在今日宜令

出閣讀書

上曰人資性不同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

困而知之也要生來自然聰明安能一一教

訓時行等對云資稟賦于天學問成于人雖

有審哲之資未有不教而能有成者語云
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須及時豫教乃
能成德

上曰朕已知之先生每回閣去罷各賜酒飯一
卓燒割一分時行等叩頭謝遂出行去宮門
數十丈許

上復令司禮內臣退止之云且少候

上已令人宣長哥來着先生每一見時行等復
還至宮門內立待良久

召對錄

上令內臣現視申閣老等聞召長哥亦喜否時
行等語內臣云我等得見

睿容便如觀景星慶雲真是不勝之喜內臣
入奏

上微哂頷之有頃

上命司禮監二太監謂時行等可喚張鯨來先
生每責訓他時行等云張鯨乃左右近臣
皇上既已責訓何須臣等司禮監入奏

上復令傳諭云此朕命不可不遵有頃張鯨至

向上跪時行等傳

上意云爾受

上厚恩宜盡心圖報奉公守法鯨自稱以多言
得罪時行等云臣事君猶子事父子不可
不孝臣不可不忠鯨呼萬歲者三乃退司
禮入言

上

上曰這纔是不辱君命久之司禮太監傳言

皇長子至矣

召對錄

皇三子亦至但不能離乳保遂復引入西室
至

御榻前則

皇長子在榻右

上手携之

皇三子旁立一乳母擁其後時行等既見因
賀

上云

皇長子龍姿鳳目岐嶷非凡仰見

皇上昌後之仁齊

天之福

上欣然曰此

祖宗德澤

聖母恩庇朕何敢當時行等奏

皇長子春秋漸長正當讀書進學

上曰已令內侍授書誦讀矣時行云

皇上正位東宮時方六齡即已讀書

皇長子讀書已晚矣

名對錄

中

上曰朕五歲即能讀書復指

皇三子是兒亦五歲尚不能離乳母且數病

時行等稍前熟視

皇長子

上手引皇長子向明正立時行等注視良久因

奏云

皇上有此美玉何不早加琢磨使之成器願

皇上發定大計

宗社幸甚乃叩頭出是日時行等以

傳免朝賀特詣

會極門行禮忽聞

宣召急趨而入歷禁門數重乃至

毓德宮從來閣臣召見未有得至此者且

天語諄復

聖容和粹藹然如家人父子

累朝以來所未有也

○萬曆十八年七月二十六日乙丑

上御門視事畢

名對錄

中

召閣臣時行臣國臣家屏見于

皇極門暖閣

上出陝西巡撫趙可懷奏報虜情本手授時行

且曰朕近覽陝西督撫梅友松等所奏說虜

王引兵過河侵犯內地這事情是如何時行

等對近日洮州失事殺將損軍臣等正切

憂慮伏蒙

聖問臣等敢以略節具陳洮河邊外都是番族

番族有兩樣中茶納馬的是熟番其餘的

是生番先年虜騎不到只是防備番賊所以武備單弱倉猝不能堵遏如今虜王過河是被火落赤勾引多為搶番又恐中國救護他故聲言內犯然虜情狡詐不可不防

上曰番人也是朕之赤子番人地方都是祖宗開拓的封疆督撫官奉有勅書受朝廷委託平日所幹何事既不能預先整理防範到虜酋過河侵犯纔來奏報可見邊備廢弛

名對錄

皇祖時各邊失事督撫官都拿來重處朝廷自有法度時行等對

皇上責備督撫以不能修舉邊務仰見

聖明英斷邊臣亦當心服如今正要責成他著他選將練兵及時整理

上曰近時督撫等官平日把將官輕賤凌虐牽制掣肘不得展布有事却纔用他且如各邊但有些功勞督撫官有陞有賞都認做自己的功及至失事便推與將官及些小武官虛

文塘塞時行等對各邊文武將吏各有職掌功罪須要覈實如總督巡撫只是督率調度若臨戰陣之用武官武官自總兵以下有副總兵有參將遊擊守備各分信地如有失事自當論罪

上曰古時文臣如杜預身不跨鞍射不穿札諸葛亮綸巾羽扇都能將兵立功何處定是武臣時行等對此兩人都是名臣古來絕少人才自是難得臣等遵奉

名對錄

光

聖諭即當傳與兵部轉諭督撫諸臣盡心經理以紓

皇上宵旰之憂

上曰將官也要揀選好的必謀勇兼全曾經戰陣的纔好時行等對將才難得如今都是選擇用的但是款貢以來邊將經戰陣的也少了

上曰重賞之下必有勇夫要好的也有只是不善用他雖有關張之勇也不濟事時行等對

近日科道官建言要推舉將材臣等曾對
兵部說及早題覆着九卿科道官會同推
舉

上曰前日有御史薦兩箇將官時行等對薦的
將官一個是王化熙曾提督巡捕且等親
見他也是中常之才只宜腹裏總兵一箇
是尹素衡先年是箇好將官如今老了
上曰這不論他年老趙克國也是老將只要有
謀略時行等對將在謀不在勇

名對錄

三十

聖見高明非臣等愚昧所及

上又曰朕在九重之內邊上事不能悉知卿等
為朕朕肱宜替朕用心料理如今邊備廢弛
不止陝西或差有風力的科道或九卿大臣
前去如軍伍有該補足的錢糧有該措處的
着——整頓商書云事事有備無患赴如今
收拾還好往後大壞愈難收拾了時行等對
當初許虜款貢原為內修守備外示羈縻
只為人情偷安日漸廢弛所以三年閱視

或差科臣或就差彼處巡按御史

上曰三年閱視是常差如今要特差時行等對
臣等連日正在閣中商議要推舉大臣一
員前去經略且重其事權使各邊聲勢聯
絡庶便行事容臣等擬擬傳帖恭請

聖裁施行

上曰還擬兩箇來行已復言款貢事

上稱

皇考聖斷者再時行等言自俺答獻逆求封賴

名對錄

三

皇考神謨獨斷許通款貢已二十年各邊保全

生靈何止百萬

上曰款貢亦不可久恃宋家之事可鑒時行等
對我

朝與宋事不同宋時中國弱夷狄強原是敵
國今北虜稱臣納款中國之體自尊但不
可因而忘備耳

上曰雖是不同然亦不可媚虜虜酋心驕意大
豈有優足之時須是自家修整武備保守封

疆時行等對今日邊事既未可輕于決戰又不可專于主撫只是保守封疆據險守隘堅壁清野使虜不得肆意侵掠乃是萬全之策

皇上

廟謨弘遠邊臣庶幾有所持循至于失事有大小情罪有輕重若失事本小而論罪過重則邊臣觀望退縮虜酋反得挾以為重又非所以激勵人心自今尤望

帝對錄

主

皇上寬宥法核功罪

上曰如今失事也不輕了時行等對賴

皇上聖恩從寬處分容臣傳示邊臣使之感恩圖報

上復問王次輔病安否何如時行等對且錫爵

委實有病屢疏求去情非得已

上曰如今有事之時正宜竭忠費棄如何要去

時行等對

皇上注念錫爵具見優厚輔臣至意臣等亦知

感激但錫爵連年告病臣等責以大義遂不敢固辭今次病勢果係纏綿且等親至其臥內見其形體羸瘦神思愁苦亦不好強留他

上曰這等着從容調理痊可即出供職時行等唯唯因叩頭奏臣等半月不覩

天顏今日視事仰知

聖體萬安不勝欣慰

上曰朕尚頭眩臂痛下步不方便今日特為邊

帝對錄

主

事出與卿等商議時行等叩頭奏伏望

皇上萬分寶重

上又曰聞山西五臺一路多有礦賊嘯聚劫掠

地方官如何隱匿不報時行等奏近日聞河

南嵩縣等處聚有礦賊巡撫官督率官軍

驅逐已解散了

上曰是山西地方五臺山因釋氏故知之

上恐時行等誤以為失事也從釋氏是佛家

曾遣人進香耳時行等對地方既有盜賊嘯

聚該管官員乃隱匿不報其罪不止疎玩而已容臣等傳示兵部令查明具奏還叩頭出初

上切責督撫聲色俱厲及論邊事久

天顏愈和神采煥發語疊疊不休時行等退而稱歎

上留意邊防益明習政事如此

宗社生民之福也

召對錄一卷

內府藏本

明申時行撰時行有書經講義會編已著錄此書乃記萬曆十三年五月迄十八年七月召對之語時行時爲首輔六年中凡召對九次當神宗怠政之際君臣否隔萬事叢脞時行不能匡救乃反謂孝宗後此典久廢不舉至是復行沾沾誇爲盛事過矣

嘉靖倭亂備抄不分卷

不著撰者

鎮江博物館藏清初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嘉靖倭亂

備抄二卷》提要

嘉靖倭亂備抄自二十三年起

嘉靖二十三年八月日本國光于十八年入貢至是
倭倅其先使來禮部言日本例十年一貢今未及期
止無來文即令回十二月漳州人李王乞等通
番謀至朝鮮推鮮王李懌械送三十九人于遼東都
司
二十六年三月朝鮮國王李岵遣人解送福建下海
朝鮮署國事李岵遣使南洗健朴青
客等六百人等六百一十三人皆漳泉人也

通番奸民三百四十一人咨稱福建人民故無泛海
至本國者頃自李王乞等始以往日本市易為風所
導今又獲馮淑等前後共千人以上皆挾帶單器貨
物前此倭奴未有火炮今頗有之蓋此輩聞出之故
恐起兵端貽患本國遠東都司具報禮部議聞 六
月巡按楊九澤言浙江寧紹台溫皆枕山瀕海連延
福建福興泉漳諸郡時有倭患沿海雖設衛所城池
控制要害及巡海副使倭都司督兵捍禦但海寇
出沒無常而官守不固疏備禦之法終難盡一

往歲從言官請特命重臣巡視數年安堵近因廢格
寇氛滋蔓抑且浙之處州興福之建寧連歲礦寇流
毒每徵兵追捕二府互委事與海寇畧同臣謂巡視
重臣亟宜設然須轄海福建建浙江魚制廣東潮州專
往漳州南可防禦廣東北可控制浙江廣威令易行
市權歸一事下兵部集諸司會議復如其言第廣東
潮惠二府仍隸兩廣提督有事則協心賊度上曰浙
江天下首省又當倭夷入貢之路如議設巡撫兼轄
福建福興建寧漳泉等處提督軍務著為令 七月

改巡撫南贛汀漳都御史朱純巡撫浙江兼管福建
福興建寧漳泉等處海道十一月卽卽機人掠漳
州副使柯喬拒却之 十二月海寇突犯寧波台州
官軍吳璽巡按裴紳以聞

二十七年六月日本國貢使周良等六百餘人駕海
舟百餘艘入浙江界求詣闕朝貢巡撫朱純以聞禮
部言倭夷入貢舊例以十年為期來者無得踰百人
舟無得踰三艘良等先期求貢舟人皆數倍于前端
結海濱情寔巨測但其來詞恭順且去貢期不遠若

藥加拒絕則航海重譯之勞可憫若假務舍容則宗
反宋秦卿之事可鑒宜令就前十八年例起送五十
人赴京餘者留嘉賓館量加犒賞省令回國至于互
市防守事宜俱聽斟酌處置 七月朱純仍改巡視
事寧回京 六月二十七日海賊嘯聚福寧州流江
等灣拒傷官軍 七月二十八日仍流劫黃琦等灣
署印副使張繼率兵擊敗之至是都御史朱純以聞
因追論兵備餘事籍學淵把總指揮孫教失事 九
月賞巡視海道都御史朱純銀幣初海賊久據雙嶼

島北引番寇漂掠二月中純密檄福建都司都指揮
盧鑑等以輕舟直趨温州海門衛伺賊至與浙兵夾
擊敗之賊遁入島後聞 十二月福建海賊林成等
流劫至南直隸界蘇松兵備副使魏良貴檄太倉州
署印同知周鳳岐等集兵捕之擒斬三十餘人事聞
詔賚良貴銀幣

二十八年七月初巡視浙福右副都御史朱純既報
語輿論復奏王之捷隨奏夷患率中國並海居民為
之前後引則有若長與喇哩林恭等往來接濟則

有若大膽與奸民姚光瑞等無慮百十餘人今欲遏止將來之患必須引絕排根求絕禍本乞下法司議所以正典憲威姦惡者執尋去任都察院議下巡按福建御史轉行巡視海道都司等官緝捕前項奸徒并土豪為淵藪者悉正以法至于兇殺佛郎機國王三人亦宜審其情犯大彰國法仍移檄各處有能告捕魁惡者重賞首改自新者聽免本罪止浙福海患相沿出此入彼宜令兩省諸臣一體會議施行報可按海上之事初起于內地奸商汪直徐海等常關出

中國財物與番客市易皆主于餘姚謝氏久之謝氏項抑勒其值諸奸索之急謝氏度負多不能償則以言恐之曰吾將首汝于官諸奸既恨且懼乃糾合徒黨番客夜劫謝氏火其居殺男女數人大掠而去縣官倉惶中聞上司云倭賊入寇巡撫統下令捕賊甚急又令並海居民有素與番人通者皆得自首及相告言于是人心洶洶轉相告引或誣良善而諸奸畏官兵搜捕亦遂勾引出矣及海中巨盜所在劫掠乘風登岸動以倭賊為名其寔真倭無幾是時海上承

平日久人不知兵一聞賊至即各島就窳室廬為空官兵禦之望風奔潰蔓延及于閩海浙直之間調兵增餉海內騷動朝廷為之旰食如北者六七年至于竭東南之力僅乃勝之蓋患之所從起者微矣二十九年七月詔巡視福建都御史朱繼至京訊鞠下福建都司都指揮僉事盧鏜海道副使喬獄論死先是執奏海夷佛郎機國人行劫至漳州界官軍迎擊之于走馬溪生擒得賊首李光頭等九十六人已遣便宜斬首訖章下兵部請侯覈寔論功會御史

陳九德疏稱執專殺濫及不辜法司覆請遣官會勘上從之遂革執職命兵科給事中杜汝楨往至是汝楨及御史陳宗慶勘上前賊清剽如國番人每歲私沿海無賴之徒往來海中販鬻番貨未嘗有借號流劫之事二十七年內援至漳州月港潘興等處各地方官當其入港既不能為留人貨疏聞廟堂反受其私賂縱容停泊使內地奸徒交通無忌及事機彰露乃始狼狽追逐以致各番匪捕傷人有傷國體其後諸賊已擒又不分番民首從擅自行誅使無辜並

尚魚因誠九如九德所言者統親身負大罪反騰疏告授而登番履相與佐成之法當首論其冒功坐視諸臣通判翁燦指揮李希賢等罪次之指揮俞事汪有臨知府盧壁泰政汪大受又次之拒捕番人方叔擺等四名當處死餘俾南波二者等五十一名當安置見存通番奸徒當如律發配發遣于是兵部三法司尋覆汝楨等言統親喬遠得罪翁燦等下巡按御史提問汪有臨等奪俸有左統為人稍廉勇于任事開府閩浙首嚴通番之禁海中為之肅清走馬溪之

役雖張皇太過然勳官務入其罪功過未明統竟坐憂恐未就訊仰藥而死士大夫多惜之

三十一年八月辛寅朔巡撫浙江御史林應箕奏報海賊攻破黃巖縣治并恭論失事所由曰浙江寧紹溫台地濱大海寔倭夷入貢之途盜賊出沒之所國初建衛所四十有一設戰船四百三十有九重以總督倭倭都司巡視海道副使等官控制著矣至為周密後以海波不警戒備漸弛伍籍日虛樓櫓朽弊過警輒借漁船應敵號曰私哨而官船廢矣前都御史

朱統親招福清捕盜船隻剿治有功因量督福船四十餘隻給予行糧使分泊海濱常川防守其台州海門衛者定黃巖之外障故以番船十有四隻守之積年所憑恃者此耳近日海警益數而海道副使丁懋反將福船盡數遣歸其原設官船壞缺又漫不料理乃仍僱募漁船以資哨守兵非慣戰船非專業聞警即逃全不足恃以致群盜竄行而入攻燬縣治若陷無人境耳失事之謀港當首坐其總督倭倭都司周恩楨把總指揮劉鍾黃岩知縣高材或身為主帥或

責任專城遇敵宵奔法當重治至于巡守各道副使李文進等及知府馬鍾英等亦宜各以輕重抵罰疏下部覆得旨應楨鍾材各革職港先已為民仍與應楨等俱下按臣違周文進等與鍾英仍如前旨住俸勦賊

三十二年閏三月十三日撫原任福建按察司巡海副使柯喬為民以捕獲沿海導番奸人不候命輒斬之故也四月十三日海寇犯太倉州攻城不克分衆四掠曉燬閭廬廬舍是時有失舟倭四十人突至

浙江乍浦往來平湖海鹽海寧之境縱橫肆掠焚戮
慘虐官兵前後追之皆敗凡殺犯總一指揮四千戶
一百戶六縣丞一所傷官兵無慮數百人凡十有六
日竟徜徉奪舟而去癸巳海寇破松江上海縣丁自
海寇攻吳淞江所南匯所俱破之分兵掠江陰庫子
江北倭掠海州殺二百餘人浙江倭五百餘攻破臨
山衛永勝而犯松陽知縣羅拱辰督處州兵禦却之
賊浮海走泰將俞大猷以舟師邀擊斬首六十九級
甲辰倭攻福寧州嶗嶼所破之大掠而去五月丙

午朔壬戌日倭賊攻浙江乍浦所陷之知縣羅拱辰
督兵來援賊引去流劫奉化寧海等處恭將湯克寬
追圍于獨山民家以大蕉之賊半死餘衆奪道遁
于海甲子陰設金山恭將一員分守直隸燕松等處
防海倭倭庚午命分守福興漳泉恭將湯克寬充海
防副總兵提督金山等處七月己卯戊申巡撫
應天都御史彭黉巡視浙江都御史王忬各以倭寇
出境將海東通未開倭自閏三月中登岬至六月中
始旋留內地凡三月若太倉海鹽嘉定諸州縣金山

青山錢倉諸衛所皆被焚掠上海縣昌國衛南匯吳
淞江乍浦嶗嶼諸所皆為所攻陷崇明華亭青浦象
山嘉興平湖海寧臨海黃岩慈路山陰會稽餘姚等
縣鄉鎮焚蕩畧盡向來所轄江南繁盛安樂之區騷
然多故矣甲子兵科都給事中王國楨等言迺者海
氛甫靖臣等日閱彼中當事諸臣及南京府部科道
章奏凡夷倭交乘之由羣允狡諂之態黨與分布之
廣城池失陷之多官民屠戮之慘與夫兵將柔脆之
定國貽野損之虞祖宗根本重地驚惶震憾之情臣

等深以股憂周爰咨度求所以裨廟謨銷後患者謹
列三事幸命籌國計者擇焉一明委任機不並操權
無兩在海防要害以一重足任之足矣乃命操江與
巡撫協同行事平居既若于牽制臨事又易于推諉
非計之得也宜稽往跡相時宜酌定歸一以專任而
責成之便且近日登萊亦傳倭警凡瀕海郡國將來
巡撫不允其山東遼東巡撫亦乞賜以專勒俾兼海
防全亟于先事圖之一重事權昨歲因黃岩之破復
設巡視浙江都御史惟是經理海上事宜諸凡黜陟

威否之權一切不與是以錢糧出納動支為難司府奉行多見窒礙有如都御史王忬所陳者亦何以展其職為責之底績哉請如各省例更為巡撫浙江兼理海防職銜吏勅賜之其福興漳州等府軍務仍令提督如故一獎才傑訪得寇入之初凡守土諸臣莫不心喪胆落狼奔鼠竄而松陽知縣雖拱辰大令知縣董邦政乃能手握孤軍深入重地獨當勅敵立有戰功即其忠勇一節寔起恒品乞不拘資格量陞瀕海地方一官俾得展覓底裏為一方保障疏下吏兵

部議復海防宜屬之應天巡撫巡視浙江都御史宜改初知縣銜其浙省錢糧原屬應天巡撫者當仍其舊勿易拱辰邦政請加以按察司僉事職銜仍各隨原任地方巡撫就近委用 八月乙亥朔准揚都御史連鐵巡按黃國用各言海寇掠淮安新興海門呂日等場詔革守備陳律指揮李顯王桓職與千戶馮仁百戶賈烈州同知陳性等俱下按臣逮治賞獲功大授袁希乾百戶周俊等丁丑應天巡按御史陶承學孫慎以倭寇既逃詳覈地方失事類未因分別諸

臣功罪以聞謂備倭部指揮王世科兵備副使吳相知州熊好和縣喻頭科指揮張弓等各有地方專責寇至不能禦當罪原任部指揮韓重守備解明道太令州判官金汝升等各率兵追勦擒斬焚溺之功當錄得旨相停俸貳年官事世科并弓等尋撫按臣提問具奏已亥治四月中海寇破福寧州泰興灣當事詣臣罪停總督備倭指揮戴冲霄俸半年海道俞事徐光啓汪垵各一月指揮張璽百戶陳鉞等付按臣追問成或以福建行都司署都指揮僉事張涼充

杭嘉湖參將以常州知府陳宗慶升三府兵備副使俱添設庚子巡按御史趙炳然錄上倭犯浙江地方失事諸臣罪狀謂參將湯克寬俞大猷海副使李文進俱有新寇功可贖分守參政顧中孚分巡僉事李廷松知府劉恩梅守德功不掩罪倭都指揮王欽月輪把總指揮張璣知縣林大梁而下百八十八人俱債事當問死事指揮陳善道宋陳滿朝記總馬呈司及千戶典史等官一十九人宜卹錄壬寅南直隸巡撫都御史彭黉巡按御史孫慎給事中王國禎

南給事中張承憲南京御史趙宸朱賢先後各上禦倭方略懇慎言三事一南漕所吳淞江劉家河鎮江宜增置把總四員防守一調太倉鎮海二衛中所官半移駐吳淞一土民有擒斬獲功者授之職銜仍復其家園積言七事一國民心凡急用軍需悉聽勅夫在庫無碍官銀不得徵派小民其布德意招集流亡諭安遠徙優恤蠲賑等項亟議施行一應責成督率沿海鄉民團結訓練約束策應應設敵接柵欄墻垣壕塹重力修築務足防禦一議添設杭嘉二府添設

守備一員屬金山副總兵節制倭都司駐劉定海魚轄定海一守二把總屯兵控禦一選將材不分現任間任職仕崇早如米智勇出群聞奏定蹟以憑推用一精簡練通查正餘軍丁定為二等以脩戰守各賞副總兵恭時依法訓練不時試閱一重賞罰查照先年擒斬倭賊流賊事例定為賞格准與陸級不顧者給賞船主渠魁另行超格議處一寬法禁除通番大船及販易接濟應禁外其捕魚熬煉無碍海防者酌立字號驗放出入承憲言事一調募援兵水陸夾

剿一甲飭賞格軍法以作用命一立保甲法團結鄉民協力戰守一正將領有司失事坐罪及厥性死於兵者一朝鮮貢使至日賜勅令宣諭日本國王數以縱惡寇邊之罪一召撫歸正以徵黨與宸言六事一宜行浙直福建撫按官嚴督所司建立城垣順民舉事務堪保障一宜行各府州縣隨宜招募使人自為戰家自為守如果殺賊有功照官軍陞賞一各該官軍嚴加選汰將精壯充役令統領人員用心操練多方點驗及嚴吏替責放役占之弊一倭寇狡獪又善

操舟我兵乘勝長驅深入海洋恐墮其計不宜窮追一江北之兵不習舟楫不宜暑濕勞師費財損彼失此務求長策以裨實用不得驟調一處造戰船及連珠島嘴火銃之類操演習熟以備攻學賢言五事一直隸金山衛近設副總兵浙東西俱設恭將第末有三將節制宜設總兵一員統領之一錢塘江口宜增置守備一擇海塘宜增高峻難植剝林列兵防守一募土人習水者為萬師有力者為戰卒仍朝溫處坑兵或山東長槍手有警則隨機策應無事則分頭

教習一兩浙蘇松防守新設兵必及兩淮山東宜
行傳禦兵部議覆上多采行之 九月甲辰朔辛未
倭賊百餘由華亭縣深缺登岸流劫戚木涇金山衛
等處自六月中大舉倭來迨江南稍寧惟崇明南沙
泊失風倭賊三百人舟壞不能去總兵湯克寬僉事
任環列兵守之日久未克至是倭警又作遠近震恐
十月甲戌朔庚辰巡撫浙江都御史王忬言官兵
追逐倭夷焚燬五十餘艘擒斬七百餘人海警漸息
乞復叅將俞大猷副使李文選谷壩叅議顧問僉事

李廷松所停俸許之戊子深缺倭移舟泊寶山提兵
湯克寬引舟師追擊之及于高家嘴燬其舟斬首七
十三級生擒十四人壬辰倭三百餘人突犯上海縣
太倉州等處復入常熟縣福山港知縣王鈺率民兵
禦之倭乃引去丁酉巡按山東御史馮薦言山東衛
所官軍設于濟兗東三府者以防內地設于青登萊
三府者以備倭寇自永樂初輪班調發京操而有司
怠玩軍糧不足脫逃數多雇覓充數班操之缺如故
今沿海一帶倭寇登岸乞將青登萊三府官軍留備

倭寇濟兗東三府照舊輪班仍要清糧餉以足軍食
嚴勾補以充營伍兵部議覆從之壬寅有倭舟失風
漂至興化府南日舊寨登岸流劫殺千戶葉巨卿把
總指揮張棟督舟師衝擊倭走據山知府董士弘糾
民兵疏戶與倭等圍而城之是時海洋並岸諸島多
柘寇舟有真倭阻風汎不獲歸者有沿海居民搶江
南旋候來歲倭至者未幾南日寨復有三舟登岸棟
士弘擊之引去擒賊數人皆真倭比永州舟兵巡海
攻賊于石圳灣深泥灣等處凡再戰擒賊四十餘人

則皆浙江臨海福建漳浦廣東揭陽等縣人蓋江南
海警倭居十三而中國叛逆居十七也 十一月癸
卯朔乙巳前化常熟倭由上海七竈洪登岸流劫
三林莊南匯所吳淞江所及嘉定縣地方至十九日
始去乙卯朝鮮國王李岷遣陪臣刑曹叅判李澤等
來賀冬至併獻倭俘三人辛丑巡按直隸御史孫慎
劾報倭夷殺掠吳淞嘉定地方論巡撫彭鰲叅政翁
大立六合知縣董邦政副總兵湯克寬指揮劉重光
不能防禦乞正其罪俾亡鎮撫胡質重傷指揮蔡鵬

舉並宜優恤得旨悉停俸四月大立二月邦政茅姑
宵之克寬停俸載罪赦立功

三十三年三月壬寅朔戊辰倭寇自太倉南沙潰
圍出溪海持掠蘇松各州縣時賊據南沙五月餘官
軍列艦于海口圍之數重不能破軍中多疾疫乃佯
棄散舟以遁之聞陞西南敵賊遂得出二月壬申
朔丙戌兵部覆原任巡撫惠天都御史彭燕奏去年
九月倭賊流劫華亭南沙上海吳淞江等處諸守臣
功罪狀初賊入到總兵湯克寬兵備餘事任環松江

府同知都文奎等迎戰皆不利後克寬追賊于寶山
破之塚守各嚴兵自守雖無斬獲功境內以全罪亦
有可原者三月辛丑朔癸丑巡撫浙江兼管福興
永漳都御史王忬以三十二年九月後倭寇二次興
化府南日舊寨及十一月後泉州府兵出洋勦殺石
州灣深汪灣等處賊船事聞敕上諸文武將吏功
罪錫興化知府董士弘泉州知府童漢臣保障有功
當從獎祀總指揮張棟先敗後功宜准贖千戶葉巨
卿百戶張養正死事宜恤錄論沙緹賊罪革浙江提

督海防副總兵湯克寬備倭都指揮梁鳳城俱令戴
罪立功以通泰泰將解明道代克寬福建備倭都指
揮盧鏜代鳳初賊自南沙出海轉掠嘉定上海間克
寬等莫敢前但伺賊入海則督陸兵登岸則督水兵
故與賊相左以觀望塞責于是巡按御史孫慎奏請
逮治上以用人之際姑薄罰之辛酉南直隸續至倭
寇二千餘人自南沙登岸分掠蘇松諸處恭將湯克
寬帥兵擊敗之於^泖港斬首百八十級乙丑蘇松倭
寇掠民舟入海趨江北听薄通泰等咸焚掠各鹽場

餘眾有漂入青徐界者遼東山東俱震庚午恭將俞
大猷督兵剿普陀山倭寇我軍半登賊突出乘之殺
武舉火斌等三百餘人四月辛未朔乙亥浙江倭
寇自海鹽趨嘉興恭將盧鏜等帥兵禦之稍却次日
復戰于孟宗壩官軍敗績亡卒千人都司周應楨指
揮李元律千戶薛綱宗應淵等俱死之賊乘勝入據
石墩山分兵四掠辛巳倭寇攻嘉興府城副使陳宗
漢帥兵禦却之焚其身賊逃入乍浦興長沙灣寇合
犯海寧諸縣五月庚子朔南京兵部尚書張經等

言國初洪武間以倭夷不靖遣信國公湯和經略海防凡開浙濱海之區陸有城守水有戰船故百餘年不寇不為害其後法弛禁止軍士布納料放班之說于是強富者散遣老弱者哨守戰船損壞亦棄不修以致寇得乘之而入請行各處巡撫嚴督所屬預集兵船以守要害追補餉料軍士以實行伍清理積藏料銀以造戰船又言南京營卒逃故數多通來倭寇索隣防守缺人乞將各衛所原報冊籍凡義勇女哨有名者一體選收入伍待事寧之日去舊再議仍請

貸支兵部草場銀及南京戶部種草折銀共二萬兩委官于京城內外及宿邇等處招募驍勇充為前鋒召原任指揮韓璽路正督操以脩任調下兵部議覆從之丁未倭入崇德縣大掠而去己酉兵部覆巡按直隸御史孫慎言浙江江北諸郡倭患方殷蘇松二三月間所在告急皆經畧失人軍令不嚴所致乞勅巡撫屠大山收召忠勇之士申明誤軍之罰仍務諭沿海居民有能奮勇殺賊者如軍功升賞所得倭器悉以與之計擒首賊者許奏陞指揮僉事世襲一切

軍費悉從便宜區處督糧奏政簡大立無事令往來蘇松常鎮催給糧餉有事專往松江以便調度詔以其議屬大山舉行仍趣令赴任不許遲緩甲子巡撫浙江御史趙炳然奏三月二十日以後官軍禦倭失事狀部覆奏將俞大猷一敗於普陀山參將盧鏗及把總丁瑾等再敗于孟家壩宜重治其嘉湖諸處失事當坐參將張深知縣鄧植及知府劉懋副使陳宗慶李文進謝少南李廷松姜廷綱等罪而督撫王忬調度失策亦宜重罰陣亡指揮李元律等宜陞級賜

官立祠如例福建道御史溫景葵兵部主事張四知往山東募兵禦倭乙丑兵科都給事中王國禎等言比本兵議上傑倭方暮欲以重賞招降賊首王直等臣竊疑之臣聞勝國末海濱多警東南巨寇有秩至漕運為戶及行省奏政者且叛服不常迄終無赦何者其心不服而爵祿不足以歆之也故至今議者以招撫最為誤國設鑒具存奈何復欲效之今四方群盜所在蠶起皆幸朝廷不誅無所創艾就使部議待行降一王直未必不生一王直將來貽患更有不

可言者且古帝王所謂招撫不過曰脇從周治耳集
寇未嘗宥之也使梁寇來貽既宥之復賞以爵是賞
以勸惡人誰不為大仗吾民皆趨為惡之利非國家
之福也疏下兵部覆言海嶼賊與山賊異山賊有定
業可以速將出師攻而取之海嶼賊乘風飄忽瞬息
千里急之則逃去乘間則復來有非兵力所能取必
有臣聞王直本徽人故與浙人徐惟學李大用輩通
番入海既而悔之嘉靖二十九年八月中嘗為官軍
捕新海寇陳興主等及餘黨二三百人欲以自贖而

是時有司不急收之遂貽今日大害故臣等欲微岳
飛官楊公黨黃佐故事懸以重賞使為歸為我用以
賊攻賊非敢輕受王爵以示之弱也上竟從國禎等
言令總督張經一意勦賊協從願降者得以不死賊
首不款六月庚午朔庚辰福建官兵捕得漳州通
倭賊蘓老等三十餘人誅之甲申倭寇由吳江轉掠
嘉興者都指揮俞事夏光督兵禦之背王江涇而陣
賊眾鼓譟而前我兵大潰光中流矢死七月己亥
明兵子廣未嘗賊糾倭寇千餘劉掠海上官軍擊敗

之擒賊首方四溪等餘黨遁去丙午蘇州倭寇流剽
至嘉善縣將赴松江出海恭將俞大猷擊敗之于吳
淞所擒七人斬首二十三級八月己巳朔辛巳贈
故崇明知縣唐一岑為光祿寺寺丞立祠祀之并廢
其子為國子生初崇明新城成一岑決計徙居而本
所守城千戶高才翟欽者阻之未幾倭寇突入舊城
一岑且戰且罵諸將被擄誘事者遂為亂軍所害以
陣亡卦於撫按久之其事始露癸未倭寇自嘉興還
屯柘林等處進薄嘉定縣城會募兵蔡將李逢時許

國以山東民槍手六千人至與賊遇于新涇橋逢時
率其麾下先進敗之賊退據羅店鎮官軍追及之擒
斬八十餘人丁亥奪浙江傳倭署都指揮俞事盧鐘
職戴罪殺賊坐赴任稽遲故也庚寅山東兵復追擊
倭寇至採湖港乘勝深入伏起我兵大潰溺水死者
千人指揮劉勇等死之初新涇之捷李逢時功最許
因恨逢時與之同事而不先約己乃別從間道襲賊
欲以分逢時功會募大雨劉勇等先陷沒諸軍繼之
皆倉卒不整遂大敗壬辰浙江巡撫御史趙炳然類

奏四月內兩浙官兵于石墩等處先後擒斬倭寇二百餘人乞錄原任叅將盧鏗都指揮劉思至指揮劉陰張四維及總勅指揮潘禹副使李文進陳宗夔功治失事領兵僉事羅拱辰傳倭把總周光翰崇德知縣蔡本瑞罪而性貽陣亡都指揮周應禎百戶梁掄趙軒朱璽等如例兵部覆請從之因言石墩久為賊巢乞加賑卹甲午兵部覆浙江巡撫王忬言嘉善崇德桐鄉德清慈谿諸縣濱海無城及浙西閑廂嘉興東北閑廂皆當預築城壁以屏郡治第公私告匱費

無所出惟緝獲盜生員吏農及贖罪充軍罪犯宜暫破常格令其納贖庶可少濟公家之急上曰充軍不准納贖九月己亥朔甲辰諭五月中倭寇犯蘇州崑山等縣諸臣失事罪令原任副總兵解明道指揮張成己等各戴罪殺賊奪僉事任環知府林慈舉同知張子璫等俸一月陞死事百戶劉愛臣等子孫各一級世襲丁未樞按浙江御史趙炳然勘上三十二年倭賊攻陷昌國臨山等衛及乍浦所城各官功罪兵部覆議以把總指揮王應麟等五員守備不設

諭新張四維策應後期及朱朝臣等八員不能協守罪發還而四維後有新獲宜令立功自贖陣亡指揮陳善道千戶李茂等宜陞襲有功叅將俞大猷副使李文進都指揮張鈇等宜錄用詔俱如擬癸丑諭六月至七月浙江官軍禦倭功賞浙江巡撫都御史王忬銀三十兩綵幣三表裘有叅將俞大猷叅政謝少南等罪後原任署都指揮僉事張鈇職大猷仍同指揮任錦各賞銀幣初大猷以普陀之敗戴罪殺賊鈇被論革任少南與副使陳宗夔李文進姜廷順李廷

松知府劉慤俱坐待罪至是忬題奏首功以張老等之擒歸功張鈇以吳淞所之獲歸俞大猷以長蘆南之捷歸任錦因請為少南等贖罪兵部覆忬有經畧功故賞之乙卯倭寇七十餘人犯海門縣焚舟登岸淮揚兵備副使張景賢並引兵禦之戰于呂四場盡殲其衆丙寅兵部覆論三月至五月通州如皋等處官兵禦倭功罪以依真守備張壽松及提督振港指揮張明化等臨敵畏避下巡按御史問以如皋縣知縣陳雅守城有功陞俸二級賞徐州兵備副使李天

寵通恭恭將梅布孔等銀幣及卹錄百戶高時義男
官沙于現等各有差共部因言漕運侍郎鄭曉有運
籌決勝功詔賞曉與鎮遠侯顧榮各銀二十兩紵絲
二表裏 十月戊辰朔壬申命錦衣衛城寨原任應
天巡撫屠大山恭將許國李逢時副總兵解明道至
京訊治先是陳洵淹之從坐兩將不相能各兵趨利
不止致壘成而敗時明道督水兵泊海口坐視不救
大山方稱疾不視事至是御史張師价以敗書聞請
治大山逢時國明道各失事罪總督張經因并論山

東莖軍恭政許天倫副使周臣紀律不嚴亦宜量罰
于是大山逮至點為民明道等論斬天倫臣斥為民
戎寅海賊犯廣東潮州之柘林指揮黑孟陽引舟師
殲之生擒賊首方四漢矣日吃過羅等一百三十五
名斬首三十九級其賊首徐碧溪等悉沉海死事聞
詔賞巡撫而贖汀漳等處都御史談愷銀三十兩紵
絲二表裏廣東副使汪栢及孟陽等各銀有差庚辰
論九月中淮揚官軍平倭功陞巡撫侍郎鄭曉俸一
級并賞銀四十兩紵絲二表裏兵備副使張景賢陞

右恭政仍兼原職辛巳兵科都給事中李用敬論劾
總督南京兵部尚書張經縱賊蹂躪國四事其一文命
半載一切軍情利害不聞奏報其二山東兵至不量
客主勢之勢而輕于一戰為賊所掩其三兵敗之
後不即席幕引罪而隱匿至二月餘其四以噴墓在
閩恐為諸寇誘訖不敢盡力驅勦疏下吏兵二部覆
議經奏調廣西土兵與湖廣民兵未入境而山東兵
先至氣銳一時狃于小勝致墮賊計其取敗有因非
經失也但經本以南京恭贊之職節制東吳內外掣

肘不便行事乞量改一官令其專以平寇為務其恭
贊之任更命一人代之則內外均有責成非獨處經
寔以重督部也上是其議命改經為右都御史兼兵
部右侍郎等一總督軍務赴期平賊不許怠慢以南
京吏部尚書周延代經為兵部尚書恭贊機務癸未
浙江續至倭寇萬餘人分掠樂清黃巖東陽永康等
縣戊子復失事金山等處倭倭官署都指揮俞事虛
鐘原職克分守浙江寧紹溫台地方恭將仍戴罪殺
賊千辰倭寇三千餘人由金山突至西海口登岸分

掠乙未命浙江都司僉書尋都指揮僉事劉思至光
金山等處倭官無捕盜賊而中倭賊攻嘉興
府東關官兵拒走之十一月戊戌朔己亥追錄珠
門港陣亡指揮劉勇千戶孫升胡應麟鎮撫李維政
義勇官徐泰各陞襲贈級命有司立祠如例并卹其
後軍事死者家奉改許天倫副使周臣免降調各奪
俸半年時李逢時等既得罪兵部復言天倫等皆山
東監軍官原無地方之責獨都指揮盧鍾僉事班環
當坐而鍾已戴罪殺賊環力戰有功四臣俱在應議

之列乞姑實其罪而卹錄死事諸臣又言禦夷之法
惟戰與守然必守定始可議戰民衆始可議守據險
始可聚民今當事諸臣苟且目前未有為公家之長
慮者各郡邑一值賊至計無所出獨擁孤城以待調
兵至耳今宋兵既挫後調廣西武昌等兵征調愈多
則民愈困賊愈不止乞勅守臣詳求據險聚民之策
招集崇明等縣沙船練習水戰毋專恃調兵已酉以
三十二年倭寇犯太平縣及溼海所等處官兵擒斬
有功賞台州知府宋治銀十兩陞太平知縣方格俸

一級原任指揮孫敦叙用千戶張應奎等三員陞襲
贈職俱如例甲寅倭寇犯松江青村所等處戊午巡
按直隸御史孫慎勸上蘇松禦倭文武官功罪得旨
令備倭署都指揮同王世科如原議處決指揮使翁
時獎等發還知縣萬思謙等准以功贖仍奪俸一年
知州熊桴知縣喻題科降選方雖職以兵備僉事任
環身親戰陣斬獲功多陞右叅政兼副使兵備如故
原任操江都御史蔡克廉都指揮韓璽覆勦無罪准
過缺推用原任浙江巡撫都御史王忬見任操江都

御史史襄善巡江御史汪克用調度有功各賞銀幣
有差其督糧叅政翁大立裁革赴部別用壬戌倭寇
自柘林分掠嘉湖二府都指揮劉思至逆戰于嘉興
縣却之十二月丁卯朔己亥兵部覆巡按直隸御
史徐紳疏倭倭謂倭賊等以設伏取勝不繫兵衆寡
今蘇松常三郡民兵軍餘及諸路所調者殆四五萬
衆而兵多無制何以克敵請自今嚴行守臣簡練本
軍壯快沙民使之入自為戰因汰去客兵之無用者
其供億諸費或以應天敬寧池太廬州安慶滁和廣

總等府州所屬民壯弓兵十分之內其六存留守禦其四暫充應役每名輸工食銀七兩二錢給軍或以南京兵部積貯船料銀暫借二十萬兩俟事寧漸次補償幸已兵部歲上總督張經條陳一查後倭倭苗政言國初備倭之法久廢不修其最急者在勾補逃軍已即于見在數內選取趁健餘丁習水戰者各令收伍食糧一總會水戰兵船言倭寇入擾其船必由海洋其來必由浙東請合浙之東西江之南北各把總兵船為一體每總以其半為遊兵半為守兵倘

賊入本總則併力截殺入他總則守兵回守信地而令遊兵務道捕與他總互相策應其浙江之視蘄松江南之視江北亦如之有自分彼此縱賊深入者查所從來治罪一編立本地主兵言諸路調兵勞費不貲而吳浙間者民沙民盜徒曠徒類皆可用請于各府所屬州縣二百以上者編兵三百名二百里以下者二百名或均徭編派或各里朋出每兵一名定銀十二兩如自有丁壯鄉民准其應役否則徵銀募兵一議設海防職守言吳淞江口及黃浦一帶皆通海

要路兵船既設統領無人請於蘄松各增設同知一員而以水利通判併入巡鹽其青村所福山港亦各增設把總一員守之一議置遊兵防護言比歲倭賊焚燒糧船數多乞動支南京戶部募兵銀兩遣官于徐邱間召募曉勇一千五百人付將官周于德領之俾其沿河哨護一葉立衛要城堡言瓜洲京口乃留都屏障宜于對峙之要創建城郭修置水關俾運道悉由中行及浙之北關松之浦東亦各築二堡屯兵戍守其經費下守臣酌議一中明賞罰條格言戎兵

崇啟有陸戰水戰生擒奪回之吳賊兵臨我有夥賊雲賊從賊首惡之誅宜各分別行賞統領官亦各照部下功罪以為賞罰其俘賊繫獄者至會訊處決毋容久繫以防內變詔先行已丑浙江巡按御史胡宗憲奏上十月至十一月倭寇自健跳所分掠紹興各縣水陸官兵前後擒斬三百餘人請錄巡撫都御史李天寵原任恭將俞大猷副使陳宗夔陳應魁等功詔先賞天寵等銀幣其所獲功次下御史再勘三十四年正月丁酉朔乙丑兵部覆應天巡撫周琬

巡按周如斗奏去年十月倭犯上海穀塘馬家浜等處把總姜宇鎮撫陳習余事重邦政禦之頗有新獲功當錄十一月倭復寇橫涇陷青村所欲窺松江倚禦指彈徐承宗等出征不利奏將湯克寬等遇賊于嘉湖戰役敗績當罪得旨覈賞銀二十兩紵絲二表褒邦政銀十兩宇習各陞二級下承宗于按臣訊治疏克寬寇帶令于信地投賊中飭總督張經及琿趙周勅賊二月丙寅朔癸酉巡撫應天都御史周琿言禦倭有十難有三策其十難謂去未賊忽難測海

涯漫衍難守水陸勾錯難戰賊賊變詐難知盤據堅久難修居民未曉難使土地渴鹵難域主客兵力難恃勾種墮乏難措將領驕懦難任其三策謂據海上陳前馬跡諸山扼倭夷出沒之路置福船二百蒼山船三百與兩浙兵船會哨于諸島之間來則擊之去則誘之致人而不致于人上也以沙船五百迭哨于蘇州海口選土兵萬餘列戍于松江之護塘俟賊登岸而扼擊之中也集蘇松糧餉五六百艘遊哨于黃浦吳淞大港小港之間仗賊不敢深入舟不敢橫行

下也史請題調狼兵土兵漳兵皆淮浙餘盜銀十萬而或借為贖軍餉銀九萬兩為糧食之需兵部覆奏從之丁丑福建倭倭都指揮張輝受命年餘始赴任巡撫王忬劾其畏避詔械輝至京問點為民庚辰先是工部右侍郎趙文華疏陳倭倭七事一祀海神言天吳海靈廟在萊州請遣官望祭于江陰常熟以激人心一降德音乞下令有司掩瘞枯骨蠲糧稅省耕衆以子惠元一增水軍欲多募淮揚壯健大修戰艦以固海防一差田賦按撫四府民田一丁過百畝

者重科其賦吏預徵官田之稅三年以佐軍興一募餘力曉諭富家有能輸財力自効者事寧或與論功或與擇罪一遣視師言當事諸臣以兵為試須以重臣監督之乃克成功一察賊情欲招通番舊黨並海盜使易以忠義之名令其入巢偵伺因以為間疏下郭履謂祀海神降德音增水軍募餘力察賊情俱有裨軍政請下督臣酌行其差田賦忌致擾民遣視師宜行總督張經擬率諸軍不必別遣會荒山縣致仕守節朱隆禧奏請添設巡撫福建都御史并開互市

之禁部設巡視則科臣謂官多民擾其云開互市
科臣亦謂示弱兼以北虜之市為監皆駁覆之且乍
歲文華已有市舶之議于時戶部下所在守臣計處
至今未報臣惟祖宗制倭絕其朝貢至以熟臣出鎮
海濱始清當時絕不言及市舶意良有謂且浙直兵
力晚弱所恃徵調以策應緩急者獨有漳泉兵耳若
更設巡視閩中則人懷自顧漳泉之兵豈得復為蘇
松兩浙之用上曰爾等職任本兵坐視賊欺不能設
一策平剿及奉諭問却今泛言其對據拾舊文塞責

兵部尚書聶豹姑降倭二級侍等第等各奪俸半
年所司部中張重降二級調外任徐各奪俸三月已
後降勅切責張經師久罔效令其嚴督諸臣亟為勦
賊安民如再因循重坐不貸幸已巡按浙江御史胡
宗憲上去年十一等月倭犯嘉湖諸臣功罪言倭屯
據柘林突犯嘉善及嘉興政府城東北二門時指揮
陳光祖犯總孫教指揮梁項供擁兵不戰咸以賊眾
兵寡為解賊遂越府城流劫秀水歸安都御史李天
寵等奉將弁大猷都指揮劉思至水督兵同抵嘉興

而會事羅拱辰兵亦來會天寵督發各兵併力追勦
分命副使陳應魁陳宗慶隨營並之令寇期夾攻水
陸並進乃宗慶見思至所率皆蒼山福廣銳卒欲專
其功業與大猷約期乃前期以孤軍先進與賊戰烏
程縣之黨激我軍不利賊亦頗有損失復散入柘林
完崇于十二月突出犯新帶思至威令不行偏裨各
自為進止百戶賴榮華統福兵六百人恃其果健鼓
行直進賊潰陸舟榮華乘勝薄之中島鎗而死祀總
孫教千戶鄭達以蒼山兵先進師遂奔敗嘉善知縣

鄧植望風棄城走翼日賊遂入嘉善焚縣治屠掠甚
慘以上諸臣進退無紀彼此離心貪功觀望有同兇
賊坐貽地方大害請分別治罪而卹錄其死事者詔
華則思至冠帶令戴菲殺賊孫教等八人及鄧植下
巡按御史訊治奪兵備副使陳宗慶金事羅拱辰俸
各一月責俞大猷陳應魁策勵供職其陣亡將士賴
榮華等下所司優卹如例丙戌遣工部右侍郎趙文
華祭告海神并察視江南賊情文華奉嵩私人及是
後自以奇策術得幸于上既出憑寵自肆所睚眦即

立權仆之百司無不望風震懼奔走供奉恐後時公
私財賄填入其室江南為之困敝島至于牽制兵機
顛倒功罪以致紀律大亂戡士解體雖微矣羊天下
而我勢愈盛皆高引用匪人之罪也 三月丙申朔
丁未時蘇松海防僉事董邦政四品服俸賞銀二十
兩紵絲二表裏錄其正月間川沙澄勦倭功也兵部
覆浙江巡按御史胡宗憲疏報正月朔柘林倭奪舟
犯乍浦海寧攻陷崇德縣又轉掠塘棲新市橫塘雙
林等處復攻德清縣殺犯總孫鶴指揮周奎孫春百

戶陸陵周應辰副理問詢一貫等請正失事語臣之
罪并錄有功及死事者上以減陷失事重大命巡按
御史執崇德縣知縣蔡本端解京訊治恭將寬克寬
把總指揮丁僅下督撫先取死罪招巡撫李天寵指
揮兵船郭昇領兵僉事羅拱辰俱停俸載罪殺賊奪
川總兵俞大猷及參政謝少南六傳副使陳應魁
事凌雲翼等俸三月下指揮等官李上等七人于按
臣問周奎等陶一貫等各贈襲如例獲功知縣楊堃
付千戶曾勇監生喬鏜等令軍門獎賞有差已違本

端至坐失陷城池誦成甲寅撫松兵傳任環督恭將
解明道等以舟師與倭戰於南沙野茅洪敗之斬首
一百八級乙卯巡按直隸御史孫慎勦度三十三年
倭犯蘇松地方文武諸臣功罪并請錄死事者得旨
指揮要宇等十九人及原任倭倭署都指揮僉事梁
鳳海防僉事董邦政俱功罪相當宥不問指揮等官
徐永宗等二十七人令按臣速訊奪知縣周秀等六
員俸三月褫俸倭署都指揮僉事盧鏜冠帶戴罪殺
賊贈死事省祭官孫鏜及巡檢李叢祿俱充祿守署

承陣亡千戶童元男陞襲如例 四月乙丑朔戊辰
廣西田州土官婦瓦氏引土狼兵應調至蘇州總督
張經以分配總兵俞大猷等殺賊奏聞詔賞瓦氏及
其孫男岑大壽大祿各銀二十兩紵絲二表裏辛未
工部侍郎趙文華至松江登神是時倭據川沙澄柘
林為巢經冬涉春新倭復日有至者地方甚恐及聞
狼兵至人心稍安總兵俞大猷遣遊擊白法等將狼
兵數隊往來哨賊承隙邀擊會祀田鑾等稍有斬獲
文華因謂狼兵果可用厚犒之激使進勦至漕涇遇

倭數百人與戰不勝頭日鍾雷黃維等十四人俱死
兵甚衆于是賊知狼兵不足畏復肆掠如故矣乙亥
倭犯江北淮揚等處前從由通州之餘東湯海門之
東夾港地方登岸流劫狼山利河等鎮呂四余四等
湯卒已巡按浙江御史胡宗憲言往時日本入貢多
不及期請待其後來得以便宜違回仍令有司移檄
其問以詭夷入寇之狀疏下禮部覆言倭夫犯順窮
究無過今日苟輕容再貢殊損國體請如宗憲議遵
例阻回諭以貢有常期必當遵守仍當委曲開導使

之心服不得徑情直率致拂夷心至于設國僻居窮
海島夷背其君長藉口為寇沿海姦民互相勾結揆
之理勢似亦宜有請因其入貢即令撫按衙門移諭
日本國王責問連年犯順何人招亂令于半年之間
立法鈐制號召還國即見效順忠款雖使貢期未及
亦必速為奏請如或不能鈐服則是陽為入貢陰蓄
異謀仍遵禁例徑自阻絕上是其議甲申先是廣東
徐銓方武陳文伯李明貴等與海番王五峰糾結倭
寇橫海上督臣撤海道副使汪栢嶺南兵備杜摠

及恭將張裕指揮黑孟陽等督戰銓等就賊前後斬
首千二百餘級汪應奎招下餘黨三百五十餘人海
濱頗靖柘林勦賊分衆三千餘遁金山衛總兵俞大
猷督遊擊白汝及田州元氏兵進擊之賊鼓衆來衝
我兵大潰死亡無算賊遂奔犯浙江乙酉江北倭犯
淮安府鹽城縣戍子三丈浦倭賊分衆掠常熟江陰
村鎮兵備任環督保靖土兵千餘及知縣王鈇指揮
孔熹分統官民兵三千攻其巢破之斬首百五十餘
級燒賊船二十七隻餘賊奔江陰癸巳淮揚海防奏

改張景賢禦倭于狼山敗之 五月甲午柘林倭
今新倭四千餘人突犯嘉興總督張經分遣蔡將盧
鏜等督狼土等兵水陸擊之保靖宣慰使彭蓋臣與
賊遁于石塘灣大戰敗之賊遂北走平望副總兵俞
大猷以永順宣慰使官舍彭翼南兵邀擊之賊奔回
三江汪保靖兵復急擊其後賊遂大潰諸軍共擒斬
首功凡一千九百八十有奇溺水及走死者甚衆餘
賊不及數百奔歸柘林自有倭志來東南用兵未有
得志者此其第一功云戊戌原七川沙羅倭賊復突

化開港周浦車海等處奪舟過浦分掠泗涇北筭山
余事董邦政遊學周藩引兵逆擊遇賊于塘行我兵
驚潰溺被創死軍士死傷者幾三百人賊遂屯駐古
塘橋流劫崑山縣石浦等鎮壬寅南京湖廣道御史
屠重律條上禦寇五事一絕亂源夫海賊稱亂起于
負海姦民通番互市英人十一流人十二寧紹十五
津滬福人十九雖聚稱倭夷其寔多編戶之齊民也
臣聞海上豪勢為賊腹心標立旗幟勾引深入陰相
窩藏展轉貿易此所謂亂源也曩歲漳泉濱海居民

各造巨舟人謂明春倭必大至臣初未信既乃果然
故禦盜之標在腹裏防之稱盜之本當遵海制之道
海諸家漳泉福為始而寧紹次之其一禁放洋巨艦
其二禁窩藏巨家其三禁下海姦民三法立而亂源
塞矣即使舊賊未盡殄滅然而後無所繼其勢自孤
退無所歸其情知懼與今日往來自若者必不同矣
二防海口夫海固涯濶無際然賊泛海來犯放洋則
街濤入口則赴陸非可絕險而徑渡也故其往來所
由出入可設險防拒者姑自浙東西大江以南濱海

數郡言之入平陽港則近金鄉入黃花澳則近盤石
而適溫州入海門則越新河而寇台州入寧海關入
湖頭營則窺象山定海而敗寧波入三江口則搖尾
于紹興入蟹子門則垂涎于杭州入乍浦硤則流毒
于嘉興入吳淞則犯松江入劉家河入七丫港則扣
蘇州此其大勢也中間經行或潛形于馬跡山或遊
跡于大七洋及大小衛上下川則其要害也此沿海
諸郡之通患也故守平陽港拒黃花澳據海門之險
則不得犯溫台塞寧海關絕湖頭灣通三江口則不

得窺寧紹把蟹子門則不得近杭州防吳淞江傳刺
家河七丫港揚威馬跡大七洋大小衛上下川諸險
則不得掩蘇松嘉興此地險也一處失守蔓延各處
不可以彼此分遠近異也且賊長于陸戰短于水間
以其船不敵而火器不傳也在我宜用所長棄所短
則美若恃海船請以見在紀總船隻通行查齊不足
則令福建如法添造或即令沿海地方買補每大小
船百隻或五十隻為一標募以慣習施工水稍而
充以原額水軍于前諸海口各量緩急以為置船多

軍人為巡歷數縣分布上流往來要害海軍易糧衣
甲之給比陸軍加優令其更番巡邏并力捍禦未遑
其街去學其情責以毋令賊入賊入而力拒有功者
陞賞其失備者重究此禦寇之長策也故法不可不
為也臣聞倭之入也豈盡無軍之志蓋有軍而移入
便地者矣有失于巡哨者矣甚有買渡報水受其鉤
餌者矣若此則地方矣賴焉夫百處守之一處失之
無益也千日防之一日疎之無益也事在督撫及海
道諸臣明信其賞罰耳三責守令夫荷戈戡賊介冑

爭鋒死護者將士之能也保封城固郡圻全境安民
守令之任也今之守令不肖者棄城守走矣其賢者
大率過警則嬰城守耳其闕廟村鎮委之無可奈何
元戎之外獨非赤子乎且遼海孤城卒然無備猶可
委也援東麓都江南與遼屬非可畏懼而卒至者顧
不能設險預防使寇徜徉去來若履無人之境則國
家建郡設邑張官置吏時焉用耶自今江南守令之
不當以訓練士卒保全境土為殺敵仍勅吏部凡過
沿海守令員缺必慎擇其才具賢者然後授之庶保

障足賴耳四議調發近日微調各處兵民遠近四集
徐邵山東永保川廣及軍門編調各府義勇無慮數
萬然師老^時殫竟不見膚功之奏者臣請指諸臣不善
用兵之弊陳之夫古者潛機密計電馳霆擊進退倏
忽妻子莫聞所以能成功也今則先發後行剋期始
動前軍未啓而先聲已聞其弊一也古來名將算不
百勝不敢輕動今也謀不預或計不先定冥行突進
動陷伏中其弊二也守不據險也不列要奔急救難
賊逸我勞其弊三也法曰夜戰聲相聞足以相救盡

戰日相見足以相識惟愛之心足以相死言兵之貴
熟習也今也兵不專一主客難張卒過校賊易衣變
節突然來前不能別識其弊四也兵無系統將不預
設一遇有警卒然命官本以烏合之人帥以未經識
面之將其弊五也夫三軍之衆所以冒白刃蒙矢石
至死而無敗却顧者威行之素也今法令姑息紀律
不肅進有必死之恐退無伏鎗之慮是以畏敵而不
畏將其弊六也地形不習險易不識趨利不及避難
不早其弊七也糧糈不儲料理不周遠兵勞役撫恤

未至枵腹待哺窮愁思歸其樊八也士不精選怯勇
無群前擊後解雖然而散雖悍夫勇士或以無援而
力屈或見先奔而喪胆其樊九也地狹人衆不能旋
將互相排擠雖有勇敢無以効其所長其樊十也十
與不去雖頗收操刃資有執戈莫能濟矣迨日汀州
如額百戶兵歿死先登是當一面以不善用之使頭
領陣亡軍士逃避如此則微兵雖多亦何益哉夫倭
非有遠略大志約束號令不通群聚為姦利在貪漁
耳所以制禦之則非兵少之憂而寔寡等之患蓋欲

防盜者必知盜情欲制盜者必存盜心故必詳謀而
熟計然後成功可期也五作勇敢沿海如沙民鹽徒
打生手及村庄悍夫皆勇敢可用然多樂效用于私
室而不樂報名于公家何者以公家勢遠而文繁也
家民以之保村里則有餘以之統行伍則無益何者
以行伍人多而心力渙也然則順其情相其宜以振
作鼓舞之必有術矣乞勅下各該有司通諭豪家大
族及里巷豪傑各為身家協力拒守其有能團結鄉
民保固村鎮者先與免其糧里押運重役及均徭一

應雖差獲功者一體陞賞其有願授文職審其米能
保陣一方及斬首十顆以上民得比輸粟例入監係
有職役者並得起送赴部與本等當選陞授間里之
人並得以其功累增至赴部實選其不願官爵者重
賞優恤之或亦制賊之一策也甲辰倭五十餘人自
山東日照縣渡海劫安東衛至淮安贛榆縣是日呂四
場有倭舟突犯沽劫東園等處該場副使李政督率
者電奮銳攻之斬首四十五級盡殲其衆乙巳倭舟
三十餘艘衆約千餘人自海洋突犯蕪州青村所攻

城不免遂縱火自焚其舟登岸肆劫是時新倭復大
至自青村外若而沙小島口浪港諸處悉有賊船泊
岸即焚舟散劫官兵稍遠之乃合勢犯蕪州陸涇壩
及安門南京都督周于德引兵來援一戰而敗鎮撫
孫憲臣被殺賊遂中分其衆為二一由齊門北馬頭
而北轉掠浙墅開長洲五等都一由胥門木瀆而南
時掠吳縣橫塘等鎮延蔓常熟江陰無錫之境出入
太湖莫能禦者丁未浙直督撫諸臣以江南倭寇侵
擾調兵日多糧餉不給請借帑准浙餘鹽及南贛餉

銀各省庫銀接濟戶部覆餘監銀屬京廷歲費難以
議皆贛州餉銀准借九萬兩廣東福建庫銀各十萬
兩江西湖廣各五萬兩更以兵部船料并各府應解
均徭民兵銀存用今日江南軍餉孔亟固當訂慮京
廷歲費日增尤當議處宜行各司府緡派均徭銀接
濟內除順天應天蘇松常鎮等府免緡外其餘司府
俱預編一年令南直隸淮揚鳳徐四府州浙江福建
廣東廣西雲南五省銀解南直隸浙江軍門陝西銀
解延綏山西銀解三關北真隸真保定七府及河南

山東江西湖廣四川五省銀俱解本部以備邊用詔
可或申勾湖廣道御史著重律奏江南倭寇軍餉不
足竊觀耗破之弊寔有數端召募軍士勦剿敗沒是
費數十萬金不得一夫之力一也城守攻剿曠歲無
成是費數十萬金不得一地之守二也土兵之選勇
怯無擇衣糧之費日費千金三也海上被擄擄奪漂
機修造所需不可紀等四也甲冑之製數多費廣一
遇接戰裸體而歸五也器械火藥耀目振耳臨陣掩
擊祇為盜資六也六蠹不去則盡掃蕩之尾閹矣

至于加派田種勸借需戶有司假此擾民驅之為盜
俱宜嚴飭務俾得節愛養以求成功疏下戶部議行
已而詔錦衣衛違官校違總督南直浙福軍務右都
御史張經及叅將湯克寬械繫京問以侍郎趙文
華劾其畏莫失機玩寇殃民故也雖自去歲據松江
柘林川沙窪二處為巢縱橫肆掠周圍數百里間焚
屠殆徧水陸兵無敢近者本年三月初廣西田州土
官婦瓦氏及東蘭南丹那地歸順等州狼兵六千餘
名承經調至狼兵輕悍嗜利聞倭富有財貨亟欲取

之居民亦苦倭寇蹂躪朝夕冀倭一戰文華既至嘉
興屢起經亟檄狼兵勦賊經曰賊狡且戰今檄召四
方兵獨狼兵先至耳此兵勇進而易潰萬一失利即
賊遠近觀聽姑俟保靖永順土兵至合力夾攻庶保
萬全文華再三言經終守便宜不聽文華乃疏言經
養寇糜財屢失進兵機宜惑于叅將湯克寬謬言欲
俟倭飽載出洋以水兵掠餘賊報功塞責耳宜亟治
以行東南大禍疏至上以問大學士嚴嵩嵩對其如
文華言且謂蘇松人怨經不可復留宜與克寬俱逮

京報訊以懲欺急經允寬遂得罪尋陞巡撫應天
右僉都御史周琬為兵部右侍郎仍兼原職代經總
督諭輸倭流劫海州沐陽桃源等處至清河沮雨徐
邳官兵分道盛之賊于馬頭鎮民家斬首四十一級
比賊自日照登岸不及五十人流害兩省殺戮千有
餘人至是始滅庚戌泰將盧鏗督百戶上江等兵及
宣慰總兵臣土兵四川指揮陳元正蜀兵攻倭于張
庄賊見兵眾閉壘不敢出元兵以兵挑之賊出戰諸
軍四面攻擊縱火焚其壘賊奔逃我兵追擊之及于

後港賊反軍迎擊諸軍皆潰浙福提督都御史李天
寵以四月間金山衛之敗未聞因奏劾副總兵俞大
猷統調集重兵失機債事以致流毒浙省上批其疏
曰俞大猷統狼廣兵萬餘不行進剿致賊猖獗本當
重治姑奪職充為事官戴罪殺賊陞金山總督倭署
都指揮俞事劉思至充分守浙江嘉湖等處恭將而
以指揮俞事妻宇為署都指揮俞事代思至癸丑總
督直隸浙福右都御史張經以平望王江涇大捷聞
于是兵科都給事中李用教給事中閻望雲顧弘谿

袁世榮高敏學等因言經選懷失事罪之誠當但今
獲首功以千計正倭奴奪氣我兵激奮之時宜乘勢
搥拓林川沙蘆之業以殲魄類若後易帥恐誤機會
請姑召還錦衣使者待進兵後視其成績與否從而
違經加罪未晚也上覽疏大怒手批曰張經欺惑不
忠聞文華之疏方此一戰是何心也此輩黨奸惡直
阻法恐上罪不可貸乃命錦衣衛執用教等各廷杖
五十黜為民已而上心疑之以問大學士嚴嵩嵩言
此事臣昨問臣階臣本二臣松浙人以鄉郡被擒聞

見甚真皆言經養寇損威殃民糜餉不遑問無以正
法昨張兵初至氣銳經禁火不進凡氏憤曰我自傳
軍糧不效尺寸何以歸見鄉黨及賊益甚多地方恐
震文華憤不能平與御史胡宗憲合謀督兵追賊經
聞難至今次文華誠忘身殉國然必藉按力宗憲
勇敢有膽略親探甲臨戎以致允捷此上天垂祐所
至皇上昨諭欲遣官賜文華銀幣以壯彼為仰見皇
上激勵臣工至意但御史宗憲功同希亦賜一賞彼
放地之人知日月之明無遠不照功者勸罪者懼矣

方文華發疏時永祥兵已至浙其日即有石塘灣之役文華疏有云徵兵四集未有進戰之期蓋經以兵機貴密文華宗憲輩既輕不與言耳今戰勝萬乃言文華宗憲皆兵機甲致捷經問乃至殊失事定然狼土兵定服經威名經被連累志即洋洪周琬楊宜皆庸懦非濟才且受制文華宗憲由是寇志日新而狼之兵復為地方所苦東南事愈不可為矣甲寅柘林倭賊縱火自焚其業駕舟二百餘艘出海東進乙卯蘇松兵傳任環督總兵俞大猷等官兵及永順官

舍彭翼南等土兵蘇州府縣鄉兵進攻陸涇壩賊敗之斬首二百七十有奇焚舟三十餘艘餘賊奔潰丙辰察視浙直軍務侍郎趙文華上疏報捷謂前月倭犯嘉興城御史胡宗憲先中以藥酒擊敗之俞大猷平永順宣慰彭翼南等又敗之于王江涇擒斬千餘人參政任環又敗之于常熟斬首一百五十級焚其舟二十七而金山衛等處斬獲亦不下二百賊眾蕩平有期上命賞永順宣慰彭翼南等四人銀各二十兩餘悉二奉表餘令軍門頒賞丁巳倭寇常熟縣知

縣王欽承城寨之賊屢敗不克移舟泊三里橋欽承鄉官參政錢洋者民家丁逆賊于上滄港為賊所掩俱死其民丁僅有脫者巡按御史金剛上其事上問二臣死事詔贈欽承為太僕寺卿少卿洋光祿寺卿各廕其一子錦承衛世襲百戶賜祭一壇立祠死所有司時等參帝自侍郎趙文華復疏倭倭出沒之形并勅巡撫周琬總兵白汝食事並邦政等繼寇喪師使客賊奔潰餘孽復聚因言巡按御史胡宗憲才智異常安危可寄宜亟付以大任兵部覆上其議上責

琬疏重兵不能擒斬送賊致蹶將領師本當速治第時方用人姑停琬倭法及邦政職充為事官載罪殺賊如更急縱罪無赦宗憲論功之日不次起擢文華乃奉命督師奏奏債事者勿畏避六月甲子朔庚午倭賊百餘自浙江紹興府上虞縣蕭山登岸突犯會稽縣高埠奪民樓房據之知府劉錫千戶徐子德等分兵圍守賊潛縛木筏由東河夜渡潰圍而出郡官御史錢鯨遣子璵浦見殺賊逐奴杭州而西歷於潛西興昌化內地大猷甲戌三大浦倭駕舟出

海賊共俞大猷引舟師進擊之斬首一百三十有奇
街沉賊舟七艘賊逃泊海洋三板沙已亥直隸巡按
御史周如斗疏報蘓松舊倭去者未盡絕新倭來者
益衆節犯黃浦等處殺進擊周藩請治諸臣失事罪
因言僉事董邦政寡謀輕進遂致債師罪宜首論犯
總妻宇望風奔潰同知郝文奎洪以某防守疎虞總
督張經提督周琬據江失張善均有兵戎之任不能
禦寇門庭皆屬有罪副總兵俞大猷既逃寇于金山
復慢防于越浦雖有平望王江之捷難贖其辜傳倭

部指彈劉恩至要害不守武備素弛皆當量罰因言
所屬之寇勢合而益張官兵之禦力分而益寡請更
調發指兵協濟軍餉責諸臣以討賊必效仍錄進擊
周藩死事之忠以作士氣兵部計已被逮諸臣不議
請令督撫周琬遵前議增調兩廣精兵仍令盧鏜親
詣處州選兵更于四川松潘等處選官民鄉勇老土
諸兵並赴浙直軍門并力破賊上曰近日江南調至
狼土諸兵不為不多督撫官遲疑觀望不能進勒養
既通患以至新賊既至合勢愈熾又欲增調各兵不

通倭此遲延時日矣有寇心平賊之功今姑從所擬
施行若又師久無功琬等罪不赦奪巡撫史襄善俸
三月禮祀總妻宇都指彈劉恩至職令戴罪殺賊下
同知郝文奎洪以業于按臣問贈進擊周藩都督僉
事錄其子襲陞三級丙子倭進據江陰蔡涇開分衆
犯塘頭知縣錢錞統狼民兵禦之遇賊于九里山時
已薄暮雷雨大作伏兵四起狼兵悉奔惟餘錞及民
兵八人盡死于賊巡按御史周如斗上其事詔賊錞
為光祿寺少卿廕一子為國子生賜祭一壇立祠死

所有司歲時祭祀戎寅原祀浙江倭還侵吳江恭政
任環總兵俞大猷督水陸官兵進擊于鶯涇湖平望
等處斬首七十九級生擒賊五人餘賊奔還嘉興庚
辰三板沙倭賊搶民船出洋恭政任環總兵俞大猷
引舟師進擊于馬蹟山擒倭首雜拾責及從賊五十
七人斬首九十三級是日倭舟有被海風飄回者舟
壞餘賊五十人走嘉定縣民家恭政任環以耆兵攻
之不克傷亡幾三百人乃投火民宅焚之賊盡死壬
午勅督直隸浙福軍務御史周琬巡撫浙江都

御史李天寵為民改南京戶部右侍郎楊宜為兵部
右侍郎兼右倉都御史代天寵先是上聞阮英甚又以天
寵嗜酒廢事并熱之仍勅工部右侍郎趙文華悉心
督察命禮部鑄督察軍務關防馳賜之癸未察視軍
情侍郎趙文華言始者賊逸松江也宣慰彭蓋臣等
與賊相持十晝夜賊逃蕪州蓋臣及俞大猷任環合
兵追之于陸涇壩斬首五六百級兵勢稍振頃二司
兵失利而賊遂散逸一犯常州宜興一犯湖州長興

勢復猖獗良由我兵寡勢合士氣不揚耳臣以為蓋
臣等報效之勤宜勞勉至蕪州我軍盡亡火器委諸
賊中而又海上福滄等州七十餘艘皆為賊燬臣以
為諸臣失事之罪宜問兵部覆議上命降勅獎勵彭
蓋臣明輔各賜銀二十兩紵絲一表裏官舍彭翼而
准寔授生員彭守忠給與冠帶乙酉蔡涇開倭至夏
港鎮副使王崇古督水陸兵夾擊之賊遂出港洩溪
沙分舟南犯至靖江陳公港登岸我兵急擊之斬首
四十有奇餘賊走入民家我兵焚而滅之 七月癸

己朔戊戌改湖廣按察使副使孫宏斌提除山東副
使劉燾俱于浙江以倭警用兵從吏部推擇也庚子
巡按御史周如斗因唯亭常熟之敗疏言越浦之寇
蔓延內地流毒日深諸臣防禦失策致鎮撫孫憲臣
身嬰賊鋒知縣王鈇鄉官錢泮繼及于難前後雖有
小捷所喪敗實多因恭兵備副使任環功不掩過海
防倉事董邦政罪浮于名及巡捕同知王如瓚把總
姜旦等失守慢防之咎請卹錄憲臣等而正環等罪
又言永順保靖之兵屢戰多捷定湖廣副使孫宏斌

奏議王繼洛監督有方及官舍彭翼南彭守忠等寔
心幹濟請優賞以示勸兵部議覆詔有環下如瓚等
于御史問賜宏斌繼洛各銀二十兩紵絲一表裏贈
憲臣指揮僉事世襲陸其子三級乙巳高舉逃倭自
杭州西掠者沿途傷亡至嚴州淳安縣僅六十餘人
以浙兵適急由潯嶺盤山突入歙縣黃柏源口徽州
府守隘官兵民壯五百餘人見賊悉奔潰賊遂流劫
績溪至旌德典史蔡先佐率兵千餘禦之不免賊遂
叩縣南門縱火屠掠過涇縣知縣邱時庸引兵追擊

千桿塘敗績賊乃起南陵縣丞樊遂以三百人守分
界山見賊悉奔竄賊遂入縣城縱火焚居民房屋于
是建陽衛指揮繆印當塗縣丞郭暎歙縣縣丞陳
一道太平府知事郭樟各承檄以兵來援與賊遇于
縣東門印等引弓射之賊悉手接其箭諸軍相顧愕
然遂俱潰一道所率皆蕪湖驍健乃魔衆獨進為賊
所殺一道義男子義積身捍賊刃亦死癸丑江南金
涇許浦白茆港諸倭俱載舟出海總兵俞大猷督各
水兵把總劉堂大雷余昂等引舟師追及于茶山繼

火焚其五舟餘賊走馬蹟山三板沙我兵復追擊之
壞其三舟凡斬賊六十七級生擒四十二人是時江
陰蔡港倭亦引舟出洋我兵分擊于馬蹟馬圖寶山
等處共擒斬九十餘賊值颶風大作賊舟多溺官兵
船壞損者亦衆次日柘林倭亦載舟出洋為我兵衝
擊及海風驟蕩沉沒二十餘舟餘賊復回泊海港登
岸劫掠丙辰南陵倭流劫至蕪湖縱火燒南所突渡
北岸入市各商民義勇登屋以瓦石灰罐擊之賊多
傷者遂奔去各商兵下屋生縛二倭斬首十級賊趨

太平府是時孫江都御史襄善駐太平遣千戶曾履
等督鄉兵義勇殺虎手等兵禦之于馬廠大敗賊遂
進逼府城城中人斷河橋防守賊引而東犯江寧鎮
指揮朱襄將陞率衆迎拒不能禦襄戰死陞被創墮
馬官兵死者三百餘人賊遂直趨南京其首衣紅乘
馬張黃蓋整衆犯大安德門我兵自城上以火銃擊
之賊沿外城小安德夾岡等門往來窺覘會城中獲
其所遣謀者賊乃引衆由鋪岡趨秣陵關而去丁巳
南京河南道御史葉恩以倭破杭州北新關劾奏提

督浙福軍務都御史李天寵失誤軍機罪宜重治詔
差官校逮京問尋巡按御史胡宗憲亦疏劾天寵縱
寇殃民恭將尚允紹等防禦寡謀乞罷天寵治允紹
等罪得旨天寵以違禁允紹姑革職充為事官與地
方守巡官俱奪俸令戴罪自效督察軍情侍郎趙文
華奏六月間松江三丈浦餘倭登舟欲避泊登沙北
候汛太倉知州熊梓督福沙兵船追擊之沉賊船七
俘賊一人斬首一百三十餘級又有原犯江北倭舟
十流突嘉定吳淞江把總劉堂引舟師擊于外洋俘

歲五十七人新晉九十三級請告廟獻俘并叙錄特
及嘉定知縣楊旦恭政任環功環宜陞武職特補食
事董邦政缺且重加陞賞兵部覆言任環忠勇屢立
奇功武職無前例請如大同知府王誥例陞子邦政
在三待宜別處以地方之職餘功以次論叙得旨任
環一子為原籍衛所千戶隨軍殺賊特陞本府
同知添註練兵把總劉堂寺各陞二級楊旦賞銀二
十兩賊久未平並令督撫等官矢心剿賊以靖地方
母怠總督直隸浙福軍務右都御史張經浙西恭將

湯克寬逮至京師詔下法司擬罪經上疏自理曰臣
自昨歲十一月受總督之任于時倭方盤據柘林川
沙壙其眾且二萬餘吳會民兵脫弱無可制禦臣乃
奏調田州東蘭那地南丹歸順等州狼兵五千名永
順保靖二宣慰司土兵六千名蓋欲合力并勢為必
勝之算耳今歲三月初田州土官婦瓦氏及東蘭等
州官舍各兵繼至臣從宜分布以瓦氏兵配總兵俞
大猷屯金山街為樞巢西路以東蘭那地南丹三州
兵配遊擊鄒繼芳七閩行為樞巢北路以歸順兵及

募至思恩兵廣東米克打子兵配恭將湯克寬屯乍
浦約西路右哨各令相機截守及三月末侍郎趙文
華至松江賁諸將報令進討然遠調之兵新至之時
賊情地利皆所未諳遊擊白法以田州兵千餘往探
陸哨遇賊伏卒殺其頭目鍾富損兵大半則狼兵之
不宜驟用明矣及四月二十日永順保靖兵至其日
巢賊四千餘突犯嘉興臣即委恭將盧鏗督保靖兵
援嘉興委俞大猷督永順兵由泖湖間通起平望以
扼賊路令湯克寬引舟師從中路擊之一戰而勝凡

新賊一千九百有奇焚溺死者無算賊氣遂餒此臣
日夜苦心審機慮勝豈有一毫怠事之念哉自臣蒞
任方半年前後倭停新以五千計惟是智畧淺短不能
使續年劇寇戢頃掃蕩此則臣之罪也疏入不報經
克寬竟論元繫獄 八月癸亥朔倭自南京趨林陵
關應天推官羅節卿指揮徐承宗率兵千人守關望
風奔潰賊遂過關至溧水縣楊林橋典史林文景率
兵迎遏不能禦署縣縣丞趙珠臣乘臣走賊遂由小
北門入城宴飲民家信宿乃去甲子整飭太倉兵得

參政任環有親喪例當回籍廵按御史周如斗以倭寇未平請留之詔奪情任事如故卒未柘林倭載舟出海會事董邦政總兵俞大猷各督所部水兵分哨擊之斬首七十有奇獲船九隻邦政復以嘉定兵擊賊于寶山斬首九十八級甲戌陳水倭流劫涑陽趙宜興至岳亭聞官兵自太湖出取道官路橋黃土越武進縣境抵無錫慧山寺一晝夜奔一百八十餘里我兵追及急擊之賊夜走望亭次日至浙墅關都御史當邦補督各官兵圍之乙亥柘林開洋賊遭風壞

三舟餘賊三百有奇自蔡廟港登岬流劫至華亭縣陶宅鎮據之南京御史金洲陶承學言中國叛人王直久住日本主謀煽禍乞要懸立爵賞俘賊賊首及將兩京十三省見監并緣事大小武臣許令殺賊贖罪又公侯熱威世臣有蓄養家丁行令督率效用兵部議復賞格宜如宣大例有能擒斬王直未獻者封以伯爵賞銀一萬兩校坐營坐府職銜官事有新獲黨首如明山和尚輩者授^以揮余事賞銀三百兩緣事武臣本化仍監候許子弟家丁報效贖罪充軍以擒

新十名類永遠充軍者以二十名類死罪者以三十名類為率熱威家丁事情未便姑已之詔悉從部議第武臣犯死罪者不准贖士辰督察軍情侍郎趙文華陳海防五事一復更番出洋之制圖初海防之設極善今乃列船港次猶之桑門戶而守堂室沒失初意宜分作浦之船以守陽山蘇松之船以守馬蹟定海之船以守大嶺三山品時哨守相聯更以副總兵屯泊陳錢之島以扼三路之衝使賊不得越二總兵既屯海上須指舟師今所造福船未辦所調廣船未

集請以寧紹台溫蘇松捕魚船及下八山捕福舍等船約束分布相魚戰守三浙直地勢相連互為犄角宜設正副總兵官二員分駐金山臨山會要之地共守陳錢而以參將分守馬蹟等三山各督信地則勢成犄角四沿海一帶軍伍不充請籍見募鄉兵萬人歲給半糧免其他役給閑田七種做古寓兵于農之意五拒寇海中功與戰勝內地者其宜優其陞賞折減一類為首者陞二級為從者給賞總兵等官能保下不得登岸者以保障論功若無首級而止獲賊

壯者亦以大小論級。兵部覆其議，俱可行。但鄉兵萬衆人給半糧，當取所出恐江南賊已繁重，未允分撥。事宜最上從部議，蘇松巡撫曹邦輔撤僉事董邦政，祀德安宇以沙兵擊游擊閻倭賊之初賊自宜興奔蘇州，會柘林賊為風飄，旋者三百餘進據陶宅港。邦輔慮二賊合，且為大患，乃親督副使王崇古會集各部兵扼其東路，四面蹙之。賊逃至龍橋，復至梅灣山。我兵隨地與競，頗有新獲。太倉衛指揮張大綱被殺，兵卒傷亡亦衆。時邦政宇督沙兵守陶宅，邦輔討陶

宅賊據險，且衆未可進，兵乃召邦政宇以沙兵助剿。一戰斬首十九級，賊始懼。奔吳舍欲潛走太湖，我兵追及于楊林橋，盡殲其衆。此賊自紹興高埠竄，不過六七十人，流劫杭嚴，嚴寧太平。至犯留都，經行數千里，殺戮及戰傷無慮四五千。人凡殺一御史一縣丞，二指揮，把總入二縣，歷八十餘日始滅。九月癸巳朔，乙未，督察軍情侍郎趙文華大集浙直兵夫攻倭于陶宅，賊分衆迎敵。我兵大敗，浙江領兵指揮邵昇、姚泓直隸領兵千戶劉勳俱死。是時文華以蘇寇之

說已不得與為恨，見期兵四集，謂陶宅寇乃柘林餘孽，可取。浙江巡撫胡宗憲固大言寇不足平，以悅其意。遂悉調浙兵精銳得四千人，文華宗憲親將之。營于松江之磚橋，固約應天巡撫曹邦輔以直隸兵會剿。定期浙兵分三道，直兵分四道，東西並進。賊悉銳衛浙，兵諸營皆潰。我兵擠沉于水，及自蹂踐死者甚衆，損失軍士凡一千餘人。直兵亦陷賊伏中死者二百餘人。由是賊勢益熾，庫子戶科左給事中楊允純言倭寇為患已及三載，破邑殺將，禍極日甚，茲復使

紀南都直籌城下，臣觀事勢殊未有底定之期。蓋其患在將習不振而獎源不革也。夫為將之道有三曰：制曰法，曰謀，三者缺一不可以戰。江南諸將全不知此，故其用兵之際絕無紀律，不鳴金鼓不列旗幟，聚如兒戲，渙若將沙。前有伏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漫率民兵浪與賊戰，自相蹂踐，全軍覆沒。昨年山東兵採淘之敗，近日浙江土兵之敗是也。此其弊端在于無謀無制無法，而其不設哨探不知形勢又其取敗之尤者也。蓋哨探者軍中之耳目也，行兵而無哨探

又不知地形譬如人終夜求于幽室之中不照以燭
有人馳逐于崎嶇險阻之地莫為之相其不顛連而
斷仆者乎今日江南之兵何以異此乃當事者不
此之察動以增兵益餉為請其意不過張賊聲勢緩
己罪愆又欲遠延歲月冀賊自去以圖僥倖殊不知
以若所為雖括天下之賤財以供江南之役籍天下
之兵民以為江南之兵亦如以蛾赴火以雪寔井而
已竟何益哉況此賊不遭大創何肯輟去即去豈得
不復來耶況此皆游揚抵飾之辭非寔心幹濟執事

之至者也臣以為今日江南之事必先擇將將得
人則招募之兵可用也土著之兵可用也以之水戰
可也以之陸戰可也法制與謀具焉故也如其不然
增兵益餉請勅督撫將臣將見在調募官兵及各鄉
兵精進訓練授之以制一之以法多立哨探圖寫地
形揣察賊情妙布成算務使以全制勝毋得日事徵
兵虛糜糧草亦毋得撥拾章疏延挨歲月其紀功擢
史等官亦要隨軍向往稽察情弊如有仍前不設哨
探不立營伍隄傳疎虞損折兵衆者指寔奏問罪

如律底後將習可新冠志可弭矣至于根極流源則
又有不專于外者蓋海寇與遼患不同北遼所患胡
也若海寇則十九皆我中華之人倭奴特所勾引驅
率者耳夫患在胡則事重于外據患在中華之人則
事重于內修此不易之理也近來督撫之令不能行
于官司責之練鄉兵則不習命之團保甲則不嚴委
之以餉則不給委之以哨探則不明日愒月玩愒是
此非上官隱忍而養容下官驕侈而日大所以然者
豈以督撫之官不尊權不重耶亦有由矣蓋近來督

撫之臣蒞任謝恩必有常例銀兩饋送在京權要大
者數百小者數十名曰謝禮至于任內有所題請開
送揭帖則又備以儀物名曰候禮又其歷任深營
求美擢或過地方有事希求晚任或以有罪而求免
終或以失事而求復職如此饋送數遂不貲然大率
此等銀兩在省取之各布政司直隸取之府州縣司
府州縣既為之巧取承迎不無德色督撫諸司自知
非法接受亦有靦顏既入牢籠寔難展布使在平時
猶不能振揚風紀建立事功而况蒞軍行法之時哉

則其玩愒陵夷設法悞事亦矣怪也且官司所以賂媚督撫又皆取其子民近來督撫之交代頻煩則官司之需索亦從而加苛其不肖者又因之影射乾沒其間指一科十權膚剝髓即今江南四野為墟赤地千里區、刁逋待盡之民尚猶日苦拮据侵剝之害臣恐民窮盜起莫知終極異日國家隱憂蓋不止于汪孟之間已也朝廷張官置吏本以禦寇安民今反以殃民致寇此臣所以痛心疾首不能已于言也伏望皇上洞察弊源在內勅之緝事衙門在外勅之風

紀臺察責令調捕恭劾仍勅閣部大臣令洗心滌慮正己奉公剗絕朋昵之私汎掃苞苴之習以弘濟時艱共舒民難此則端本澄源平倭之要道也疏入部覆其詞嚴義正深切時弊宜見之施行報允甲寅詔勅南京兵部尚書張時徹侍郎陳洙俱致仕時南京給事中朱文漢御史侯東萊各以倭犯京城狀聞恭內外守備官撫寧侯朱岳太監郭璫及時徹等時徹亦列上失事死事諸臣始末詞多隱護中有信宿之間遂爾潛逃城外地方一無所傷等語于是刑科給

事中郎韓疏奏之下吏兵二部議覆請降時徹俸級令榮勵自效上以本兵任重不允特詔時徹及洙俱致仕奪岳祿俸二月貸璫勿問錄死事朱襄子襲陞二級已巳陞刑部左侍郎張鑒為南京兵部尚書恭贊機務改南京刑部右侍郎張梈為南京兵部右侍郎吏科都給事中謝登之言鑒不閑軍旅乞別選代之不聽戊申倭舟三艘泊台州海洋之螺門倭倭都指揮王沛等引舟出哨遇于大陳山嶼擒賊十七人斬首九級餘賊棄舟登山走匿我兵焚其舟四面環

守恭將盧鍾以大兵會之入山搜剿生擒真倭烏慕美他郎首首林碧川等八十四人斬首三十八級由是三舟之倭盡殄甲寅浙江杭嘉湖兵備副使劉燾督兵五千餘分三道攻陶宅倭巢倭二百餘來迎敵諸軍望見皆散走燾與家丁陸本高等二十餘人各引滿射之賊不敢逼燾僅以身免十月壬戌朔癸亥陶宅倭見兵四集夜走周浦屯永定寺中我兵追圍之是時柘林開洋賊舟九隻復回登嶼為巢于川沙窪丙子巡撫應天都御史曹邦輔以勦滅蕪松浙

至問倭寇間且言連年倭患其來必糾連大衆多者數少亦不下數百其登岸劫掠近則百里至遠不過千里未有以五六十餘之賊深入內地轉戰數千里直取都門無所顧忌若此賊者且所過屠戮極其慘烈又不即殄滅得以遯歸彼已習知內地虛實將來招引覬覦為禍殆未可量所據僉事董邦政聞命疾趨前渡行陳橫犯鯨鯢之衆不旬日而芟刈之真可謂奇功也請亟加褒錄總督浙直侍郎楊宜亦報捷如稱補言復恭邦政雖有新識之功然實效違節制

當非督察侍郎趙文華又言柘林餘賊復巢陶宅臣與浙江巡撫胡宗憲督兵四千來松江會剿而應天巡撫曹邦輔僉事董邦政不協力進兵顧乃避難趨易僥倖功捷乞加懲究疏俱下兵部部覆文華所謂趨易蓋指蕪州之寇而言所謂避難蓋指陶宅之寇而言竊計二寇多寡雖殊比量聲勢不宜分難易論若使合而為一以流劫者之懾悍濟屯聚者之蓄衆未克盡復蕪蔓難圖乃今蕪松之寇剿滅無遺陶宅之寇自然勢孤氣阻驅除為易今第令邦政戴罪自

效務時陶宅之寇亟行殄絕候事平之後總較功罪然微賞荷可得施也詔下邦政于總督都御史逮問初文華聞蕪州寇且滅趨赴蕪欲據其功比至則邦輔業已先報捷矣文華遂大怒乃以陶宅寇患委罪邦輔邦政恭之復嘆宜排邦政宜心知邦政功而重失文華意故矛盾若此丁丑應天巡撫曹邦輔親督水陸兵分五哨攻倭于周浦賊迎敵四哨俱奔潰溺水死者數百人獨中哨以邦輔在焉且沮水不得潰庚辰總督浙直侍郎楊宜言柘林一鎮乃倭奴出入之

衝為諸郡要害地方請創立城堡公館調取募兵防守添設把總控制舊有墩臺哨船一併修復事寧宜設一所捕獲官軍填補兵部議覆從之壬午巡按直隸御史周如斗言方今蕪松流寇之寇已殄屯聚之寇其勢已孤諸軍宜乘勝併力戒此餘燼不宜遽延養寇使巢成穀登新倭代至復致曩者柘林之患且近日直隸新獲悉本地鄉兵之功其狼苗二兵自浙江敗後一無足用苗兵前猶有三江涇婁門之捷若衆兵則徒據地方無纖毫戰守力至于川兵雖未

見可用與否第萬里趨調水西吳宜悲亦未足恃也
近起用原任總兵何卿沈希儀以其知兵令督率川
廣調至之平展力取効頗皆昏昧最慢一籌莫措近
日功捷二人有絕無所與將焉用之請罷遣二臣并
停徵兵之令申飭督撫諸臣督勸鄉勇亟除殘寇上
曰地方殘寇未靖令督撫等官速討勦絕卿及希儀
令革職回衛閑住丙戌浙江紹興府知府劉錫被逮
至京錫性亢傲放達為趙文華所憎會倭自高埠逃
埭浦鄉官御史錢鯨遭之見殺文華遂用為錫罪言

其媚功繼寇及是逮至竟發遼衛充軍庚戌殺原任
直隸浙福總督右都御史張經巡撫浙江都御史李
天寵兵部員外郎楊維益于市經在浙江有功為趙
文華所誣搆天寵亦無罪胡宗憲力排而奪其位繼
盛因劾嚴嵩父子法司承風旨傳致死罪是歲論大
辟因當刑者百有餘人詔決九人而經等悉與焉由
是天下惡嵩父子及文華益甚辛卯倭賊二百人自
浙江樂清縣岐頭登岸流劫黃巖仙居寧海所過焚
戮宮兵莫能禦至楓樹嶺悉路孫領兵主簿畢清見

殺遂至餘姚由上虞渡曹娥江犯會稽十一月壬
辰朔己未倭二百餘人犯福建莆田縣鎮海鎮東等
衛千戶戴洪高懷德張鑾俱戰死丙申兵科給事中
夏枝言浙直官兵會勦陶宅通倭屢遭陷敗諸臣奏
報不寔且趙文華欺誣大負簡命巡按浙江御史趙
孔昭亦以敗聞上令申飭文華矢心秉公視師圖效
文華亦奏項會勦陶宅殘寇浙直兩鎮兵多怯弱巡
撫都御史曹邦輔外昧緩急內無紀律期夾攻不應
弛信地不防宜行罷黜及將總督楊宜飭令認罪以

圖後效上令邦輔策勵供職與楊宜協心平賊毋悞
爭機巡按直隸御史周如斗言陶宅及川沙窪倭寇
亟宜勦滅緩則合而為一益復滋蔓因劾蘇松參將
喬基把總金漢宜罷黜而荐都指揮姜宇可代基指
揮俞事陳習可代漢上詔褫基及漢職於軍門立功
而以宇習代之申飭督撫等官剿寇毋怠已曹邦輔
言川沙窪之賊集至四十餘艘而繼至未已副總兵
俞大猷把總劉堂乃擁兵觀望縱賊合鯨請究治其
罪上謂大猷縱寇所宜連治姑羊其祖職捐黃金軍

門取取死罪招殺賊立功別舉代者堂革職元為事
官營事辛丑有倭二千餘人自海洋駕舟四十餘艘
先入川沙霍興舊賊合勢登岸沿浦東一帶焚劫
同日八寇等處壬寅兵科給事中夏斌言方今倭
日熾調客兵團結鄉兵二者而已頃議者患客兵
難得罷遣之而寇在門庭鄉兵未即可用臣謂宜錄
土著為經久之計暫借客兵為摧陷之資今狼土松
潘之兵勢逆難難制可無再調莫若選調保定山東
漳永等兵統之良將以備戰守會總督楊宜亦言土

兵未可遽時請募浙直義勇山東箭手及浙直福建
湖廣衛所漕運官軍廣東戰艦兵勇赴軍聽用疏下
兵部議福建江北湖廣遠者不可調其永保宣慰土
兵用之已效者仍聽徵發餘如所請從之戊申命南
京中書府僉書都督僉事劉遠元總兵官總理浙
直海防軍務壬子倭寇八十餘人駕舟泊浙江海鹽
縣之秦駐山登岸劫掠提督都御史胡宗憲遣指揮
徐行健率官兵禦之賊走入民家拒守官軍縱火焚
之賊悉珍甲寅吏科給事中孫濟言近見督察侍郎

趙文華請罪應天巡撫曹邦輔恭稱約夫攻而後期
及考疏內所列邦輔督剿總兵俞大猷進勦在九月
十一日浙兵次日方進則後期之罪不在直隸矧今
蘇松民士謂邦輔寔心任事稱不容口其前派留
都之倭又為邦輔所滅功能了然遽請斥罷文華之
意殆不可曉時東南用兵寇勢方熾臣誠恐有妨大
計竊謂事權歸一則則責成專而無彼此牽制之患
昔漢祖任韓信專閭外雖智如張良不使干與所以
能成大功方今江南之事督察司檢稽而戰守大機

當決之總督巡撫兼提督而行伍專職當責之總兵
督撫既大綱而城池倉庫奉行策應當付之有司不
然雖分勢軋人皆掣肘無以自盡其長乞初該部申
明事權督率不嚴方略不慎罪坐總督錢糧不敷調
遣無法罪坐巡撫軍令委靡戰陣退縮罪坐總兵策
應不前四境殘破罪坐郡縣檢察無寔功罪不明或
昧故辜斷強人從已以致撓敗罪坐督察上從其言
戊午倭五十餘人犯浙江平陽縣由大興登岸殺傷
守指揮祁高平陽所百戶劉慈又倭八十餘人犯丹

山進屯謝浦恭將盧鑑遣兵禦之不克指揮閔溶死之庚申倭寇犯福建興化府涵頭鋪等處平海衛正千戶邱邦祿副千戶楊一茂與戰死之已復犯福清海口永州衛指揮俞寧重乾震直奔其壘斬十餘賊亦被害事聞詔各立其祠地有司春秋祭享襲陞其子二級

閏十一月壬戌朔己巳周浦寺倭以官兵圍攻日急于初二日夜悉眾東北奔統領川兵遊擊曹克新邀擊之斬首一百三十餘級賊遂入川沙窪與巢賊合四川山東諸兵日夕同擊之賊乃焚巢載舟

出海剽掠總兵俞大猷兵備王崇古合兵入洋追之及于宅鵝嘴斬首一百七十餘級生擒四十七人街燬賊巨舟八艘餘賊奔上海浦東庚午提督浙福都御史胡宗憲以倭犯温州府之平陽遣守備劉隆率兵禦之遇賊于三港敗績隆及千戶劉綱百戶張澄俱死

癸酉川兵遊擊曹克新擊倭于嘉定之高橋斬首二十八級自辰及未酉陽兵先潰諸軍遂潰越二日克新復督蜀中土漢兵分三哨進剿左哨天全土兵及簡連督手奮銳衝賊迎斬七十餘級右哨酉陽邑

縣等兵復潰我軍遂亂為賊所乘殺大渡河千戶李燦成都衛百戶鄧彥昇川兵傷亡及溺死十四皆軍害是時調至客兵太多督撫率無長略不能以思

為取諸兵遂恣睢暴肆不復奉約束川兵初與山

東兵開卷時尚先紹幾被殺至于出戰皆自為進退

可陽兵既敗即大掠奪舟徑歸至蕪州趙文華憫慰

諸將之不敵詰也丁丑光祿寺卿章煥上疏陳禦倭之策言倭患之熾其原不在于外中原之雄傑為之

謀主也土著之奸人為之嚮導七窮民為之役使也

有是三省然後深入長驅唯所通而莫之遏今軍興

且四年矣庶務革創法守未明議論叢生事端督亂

臣謹具未安者八事古者兵將相習教戒素明乃可

赴敵今軍門督府分閫列旆下至文武僚僚紛然求

建然皆空名有將無兵也將佐雜居諸軍高合加以

兩方案不知兵軍政久弛其視諸將升髦也諸將之

也此統兵之制夫一也夫將無號令與無

同兵無約束與無兵同故平時之節制即臨陣之

紀律也今諸軍日不凱軍容耳不聞令可急

不能卒集而連日中不至而連日哺不至臨陣而逃轉相奴標或殺平民報功甚者為賊內應陵夷既久漸成亂階因循則威嚴愈莫矯正則他釁易生此敗兵之制未定者二也調至土兵賊頗畏忌然亦頗難訓夫以苗攻倭猶以毒攻毒是在上醫國手劑量斟酌對証而攻病去即已今既無鼓舞之方復無調停之法事急則倍賞以招侮勢緩則厭棄而生怨此調兵之制未定者三也分道募兵不按名籍游

手無賴草竊亡命悉入散中及至而茫無統紀聚散無指多寡不同故募而來未而去去而無兵則又復募府庫罄竭道路騷然終無實用此募兵之制未定者四也當始發難時臣嘗有言急集海上之沙民可無煩客兵衆論相持事機頓挫今壯士死于行陣顧民逃而後賊民氣破傷摧慘已極乃始欲用鄉兵散客兵此所謂倒行者也假令客兵已遣賊衆未滅鄉兵果可恃乎鄉兵難恃未免復徵客兵不惟緩不及事止此重為客兵所侮此練兵之制未定者五也夫

兵有營伍則耳目心志定而約束易行今離處市廛嬉游閭巷百貨之所歛豔侈俗之所浸淫遂令山東雄銳變為純袴狼苗鄙野咸習歌舞精銳銷要軍氣不揚淫蠱流行死亡枕藉此之兵之制未定者六也古者行軍動衆必從枕席上過師故進能克敵而退可保軍今南方皆沮洳之澤崔嵬之場狹邪之徑至如新港危橋單剝片漿或寒蒙而渡或涸水而遊動犯兵家之忌而諸將乃不謹哨探不量虛實行無斥候止無堅壁往往履危機墮狡計落坑阱而不悟此

行兵之制未定者七也師行糧從強者至裁弱者主費此軍制也今或師臨陣而未食或食至而不均或師行境外而食具城中設欲兼炊蓐食捲甲疾趨何以應之軍機盡洩士忿不平此養兵之制未定者八也夫軍中之事有不可定者機宜變化因乎敵者也不可易者規畫措置存乎我者也故將有奇圖兵有常任無事相習有急相隨則兵可統也狹其教令齊其法制我馳驅是謂三軍之術導則兵可馭也踐之以示其信處置以服其心以詣遵節制之兵為之

準調到狼土之兵為之輔則兵可調而用也所募之
兵程其技力而籍其家室守法者厚恤其私犯令而
逃者有挈戮之禁至于歸還民給其田廬與之配
偶則可以繫其歸念而兵可募也以客兵為權宜以
鄉兵為寔用日省月裁常如賊至勞來不怠其苦必
均則市人可為精兵鋤獲可獲利刀故兵可練也有
營居故兵可聚而不可散有行列故兵可散而不可
亂賊所往來兵所出入有斥候故兵可進也有堅壁
故兵可退也有戡地有喉人有謀者故兵可正可奇

可疑可伏也給軍有制犒士有資予死扶傷恤孤問
寡有與故兵可飽可飢可生可死也信能行此八者
而爾善之勝我待之矣夫禦倭之道來則拒之去則
脩之言數不及守非良策也何者東南無重關阻師
無高山瞻望波濤混濊隱見難窺風帆迅疾頃刻可
至不能預守是海端之險賊與我共之者也臣聞賊
遠來人持數日之糧未達岨多苦飢者賊之死命制
于數步之內矣徒以海濱廣闊露積故賊至而據之
因以為食既飽則所向無前衆人不脩如使蓄積收

敵野無所掠此賊坐困之道也故議守者莫要于城
堡城堡相望遠近相依賊少則不能攻城多則所掠
不足供所食賊不能持久破之必矣夫賊不能宿飽
則不能深入不能深入則不能多獲則來者無利而
聞風者不來內地可不煩兵而守矣且瀕海皆膏腴
美田宅廣樹蓄而方所謂樂土也為賊蹂躪民皆遠
徙然其東向思歸之心豈有日夜忘哉有城堡則良
民歸田野闢蓋非獨禦夷亦安邊足賦之具也且南
方諸縣地方七八百里賊至放兵肆劫一令終不足

以制之疆里浩穰禁防疎濶外為寇賊巢穴內為遁
逃淵藪凡以壤地相隔聲勢不寔之故也誠增制縣
邑多設長吏使分地而守分民而治除器練戎積餉
繕堡無事則休養生息安堵而居有事則高城深池
與民共守足以扼賊衝輯衆志此寓將于令寓兵于
民之術也疏下兵部議謂增邑設官事涉紛擾其所
云築城繕堡及所未安八事宜切時務請行督撫諸
臣議處從之壬午倭自樂清流犯上虞會稽者為官
兵所迫奔敗于東關丁村等處遂走登龜山與史吳

三督察浙直軍務侍郎趙文華陳區畫海防三大事大
要言松江宜守浙江宜攻福建宜撫而所謂守與攻
者在焉開口給兵屯種以扼寇衝諸將皆請增設
畧總督專官兵部覆言緩守撫相須為用均不可廢
三省皆然其言卿官領兵恐督責不便給兵田百萬
詎未審何所從出恐滋紛擾閩中更置專官亦非其
時俱礙施行報罷 十二月辛卯朔癸巳南京兵部
尚書張瑄言福建都指揮黃鎮四川寧川衛納級指

揮劉顯江西贛州衛指揮謝勅三人勇畧素聞可教
練軍士請徵留都從宜委用報可己亥兵部覆巡按
直隸御史張雲洛徐敷應天巡撫曹邦輔提督操江
火泉善勘明倭寇自浙江流劫徽寧太平直犯南京
轉掠至蘇州勦滅經過地方諸臣功罪失事如新安
衛指揮焦桐等四十六人各有統兵巡捕之責不能
防禦應究治知府寧國朱大器徽州宋有孚太平任
有齡應野治莊德知縣岑恕南陵縣丞郭惟翰太平
知事郭樟地方創甚應重究蕪湖知縣潘銓寧國通

判周尚志應天推官羅節卿涇縣知縣等因
損失應併究有功如常鎮兵備王崇古蘇州知府
懋舉同知李敏德熊梈通判余玄吳縣知縣康世雅
江陰主簿曹廷憲卿官原任吏部主事史際宜論錄
安源典史孫邦憲等之擒斬蘇州把總朱項鵬等之
死事宜犒卹至于蕪湖縣丞陳一道力戮劇賊其義
男陳子義嬰刃行父宜各贈一內外職銜冠帶其子
其應天府尹汪宗元宜寬其罰初是賊自南京轉趨
蘇州也僉事董邦政方督所募沙兵防守陶宅巡撫

曹邦輔乃檄邦政與把總姜宇引兵遮剿之當時二
寇不得合而此獲賊竟殲于蕪者本邦輔用此二人
力也至是各臣奏勦功罪甚明以侍郎趙文華惡此
二人賞賈弗及己巳督察浙直軍務侍郎趙文華疏
乞還京許之文華初奉命至浙適廣西田州等狼兵
調至其土官婦瓦氏等知倭有厚蓄銳意請載文華
惑之亟趨總督張經進兵不得則上書痛詆之及湖
兵至經進戰王江涇大捷竟以文華前議被逮代之
者為同玩楊宜皆庸懦無遠畧由是各兵漫渙賊勢

益熾文章激獎凡民並戰亡其年十七八無尺寸功
文章乃大沮及蘇州珍滅流倭文章欲據功後期計
陶宅遭颶餘倭可取以自飾乃大集浙直水陸兵四
面攻之大敗兵將傷亡甚衆後從浙直再進兵皆不
克副使劉燾巡撫曾郭輔僅以身免文章始知賊未
易叩有歸志及十一月川兵破周浦賊俞大猷復有
海洋之捷文章遽言水陸成功江南清晏臣遠關日
久請歸供本職是時海洋回倭泊浦東川沙舊巢及
嘉定高橋皆有倭據而新倭來者日衆浙東西破軍

殺將羽書皆至文章乃以寇患聞其欺誣若此丙午
巡按直隸御史吳伯朋勘上本年四月以後淮揚等
處禦倭功罪詔陞原任巡撫右侍郎鄭曉二品服俸
賜銀三十兩紵絲三表裏陞海防叅政張景賢秩一
級賞銀二十兩紵絲一表裏叅將張恒喬基各二十
兩兵備使劉天授淮安知府蔡揚金揚州知府吳桂
芳各俸一級淮安府同知劉一中通州同知印采及
典史余廷舜監場副使李政百戶白永福鎮撫呂圻
各陞秩一級授義勇官士大夫文所鎮撫宥原諱成百

戶吳郁仍陞秩一級其失事千戶秦鵬等四人及巡
檢耿光庭等三人下按臣遠問降指揮等官戈陽等
十四人各一級贈陣亡巡檢尹崇光祿寺署丞給一
子冠帶

三十五年正月辛酉朔壬戌福建倭寇流入浙江界
興錢倉寇合原任留守王倫督容美土司田九霄等
兵扼之於曹娥江賊不得渡還走官軍追及之于三
江民舍連戰斬首三百級復追至黃家山盡殲之丁
亥論三十四年十月後浙江官軍禦倭功罪奪叅將

盧鍾職副使孫宏載許東望俸各戴罪立功卹錄死
事守備劉隆等陞襲贈廕有差初十月三十日倭寇
自樂清岐頭登岸十一月中秋流劫黃巖仙居奉化餘
姚上虞諸縣時宏載東望皆按兵不戰鍾督定海備
舟山新至賊獨隆及指揮閔溶等與遇于平陽死之
已而官兵後至者多陷賊伏中于走慈谿王簿單清
死大日嶺領鄉兵監生謝志望死介嶺生員胡步雷
死後郭儒士金應陽死小江口渡紹興知事何常明
死杭塢山賊屢戰亦飢疲乃退迨至宗家淩典史吳

成器引兵進擊之擒新三十餘人至十二月十四日
官軍合力攻餘賊于嵯嶺地方殲之是役也賊不滿
二百願深入三府歷五十餘日始平被賊殺者無算
于是督察軍務侍郎趙文華浙江巡按御史趙孔昭
巡撫御史胡宗憲總督軍務南京兵部右侍郎楊
宜各上其事章下兵部覆請有宗憲罪鐘等量罰死
事者係軍官留陞襲係有司及生員當贈官錄廢上
皆從之于是隆等各陞子孫實職一級常明清志望
各贈太僕寺丞廕一子為國子生夢雷應陽各贈州

同知給其子冠帶已總督楊宜復言功出容美宣撫
應襲田九甯詔給之冠帶已丑總督南直隸浙福軍
務侍郎楊宜言吳淞民柔懦不可用所調客兵日久
思歸今松江浙東間賊尚千餘新倭且至何以禦之
請如正德間調各邊兵勦賊故事每邊擇助兵二枝
以敢戰將二人領之期以三月至河南睢陳彰德官
軍及毛葫蘆軍共選三千隨給甲兵衣費以宣武等
衛帶俸都指揮吳子英等統之期以二月至章下兵
部獨請調河南兵其達兵留以傳虜上曰調兵原非

經久之計宜先請選練鄉兵今又專說調兵漫無定
見非委任至意河南兵姑如議調遣各兵備有司務
將本處鄉兵從定訓練如再因循怠玩巡按御史劾
治之 二月庚寅朔己亥罷總督南直隸浙福軍務
南京兵部右侍郎楊宜先是三十四年十二月蘇松
兵備任環都司李經守備楊進率永順保靖土兵進
勦新場倭寇時賊眾二千人皆伏不出而詐令人舉
火于數里外召將引去者保靖土舍彭超引軍先入
營之不見一人于是永順頭目由葛田豈年等率入

伏起我軍四面為賊所圍超等與其部俱死之御史
史邦傑中以聞因言旬月之內甬陽永順兵再戰再
北皆由督撫經畧失宜將領觀望畏怯所致乞飭宜
與曹邦輔俾無再誤而究治環及經進并襲邨超等
豈年等得旨宜調兵萬餘不能平賊屢失機宜今又
多所亡失大負委任姑革任回籍閒住邦輔環經俱
奪俸戴罪勦賊超等各贈一官仍賜以棺殮其宜聞
後無大略不足應變時海警甚熾徽川廣湖貴及閩
浙河南山東之兵畢集宜袖手無一策且懲于張經

之敗論奉趙文華極其卑慢故文華雖厭薄之然而
不怒也時文華與胡宗憲私厚亟欲以宗憲易宜正
月中文華入京上諭大學士嚴嵩問文華南旋始末
文華即昌言起時苦無兵今徵兵四集所苦督撫
非人不能調度請罷宜以宗憲代之上深以為然謂
嵩曰宜當急更再歲月之延不無誤事會惟中疏至
部復請或諭宜令圖後效特詔罷之壬寅革分守福
建叅將尹鳳傳倭指揮劉玠坑為事官戴罪立功去
年冬倭自白湖江登岬流劫莆田福清攻鎮東衛千

戶戴洪高懷德被殺風督兵與戰于東岳洋大敗陣
亡千戶白仁邨珍楊一茂等已鳳復部分泉州指揮
童乾震及玠等為左右翼攻賊玠逗撓不進乾震戰
死事聞兵部叅數因有是命已已命標江都御史史
應善量調九江安慶官軍防守京口圖山等處添設
把總指揮一員領之初上從部議以南京營兵不宜
出成悉令掣還及是江南江北俱被倭自京口以西至
南京各關隘戍守盡仰外兵不敢發京營一卒于是
應天常鎮守臣各稱不便兵部乃復為請于近京龍

澤觀音港林陵洋化四處重發營兵與在城民兵以
之兵京口去京遠者聽標江都御史以便宜調別衛
軍防守固有是命戊午直隸巡按御史周如斗以正
司官軍無倭于四橋事聞因叅總督侍郎楊宜提
督都御史曹邦輔輕率寡謀致川兵敗于東溝苗兵
敗于新場東兵萌兵敗于四橋乞將宜罷熙和輔
汴降亡叅將尚允紹指揮李田鮑東萊千戶郭勛崔
芳章李尚節李鼎百戶趙武陳清泰鄒疏下兵部叅
日上深以而進為憂嚴趙文華前言零寇時滅為不

定屢以問大學士嚴嵩：由為營解上意終不釋文
華而大懼是時吏部尚書李默頗與嵩為異同文
華曰江南旋寇昨是庚公卿多所凌侮無敢抗者默
獨以慈氣折之楊宜既罷嵩文華雅欲以胡宗憲代
然後非用王誥由是嵩文華惡然誥甚及是文華謀
自解者總上喜告許乃拘默部試選人策目有
議以唐憲成以英睿與盛崇晚節乃為任用匪人所
致予語指為謗訕奏之刑部尚書何鯨遂坐然比擬
予為父者洋綏上曰律不著臣嘗居父謂必無如今

有之其加苛處新錮于獄隨諭吏兵二部曰南賊一事不宜坐視人臣都不盡忠文革非告密者楊宜已然仍革去冠帶為民曹邦補令巡按御史逮繫來京問此任便推補王誥不必去令仍舊職胡宗憲陞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代宜奏政張景賢陞右僉都御史代邦輔後邦輔逮至譴成還默免庾死獄中默博雅有才辯以氣節自負初由吏侍擢冢卿旋忤旨罷去久之上念默召復其官時官邪賂彰文武吏輻輳嚴氏所吏兵卿正唯：受成而已默目

以受上特知教然與事行止其氣甚壯然福淺願僻在銓省好以愛憎軒輊人又頗私卿舊明以恩威自歸以是士論亦不附之及為文華持臨代之者為吳鵬歐陽必進率聞茸垢濁公為嚴氏開騙局遂至公道閑塞中外困敝人心乃復思默而憐之三月庚申朔壬戌贈松江新場陣亡恭將尚允紹為都督僉事唐一子千戶世襲指揮李田紀束萊千戶郭勛崔彥章李尚節李鼎百戶趙武陳清各贈官陞襲如例總督胡宗憲以浙江黃家山提聞請錄客美應襲

田九霄舍人田九章及原任留守王倫功上從部擬命九霄襲宣撫職以紅紵衣一襲賜之九章給冠帶倫復原官仍將兵殺賊乙丑命原任海寧把總指揮丁僅原任浙江都司署都指揮僉事梁鳳並以為事官充恭將領兵勦賊用總督胡宗憲荐也戊辰兵部尚書許論以江南新場餘倭未平上言二事一請精選萬廬徐沛之兵為輕兵又調募邊兵及廣兵俱倚角賊巢之防為重兵每戰則以重兵結寨自固而遣輕兵更出肆之其餘不足用者為冗兵可復還故鎮

一將領職任未明請如各邊例總兵則曰鎮守屯田臨山副總兵則曰協守屯金山過警則不拘水陸皆得從宜調度其體統視巡撫得節制各路恭將恭將視兵備節制守備以下州縣佐貳不得與副恭抗禮詔如議行丙子兵部奉旨覆議九卿科道條陳樂倭事宜一選武職海上將官惟盧鏗俞大猷可用宜賞還還職責其後功浙直總兵劉遠未請水戰宜罷回南京左軍帶俸一任文職教授韓宗福通判羅拱辰僉事董邦政皆知兵不宜以註誤廢棄典史吳成器

屢立奇功當不次用之一指選練鄉兵招募雖多可用者少且浙直沿海一帶原有各衛所軍平時既以民養兵臨事後以民衛兵殊失祖宗設軍之意請汰去鄉兵之老弱而脩舉各衛所軍政益募民間墾屯田以充月糧其浙直通泰之間最利水戰往時多用沙艇破賊宜視客兵例厚加賞給以招徠之一慎欲調土兵驕悍難使毛萌蘆諸兵道遠不能猝至不如用嵩虞礪夫及附近軍民兵之易集者一處軍餉兵興以來賦額日增而最不便者為提編銀請量蓄

應天浙直歲運之數及查取兩淮川廣鹽課各山香銀闌鈔以舒民力其民兵工食各府州縣比原額量加一倍于丁田內取之沙兵工食于浙直不被兵之處派之土客兵糧及犒賞軍器于軍門所奏皆銀給之一守要害防禦之法守海島為上宜以太倉崇明嘉定上海沙兵及福蒼東莞等壯守山陽馬蹟寧紹台溫及下八山採捕福蒼東莞等壯守普陀大衛其陳錢山為浙直分路之始狼福二山約束海尾交接江洋亦屬要害宜令通泰兵備恭將督水兵固守萬

一登所則副總兵以陸兵遮擊之一明職掌浙江恭時保近時創設職守未明請以杭嘉湖為一道溫處為一道寧紹為一道各給勅符旗牌其臨觀昌國金盞等處記總一如直隸事例聽撫按會舉溫處守備及舊設浙江總督倭都司係冗員宜裁革一明賞罰以軍中功次分為五等一論首級凡軍民臨陣擒斬有名賊一人者陞授三級不願陞賞銀一百五十兩獲真倭從賊一人及陣亡者陞授一級不願陞賞銀五十兩獲漢人脅從賊一人陞授署一級不願陞

賞銀二十兩一論奇功如在海還賊能遏其逃港即近港能遏登所又如登所有衝鋒破陣追之出境者有所部兵少而斬獲多者均謂奇功聽總督紀功御史勸報破格陞賞一分信地凡守備把總及海防府州縣佐各有信地賊至不能拒守固有常律若能奮勇斬擒許以贖之即罪少功多仍以功論如賊從他路出境有邀截擒獲者所得即以與之仍照例陞賞一計職任武將自守備以下文官自海防同知以下所將年五百擒斬真倭五人陞一級十人加一級所

將卒一千五百人陞署一級十人定授一級各以例
進陞至三級而止如先獲功後失事革職者准贖其
餘功罪參時照所屬分論兵備隨之總副合所屬通
論巡撫隨之一行撫諭近侍郎趙文華獲降倭知入
寇海賊俱係日本所屬野島小夷為中國進退所引
其王未必知也乞遣官勅朝鮮令其傳諭日本國王
禁戢諸島雖入詔俱如議行禮部奉旨查覆祖宗時
宣諭日本故事宣德七年曾遣內臣柴山賁勅至琉
球令傳諭日本末朝嘉靖二年為宗設等犯順而琉

球貢使通至復令諭之此皆以夷馭夷事之已效者
也今朝鮮慕義在琉球之上又嘗有進殺宗設功為
諸夷所憚請俟其使至給勅宣諭如兵部言詔可既
而會浙直奏凱事寢不行丙戌倭四十餘舟乍浦登
岸流劫松江嘉興四月己丑朔巡按浙江御史趙
孔昭奏浙蘇松福建連歲被倭赴任官往以道遠
艱寬得就延規避請奉水程使之無所藉口部覆江
南水路艱險難以聚革今宜計其所受地在二千里
內可以剋期至者革之在外者仍與水程如故報可

甲午昨歲浙江巡撫胡宗憲請遣使移諭日本國王
禁戢島夷并招還通番商犯許立功免罪既奉命旨
遂以寧波府生員陳可願蔣洲往及是可願還言初
是定海開洋為颶風飄至日本國五島遇王直毛海
峰等言日本國亂王與其相俱死諸島夷不相統攝
須偏曉諭之乃可杜其入犯有薩摩洲賊舟未奉諭
先已過洋入寇矣我輩昔坐通番嚴禁以故自絕實
非本心誠令中國貨其前罪得通貢互市願殺賊自
效遂留蔣洲傳諭各島而以兵船護可願先還宗憲

以其事聞且言洲等奉命出疆法當徑抵日本宣諭
其王為正今偶遇海峯等于五島地方即為所說阻
而旋就中隱情未可逆觀以臣聽度大約有二或懼
傳諭國王于若輩不便設難邀阻或由懷戀故土擬
乘此機會立功自歸乞令本兵議其制馭所宜得臣
等奉以從事疏下部覆東南自有倭患以來有言悉
航海奸商王直毛海峯等以近年海禁太嚴謀利不
遂故勾引島夷為寇者有言彼國遭荒米貴各島小
夷迫于飢窮乃糾眾掠食國王不知者用兵欺歲請

獲亦多招報參差茫無可據故昨歲禮部送撫臣之請遣使偵之今使者未及見王乃為王直等所說而返其云禁諭各夷不來入犯似乎難保且直等本我編氓既稍效順立功自當釋矣歸正乃絕不言及而第求開市通貢隱若夫首然此其姦未易量也宜令宗憲等振揚威武嚴加提恤仍移文曉諭直等俾勒徐身山等賊黨以自試其信果海瑞清蕩朝廷自有非常恩賚其互市通貢姑俟將洲回日夷情保無他變然後議之疏入報可己亥倭扛二十餘艘自浙江

觀海登所攻慈谿破之殺鄉官副使王鎔知府錢漢等大掠而出平民死者數百人辛丑南直隸續至倭寇三千餘人犯鎮江瓜洲儀真等處甲辰江北倭流叔至固山：北等港無為州同知齊思率舟師迎戰敗之斬首百餘級恩長子尚文次子嵩叔仲寔弟寶宗姪煥寅友良大卿孫重俱在行萬年十八驍勇善射獨前追賊至安港思等從之會伏發賊四合圍思等及其家丁錢鳳等二十一人力戰皆死之獨嵩慎寅三人得抗賊乘勝遂至金山殺鎮江千戶沈宗玉

三世臣于江中丙午倭寇復攻慈谿入之時兩浙俱被倭而浙東則慈谿焚殺獨慘餘姚次之浙西柘林乍浦烏鎮阜林間皆為賊巢前後至者二萬餘人巡按御史趙孔昭以聞詔總督胡宗憲亟圖剿寇方略各處調兵巡撫官有留滯不發者罪之庚戌倭寇犯直隸西卷沈莊清水窪等處總兵官俞大猷撫松海防僉事董邦政帥兵擊之斬首三百五十餘級賊逃陶山辛亥倭寇萬餘犯浙江是林等處佐擊將軍宗禮帥兵九百人禦之于崇德三里橋三戰俱捷斬首

三百餘級賊首徐海等皆辟易稱為神兵會橋陷軍潰禮與鎮撫侯槐何衡忠義官霍貫道俱死之賊乘勝攻相鄉不克禮驍勇敢戰所部箭手三千人皆壯士及是役論者謂兵興以來用寡敵眾無戰第一功禮雖陷敗然後海等亦病創奪氣未幾遂就撫云五月戊午朔巡按浙江御史趙孔昭上王江涇平倭功次詔賞趙文華胡宗憲各銀四十兩紵絲二表裏送保靖宣慰使彭蓋臣永順宣慰廳襲官舍彭翼南階供昭疏將軍世游擊鄒維芳官一級仍與指揮王

給各賞銀二十兩指揮同知孫教丁佳許以功贖副使陳應龍劉應孫宗斌蔡汝郭乾恭議王繼洛僉事三詢及開住右通政呂希周各賞銀二十兩繼洛宗斌仍各加俸一級蔡將張國威指揮王欽王彥忠樂項千戶崔廷潤分別犒賞壬戌南京兵部尚書張蔭巡撫鳳陽部御史陳儒各奏倭寇突入淮揚焚運舡民舍漸逼南都乞速調客兵應援兵部覆議從之勅兵部右侍郎沈良才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督兵至浙江等處禦倭因陳使三事一處調募謂本部原積

調河南睢陳兵二千募民兵一千陝西銀兵三千借兩淮鹽銀募徐邳民兵三千但陝西銀兵道遠不能卒至又未有將領宜用兵條恭時各一員統之睢陳存留之兵分隸各衛已久勢難遽集請暫以恭將所部入衛民兵代之聽調兩淮鹽銀贍至徐邳召募道里頗遠宜借用太僕寺馬價銀三萬兩隨催鹽銀補還若徐邳壯卒不及三千之數當量募山東兵補之一議軍餉乞勅戶部選一司官精敏者給銀五萬兩隨臣向往以便支給如有不敷聽于所在積貯便宜

取用一議任使舉本部郎中郭仁員外郎王道隨卑贊盡閑住總兵官徐珏革任守備何鳳翥戰立功俱從之癸亥陞浦口守禦指揮使孫世勲為署都指揮僉事提督南京金川等門官軍以南京兵部稱倭寇密邇各門守衛卑弱故也乙丑命太子太保工部尚書趙文華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提督浙直軍務初文華言殘倭無幾旋當清蕩已而海警屢至因上屢詰懼誅乃攻李默排榜為脫罪地上果大悅陞文華尚書加宮保高固為文華有文學宜供主撰上不允

及是倭患日甚浙之東西江之南北攻城殺將羽書日夕數至于是部議遣大臣督兵往援業已命兵部侍郎沈良才矣上復諭大學士嚴嵩以南地人事物情再問文華令條細以寔對嵩知上覺其欺詞窮且見趙乃全文華自以其意請復視師嵩從中為言良才不勝任江南人引領倭文華至宜仍遣督察則諸臣不欺敵寇滅可期上乃止良才勿行令文華即往提督軍務賜勅遣之文華因奏薦文武官知兵可用者副留守朱仁守備朱廢戶部郎中陳惟舉工部郎

中陳茂禮新補雷州知府盧孝達原任漳州通判黃元恭請悉發自隨與良才所舉何鳳郭仁一體效用詔可茂辰以江南北被倭令各處督撫官發糧糴米并發存留預備倉儲充軍餉以濟糧未過淮者兩淮運司工部餘鹽銀未解者量幫助之仍懸示勸借賞格凡軍民輸銀一百兩或米百石以上者勅旌其門一百兩一百石以下與五十兩五十石以下者有司量加獎諭以示激勵庚午巡按直隸御史周如斗以倭寇犯江洋請治操江都御史史襄善奏將與景

陽把總張成已姜旦巡撫都御史張景賢失事之罪而錄陣亡百戶戚繼壽後詔停褒善俸祿景陽成已賊黨罪殺賊景賢姑免究旦下御史問繼壽贈官陞與如例甲戌以倭亂命再調永順保靖土兵六千聽總督胡宗憲調度守浙直募而贖兵千人兩廣水兵五百聽南京兵部尚書張蔭調度守南京乙亥倭寇自慈谿入海泊魚山洋聽撫賊毛海峯等助官軍追擊之擒斬百八十人丁丑浙直總督胡宗憲遣使至桐鄉諭賊首徐海陳東解圍海聽命歸我俘二百人

東不從復留改一日始退屯乍浦六月戊子朔勒提督操江都御史史襄善聞倭初聚善駐蕪湖聞有倭自浙西突至即以是日馳往徽寧避之賊度江陰過狼之直抵瓜洲至揚州寶應城大掠皆江防地官軍無能禦者于是南科給事中張師載論勸襄善還快失職遂坐免庚寅總督浙直胡宗憲請錄浙江三巡撫死事諸將佐學宗禮等記贈禮部督同知蔭一子指揮僉事世襲鎮撫侯視何衡各襲陞其子二級義官霍貫道贈光祿寺署丞廕一子知甲出身壬辰

廣東倭寇劫掠潮州等處撫臣張惟以聞因請以本省兵船調赴浙直軍門者掣還自教其軍餉取之贓罰銀部覆並海諸省供係要地宜令惟與胡宗憲酌議彼中事勢緩急以為去留不得自分彼此丙申蕪松倭寇自黃浦及七丁港逃出海總兵俞大猷督水兵追戰大敗之斬首三百餘級丁酉浙江倭寇攻仙居縣陷之乘勝趨台州副總兵盧鏜及把總艾升等引兵擊之于彭溪鎮擒斬二百餘人辛亥以南直隸被倭命量得今年兌軍漕糧蘇州松江二府各五萬

石甯州三萬石鎮江二萬石充軍餉事寧海補 七月丁巳朔戊午巡撫應天都御史張景賢奏四月中福山港水兵叛降倭寇引入內地劫掠固勒把總指揮姜旦貪殘激變等罪詔巡按御史逮旦至京問總督浙直胡宗憲奏賊首毛海峰自陳可願歸後嘗一敗倭寇于舟山再敗之于滬表又遣其黨說諭各島相率效順中國方賴其力乞加重賞兵部覆兵法用間用餌或招或撫要在隨宜濟變不徒中制今宗憲所請當假以便宜使之自擇利害而行事寧奏請詔

可己未浙江巡按御史趙孔昭類奏倭寇犯兩浙前後官軍死事者海寧衛指揮徐行健死乍浦北王橋松門衛指揮程錄元嘉興而蘭溫州府同知黃釗元紹興桐山處州衛百戶方存仁死青田江洲皆忠勇宜錄因請治失事官罪詔賈總督胡宗憲巡撫阮鶚勿問副總兵盧鏜降祖職三級恭將丁僅副使許東望劉崇各停俸戴罪殺賊恭將王元伯降祖職二級與經兵劉遠俱革回原衛參政孫宏賊降二級仍聽用軍門嘉興同知張大賢典入純各奪俸半年副使

劉應寧波知府張正和溫州知府賀涇嘉興知府宗治平陽知府李伯遇嘉興知縣陳松秀水知縣張烈文各奪俸三月慈谿知縣柳來伯以縣治被陷黜為民守備張大本等三十五人下御史問黃釗贈右恭議庶一子為國子生徐行健贈都指揮使廕一子百戶程祿方存仁贈襲如例仍各立祠死所祀之戊寅山東撫臣以新調官兵七千名赴浙直禦倭乞督提編均徭銀四萬兩寧家部覆國賦不可議督請命所屬六府均攤給之報可辛巳官軍準擊倭寇于乍浦

大破平之初浙西寇惟陳東所部最強久據新場既而徐海後至與之合桐鄉之圍海先在三里橋陣傷推東前進久之不克及胡宗憲問使至海麾其兵還退東不得已從之于是東遂與海有隙宗憲微知其情乃乘間急說下海使為內應海許諾即計擒東及其黨麻葉等百餘人以獻而自帥其所部五百餘人雖乍浦列營梁莊官軍遂圍乍浦崇用文攻之連戰斬首三百餘級焚溺死者稱是奪回被擄男婦七百餘人餘賊有遁入海者指揮鄧城引兵追及之沉其

舟無一人得還發未幾呂賊守備王介為遊擊將軍仍領兵殺賊以總兵徐珏恭將左類唐玉中軍朱仁俱赴軍門犒賞初六月中倭寇犯丹陽介等督兵追至孟河賊移泊桃花等港口登岸焚劫介迎戰敗之珏等俱有新獲功至是總督尚書趙文華以聞故有是命丙戌巡按浙江御史王樞條陳倭事宜其畧言倭夷之情有四一登岸之初必盡焚其舟誓不反顧故其黨皆為盡死一攻城臨敵必以被掠之民使為前驅以自蔽而徐出其銳兵乘我之乏一過客兵

精勇先示以弱引之絕地則伏起夾攻我兵遂亂一掠掠資寶往一倭敗而走道之陣前伺我兵逐利之際因還擊之此賊之所以常利也而我兵之弊亦有四一哨探不明攻守無措故每戰墮賊術中宜多選精銳便捷之士而重其賞罰一入探姦細宜許其投首免罪辱加優恤一新募官兵原無定額無事則日冒工食有事則渙然解散宜將見在水陸官兵汰其老弱清其貫址專其統領定其行伍則軍有節制過敵不亂一調來客兵多非舊練止招集四散以足其

數而領兵者又非原管主帥故臨敵則圖利而輕進遇急則索資而留難宜嚴募客兵原練之數即以舊將領之使兵將相習乃可得其死力兵部覆其言可行得旨如議八月丁亥朔壬辰倭寇掠瓜洲燒漕糧三萬四千餘石奪總兵官署都督僉事方思偉三月下犯總指揮千百戶等官于御史問已而提督直隸軍務尚書趙文華總督浙直侍郎胡宗憲巡撫浙江都御史阮鶚以乍浦捷聞因類奏六月中各哨官兵首功前後共二千餘級兵部覆奏徐海雖稱效順

而擁衆自保情狀已測宜令所司嚴為之備不得借口投降貽害地方其各處戰功請行巡按御史覈實行賞時浙東仙居浙西桐鄉二大寇畧平其分掠海門者犯總張成已敗之江北寇流入常鎮者總兵徐珏等敗之及蕪松寧紹諸處相繼告捷賊勢日衰矣辛亥官軍進剿海寇徐海等于梁庄大破平之初海阮等獻陳東等還屯梁庄聽撫時索紅索賞進退未決其部衆無所得食稍一出營圍掠至是官軍四面俱集保靖容美兵自金山至永順兵自乍浦至趙文

卒逆欲乘勢勦海氛海眾劫掠為詞使人責問之海
知有變乃阻深壑是守為迎戰備信好既絕我師遂
薄賊營會大風縱火諸軍鼓譟從之海等窮迫皆闕
戶投火中相枕藉死于是浙直倭寇悉平 九月丙
辰朔庚申巡按直隸御史周如斗奏上四月中安港
金山諸臣死事狀因恭為事祀總刻堂立功百戶徐
顯鎮江同知劉希召指揮孫金玉果蕪州同知袁文
貴指揮朱崑畏怯觀望之罪兵部覆奏故無為州同
知齊思學家死難宜優叙千戶沈宗玉王世臣宜如

例卹錄堂等宜下御史問文責宜調用得旨俱依擬
乃贈思為光祿寺丞廕一子入監讀書仍厚恤其家
宗玉世臣俱贈指揮余事子孫世襲一級巡按福建
御史吉澄言三月間倭寇百餘人流突古田殺備倭
指揮使劉炯副千戶王月詣治失事奏將尹鳳都指
揮王夢麒黃鎮來照指揮秦經國等及秦璣吳天壽
俞事袁洪愈知州鍾一元之罪詔贈月都指揮同知
并炯立祠致祭革鳳職并夢麒等下御史問天壽等
各奪俸三月甲戌提督浙直軍務尚書趙文華等奏

上八月中梁庄平倭功次共斬首一千二百餘級因
言水陸諸寇相繼蕩平皆上穹祐聖武布昭非特
帥之力能及此兵部覆請錄永保二土司彭董臣彭
翼南彭明輔彭守忠及文武將吏功仍祭告郊廟社
稷以明得意上曰妖氛蕩平仰賴天地洪庥朕心感
悅胡宗憲趙文華阮鶚先賜勅獎勦彭董臣彭翼南
俱陞右叅政宣慰司事仍各賞銀五十兩紵絲四
表裏彭明輔彭守忠賞銀四十兩紵絲二表裏各廕
調至將兵數多督撫官即時斟酌散回趙文華令還

京祭告郊廟禮部擇吉具儀以聞 十月丙戌朔己
丑巡按浙江御史趙孔昭奏浙江倭寇雖寧而浙東
卹家洋餘賊四百餘人奔避山吳興舟山賊合黨宜
初守臣嚴為之備兵部覆奏從之辛卯巡按直隸御
史吳伯明類奏倭寇犯揚州前後諸臣死事狀請追
錄故同知朱襄泰將張恒千戶羅大猷張希岳百戶
曹沂王元鎮撫楊佳等而治指揮張明化等十二人
祀總歸德復等十人失事之罪兵部覆奏得旨哀贈
布政司右叅議仍廕其子學伊為國子生餘各以例

優卹張明化等下御史問德禎等降二級癸巳贈慈
輿故省祭官社槐為光祿寺丞仍廕一子為國子生
并贈其父文明為府經歷俱命有司立祠祀之初倭
入慈谿槐父子率兵追敗之于王家園及橫塘等處
海道副使劉起宗因以便宜委之防守餘姚慈谿定
海三縣未幾興賊過于白沙一日戰十三合殺賊三
十餘人斬其一酋槐亦數被創墮馬死時文明別將
兵擊賊于鳴鶴場斬白眉倭帥一級從七級生擒望
斗帥陳福二賊、驚避呼為杜將軍已而復追賊至

奉化楓樹嶺以兵少無後繼陷沒至是巡按浙江御
史趙孔昭聞其事于朝因有是命 十一月丙辰朔
庚午初五月中倭船四艘自浙直敗還飄泊至朝鮮
境朝鮮國王李岵遣兵逆擊于海中盡殲之得中國
被虜并助逆 三十餘人至是因遣陪臣沈通源等
入賀以間并歸我俘以海寇徐海平加提督尚書趙
文華少保餘官如故仍廕一子錦衣衛正千戶陞總
督侍郎胡宗憲為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巡撫右
僉都御史阮鶚為右副都御史各賞銀五十兩紵絲

四表裏總兵徐珏二十兩二表裏陞遊擊尹永衡恭
時唐三督守三倫朱仁各二級兵部郎中郭仁為光
祿寺少卿工部郎中陳茂禮戶部郎中陳惟舉恭政
汪栢任環副使徐洛劉素恭政孫宏載恭議王詢金
事李汝桂中書舍人羅龍文祀總汪浩田有年等守
衛朱曆夏時恭將左瀨姜宇指揮王文澄鎮撫劉經
各一級知府盧孝達同知孫大顯通判韓崇福黃元
恭知縣張烈文主簿曹廷志大使黃湧各倅一級恭
將丁僅遊擊曹允新指揮朱文樂項各准贖原任副

總兵盧鐘恭將李經陳光祖張麥都指揮戴冲霄王
國賢各准復原職賞宣慰田九甯銀五十兩仍復祖
職陞總兵俞大猷著都督僉事照舊管事賞知府溫
崇恭等三十二員各銀十兩原任總兵盧希韓盧鉞
并小旗謝得行等十人總督軍兵分別犒賞陞巡按
御史周如斗趙孔昭各倅一級仍賞銀二十兩紵絲
二表裏賞巡撫都御史張景賢等巡按御史吳百朋
等各銀十兩紵絲一表裏陞欽仕尚寶司卿史際為
太僕寺少卿原任通政呂希周為通政使通判任中

立為府同知各致仕俸亡土官等五人准宥罪給廕
帶賞大學士嚴嵩徐階李本各銀四十兩鮑三表
裏成國公朱希忠等各三十兩二表裏侍郎郭朴等
各十五兩一表裏本兵尚書許論二十兩侍郎王崇
沈良才十兩各一表裏職方司郎中方祥五兩 十
二月永順保靖二土司兵平倭還所過肆掠南京御
史屠仲律奏請治主將罪部覆以新立功宜切責之
治所部兵之首亂者詔勿問今後不得調客兵據江
高捷言狼福二山倭寇出沒之所增募水兵萬人從

之

三十六年二月己酉朔壬辰兵部覆南直隸督撫等
官胡宗憲等奏直隸沿海之地水兵把總則有吳淞
江瀏家河福山港鎮江固山五總然各守信地不相
聯絡宜添設遊兵一部撥給福船五十艘令把總官
一員統之以為聲援仍聽副總兵調度報可癸丑巡
按直隸御史吳百朋勘上三十五年五月以後倭犯
通州官兵前後共斬首一百四十四級宜加執錄詔
賞巡撫都御史陳儒銀二十兩練幣一表裏陞兵備

副使馬嶼知州喻而戮判官施曜海門知縣趙卿等
各一級仍賞嶼南徽銀各十兩千戶陳遠以托疾規
避降二級 三月甲寅朔戊午江南自乍浦梁左捷
後浙直之倭悉靖唯寧波府定海舟山倭據險結巢
我兵環守之不能克是時土兵狼兵及北兵萌兵悉
已還歸而川貴所調麻察大刺領溪桑植等兵六千
人始至總督胡宗憲乃督防秦汎分布浙直要害而
簡麻察桑植二司殺手九百人隸總心俞大猷令經
營舟山之賊會十二月二十日夜大雪大猷乃督官

兵及麻察兵環巢四面攻之賊悉銳出敵殺土官英
翁送諸軍益怒競進賊大敗歸巢擁柵自固我兵積
薪草以棕葉捲火擲之賊四散潰出諸軍共斬首一
百四十餘級餘悉焚死被掠男婦得出者百餘人賊
遂平捷聞上命賞宗憲及巡撫阮鶚銀四十兩彩段
二表裏陞大猷署都督同知兵備副使王詢官一級
賞都指揮路良紀總指揮張四維銀十兩桑植安撫
向仕祿麻察千戶唐臣各與四品服贈翁送為安撫
給尋如例卒已提督孫江都御史高捷疏陳江防事

宜一補領軍原額孫江官軍一萬七千餘名今缺少大半宜行南京錦衣等衛所照數勾補毋得營改別差避重投輕一擇將領新江口孫江紀總哨總衛總等官舊規俱守備衙門推委官之賢否豈能盡知宜令孫江會同選補一重責成江海水面原無限隔難經分屯扼守逐節會哨若使拘泥信地不相應援亦難防賊宜將兵分正奇南北內外互相援剿有功失事各視主客通論一懸異賞倭寇新來之船中無所有及其滿載而後尾擊則地方已受害甚矣請以逆

擊來船之實列之通學去船之上去船止論首功來紅魚論紅及兵部議覆報允壬午去年十月間倭賊八十餘人入據福建詔安縣城官軍併力殲之至是御史言澄勦數諸官功罪以聞得旨僉事王時槐陞俸一級指揮黎鵬舉准贖仍與通判等官汪全等五人各賞銀十兩 四月甲申朔甲午倭犯江北先一身自如皋縣掘港登岸焚劫賊凡七十餘人官兵合勢急擊殲之于白蒲鎮成倭寇五十餘人自衛山登岸浙江海道副使王詢誘而擒之壬寅倭至通州

攻城不克遂分二路面行犯如皋泰興是日復有倭舟七艘自金沙登岸已而倭至揚州營于灣頭鎮數日逆犯高郵是時金沙倭復犯如皋至泰州 五月癸丑朔泰州倭將掠揚州山東及徐州官兵禦之皆潰遂薄新水關矢及城中庠中高郵倭入寶應縣信宿而去突犯淮安府掠紅四十餘艘旋復入寶應縣燒燬官民廨舍卒未揚州倭自淮子沙進犯天長縣都司沃田犯總郵君龍禦之皆敗死亡其卒一百七十餘人賊遂入縣治劫掠已乃由石梁趨盱眙縣復

攻入之遂突犯泗州攻城不克壬申寶應倭掘縣北土壩泄上河水入乃駕舟湖東鄉由鹽城至廟灣入海居數日開洋東進丙子泗州倭分眾犯清河攻入縣治縱火焚劫而去遂侵淮安府卒已倭入安東縣進屯縣治縱火劫掠 六月壬午朔乙酉淮揚兵備副使于德昌督水陸兵擊倭于安東縣泰將劉顯率苗兵直前衛賊親斬其渠首賊眾披靡諸軍鼓譟繼進賊走爭舟我水陸兵夾擊之斬首百餘級賊多焚溺死者餘眾乃駕舟奔避退泊于雲梯關尋自刀門

港迨巡撫鳳揚都御史王誥以倭勢猖獗請給旗牌
及參將王介黑孟陽致仕參將王元伯改違節制
當究部覆得旨旗牌准給介等姑令戴罪勦賊南京
科道等官劉克誨等言倭寇攻掠揚州高郵勢且侵
及天長六合去督都不數舍夫淮揚為運道要衝則
當為國家血脉之慮督部係陵寢所在則當為國家
根本之圖惟陛下速勅諸臣刻期勦滅仍重究參將
黑孟陽等以嚴失事之罰甲午命兵部右侍郎江東
魚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提督山西保定河南等兵以

北樓口遊擊邱陞京營參將徐珏陞萬全都司夏時
為遊擊分統其派往淮揚勦除倭寇并有折挽倭
舟一艘飄泊海州東取山居數日奪舟而去 八月
辛巳朔乙未浙直總督胡宗憲淮揚巡按馬斯臧各
以江北倭患平定來聞詔兵部侍郎江東統兵還京
東奏留參將徐珏所領保定兵駐揚州防冬汛遊擊
邱陞夏時所領山西河南兵各還歸該鎮許之甲辰
先是浙直總督胡宗憲為巡撫時奏差生員陳可願
將洲往諭日本至五島過王直毛海峰先送可願還

洲當徧諭各島至豐後阻留轉令使僧前往山口等
島宣諭禁戢于是山口都督源義長具咨送回被擄
人口咨乃用國王印豐後太守源義鎮遣僧德陽等
具方物上表請罪請頒勅令修貢茲送洲還及前總
督楊宜所遣鄭舜功出海哨探夷情者亦行至豐後
豐後島遣僧清授附舟前來謝罪言前後侵犯皆中
國奸商潛引小島夷眾義鎮等初不知也于是宗憲
疏陳其事言洲奉使宣諭日本已歷二年乃所宣諭
止及豐後山口豐後雖有進貢等物而寔無印信勘

合山口雖有金印回文而又非國王名稱是洲不諳
國體罪無所逭但義長等既以進貢為名又送還被
擄人口真有畏罪乞恩之意宜量犒其使以禮遣回
令其傳諭義鎮義長轉諭日本國王將偪亂各倭立
法鈐判勾引內寇一併縛獻始見忠款方許請貢疏
下禮部言來使宜優資遣回如宗憲議其宣諭一節
事關國體未可輕易詔仍詳議具奏部臣乃請令浙
江布政司以有司之意移咨風示義鎮等轉諭其王
一如宗憲議報可 九月辛亥朔壬子巡按福建御

史吉澄言去年十月間浙江邱家洋殘倭數百人由
温州海洋突入福寧州閩峽三沙等處守土諸臣不
能防遏以致蔓延地方多所殘害因列上文武諸臣
失事罪狀及諸死事當恤者共部議復得旨海道副
使陶大年降一級都指揮等官朱熙等革任指揮劉
繼良等下御史問布政使趙維垣而下奪俸有差陣
亡百戶黃宏製陞其子一級生員陳坡量贈官職伊
男准與廕帶俱立祠歲祀甲寅祀故大學士顧鼎臣
于其鄉鼎臣蘇州崑山人崑山初無賊為臣始議建

之比歲倭奴入寇東南諸郡邑無賊者悉遭屠戮而
崑山獨以保城多所全濟鄉人追思之請整祠邑里
以示崇報守臣以聞報可乙卯總督浙直侍郎胡宗
憲以本年五月內倭犯淮揚高郵儀真天長盱眙泗
州清河寶應安東地方失事狀聞請優錄恭將剿頭
力戰破賊之功及棄卹死事都指揮沃田冠帶把總
岳君寵等而治諸將之遲悞不職及有司之治境被
殘掠者詔陞頭三級賞銀四十兩奪鳳陽巡撫都御
史王誥總兵官王印俸半年降寶應知縣馬仲芳清

河知縣吳希旦違方難職下天長知縣黃泰然等十
人御史問贈田都督僉事襲陞其子二級君寵千戶
給其子冠帶仍復其家十一月庚戌朔乙卯總督
浙直福建右都御史胡宗憲以擒獲海寇汪直等來
閩直本徽州大賈押于敗海為商夷所信服號為汪
五舉凡貨賄貿易直多司其質契會海禁驟嚴海端
民衆機局隱倭人貨數多倭責償于直、計無所出
且憤恨海端民因教使入寇倭初難之比入則大得
利于是各島相煽誘爭治兵艦江南大破其害已而

中國召集四方勁兵禦倭倭往、遭損傷有全島無
一人歸者其死者親屬亦復皆直、恐乃與諸中國
商若毛澈葉宗滿謝和王清溪等共以其衆屯五島
洲自保澈寧波人號毛海峰宗滿號碧川謝和號謝
老興王清溪皆漳州人悉積年販海通番為奸利者
宗憲與直同鄉習知其人欲招之則迎直母與其子
入抗辱撫犒之而奏遣生員蔣洲等持其母與子書
往諭以意謂直等來悉釋前罪不問且寬海禁許來
貿易直等大喜奉命即傳諭各島如山口豐後等三

主源義領等亦大喜乃裝巨舟遣戍目善妙等四十餘人隨直等來貢市以十月初至舟山之琴港泊焉是時浙東面傷于倭暴聞直等以倭船大至則甚懼恐說言其不使巡按浙江御史王本固奏直等意未可測納之恐招侮于是朝議閤然謂宗憲且釀東南大禍而浙中文武將吏亦陰持兩可直既至覺情狀有異乃先遣激見宗憲問曰吾等奉招而來將以息兵安邦謂宜信使遠近而宴犒交至也今兵陳儼然即販蘇小舟無一近島者公其始我乎宗憲委因諭

以國禁固爾誓心亦無他激以為信已而戾目善妙等見副總兵盧鏜于舟山鏜誘使縛直等直大疑畏宗憲百万說之直終不信曰果不欺可遣激出吾當入見耳宗憲即遣之直黨仍要中國一官為質于是以指揮袁止往直與宗滿清溪來見宗憲好言慰之令繫按察司獄具以狀聞諸頭戕直等正國法始准義長等貢市永銷海患或曲貸直等死充沿海戍卒同繫番夷心俾經營自贖御史本固聞于事機力以為未可而江南人詢言宗憲入直善妙等金銀款

十萬為求通市貨元宗憲聞而大懼疏既遣追還之盡易其詞言直等定海氛禍首罪在不赦今幸自來送元寔藉玄庇臣等當督率兵將殄滅餘黨直等惟廟堂處分之時直等三人未留激謝和在舟本國復言諸奸逆意已測請嚴勅宗憲相機審處務令罪人盡得戾不為變于是嚴旨責宗憲擒剿宗憲乃某兵艦環夷舟守之夷挾貨無所售既索直等不出見兵船逼之益急乃揚言責中國渝約數出恚語移舟據舟山為固宗憲仍以好言批之令盡縛送中國人

將與善妙等為市矣已狎知班之然莫倖萬一彼此以危言相文詞云

三十七年正月庚戌朔庚申倭犯廣東潮州之鮑浦攻遂州千戶所破之乙亥先是三十五年倭寇自浙直敗退入海至琉球曉上中山王世子尚元遣兵邀擊盡殲之得中國被虜人金坤等六名至是遣陪臣蔡廷會等入貢獻還坤等因言遼夷窮島入貢之使須臾夏令遇南風迅始得歸國乞如三十四年例聽於福建海口每歲自行修買歸舟不候題請上嘉其

忠順許之 三月己酉朔甲子提督福建軍務右副都御史阮鶚有罪詔錦衣衛遣官校逮繫來京問昨歲倭犯福州洪塘南臺等處鶚不能制則取布政司銀數萬兩及改機綱數百及金花千枝牙輪數乘賂之并遣以新造巨舟六艘俾載而去鶚校擬貪縱原無應變畧初以諄學要取虛譽既督學浙江論奉趙文華胡宗憲文華遂奏設福建提督以鶚為之鶚在閩不措一籌而極意以自豐殖諸所搜索加派動以千兩計其揮頓如泥沙所至惟帶盤盂率以綺繡金

寶為飾所部卒及所挾浙生林念皆怙勢作威虐括莊奸淫甚為閩人所苦而鶚歲時納厚賂嚴世蕃所以為根盤計至是御史宋儀望于條陳疏中發其奸給事中劉祐繼而劾奏之且指言其十罪上覽疏大怒遂命械治之 四月戊寅朔辛巳新倭大至犯浙江溫台等府樂清臨海象山等縣及福建福州興化泉州福清沿海郡邑同時登岸焚劫辛卯總督浙直福建鄧御史胡宗憲以擊敗岑港海寇聞詔降勅獎勵仍令刻期蕩平壬辰巡按直隸御史馬斯載劾上

三十六年夏倭寇淮揚各文武職官功次請錄有功徐州兵備副使于德昌潁州兵備副使盧鎮揚州府知府石茂華指揮伍維統等卹死事百戶劉魁許勇邵宗智王介等會總督胡宗憲亦疏言江北之役將官則盧鏗劉顯士兵則張空同官彭志顯按臣則馬斯載張九功邵惟中功並宜錄而斯載督戰泗州勞績尤多章並下兵部兵部覆鏗顯已陞秩餘當先叙督撫功以次行賞上命賞總督胡宗憲銀幣都御史高捷王誥御史邵惟中張九功銀各有差斯載遇有

京堂員缺推用陞德昌二級茂華維統等各一級魁等各以死事卹錄如例丙申攻福清縣破之執知縣葉宗文劫庫獄殺擄男婦千餘縱火焚官民廨舍舉人陳見率家僮禦賊不克與儒學訓導鄧中涵同被執罵賊而死癸卯倭千餘攻福建惠安縣知縣林咸率丁壯乘城禦之倭攻五晝夜不克丁壯死者數百倭亦頗有損失乃引去五月戊申朔倭入福建南安縣縱火焚縣樓及官民廨舍己酉巡按浙江御史王本固劾上去年四月中倭寇分犯樂清縣之竹嶼瑞

安縣之梅頭臨海縣之柘浦台州府知府譚綸同知
毛德京叅將戚繼光等均屬失事第綸與德京引兵
出戰頗有新獲繼光等以道阻失援畏縮之罪當坐
千戶劉世爵等甲寅福建忠安縣知縣林成舉兵攻
倭于縣境之鴉山乘勝追奔陷賊伏中元之丁巳巡
按直隸御史張九功奏徐揚淮海之間倭夷擄掠地
方殘破重以賦繁役重民皆相率將徙就食他郡非
得賢守令不能安輯宜于進士中擇有才幹者慎簡
以充仍責之久任非六年以上毋遷巡按浙江御史

鍾沂亦言今守令害民弊在催科而催科之弊有二
有當入租時不即徵收至積逋累年而後峻法以取
息者有假徵輸之名分外誅求至為吏胥所苦其費
反浮于正數者由前言之則玩愒宜懲由後言之則
糾劾宜禁二法雖若相反其以救弊安民則一也詔
懲從之甲戌福建倭結賴自海口出港叅將尹鳳督
武舉楊承業等引舟師擊之衝沉賊舟七折首六十
八級生擒七人餘舟敗避鳳等追至東洛外洋及七
烈白犬標衣大洋等處斬首百有餘級生擒十有六

人斃傷及溺水死者甚眾稱興倭患由是少熄 六
月丁丑朔丙戌浙西倭寇分掠樂清永嘉等縣金盤
衛指揮劉茂朱廷鑄千戶周賓李爵劉源等率眾禦
之于白塘港兵敗俱死賊遂肆掠營頭蒲州等處鄉
官致仕僉事王德督所集義兵哨勦至龍灣見殺總
總胡宗憲以聞因請治溫處叅將張鈇兵備副使袁
祖庚各失事罪而恤錄德等有旨德贈太僕寺少卿
立祠賜祭廕一子原籍衛所百戶世襲茂等襲陞其
子二級鈇革職戴罪立功祖庚降一級別用丙申倭

寇分犯福建興漳泉諸府攻福清南安二縣破之巡
按御史樊獻科以聞上命巡撫王鈞赴任某兵勦
平 七月丙午朔丙辰以浙江岑港海寇未平詔奪
總兵俞大猷叅將戚繼光祀總劉英職級期一月內
蕩平如過限無功各逮繫至京問倖奪兵備副使陳
元珂曹金俸令侍郎胡宗憲督之勦賊若失事者連
坐初宗憲遣還毛海峯坊降王直及直至下獄海峰
遂絕興倭目善妙等列柁舟山阻岑港而守官軍四
面圍之雖頗有新獲然海中數若毒霧賊憑高死開

我矣矣科先登多陷沒者是時新倭大至剿議慮其先後合殺為害時大屢下嚴旨促宗憲督諸將及時平賊宗憲懼得罪乃上疏修言水陸戰功謂賊雖未殄滅兵決可期月而待于是科部臣極言其欺誕并劾失事諸臣乃有是命 閏七月丙子朔丁酉巡撫福建僉都御史王詢言福建自被兵以來設叅將二員一哨于海一防于陸然水陸之任分而利害利南北之勢懸而首尾分各無信地互相觀望臣按閩中之勢福寧北路之要害也寇自台溫來者必犯之詔

安南路之要害也寇自廣潮來者必犯之誠得專將分守魚鱗水陸賊雖狡悍豈能越境請以福建福興為一路領以叅將黎鵬舉駐福寧水防自流江烽火門俞山小垵以至南日山漳泉為一路領以叅將王講駐詔安水防自南日山至浯嶼銅山至鍾走馬溪安邊詔凡水陸兵及諸衛所官軍有司團練民兵皆聽節制又福建省城介在南北之中而去海不五十里宜有重兵請更設叅將一人以署都指揮僉事曾清元之部領哨船選募精銳五百人往來閩安鎮東

福清並海之間與主客兵互相應援其本省原調廣西向武州土兵日久思歸宜從其便而于湖廣麻察二土司各調兵二千人之兵部覆奏報可 十月甲辰朔辛亥浙江岑港倭使葉柯海總督侍郎胡宗憲屢督兵討之不能克于是南京御史李瑚進劾宗憲私弱王直啓募巡按御史浙江王本固南京給事中劉克誨亦劾其老師縱寇濫叨功賞請行追奪克誨又言前淮揚之變知府石茂華劉崇文等嬰城自保願得援軍之力却賊冒賞御史馬斯臧偽增

攻次亦當併治兵部覆請切責宗憲而令查盤科道羅嘉賓龐尚鵬并勘斯臧等事上曰宗憲可軍務重寄宜去與留其令在廷集議毋黨親依違斯臧等本兵既破勦擬賞矣如何又劾其并議上于是成國公朱希忠等吏部尚書吳鵬等議言宗憲功多當切責得用如部議斯臧等事已前決當置勿問如上旨上手答曰妖逆賊直罪浮賊富本宗憲用計誘獲人皆知者小人嫉功會彼奏上玄瑞遂爾有言朕覽諸疏付之丞弼議擬用存公論耳是議亦不分是非不明

功罪宗憲其仍舊用心平賊以副簡眷未幾宗憲上疏自辯曰王直為東南大患節經兵部題奉欽依先有購求之文後有許降之議臣仰承廟算不惜身家而百計以圖之茲幸擒獲言者誣臣為私誘詎臣為專擅又以今歲繼來之寇謂由臣擒直啓釁致之是時嫁無窮之禍于任事者之身推原其意豈欲人皆畏首畏尾不敢一奮然擔當國事然後為可耶昔歲臣任巡按時徐海陳東麻桑之徐已盤據松江結崇柘林攻滅破邑者四年矣彼皆王直黨也果何人

招致何人啓釁乎矧直猶誦善戰久雄海上昔年以孤舟往泊列表總兵俞大猷時為泰將以福舡五十艘攻圍數月竟爾逃去以此觀之此首非可以力勝非可以常規者也方直跳浪海洋中外驚詫以為猛虎毒蛇不啻立富臣苦心積慮幸而獲之乃言者復以公麼視之夫直誠公麼與海上事無輕重也不足為臣功已矣而又妄得為臣大罪耶臣力竭智殫恐多毀集願畢力以除舟山餘孽退伏斧鉞唯聖明裁察上後報曰卿討獲妖賊人所皆曉特以獻瑞故人

不敢直指引軍事以害卿耳卿宜竭誠展布以平餘氛不允辭癸亥以倭寇犯溫台命率把總金盤指揮梅魁任同把總松江指揮任錦付御史逮問而寅改定儀真守備信地以新港至瓜儀六合隸之江防以天長南及江都高郵隸之陸防仍聽狼山副總兵卽制先是嘉靖十九年分江南江北倭信地江南專屬金山都司江北盡屬儀真守備既而以地方多故復于東海大河口周家橋設把總極港改守備並城增募將各有信地矣而儀真守備猶遺制之體統不

便于是巡撫都御史李遂以為言乃有是命 十一
月甲戌朔丙戌柯海倭駕舡出海總兵俞大猷等自沈家門引舟師橫擊之沉其末艘稍有斬獲各賊身赴洋而去由是福興潮廣間紛以倭警聞矣
三十八年正月癸酉朔己丑廣東原北黃岡倭流劫海洋饒平潮陽惠來等縣辛丑初浙江溫州永嘉良醫王沛招集鄉兵屢有新獲倭功及戰海廢失利元之總督石都御史胡宗憲以聞詔贈沛太僕寺丞立祠祭祀仍廕其子叔本為國子生壬寅總督浙直

福建右都御史胡宗憲以倭志未弭春汛伊邇請募山東民兵三千選委謀勇將官督駐蘇松常鎮防守兵部議從之二月癸卯朔己巳江西撫按官何遷鄭本立奏浙福徽桐廣兵往迭絡繹成取通江西既漫無名數可稽亦未有專官部領以致所過騷然有同寇攘乞行總督浙福及提督兩廣軍門自後期取廣兵量其多寡選委府佐或守巡官一員部領仍籍其名數先期移文江西俾預集并體廩糧兼使稽覈凡途路往還仍有仍前恣縱為民害者所部領官坐

以失職之罪疏下兵部覆言自兵興以來徵調四出在山東則調民兵槍手在直隸則調保河民兵及山西遊兵在河南則調毛萌盧及昨陳兵在湖廣則調永順保靖容美麻察等土兵沿途騷擾慘不可言宜行各撫按官將調遣事宜悉心計慮制馭有方斯為得策數可已未廣東倭流突福建詔安官兵禦之賊引眾犯漳浦三月癸酉朔癸巳倭犯浙東自象山縣何家硯金斗等處焚舟登岬海道副使譚綸引兵與賊戰于馬岡敗之斬首七十七級鳳陽巡撫都御

史李遂等言淮揚鳳泗東南重地式備久弛近者倭夷突入乃暫留京操各班官軍以為防禦但兵非恒役必無固志將非身設終難責成乞將議定存留班軍身初到當守及協同倉書官分領練防後發兵部言鳳陽八衛官軍輪班歇操原係舊制若將各班者常川督守則秋班者每歲京操事體有碍宜將皇陵衛官軍編立甲伍令副當守同守備中官時加操演專一防戢後發毋許別調其協同倉書官則以春秋二班軍番休者付之統領典同城操遇警候軍

門調遣報可甲午總督浙直福建都御史胡宗憲言舟山殘孽移住柯海即其焚業夜徒力已窮感小船浮海勢易成擒而總兵俞大猷恭將黎鵬舉防禦不早逃擊不力縱之南奔播害閩廣失機殃民宜加重治上命巡按御史逮繫大猷鵬舉來京訊治柯海倭之出海宗憲寔陰縱之故不督諸將要擊及倭既出舟山即駕帆南泛泊于浯嶼焚掠居民由是福建人大譁謂宗憲嫁禍南道御史李瑚遂劾奏宗憲數其三大罪瑚與大猷俱福建人宗憲疑大猷漏言于瑚

故設罪大猷以自掩飾如此辛丑倭犯江南崇明縣
泊舟三沙地方癸卯曉報 四月壬寅朔倭船數百
假轉掠江北揚州海門等處已已倭寇二十餘突犯
甌平海豐攻破黃岡城巡撫南贛都御史范欽等請
責成兩廣軍門移駐惠潮近地調兵剿禦事寧議掣
仍督謀勇將官一人領兵戍守兵部言兩廣苗情反
側人魚山寇出沒均宜周防請命提督兩廣侍郎王
鈞鑒兵曹松遠委才將精練土兵三千馳赴剿賊并
戍守要害倘倭勢重大徑自移鎮惠潮從之丙午福

建新倭大至且多費攻具先攻福寧州城經旬不克
乃移攻福安縣破之其沿海諸邑若長樂福清等疏
悉有倭舟是時廣東流倭往來詔安漳浦間浙江前
歲舟山倭移舟南來者尚七浯嶼加之新寇偏福興
漳泉等處無地非倭矣江北倭趨通州總兵鄧城道
兵禦之敗績指揮張谷死之倭進據白蒲鎮戍申錄
三十四年王江涇乍浦杭州北關等處漸獲倭寇功
陞授武生家兵趙凱等七人有差戾戍巡按福建御
史樊獻科勘上三十七年倭犯福建文武諸臣功罪

言倭相繼入寇流劫志安同安長樂漳泉之境陷福
清南安二縣巡撫都御史王詢督兵追勦賊于海
口在漳泉者隨亦剿殘而適總督胡宗憲巡撫王詢
原任署都指揮僉事王夢麒武舉楊永業功當首論
原任署都指揮僉事朱熙魯清指揮訂文翰千戶李
常春等當並叙革職恭將王麟尹鳳指揮張倫停俸
叅政萬承恭議碩紳副使邵樞僉事盛唐舒春芳王
時槐功可准罪死事知縣林成巡檢汪詔等宜賜贈
廕訓導鄔中涵等應加優卹及總兵李御朱諒等均

宜分別犒賞其福清知縣葉宗文南安知縣涂光裕
各失戍守罪當重懲指揮朱澈等五十七人並當按
問上命賜宗憲詢各銀四十兩紵絲二表裏夢麟准
復原職永業陞二級熙魯各陞一級文翰等給賞麟
等令復職衣等俱開俸准贖宗文光裕法司擬罪具
奏餘悉如擬已法司當宗文誦戍遂衛光裕以該縣
無城得未減降還方難職辛亥北洋有倭二十餘艘
副總兵藍鍾引兵出哨禦之倭舟泊三井沙我兵急
攻之斬首一百二十三級生擒一人倭飲入三沙不

出甲寅福建新倭自福州連江羅源等處流劫集于懷安閩縣各鄉鎮遂合眾攻福州府城不克環而守之是日恭將黎鵬舉以舟師擊倭于海中七星山屏風嶼斬首六十七級生擒六十八人己卯招發倭僧清授于四川寺院安置初清授隨侍郎楊宜所遣鄭舜功至寧波未幾總督胡宗憲所遣生員蔣洲復以僧德陽至俱上書求貢市朝議未允令並賞還歸未行間而王直就擒岑港所泊諸夷遂結艘拒我師焚德陽舟山所居道隆觀合勢開洋去清授原不與

諸舟同來又居定海七塔寺諸夷亦不索之至是尚竊留未遣宗憲疏言倭情已可見清授不必遣遂然留之浙面非宜請用洪武年間故事發四川各寺安插兵部議從之丁巳先是江北海道副使劉景韶以遊擊邱陞等兵擊原駐白蒲倭一戰于丁堰再戰于如皋東三戰于海安皆捷共斬首百餘級至是賊大聚其眾謀西犯揚州景韶復督陞等兵擊破之斬首八十級焚死一百七十九人賊奔入潘家庄景韶等皆大盡銳攻之復斬首一百二十八級初自南沙

登岬犯通州之倭至是勦絕庚申甯海倭合眾來攻淮安巡撫李遂親督恭將曹允新等禦之大戰于姚家灣自寅至申賊大敗斬首四百七十八級賊遁入姚庄我兵縱火焚莊賊死者二百七十餘徒餘賊奔陳莊我兵復追斬七十四級賊以殘眾退保廟灣丙寅海道副使劉景韶督兵擊倭于卽莊斬首四十五級賊西走次日復戰于新洲斬首七十八級賊奔新河口遁入民莊我兵以火攻之復斬首二百六十級賊悉焚死無一人得脫者是時江北流劫之倭悉殄

惟廟灣大夥據險固守不出我水陸兵環其四面攻之丁卯巡撫鳳陽都御史李遂言倭寇前結鯨揚帆直入楊樹港登岸焚劫次日徑犯狼山泊蘆潭港遂過通州海門至白蒲焚燒廬舍劫掠民財剽掠兵鄧成募造兵船戰具無不完備足堪防剿乃驕玩遲疑款賊倡煽乞正其罪得旨城怯懦縱寇法當速治姑革去職級元為事官領兵執賊事寧奏廖李遂嚴督將士戮力勦平毋得怠視已巡按直隸江北御史李昆龍等復言鄧成玩寇殃民及恭將朱仁指揮丁為

谷等俱屬有罪上命按臣城并仁為谷俱至京鞠治詔留兩莊運司庫貯批河銀二萬兩監課銀二萬兩于鳳陽軍門支用後巡撫都御史李遂請也已已總督浙直福建軍務都御史胡宗憲奏留兩浙監銀十萬兩以備軍興下戶部議浙省監課歲額不及十萬兩若復扣留則國課將未盡歸軍門矣且浙江加派兵糧銀四十七萬餘兩前議扣留折糧銀二萬兩不為不多今宗憲既稱客餉窘急宜量于浙江布政司而宗倉糧數內再留三萬兩及將運司見徵道負

一萬三千餘兩扣用如再不足聽于該省贓罰等項括用得旨准勒支運司見在餘監銀四萬兩急濟軍餉仍將改折南糧并監課道負者照數徵完補還餘監解部五月壬申朔先是舟山倭遁至舊浯嶼結剽賊洪澤珍等棲泊海山水陸分搜巡撫福建都御史王詢率兵擊敗之以捷聞止言原任恭待充為事官王麟黎賜舉犯總指揮魏宗瀚等緣事署都指揮俞事王夢麒逐剽有功乞命麟宗瀚等戴罪殺賊夢麒付兵部紀錄推用從之總督浙直福建都御史胡

宗憲及巡按御史周斯盛以倭犯寧紹台溫馳報下兵部度言自倭犯以來廷議增設總兵等官其餘選將練兵徵調將餉諸凡經略之規並詳且盡矣而免未次全效如往歲舟山之賊逆勒幾盡將謂無遺孽矣而春汛一臨羣然四集今各路登岸及在洋先後至省無慮數萬豈盡皆出哉定沿海頑民互相犄結或盤據近地或潛泊海洋方其煽亂則謂之未及其少熄遂謂之去乘其少挫使謂之捷幸其他往因謂之安耳如此不已恐徵調日煩催科日擾將致生

他變乞初宗憲等仰思重寄矢盡遠猷嚴督水陸官兵刻期剿絕毋徒紆目前之急必潛消意外之虞可也上然之江北兵攻倭于南灣斬首四十餘級我兵死傷亦多賊復欲眾固守巡撫李遂以數戰兵疲宜固圉之賊日久無食且水陸斯其行道可收全勝適政唐順之以為玩寇乃自操甲持矛麾兵以進屢挑戰賊終不出遂督兵入險賊舍銳東西衝我兵死傷甚眾順之自知失計以為賊未可卒破乃駕言經畧三山倭而去戊寅倭圍福建福州府城且一月至是

始解悉將輜重登舟環泊楠園洲等處辛巳巡撫鳳陽都御史李遂以四月以來禦倭攻次來報謂諸將奮力首戰于白蒲繼戰于姜堰賊已奪氣臣策其必奇廟灣遂命諸將星馳進上通山東兵至乃分布犄角屢致克捷先後斬獲真倭賊首級八百一十八顆生擒一十六名自倭患以來未有若此之大捷也上聞而悅之曰李遂督兵臨陣斬獲數多勞績可嘉先賜勅獎勵有功人員行按臣嚴寔議賞壬午福建倭攻永福縣破之癸未福建浯嶼倭始開洋去此前

舟山寇隨王直至岑港者也也浯嶼且經年至是乃適其之海峰者役移衆而築建屋而居戊子崇明縣三井沙倭賊合夥連至官軍出海邀擊斬首一百餘顆總督侍郎胡宗憲等以捷聞詔賜宗憲并視軍情右通政唐順之各銀三十兩紵絲二表褒巡撫應天都御史陳鏡二十兩一表褒餘獲功人員行巡按御史嚴寔具奏甲午廟灣倭被圍日久我兵水陸進攻百計戰賊終不出副使劉景韶乃督卒填壕壘甕樹木嚴兵逼壘而陣賊終不出乃令水兵載薪焚其

舟賊爭敗舟我兵乃撤其所營西街墻屋賊據營東街致死敵衆殺傷甚衆其壘益固于是景韶約二十日水陸進擊是日夜兩倭乃潛遁入舟我兵追據其巢進奔至鰲子港頗有新獲餘倭無幾不復能戰乘風開洋而去于是江北倭寇盡平丙申福建永福等倭駕舟開出梅花洋恭將尹鳳脩倭指揮張倚等以舟師分艦擊之斬首一百七級生擒九人已亥福建出洋各倭復回舟泊澳頭六月辛丑朔丁巳福建倭自梅花洋開船適恭將尹鳳以水兵追擊于橫

山斬首一百二十餘級生擒三十二名七月庚午朔戊子先是巡按浙江御史王本固南京御史李瑚各奏劾總督浙直都御史胡宗憲岑港養寇溫台失事按敗飾功之罪詔下查盤科道官羅嘉賓龐尚鵬從寔覈報至是嘉賓等奏覆岑港倭凡五百餘人于三十六年十一月隨王直至求市易及王直被擒見官兵浸逼曉舡上山據險屯駐至三十七年七月間攜帶桐油鐵釘移駐柯梅造舟至十一月舟成于十三日開洋去訖今泊福建浯嶼其温州三十七年之

寇則自三月間至流劫樂清瑞安永嘉平陽等境府城及瑞安樂清二縣並石亭村等所皆被圍逾月殺指揮劉茂朱廷鎔千戶周賓百戶劉源季爵秦杭鄉官僉事王德晉官王崇太等至六月初由飛雲港等處開洋而遁其台州之寇亦同三月間由松門澶湖登岫瀛突臨海黃巖太平仙居寧海天台等境且徧府城及太平縣城數被攻圍觀衛百戶陳椿太平縣典史葉宗皆死于賊至五月十九等日自第現大青開洋而去天台有遺倭潛穴仙居臨海知府漳倫督

兵夫逐捕至六月初六日擒斬盡絕已上岑港溫台失事始末大都如此至于文武諸臣功罪如恭將戚繼光勒賊無功通番有跡恭將張四維不能邀絕繼寇復逞犯慈劉英道賊酒米信地失防所當重究原任恭將張鈇寧村失守全軍覆沒把總梅魁遇賊先逃喪師同恤千戶朱光遠漏軍機按兵縱盜千戶王世臣朱球聞警委舟臨敵撤防指揮劉大有胡宸李苟等千戶張輔等百戶高世安等志切保身望風奔遁以上諸臣均當重究副使袁祖庚曹金等機宜市

害則崇全疎但已經革任似應免究兵備副使陳元珂擁兵自衛防守不嚴所當降調先任海道副使今陞巡撫王詢總理雖乏先事之防而失事則在離任之後似應寬宥至若總督浙直福建都御史胡宗憲柔佞陰人姦邪巨蠹欺君悞國秦寇殘民岑賊移駐柯梅自焚舟廠全浙所共知也乃稱官兵攻勦而妄行奏報欲飾其玩寇之愆溫台極被創殘荼毒官民人心所共傷也乃稱斬獲數多而更以捷聞求掩其殃民之罪擁動兵以自衛惡其警報之宵傳罪將領

以文奸專翼本兵之內召廉恥掃地沉湎喪心捧觴拜舞于軍前而伏地歡呼讚趙文華為忠義之帝攜妓酣歌于堂上而迎春宴客視總督府為雜劇之場鬪金投款權門而醉發狂言畢露其彌縫之巧千金追回章疏而旋更情節曲致其欺罔之私納賄弄權出行獄之巨奸若盜賊朱先等權倖將領專官給餉縱滑稽之武弁若指揮陳光祖富擬陶朱貪黷因仍征輸繁急喜通逆吳情為得策啓軍門倭主之誑指扣使遺餉為常規有結替銀山之說招募流勇加恭

奏盈庭皆狗鼠之雄假贊畫而陰為利謀入幕悉衣
冠之盜蔑視法典淵亂官常此一臣者宜置之重辟
以彰天討之公用沒人心之憤者也疏下兵部議覆
得旨繼光四維英華任仍同缺魁等下按臣遠間祖
庚等免究元珂降調宗憲詢策勵供職丙申江北七
星港倭流劫過金沙西亭將犯揚州海道副使劉景
韶督叅將邱陞等兵併力禦之戰于鄧家庄斬首六
十九級賊敗走仲家園我兵縱火急攻斬首二百八
十餘級賊宵遁戊戌江北諸兵追倭至錫園泰將邱

陞輕騎先進賊現無後繼盡銳來衝陞馬蹶被殺已
而我兵大至賊懼奔十窺陞山西驍將今歲江北之
捷率陞為軍鋒初于屢勝輕敵致敗諸軍無不惜之
八月庚子朔己未江北倭自鄧家庄敗後沿海覓舟
不得我兵自後急擊及于小海圍劉家庄白駒沙等
處各有斬獲賊勞旋困頓會雨乃奔入劉家庄就食
我兵四面圍之值總督胡宗憲遣江西副總兵劉顯
以銳卒千餘來援江北將士竭功在垂成慮為顯所
擯頃有言都御史李遂恐士氣不和乃檄江北諸

兵盡屬之顯軍收既一遂刻期進兵顯率所部先登
各營選鋒繼進縱火衝擊自辰至酉賊巢始破共斬
首二百一十四級賊奔白駒場我兵追擊又敗之于
七灶及茅花墩共斬首四百餘級賊衆盡殄壬戌鳳
陽撫按李遂陳志等各上言三沙之賊自蹈死地久
困之餘成擒無難而總兵盧鏜師老財費乃與陰相
締結資以舟糧令往江北地方禍延隣境其餘將領
若副總兵劉顯曹允新犯總帥應魁守備盧相等均
屬有罪乞賜重治上命革鏜職戴罪視事賂魁事撫

按官查奏應魁相祿職付按臣遠問題等令住俸殺
賊癸亥巡撫鳳陽都御史李遂奏留兩淮餘鹽銀三
萬五千兩充賞功之費戶部議覆從之九月己巳
朔己亥兵部覆巡撫鳳陽都御史李遂奏勅平倭
諸臣功次言本年江北倭前後四起一自楊樹港撤
港盧津港登岸一自甯港登岸俱併為一夥約三千
餘人自白蒲挫敗由沿海流至姚家蕩追殺殆盡其
殘孽四五百餘又在廟灣節次殺傷死亡過半所餘
不及三百乘雨逃遁一自廖角嘴山港登岸約三四

百人至曹家堡潘家莊勒殺盡絕一自青墩港登岸約六百餘人至新河口亦勒殺盡絕以四月初一日聞警至五月二十三日蕩平僅止五旬上深嘉諸臣功詔隆達一子入監讀書仍賞銀四十兩紵絲三表裏副使劉景韶總督胡宗憲右通政唐順之各三十兩二表裏景韶仍陞二級甲午總督浙直福建胡宗憲福建巡撫王詢等言今歲倭寇始犯泉州焚掠同安惠安等縣繼至福州攻燬福清永安等城既而蔓延于興化突走于漳州分投流劫民受荼毒今督率

將領統領水陸官兵擒斬過一千五百六十有奇即今內地稍寧蕩平有日因上諸臣功兵部以聞詔賞宗憲詢各銀三十兩紵絲二表裏詢仍陞三品服俸參將尹鳳銀十五兩參議顧鼎十兩署都指揮王麟知府熊汝達等各五兩署都指揮孫教等行軍門犒賞十月戊戌朔戊午提督兩廣侍郎王鈞言倭賊水陸登犯攻圍城邑官兵與戰前後擒斬一百七十三名額奪回被擄男婦稱是餘黨悉遁一時獲功失事諸臣請分別賞罰兵部議覆得旨賞鈞及豐潤伯

曹松谷銀三十兩紵絲二表裏知縣林叢槐十兩海通副使林懋舉准贖右叅議田揚奪俸兩月知縣李奇俊等允究署都指揮孫教等付按臣逮問甲子總督胡宗憲等言崇明三沙倭賊流突江北叅將卞陞身經百戰屢立奇功臨難奮勇竟隕鋒鏑若緊後陣亡之料寔有未盡之論請厚加恤典以慰忠魂僉事熊將前罪當懲後功足贖請宥其罪又言今後死事之臣以有功而又能死事為一等雖無功而能忠于所事者次之勤無可錄而事適不幸者又次之其或

失機債事身雖故仍須顯奪請定列死事之條立為輕重畫一之法兵部議覆上從其言却陞比照宗禮事例贈都督同知廕一子指揮僉事世襲其餘戮功侯查明于祖職上承襲立祠死所歲時致祭賞將不究十一月戊辰朔丁丑福建撫按官王詢等言黃崎漳港等倭突攻福清長樂逼近會城屯住洪塘南臺等地而中路遊兵叅將曾清束手無謀分守潭泉叅將王麟受財買港倭張僑張建郎等防禦無功指揮魏宗瀚陳孔誠等貪貨致敗海道副使邵樞調

度失策均宜重治詔平清麟任并僑宗瀚等付按臣
逮問擬奪俸三月蘇州自海寇興招集武勇諸市井
愚少成奮腕雄傑群聚十人號為打行禁火園詭詐
剽劫武斷坊廂間是年吳會歲侵各郡邑時有攘竊
應天巡撫翁大立既蒞任則嚴禁緝之訪禁火園諸
愚少名撤府縣捕治督責甚急及十月大立携奴來
蘇州駐劄諸愚益懼則相與執立以白巾抹額各持
長刀巨斧夜攻吳縣長洲及蘇州衛獄劫囚自隨鼓
譟攻都察院劈門入之大立率其妻子踰牆避去詣

愚乃縱火焚衙廨大立所奉勅諭符驗及令字旗牌
一時俱燬諸愚引眾欲劫府治知府王道行督募勇
即之將曙諸愚乃衝衙門斬關而出逃入太湖中官
司遣兵四散慘捕首從同二十餘人事聞上命
大立戴罪嚴督剋期殄滅以靖地方知府王道行等
付按臣逮問庚寅查勘倭情給事中羅嘉賓條上海
防四事一定督撫駐劄謂總督之權關係甚重必所
處適中乃可相機調度請今後總督官如值風汛或
移寧台或移嘉湖悉心區畫務收戰勝攻取之績一

崇粵溫信地各該將領平時各照所管關隘加謹防
守若遇賊勢重大攻劫城池不論遠近星馳赴援如
執信地為詞不行策應者論罪一修要害衛所沿海
舊有關隘各設衛所誠據險扼之要策今兵紀漸
廢請行督撫兵巡等官稽查各衛所隸關港幾處原
設火船火器若干責其把守防禦務臻定效一重臨
海府分浙東寧台溫三府寔居海衝一遇風汛首被
其害然寧溫猶有海道總兵兵備恭將而台州一府
未嘗設官總理請行軍門督令分巡僉事駐劄台州

後有銓授將駐劄地方分管道分填註文憑以示責
成部覆報可巡按福建御史樊獻科查勘倭寇犯海
口等處恭論諸臣功罪詔指揮劉繼良等戴罪殺賊
把總王登等各賞銀十兩恭將尹鳳等准贖指揮張
僑等各奪俸二月百戶馮城等贖完發落指揮王洲
等付按臣逮問丙申浙江定海縣戍守客兵久缺糧
餉知縣陳正道把總吳江以半月糧銀給散之兵遂
亂毀正道江冠服仍拉江入舟越宿乃歸之總督都
御史胡宗憲檄海道副使譚綸總兵盧鏜給銀二萬

而以安衆心而擒治其首事者同劾奏寧波府知府
同希哲貪肆勒取常例致激兵變及言正道識昧機
宜恭將張四維等鈐制無素乞行究治事下吏兵二
部言希哲宜令回籍候勘正道宜調用江宜逮問四
維仍聽原問從一歸結詔革希哲職并江等令宗憲
逮問具奏正道調用餘如擬總督浙江直隸都御史
胡宗憲劾上王直葉宗滿王汝賢等獄謂直等勾引
倭夷肆行攻劫東南繹騷海宇震動臣等用聞遣諜
始能誘獲乞將直明正典刑以懲于後宗滿汝賢雖

罪在不赦然往役歸順曾立戰功姑貸一死以開來
者自新之路事下兵部會同三法司覆議三犯俱不
可原仍將妻子財產沒入庶盡法律上曰直背革勾
夷罪逆深重命就彼梟示衆滿汝賢既稱歸順報效
姑待以不死發遣衛永遠充軍餘如議 十二月戊
戌朔壬寅巡按福建御史樊獻科言近歲軍興募集
武勇四方無賴子弟每以役兵報効為名所至騷擾
今廣浙閩俱有海警宜以三省兵應調募者悉遣還
原籍收為鄉兵即以待客者養贍不惟容兵免遠調

之勞而各地方且獲鄉兵之利計無便于此矣丙辰
巡按浙江御史凌儒奏浙東杜墳長亭等八場竈丁
逆遭倭患焚蕩殺擄傷殘已極乞動支運司沙地銀
五百七十餘兩在倉備撥七千六百七十餘石量行
賑恤戶部議覆報可庚申添設金山衛遊擊將軍一
員從巡撫應天都御史翁大立請也
三十九年正月丁卯朔丙子浙直視師右通政唐順
之既陞任淮揚巡撫乃條上海防善後事宜一禦海
洋言禦倭上策必禦于海而崇明諸沙并山各相聯

絡乃海賊入寇之路尤當預防自今每遇春汛宜令
蘇松兵備暫駐崇明寧紹兵備或海道暫駐舟山總
副將官常居海中督兵分哨如有艇賊入港登岸者
以次論罰并次更立賞格凡海中巡斬新倭一人即
給銀二十五兩以示優異一因海岬謂賊至既不能
禦于海則海岬之守為第二著而諸將往往相推諉
事以致深入今宜為約沿海力戰損兵折將則坐內
地不能策應之罪內地殘破沿海幸免則坐沿海縱
賊之罪又或均之為沿海地方賊由寧紹登岸寧紹

幸免殘破而殘破溫台溫台登岬溫台幸免殘破而殘破寧紹往歲但坐地方殘破者之罪今則宜并坐賊所侵入者其沿海文武將吏有能衝鋒禦賊不得登岬深入者雖無首級亦以奇功例陞賞一國海外沿海通逃之徒為賊嚮導者甚眾宜嚴行守臣多方招徠以消禍本又古者兵交使在其間自葉宗滿得罪而遁逃欲歸者不免自疑自蔣洲得罪而人以使絕域為諱宜量為寬減并開日本國通貢之途若抄犯如故則命朝鮮琉球二國承制轉輸之一定軍制

調募客兵坐糜糧餉今宜急募土著必不得已而調募且先取土著如處兵沙兵之類以充其邊方應募者亦必土人保任而後用之至于總督軍門歲調麻陽兵宜有定額如直隸幾千浙江幾千專為衝鋒之用聽川湖軍門選發俟土兵練成則調募悉罷一鼓軍氣國家承平日久文吏游談而養尊武臣恬嬉而保身每一當賊股戰却走顏色可憐又有過海風而顧目掉弦聞潮聲而耳聾心惕者如此而望長驅海島掃清大慙難矣宜責文臣督帥時帥戎服出入軍

中以作武將之氣武將臨陣時聞取潰校逃卒斬一二人以變士卒之耳目則軍氣自振一復舊制國初海岳近區皆設水寨今雙嶼烈港浯嶼諸島海賊巢據者即其故地沿海衛所軍伍素整屯田亦多及金塘玉環諸山膏腴壤畝頃皆古來居民置鄉之所悉可墾種漸福廣三省原設三市舶司所以收其利權而操之于上使奸民不得乘其便今數者俱已廢壞宜令諸路的時修舉一別人才文官舉海道副使諱綸等勅台州知府黃大節武官舉總兵盧鏜等勅狼

山副總兵曹允新一定期廟諱言外患未息內變恐作逆者必滋定海間水卒呼糧縛官劫獄此履霜之漸不可長請行各守臣豫設招懷撫諭之畧防海固圉之機其關於上斷然行之庶幾賊有期疏入下所司覆議令克新總調大節開任餘俱從之辛卯盜百餘人夜入揚州府泰興縣劫庫殺人守臣以聞得旨停知縣梁棟等俸及祀總呂圻各戴罪捕賊初江南崇倭水兵多游手少年為合應募之眾及事寧散還窮無所歸流落江湖間遂相聚為盜云 二月丁酉

朔己亥福寧銅山倭寇自前岐突犯泰順莒岡等處
守臣以聞詔福浙督撫官協謀剿除無各推避取罪
以江北未寧添設水兵把總一員于狼山民兵把總
二員于曹沂二道命原任大同參將朱云漢宣府遊
擊都英四海治守備岳岳各携家丁赴淮揚待用後
巡撫都御史唐順之奏也癸卯更定浙東守巡官信
地以台金嚴為一通文官則以分巡寧紹僉事改為
台州分巡兼管三府兵備武官則添設恭將一員守
之以寧紹為一通其原設寧紹台兵備副使及恭將

俱令止領寧紹二府以溫處衢為一道其原設溫處
兵備分巡副使令兼領衢州一府仍以寧紹分巡事
併于兵備通徒總督胡宗憲議也甲辰諭擒海寇王
直功詔陞實總督都御史胡宗憲等有差初宗憲遣
蔣洲陳可願招諭直等至三十六年十月直與王澈
葉宗滿等同倭日善妙等五百人泊舟岑港請納款
通貢市是時直母及子宗憲皆為至抗城直先遣澈
宗滿來見宗憲厚撫諭之令宗滿持其母與子書往
賊見我兵嚴備又澈不返迨迴未能決則要須澈出

乃登岸宗憲即遣澈往直備未信索我一貴官為質
宗憲遣指揮夏正指其舟直黨乃并前後往來官朱
尚禮等皆之直始輕身入揭軍門宗憲改為款言令
自繫獄待命久之直黨見官軍四集尋知直已下獄
遂支解夏正尚禮等得還歸至是時三年矣其當初
聞宗憲蒙賜勅獎勵下按臣數諸効勞人員功次遞
延不以時上宗憲乃自刊狀以聞請亟加甄錄詔下
兵部尚書楊博等會廷臣議皆言自直等踴躍朝廷
不惜萬金封爵之賞令天下討賊而宗憲卒以計擒

之功寔非常賞宜從重其一時共事諸臣若副總兵
盧繼都指揮戴冲霄紹興府通判吳成器或控扼要
害或冒險用間功宜優錄原任恭政今巡撫王詢副
使陳元珂原任總兵俞大猷恭將戚繼光張四維督
兵有紀中書羅龍文指揮陳光祖楊永昌朱尚禮童
華邵岳謝天興生員蔣洲陳可願方大志義士胡節
中武生朱見先後間賊及原任恭政胡克臣副使李
景華僉事李三畏都指揮王欽守備何本源畫地設
防協謀督餉均宜并叙大猷今負罪立功冲霄繼光

四維光祖洲節中本源俱奉旨選問宜准贖罪夏正
死事尤宜厚恤得首賊首擒獲寔荷玄佑爾等議功
並不奏請舉謝豈人心欣宗憲矢心為國殫竭忠謀
等績殊常宜加顯擢以示激勸其加太子太保左都
御史兼兵部右侍郎總督如故仍廢一子錦衣衛副
千戶謹詢成器各陞二級尚禮華岳各陞原籍衛所
千戶大猷冲霄繼光等八員俱准贖罪錄用夏正捐
身為實死事可憫贈都指揮使廢一子正千戶世襲
元珂等各以差賜養丁己南京振武營兵亂殺督儲

侍郎黃慈官舊例南京各營官軍月糧有妻者一石
無妻者減十之四春秋二仲月每石予折色銀五錢
及馬坤為南京戶部尚書奏減折色銀為四錢諸軍
始怨慈官性刻削每月各衛送支冊必詰其逃亡多
寡又奏停補役軍丁妻糧備軍益不堪是時中已召
入為戶部代之者尚書蔡克廉病不事、比歲大侵
米石至銀八錢軍中爭求復折色原額不見理每月
常以初旬給各軍糧是月已再旬慈官猶未支給是
日振武營軍掠期振武營者南京兵部尚書張整以

海警創設者也初議選各營精銳不足乃益以四方
趨健然京平法扼中選者不及十一二其所因集大
抵皆老少游手無賴者最集將赴操選鼓譟圍慈官
第慈官聞變急踰牆出因仆地不能起諸軍競前撲
殺之慈其屍于市痛加詆辱仍大呼脅兵部尚書張
整求賞整錯愕不能應會誠意伯劉世延趨至諭曰
爾輩但求賞易耳能從我惟爾所欲眾稍定翼日九
卿科道大會于內守備所兵部侍郎李遂揚言曰昨
黃侍郎之變遂親其自越墻死各軍特不當殘辱之

當據此聞奏不得稱叛因鹿亂軍退眾求賞遂叱曰
今日之事若求復妻糧月糧原額即可得求賞不可
得朝廷在上爾輩欲何為者乃令人各給銀一兩以
補戒折糧餉始散 三月丁卯朔丙戌兵科都給事
中王文炳言迺者浙直倭患稍寧而閩廣警報踵至
蘇松淮揚間將徒悍卒所在解嚴宜勅下本兵嚴所
以安民當兵絕寇之策兵部覆議安民莫如罷不急
之役蠲無名之征重懲貪官酷吏蓄兵莫如訓練各
處鄉兵嚴懲行伍者責之軍衛募自民間者責之有

司統施則當令沿海有司接轄所部居民有與盜通者許同里首告即寘之法而追其所犯銀三十兩賞告者又有無賴惡少竄入軍中巧立報效贊畫名色平居坐席公廩有事爭冒首功此輩亦將來禍本宜一切查革議入上曰朕所倚安民者守令耳近來各官恣意貪殘困苦小民朕甚憫之吏部都察院即移文各撫按官嚴加考察限一月內從實奏處餘皆如議行 四月丙申胡壬寅論南京叛軍罪首忠周山等論斬繫獄發滕彪等二十二人戍遼衛初侍郎李

遂既以計散遣各軍已而聞軍中籍、有言朝廷將盡誅各營兵陰相約欲叛入海遂患之與尚書張蔭議曰諸叛卒雖後宜撫處而首惡未誅非法也不聞元魏禁軍攻統軍張彞之事乎且衆尚洶、必俟奏報處分萬一機泄奈何乃托病閉閣卧給各軍安家小票各一紙以安衆心客召坐營官華思把總張勲等入卧內受計令刺訪首惡得山等二十五人各以三月十六日擒捕下獄因馳奏請處分兵部議叛軍賊殺大臣逼脅府部當即時斬首梟示上復命三法

司會科通官詳議改比縣殺制命使臣律俱斬秋決上曰庶遠本因堂高必無自遠之理士卒辱及大臣法新元時君立新帝者必法外凌遲黃懋官心存欺謗計使人為全屍而死失刑甚矣今所獲亦未可盡知果皆為首者可再議聞乃止坐首惡三人餘各以矜疑調發未獲者悉貫之按振武之變雖由侍郎黃懋官剋削致激然諸軍本為合恩少非有尺籍伍符一旦于都城之中肆行無上戕殺大臣乃竟置而不問國法蕩然矣于是四方效尤士卒戍主帥部民

設制使者紛、數起朝廷患其徒衆類皆姑息焉五月丙寅朔乙亥總督浙直福建都御史胡宗憲奏臣受命總督得節制三省一切調度兵食皆賴各處巡撫協心共濟而近多優游養望未有實見講求者即有疎虞臣何以自解夫各邊巡撫之與總督相見有定規今俱抗衡無遜諷意至于操江都御史則雖文移亦不復通臣徒擁總督虛銜而無其實請稍假以事權得為諸道主約其相見禮文亦宜依三邊督撫事例得旨宗憲此疏寔心任事可專大司馬兼院

院右正各撫標等官悉聽節制其三違督撫相見禮儀吏兵二部查例以開部覆總督體統委宜嚴重撫標等官相見毋得純用賓主敵禮總兵以下皆戎服庭揖至于移文俱用印信呈文詔可甲午巡按福建御史樊獻科奏福建山賊倭夷並起攻掠平和詔安等縣破崇武所城請勅守臣亟圖勦平會巡撫劉燾疏至言與賊連戰俱捷地方稍寧不如獻科言上以二臣奏報互異疑之詔兵部亟檄南贛撫臣范欽及燾協力平賊地方失事功罪令御史詳核以聞未幾

獻科復奏崇武失事狀兵部始知燾奏不定請速守所千戶郭懷仁等付獻科問停分守食事萬民英俸令戴罪視事燾姑寬勿治責以平寇自贖從之七月乙丑朔壬辰時南北寇孽微熾煩急貪吏肆行水潦荐至民不堪命則往、群聚為盜初河南人訛傳倭至鳳泗又言開封沒于黃河于是林縣有賊聚以數千計睢州亦有百賊犯其南關比知前傳言為訛即皆解散無復跡跡蓋亂之萌也八月甲午朔己亥福建賊兵三百餘人自沙縣將樂攻泰寧縣破之

守備王址率千戶劉兆元百戶戴權等敗之軍兆元率眾先奔址權戰死賊遂趨廣昌樂安尋奔永豐數城逃去巡按御史鄭本立以聞請論諸將吏功罪詔贈址都指揮使權正千戶各陞襲子孫一級兆元等逮問守巡叅議孫應熊等各奪俸戴罪勅賊先是福建以倭亂調募廣兵多輕徠無賴比至憑陵騷害日需犒賞有司不饜所欲即致行為盜云十一月癸亥朔己丑巡撫福建都御史劉燾類奏四五月間新倭與漁澳月港等處舊寇合謀由掠時臣甫蒞任

即定計擒之初戰于長樂間安先挫其氣再下興泉延月港崇武諸寇以及崎嶇漁澳之間兵之所遇陸無堅陣水無完艘凡擒斬七百有奇溺死者倍之乞錄領兵食事萬民英指揮王步麒等功疏下兵部議功燾第一總督尚書胡宗憲次之其力戰效勞者民英多麒及總督把總指揮官張弼張僑秦經國鄧一桂徐漁宜優叙聽勅叅將王麟請戎指揮鄭文思宜准贖陣亡指揮王程宜陞襲三司府縣官邵振許應元舒春芳等宜復勅得旨賞宗憲銀幣陞燾為副都

御史民英為布政司右叅議仍原職夢麒等各陞一級餘皆如部擬是歲倭賊偏福建沿海諸郡然皆十百為群各自振劫無總統司號令者素不能制任其散欲而去乃虛張功伐侈言謀勇然即其奏狀所列固未明言某日某兵與賊戰某地者也己丑詔停巡撫福建都御史劉燾倖全戴罪魁期勦賊奪邵武府知府邵憲久叅議黃肫貪事泰宗通舒泰芳等倖半年下都指揮張弼王夢麒等予御史問卹錄陣亡把總沈壽如例先是燾報捷稱水陸皆全勝地方畧

平未幾賊攻永春陷之流劫德化詔安漳平之間而內地群盜如大埔之寧賊南靖之水賊小溪之山賊龍巖之礦賊南靖上杭等處之流賊各乘間竄起而害賊張璉等最强燾應接不暇但殺牛饗賊擁眾自防而已時閩廣皆為賊巢燾報功既不寔性復貪怯不給廣兵行糧廣兵尋叛與群盜合于是閩清尤溪大田將樂泰寧建陽歸化新城樂安諸縣無不被殘破者官軍每戰輒敗惟報效把總沈壽率水兵遇賊于馬溪得斬數百人力盡死之總督胡宗憲巡按御

史徐仲樞以閩因叅知府邵憲久屬已多殘叅議黃肫貪事泰宗通舒泰芳等守土無備都指揮張弼王夢麒指揮千百戶金丹等或領兵逗遛或坐視無策俱屬有罪劉燾扭于小勝以致挫衄亦宜並論壽如死事例陞襲兵部覆議從之素山東僑健敢勇善騎射素無士行亦鮮取眾應變之畧遭時氣踵逆冒開府應觀其前後疏章皆滑稽誕謾恬不知恥真小人

之雄也

四十年五月庚申朔己亥先是科道官查叅總督浙

直福建尚書胡宗憲侵盜軍餉詔下浙江巡按申勸至是御史崔棟覆稱宗憲無他且言軍中所恃以鼓舞人心者財耳其中用間行餌賁賞謀賊舞之術居多若仗尺寸之間蓋以純墨約之寧遠有今日哉以臣之愚宗憲可原得旨錢糧既查明胡宗憲全照舊盡心督撫閏五月庚寅朔庚戌巡按來御史潘季馴劾上三十七年倭寇廣東諸臣功罪言倭自正月申犯潮州府達洲鮑浦等處所至將官不能禦或敗或走獨千戶魏岳百戶蔣期明鎮撫陳藩等戰甚

力斬首八十餘級生擒九十餘人賊始遁去我兵失
亡皆亦二百人岳等死之時總督侍郎王鈞已致仕
李嗣因這叙飭運籌督戰之勞請與撫鎮官及陣亡
將吏分別叙錄而論失事者之罪兵部議覆上命賞
鈞及巡撫周滿總兵官靖遠伯王璉各銀幣有差下
失事指揮馮良佐等二十二人及前為事指揮孫教
知縣蔡明復等予按臣論罪岳等各陞襲如例 七
月己丑朔癸巳以倭賊侵陷廣東潮州府大城所詔
奪惠潮泰將張四維俸三月分守泰張馮舉謀海道

副使鄭維斌分巡食事齊過俸各二月下本衛所掌
印捕盜等官董越等九人于按臣論罪知府何鏜等
准贖先是潮州敗倭自福建還入詔安大城海夫劉
五等及上底東界各兵因挾之為亂去年十二月乘
除夜城中無條伍等先襲入城羣倭繼之守城諸將
各棄印逃去至是年二月知府何鏜等督兵追捕伍
等始就擒斬首三百餘級事聞因有是命江西巡撫
鄒邦史張元冲疏叙去年十二月至今年閏五月間
廣流賊由光澤寧化等處突入江西境窺新城廣昌

將掠萬安泰和諸勅而贛軍門恟勸福建巡按御史
李廷龍亦報山城呂尚肆李占春等與福興潭泉殘
倭四出剽掠自建寧以北福寧以南無遠不為盜蔡
乞申飭福建都御史劉燾而贛楊伊志兩廣張景烈
期平定疏並下兵部議覆上以羣寇猖獗禍連三省
切責諸臣玩愒不行設策勦滅姑令各戴罪殺賊期
以九月報平如再誤事御史指名奏重治己亥巡
按江西福建御史改顧言李廷龍各以江西撫朝敗
書聞因言贛州一府為江西全省門戶自龍南安遠

相繼激變而撫臣護不省聞以致今日寇石城明日
寇瑞金又明日寇南安寇建昌而吉撫諸郡紛多
事矣先是南康之戰典史王元相死之贛縣收鎮之
戰百戶程龍死之今泰和之戰副使指揮諸臣又死
之此皆由門戶失防故寇得深入罪當坐南贛而江
西玩愒無條閩廣觀望失援之責亦不能辭乞將南
贛巡撫楊伊志江西巡撫張元冲分守南贛泰將李
賜守將李寧及福建巡撫劉燾分別議處副使汪一
中指揮王應鵬等血戰死事當卹餘事王應時重

仍被執亦當優叙因請假江西撫臣提督軍務職銜給以旗牌使得號令其下仍責三省撫臣戮力平賊命浙直總督尚書胡宗憲兼節制江西發兵應援江西巡撫曾加兼理軍務汪一中贈光祿寺卿廕一子錦衣衛百戶賜祭吳立祠王應鵬及百戶唐鼎陳策各贈官陞獎如例王應時陞江西布政使司左叅政仍分守九江道壬寅江西賊攻入玉山縣縱火大掠城為之空隨攻永豐縣破之八月戊午朔乙酉南京吏科給事中周京御史林潤等言江西南贛流賊初

由建昌繼及泰和殺擄文武大吏屢敗官軍茲且延及萬安永豐崇仁樂安諸邑而當事諸臣一籌莫展宜簡任南贛都御史選委附近良將及勅南京兵部發練卒策應之兵部復言南贛督撫將臣近已易置請并飭浙直總督封宗憲兩廣張某江西都御史胡松南贛陸隄福建劉燾協謀勦撫務如原限九月報平仍行南京兵部相機發兵策應詔從其議九月戊子朔甲辰總督浙直福建尚書胡宗憲奏浙江倭寇自四月以來合謀連縣屢犯寧台溫等曉我師禦

之戰于海者六戰于陸者十有二計前後擒斬一千四百二十六人焚溺死者無算今已蕩平其文武效勞諸臣則參將戚繼光督戰功最而僉事唐克臣義烏知縣趙大河等亦宜并錄上嘉諸臣功詔宗憲加少保總兵盧鏜陞俸二級繼光都指揮使各賞銀二千兩二表崇大河陞按察司僉事專理操練土兵溫處叅將牛天賜陞秩二級副使凌雲翼王春澤僉事唐克臣叅將呂圻等十九人各陞俸一級布政胡克臣胡松叅議唐受副使李倫各賞銀獎有差通判吳

成器等行軍門分別犒賞下失事祀總王彥忠劉震亨劉用光三人于御史閣十月丁巳朔辛酉山東巡撫都御史朱衡奏登萊青三府地瀕大海東近遼左南通浙直國家設軍分守甚嚴日者遼左告飢暫議弛登萊商禁以濟之其青州迤西之路未許通行今富民僑商遂假通赴臨清抵蘇杭淮揚興販貨物海出亡命陰相持結伴二百年悞國之防一旦盡撤頃者浙直倭患非後事之鏡乎宜申明禁約停止為便兵報復奏報可十一月丁亥朔巡按福建郎

史李廷龍類奏七月至九月廣東之程鄉賊三饒賊
塢下南安之倭賊及各路之流賊出沒諸郡無日不
報警其福興永三府則若海賊汀漳二府則若山賊
與流賊迭出為患而內地奸民佐之今崇安南靖二
城相繼告陷矣延寧二府近亦苦兵矣時事至此宜
痛絕失事諸臣以法然後賊可期上從部議降福
建行部司掌印著都指揮僉事張岳漳州府知府桂
嘉壽海道副使邵棟建寧兵備僉事曹司賢俸各三
級下漳州等衛指揮百戶等官卓顏榮等八人于巡

按御史論罪 十二月丙辰朔丁丑兵部覆總督南
贛汀漳都御史陸德言南贛叅將所部機兵多係兩
廣福建隔省徵發至即亡去請罷南韶惠潮汀漳掛
桂及撫吉等府州縣兵無調而徵其直歲輸軍門募
近地號勇充用報可

四十一年二月己卯朔壬戌福建同安倭寇夜襲破
永寧衛將指揮王國瑞鐘項千戶蔡朝陽降之 三
月乙酉朔戊戌兵部覆總督浙直福建江西尚書胡
宗憲言經畧江西四事一議將請于南贛改設副總

兵以吉安守備屬之于建寧撫州改設叅將以鉛山
守備屬之復設遊擊于省城而以鄱陽守備改為叅
將令專緣舟師控制九江一議兵以兵一萬七千分
隸前項改設將官部下令其各依信地悉力防守有
急則聽宗憲便宜調用客兵不從中制一議賞格言
擒斬流賊宜厚其陞賞如都御史胡松奏行近例以
勵人心一議報效言地方豪右之家及文武諸生中
有願募兵殺賊者聽其報効有功一體陞賞詔允行
六月癸丑朔丙辰以福建預年倭患兵餉匱竭從

撫臣游震得及左給事中郭汝霖議留料舉銀四千
二百兩寺田銀八千六百七十兩事例銀一萬六千
餘兩四十年分屯田折銀一萬九千九百二十二兩
三十九年果品折銀三千八百三十六兩蠟茶正價
銀一萬四千一百九十三兩補京價銀一萬四千三
百八十七兩俱免解部以佐軍需 十月壬子朔丙
辰福建新倭大至突犯福清改和等處 十一月辛
巳朔丁亥南京戶科給事中陸鳳儀劾奏總督胡宗
憲欺瞞貪淫十大罪大畧言宗憲本與賊首王直同

其時宜得劉陳可願等皆賊中奸細方直
快倭眾突港賊眾無幾而宗憲按兵玩寇實以壯
原蕩廢防檢交實往來乃許直海防之任與為約誓
若非皇上斷以必誅神人之憤安可雪也而宗憲自
立報功廟于吳山意欲既滿縱飲長夜坐視江西福
建之寇不發一矢徒日取駟逸官民軍前糧餉而斯
艾之腹削之督府積弊如山聚奸如蟻如鄉官呂希
周田汝成茅坤輩皆遊舌搖筆進為門客又且宣淫
無度納鄉官洪樵之女為妾通事吳來往健步徐子

明之妾皆出入督撫通宵無忌至如扣冠上供歲送
段元銀兩濫給倡優市販官職劄付軍器官廠私送
鄉官調發官軍原籍守宅尤其干紀亂常之甚者乞
加顯斥疏下吏部請下巡按御史勘報上特命錦衣
衛械繫宗憲至京問于是浙直總督缺遂不補已而
福建倭攻興化府城陷之倭自十月初犯福建其自
浙之温州來者則合福寧連江登岫海賊攻陷壽寧
政和寧德等縣自廣之南澳來者合福清長樂登岫
海賊攻陷玄鍾所蔓延及于龍巖松溪大田古田之

境無非賊者初浙江參將戚繼光與總兵劉顯等既
連破賊于林墩港等處聞之宗憲盡平繼光引兵還
浙過倭自福清來營澳登岫所麾兵擊之斬首一百八
十有奇遂行而閩倭至者日眾始攻興化城不克乃
合兵薄城下圍之且匝月至是城守卒勞罷賊問其
懈弛夜以布梯傳城入之開門放火城中方知賊至
百姓惶擾泰將畢高恭政蒞時為悉絕城甯通同知
吳世亮為賊所殺賊遂入據府至來歲二月始敗是
時劉顯在會城聞興化危急提兵往援至則城已為

賊所破顯大兵留江西勦應寇所提入閩卒不及七
百人且疲于屢戰倭新至勢眾且銳顯知不敵乃適
城為營以俟賊隙顯有威名興化人初聞顯至以為
旦夕破賊既而相持日久疑其養寇深以為恨十
二月辛亥朔乙亥以倭寇犯福清縣龍副總兵楊縉
回衛開往下蔡將黎鵬舉巡按御史問丙子詔浙江
巡撫都御史嚴查水陸兵將之數及累年督撫將吏
有無剋減狀以聞丁丑錦衣衛逮胡宗憲至請旨處
分上曰宗憲非萬黨自御史皆朕陞用任事已八九

年三呈上玄錫瑞近上玄秘皆致一手字數載無言
伊過近自鄰應龍初亦未專為國群邪朋害大臣罷
斥者不少既知諸人欺君何俱不早言今日乃言之
不已宗憲不自慎致招奏擾但王直原本兵議示獲
者五等封官今却加罪後來誰復與我任事其釋令
閑住

四十二年正月庚辰朔壬辰巡撫福建都御史游震
得奏上禦倭三事一浙江溫處興福寧州接壤寔倭
夷出沒之地而一時將官莫賢于蔡將戚繼光宜進

繼光為副總兵兼守其地而于福寧州添設守備一
員隸繼光節制仍令募兵三千以備戡守又漳州月
港亦通倭要地并宜添設守備一員即以指揮歐陽
深陞署都指揮僉事充之而聽節制于總兵俞大猷
一八閩之地延平建寧邵武乃其上游宜令建寧募
兵一千延平邵武各五百使指揮樂項統之以備警
急其分巡武平僉事亦加以兵備重其事權一閩中
自被倭患以來其官軍之以死勤事與婦女之死節
不辱者宜悉表揚以勵人心兵部覆如其言詔可

已廣東倭寇犯潮惠二府黃岡大灣等處壬寅福建
巡撫游震得以去年十一月倭寇攻陷興化府狀聞
初賊至先犯邵武殺指揮齊天祥轉掠羅源連江等
縣殺進擊將軍倪祿遂攻玄鍾所城及寧德縣入之
余勝直抵府城下會都督劉顯兵未至賊遂襲入城
殺同知吳世亮等又分兵攻陷壽寧政和二縣乞並
命該部計虜兵食浙直總督發兵應援部覆賊以旬
月內連破數城如陷無人之境帥府而下職守謂何
預事急之際請姑令戴罪立功其各省援兵請調浙

江新募義烏兵一枝以威繼光統之江西兵一枝令
撫臣自擇良將各星馳應援仍起丁憂叅政譚綸以
原官兼按察司僉事統浙兵二千二百人與都督劉顯
總兵俞大猷同心共濟以收奇功又廣東南灣為此
賊淵藪宜令兩廣提督張某引兵搗之使賊退無所
歸以其地丁料屯並諸錢穀約二十餘萬悉皆用以
佐軍興仍令南京兵部發馬價銀十萬兩濟之本部
仍備銀十萬兩俟緩急督發上悉命如擬行丙午提
督兩廣都御史張某紀功御史段顧言各條陳廣東

善後事宜戶部覆行三事一潮州海陽之聞望為倭奴入寇門戶宜設一全縣以增潮南之藩籬應割邵園者七潮陽之淡水宜設裁城一縣以控扼海豐惠來長樂之三縣之要衝應割邵園者四又程鄉縣之豪后新設平遠縣遠隸江西不便宜割程鄉與寧田糧立為裁城縣分仍屬廣東其原議割武平安遠里分宜還各省一饒平縣之絃歌大埔縣之清遠程鄉縣之溪南松源石屈龜漿諸郡向為巨賊所據今雖勦平田地拋荒宜將大都錢糧自三十九年至四十

一年盡數蠲免其餘量免其半一程鄉縣延袤千里原額至一十八圖豪猾營充千長隘官名色凌轢鄉民起盜之源寔由于此惠潮二府所屬諸縣皆然宜及今大造之年添設圖分增立里長督辦組役其他名色悉為除革疏上先行乃設澄海縣于聞望可番寧縣于淡水二月庚戌朔乙亥福建興化倭寇結巢崎頭城與都指揮歐陽深相拒久之不出深望見其兵少輕之直前挑戰伏發深與其下數百人皆戰死賊乘勝攻陷平海衛丁丑以倭寇攻陷興化府城

命提督兩廣都御史張鼎督廣周軍務調度兵馬分部擊之罷巡撫都御史游震得回籍聽勅令總兵官劉顯戴罪勦賊逮於收箱時器恭將軍高至京問罪初興化敗書聞震得已生失事奪俸既而巡按御史李邦珣言震得一籌莫展宜簡命大臣有濟變才者假以重權亟往拯之南京科道官范宗吳張士佩等亦言賊破興化時震得詐疾告休及城陷則避之福清不肯督兵救援顯此軍江口遠在三十里外駐營未聞提兵決戰而時器與高聞變即馳城夜出尚

未識其所往請各寘之理俱下兵部據覆大臣有威望累著擒賊之功者一時無如某賢宜重用之震得等誠駭怯有罪但顯素得士心臨敵易將恐一時難其代者宜令立功自贖俟事寧併論上然之乃有是命戊寅福建福寧倭寇自政和等縣襲攻寧德破之趙羅源入海轉薄連江登嶼時寧德已四陷矣三月己卯朔庚辰陞福建布政司右叅政魚按察司副使譚綸為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福建丁亥巡撫浙江侍郎趙炳然奏各省募兵多浙之義烏人夫福

是以致亂者民變為兵、變為盜其所由來漸也夫閩民皆盜治標之道不得不假于別省募兵而反求其本必須多方撫處使盜化為兵、化為民可也今又驅浙之民以拯福建之急臣竊懼夫浙之為閩也自今請令各省一意團練土著使人皆可用家自為守急則為兵緩則為農聚散之間而有歸著即不得已而召募亦必無本省次鄰省不得專派一方以釀禍本矣部議覆上曰各處積年團練土兵徒以虛文塞責迨至有事則行召募以滋繁擾其令巡按御

史每歲終嚴加校閱仍叙別所司功罪以聞 四月以申朔庚申福建新倭自長樂登岫流劫福清等處總兵官劉顯俞大猷合兵邀擊于遮浪磯之平海倭引舟出海犯總許朝光以輕舟抄之斬首四十九級賊乃盡焚其舟還屯平海癸亥復與化府并壽寧等縣失事諸臣罪逮與化衛指揮徐時場一輔法維勲通判李邦光百戶潘鑑易中孚壽寧知縣章統典史沈洪王濟等至京與翁時器等併問指揮等官胡紳等四十二人及副總兵楊縉泰將黎鵬舉俱下御史

建治副總兵俞大猷姑令戴罪勦賊都指揮徐高為文輝副使余曰德邵懷汪道昆恭張萬民英倉事金瀚曾一經各奪俸半年左布政使曾于拱署按司印右布政使盧夢陽各奪俸二月仍該提督都御史陸穗榮勵供職贈諸元事臣同知吳世亮為右叅議知縣周尚友縣丞葉德良徐九經訓導盧學顏為太僕寺丞各奪一子國子生遊擊倪祿指揮齊天祥張光祚千戶魯思亮邵子蕃張珊各襲陞其子二級丁邦副總兵戚繼光督浙兵至福建與總兵劉顯俞大

猷夾攻原犯興化倭賊于平海衛大破平之斬首二千二百餘級大焚刀傷及陸所溺水死者無算繼所掠男婦三千餘人復得衛所印十五顆自是福州以南諸寇悉平乙亥巡按廣東御史陳道基以正月間潮惠二府倭患聞乞速命督撫諸臣調兵分剿詔總督都御史張臬廉督各官調集漢達官軍協力剿賊以靖地方毋怠 五月戊寅朔庚辰巡撫浙江侍郎趙炳然陳海防八事一定兵額浙江領兵千把總等官漫無統紀宜將陸兵倣古什伍之制以次編立營

伍令總哨官隊等官分轄之而總屬于主將二提軍
伍浙江軍衛進亡數多請照舊清補三練民兵民壯
弓兵本為防盜奸而設宜嚴加選練不得聽官司
役占四立保甲浙地濱帶河海外倭內盜盜賊應徒
導引之姦細接濟之窩主在、有之宜推屋編次十
家為甲十甲為保各立之長使練習技勇互相譏察
協力防禦官司無得以他務煩擾五明職掌總兵參
將海道兵備官雖各有信地而臨事率多推諉宜分
任責成居常則將官操練而該道主于閱視遇敵則

將官攻勦而該道主于監督不得互譏六分統轄浙
直將官原設總兵一員駐浙江定海以統浙直水兵
副總兵一員駐直隸金山以統浙直陸兵而共以一
總督節制之但今總督既專則浙直分為二鎮而巡
撫浙江者于金山副總兵不得用之于陸巡撫直隸
者于定海總兵不得用之于海矣自今宜畫地分轄
在定海者止屬浙江在金山者止屬直隸各兼理水
陸兵務而有警則仍互相策應七歲哨應陸兵專責
以守險水兵專責以出洋有警互相聲援八公賞罰

將官有戰功者宜首錄不當與督撫同叙至于失事
論罪亦如之其在郡下尤當實不遺賤以致士心兵
部應如其言上督從之巡按福建御史李邦珍以二
月中福建倭寇攻陷寧德平海城及都指揮歐陽深
死事狀聞因言破平海者乃閩之南境賊其初自福
寧等處登岸破寧德者乃北境賊自福寧登岸皆閩
中大患而南賊尤劇已經累次調兵勦捕而總兵俞
大猷赴援滯滯遊擊何本源等私掣回戍兵致忠將
陷沒地方失守乞明示賞罰以昭勸懲上從部議令

張集譚倫嚴督劉顯等協力勦之刻期蕩平大猷姑
寬罪自效本源下巡按御史連問歐陽深賜棺殮銀
五十兩廕一子為世襲指揮僉事仍立祠祀之六
月丁未刑戾成巡按御史李邦珍劾上福建勦平倭
倭狀先是賊兩破寧德城屯據橫嶼、去縣十餘里
四面皆水路險阻不便深入故官軍與賊相守逾年
莫敢決一戰者四十一年七月內總督尚書胡宗憲
檄浙江恭將戚繼光部浙兵七千餘人援之令軍人
持草一束填河而進遂大破賊巢平之生擒九十餘

人斬首二千六百餘級焚溺死者無算奪被擄三千七百餘人印二顆乘勝勦福清牛田寇又破之進至興化同副使汪道昆等用火攻賊營焚斬盡捷聞下邦珍勦寃兵部覆諸臣賞宜從重宗憲雖去任仍當優錄上命賞宗憲銀二十兩絲幣二襲陞繼光署都督僉事陞都指揮戴冲霄二級道昆及浙江監軍副使王春澤把總等官吳惟忠等一十九人各一級仍與福建副使等官金立敬等四人各賞銀有差是日浙江巡撫趙炳然亦奏福建餘賊于四月中流

入浙江界官軍逆戰于連嶼陡橋石坪等處敗之斬首百餘級既而新倭百餘人亦犯石坪我軍乘勝追勦無一生還者疏下兵部議覆得旨炳然督勦倭寇一月兩捷賞銀四十兩彩幣二襲宜益用心飭脩以副委任七月丁丑朔壬辰巡撫福建都御史譚綸以四月中平海大捷聞言賊自興化破城後乘勝攻陷平海據之我兵方議大征會長樂縣新倭自福清渡江謀趨平海合營總兵俞大猷刻期遮之于途擒斬幾盡餘黨俱遁入海平海賊聞之始懼欲逃為官

官所扼不得出乃移營消林進雨時刻總兵戚繼光自浙應調至臣素知其勇畧使領中軍頭左軍大猷右軍及戰繼光先進薄賊巢左右營繼之四面合圍因風縱火賊元戰皆灼爛巢中積屍及膏無一人得脫者因叙諸臣功以繼光為首頭大猷次之募兵督戰如副使汪道昆叅議萬民英又次之先驅陷陣如把總胡守仁等又次之邀賊助陣如義士許朝光劉文敬又次之而二司府縣等官萬衣等之給餉紀功屯兵分守均宜叙錄至于江西巡撫胡松南贛巡撫

陸穩浙江巡撫趙炳然調兵赴援之功亦不可求而原任巡撫游震得指授于去任之日叅政翁時器效死于戴罪之時勞績並著固不當以昔日之過而盡掩其功也疏下兵部議覆得旨天地宗廟垂佑八閩底寧各官協謀戮力功寔可嘉給陞右副都御史巡撫如故繼光陞署都督同知仍磨一子為原衛正千戶各賞銀三十兩紵絲二表裏頭于祖職上陞二級大猷一級各賞銀二十兩紵絲一表裏道昆陞一級民英陞俸一級守仁等二十一人各陞二級朝光次

欽各授原籍所鎮撫仍與守仁等各賞銀十兩炳然
松檟各三十兩二表裘衣等十二人各十五兩震得
令按臣詳勘前後功罪以聞時器仍逮京從公問擬
十月丙午朔辛亥福建巡撫譚綸條陳防海善後
事宜兵部覆行其五事一復水寨舊制自福寧南下
連漳泉置水寨五以扼外洋法甚周悉今宜從舊以
烽火門南日山浯嶼三嶼為正兵銅山小徑二嶼為
遊兵寨設把總一員領之而為之分信地明斥候嚴
會哨殿功罪使綜覈有經坐收寔效一處兵將副總

兵戚繼光宜擢為總兵鎮守金門仍增設坐營都司
一員把總二員充其任使其原設三路恭將宜改為
守備總兵官俞大猷宜復還伸威營與南贛軍門事
權為一在福建止備汀漳二府山寇一處客兵福建
所募浙兵列為二班、各九千人上班者以七月初
一日為始用防秋汛至十月散回下班者以十月初
一日為始赴戍所防春汛至六月中散回更番迭上
歲以為常不得變亂行伍違悞戍期一團練主兵各
縣頒設民兵宜汰其老弱盡以精悍者充補仍分為

二部一為本縣掌印官訓練防守一屬巡捕官赴府
團練每歲委武職一人統督該府掌印官監督兵備
道以時閱視別其勤惰而賞罰之一申明職守沿海
及腹裏府州縣地方與衛所同任一城及衛所自任
一城者若遇攻圍不能固守衛所掌印捕盜官俱照
守邊將帥失陷城寨者律斬其府州縣捕盜掌印者
送部降級別用自今宜申明職守著為定例
四十三年二月甲辰朔戊午福建總兵戚繼光追擊
仙遊縣殘倭大破之時閩中舊倭畧平餘黨復糾新

倭萬餘攻仙遊縣城圍之三月繼光引兵馳赴之大
戰城下賊敗趨同安繼光麾兵追至王倉坪斬首數
百級墜崖谷死者無算餘眾尚數千奔漳浦縣之蔡
丕嶺繼光分其兵為五哨自持短兵從蹤緣崖披
抹而上追擊賊伏發繼光氣愈厲督各哨兵入賊巢
殊死戰擒斬又數百人于是閩寇悉平其殘寇得脫
者流入廣東者掠漁舟入海癸亥吏定鎮守江南分
守江北信地以江南屬之總兵劉顯專駐吳淞以江
北屬之副總兵王應麟專駐狼山各更勅書并鐫開

防給之從撫按官王廷芳奏也 閏二月甲戌朔丙申福建汀漳二府盜據赤水大湖等寨與江西連城施合拒傷官軍漳平知縣魏文瑞死之贈文瑞光祿寺少卿侍祭元尹尚賢等倖戮罪立功 三月癸卯朔丁未詔速廣東恭將謝勅至京問初廣東歸善縣盜溫七伍端詐亂都御史張鼎勅初討之初不設修為盜所乘殺指揮王佐等初懼逃歸原衛至是提督侍郎吳桂芳上疏論之故有是命已未廣東官軍擊潮州倭寇破之初歸善縣盜伍端溫七既破恭將謝

勅兵未幾溫七兵敗被擒端自縛軍門求救賊自効端即所謂花腰降也總兵吳繼爵俞大猷受其降都御史吳桂芳至因使為先驅嘗賊官軍繼之圍倭于鄒塘四面舉火一夜連克三寨焚斬四百餘人捷聞上曰廣東倭寇連年征無功桂芳繼爵新任即有此捷其各賞銀二十兩紵絲二表裏仍令會同吳伯明俞大猷嚴督各路兵乘勝蕩平以紓民患其餘功罪候事寧之日勅處 六月辛未朔癸酉御史陳瑞勅上三十八年夏崇明縣三沙堡倭諸將功罪詔陞

指揮任維琬等二級守備高從等一級其餘贖罪以賞提問有差丙子添設廣東海防僉事一員廣東府設海道副使駐劄省城兼理市舶會倭亂海道遠寄備惠潮以市舶委之府縣于是提督兩廣都御史吳桂芳請自來莞以西直抵瓊州屬副使攝之仍制者夷而更設海防僉事巡歷東莞以東海豐惠潮等處尋崇德有詔如該督設埃事實乙之辛卯廣東官軍大敗倭寇于惠州海豐縣倭初自福建流入廣東會兩廣而竄各軍門微調漢土兵大集乘其初至急

擊之賊懼悉奔崎沙甲子等澳奪漁舟入海遇暴風舟皆覆溺得脫者僅二千餘人留七海豐金錫都督兵俞大猷帥官軍四面圍之相守且二月賊食盡欲走報勅副總兵湯克寬伏兵大埔察海口以待之賊至伏發賊乃大驚援克寬斬其渠帥三人恭將王詔等兵繼進賊遂大潰擒斬一千二百餘人各哨軍前後所得零賊又一千餘人于是餘倭無幾不復能軍微遁入山藪各兵乃分道緝之 九月庚子朔丁未原任福建巡撫譚綸以同儕守制上言自閩中設倭

以來臣經畧便宜自五寨三路之外已備、有皆
皆救患于目前而未及久安計也。因陳善後六事
議時言自古軍中必令大將運籌而佐以偏裨今獨
恃一威雖光令其左右四面當寇繼光雖信才
勇力亦不能及也。福建都行二司有備員者六人乞
勅該部行撫按等官考察去留舉才者補之。隨宜調
用如守備胡守仁把總傅應嘉者以充則官不必備
而分任有人矣。一議兵福建之兵所以積弱者為未
練也。臣常練之而又病于未專也是以客兵終不可

罷然非策矣。乞許撫臣得取各縣團練民壯之半與
各巡司弓兵給以客兵之食集之省會分為二營、
三千二百人設練兵都司二員分統訓練則可以漸
減客兵而增主兵但軍旅之事法當威嚴訓練之初
易生謗怨仍乞假之事權不從中制使主帥之令得
行于下而後寬效可臻。一議食福建賦稅自兵興以
來未入于朝廷者多矣今議者必以寇亂稍寧欲為
催徵之計不知瘡痍未起荒蕪未闢而一旦督追數
年之逋是政之盜也宜下撫按酌議已徵者量留地

方未徵者姑免追併一覓海禁閩人濱海而居非往
來海中則不得食自通番禁嚴而附近海洋魚販一
切不通故民貧而盜愈起宜稍寬其法一增設縣治
汀漳延平間縣治太遠不便防奸請立縣于河津東
西坑東洋三處令有司就近約束一議處有司本
邵縣僻在山海法令疎濶民易為亂今後宜慎簡甲
科中有才望者以任守令勿以棄殘舉貢及蔡用江
廣之人就近銓補疏入下所司議覆先行惟寬海禁
設縣治行撫按官再議以聞提督兩廣侍郎吳桂芳

等以海盜擾閩上嘉桂芳及總兵俞大猷吳繼爵巡
撫吳百朋及恭將王詔功各賜銀幣復報劾總兵
湯克寬祖職所上功次仍令御史核覈具奏
四十四年正月己亥朔丙辰巡按直隸御史溫如璋
條上倭倭方畧一修城堡以防要害蘇松濱海倭夷
出沒宜于川沙吳淞之間修復旱寨舊城以防嘉定
上海劉家河港口更建小堡一所七丫白茆等處各
設水船旱棚以防太倉諸徑一裁武冗以專職守蘇
松恭將宜復駐金山團練諸軍守蘇松二府其柘村

把總改駐崇明統兵防守金山遊擊似為冗員宜
一聯條禦以國防守浙直接境不得互相推委宜將
會哨兵船通令督府置立哨簿委時官稽查在狼山
福山者遠哨于崇明而專守三沙一帶在松江嘉興
者遠探于外洋而會守獨山一帶如江北兵船不至
三沙浙直兵船不會獨山皆以守條不致掄罪疏下
兵部覆如其議惟裁武冗一事仍行撫臣再議以聞
三月戊戌朔辛酉御史林潤言歲年逆賊汪直勾
倭內訌罪在不宥直徽州人與羅龍文姻舊遂行十

萬金世蕃所擬為受官龍文亦招集王直通倭餘黨
五百餘人誅與世蕃外投日本按世蕃所坐死罪非
一而缺望誅上尤為不道請同龍文俱比擬子罵父
律處斬世蕃量追贓銀二百萬兩龍文二十萬兩所
侵南昌倉地仍沒入官揚州第宅責令彼處官司交
賣價銀解部命會都察院大理寺錦衣衛從公鞠訊
具以寔聞于是刑部尚書黃光昇等復勘寔其交通
倭虜潛謀叛逆具有頸證前擬未盡其辜請正典
刑以洩天下之憤得旨既會問得寔世蕃龍文即處

斬所盜用官銀財貨家產令各按臣嚴拘二犯覲丁
盡數追沒入官按嚴世蕃一兇罔鑒子耳其濁亂朝
政本其父高得政日久上末年深居西內崇事玄修
不復與外庭相接故得掩蔽聰明盜弄威福乃至登
國帑竭民膏而不足滿其溪壑塞公道悖天常而無
所用其忌憚即其罪狀宜坐姦黨之條豈謂無可殺
哉迨謂疏指為謀逆法司擬以謀叛悉非正法也此
籍沒報至嚴氏貲財已稍、散逸按臣奉詔徵之急
不能如數乃聽彭孔等指攀于是株蔓及于無辜一

省駭然矣 四月丁卯朔甲申倭犯通州呂四場等
處官軍禦之賊敗遁轉掠至江工三沙剽劫兵郭以
等帥舟師迎擊之于海中沉其舟斬首百十三級戊
子倭寇犯浙江溫台曉官軍出海擊敗之于鴟口竹
嶼逐出外洋而還甲午倭寇自浙江台山海洋突犯
福建福州總兵戚繼光督將李超把總魏宗瀚
合水陸兵擊敗之斬首二百餘級乘勝追勦原犯永
寧倭斬首百餘級乙未巡福建都御史汪道昆言福
建軍餉計歲用三十二萬乞將加派餉銀并撫按司

通莊罰以五年為率俱留下戶部議准留三年缺
事寧照舊解京 八月乙丑朔禹壽聖節原任總督
尚書閣住胡宗憲進法秘十四種俱留覽 十一月
甲午朔己酉浙江巡撫都御史劉繼奏浙省自有倭
警以來以兵餉浩鉅加徵山蕩稅銀五萬五千餘兩
緣山多荒石蕩惟潛水比之成熟田畝不同小民不
勝其困今幸海波不揚宜從汰省臣多方訪詢極力
撙節凡裁革各衙門冗役銀三千七百餘兩量減各
營炊爨火兵銀一萬二千餘兩扣除湖台水陸官兵

銀二千八百餘兩發義烏兵番休回縣戒糧囤操省
銀八千七百餘兩共減去銀二萬七千三百有奇可
免山蕩稅額之半請自四十五年為始酌量減派以
蘇民困巡按御史龐尚鵬亦以為言部覆報可 十
二月甲子朔辛巳巡按浙江御史龐尚鵬類劾是年
四五月間倭寇分遁犯寧波溫州二府諸家尖烏石
塘等處各官軍出海斬獲功上從部議陞巡撫劉繼
俸二級海洋恭將吳國職一級副使查鋒謝鵬舉各
陞俸一級遊擊艾陞等賞銀十五兩知府吳道直等

廷親等十兩

四十五年正月癸巳朔庚申革惠潮總兵俞大猷職
開任命福建總兵戚繼光兼管惠潮二府并仲威營
總兵事先是四十四年十月初官軍圍海賊吳平于
南澳繼光將陸兵大猷水兵夾擊大破之平僅以身
免奔饒平縣之鳳凰山其眾稍集勢復振時繼光
留學南澳餘賊獨大猷所部叅將湯克寬李超都司
白泚紀傳應加等引兵躡平後連戰俱不利平遂趨
樟林掠民舟出海事聞福建巡按御史陳禹言奏平

初潰圍得脫係大猷等所分信地及追戰又不力法
當重懲廣東巡按御史陳聯芳復劾大猷在廣數年
兵民相繼煽亂束手無策宜急擇一良將代之上乃
詔罷俞大猷而命繼光兼鎮閩廣時湯克寬已陞狼
山副總兵因廣寇未平復留聽繼光節制候功成之
日方許離任 四月壬戌朔閩廣官兵追擊海寇吳
平于安南番橋山澳大破之初平自陽江為諸洋戰
敗奔安南提督侍郎吳桂芳檄安南萬寧宣撫司發
兵征勦遣叅將湯克寬都司傅應嘉等以舟師會之

夾擊平于萬橋山下會暮大風我軍用火攻焚平所
乘舟平軍大敗赴水死者無算官兵生擒賊眾及斬
首共三百九十八人 八月己未朔乙酉提督兩廣
侍郎吳桂芳原任巡撫福建汪道昆各以兩橋山澳
捷聞道昆據僉事畢竟立初報稱吳平已生擒桂芳
獨疑之以為平素狡猾賊必不肯自投傳應嘉靖時內
以就顯戮今初報生擒之妄已不待言即自沉一疏
亦止據賊黨供報彼時風火交熾之中昏黑莫辨之
際何由知其必死也因劾應嘉妄報當罪而湯允寬

不能乘勝窮追亦當議罰 九月戊子朔壬辰復設
柘林守備以澄海潮陽二縣水兵隸之令往來而澳
及河渡門等處備盜時吳平既敗餘黨陳新老林道
乾等復歸南澳議者以南頭參將去海洋遠不便律
壓欲于南澳別設參將募重兵守之侍郎吳桂芳以
為澳中地險而駛在勝國時設兵戍守其後戍兵即
據之以叛此所為禦盜生盜覆轍昭然不如置戍柘
林而以南頭參將及該府捕盜官節制督察之使報
可 閏十月戊子朔庚戌巡撫浙江兵部右侍郎劉

鐵言浙自倭寇侵擾悉增田地山蕩稅額以給召募
兵餉臣自入浙減汰諸司在官冗役扣省山蕩額外
之稅固已十去其五近復遞汰所募民兵補以衛所
軍丁之驍壯者計民兵五總今僅留其三凡省兵餉
四萬兩餘宜重減田地所增餉銀十一稍黜民困今
軍丁既經選補餘者又充騎兵目後操練精熟軍有
實用則民兵可以漸而停省餉銀可以漸而罷徵定
地方經久之至計也



嘉靖倭亂備抄二卷

兩淮鹽政
採進本

不著撰人名氏始嘉靖二十三年日本入貢終於
四十五年閏十月凡倭之搆亂以及平戢始末皆
載之大旨謂倭亂始於謝氏之通海成於嚴嵩之
任用非人功罪顛倒所言比正史爲詳

平黔三記一卷

〔明〕趙汝濂撰

上海圖書館藏明刻名臣事據要編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平黔三記

一卷》提要

平黔三記

大理趙汝濂著

秀水項鼎鉉訂

洪武五年壬子五月

高皇以雲南未服乃遣翰林待制王禕使雲南招諭故元梁王把匝剌瓦爾令人朝禕至雲南諭梁君臣以朝廷威德亟奉版圖歸順可保爵祿不聽館於別室數日見之入引陳友諒張士誠檄廓帖木兒等敗亡及元主北走事反覆諭之梁君臣相

平黔三記

一

顧駭愕且聽命會故元遺孽竄立沙漠者遣脫脫自西番入雲南徵兵欲與連和以拒我師知有中
國使臣在以危言脅梁王令殺禕且謂之曰國家
覆不能救反附他人邪即躍馬去梁王不得已
出禕見之脫脫欲屈降禕罵曰天既訖汝元命
燭火餘燼欲與日月爭光乎吾有死而已豈為汝
屈汝朝殺我大兵夕至矣遂被害平章達里麻為
具衣冠斂而葬之事聞

高皇命傅友德為征南將軍沐英藍玉為左右副

將軍陳桓胡海費聚咸屬焉率師三十萬徃征之
審諭友德曰雲南僻在遐荒萬里師行當知山川
險易朕博覽輿圖得其阨塞進取之計當自永寧
先遣別將向烏撒大軍繼自辰沅入普定分據要
害乃進兵取曲靖曲靖雲南襟喉也曲靖既下乃
以奇兵趨烏撒大軍直搗雲南彼疲於奔命破之
必矣雲南既克分兵趨大理勢將瓦解其餘部落
且聞風納款不必盡煩吾兵也師行

高皇親餞於龍江傳友德等師至湖廣命都督郭

平黔三記

二

三

英陳桓胡海率兵五萬由永寧趨烏撒路多險阻
諸將欲深入郭英曰破敵貴先聲攻取必自近始
舍近趨遠非策也遂以兵攻赤水河去河二十里
為營時久雨水暴漲賊恃水不虞兵濟英乃令諸
軍斬木造筏夜半濟河比曉敵始覺大驚而潰生
擒阿容諸蠻由是雲南諸郡邑皆震十二月友德
大軍趨貴州攻普定擒安蠻羅鬼蠻犵狁悉降又
攻普安下之留兵戍守遂會沐英等師進取曲靖
梁王遣其司徒平章達里麻率精兵十萬來拒沐

英曰彼謂我師疲未能深入乘此可破也遂兼程
進會大霧四塞衝霧行抵白石江霧霽兩軍相望
達里麻大驚擁眾逼水而陣友德欲濟英曰未可
宜別遣一軍泝上流潛渡出其陣後鳴銅角樹幟
山谷中為疑兵攜其眾殫悉渡師搗其虛蔑不勝
矣友德從之達里麻倉卒引兵出戰陣亂友德乘
之矢石交發呼聲動天地戰數十合縱鐵騎衝其
中堅連斬數十人遂大敗生擒達里麻俘甲士二
萬友德縱降者使各歸業夷人大喜軍聲益振遂

平黔三記

三

三

克曲靖乘勝克楊林烏撒六涼州擒帖木兒王子
兄弟破越州龍海諸寨遂與藍玉趨雲南梁王聞
達里麻被擒大懼走滇池島中先自縊其妃投水
死英進至板橋故元右丞觀音保舉城降英入城
收梁王金印并符信圖籍時故元右丞實卜聚兵
赤水河及聞大兵至遂遁去友德令諸軍城烏撒
實卜復引諸蠻兵撓之友德乘高奮擊蠻眾大潰
斬首三千級實卜遁遂城烏撒得七星關以通畢
節又進至可渡河於是東川芒部諸蠻皆降得金

銀銅印七十四顆馬數萬匹

高皇遣使如友德軍以勅獎諭之曰比聞雲南既克然區畫布置尚煩計慮前已置貴州都指揮使司然去雲南尚遠今雲南必置都司以統諸軍其新附民夷必置布政使司及府州縣治之然後雲南可守也友德承制置布政司及府州縣宣慰司長官司籍其戶得四萬七千有奇十五年正月英等狗建昌澂江臨安尋甸楚雄皆下之二月引兵攻大理倚點蒼山洱海為固土酋段世以五

平黎主記

四

三萬世

萬眾扼下關英令藍玉王弼率兵由洱水東趨上關胡海由石門間道繞出點蒼山後攻下關踴躍謹呼蠻眾驚亂遂克大理擒段世友德分兵取鶴慶略麗江破石門下金齒於是車里摩娑和泥平緬悉降二月友德遣使以故元梁王家屬及威順王之子伯伯等送京師因奏雲南屢經兵燹歲用不足已督布政司覈諸衛見糧計一百八萬二千有奇給軍食恐不足宜以今年所徵糧并寺院入官田與土官供輸鹽商中納戍兵屯田所入并給

之夏四月烏撒東川芒部諸蠻復叛勅友德等合兵討之友德乃會英進擊大破之斬首三萬餘級蠻復寇普定又遣顧成擊破之五月

高皇勅吳復費聚曰符到可報三將軍凡烏撒烏蒙東川芒部盤江關索諸蠻悉蕩平之若通關索嶺慎勿與蠻戰嶺上當分兵直搗巢穴掩襲之使彼各自救不暇糾合以抗吾師其傍諸土寨即未能下候三將軍師至合力攻之必克也勅至聚與復等遂進兵攻關索嶺及阿咱等寨下之斬首數

平黎主記

五

三萬世

百遠近大震餘黨悉降蠻地始定友德乃議設大渡河守禦所以千戶吳忠守之又以烏撒烏蒙芒部三府地近四川奏改隸四川布政司從之復降勅獎諭友德等詞極褒美七月友德英等分兵攻未復諸蠻以指揮馮誠守雲南土官楊苴最桀黠給其眾曰大軍遠出雲南城虛弱可圖也糾眾至二十萬合三十六營會於城東南時城中食少倉猝聞寇至甚憂誠與指揮謝熊以孤軍拒守修樓櫓戰具多置強弓弩于城上賊至射之輒應弦而

整賊駭愕拔營夜遁去至永寧羅次江川據險
柵欲圖再舉英與馮誠等合兵勦捕之斬首六
餘級生擒四千人諸部復定

高皇以雲南平遣耿炳文往諭友德班師留沐
鎮雲南友德即日班師英辦方物定貢額視民
均力役民賴以安其麓川緬甸車里八百媳婦
等國皆遣使內附

夫黔中古南詔地在鬼方之西三代所未綏漢武
帝通牂牁越嶲銳志圖之而黔若金齒終未入版

平黔三記

六 三

圖唐一興師覆衆四十餘萬自昔以來未有郡縣
其地寧謐底定如今日之威者蓋

聖祖神謨廟略度越千古而諸將經略進取悉中
機宜也嘗伏觀諸將出師

聖祖臨軒面諭及所下詔勅其於地里遠近道路
險夷與夫攻守分合之勢歷歷如指諸掌雖生長
其地久踐戎行者未能若是悉也夫天生

神聖統一寰宇

國初麓川

改孟養宣慰司以刁氏代之正統初宣慰使刁賓
王弱不能輯諸夷思命後裔思任遂擁衆麓川略
取孟養地刁賓王奔永昌死無嗣思任益橫屠騰
衝據潞江自稱曰法法夷王號也中國訛稱爲思
任發云正統四年事聞

睿皇命鎮守雲南黔國公沐晟左都督方政右都
督沐昂率師征之次潞江思任遣其將緬檢斷江
拒守師不得渡初思任未叛時刁賓王嘗遣諸晟
晟兒子畜之至是晟遣使諭之降思任佯許諾故

平黔三記

七 三

晟無渡江意緬檢數挑戰政怒欲渡江攻之晟不
許政不勝憤夜獨率其麾下渡擊緬檢走之破賊
柵斬首三千餘級乘勝深入逼思任上江上江賊
重地伏兵四起政求救晟怒其違節制渡江不遣
久之以少兵往政知晟不力援已乃遣其子璘還
曰汝急歸吾死分也遂策馬突陣死一軍皆沒晟
聞敗適春暮慮瘴癘遂焚江上積聚倉卒奔還永
昌雲南藩臬以聞

睿皇遣使者責狀晟知不免遣人語使者曰主將

失律喪師罪當死遂飲藥至楚雄發病平時廷議多謂麓川遠夷若發兵征之為費不貲宜置勿問然王振方倖用事欲示威四夷力請發兵

睿皇遣兵部尚書王驥提督戎務太監曹吉祥監軍定西伯蔣貴克總兵官率京營湖廣廣西川貴兵共一十二萬往征之驥陛辭賜金幣整蟒衣以行師至雲南賊方攻大侯州急驥遣兵敗之遂至金齒分兵三道徑抵大江夾攻三日不下會大風驥命縱火焚柵因督兵乘之斬首數萬級賊敗走

平黔王記

八

三

保險驥等益麾兵入破連環七砦于沙木籠山又破象陣於馬鞍山之陰賊死者十餘萬思任走緬甸師還復出為寇驥等仍督軍往征之思任復走緬甸驥割思任所略孟養地畀緬甸購思任緬甸斬思任首送驥所驥兵還奏設隴川宣撫司以緬甸宣慰子銀起莽為宣撫守孟養地論功封驥為靖遠伯進封蔣貴定西侯餘各陞賚有差以死事功贈方政威遠伯謚忠毅追封沐晟定遠王謚忠敬未幾思任子思機復據孟養地為亂

王仍命王驥總督軍務都督官聚為總兵張瑄曰禮為副率土漢兵一十三萬討之十月師抵金沙江賊柵西岬以拒驥造浮梁渡兵攻破之乘勝進至孟養賊歛眾據險為寨我師皆攻拔之斬獲無算貴州都指揮使洛宣九谿衛指揮使翟亨皆戰死思機竟失所在驤還兵夷眾復擁思任少子思祿為亂攻銀起莽敗之復據孟養地驤慮師老度賊終不可滅乃與思祿約許以酋目得部勒諸夷居孟養如故思祿亦懼聽命乃班師以捷聞詔

平黔王記

九

三

增驤祿一百石通前食祿一千六百石賜鐵券子孫世襲伯爵思祿雖無官甚豪僭後叅政毛科征猛密徵思祿兵思祿以羸兵數千應之與猛密戰科大敗思祿兵盡殲焉思祿大怒遂攻猛密略取城寨不可制撫臣劾科科以計免思祿乃奏乞復宣慰官朝廷不許思祿自立朝廷亦羈縻置不問夫麓川遐僻小夷稱亂戕殺其習俗由來久矣縱欲問罪乃邊陲一將之任也奚至煩廷議乎附今三省兵十數萬越數千萬里攻之一不勝至于再

邛邛震動然訖孽卒未底滅而爵賞踰度矣
毛科輕率寡謀取侮黠夷無足論也王驥稱名
一代功烈如彼世享茅土之封豈非遭遇之殊耶
黔南自麓川據險主帥喪師夷獠叛服無常以至
元江不靖復作兵端武定府土官養子鳳繼祖禁
錮主母內聯姚安府土同知高欽與其弟高鈞易
門縣土縣丞王一心外結貴州宣慰安萬銓四川
指揮鳳氏謀為叛逆交通庄戶李向陽方廷美李
廣朝馬直者索土巡檢王行道嘯聚山谷聚至三

平黔三記

三

西萬人自稱混天大王攻圍州縣剽略地方巡撫
右副都御史教宗慶討之不克尋甸府土酋虧遮
僭稱知府起兵相應貴州安國亨乘機侵擾雲益
州內寇外夷一時蜂起其僭亂殆有甚於麓川思
任者矣嘉靖癸亥十有一月

肅皇乃罷宗慶以工部左侍郎呂光洵為右都御
史巡撫雲南光洵拜命即行甲子二月至自京師
咨謀鎮守總兵官黔國公沐朝弼及都司徐高左
右布政使劉斯潔鄒璉按察使陳應和副使張天

後陸綸參議盧岐嶷協心矢謀揭榜曉諭軍民始
有固志四月光洵會調漢土官兵分哨並進土官
李爵等兵由易門縣入攻馬頭山土官陸紹先等
兵由嶧峨縣入攻石碑村土舍秦應科等兵由昆
陽州入攻天井龍洞等寨歷險深入破寨搗巢擒
斬賊首李向陽方廷美李應朝馬直等仍密行張
天復發兵間道趨尋甸府破五寨擒賊假知府
虧遮又遣推官趙龍督兵乘勝迎擊安國亨於雷
益州大敗之國亨遁走州界外堵光洵奏聞

平黔三記

上

三

肅皇嘉之加兵部尚書仍巡撫地方盧岐嶷陞右
叅政仍兼兵備光洵以平賊威激奮勵乃與盧
岐嶷張天復議築武定府城建守禦千戶所凡三
越月事竣疏請以安普分巡兼兵備道仍復設臨
元叅將經略甚悉從之士民咸服惟黨叛者惡其
方已乃陰構鳳繼祖及高欽高鈞王一心流言倡
亂高鈞率兵先據鐵索箐遙應鳳繼祖繼祖遂擁
眾殺其土總管鄭宏趨武定府謀據城為叛聲振
遠近朝弼倡議招撫光洵與巡按劉恩問謀曰賊

雖亟然燦舉烏合不能持久我兵據城堅守移
楊川貴趣發漢土官兵表裏夾攻不旬月賊必遁
走乘勝蹙之一舉滅賊為國家拓地千里此千載
一時也思問溪然之光洵即以旗牌會調土漢官
兵尅期趨信地移檄川貴會兵勦賊兵既集分為
四哨一哨土官舍陸紹先陸天民等兵八千九百
叅政盧岐疑監之出富民縣一哨土官舍張立儼
文舉等兵三千八百副使張天復監之出羅次縣
一哨土官舍阿朝用高繼先高忠等兵三千九百

平黎三記

三

三

副使楊守魯監之出瀾滄衛一哨土官海宇定火
頭石廷瓚等兵五千副使陸綸監之出尋甸府各
赴期趨武定又計繼祖狡夷姻連川貴進則剽
掠共利退則逃遁同巢乃移咨川貴撫臣譚綸陳
洪濛發兵會勦御史劉思問請川貴西界兵備崇
將衛所等官暫聽雲南巡撫節制詔如議光洵乃
督發各哨官兵如期並進據山奪險遂次武定之
西關是夜賊領驍騎劫營不利我兵益奮斬獲
多繼祖大懼果棄寨脅眾奔逃是月十三日

繼張天復楊守魯督兵追勦守備王存孝土官段
一機等斬獲夷賊數千明日焚其寨五百餘棚又
明日鳳繼祖逃入四川會川衛會里州土酋阿五
賊寨光洵嚴催四川兵備副使葉應乾調都司余
環土舍馬紳等發兵協勦九月初一日光洵親率
銳師督勵各道渡江趨赴會里州指授方略初九
日叅將袁應陸紹先安素儀守備袁位千鳳朝指
揮李朝臣通判韓以孚知州朱瑤等共斬獲賊首
級二百三十一顆二十二日會兵進次姜州堡聯

平黎三記

三

三

營追賊二十五日高繼先奉檄督兵防守姚安計
斬叛酋高鈞及其黨數百人夷酋奪氣二十七
日鳳繼祖領兵一萬餘人分哨衝營陸紹先指揮
盤珠力戰對陣擒斬驍賊三十五名顆賊大敗陸
崖投潤死者數百人十月初三日盧岐疑葉應乾
楊守魯袁位各乘勝追勦兵氣益揚繼祖困日
久上下離心陸紹先撫繼祖頭目者色領兵夜趨
賊寨四面分匝數重紹先令健卒隨者色入帳中
斬繼祖首并斬逆酋卡大才者盧等數十餘人於

是指揮張垣李朝臣都司余環經歷黃清士官舍
陶金馬紳等各分兵斬獲叛酋馬騰霄等首級百
餘顆招降夷兵數千萬人而滇蜀兩境晏然矣師
旋犒宴諸酋莫不感激泣下越月光洵密行昆陽
州知州王朴百戶韓世美徐文化計擒易門縣土
酋王一心斬之及其惡黨王以達等奏聞請改土
設流其姚安武定二府土職各降襲本府經歷不
得統領軍務易門縣土職查例革除三逆既殄二
府一縣地方東西二千餘里俱入版圖又與副使

平黔三記

十

三

張天復議上安輯武定六事增流官立學校更驛
傳移巡司置捕館遷州治奏允施行而法制文物
彬彬齒於上國矣是皆二三憲臣協謀經略之功
也乃俱以讒去位於是給事中查鐸御史劉思賢
張問明尚書劉采吳嶽孫植都御史熊汝達先後
具疏論列雲南左布政使陳善具揭帖其叙巡撫
勞勩尤詳時稱篤論云

平黔三記一卷

浙江范懋柱家
天一閣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記明洪武中傅友德等平雲南暨
正統中王驥平麓川嘉靖中呂光洵平武定三事
末書隆慶庚午十月點蒼山人書於玉屏精舍蓋
雲南人所爲其題曰平黔者以雲南亦黔中地故
稱之耳三記雖並列而意則在於表彰呂光洵之
功光洵字信卿浙江新昌人嘉靖間巡撫雲南其
誅鳳繼祖事在嘉靖四十五年明史及雲南通志
載之甚詳此書前有張元忭鄒璉二序張元忭之
父與鄒璉皆嘗在軍中親贊其策所言不容有誤
而元忭序作於辛未鄒璉序作於壬申正當書成
之時序中亦言不知出誰手蓋當時光洵以人言
去位同事者相繼譴謫其功抑而不揚是書獨紀
實不諱故有所避而不敢言也考明史藝文志于
頃堂書目俱載趙汝謙平黔三記一卷則是書實
汝謙所著而隱其名耳

重編使琉球錄二卷

〔明〕郭世霖撰

中央民族大學圖書館藏明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使琉球錄

二卷》提要

使琉球錄敘

使琉球錄者陳中央民族大學圖書館藏錄也琉球歸化

聖朝前此嘗有使館藏書錄馬道也道則後將何

述滄溟萬里不無望洋之歎焉此錄之所以作也二公之心仁哉嘉靖戊午世子尚元乞

封

上命汝霖與李君際春往首訪是錄如獲梯航解舟

潞河漳人鄭教授者來語余渡海事余出錄詢

之曰得矣而未盡也暨入福城造船用人惟錄

是據間詢舊行故老一二弗協豈時變不相沿

乎將作之竣事之餘二公前所行者或未逮也

且事屬渾論要實未數余是年值海警淹通船

更再造人亦數新視之前役頗詳然其發端則

前錄資益弘多而又懼其久且漫或遂遺也後

之使者將傷今而罪我矣舟旋之日因類編之

首以

詔勅尊

君命也次以使事禮儀述宏綱也次以造船用人敬

神見繫要也次以羣書質異則山川風俗夷語

貢物併前使姓名詩文而

題奏終焉具始末備稽考也原錄云云者列于前

而是歲所行者附于後鳴呼後之使者一舉目

而星槎海濤凜然指諸掌矣若夫登之

天府備史苑稽查則二公之愚何敢再瀆

嘉靖辛酉十月

日

欽差吏科左給事中吉都永豐郭汝霖書

使琉球錄序

皇明德化誕敷際天所履聲教咸暨琉球越在海表

世奉正朔唯謹每易代航章乞封則遣近臣將

事嘉靖壬辰世子尚清以嗣國請

皇上仁覆無外聿修舊章時佩侍罪左省俾充正使

往而以行人高君副之銜

命南下歷詢往迹則自成化己亥清父真襲封時距

今五十餘禩謀亡之逸振張矣知所之攷一統

志星槎勝覽等書登載互異罔可據依迺甲午

仲夏解纜溯江賴

天子威靈海若效順再旬達其國宣

詔勅錫章服如儀尚清率

稱職貢匪懈已

卜日齋沐而見

上矣惟前輩使外國率有紀錄或賦咏非以炫詞華

也窮荒絕裔亦造物者之所陶鑄而風聲曠邈

品藻弗及若道途之險易山川之恠奇風俗之

嫩惡人物之醜好以至昆虫草木之變安居和

味宜服利用備器之不齊非特探奇好事者所

欲知而使事之周爰咨諏自不可少也因與高

君日記聞見凡道途山川風俗人物之實起居
日用飲食之細皆得諸耳目之所親究乃知舊
存紀載殆還書燕說之類志其略辨其異此錄
之所以不容已也君子之貌道腴者或寓目焉
其大烹之筵薦以海錯庶幾一下筋乎不然言
之無文行之不遠度說之具前若繼今使者取
以為槌直索塗之助容可乎

嘉靖甲午陽月望日四明陳侃書于閩之長春堂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朕恭膺

天命為天下君凡推行乎庶政必斟酌夫古禮其於
錫爵之典未嘗以海內外而有間焉爾琉球國遠
在海濱久被聲教故國王尚真風紹嗣封已踰四
紀茲聞薨逝屬國請封世子清德惟克期衆心所
歸宜朕國統朕躬念懷柔之義用嘉敬順之誠特
遣正使吏科左給事中陳侃副使人司行人高
澄齋詣往封爾為琉球國中山王仍賜以皮弁冠
服等物王宜慎乃初服美篤忠勤有光前烈凡國
中耆俊臣僚其同寅翼贊協力匡扶尚殫事上之
心恪盡臣藩之節保守海邦永底寧謐用弘我同
仁之化共享太平之休故茲詔示俾咸知悉

皇帝

嘉靖十一年八月

日

之寶

皇帝勅諭琉球國故中山王尚真世子尚清推爾世
守海邦繼膺王爵敬順

天道臣事

皇明爾父尚真自襲封以來恭勤匪懈比者亮邇良
用悼傷爾以家嗣國人歸心理宜承襲茲特遣正
使吏科左給事中陳佩副使行人司行人高澄齋
詔封爾為琉球國中山王并賜爾及妃冠服線幣
等物爾宜祇承君命克紹先業修職承化保境安
土以稱朕柔遠之意欽哉故諭
頒賜

國王

紗帽一項 展角全

金扇犀束帶一條

常服羅一套

大紅織金胛背麒麟圓領一件

青祿襖一件

綠貼裏一件

皮弁冠服一副

七襖阜蹠紗皮弁冠一項 珠全

玉圭一枝 袋全

五章綢地紗皮弁服一套

大紅素皮弁服一件

素白中單一件

纁色素前後裳一件

纁色韁花錦絞一件

紅白素大帶一條

大紅素綵絲馬一雙 襪全

丹碧紅平羅銷金夾包袂四條

紵絲二疋

黑綠花一疋

深青素一疋

羅二疋

黑綠一疋

青素一疋

白羅絲布十疋

妃

紵絲二疋

黑綠花一疋

深青素一疋

羅二疋

黑絲一疋

青素一疋

白毯絲布十疋

廣運

嘉靖十一年八月十七日

諭祭文

維嘉靖十一年歲次壬辰 月 朔 日

皇帝遣正使吏科左給事中陳侃副使行人司行人

高澄

諭制琉球國中山王尚真曰惟王嗣守海邦四十餘

載敬

天事上誠恪不渝宜未壽年為朕藩屏胡為遺疾遽

爾告終訃音來聞民用悼惜遣官

諭祭特示殊恩靈其有知尚克歆服

祭品

牛一隻

猪一口

羊一羴

饅頭五分

粉湯五分

蜂糖糕一盤

象眼糕一盤

高頂茶食一盤

響糖五箇

酥餅酥饅各四箇

罐碗五箇

降真香一炷

燭一對 重一斤

焚祝紙一百張

酒二瓶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朕受

天明命主宰寰宇凡政令之宣布惟成憲之是循其
 於錫封之典遐邇均焉琉球國遠處海陬聲教
 漸被修職敦義閱世已久故國王尚清顯爵封
 粵躋二紀茲者薨逝國請封世子元朕念其象
 賢衆心歸附是宜承給國統特遣正使刑科右給
 事中郭汝霖副使行人司行人李際春齎詔往封
 為琉球國中山王仍賜以皮弁冠服等物王宜謹
 守禮度益篤忠勤凡國中官僚耆舊尚當同心翼
 贊以佐王飭躬勵行用保藩邦庶幾無疆惟休故
 茲詔示咸俾悉知

皇帝勅諭琉球國故中山王尚清世子尚元惟爾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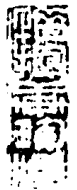
世享有爵封恪守海邦職貢因缺爾父尚清事上
 益恭茲者薨逝計間良用嗟悼爾為家嗣國人歸
 心宜令掌乃國土特遣正使刑科右給事中郭汝
 霖副使行人司行人李際春齎詔封爾為琉球國
 中山王并賜爾皮弁冠服等物爾宜服膺君
 命圖紹先業秉禮循義莫違保氏以副朕懷柔之
 意欽哉故諭
 頒賜同前

庚 子
 嘉靖三十七年 月 日

之 宵

諭祭文祭品 同前

重編使琉球錄卷上



吏科左給事中吉郡郭汝霖編
行人司行人托色李際春同編

乞留

詔物

原錄云越癸巳五月佩等至三山七月二日興

工修船十一日遣承差齎本赴京謹

題為求封事切照嘉靖十一年琉球國世子尚清

奉

表請封

欽蒙差臣等先正副使齎捧

詔物前往琉球封尚清為中山王臣等隨即辭

朝前來福建造船船完之日過海行禮所有齎去

詔物開弘治正德年間修撰倫文叙編修沈肅等曾

差往安南國因彼國欲留

詔物為鎮國之寶俱曾題奉

欽依聽其請留臣等思得琉球國襲封事例遠年無

從查考萬一尚清亦如彼國請留

詔物臣等堅執不從恐佛敎奉之心聽其請留又

非臣等所敢專擅如蒙乞

初復部查議應否聽其請留庶臣等有所遵守而臨
期不至錯誤矣為此具本專差承差鄭珂齎捧

謹題請

旨九月承差至京赴通政司投進奉

聖旨禮部看了來說欽此隨該禮部覆題云看得

欽差史料等衙門江給事中等官陳侃等題稱齎捧

詔物前往琉球國封世子尚清為中山王惟恐請留

詔物乞要查議一節既查自倫文叙等事例合無准

其所奏本部行令各官臨時斟酌如彼國王請

留之意果出誠懇亦宜俯順夷情聽其請留等

因奉

聖旨是欽此十一月承差齎儀制司手本至閩佩等

伏覲

睿旨駁夷以誠敢不祇若

明命

霖按嘉靖三十七年 冊封

命下時科中條陳請留

詔物一節禮部覆議

旨意與前同

使事紀

原錄云嘉靖丙戌冬琉球國中山王尚真薨越
戊子世子尚清表

請襲封下禮部議禮部恐其以異齊奪申生也又恐
其以牛易馬也令琉球長史司復覈其實戒毋
誑越辛卯長史蔡瀚等覈諸輿民達于動戚同
然一辭僉曰尚清乃先王真之家嗣立為世子
有年昔先王尋徵福於

天朝願終惠於義嗣者具文中部宗伯禮之越士
辰春禮部肇上其議

請差二使往封給事中為正行人為副侃與澄適承
乏焉

今下之日時夏五望也有為子等不平者曰海外之
行險可知也智者計免而愚者罹之如公論何
不然同寅以序而差一言可決自春徂夏何其
久也曷辨諸予等曰

君父之命無所逃况我生各有命在天豈必海外能
死人哉寅家有兄弟之義弱者當代其勞何以
辯為亦聽諸天而已矣不平者唯唯而退六月
各

賜一品服一襲侃以麒麟澄以白澤俱大紅織金

羅為表絹為裏綠羅裕複青羅摺子裏亦用絹
使外國必加服者欲其稱國王位賓主也帶以

玉則自備又各

賜家人口糧四名調茲巡役優以緡御

恩至渥也八月侃等始治裝戒行行之若是徐徐者

因封琉球舊案禮部失於回祿

請查頒賜儀物於

內府各監局彌月而后克明復分造於所司亦難

卒製故弗克行其歎久稽

君命越癸巳五月侃至三山澄亦以六月至聞之三

司諸君承禮部咨文已將過海事宜會裁已定

七月二日定體修船

十一月琉球進貢船至子等聞之喜聞人不請
海道方切憂之喜其來得詢其詳翼日又報
琉球國船至乃世子遣長史蔡廷美來迎子等

則又喜其不必詢諸前者而有為之前驅者矣
長史進見道世子遣問外又道世子亦慮聞人
不善操舟遣者針通事一員率夷稍善駕舟者
三十人代為之役則人喜其不必藉諸前驅而

有同舟共濟者矣大寮羽來愛用以擇即此而觀世子其賢矣乎敬使所以敬

君也敬

君所以保國也懷德畏威邦其永孚于休

越甲午三月舟始畢工四月十八日舟先發於南臺二十六日予等啓行三司諸君送至南臺包肉于几醴酒于尊爵三行予等起謝曰曩時海國之役必數年而始克竣事聞之舟不易成也今未及朞月而有航海之則誰之功也敢不再拜諸君皆歌盛民之詩以贈亦再拜遂別是

晚宿于舟中翼日至長樂長史舟亦隨行中途為淺所傷鼻厥載其狀伏於階下求為之援予等欲藉其為前驅即日將行事已亟不可辭判詞於提舉司令中海道假環海衛所禦寇之舟暫遣其歸此固為趙亦為楚也適分守海道都聞諸君繼至海道亦以

王事為亟遂遣之五月朔予等至石大舟亦始至二日祭海登舟守巡諸君設宴為餞是日北風大作晝昏如夕舟人皆疑予等亦有懼心有愛之者勸遲遲其行遲而得已於行姑少待焉可

也終不能已遲之何益今人既集矣澳之恐難卒卒舟不速行器具易窳有司費已侈緩則更倍之遂別諸君慨然登舟連日風逆五日始發舟不越數舍而止海角尚淺至八日出海口方一望汪洋矣風順而微波濤亦不洶湧舟不動而移與夷舟相為先後出艙觀之四顧廓然茫無山際惟天光與水光相接耳雲物變幻無窮日月出沒可駭誠一奇觀也雖若可樂終不能釋然於懷九日隱隱見一小山乃小琉球也十日南風甚迅舟行如飛然順流而下亦不甚動

遇平嘉山釣魚嶼過黃毛嶼過赤嶼目不暇接一晝夜兼三日之程夷舟帆小不能及相失在後十一日夕見古米山乃屬琉球者夷人鼓舞于舟喜達于家夜行徹曉風轉而東進寸退尺失其故處又竟一日始至其山有夷人駕小船來問夷通事與之語而去十三日風少助順即抵其國奈何又轉而北逆不可行欲泊於山麓險石亂伏於下謹避之遠不敢近舟蕩不寧長年執舵甚堅與風為敵不能進不能退上下於此山之側然風不甚厲浪亦未及於舟人尚未

懼相持至十四日夕舟剝刺有聲若有分崩之勢大桅原非一木以五小木搯之束以鐵環孤高衝風搖撼不可當環斷其一衆恐其遂折也驚駭叫罵並以釘鉗之聲少息原舟用釘不足餘麻不密板膠不固罅縫皆開以數十人轆轤引水水不能上衆曰不可支矣

是時雖長年數人色不少動但云風不足懼速求罅縫而塞之可保無虞衆亦知其然舟蕩甚足不能立心悸目眩何罅之求於是有倡議者曰風逆則船順則安曷回以從順人心少寧衣

衲有備尚可圖也有一人執舵而云海以山為路一失此山將無所歸漂於他國未可知也漂於落際未可知也守此尚可以生失此恐無以救夷通事從旁贊之予等亦知其言有據但衆股慄啼號不止姑從衆以紓其懼彼亦勉強從之旋轉之后舟果不蕩執燭尋罅皆塞之固水不能入衆心遂定翼午風自南來舟不可往又從而北始悔不少待也計十六日旦當見古米山至期四望惟水杳無所見執舵者曰今將何歸衆始服其先見得惶蹣跼無如之何予等亦

憂之亟令人上桅以視云遠見一山巔微露若有小山伏於其旁詢之夷人乃曰此熱壁山也亦本國所屬但過本國三百里至此可以無憂若更從而東却曰本矣中刻米至其地泊焉十八日世子遣法司官一員來具牛羊酒米瓜果之物為從者犒亦有酒果奉予等通事致詞曰天使遠臨世子不勝誦誦聞風伯為從者驚世子益不自安欲躬自遠進國事不能暫離謹遣小臣具策策將問安之敬予等受其詞惟受之時予之舟已過王所之東欲得西風為順夏月誠不

易得世子復遣夷衆四十人駕小舟四十艘欲以大纜引余之舟通事乃曰海中變出不測豈宜久淹從者世子不遑寢食謹遣眾役既舟以行敗告船分左右各維一纜迤邐而行若常山蛇勢亦一奇觀也一晝夜亦行百餘里十九日風逆甚不可以人力勝遂泊於移山之魁法司官率夷衆環舟而宿未嘗敢離左右泊至五日予衆苦之在舟日久鬱隆成疾求登岸以避之而不可得泣訴於予予曰乘桴浮海子路喜之未知浮海之險若此也人至四十力亦衆矣不

能挽一舟以行虎有三十猶足以成武功孰謂
浮海為易耶二十三日世子復遣王親一員益
以數舟而來風亦微息始克行法司官左右巡
督鼓以作氣自夕達旦火眾亦勇於用力無少
懈至二十四日猶未克到世子復遣長史來曰
世子聞至移山刻期拱俟六日不詹中心孔棘
恐為從者憂謹遣小臣秦慰子等謝之二十五
日方達泊舟之所召曰那霸港計片石登舟至
此幾一月矣予二人局於一船不便出入暑氣
薰蒸脾胃受疾寢食弗安兼以風濤之險日驚

于心得保殘喘以終

九

王事嗚呼殆哉是日登岸六月哉生明報長史舟至
北山又越五日始抵國較之予舟決旬之間詢
之乃知桅折帆傾非夷眾熟於操舟幾何而不
飲魚腹也越既望行祭王禮

七月二日封王九月十二日登舟而回泊舟之
港出海僅一里中有九曲夾岸皆石堆減風而
後可行坐守六日王日使人侍於側至十八日
風少息挽舟而出亦斜倚於岸眾恐其傷于石
大驚幸前月親督修船不為所傷復止二十日

始克開洋夷舟同行二十一日夜颶風陡作舟
蕩不息桅舵俱折其語具載歌神廟中
二十三日黑雲蔽天風又將作卜玳易舵二十
六日風大作相與叩神風若少緩舟行如飛徹
曉已見閩之山矣二十八日至定海所十月初
二日入城痛定思痛不覺傷感凡倭士大夫叙
其所以無不為之慶幸
霖按嘉靖三十四年六月琉球國中山王尚清
薨三十七年正月世子尚元差正議大夫長史
等官到京

請乞襲封王爵禮部以請勅俱係彼國官民乃不復

行勅奏

請如故事差正副使二員齎

詔勅皮弁冠服等往時料中應行者吳君時來行人

司則李君際春也

命下二月十六日矣部書翰林院撰文各衙門造該

用儀物延之三月終未行而吳君有戍事汝霖

乃同李君承之馬四月初二日也部中監前畏

避之嫌從日起程霖等亦以

重命不可再緩遂請

詔書易名改

賜品服初八日驟然解舟南下七月初抵江西地方霖意海警連年事煩巧速因一面差人至福建布政司令作速委官代本造船九月中親至閩坐督刻次年春汛必行奈地方多事賊報交馳當事者已不能必往又望望剝膚之災而視外及為稍緩管工官亦泄泄於是船自十一月起工至次年四月僅完其半賊報緊急不俟工完四月初四日出塢尹蔡將令百戶嚴繼先等接至鎮駕守十一日午刻方至鎮未刻賊已

接踵相望數里不為所奪倖也亦尹之力也是年倭奴輳集福州城外稱數萬城門閉者三月余等亦日日上城同有司巡守先是戊午冬琉球世子差來迎迓長史梁炫等往柔遠驛盡為所掠六月始得脫逃七月終各役奔命者漸復欲召之行而風汎過矣聲息轉聞琉球三十九年正月蔡廷會等來修

貢傳其國有領

封之清呈文該司該司以時事艱難國體所係遂為轉奏本下都議以舊典難遽變俟海警稍寧

必期渡海終事時勘合到建將屆六月倭寇伺候海口者又比比予召漳州大長舵工等役中途又為賊阻各役依山緣徑而來動經月餘至則又七月矣前船既有傷損久住內港為賊叢生為險者生於淡水則墜於鹹水生於鹹水則墜於淡水內洪淡水也一至海則垂垂而墜船板精華俱為所蝕油灰不能復住水從罅隙而入何可止也余時與諸司議但挾數十人從夷舟往夷舟頗小舉動敏捷既不為賊覷覷又可藉以濟事有司固執以堂堂

上

天朝為此舉動何以威臨四夷若事不易濟寧修船俟時無得而論欲從權濟事亦須

上聞不然他日誰任其咎余時聆諸君正論亦不能

奪且念事體重大人役頗多又非可一人微服行者於是內愈熟而情益苦李君亦曰既不能行毋徒躁動不若專意修船靜俟地方事大非一手可掩他日當有人諒也余然之火長舵工等因呈乞有司改造前船八月再定艙至十一月半工出塢越嘉靖四十年春二月予遂召集漳州等處各役亦先期來余欲挾之先出海口

而守各役謀以海口風濤難泊公苦住內各兵船亦往各兵船往而內港虛矣不若探聽消息有急而行可也三司諸君亦曰既不能出內港豈能出外洋乎今歲傳聞賊或不至內地姑俟之蓋大船出內港水淺必潮平而後行日不數里自南臺而旺崎而閩安鎮而廣石須十數日而後至定海梅花間洋之處滯重遠遯謀犯之者其力易及封舟之不能速行此也若大洋中汪洋浩蕩予固知他舟不易犯即犯之封舟之威可施夫萬里之外洋猶可無慮而數日之內

十五

港乃能阻人間者豈能知之守至四月忽值內地廣兵之變既平定長樂又報福清之賊既又傳福寧之報余於是朝而側目夜而側耳盼眄然日守一日惟恐報訖之聲也五月初六則有賊二百餘至閩安鎮之下江時各役告請行糧余亦牒有司漸次散給兵道楊君來言曰今事急且不論行即船將如何守欲發之閩安鎮駕守又已近賊欲行張漢入守閩安鎮又曠無人予曰各役已散行糧行期且夕若復動搖人心解散豈能再集百姓官銀到手寧不支用不行

而復追之敲朴日繁矣楊君曰事果難如是予因曰君來自部中莫謂予等有畏避之嫌今可目覩之且今乃一小報前兩年遑遑時刻緊急不同何如也蓋船既重大不惟行之難而造之亦難不惟造之難而守之亦難三者惟地方無事時可也若如己未年賊旗既到上下紛擾難委造官皆奔走守城之役厥有用料誰復查理當其時非予亟於收拾纖毫豈可望耶後來改造諸猶得應用其亦必有自矣至於守之難者謂一於用不行者則踐踏震撼視舟全無愛惜

十六

之心一於用同行者則水木鬱蒸行時必多暴露之疾余不得已乃參而用之今其輪班更迭將就全事閩安鎮初六之報令許嚴等率船前十餘里又行張漢與嚴繼先陳孔成馬魁道等嚴密偵賊向住又請於軍門劉公牌張漢若有急即自座守既賊乃從下江口由長樂松下灣入福清而船始報安焉五月十九日船至長樂取水予與李君二十五日起行撫按三司錢於南臺府縣別於新港二十六日辰刻至長樂時自二十三日起重有南風各役以二十九日夏

至恐風尚未定三司諸君送者仍欲守候余曰
天時難測今已南風又疑其未定而欲俟其定
何時乃定且夥長輩皆余所需以決事者今臨
事率不敢擔當事在一人信矣遂決而行二十
七日至廣石二十八日祭海登舟別三司諸君
二十九日至海花園洋幸值西南風大旺瞬目
十里長史梁炫舟在後不能及過東湧小琉球
三十日過黃茅閘五月初一日過釣嶼初三日
至赤嶼焉赤嶼者界琉球地方山也再一日之
風即可望姑米山矣奈何屏翳絕馳纖塵不動

潮平浪靜海洋大觀奇絕也舟不能行住三
日初六日午刻得風乃行見土納己山土納己
山琉球之案山洋路從姑米山而入正也時東
南風旺用舵者欲力駕而求勢既未捷至申刻
乃見小姑米山小姑米山在琉球之西稍過即
熟壁山幸而小姑米山夷人望見船來即駕小
舢來迎有二頭目熟知水路且曰既不能從大
姑米山入何可傍土納己山而入其中多礁乎
等聞之駭二頭目一面令夷船入報渠遂躬在
余船道駕從小姑米山而入且云得一日一夜

之力即未遽登岸可保不下熟壁山矣予等厚
賞賜之晝夜趕行初七日本刻望見王城哪霸
港焉然東風為多相隔僅五十里不能輒近世
子遣法司官來迎夷船凡五十餘艘集封舟前
後欲用先年晚入故事予謂風浪方旺豈能力
勝諸人欲急登岸余莫能止然竟弗能行至初
八日午刻有衝風暴雨予曰可整舟挽而行諸
人疑之既而果得行初九日辰刻遂達岸焉蓋
風旺三日而復暴急予憶其必將止若暴先發
則旺勢未衰此理之常何足疑哉既抵岸三日
後有傳賊船從其境上過者蓋蓬力小大洋中
自不相及擇日行封祭禮華守候風汛回國往
者封船既至琉人亦招集各島夷船以觀天使
為名實亦因之滋貿易也是年則琉人務假防
護之名時雖有商船一隻亦逐出之而各役所
帶織毫行李俱不能售於是盡舉而歸之琉人
琉人故證而賤之而各役之情若矣往者九月
終交初冬則東北風旺是年九月內風氣不定
日東日南守之至十月初颶風大作夥長等皆
以颶風既過可以遂行十月初九日登舟及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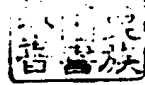
舟之後方圖舉帆而風雨驟至阻於哪霸港口
各役皆焦心勞思不得出港蓋港口險隘僅容
一舟稍有偏側船輒不保船之泊港口也而旁
繫以大纜至十五夜右纜忽斷陳孔成見之忙
吹號舉砲夷人二十餘來加索牽縛再加新纜
船乃得安不然黑夜船已碎於礁石五百人了
矣即幸存將何渡海也至十八夜天忽朗霽月
光如晝四更時諸人與夷官夷捕乃導而出出
港後東北風旺舟行如飛二十日午後忽有黑
雲接日冥霧四塞舟人皆懼曰此颶徵也頃刻

果颶風旋至舟人守之益慎至夜二鼓劈烈一
聲舵已去矣舟遂大顛吳宗達等遂落大蓬余
一家人跑入窓傳報舉舟哭聲震天時既黑夜
何從措手余乃速止諸人曰即如此命也哭何
所濟且勿亂我心時陳孔成傳令各役不能動
手及暈船者俱入艙擇其漳人僅五十將各艙
所載重者一面丟拋一面令李子顯許嚴吳宗
達等倡言舵雖折尚有邊舵決保無虞凡過洋
未嘗不遭此只要老爺心穩舟事容某等漸處
余諗之曰靜以禦變極是但舵何時可換達等

曰天明可換告不舉大蓬但張二蓬三蓬任其
漂流至後可補鐵也陳大韶曾宏俱上界從陳
高過洋者亦來大言曰往年亦如此然往年船
不凶今此船回往年船發漏今不發漏往年無
邊舵今有邊舵往年折舵併折桅今舵雖折而
桅尚存余聞其言心亦頗定然播蕩反側無頃
刻寧風濤之勢與天上下舟亦兢兢如裂屋響
呼吸存亡茫然不知何所在也幸而天明促之
換舵而風勢愈烈何能舉事余召孔成來曰事
將奈何孔成曰海中行船此事亦所有但持之

觀明日如何至次日風又不息余乃口為文令
史陳珮床前書之以檄天妃過一晨刻風稍定
始得換舵舵既定諸人頗有生望但牽舵大纜
兜之自尾至船首者又忽中斷則海水鹹厲繩
纜不能久舵工等又懼舵不能穩稍攏動金口
開船分兩片矣此尤危也乃用銀重賞一夷人
係其腰令之下海接之竟不能接吳宗達來稟
欲穿二艙三艙透繩繫舵而不能決余聞即槩
然是之乃鑿而度繩舵始得安蓋艙近繫繩比
之兜肚遠者其力尤大行之至二十六許嚴等

來報曰漸有清水中國山將可望乎二十七日
果見寧波山歷溫歷台閩人未能盡曉浙中山
嶼疑連莫測仍懷憂思至二十九日忽至福寧
見定海臺山心始安焉從五虎門入十一月初
二日入省城進想前迹為之惘然凡士夫相會
則再世往請陳高使錄說者皆謂其過余亦疑
之至是親歷知其字字不虛且中間除若尚有
筆楮不能盡者嗚呼痛哉



禮儀

原錄云五月二十五日始抵哪霸港登
有亭廟曰迎恩世子遣眾官大小百餘員隨

龍亭候於亭丁余等捧

詔勅安於

龍亭眾官行五拜三叩頭禮前行導引至

天使館館距港約五里不移時而至

龍亭安於中堂眾官復行禮如初進見余等亦行

禮而退余等呼長史問曰世子不迎

詔勅何也對曰洪武禮制凡

詔勅至國世子候於國門之外數代相承不敢違制

以行子等曰守制國之經也臣之良也大以字

小惟信之懷敢惟一己是便而裂信毀制乎聽

之然世子雖不至館館中皆官正蒞事禮無不

肅用無不周下逮從人各有寢舍時給康餽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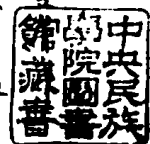
三日遣大臣一員問安具酒二壺菜盒二架酌

酒于斗跪而言曰世子念

天使舍崇麗而卑陋是就恐不能安朝夕今小臣問

候起居子受具酒乃曰賓至如歸不惟其物惟

其誠世子誠矣胡弗安之有飲畢復獻牛羊菜



某初皆塵之後見其意勤懇問亦或受每一饋
予等亦遍及從人無弗均

越六月望行祭王禮王墓不知所在有寢廟一
所在國門外即於廟祭焉封其生者而又祭其
費者厚也所以勸天下之忠也祭先於封者尊
也所以勸天下之孝也忠孝之道行於四海胡
越其一家矣祭品皆

欽定之數牲醴酒醴雖醺同故弗潔先迎至廟
俟設定後用

龍亭迎諭祭文余等隨行將至廟世子素衣黑帶

候於門威乎其容儼然若在憂服之中余等拱
而入至寢廟神主居東西向余等居西東向

龍亭居中南向世子居南北向宣

諭祭文華世子出露臺北面謝

恩進與余等交拜揖至中堂余等南向坐定世子令
長史致詞曰清嫺處海角辱玉趾遠臨當旬旬
奔逐有制不敢違越徒懷慚悚今又辱賁及先
人幽明倍感敬具清醑二白以獻左右聊用合
歡其敢曰休享余等曰

朝廷之制臣子所當其守而弗數者也人欲為義誰

不如我敢奪人之守乎賓主初覲良用合歡

玄堂在過恐非其時故辭世子又曰我有嘉賓
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承筐是將禮也斯可以燕
樂嘉賓之心今皆無之正以此耳幸毋辭予等
受其言敬不喻制忠也樂不忘親孝也忠孝之
人可以言禮諾之酒數行皆親獻禮儀平度周
弗恭坐少頃別遣法司官同長史至館致世子
詞曰今日聘我者為先人寵光小國無以為獻
芻具黃金十兩為壽余等訝曰世子知道而亦
以此況我乎今持去不從作書與之曰君子交

際之間有禮焉有義焉禮以將敬義以揆物賓
主各欲自盡而已今日之舉

君命是將敬共

王事乃其職也款我以華筵厚矣而又惠我以襄蹄
不已過乎在賢世子行之固為盡禮在侃等受
之則為非義授受之間天理人欲判焉辨之明
而守之固敢自欺乎辭不更贅惠毋再貽世子
果知禮義者得是書不復再饋
祀事畢越七月二日封王是日黎明世子令眾
官候於館門外導迎

詔初之國國門距館路三十里介在山海之間險側

高卑不齊將至國五里外有牌坊一座扁曰中

山自此以往路皆平坦可容九軌旁壘石墻亦若百雉之制世子候於此

龍亭至行五拜二叩頭禮導之國門門曰歡會門

內逶迤數步即王之宮宮門三層層有數級之階至正殿巍然在山之巔設

龍亭于正中行大

封拜禮國王升降進退舞蹈祝嘏肅然如式先期五日長史已請儀注習之熟矣禮畢揖余等至別

殿復行見禮衆官亦拜見如初王暫退出臨群

臣是日維良受

天子新命與一國正始群臣俱四拜為賀臣之尊者

親者捧觴為壽夷俗以此為敬君臣之間亦行之朝罷別殿設宴金鼓笙簫之樂翕然齊鳴王

奉酒勸坐酒清而烈來自道邇者比之麴米春

醪人更不煩一盞余等但嘗之而已蓮豆之實

備水陸之珍腳腰燒炙之膳既旨且多然不能

自製也皆假余等所帶庖人為之蓋夷俗席地

而坐無燕享時會之事不知烹調和劑之味故

假以文其陋耳獻酬交錯至哺而止予等令儀從迎

詔初至館王再拜曰小國無以為寶璽書以為寶

先朝詔勅藏之金匱已八葉于茲矣今奉青臨幸

留鎮國不爾予小子自底不類為先人羞予等

見其詞意雖訛猶未信也令啟其金匱之藏以

驗其留否之寶長史數臣各捧一道而來金璽

輝映絢綵一堂遂許留之王喜甚重拜而別余

等至館王親一員長史來饋禮物屬色麾之長

跪不起不得已姑取扇布二物以答其誠餘不

之受復與一書曰士君子立身大節不過禮義

二者前書備布想已知之賢王亦知

朝廷之大法乎今

聖天子御極議禮制度萬物維新羣工濟濟皆秉羔

羊之節晉如繩鼠者愁如摧如而已余等叨居

近侍萬里街

命正欲播

君德於無疆守臣節於不辱為

天朝增重乃敢自冒非義以貽滿堂之譏耶與者

受者其戾一也欲督清議甘罪不恭王見書令

長史來言曰

聖天子威德被海外清聞之常兢兢不自安唯恐不

道焉

聖朝棄况

天使之涉降左右者乎敬君之心華夷無二昨聞高

論敢犯

朝箴二十二日復設宴名曰拂塵使琉球與使他

國不同安南朝鮮之使開讀

詔勅之後使事畢矣陸路可行已事過返不過信宿

琉球在海外候北風而後可歸非可以人力勝

者日久不免會多會多不無情勢所必至也

踽踽涼涼豈能一日安耶是宴之設蓮豆尚楚

而方物不復陳矣但今四夷童歌夷曲為夷舞

以侑其觴偃樓曲折亦足以觀舞罷令世子介

子執弟子禮奉酒尊將行復躬捧玉盃乃

武宗所賜者引滿勸白辭以不善飲一酌而止

八月中秋節夷俗亦知為美請賞之因得徧遊

詩寺寺在王宮左右不得輕易往來有曰天界

寺有曰圓覺寺此最鉅者餘小寺不暇記二寺

山門殿宇弘敞壯麗亞於王宮正殿五間中供

佛像一座左右皆藏經數千卷夷俗尚佛故致

之多上覆以板繪以五彩下用席數重清潔不

可容履殿外亦鑿小池苑以依石池上雜植花

卉有鳳尾蕉一本樹似棕而葉似鳳尾四時不

改柯易葉此諸夏所無者徜徉良久塵慮豁然

但僧皆鄙俗不可與語亦不敢見然亦知烹茶

之法設古鼎於几上前水將沸用茶末一匙於

鐘以湯沃之以竹刷瀹之少頃奉飲其味甚清

是日王因神降送迎無暇遣主親侍遊至未刻

邀坐宴不甚豐而情意則款洽矣諸從人皆各

至階下令通事勸飲旅進旅退各以班序至醉

而止向夕回館月明如畫海光映白松影篩青

令與人緩步徐行縱目所適心曠神怡樂茲良

遇忘其身之在海外也二十三日王始至館相

訪令長史致詞曰清欲竭左右久矣因日本人

寓茲校焉不可測其衷俟其出境而後行非敢

慢也予等但應曰已知之矣海外之國唯彼獨

尊深居簡出乃其習也井底之蛙豈可與語天

日之高明哉亦具般核留坐移時別去二十九

日請錢行陳席於水亭中觀龍舟之戲舟之制

與運舟之法皆效華人亦知奪標以為樂但運舟者俱小更與大臣子弟也各簪金花具彩服雖漂於水而不顧以示誇耀之意越九月七日復請餞予等訝其煩也深拒之鮑之再三而後行至則見其席之所列皆非昔比小簇海錯糗餌粉醅雜陳於前者製造精潔味甚芳旨但止數品不能如昔之豐詢之左右乃知前此之設皆假諸閩人此則宮中妃嬪親製以表獻芹之敬耳臨行長史捧黃金四十兩王乃言曰送贐之禮振古有之非清敢自襲其母辭予等曰於

義可受軒氏受薛之餽不以為嫌但予等以

君命來受此而歸是以

君命貨之也燕乎哉王愕然曰

天使言必稱

君動必比義清知過矣遂不敢擇獲手持泥金倭扇

二柄乃曰

天使遠來賜清以弁服即清之師也此別不復再會

揮此或可以繫一念耳予等聞其情受之各各

以所持川扇彼喜不自勝再拜而別十二日登

舟官民送者如蟻皆以漢官威儀不可復觀至

表謝

有泣下而不忍去者亦足以見夷人天性之良莫不羨衣冠文物之美拘于法而不得入是可哀也泊舟之港出海僅一里中有九曲夾岸皆石堆滅風而後可行坐守六日王日使人侍於其側且致慰詞仍遣看城通事一員負稍數人護送又遣王親長史等官駕首日所做之舟進

恩

霖按是年閏五月初七日自小姑米山循而入波上山邊望見王城哪嘯港相去將三十里世

主

子遣王親問勞致牲菜酒米詞恭禮肅法司官領夷舟五十餘每舟一老人鬚眉皓然見封船皆踴躍呼拜即欲牽船入港而風勢方狂至次日法司官督眾蓋嚴誓以不即挽船登岸倘有疎虞必先開肚余廣使人慰之曰船已至此不勞再急稍定即刻至也夷人皆謹呼叩天祈神

龍亭迎拜

詔勅至天使館安頓世子日遣長史大夫等官參謁導從巡警俱如中國之儀三日遣王親一員同

長史大夫問安廉餽俱仍舊軍稍行匠人日米升半乾魚四兩略有海菜外給錢五文買蔬菜問候之日俱有猪牛羊等各官廉給口糧者又差或始軍稍缺錢太少乃查之舊案無增也夷人篤於守舊而客者不無厚望且贏乏不同時下民豈能盡並至世子各官之意則恭而有禮矣世子又嘗問其臣曰今者

天使勞涉比之往益不同吾欲先一快覲以遂仰瞻之心何如法司等力以舊章止之六月初九日祭至世子敬威之容宛乎可掬王既得

元

諭祭之後世子仍令其國僧修佛事以伸追慕至二

十九日乃行

封王禮殿明世子遣各官候於館門自先王廟列儀衛巡警導引至國門外世子拜謁躬導

詔

勅至王殿萬呼拜舞皆先期習熟世子見

詔

物儀格益加禮儀卒度亦如原錄所云群臣將事無不肅是日履王位該國臣民行朝賀禮余等退居西堂王率群臣謁叩設宴饌成樂繁事竣乞留

詔

勅余等令其捧前此

聖製來驗因如

旨錫之王與群臣謹呼拜謝至七月十九日設拂

塵諸宴八月中秋設觀設宴作書辭之曰蓋聞

酒以成禮不繼以淫義也露等欽奉

上命前來佳禮既行華筵亦既洽矣茲又辱過招無

乃大繁乎敬此以辭向祭封之日兼承襄蹄之

惠雖王中心致敬之誠而辭受以義又使人素

有成規而不敬失者也敬併全璧伏惟以德相

奉

愛以道相處共守

天朝之大開安臣子之大義而不區區於儀物之

末幸甚十八日王乃躬至使館相訪亦如舊略

備筵款之併及群臣從者九月十九日王請錢

行亦具黃金四十兩為贐余等嚴却之次日復

使法司大夫長史等官持來辭甚懇惻復作一

書令參隨各官往還之曰封舟溯行領宴錢兼

惠襄蹄已嘗面辭矣茲辱法司大夫長史等復

來夫承筐是將雖賢王好我之誠而不受為實

實使人自守之矩且

天朝清議光昭非禮授受具有明辟余雖欲於王

如

朝廷之大法何惟王知所以愛而剋其非所以愛
可也傳有之私惠不歸君子不自留焉王其念
之王得書不復令人來強是年九月十九日立
冬艘工等擬必北風或發然數日竟未自至十
月初五日巨風發後乃以初九日登舟回其
過洋事狀具前使事條中茲不重述

造船

航海莫要於造船原錄云造船之制訪於耆民
得之大小廣狹惟其制價計二千五百兩有奇
予等初欲各具一艘見其費之廣也而遂不敢
無益於國而修其費財之蠹也惟舊制以鐵梨
木為艘桿取其堅固厚重今以輕價索之而艱
於得易以他木予等必欲倍價以購后果得之
財固當惜艘乃一船司命其輕重有不難辦者
七月二日定艘艦即船之底木福州府備祭豕
二羊二子等主祭三司諸君率府縣官亦與陪

馬重

王事也定艘之後方鳩舟人僱巧矣侃等與衆官時
巡督之

越甲午三月舟始華工其舟之形制與江河間
座船不同座船上下適均出入甚便坐其中者
八窻玲瓏間爽明霽真若浮屋然不覺其為舟
也此則艙口與船面平官艙亦止高二尺深入
其中上下以梯艱於出入面雖敞牖亦若穴之
隙所以然者海中風濤甚巨高則衝低則避也
故前後艙外猶護以過波板高四尺許雖不雅

於觀美而實可以濟險固地異製造作之巧也
長一十五丈闊二丈六尺深一丈三尺分為二
十三艙前後豎以五桅大桅長七丈二尺圓六
尺五寸餘者以次而短利後作黃屋二層上安
詔勅尊君命也中俱天妃順民心也舟之器具船用
四副用其一置其三防不虞也櫓用三十六枝
風微逆或求以人力勝備急用也大鐵锚四約
重五千斤大纜八每條圍尺許長百丈惟舟
大故運舟者不可得而小也小艚舡二不用則
載以行用則藉以登岸也水十四槓海中惟甘

泉為難得勺水不以惠人多備以防久泊也通
船以黃布為圍幔五色旗大小三十餘面刀鎗
弓箭之類多多益辦佛郎機亦設二架凡可以
資戎事者靡不周具所以壯國威而塞外醜之
膽也二十五日出塢塢即造舟之所亦設祭如
定艚之時其間若豎桅若浮水若治絲皆有祭
行祭禮皆如初靡神不舉靡愛斯牲者

王事孔艱利涉大川祈也

錄中又有漳人操舟記云屆行得舵工謝敦齊
者善於航海者也至則徘徊審視曰此舟之不

善者三海中常防礁石船底板須二層倘有不
虞庶刮去一層而一層尚存也今板雖厚止於
一層船之不善一也板之泊樑以釘為力板厚
七寸釘貫串不及即及亦無力海濤衝撼軟弱
不支船之不善二也從行人幾四百炎暑聚處
艙中不免鬱蒸之病船之不善三也二公聞之
惶然始怨有司者曰其誰乎恨我敦齊乃取藤
麻自艚底遮波板戰棚板施之數座以防崩潰
又於船舷札虛棚使衆役晝則散處棚上夜則
入卧艙中

霖按錄言封船之製備矣乃敦齊折之如是余
召舊匠併從行者數人詢之皆云無極船事余
曰無其事而有其理也蓋倣其意為之河口匠
止守舊尺寸大長陳學曰熟於海舟惟漳泉匠
遂召其役用皆以海寇得倣宜如兵舡兵船戰
棚宜高海船則艙皆低平時木料未得齊備匠
皆停手以待至次年四月未得完賊已滿城外
軍門王公令參將尹鳳急牽船出閩安鎮駕守
船之桅舵未齊倉卒不行既值衝風吹之岸上
舵口傷損風汎既過而不能行船久住港中烏

船叢積凡四五寸二十九年春適轉奏夷情勘
合到乃六月各役奔馳賊報一時召集不及仍
未能行則漸汚漫各役懇請改造前船余意船
一舉動費用不肯改造而即行可也今警報
日未嘗息萬一改造而復不行將若之何又意
事在必行而不能已今野無所掠賊亦未盡利
船若完吾先出泊海口乘隙而行可也遂一意
修改前船經歷潘棠蒞其事余因謂曰船雖兩
造不出上界一次費用雖節省而船又極其
堅牢此今日意也汝惟體而行之時時親在廠

上

督用無不善物料新舊出入汝之所司至於匠
人合河口漳泉者並用規制異同吾亦日來巡
督可共商確卜以八月日定總興工於是
議船之尺寸一以官尺為定蓋閩人以官尺為
足氏尺一尺乃官尺八寸故舊錄長短廣狹雖
有定數而論者莫知所準

船身自頭尾虛稍凡一十四丈五尺除虛稍一
十二丈二尺船面除兩傍槽部闊二丈五尺五
寸艙內帶兩旁槽部闊二丈九尺七寸船艙深
一丈四尺除井眉寬深一丈二尺七寸官艙比

之舊高二尺闊一丈六尺大桅高七丈八尺自
桅夾以上量之闊七尺舵長三丈二尺比舊多
五尺圓三尺五寸船之體用松木取其重且能
久浸也橫梁用樟木取其能幹釘也板用杉木
取其能浮水也架龍棚之外有兜籠鉤河口匠
欲以鐵漳泉者欲以木余兩用之鎖梁釘之外
有米鉤鉤河口匠亦欲以鐵漳泉匠亦欲以木
余亦兩用之蓋用鐵者取其堅韌用木者取其
數大皆協於用也船之中作為龍骨以牽繫前
後船之舷懸掛魚網以預防矢石惟梁之合板

上

處雖有米鉤鉤等余尚疑其聯合未壯也今馬
炮道等思之乃創為貼梁勢如犂犂兩旁
夾之則渾厚堅重內無復分崩之患船用藤箍
事或未有而意實可師余乃製為大鐵條二十
座自龍底搭之兩舷則船之外勢束縛益嚴視
藤箍勝矣上界船皆謂其軟弱余思其乃身長
而船闊所致也於是縮之益為二十八船則船
狹而梁多又何軟弱之患哉大率海舟之緊要
者三曰桅曰舵曰龍聽定之於下舵主之於後
桅運之於中三者用相倚而勢相當一不備未

可也備而不相當未可也造舟之時三者齊備而興工長短廣狹庶可度量閩中雖云木料頗多而近年兵船搜括無餘故嘗疑舊以五木合桅未善求得一巨槁用之而所得僅僅如此若張通判所求之艦甚短小不合再造乃余檄推官施案所覓者始中制也鐵梨舵得比之前界尤畏二八余未抵閩已行布政司差官往廣時胡知事者齎銀而行漳州賊方在境胡憚遠涉止於龍溪縣求之何能中用又八月而往除夕乃回責其再行亦緩不及遲誤可勝言耶次年

正月余募人往廣有吏吳姓者請行得一根焉五月終乃及小埕澳等處又為兵賊所阻七月初始入厥余查鐵梨舵桿舊備正副吳吏謂行期尚奢請再往適楊方伯轉廣左轄知余求之切而閱得之難乃為購之復得二根余喜甚以為可勝任矣然追憶未得之時徬徨搜索竟無可意而地方多事求者又莫能專即得之猶揣揣其未能至也若中之苦言寧可盡後之使者慎毋若予之遇云

原錄云七月二十五日之夕颶風暴雨倏忽而

至茅舍皆席捲予館亦兀兀不安寐起坐中堂門牖四壁蕩然無存因念港口之舟恐不及繫遣人視之發曰昏黑不辨牛馬而收路安可分盍待之風雨果惡亦不可強質明而往王已差法司官率夷人數百守於舟側詢之舟人乃夜半時至法司亦夷官之尊者路且遙不避而來予因歎曰華夏之人風雨晦冥之夕塞門閉戶而避之猶恐未安衝風冒雨而行者必其骨肉顛沛而不容已孰能視他事如家事而艱險不辭者半夷之君臣其亦可感也夫

霖按是年六月初三日颶風驟發王即差法司官統數百人看守封船頃刻不離凡四日風止而後已海上多風每風暴王即差官巡視用心誠可謂不苟矣

霖再按是年船之造可謂善矣然歸帆之時猶折舵者以其制尚有一二分非余意也余初憶海風冲高官艙戰棚俱宜低矮低矮則舵不必高短小尤易得力今船艙高則舵不得不長而深長而深則其力不牢壯矣且是年所求三艘雖云鐵梨皆其似者而非真也余嘗謂即再十

金購之必不能得其真何者長至於三丈四尺
奚從而得哉諸人初欲船之高大亦以所帶各
役既多海洋之賊必戰無疑故欲高張其勢余
後觀之洋中搖搖浩蕩彼何能措手風浪山摧
眼昏目眩不獨在吾意彼必同之即便吾船矮
小例之彼終亦高且大矣此諸人之過疑而余
之不能強者以往未之歷也且方往之時水俱
東流勢猶不難至回歸之時則橫截而過波浪
搖撼山岳一船之力盡歸之舵故往往折舵之
危多在歸帆之際後之使者慎毋務船之高大

而在乎粗壯堅固毋務人之多而在乎慣習耐
勞其庶幾得渡海之中策云

用人

原錄云四月十八日舟先發於南臺南臺距海
百餘里大舟畏淺必潮平而後行日行數里故
先之駕舟民稍用一百四十人有奇工選軍用
一百人通事引禮醫生識字各色匠役亦一百
餘人官三員千戶一員百戶二員官各給官十
二兩為衣裝費餘各給工食銀五兩三錢五分

舊時用四百餘人今革其十分之一從約也

予因是而有所感浮海以舟駕舟以人二者濟
險之要務也今官府造作什器官之尊者視為
末務而不屑於查理官之卑者視為奇貨而惟
巧於侵欺以故種種皆不如法不久即壞房舍
器用之物壞則可修猶未甚害惟舟之壞即有
覆溺之患雖有般師在舟亦無及矣前之所云
姑米山之險其明效也后之使海外者軍官不
必三員隨行先擇有司賢者二員委其造舟舟
完令其同行彼軀命所關督造必不苟且萬一

藩臬不從以之請於

上命可也從予駕舟者閩縣河口之民約十之八固
夷人駐泊於其地相與情愴欲往為貿易耳然
皆不知操舟之術上文所云長年數人乃漳州
人也漳人以海為生童而習之至老不休風濤
之驚見慣渾門事耳其次如福清如長樂如鎮
東如定海如梅花所者亦皆可用人各有能有
不能唯用人者擇之果得其人猶可少省一二
此賞精不賞多之意也一則可以節
國之費一則可以衛衆之生故不惜辭之煩為后

使者忠告

霖按是役用人者二一則在於造船一則在於
行船予初至時諸司委管造者張通判也其人
苦不用心始聞題

請督造者一同過海猶頗趨事至禮部復云俟臨時
與有司議處則日請于司院等解行而載采之
意蕩然初次領銀但查舊案分佈買料不復酌
量揀擇如所委河泊黃朝鍾者往連江等處八
月領銀十二月猶未給發何以責伐木者之解
即解至俱短而小何以應用船雖工程浩大苟

料作齊備三月可了乃本年十一月興工至次
年四月完者乃十之五六而其未具者仍三四
也予時欲即奏完議者謂地方多事船完亦未
能行已而其人亦逝矣後改造得經歷潘棠頗
體激厲之意船之所藉者不小也

匠人亦有二其在河口者經造封船頗存尺寸
出塢浮水俱有成規然一於守舊而不能斟酌
時宜又苟且用料而不必求其當此其失也漳
泉之匠善擇木料雖舵牙櫓槳之類必求強壯
堅厚然粗枝大葉自信必勝而不能委曲細膩

此其失也用者去其貳短而取其二長船其全
矣至於主張行船之人斷非漳人不可蓋其浮
歷已多風濤見慣其主事者能嚴能慎其趨事
者能勞能苦予是歲所采用者馬魁道等凡八
九人余令各舉其所知者凡五十餘人議者頗
疑之余於其主事者每厚之以恩後在舟目其
早晚用力實有不同

萬安梅花鎮東定海軍士及長樂水稍近處海
濱俱可取用從余行者近八十人但不能如漳
州長年有主張耳

再總記是年各役略攝事而給食焉提調軍士百戶一名嚴繼先舊守船者也行糧銀十兩再軍伴一名行糧銀五兩三錢五分提調夥長舵工水梢義民馬魁道久造船者也行糧銀八兩再家人一名銀五兩三錢五分提調軍器義民陳孔成亦始守船者也行糧銀八兩家人一名提調蓬纜工匠及過海油鐵者祭施中卿提調收支公用器物及各役行李省祭張應魁提調管水火巡視及火藥省祭李伯齡省祭三名先俱分職修船至岸時充引禮官與提調夷稍通

事林壘各行糧銀陸兩三錢五分譯語通事曾宏等捧展

詔勅書辦陳珮等四名各行糧銀五兩三錢五分夥長陳大詔許嚴等六名每名行糧銀六兩三錢五分舵工吳宗達等一十六名每名銀六兩零五分大桅班手四名每名行糧銀五兩六錢其餘二桅班手等頭舵二舵等護鐵總中水梢軍民行匠道士戲子等及二衙門門書阜隸防馬夫廚館夫等俱每名銀五兩三錢五分無復差矣總計散銀若干視之上界僅多五十兩焉雖

時乃多警宜廣用人而

國用所關亦不放過蓋以滋費也後來洋中所目

用事之時實在乎得人而不在乎多

余又聞二公所同班手十人而當時八人不能其事至岸而鞭之遲矣曷若慎擇之於初二公所用者聞多由府縣縣取其吏書欲行者或期不行欲免者或求而免如是而曰得人難矣後之使者其尚精采用事者頭目數人而其餘今各自舉又參之訪論其庶幾乎

再是年至琉球時夥長許嚴陳大詔李子顯等

皆余與李君推己廩食食之舵公吳宗達馬祿等則推二衙家人口糧給之

是役余用漳人頗多蓋亦信舊錄所云而言者頗撫之予執定不移後洋中折舵非陳孔成之提調非吳宗達之諸歷勤勞非許嚴等之鎮定非散班之奔走敏捷則五百人何有哉且漳人至彼守法不苟其梅花定海外衙軍士亦間有可用終不若彼之慣習若近成水梢三衙軍士則一籌莫展帶之多過礙手脚後之用人者審之

敬神

原錄云五月十一日夕望見姑米山十三日風轉而北逆不可行十四夕舟刺刺有聲若有分崩之勢罅隙皆開以數十人轆轤引水水不能止衆曰不可支矣齊呼天妃而跪剪髮以設誓予等不能禁徹夜不寐坐以待旦忽一家人舫舳入艙抱予足口喋不能言良久方云此求神佑船已壞矣予等聞此心戰神怖無可奈何嘆曰各抱

詔勅以終吾事餘非所計也於此將焉求之而又將

王

焉進之十八日風少息挽舟而出亦斜倚於岸衆恐其傷于石大驚幸前月親督修船不為所傷復止二十日始克開洋夷舟同行二十一日夜颶風陡作舟蕩不息大桅原以五木攢者竟折去須臾舵葉亦壞幸以鐵梨木為柄得獨存舟之所恃以為命者挽與舵也當此時舟人哭聲震天予輩亦自知決無生理相顧嘆曰天命果如此以計免者得之矣孤死尚正首丘焉呼孤之不能若也舟人無所庸力但大呼天妃求救予等為軍民請命亦叩首無已果有紅光燭

舟舟人相報曰天妃至矣吾輩可以生矣舟果少寧翼日風如故尚不敢易舵衆皆廢寢食以待斃不復肯入艙上水同行夷舟遂相失不知所往二十三日黑雲蔽天風又將作有欲易舵者曰舵無尾不能運舟風弱猶可以持烈則不可救有不欲易者曰當此風濤去其舊而不得安其新將奈何衆不能決請命於予等予等曰風濤中易舵靜則可以生動則可以死中心惶惑亦不能決今其請玦於天妃乃得吉兆衆遂躍然起舵舵柄甚重約有二十餘斤平時百人

王

舉之而不足是時數十人舉之而有餘兼之風恬浪止倏忽而定定後風浪復厲神明之助不可誣也舵既易衆始有喜色二十六日忽有一蝶飛繞於舟僉曰山將近矣有疑者曰蝶質甚微在拱圓中飛不過百步安能遠涉滄溟此殆非蝶也神也或將有變速令舟人備之復有一黃雀立於桅上雀亦蝶之類也今以米飼之馴馴啄盡而去是夕果疾風迅發白浪拍天巨艦如山漂蕩僅如一葉稍後距水不下數丈而水竟過之長年持舵者衣盡濕則船中受水又可

知也風聲如雷而水聲助之真不忍聞舟一斜側流汗如雨予等懼甚衣服冠而坐欲求速溺以紓其懼又相與嘆曰

聖天子威德被海內外百神皆為之效職天妃獨不我救乎當此風濤中而能保我數百民命真為奇功矣當為之立碑當為之奏謝于

上言訖風若少緩舟行如飛徹曉已見閩之山矣舟人皆踴躍鼓舞以為再生稽首於天妃之前者若崩厥角也十月初二日入城區區二人何德復此實荷

聖天子威福以致神明之佑不偶然也今越旬日同行之舟尚未至或不免漂溺之患焉嗚呼危哉嗚呼危哉

霖按是年閏五月初四日至赤嶼無風舟不能行當晝有大魚出躍從者謂如一舟然旁有數小魚夾之至暮舟震撼衝擊莫知其故自船上觀之則風平浪靜而舟之顛危次日愈甚余與李君目眩心悸召長年問之皆謂無風而船如此事誠可怪所喜者船力強壯堅固決保無虞慰安余二人既退余使人偵之則皆稽首天妃

之前禱矣中夜顛危益甚李君曰事將何如余曰造船用人乃人事之可盡者此以外豈復能與且余二人所捧者

朝命也

皇上德被幽明海神必且效若時余二人既不能安枕中夜見忽有明光燭舟舟稍安嚴百戶舵工等俱得異夢六日夜刻夥長舵工請余二人拜風且謂有所愛之物可施之余思出京時曾有人惠金光明佛經又舵工陳姓者能作線舟以禳余曰事無害於義從之可也余二人官服以

拜口為文以告道人等用經與線舟昇之船口祈之而風忽南來諸從者尚未回謝天妃之前咸仰呼曰風到風到遂滿蓬而行至初九日登岸神明之貺顯矣

十月十九日開洋回國東北風旺至二十日午刻忽有麻雀一雙宛宛來泊船蓬陳大韶等見之即心動曰此神雀報信又往年陳高二爺回時之兆倏忽間黑雲接日冥霧四塞冷雨颼風號呼大發余令吳宗達等謹備之行至夜二鼓舵忽折去舉舟哭天而叩天妃余亦呼天妃告

曰此華夷五百人性命豈可易易至天明風速
狂不止舵不能換二十二日辰時余眩暈甚矣
蓋五日不一粒生死余亦已決肚外惟是五百
人尚不能忘念乃召書吏陳珮具筆札床前余
口為文授之令書以激天妃前舟中鷄鴨牲口
之類尚多余門之庖人曰不知何時靡孑遺矣
惟一鷺尚存余令宰之告曰霖等欽奉

上命冊封琉球仰荷神祐公事既完茲當歸國洋中

折舵無任驚惶惟爾天妃海岳偕

國家廟祀正神茲朝便危急華夷五百生靈所係

乞

豈可不施拯救若霖有貶心之行即請殛之於
床無為五百人之累若尚可改過而自新也神
其大顯靈威俾風恬浪靜更置前舵庶幾可以
圖全神其念之母作神羞既祭後風稍息諸人
亦求玃於天妃許之遂易新舵諸人大發願心
祈修醮典余亦許歸

朝奏請如例遣祭舵工陳興珙又善降筭乃用李
君一家僮僮併不能字者扶之字皆倒書曰有命
之人可施拯救欽差心好娘媽保船都平安也
嗟乎鬼神冥選談者未有不疑然此四無邊岸

之中宛弱雙雀何從而來易舵之後又一鳥常
據於桅尾何從而來孰謂世間事可盡以常理
臆決哉到岸日凡諸人祈許余令一一修還所
謂母使行負神明何敢以險既平而遽忽諸

幸

天妃靈應記

神佑之事聖賢不語非忽之也懼民之感於神而遺人道也侃自蚤歲承父師之傳佩欽而遠之之戒凡禱祠齋醮龍符嘔水誦經禮佛之類閭閻有從事者禁之不可則出避之或過其宮則致恭效程子焉迺者琉球國請封

上命侃暨行人高君澄往將事飛航萬里風濤巨測

閩人故事禱於

天妃之神且官舫士方為祠事之舟中人朝夕

拜禮必虔真若懸命於神者靈貺果昭將至其國逆風蕩舟漏不可禦群譟乞神風定塞枻乃得達及成禮還解纜越一日中夜風大作檣折舵毀群譟如初須臾紅光若燭籠自空來舟皆喜曰神降矣無恐顧風未已又明日黑雲四起議易舵未決卜玆於神許之易之時風恬浪靜若在沼沚舵舉甚便若插籌然人心舉安允荷神助俄有蝶戲舟及黃雀止檣或曰山近矣或曰蝶與雀飛不百步山何在其神使報我以風乎子以其近於載鳴鳶之義頌之曰謹備諸已

而颶夜作人夕罔攸施衆謂脊及溺矣予二人朝服正冠坐祝曰我等自臣恪共

朝命神亦聰明正直而一者庶幾顯其靈語半風漸柔黎明達閩神之精英烜赫能捍大患如此謂非

皇上懷柔百神致茲效職哉然非身遇之安敢誣也揆之祭法廟而事之允宜在宋元時已自封號廟額

國朝洪武永樂中屢加崇焉予二人縮廩附造舟餘值新之广石望崎行祠則從行者歛錢以修

行當聞之

朝用彰神貺因紀其槩高君讓侃援筆舉以告巡按侍御方君涯題之又命福郡倅姚一和觀勒諸石

十石廟碑文

一屋郭汝霖撰

十石廟廟海神天妃者也天妃生自五代含真
靈化後為明神歷宋歷元迄我明顯靈巨海禦
災捍患拯溺扶危每風濤緊急間現光明身著
幹旋力禮所謂有功於民報崇祀典而十石屬
長樂濱海地登舟開洋必此始廟之宜舊傳自
永樂內監下西洋時創焉成化七年給事中董
昇行人張祥使琉球新之嘉靖十三年給事中
陳侃行人高澄感墜板異復新之板上所書即
董張新廟月日也

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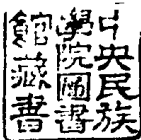
皇帝三十七年琉球世子尚元乞封

上命

汝霖充使往而副以行人李君際春余承命南
下長老多教余致敬天妃之神弭節閩臺造舟
百凡按陳高使錄行惟十石廟遭倭寇焚乃者
老劉仲堅等聞余至亦來言廟事余檄署篆孫
通判大慶考其遺趾并材料工價值百金往陳
高捐俸二十四金助余與李君如之往從行者
各斂銀一星得三十兩餘是則從行者尚未定
名往長樂民力饒可以鳩工今連年有兵務往
劉知縣尹邑久今孫乃署篆且未久也於是七

十金無從得余因言於代巡樊公斗山樊遂
標罰贖餘成其事且命通判速工請記於余不
兩越月廟貌鼎新巍然煥然瞻趨有所人心起
敬他日飛航順便重荷神眺者庶之功哉或因
是以鬼神事質於余余曰是說也為紳先生難
之矣考孔子曰敬而遠夫謂之敬必有以也謂
之遠特不專是以微媚云耳故其祭神如神在
鄉人難削服五昨階孔子豈無見耶而初學小
生稍談鬼神則冒然稱茫昧避諛清議及過毫
髮事輒僥首叩禱不暇果能知事人事鬼者乎

余



重編使琉球錄下

吉郡水豐郭汝霖編

河南杞邑李際春同編

群書寶異

大明一統志

琉球國在福建泉州之東海島中其

朝貢由福建以達于

京師國之沿革未詳漢魏以來不通中華隋大業

中令羽騎尉朱寬訪求異俗始至其國語言不

通掠一人以返後遣武貢郎將陳稜率兵至其

國虜男女五百人還唐宋時未嘗朝貢元遣使

招諭之不從

本朝洪武中其國分為三四中山王山南王山北

王皆遣使

朝貢嗣是惟中山王來朝其二山蓋為所併矣

風俗男子去髭鬚婦人以墨點手為龍虎文皆

紵繩纏髮從項後盤至額男以烏羽為冠裝以

珠玉赤毛婦以羅紋白布為帽織闌縠皮并雜

毛為衣以螺為飾而下垂小貝其聲如佩無君

臣上下之節拜伏之禮父子同床而寢婦人產

乳必食子衣食用手無匙筯得異物先進尊者

死者浴其屍以布帛纏之裹以葦草上不起墳

無他奇貨尤好標掠故商賈不通不駕舟楫惟

縛竹為筏急則群舁之泅水而逃俗事山海之

神祭以穀酒戰鬪殺人即以所殺人祭其神王

所居壁下多聚蠍蜈以為佳所居曰波羅僧洞

墾柵三重環以流水樹棘為藩殿宇多刻禽獸

無賦歛有事則均稅無文字不知節朔視月盈

虧以知時視章榮枯以計歲

山川龜鼈嶼在國西水行一日高華嶼在國西

水行三日澎湖島在國西水行五日落漈水至

澎湖漸低近琉球謂之落漈漈者水趨下不回

也凡兩岸漁舟至澎湖遇颶風作漂流落漈回

者百無一二

土產闌縠樹梳黃胡椒熊羆豺狼

原錄云琉球國在泉州之東自福州視之則在

東北是以去必益夏而來必季秋乘風便也國

無典籍其沿革不能詳然僭兵劫之而不服元

使招之而不從我

太祖之有天下也不加兵不遣使首効歸附其忠順

之心無以異於越裳氏故特

賜以閭人之善操舟者三十有六姓馬使之便往來時劍貢亦作指南車之意焉耳在昔其國三分今中山併而為一者得非沃強晉弱之故歟風俗男子不去髭亦不羽冠但結髻於首之右凡有職者皆一金簪漢人之高髻則結於首之中俱以色布纏其首黃者貴紅者次之青綠者又次之白斯下矣王首亦纏錦帕衣則大袖寬博製如道服然腰束大帶亦各如纏首之布之色辨貴賤也足則無貴賤皆著草履入室宇則

脫之一則席地而坐恐塵污一則以跣足為敬故王見神臣見王及賓主相見皆若是也唯接見余等則加冠具服履揖遜之間每見其疾首蹙額蓋弗勝其束縛之勞矣婦人真以墨黥手為花草鳥獸之形而首足反無飾髻如童子之角總於後而簪鉗不加不知足而為之履男女皆可用也第富室則以蘇席藉履底少加皮緣即為美觀上衣之外更用幅如帷裳之背上見人則以手下之而蔽其面下裳如裙而倍其幅褶細而制長履其足也其貴家大族之妻出入

則戴簪笠坐於馬上女僕三四從之俱無布帽

毛衣繫佩之飾亦無產乳必食子衣之事也其君臣之分雖非華夏之嚴而上下之節亦有等級之辨王之下則王親尊而不與攻也次法官次察度官司刑名也次哪嚨港官司錢穀也次耳目之官司訪問也此皆土官而為武職者也若大夫長史通事等官則專司朝貢之事設有定員而為文職者也王并日而視朝自朝至於日中凡三次陪臣見之皆握手膜拜尊者親者則延至殿內賜坐賜酒其卑疏者則移時

長跪于階下焉凡過元旦

聖節以至日王率衆官具冠服設

龍亭行拜

祝禮蓋久漸文教非復曩者之陋矣父之於子少雖同寢及長而有室則異居食亦用匙筋得異味先進尊者及子為親喪數月不肉食亦其俗之可嘉死者以中元前後日溪水浴其屍去其腐肉收其骸骨以布帛纏之裹以草草襯土而殯上不堤墳若王及陪臣之家則以骸匣藏於山穴中仍以木板為小牖戶歲時祭掃則啓鑰

視之蓋恐木朽而骨暴露也地無貨殖是以商賈不通若以為防探掠則其國小法嚴凡有竊物者即加以剕刑之刑人誰敢犯朝貢往來俱乘大航海邊漁鹽亦泛小艇未嘗不駕舟楫而縛竹為筏也俗畏神神皆以婦人為尸凡經二夫者則不之尸矣王府有事則哨聚而來王率世子及陪臣皆頓首百拜所以然者以國人凡欲謀為不善神即夜以告王王就擒之聞昔倭延有欲謀害中山王者神即禁錮其舟易而水為鹽易而未為沙尋就戮矣惟其守護斯土是

以國王敬之而國人畏之也尸婦名女君首從動經三五百人各戴草圈携樹枝有乘騎者有徒行者入王宮中以遊戲一唱百和聲音哀慘來去不時唯啣嚙港等處不至以此多不良者家兼有唐人故也閩人為王倩作宴者身親見之且傳聞封王日必見天使是日不來此則真有而殺人祭神則非也王之宮室建於山巔國門高曰歡會府門偏曰漏刻殿門偏曰奉神四圍皆石壁無有波羅鹽洞之名亦無聚體為佳之說也門外有石砌砌下有小池來自石龍口

中噴出名曰瑞泉王府汲之供飲食取其甘潔也道路坦夷曾不設堊樹棘以為險殿宇朴素亦不雕翕刻獸以為奇至於賦歛則窮古人井田之遺法但名義未詳備王及臣民各分土以為祿食上下不交征有事如昨封王所用布帛粟米力役之征則暫取諸民而不常也雖無經生卜士之流然亦諳漢字奉正朔豈至視月盈虧以知時視草榮枯以計歲哉

霖按是年封王日四更時女君果降將五更即散矣提調通事及庖人俱聞其聲嗚嗚焉人善泗水有剝木為舟者如猪食兜而三人處之橫海中顛風巨浪不懼也水泛則覆出之而復掉焉剝掠之事問不能無所謂法之嚴者重則開壯次則問守別方無咎捶之賴雖設撈夾之刑而多不用俗以中元節為重自七月十三日起至廿六日俱晝夜男女喧雜往來不禁人甚重財帛即夫婦亦各私其財或相忤則各挾所有而別處數日乃復其家

羸虫錄

琉球當建安之東水行五百里土多山峒峒有小王各為部隊而不相救援

國朝進貢不時王子及陪臣之子皆入太學讀書禮待甚厚

按福州梅花所開洋順風七晝夜始可至琉球以水程計之始將萬里矣若夫建安則建寧屬邑也又在福州之西北而云水行五百里不知自何洋以發舟而若是乎其近易耶琉球固多山而峒峒則少王之子弟難出分各山而未嘗

不聽徵調如祭王封王等日則各率所部戎服而列伍以防衛則其有事而相為救援可知矣歸附國家之初朝貢固無定期今年二年而一舉至於令子姪入太學僅於洪武二十二年而創見之嗣是唯遣陪臣之子進監讀書大司成教以誦詩學禮處以觀光之館夏葛而冬裘朝饗而夕飧禮待不亦厚乎適如蔡廷美鄭賦梁梓蔡瀚等皆俊秀可教曾北學中國授業名儒今皆補為長史都通事等官進見之時儀不減而言有章未必不有有也

星槎勝覽

琉球國山形抱合而生一曰翠麓一曰大崎一曰斧頭一曰重安高聳叢林田沃穀盛氣候常熱酋長遵理不科民下釀甘蔗為酒煮海為鹽能習讀中國書好古畫銅器作詩初唐體地產沙金黃蠟

按琉球國之山形雖南北一帶而生不甚抱合亦無翠麓等四山之召且形勢卑小不鳥贅林木樸樸不茂密厥田沙磧不肥饒是以五穀雖生而不見其繁碩也氣候不常熱雨過即涼秋

冬亦雨霜雪其地近北故也政令簡便各食分土故曰酋長遵理不科民下造酒則以木漬米造宿令婦人口嚼手搓取汁為之名曰米奇非甘蔗所釀亦非美姬舍米所製其南番酒則出自暹羅巖如中國之露酒也陪臣子弟與凡民之俊秀者則令習讀中國書以儲他日長史通事之用其餘但從倭僧學書番字而已古畫銅器非其所好其所好者唯鐵器綿布焉蓋其地不產鐵上不植綿故民間炊爨多用螺殼紅女織任惟事麻縷如欲以釜甑爨以鐵耕者必易

自王府而後敢用之否則犯禁而有罪焉至於作詩則弄文墨參禪乘者間亦能之而未必唐體之效矣地不產金亦無黃蠟及玻璃等物通國貿易惟用日本所鑄銅錢薄小無文每十折一每貫折百殆如宋季之鸞眼錢也嘗聞其國用海巴人幣用矣然與其用是錢孰若用海巴之猶法於貝哉

案按地方多沙石山亦崢嶸土薄瘠物產牛羊雞豚之類多瘦削而不堪用民間耕種亦鹵莽未見糞多而力勤者男婦唯耑於衣食日食不過飯一二碗畧充飢而已魚肉之類絕少用故賤而無售者大抵其俗儉而不勤也鳥則鷓鴣鷓鴣之類亦間有之

集事淵海

琉球與泉州之島白澎湖者煙火相望其人驍健以刀稍矢劍鼓為兵器旁有毗舍那國語言不通祖裸野雖殆非人類

按地之相去近則可望遠則視之而弗見也琉球去澎湖不下數千里山川出雲蜃氣作霧則光景且伏者煙火可得而相望乎閩中士大夫當

曰霽日登鼓山可望琉球蓋所望者小琉球也若大琉球則雖離婁之目亦豈能明見萬里之遠哉若曰其人驍健則誠是也蓋生有膂力耐饑渴勞苦熱望挽舟之時雖終日不食終夜不寢而亦未嘗告病匪直賤者若是雖酋長之貴亦慣勤動大風暴雨雖夜必興相與徒行露立於港邊以所舟之漂蕩焉而寒濕不能使疾也國無醫藥民亦不大折或壯或老始生痘瘡地雖卑濕而不見有疲瘵殘疾之人是豈盡出於秉賦哉亦由其薄滋味寡嗜慾元氣固而腠理

密也第人尚忿爭有不平即以刃殺人度不免亦剖腹自斃所用兵器如刀劍弓矢之類亦嚴利勁直弓稍長如握檐射則樹於地而兩手彎之矢可至二百步許盔甲製以皮革進退節以金鼓鄰國目為勍敵焉其國西南則暹羅東北則日本間東隅有人鳥語鬼形不相往來豈即所謂毗舍那國耶

杜氏通典

琉球國王姓歡斯氏名渴刺兒土人呼之為可老羊妻曰多拔茶居舍大十有六間王乘木獸今左右與之凡宴會執酒者必得呼名而後飲上王酒者亦呼王名然後嚙杯共酌歌呼蹋蹄音頗哀怨扶女子上膊握手而舞又曰民間門戶必安獸頭

按琉球國嗣王姓尚氏名清父名真祖名圓自上世以來皆命名以漢字妃皆選自民間女子充之土人稱王曰教那稱妃曰札刺無可老羊

并多拔茶之稱也至於陪臣則無姓氏但以先世及己所轄之地為姓名如王親孔如迷蓋器法司官寧沽安丹也皆地名也若大夫金良長史蔡翰蔡廷美都通事鄭賦梁梓林成等凡有姓者皆出自

欽賜三十六姓者之後裔馬王之居舍向南者七間向西者七間以南者舊制不利於風水反以西者為正殿閣二層上為寢室中為朝堂末與臣下坐立凡間門俱五色土殊為簾櫳中三間略加金碧傍有側樓亦有平屋皆以板代瓦廉不

遠地而階亦近除僅如中國公侯之宅無越制也王出入乘肩輿非木獸以十六人扛之傘蓋用五色從者數百人鼓吹導前戈矛推後仍以土珠小扇扇西柄貼金繡蓋一對為儀衛不知何所取義馬宴會不時禮亦簡朴陪臣遇吉攝觴以壽王王亦與之坐而共飲但不至於呼名也樂用絃歌音頗哀怨嘗諱其曲有人老不十年之句亦及時為樂之意如唐風之山有樛也史以童子四人手擊枹而足婆娑以為舞焉所謂蹋蹄之歌女子之戲皆非也大抵琉球俗朴而忠民貧而儉富室貴家僅有瓦屋二三間其餘則茅茨土墼不勝風雨飄搖之患人不善陶雖王屋亦無獸頭況民間乎傳者訛矣

宋按官室惟王府者頗高大如中國侯伯之屋餘皆矮小而頗潔淨民間房止二三間聚族為佳刻獸為奇之說委無之國多僧王府持僧亦甚寬諳漢字者王頗加禮欽奉正朔國中亦有能編曆者余遊諸寺見其所記嘉靖某年月日誦某經若干卷雖風雨剝蝕處亦有之王嗣自嫡而下各養於大臣王親家長則分家財之半

出住別山頭署事馬

使職要務

洪武永樂時出使琉球等國者給事中行人各一員假以玉帶蟒衣極品服色預於臨海之處經年造二鉅舟中有艚數區貯以器用若干又藏棺二副棺前刻天朝使臣之柩上釘銀牌若干兩倘有風波之急知具不免則請使臣仰卧其中以鐵釘錮之舟覆而任其漂汨也庶人見之取其銀物而棄其柩于山崖俟後使者因便載歸過者鑒汨沒之禍奏

准待藩王繼立遣陪臣入貢馬封乃

命使臣齎

詔勅駐海濱以賜之此得華夷安危之道雖萬世守之可也

按我

朝封錫藩王之制如安南朝鮮則遣編修給事中等官為使占城琉球則遣給事行人等官為使各給以麒麟白澤公侯伯駙馬之服

恩榮極矣故感激圖報之下往往有人且安南朝鮮固陸路可通矣若占城及琉球則海邦也必於廣東福建臨海之處經年造二鉅舟以涉大川

余等以一舟所費已及二十五百兩有奇若人各一舟非唯倍其費抑亦不克共濟矣故止造一舟至於藏指釘牌之事原無此例縱有之亦無益也故令有司不設備焉大抵航海之行亦危矣凡親愛者為之慮靡不周有教之以舟傍設桴如羽翼者有教之以造水帶者有教之以多備小舟者殊不知滄溟萬里風波莫測凡此舉不足恃也所恃者唯

朝廷之威福與鬼神之陰陽焉耳乃若領封之說則肇自前使占域者正副畏難不肯航海以畢

事曠日持久渠國不獲已而領自海濱非

俞旨也嘗稽古諸侯凡嗣立俱以士服入見

天子而後受封今之四夷即古荒服諸侯也雖不克

入覲

天王俾其於海濱領封亦無不可蓋中國尊而當安

外夷賤而當危也豈直省不貲之費而已哉經

國者為之建白可也

霖按琉球歸化

大明

聖祖命閩人善操舟者送之歸國自是朝貢

命使絡繹不絕然詢其洪武永樂年間使者姓名莫

知矣宣德三年而下始有名有而字號邑里無

從質訪姑列之左以俟考云

宣德三年

欽差正使柴山副使阮忘其名及給事中行入

冊封國王尚巴志

正統八年

欽差正使給事中俞忬副使行人劉遜

冊封國王尚忠

正統十三年

欽差正使給事中陳傳副使行人萬祥

冊封國王尚思遠

景泰三年

欽差正使給事中陳謨副使行人董守宏

冊封國王尚金福

景泰七年

欽差正使給事中李秉彝副使行人劉儉

冊封國王尚泰久

天順七年

欽差正使給事中潘榮漳州府龍溪縣人副使行人

蔡哲

冊封國王尚德

成化八年

欽差正使給事中管榮副使行人韓文

冊封國王尚圖

成化十五年

欽差正使給事中董昱副使行人司副張祥

冊封國王尚真

嘉靖十三年

欽差正使給事中陳侃浙江鄞縣人副使行人高澄

順天府固安縣人

冊封國王尚清

嘉靖四十年

欽差正使吏科左給事中郭汝霖江西吉水人副

使行人李際春河南杞縣人

冊封國王尚元

詩文

宋換君子之夷夷者謂夫言語文字之不通也
琉球歸化

聖朝綽紳時使其國及考其翰蹟僅寺碑二篇而中
山八景記則余過延平有林生者示余潘公渡
海事併以其家錄來觀而因得之若詩歌之類
絕無一字焉豈明珠成暗投而越不知章甫之
重也然余竊惟日本人識漢字有詩僧唐人亦
有送僧歸日本詩此又何也余姑存此以俟他
日奇遊者覽焉而陪臣子弟入監誦讀之舉益
知不可已已

大安禪寺碑記

宣德五年正使柴山奉

命遠造東夷東夷之地雖閩南數萬餘里舟行累日

山岸無分茫茫之際蛟龍湧萬丈之波巨鱗漲

馮夷之水風濤上下捲雪翻藍險象不可勝紀

天風一作烟霧忽蒙潮門澎湃波濤之聲振于

宇宙三軍心駭呼佛號天唄之忽有神光大如

星斗高掛危檣之上耿耿昭明如有所慰然後

衆心皆喜相率而言曰此乃

龍天之庇神佛之光矣何以至是哉是成賴吾

將軍崇佛好善忠孝仁德之所致也迨夫渡清

一息河漢昭明則見南北之峯遠相迎衛迅風

順渡不崇朝而抵岸焉既而奉公之殿上揮罔

陵下相崖谷顚得龍盤虎據之地以為安奉佛

光之所庶幾以谷扶危之患於是掬水間香得

其地於海岸之南山環水深路僻林密四顧清

芬頗類雙林之景遂鑿山為池引水為池挾之

湏臾築之登登成百堵之室闢四達之衢中建

九蓮座金容于上供南方丙丁火德于前紫石

引泉鑿井于後命有道之僧董臨其事內列花

卉外廣椿松遠吞山光平拖灘瀨使巢居穴處

者皆得以觀其光焉此酬功報德者之所為也

且東夷與佛國為隣其聖跡海靈鍾秀有素矣

此寺宇之建相傳萬世無窮良有以也後人有

原其事者必指而言曰此大安寺也建寺者誰

天朝欽命正使柴公也遂書以為記

千佛靈閣碑記

粵自大明開基混一六合東漸于海西被于流

沙聲教迄于四海凡在遠方之國莫不捧琛執

帛而來貢焉時米夷適居東海之東阻中華數

萬餘里水有蛟龍之虞風濤之悍陸有丘陵之

險崖谷之危無縣郭之立無丞尉之官行樽杯

飲盡其俗也雖然亦累貢所產于

朝永樂之間亦常納其貢焉洪熙紀元之初遣正

使柴山暨給事中行人等官奉

勅褒封王爵頒賜冠冕仍遣祭前王使其知尊君親

上之道篤仁義禮樂之本

天朝之恩無以加矣當今

聖人繼登龍馭率由舊章宣德二年復遣正使獨掌

其事蒞臨以詢之則見其王欽已於上王相布

政於下其俗皆循禮法熙熙如也宣德三年本

國遣使歸貢于

朝迨夫五年正使復承

勅來茲重宣聖化淮海往返滄波萬頃舟楫之虞風

濤之患朝夕艱辛惟天恩賴思無以表良心遂

偁三軍墾地營基建立佛寺名之曰大安一以

資恩有之勤一以化諸夷之善寺宇既成六年

卒事復

迨宣德八年歲在癸丑

朝甚嘉忠孝特

福建方伯大臣重造寶船頒賜衣冠文物以勞之

日夜樓跡海洋之間三軍有安全之歡四際息

風濤之患或夜見神光或朝臨瑞氣此

天地龍神護佐之功何其至歟於是重修弘仁普濟

之宮引泉鑿井於宮之南鼎造大安十佛靈閣

凡在諸夷莫不向化寶閣既成佛光嚴整八月

秋分又有白龍高掛以應其祥此嘉祥之兆良

有自也遂立碑記以紀其事使萬世之下聞而

知者咸仰

王

天朝德化之盛而同趾美於前人因書之以為記

大明宣德八年歲在癸丑仲冬初二日辛巳

天朝欽差正使柴山副使阮鼎立

中山八景記

大明統一萬方

天子文武聖神以仁義禮樂君師億兆故凡華夏蠻

貊罔不尊親際天極地舉修職貢自生民以來

未有如

今日之盛者也天順壬午春琉球國遣使請立世

子為嗣君

上命臣榮臣指往封之癸未夏六月由閩藩發舟天

風自南不數日而抵其國奉宣

德意封爵典禮既行自國王以下皆拜手稽首俯伏

頌

上大恩不已越仲秋八月國大夫程均文達執卷竭

使館請曰文達敬居之東新報有寺山水頗清

奇命工圖為八景願請登臨留題詠以記盛美

予念去

君親客海外萬里方快快于中矣暇及他事大夫均

請之不置因與皇華蔡均克智同往觀焉既至

是日白雲初收天氣清明山色秀麗有松萬樹

所謂萬松山也登山觀松蒼然鬱然堅貞可愛

因誦孔子歲然後凋之語凡與遊者皆興起動

心山之東行一里許至軒曰潮月軒軒中四面

蕭爽當天空夜靜之際開軒獨坐水月交潔心

體明淨有志於當時者得不起高山景仰之思

乎軒之左鑿地為井井上植橘數株泉甘足以

活人橘葉可以愈病程大夫取井之義是蓋古

人之用心也則有徑徑石奇形狀旁列皆

佳木異卉可憇可遊大夫長史諸君各酌酒奉

勸懲懲禮意至再至三因飲數杯上馬至送客
橋士大夫愛重過橋頃下馬於是各相攜手顧
謂大夫曰昔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濟人
於秦消孟子謂其惠而不知為政今均為國大
夫此橋之作豈特為送客耶將以濟病涉之民
也過橋行數里許至綠江之路時天色漸暮漁
舟唱晚但見羽毛之呈祥鱗介之獻瑞極目海
天習次如洗曾不知穹壤間復有所謂蓬萊也
由是而過樵歌之谷樵人且歌且樵熙熙乎皞
皞乎哉

國家仁恩遍及海隅太平之象其可忘所自乎出
谷但聽瀏亮之音洋洋在耳大夫進而謂曰此
即鄰寺鐘也因而至寺老僧率衆十餘人迎拜
于道予既佳其山水之奇勝且喜夷僧之知禮
因令人扣之曰大夫以隣寺鐘列于八景者僧
知此義乎因告之曰此鐘晨馬而敲夷人聽鐘
而起俾之孜孜為善無乖爭凌犯之作暮馬聽
鐘而入俾之警省身心閉門而思過答國大夫
命景之義其有益於人如此僧唯唯謝曰謹當
佩服斯訓他若山川之勝景物之善俱未及暇

身雖然程大夫中華人也用夏變夷均之職也
果能以諸夏之道而施之蠻貊漸染之薰陶之
提撕而警覺之將見風俗淳美中山之民物皆
易而為衣冠禮義之鄉予忝言官當為陳之于
上俾史臣為書之將以為天下後世道豈但今日山
川景物之勝而已哉姑書之以記歲月

天順壬午八月 日

欽差吏科左給事中潘 榮撰

息思亭說

郭汝霖 吏科左給事中

天使館自門而入正堂三間自正堂引至

書房三間余處於東李君處於西房之後再三
間官舍草處之兩旁翼以廊房各六間門書與
卑寓焉暑月蘊隆促促數步內疏之人為余弗
安也卜後垣空地砌土瓦茅豎柱而亭之余因
扁曰息思夫人情久相離則思余馳驅
上命何敢言思然舍桑梓涉濤遠

君親旅外國而鴻賓鴈弟玉樹芝蘭數月各天寒寥
音問余安能不用情哉昔謝大傳江海人豪中
年與親知別數日作惡余嘗寤歎其懷陽明子
曰七情之發過處為多余又惡夫情之過而惡

也斯亭之登願少息馬闔書在前琴瑟在御以吟以咏以絃以歌庶幾造化者游而忘其身之在異鄉矣

大明會典

琉球自洪武年間其中山王山南王山北王皆遣使奉

表箋貢馬及方物洪武十六年

賜國王鍍金銀印并文綺等物山南王亦如之後

賜中山王山南王山北王紵絲紗羅冠服王妃紵

絲紗羅王姪王相寨官絹公服永樂以來國王

嗣立皆請

命冊封自是惟中山王來每二年

朝貢一次每船一百人多不過百五十人

手

物

馬 硫黃 蘇木 胡椒 螺殼

海巴 坐黃銅 牛皮 擢子扇 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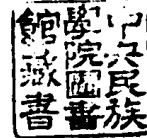
錫 瑪瑙 磨刀石 烏木 降香

木香

按琉球貢物唯馬及硫黃螺殼海巴牛皮磨刀石乃其土產至於蘇木胡椒等物皆經歲易自暹羅日本者所謂擢子扇即倭扇也蓋任土作貢宜其惟正之供而遠取諸物亦其獻琛之敬則夫

符璽之
賜章服之
頒得非顯忠嘉善之典歟

三



夷語附

天文門

天句尼

風並濟

雨並七

霜失母

露充有

起風

雨並七福樣

日非祿

雲姑木

雪由其

電科立

電波得那

天陰

下雪由其福樣

月

雷刊局

星波世

霧氣力

霞當生尼

天晴

明日何者



地理門

地只尼

河並吐

水氏足

石依石

城並

灰活各力

瓦並吐刺

近即加撒

前馬也

土足止

海吾也

水谷亦里

井依並刺

泥也樣

橋扒只

岸接並

長竿嗚失

後吾失樣

江密乃度

山牙馬奴

路密集

瑞拿別

沙是耶

磚牙及亦石

遠它加撒

短密失拿失

左分達里

時令門

石氏急思
東加失
北乞大
上古也
西尼失
下世莫
南米南米

春法祿

夏拿都

秋阿及

冬由福

冷辟牙微

熱生子微

寒辟角像撒

暑奴祿撒

陰姑木的

陽法立的

晝皮祿

夜由祿

早速多

晚約姑里的

時吐急

年多失

節些谷尼即

正月 吐的

二月 寧吐的

三月 撒吐的

四月 升吐的

五月 惡吐的

六月 祿谷吐的

七月 式的吐的

八月 法只吐的

九月 谷吐的

十月 柔吐的

十一月 失木都及

十二月 失吐思

花木門

茶札

花法拿

米谷米

樹拿急

果吉也

松馬足

栢馬足拿急

竹達急

笋達急

東那都也

草谷撒

瓜告利

菜菜

梅馬也

葉尼

鳥獸門

香楊
荔枝利光
蘇木司生
蓮花龍眼龍時
甘蔗翁急
胡椒蜜受

龍連都

虎它

鹿加目

馬吉馬

獅失失

牛吾失

先告微急

熊谷馬

象噴

鷄土地

鷄嘴那

猪馬吐

驢公

驢公

狗亦奴

驢公

驢公

鶯打茶嘴

猴微祿

羊匹北吐

蛇密密

鳳凰呼高

龜也

雀山門都里

獬豸官宅

麒麟其岸

孔雀枯雀枯

玳瑁也那各

仙鶴司祿

象牙重冷其

玳瑁也那各

牛角告失祖奴

喜雀孔加查思

鶴頂它立奴谷只

宮室門

門仰

窓牙

房亦素

樓塔監牙

御路密集

丹墀密集

御橋八只

皇城崖宿枯

館驛館牙

瓦房 蓋刺亦棄牙

器用門

盛 盛 盛 盛

箭牙 立

盆 大 莉

船 蒲 尼

槽 羅

帶 文 筆

甲 幼 羅 衣

弓 由 也

卓 代

瓶 匹 胡 平

梓 花 時

蓮 負

畫 象

字 開 第

硯 硯 司 利

屏 拳 甄 布

香 盒 福 德 各

酒 鍾 鐵 蓋 子 急

玉 帶 各 衣 石 乞

王 妃 信 男 札 刺

朝 廷 傳 每 奴

使 者 使 往

副 使 計 司

刀 監 卷 拿

弦 子 奴

盤 一 松 執 盤

床 墊 各

舵 自 失

筋 索 匙

書 佐 詩

墨 司 默

鎖 梯 息

香 爐 錫 爐

倭 扇 狂 其

茶 鍾 茶 麻 佳 里

金 鍾 北 佳 里

國 王 信 王 監

大 夫 大 福

通 事 通 寶

唐 人 大 刀 耶

師 父 夫 表 德

母 親 母 舅 姑

妻 同 之

琉 球 人 信 多 拿

大 明 帝 王 大 品 信 耶

琉 球 國 王 信 耶

琉 球 國 王 信 耶

琉 球 國 王 信 耶

琉 球 國 王 信 耶

琉 球 國 王 信 耶

琉 球 國 王 信 耶

琉 球 國 王 信 耶

琉 球 國 王 信 耶

琉 球 國 王 信 耶

琉 球 國 王 信 耶

琉 球 國 王 信 耶

琉 球 國 王 信 耶

琉 球 國 王 信 耶

琉 球 國 王 信 耶

和 尚 子

兄 兄 乳

子 子 吐

日 本 人 信 耶

琉 球 國 王 信 耶

琉 球 國 王 信 耶

琉 球 國 王 信 耶

琉 球 國 王 信 耶

琉 球 國 王 信 耶

琉 球 國 王 信 耶

琉 球 國 王 信 耶

琉 球 國 王 信 耶

琉 球 國 王 信 耶

琉 球 國 王 信 耶

琉 球 國 王 信 耶

琉 球 國 王 信 耶

琉 球 國 王 信 耶

琉 球 國 王 信 耶

琉 球 國 王 信 耶

父 親 一 更 加

弟 屋 都

女 烏 男 姑

朝 貢 使 臣 監 得 耶

琉 球 國 王 信 耶

琉 球 國 王 信 耶

琉 球 國 王 信 耶

琉 球 國 王 信 耶

琉 球 國 王 信 耶

琉 球 國 王 信 耶

琉 球 國 王 信 耶

琉 球 國 王 信 耶

琉 球 國 王 信 耶

琉 球 國 王 信 耶

琉 球 國 王 信 耶

琉 球 國 王 信 耶

琉 球 國 王 信 耶

琉 球 國 王 信 耶

琉 球 國 王 信 耶

不好哇樣樣
放下山尸
作得利十之
給賞谷萬石
方物木那吐
多少亦加做
言語谷里吐
曉的天之
不曉的夫蓋
聖旨山奴夫
御前謝恩
牙密溫香谷里
且慢走慢的
上緊走排站
上御路即牙密
持叩頭麻子其
門
段元受出

木綿夏布拿那木綿
紬布連急木綿

紗服
絹沽見
羅羅
布木綿

葛布
官絹沽見
靴匹藍加
帽冒
綢巾國中
衫冷今
飲食門
酒撕其
菜菜
麵血其指沽
彩段拋拿
倭絹沽見
襪子襪子
紗帽沙冒
員領員領
裙藍中每
改機蓋乞
西洋布尼夫
鞋皮夜
帶文必
衣服宜奴
褲藍甲馬
茶乳
菜刺納里
粉山諾沽
飯汪班尼
魚游
肉失失

酒飲班尼急汪
喫茶北安急弟
喫飯汪班尼
喫肉夫失安急弟

身體門

頭鹽藍子
目也
鼻規拿
心起摸
品其
耳米末
口蜜之
手利
身度
鬍子胡品其
髮溫十藍其
脚匹香
牙諸其
眉馬由

銀兩者
銅押甲鹽尼

珍珠健馬
琥珀它刺
數目門
宜的子
肆山子
柒拿納子
拾吐
錫石味鹽尼
錢惹尼
珠健馬
玉衣石
瑪瑙連馬那
水晶四子健馬
玉石健馬一寶
犀角吉夫祖奴
硫黃池哇
貳卷子
伍一子攷
捌鴉子
拾壹吐的子
參賦子
陸飲子
玖暗骨碌子
拾貳吐谷子

通用門

壹萬箇	壹兩	柒錢	肆錢	壹錢	拾玖	拾陸	拾叁
吐麻大	吐買每	吐止買每	吐中買每	吐止買每	吐子	吐子	吐子
千歲	拾兩	捌錢	伍錢	貳錢	貳拾	拾柒	拾肆
永那	徽姑每	法止買每	吉買每	尼買每	奈子吐	吐拿納子	吐山子
萬萬歲	壹百兩	玖錢	陸錢	叁錢	拾捌	拾伍	拾伍
失麻由吐	徽牙姑	托買每	六谷買每	山買每	吐鴉子	吐赤子	吐赤子

求討吞毛里 說話里奴噓道

知道識 不知道夫籃子不敢 揚密撒
東西加尼尼夫閑漫昌仰里 不閑漫昌奈
說謊由沽辣金 實話馬訟沽夷 不見連閑
快活括其 辛苦南及之 笑元刺的
啼那其 呼泥的 痛一借沙
應探沙 明早起身 所有連面拖枚獨支

夷字附
い 以
へ 比
る 不
れ 他
る 耶
あ 惹
う 去

ろ 路
出 度
ね 佳
れ 利
れ 不
ふ 萬
少 沙
は 罪
ち 知
わ 吐
む 或
こ 名
き 其
忍 其
に 凡
り 利
か 加
た 子
お 身
お 牙
お 休
お 又
い 此

湯 叔 有 凡 件 未 的 未 乙 乙 乙 乙 乙 乙

類者即通用也
下文移往來書札止寫此數字凡音韻

題奏

欽差吏科等衙門左給事中等官臣陳侃等謹

題為出使海外事切照嘉靖十一年五月內琉球

國世子尚清上

表請封欽蒙差臣侃為正使臣澄為副使各

賜一品服一襲發捧

詔書一道

初書一道

諭祭文一道并

頒賜儀物等項前往琉球國祭中山王尚真封尚

真子尚清為中山王臣等隨即

陞辭先至福建造船船大而費亦巨經始於嘉靖十

二年五月至嘉靖十三年四月始克造完船完

之日遂至長樂縣廣石地方登船先則尚清已

遣長史蔡廷美等過海迎接今通事林盛帶夷

稍三十人為臣等駕船在五月初八日解纜開

洋洋中偶值逆風船不可往放回數百里后遇

順風復往因失針路漂過琉球國交峴地方名

曰熱壁山遂泊于此尚清聞之差大臣一員帶

夫四千餘名駕小船四十餘隻至熱壁將船挽

回五月二十五日方到彼國尚清即遣儀從及

文武陪臣隨

龍亭迎

詔初諭祭文至

天使館奉安擇日行禮六月十六日行祭王禮七

月初二日行封王禮是日尚清皆迎至國門外

一見

龍亭先行五拜三叩頭禮步行前導迎至正殿一

行禮

欽留禮意懇至臣等令儀從迎

詔初回館

令通事致詞欲留為鎮國之寶臣等

猶未允復令長史捧

先朝詔初來看臣等始知留

詔初為

先朝故事況已奉有

明旨始許其留行禮既畢似應即回因海中風浪不

測惟順風而后可行非可以人力勝者琉球在

福建之北去以南風回以北風故至九月二十

日方可開船計在彼國停泊一百十五日有

康輿之供旬有問安之禮月有筵宴之設隨行

人役皆給口糧使之安飽行時復具黃金四十兩為贐臣等在福建時例有金帶銀器等物送用尚不敢妄受况外國之物乎故責以大義陳以

國法彼亦知敬而不欲強仍遣通事林盛帶夷稍十人為臣等駕船又遣王親寧古長史蔡瀚通事梁梓等另駕一船進

表謝

恩開船之後二十一日晚颶風陡作將臣等船中大

亦損壞舟人震恐無措荷

三

神明默佑得保生還在十月初二日

入福建省城同行夷船今尚不到或未免漂溺之患矣除彼自行補謝外臣等切思三代以降聖王不作治化陵夷以文德被海內者尚不多見况覃敷海外者乎若越裳氏之重譯而來以中國之有聖人耳琉球國在海外無慮數千里漢唐宋時皆未嘗內附至元時遣將伐之而亦不從至我

太祖登極首先臣附率子弟來

朝此豈區區勢力所能服哉要必有所以感之者

耳我

太祖悅其至誠待亦甚厚

賜以符印寵以章服遣閩人三十六姓為彼之役

又許其遣子弟入

國學讀書習禮彼亦感激久而匪懈迄今

皇上御極以來

制禮作樂聲教四敷彼知中國之

聖人復生故欲竊餘光以誇耀他國是以不避風濤

之險貢獻益勤

請封益篤今

出誠懇聞

二

欽命奔迎

曲見

龍亭匍匐於道周非但不敢如緬甸之倨傲無禮而亦不敢如尉佗之較量勝負也臣等忝與使事亦竊尊榮無任感荷慶幸之至緣係出使海外事理備將使事顛末謹具題

知

琉球國中山尚清謹

奏為謝勞事伏念臣清僻居海邦荷蒙

聖育封臣為中山王不勝感戴除具

表謝

恩外今有差來使臣二員正使吏科左給事中陳侃

副使行人司行人高澄冒五月之失首衝萬里

之波濤艱險驚惶莫勞於此臣等小國荒野無

以為禮薄具黃金四十兩奉將謝意此敬

主及使乃分之宜酬德報功亦理之常二使懼

聖明在上堅不敢受微臣情不能盡無以自安令陪

臣順齋

育奉伏乞

天語叮囑

賜彼二使庶下情盡而遠敬伸無任激切感仰之

至等因奉

聖旨覽奏謝足見敬慎全着陳侃等收了禮部知道

光祿寺等衙門少卿等官臣陳侃等謹

題為謝勞事侃原任吏科左給事中高澄原任行

人司行人於嘉靖十一年蒙

欽命差往琉球國封世子尚清為中山王往返三年

已於今年 月二十四日復

命訖近中山王尚清差陪臣謝

恩順齋臣等所卻黃金四十兩具本

進呈欲

天語叮囑下賜臣等節奉

聖旨全着陳侃等收了欽此欽遵切念臣等奉

皇上之命遠使琉球琉球乃素知禮義之國臣等至

彼正欲敷揚

聖德恪守臣節為中華增重安敢受彼非禮之餽故

筵宴之設必陳方物具書固卻至再至三書備

於使琉球錄中已塵

御覽矣臨行以金四十兩為贖堅不肯受彼心不自

安冒瀆

天聽蒙

皇上鑒彼敬慎之心特下收受之

命臣等聞

命自天措躬無地敢不拜受以為家寶但奉使奔走
乃臣等職分之常自揣無功曷敢受兼金之惠
伏乞

皇上將此金收儲

內帑或

命彼帶回庶遂臣等之初心而於

君命斯不辱矣無任感激懇之至等因奉

聖旨已有旨了不准辭該衙門知道

四三

吏科等衙門左給事中等官臣陳侃等謹

奏為乞祠典以報神功事竊念臣等奉

命往琉球國封王琉球遠在海外無路可通往來皆

由於海海中四望惟水茫無畔岸深無底極大

風一來即白浪如山舟颺忽震蕩人無以庸其

力斯時也非神明為之默祐幾何而不顛覆也

耶臣等往來于海驚險數次皆藉神明之助得

保生還是豈臣等菲德致此皆由

皇上一念精誠感格

天地以致百神呵護非偶然者臣等不敢隱其功謹

第

歷數為

陛下陳之嘉靖十三年臣等初去時五月初八日開

洋至十二日將底其國忽逆風大作舟搖撼不

可當遂爾發漏數十人以鰲輶引水不能止舟

蕩甚足不能立眾欲塞漏而不可得於是羣呼

求救於神剪髮以設誓俄而風遂息舟少寧執

燭尋鱗皆塞之回水不能入得保無虞使是風

更移時不息舟之沉必矣此其功一也回時九

月二十日在彼開洋二十一日夜即遇颶風將

大桅吹折須臾舵葉又壞舟之所恃以為命者

桅與舵也當此時舟人哭聲震天大呼神明求救日等亦知決無生理為軍民請命叩首無已忽有紅光若燭籠然者自空來舟舟人驚報曰神已降矣告輩可以生矣舟得無事當風雨晦冥之時紅光何自而發謂非神之精靈不可也此其功二也二十三日黑雲蔽天風又將作眾皆知舵當易而不放任蓋風濤中易舵一動即覆矣於是請命於神得吉兆眾遂躍然起見舵柄甚重約有二十餘斤平時百人舉之而不足是時數十人舉之而有餘兼之風恬浪止倏忽

四五

而定定後風浪復厲神明之功不可誣也此其功三也二十六日忽有一蝶飛繞於舟餘曰蝶質甚微在其間中飛不百步安能遠涉滄溟此殆非蝶也神也或將有變速令舟人備之復有一雀立於桅上雀亦蝶之類也今以米飼之馴馴啄盡而去是夜米庚風迅發白浪拍天巨艦如山飄蕩僅如一葉風聲如雷而水聲助之真不忍聞舟一料側流汗如雨臣等懼甚衣服冠而坐相與嘆曰

聖天子威德被海外百神皆為之效職海神獨不

救我輩乎當此風濤中而能保我數百民命真為奇功矣當為之立碑當為之奏

聞于

上言訖風若少緩舟行如飛徹曉已見閩之山矣此其功四也有夷舟進

表謝

恩者與日等同行遇二十一日之風漂回本國至今年三月方到福建日等之舟止行八日真底閩江不至漂流失所者皆神之功也臣等感其功不敢不厚其報在福建時已嘗致齋設醮修廟

四六

立碑矣但奏

聞之言既出于口不敢有負于心謹披願末上清

聖聽詞若涉于荒唐心實本于誠懇伏望

聖慈憫念下之禮部詳議可否萬一其功當報今福

建布政司與祭一壇庶

天恩浩蕩而幽冥有光矣臣等切思名山大川之神

在舜時已有望秩之祭我

太宗文皇帝時遣太監鄭和下海嘗立祠於海濱時

加致祭况禮云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

祀之今一救援之功遂保數百人之命其為大

災大患莫此是過伏惟

聖明詳察臣等無任戰慄恐懼之至為此具本親齋
謹具奏

聞伏候

勅旨

禮部為乞祠典以報神功事祠祭清吏司案呈

奉本部送禮科抄出吏科等衙門左給事中等

官陳侃等題云等因奉

聖旨禮部看了來說欽此欽遵抄出送司案呈到部

看得左給事中陳侃等奏稱奉

命琉球往來海中時遭風險幾致顛覆多藉神功救

援乞要

賜祭以報其應一節為照

國家嶽鎮海濱類皆有祭祀法云能捍大患則祀

之在典禮固然矣今左給事中陳侃等奏使

海外屢遭風濤之險卒獲保全實乃

皇上聖德默祐所致海神效職不可謂無是亦捍災

禦患之意也

賜之以祭禮亦有據合無候

命下之日本部行移翰林院撰祭文一通行令福建

布政司備辦祭物香帛仍委本布政司堂上官

致祭一次以答神休不為常例緣係乞祠典以

報神功及奉

禮部看了來說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奉

聖旨是欽此

吏科等衙門左給事中等官臣陳侃等謹

題為周咨訪以備採擇事切念臣等奉

命往琉球國封王行禮既畢因侍風坐三閱月而後行無所事事因得訪其山川風俗人物起居之詳杜撰數言遂成一錄錄之意大略有二臣等初被

命時禮部查封琉球國舊案因曾遭回祿之變燒毀

無存其

頒賜儀物等項請查於

內府各監局 明福建布政司亦有年久卷案

四九

為風雨毀傷其造船并過海事宜皆訪於耆民之家得之至於往來之海道交祭之禮儀皆無從詢問特令人至前使臣家詢其所以亦各凋喪而不之知后海道往來皆賴夷人為之用其禮儀曲折臣等臨事斟酌期於不辱而已因恐后之奉使者亦如今日著為此錄使之有所徵而無懼此紀略所以作也又嘗念

國家大一統之治必有信史以載內外之事如

大明一統志者是已誌中所載琉球之事所云落際

者水趨下不回也舟漂落際百無一回臣等嘗

丁此經過不過是險自以為大幸至其國而

詢之皆不知有其水則是無落際可知矣又云

王所居壁下多聚鵝鴨以為佳臣等嘗疑乎此

意其國王允悍而不可與言也至王宮時適觀

壁下亦皆累石國王則循循雅飭若儒生然在

彼數月雖國人亦不見其相殺又何嘗以鵝鴨

為佳哉是誌之所載者皆訛也不特誌書為然

杜氏通典集事淵海藏虫錄星槎勝覽等書凡

載琉球事者詢之百無一實若此者何也蓋琉

球不習漢 原無誌書華人未嘗親至其地胡

年

自而得其真也以訛傳訛遂以為誌何以信今

而傳後故集群書而訂正之此質異之所以作

也兼以夷語夷字恐人不知并附于後臣等學

問竊疎言詞鄙俚勉成此錄實不足以上塵

睿覽但念海外之事知之者寡一得之愚或可以備

史館之採擇是以不避譴責陡膽

進呈伏惟

陛下恕其狂僭下之禮部詳議施行臣等不勝幸甚

緣係周咨訪以備採擇事理謹以使琉球錄繕

寫一冊隨

進以
間伏候
勅旨

主

禮部一本為周咨訪以備採擇事該吏科等衙門左給事中等官陳侃等題前事等因奉

聖旨禮部看了來說欽此欽遵抄出到部看得史料

左給事中陳侃行人司行人高澄等題稱奉

命往琉球國封王禮畢訪其山川風俗人物起居撰

使琉球錄一冊上

詳議備行史館採擇一節為照琉球國遠

濱華人鮮至其地是故國俗風土知之者

今按一統誌等書所記事本傳聞殊有該載

未盡者據左給事中等官陳侃等親歷其地目

李

之殊往來聞見悉出實錄因

擇事蹟才成書既以正載籍之所未盡且

之奉使者有所考足見各官留心使職誠

尚似應

俯從合候

命下之日本部將所進使琉球錄付之史館以備他

日史館採集伏乞

聖裁等因奉

聖旨是

欽差吏科等衙門左給事中等官臣郭汝霖等謹

題為渡海

冊封復

命事切照嘉靖三十七年正月內琉球國世子尚元

上

表請乞襲封王爵蒙差臣汝霖為正使日際春為

副使各

服齋捧

勅併

件前往琉球國封世子尚元為

五十三

二八四
清臣隨即辭

建省城督有司造船渡海行事遺值連年

倭患阻遶海口未得開洋至今今年五月內海口

頗靖臣等乘隙而出五月初五日行至赤嶼山

縣梅花地方開洋閏五月初五日行至赤嶼山

阻風三日漂過琉球山一日幸彼處夷人在山

哨望知為封船乃發牒牽引回其境內至初九

日登岸到於彼國尚元即遣儀從及舉國臣民

迎導

詔

初至天使館安奉擇六月初九日行祭王禮六月二

十九日行封王禮世子皆躬率臣民迎導跪拜

踴躍萬呼歡聲洋溢倣俗遷至

請既完世子仍乞留

詔

以國寶臣等今其捧前者來者因如

大禮既成臣等在天使館守候風汎回

七 一 一 驟風阻那霸港口至十九日

書

以得開洋二十日在於洋中折舵荷賴

以保生全十一月初二日歸至福建省城其琉

球國王尚元遣王親原德長史蔡朝器等另駕

一舟隨同臣等上

表謝

恩亦以初十日到於福建海口除彼自行具

謝外臣惟唐虞三代之盛四夷來王漢唐以下雖

有屬國叛服不常琉球在海島中乃能永堅一

心歸化無渝臣等到彼供應康餽趨走承順如

郡縣然非

聖朝文德漸被之乎何以致此我

皇上十三年既冊其父茲者又封其子

聖壽萬齡

聖威萬里視

祖宗有光而軼唐虞三代不二矣臣等雖當海警風

波之險猶得周旋使事之榮臣無任感荷欣忭

之至緣係渡海

冊封事理謹具本題



使琉球錄後序

天下事履之而後知及之而後喻未有不身試

之而知其然者壬辰歲思齋暨余被使琉球

命人皆曰航海之役危哉蓋訪諸前使而稽其

所錄耶越旬獲覩

詔勅琉球舊草始知前為給舍董君是司副張君祥

時二君已不祿矣而鈇諸梓者復遺失而莫

可稽良用懼乃取載琉球諸書而參考之

其為說頗異意純夷或有是也及今夏五月

至其國立冬風便始歸其間得於見聞之久詢

訪之真者似與諸所載少不同是非獨疑訛之

故或者風以化移俗因時易月異而歲不同耳

故因紀使事而復質之諸書以見今日聲教之

大同而蠻夷之丕變也雖不足續王

風土之記然於後之奉使者則未必無裨云

嘉靖甲午 月 乙亥古燕高澄序



使琉球錄二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明郭世霖撰據浙江遺書目錄稱世霖永豐人官
吏科給事中類姓登科考載嘉靖癸丑進士郭汝
霖永豐人官至南京太僕寺卿當卽其人特訛世
爲汝耳萬厯中蕭崇業使琉球錄稱陳侃郭世霖
二錄其明証也初嘉靖十一年命吏科左給事中
陳侃行人高澄冊封中山王尚清侃述其事爲琉
球錄自爲之序至嘉靖三十七年又遣世霖與行
人司行人李際春冊封中山王尚元世霖因取侃
舊本綴續成編所言大畧與明史琉球傳合惟每
條列原錄於前而附所續於後皆以霖按二字冠
之似乎考訂舊聞實則鋪叙新事於體例殊未協
也